

貢獻旬刊

1928



獻 音
賜 一 奉 回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一期（即28期）目錄

封面

法蘭西現代音樂

烟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意國雷呵巴爾地著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十)

露茜啊

蘋果樹 (三)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在盧森堡公園裏悵惘 (法行通信十五)

大題小做

民衆對於孫陵的恐懼心

重慶「近世瘟癘降災諸善請看」的傳單

旅行的趣味

小氣的上海

社會事業

臬台衙門前之準其標語

陶元慶

李樹化

仲雲

子愷

江紹原

白波

汪倜然

傅雷

江紹原 葉德均

徐勻 江紹原

春 苦

春 苦

春 苦

九 芝

——十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表。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二十

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一角

預定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份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處
開明書店
（兼代定）
泰東圖書局
新野書店
（兼代定）
西東圖書局
光華書店
（兼代定）
協謙圖書公司
南華書店
（兼代定）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法蘭西現代音樂

李樹化

法蘭西現代音樂，可分為三派：

全樂專家派 (Symphonistes)。

印象派 (Impressionnistes)。

自由派 (Indépendants)。

法國之全樂專家派，是由拉羅 (Lalo) 聖相士 (Saint-Saëns) 西沙佛郎克 (César Franck) 及他們的門徒的天才而著名，佔現代音樂上主要的地位。數百年來，德國以穩坐着音樂之王的交椅自驕，現在恐怕不能了。德國現代作家，雖有斯特老斯 (R. Strauss)、洪百丁克 (Humperdinck)、布魯克奈 (Bruckner)、雷耳 (M. Reger)、馬列 (Mahler) 諸輩，但法國的大作家；都是革新的作家，他們高大的思想，美的啓示，處處可以光榮必勝與之相衡比，這是多麼值得討論的問題呵！法國的全樂專家派，又分成二派，作風雖不同，而偉大是相等的：

古典派 (Classiques)。

佛郎克斯特派 (Francistes)。

古典派的代表是拉羅，聖相士，賀列 (Faure)，他們的根抵，深得以前古典派的實學與精神；作風上表現出受以前古典派影響的色彩亦特別明顯；這裏面差不多帶點復古的意味。他們對於體裁上，形式上，極端慎守古法，造成一種嚴格的作風，而在作品上很美的表現出一種特別豐富的資料。

佛郎克斯特派，是由西沙佛郎克與他的學生造成，這派的領袖，當然是西沙佛郎克，他們的精神，與古典派相反，不主張泥守以前固定的法則，或古風，始終為表現的進步，得到絕對自由的途徑。這派創作上之特長，是強固及輕和，同時用純潔的，高超的，雄壯及奇妙的作風，使音樂的思想，發揚光大起來，他們成爲現在統稱新派的老前輩。

(一) 古典派作家

拉羅 (Lalo 1828-1892) 是灌輸古典派的實學與精

遂給新派利用的介紹人，他與聖相士，西沙佛郎克，同是法蘭西文藝復興期內全樂專家的領袖之一，他們的作品，可說有新奇與重要的價值，拉羅著名的作品爲“Rapsodie Norvegienne”，“Symphonie Espagnole”，一個歌劇舞曲“Nannouza”并一個傑作歌劇『易之王』，(Le Roi d'Ys)及一些生風尼(Symphonies)，音樂會曲(Concertos)，三部合奏(Trios)，四部合奏(Quatuors)等，拉羅具有節奏及色調之溫柔與強力的特長，他是十九世紀最表現個性的音樂家。

聖相士(G. Saint-Saëns 1835-1921)他的天才，迷醉了一般音樂界及熱烈的欽慕者，他對於鋼琴及風琴的創作與技能，有出口成章，不可思議的才能，他的作品，差不多無不美滿，用輕美的和聲，及最豐富的樂具學，去表現偉大的，莊美的思想與感情。白陀文(Beethoven)以後，萎靡不振的生風尼之形式，由他而重得光輝。聖相士同時全力提起法國音樂的興感，即此可以知道他的偉大了。聖氏的作品，美不勝收，其中二個主要的生風尼(Symphonies)，四個全樂的詩歌(Poèmes)『Omphale的彷彿』、悲舞(La danse macabre)，『Hercule的青年時期』，著名的歌劇『黃女公主』(La princesse jaune)，

“Samson et Dalila”，亨利第八(Henry VIII)，地獄女王(Proserpine)，“Ascanio”，“Phryné”，“Defamir”，此外聖誕節的頌歌(Oratorios)，水災(Le Déluge 聖經內的故事)“La Lyre et la Harpe”朔拿大(Sonates)，三部合奏，四部合奏，并多數 Mélodies，鋼琴提琴中提琴曲譜等。

音樂史上，聖相士的地位很重要，正當柏利約(Berlioz)失望不能成功的時候，他負起了法國音樂教育的担子，并且造成十九世紀末期，法國全樂專家派的風氣，他是法國的孟德爾孫(Mendelssohn)。

賀列(G. Faure 1815—1924)巴黎國立音樂院歷任教授而院長，他是一個純潔與嚴謹的作家，而特具美及悠和的情感，爲詩的最流利，最精緻，最優雅的表現者，他與名詩人波得萊(Baudelaire)，魏命(Verlaine)等很好，所以表現他們的名著亦頗多，賀列的作品有最美的詩歌(Lieds)。朔拿大，三部合奏，四部合奏，及很新的創作：“Prométhée”，“Pénélope”，“Pelléas et Mélisande”。賀列可以當德國的蘇滿(Schumann)是音樂的魏命(Verlaine)。

此外如蒂波亞(Th. Dubois 1837-1924)，維多(Wido)

1845—)，古威 (Th. Gouvy)，格打爾斯 (A. Gedalge)，梅沙乍 (Messager)，維埃尼 (L. Vierné) 等，都是這派的重要份子，蒂波亞的『上帝的七信條』 (Les sept paroles Christ) 和維多的歌劇舞曲『Ja korrigane』是很著名的。



聖相士

(二) 佛郎克斯特派作家

西沙佛郎克 (César Franck 1822-1890) 生于比利時，死於巴黎。他的創作，是以不能比擬的體裁之高貴與超絕獨

長。絕對公正的說，欲找到與他相等的比例，是不可能。不論他寫一頁，一行，或一節，無不表現出內心的情感全個的真誠。佛郎克氏，多數人認識的音樂之神，是最有聲譽的風琴樂師及作家，他以他的不可思議的獨具天才，而創作一切偉大的作品：宗教音樂，房間音樂，悲劇，生風尼，朔拿大，聲樂，鋼琴曲，都是美不可言，其著名的『Ruth』祈禱 (Redemption)，鋼琴提琴的朔拿大，四部合奏，五部合奏 (Quintette)，賦格曲 (Fugues)，及幸福 (Les Béatitudes)，最後這個傑作是音樂的詠史詩，安的氏 (d'Indy) 說這是一個最高的啓示，有力的生命。據此可以知道這個傑作的相當價值了。

在房間音樂或全樂的田地而論，自白陀文以後，沒有比佛郎克的創作再豐富，再深刻，再感動的了。佛郎克最強活的精神，最不可思議的命意，最感動人，最人道的表現，及那種真誠純潔，與堅強不撓的音樂，全部或局部美的句語，及精密的結尾，無時不令人感到他的思想之高超，與情感之寬和，儼如一座我們景仰的哥特式教堂！

仇雙 (E. chausson 1855-1899)，這個作家，以深刻及溫和的情感，同時以自然的，美的，曲調的表情勝，他以鮮豔的色彩，達到最華麗的境地。他的作品，有生風

尼，多數的詩歌，四部合奏，不絕之歌 (La chanson perpétuelle)、時間 (Les heures)、及有名的歌劇『阿都斯王』(Le Roi Arthur)及『愛命女士』(Hélène)等。

安的 (Vincent d'Indy 1851—)，佛郎克之高足，是非常真實的作家。安的之實學，是以音樂的建築為基礎，他的可貴的，精深的，樂具學，是一部傑構。他深悉樂具之富源與價值，用無比的技能去實現出來。他的作品很多，如“Wallenstein”，“Fervaal”是一個最美的詩與音樂的傑作。鐘的謠 (Le chant de la cloche)、不相識者 (L'Étranger)、快樂的森林 (La Forêt enchantée)、「聖克里斯多夫的故事」(La légende de Saint Christophe)、及三部合奏，四部合奏，朔拿大等。要氏是這派後起之秀，他與波得 (Bordes)，創辦現在巴黎負盛名的樂府，(Schola Cantorum)。

此外如布列衛爾 (Breville)、波得 (Bordes)、羅伯茲 (. Ropartz)、細爾 (Seres)、加斯地龍 (Castillon)、赤布利爾 (. habrier)、蒂伯克 (H. Duparc)、盧格、(G. Lekeu)各加特 (A. Coquart)、胡書 (S. Rousseau)、邁米 (A. Magnard)、蒂加 (P. Dukas)、俾奈 (G. Fiermé)、拉波 (H. Rabaud)、差貝以 (A. Chapuis)、

斯撲克 (G. Spontek) 等，都是佛郎克斯特派最明顯而極有天才者。



克郎佛沙西

(三) 印象派作家

這派作家的領袖，是德布西，他們遺棄累世的固定不變的法則，全注意於創作上之絕對自由與猛進。此時斯哥拉斯特 (Scholastiques) 的體裁，全被打破了，他們實用不協和和絃，與還未實用之音程，與夫佛郎克斯特派所留

蓄，直至他們纔發現的和聲的豐饒材料，去實行一種勇猛的革新。此外他們不特實行去描寫自然的事物，而且將人們對於這類事物所生的感覺，情感，及印象，時常用一種極精密的體裁去表現出來。在可愛的光在灰色色彩之下，在精緻透澈的音色上，有一種奇密偉大的能力顯出。

這派新作家革新了藝術，而且發明了令人驚服的印象派的音樂。

德布西 (C. Debussy 1862-1918) 是印象派，同時又是象徵主義的領袖，他是一個溫和，令人同情，而且非常卓絕的藝術家。他發現了一些極樂觀的，勇敢的，新的和聲，因此常為一般人劇烈批評的目標。社會上某種革新，其初因習慣之故，一定被人反對。但現在這種新音樂，不論何處，即最先反對的，不同情的，不認識德布西天才之偉大的人們，亦都特歡迎了。

德布西的傑作『野神下午序曲』(Prélude à L'après-midi d'un Faune)、被選的女子 (La Demoiselle élue) 『希臘戀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Pelléas et Melisande"、湖拿大、四部合奏、序曲、(Préludes) 『阿拉伯舞曲』(Arabesques)、雨下花園 (Jardins sous la pluie)、肖像 (Les Images)、海 (La mer)、雲 (Nuage)、

小孩之屋隅 (Children's Corner)、噴水 (Le jet d'eau)、和所有能觸動他的自然界的一切，無不在音樂上表現出來。德布西與當時之詩人，畫家，如波德萊 (Baudelaire)、魏倫 (Verlaine)、馬濫姆 (Mallarmé)、俞涅爾 (Régnier)、康 (Kahn)、衛斯列 (Whistler) 諸輩極親密所以德氏的詩歌，全是他們名著的象徵。

羅曼羅蘭 (R. Rolland) 評德布西，說他的傑作 "Pelléas et Melisande" 是法國現代音樂的極端之一，那一極端是比色 (Bizet) 的『加孟』(Carmen)。這極端完全是外的，一切光明，一切生命，無陰影，無遮蔽；那極端是內的，完全侵潤於黃昏之露裏，包藏於沈靜中；這是兩重思想，可愛的大陽與輕潤的早霧的更替交換，籠罩了法蘭西仙島的和平光華的天。可見德布西之藝術之偉大，實不亞於華葛奈 (Wagner) 也。

德布西之後，如范奈梨 (Fanelli 1828—1917)、他亦是印象派的革新者，由他的全樂的畫板，把變化無窮與感人的自然界的色彩，描寫出真實；最美的事物，他的作品，全樂的圖畫，(Tableaux Symphoniques) 是把大詩人哥地兒 (Th. Gautier) 的名作，表現成最精采的音樂，簡直是一張充滿音量的壁畫。

拉魏爾 (M. Ravel 1875—) 是卓絕，溫柔，可愛的音樂家。他的作品，極爲一般人所重視歡迎，如「Symphonie Espagnole」，歌劇舞曲「Daphnis et Chloé」及「Ma Mère l'Oye」鏡 (Les Miroirs)、水戲 (Les Jeux d'eau)、『給一個死公主的舞曲』(Pavane pour une infante défunte)、『古比蘭之墓』(Le Tombeau de Couperin) 和胡拿大、三部合奏，四部合奏等，是很著名的。此外如蒂班，P. Dupin、魯細爾 (A. Roussel)、圖柏 (L. Aubert)、沙底 (E. Satie)、史密 (F. Schmitt)、加普列 (Caplet)、盧佛廉 (Le Flem)、閣克蘭 (Ch. Kacchlin)、威盧滿 (L. Vuillemin) 等，都是印象派之健將。

(四) 自由派作家

所謂自由派，他們是毫無特別顯著色彩的，在作風上是很自由的，其受何方感印，或影響，亦無深刻的表現，此派人數衆多，其中較重要的是插旁的爾 (G. Charpentier 1960) 是詩人并音樂家，一個最誠懇，而極有天才的作家。他在音樂上，是提倡實現主義的。他以強壯勇敢的精神，越過了最前進的自然主義範圍，可惜被普通一般的心理迷誘了。這個有爲的音樂家，變成慕榮，自私，思想後

退的，平庸作家了。不然，他確是比色一流人物，他的主要作品如『意大利之感想』(Impressions d'Italie)，詩人的生活 (La Vie du Poète) 「Louis」，「Julien」。

柏沙 (Pessard 1843-1917) 是一個根柢極深，具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作風是從容，快樂，神祕，十三歲時，劇院就表演他的第一創作『轉致的信』(La lettre de faire-part)。從羅馬回來後，不停地創作，如可怕的船長 (Le Capitaine Fracasse)，『打巴零』(Tabarin) 『打巴零在阿爾卑斯山上』(Tabarin sur les Alpes)，『加哈班女士』(Manzelle Garahin) 等，都很受人歡迎，其餘尚有很多房間音樂，生風尼，及很美的鋼琴曲。柏沙是音樂院的和聲學教授，他的學生，多是現在有名的音樂家。

其外如盧胡 (X. Leroux 1863-1919)，愛浪乍 (C. Erlanger)，漢 (R. Hahn)，惠佛里爾 (H. Fevrier)，蒂彭 (G. Dupont)，蒂加斯 (R. Ducosse)，蒂蒲列 (M. Dupré) 諸人，都是現在聞名的作家。

結 論

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之文藝復興，確是世界思潮之轉機，促進世界文藝，有大大的功勞，於音樂運動上尤爲顯

著。十八世紀，當然是德國音樂最盛時期，當時之古典派 (Classiques)，浪漫派 (Romantiques)，華葛奈主義 (Wagnerienne)，而至於意大利之惠地主義 (Verdisme)，法國之浪漫派 (Romantiques) 等，無不是受德意志精神所影響，無處不表現被當時强有力的潮流所波及的色彩，所以一八七〇年以前的法國音樂，不是完全細性以表現，但一八七〇年以後，拉羅 (Lalo)，聖相士 (S. Saëns)，佛郎克 (C. Franck)，德布西 (Debussy) 諸大音樂家突起，恢復了本來面目，民族特有的精神：和平，情感，美的音樂；那時重現光明，當時音樂運動之普遍不論，單巴黎一城之音樂教育情形，如國立音樂研究會，(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全樂音樂會，(Les grands concerts symphoniques)，樂府 (Schola Cantorum)，房間音樂會，(La Société de Musique de Chambre) 大學院之樂學，民衆對音樂愛好之程度，都是現代音樂之骨梗。

再看現在音樂界，老弱者殘喘，萎靡的不振，被壓迫的不復起，這情形何等可憐可怕。獨法國昂然而起，一面音樂得以保持，一面新音樂由之勃興，宜乎其執現代音樂界之牛耳而不愧也。

一九二八於西湖。

國立藝術院半月刊

從亞波羅的神話談到藝術的意義

我們要注意

音樂是……

前羅斐爾派

海上(舟中口占曲)

歡迎克羅多先生

廣東旅行中一點熱烈的感情

夢(小說)

太原的文藝界

九月十五日出版

林文錚

林風眠

李樹化

李朴園

李樹化

朴園

孫福熙

朴園

乾之

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出版
上海哈同路嚶嚶書屋代售

煙

屠格尼夫「煙」之譯者自序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煙！』

這是本書的主人公李維諾夫於戀愛的幻滅之後，覺得什麼都毀壞崩潰，現在是自己連屍身回家鄉；在車上，他看見了煤烟，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想。不但是戀愛，他覺得什麼都是煙樣，一切一切，他自己的生活，俄國人的生活，都不過是一陣煙！

本書之所以命名曰『煙』，即由此故。

本書的著作在一八六七年；先於此者在屠格尼夫的名作中有『父與子』，是一八五九年；後於此者，有『新時代』（即『處女地』）是一八七六年。五十年代以前的俄國，當尼古拉斯一世的時候，是專制君主政治充分表現其橫暴的時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的革命，一八三一年波蘭的叛亂，都先後為尼古拉斯的鐵腕所削平，囚捕誅戮，備極慘酷，凡懷抱自由主義之思想者，都

仲雲

須受嚴酷的壓迫。所以在『父與子』中有『虛無主義』（Nihilism）這一個名詞的出現。因為在當時一般人的心中，像俄國這樣君主專制的政治以及中古時代的社會，都只有令人憤懣厭惡。他們覺得在俄國，沒有一件事是現代的，沒有一件東西是好的，反之，什麼都是陳腐惡劣。他們否認一切，他們不在威權之前低頭，他們反對一切信條，不管這威權與信條是曾有許多人的尊敬的。這種新舊兩時代——父的時代與子的時代的衝突，『父與子』便是其當時的反映。

尼古拉斯一世以後，繼着為皇的是亞歷山大二世，他與其父不同，他有一點自由主義的氣息，所以在一八六一年有農奴解放令的頒布，一八六二年有司法審判上的改革，一八六四年每省有議會之召集，獎勵教育，建築鐵路，人民言論，亦得有相當的自由。因此之故，那時俄國

的革命運動是主以和平手段來實行改革的。領袖之者爲赫亞 (Alexander Herzen)。他在倫敦主辦一種刊物，名叫「Kolokol」，竭力攻擊俄國的舊制度。他主張解放與自由：言論當不受檢查官的制裁，農民當不受地主的壓迫，納稅人當不受笞刑的威脅。但是以後，因一八六三年波蘭的反叛，使亞歷山大二世一變其以前溫和的政策。波蘭的亂事是依着尼古拉斯慘酷的前例削平了，波蘭的貴族，紳士，僧侶——總之是一般上流社會中人，大大的受到了屠殺。不止如此，接着便是極端的反動，省議會 (Zemstvo) 市議會 (Duma) 禁止發表政見，一切行動都須受省長的監督。出版物之嚴厲檢查，現在恢復了。凡是政治犯，警察都可自由逮捕擅行禁錮，或放逐至西伯利亞，無須正式法庭的審判。尼古拉斯的祕密偵探機關所謂第三部 (Third Section) 者，現在更加活動。當這反動的時代，一般人自不免失望，『煙』之出世，即在此時，是反映這時代的人心的。

在『煙』當中，蒲士琴的言論，自然是代表屠格尼夫的思想，是一個主張歐化的人。李維諾夫與伊林娜的戀愛算是本書的中心。屠格尼夫借着這戀愛事件作骨子，以德國巴頓地方爲背景，描寫俄國貴族與黨人的生活情狀。他以

深刻滑稽的語調，諷刺貴族之顛預無能，譏嘲黨人之空談無補事實。所以李維諾夫的戀愛固如煙樣風流雲散，卽如黨人的理想，議論，亦何嘗不如煙樣虛無縹渺不可捉摸？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煙！』

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本來都帶一種悲觀憂鬱的氣分，屠格尼夫自不能例外，但在他的許多小說中，悲觀情調之最重者，怕第一要數『煙』。這是有時代社會的背景的。但是屠格尼夫雖然悲觀，在他的心底，到底懷着一片希望。李維諾夫自回家以後，父親死了，在古舊的貴紳的小邸第中，他只剩一個人了。他心緒沉鬱的，沒有希望，沒有熱情，並且沒有錢。他開始墾殖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墾殖是一種沒有興味的事，我們似用不着再來說李維諾夫是怎樣不高興以致鋪張過甚。此時，革新的事，自然是談不到；卽他從外國得來的許多智識的應用，也只得永遠的擱着。因爲窮困沒有錢，迫他每日都變更計畫，應允一切調和妥協的方法——物質的與道德的。新的患了病，舊的已失其權力了，愚妄起而與虛偽衝突。全個農村的組織動搖着，不安得有如泥深的池塘，只見一個大字『自由』，像上帝的精靈似的在水面上漂着。比什麼都緊要的是忍

耐，但忍耐要不是被動的而為主動的，堅執的。……

『但是一年過去了，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開始了。偉大的理想漸漸的實現，生成血與肉，幼芽從散播着的種子中抽出，他的敵人，不論明的暗的，現在已不能踏死他了……』。

原來屠格尼夫的理想，以為俄國所最需要的便是像李維諾夫樣的青年，在外國學習科學農業，而能回國實際應用的。至如那些黨人學生，不求甚解，只圖省力，想生吞活剝的輸入歐西之思想與學說，這是他所反對的。在『煙』的前六章，其諷刺之深刻，簡直是狄更斯的文字，在屠格尼夫小說中實是獨有的。

在俄國，因為強烈的壓迫與檢查，政治是不准人自由談說的，但是因為強烈的壓迫，俄國人民益對政治感到注意，所以俄國的小說家多是政治的宣傳者，在小說中，除文學上的藝術外，還有思想與政治的宣傳。惟公開的政治宣傳，要想在俄國出版發行，是絕對的不可能，於是惟一的辦法，只有借着小說的形式，描寫俄國的生活與制度，繪出農民的情狀，使讀者自加判斷。屠格尼夫便是最長於此道的，他的『獵人日記』描寫農奴苦況，於當時的農奴解放，很有影響。

還有，屠格尼夫的小說，常以戀愛事件為中心。這青春時期的人生的描寫，屠格尼夫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對於人心的觀察有甚深的理解，尤其是誠實的青年與端正的女郎，當其有崇高的理想與情感的覺醒，而不自知的以愛的形式來表現的時候。這種愛的描寫，在其主人公十分顯出的時候，表現的最完全。他知道人物的描寫，是不能用他的日常事務或滔滔不絕的議論來表現其特性的。欲求人物的真正性質的表現，他覺得還是着眼在主人公的戀愛關係上。因為惟有在愛上面，我們常充分的把個性表現出來，亦惟有在愛上面，我們始赤裸裸的顯出自己的真實來。

在『煙』當中，屠格尼夫攻擊得最利害的自然是凶惡腐敗的貴族，次之則為空談無益的黨人，但是他也知道這是環境與因襲所造成的，這種意志薄弱，多理想而少成功的性質，正是俄國智識階級的寫照。他的『陸亭』（一八五五）便是描寫那種只知高談闊論不能成事的人物的。

因為十九世紀中葉時一般黨人與智識階級之空談無補事實，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政治上的反動一到來，俄國的思想界，俄國的革命運動亦不期而隨之變換了一個方面。他們覺得照這樣子，俄國決不能有多大的進步，若欲俄國

進步，則除非農民能夠自覺，明白俄國的情況。農民在封建的關係上雖然得了解放，但是在精神上道德上還不免是一個奴隸，千百年來的束縛，仍在其心理上性質上留着惡的烙印。要怎樣纔能打破此精神的束縛呢？他們覺得惟有到民間去，這樣在七十年代造成了『到民間去』(V Narod or Go-to-the-People)的運動。因了熱情的鼓舞，一般上流社會的男女青年，都不惜自己犧牲，到農民中去宣傳革命。他們在鄉村中作醫生，教師，甚至工人，他們努力以求與農民融為一，而宣傳其自由的福音。俄國虛無黨的領袖斯丹尼克(Stepniak)嘗描寫當時的情狀說：

『到了一八七四年的春季，在革命青年中，一切談論都一時中止。空論的時代過去了，實行的時代在計畫中。工人的服裝——靴子襯衣等——都急急的預備停當。彼此簡捷的寒暄與問答，便是：「那兒去？」「烏拉爾去，」「伏爾加去，」「南方去，」「頓河去」等等。……大家都抱着成功的熱望，緊緊的握着拳頭。……「春季過去了，正是時候」。……像電光一樣的，「到民間去」的呼聲，普遍於一般青年。他們自然都是抱着勇敢的精神，有了甚深的覺悟的，所以雖然沒有武裝與組織，他們認清了敵人，衝着暴風雨猛進。』(“Russia and its Crisis”, by

Paul Milinkov, P. 406.)

因了這種青年的活動，於是政府的政策，愈加殘酷而反動。優秀的青年成千成百的被逮捕，或在獄中消其殘生，或被流至西伯利亞的荒野。有許多則逃至瑞士。壓力愈大，結果是反抗也愈烈。一般青年至此決定以『行動的宣傳』(Propaganda of deed)來達到他們所懷抱的理想，於是革命運動乃更轉一新方向，有所謂恐怖主義。他們思以炸彈暗殺的恐怖手段，恐嚇官僚貴族使之讓步屈服。這樣，俄國高級官吏，無時不在炸彈，手槍，匕首的危險中。最後，亞歷山大二世亦在街上為恐怖主義者所炸死。凡此情狀，屠格尼夫在『新時代』中曾有明白的敘述。

俄國自此以後，在亞歷山大三世的治下，專制壓迫遂於極點，迨至二十世紀初，尼古拉斯二世之時，乃有一九〇五年之革命。這次的革命，雖然悲慘的失敗，但是『紅色的星期日』(Red Sunday)即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國人民請願冬宮，科薩克兵士向之開槍之日，却從此深印在人民腦中，革命的運動愈益深入，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俄皇遂不得不狼狽去位。不過革命的感情，既已高漲，就不容易溫靜，於是至十月，又有多數黨的革命，建設蘇維埃政府，實行無產階級獨裁。這便是現今的俄國。

由現今的俄國來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誰能相信呢？人事變幻，難道真是雲烟樣的變化無窮的麼？

本書之譯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從武漢歸滬的時候，曾一度載於東方雜誌，愈之兄的督責和校正，是應當感謝的。其間以人事卒卒，無暇整理，直至今年八月末始由文學研究會出版。想起了兩年來的事變，何畢車廂外的煤煙？『看他絕不絕的飛昇下降，迴環盤旋，或落在草際，或懸在樹梢，像在做滑稽的遊戲似的，漸漸伸長，漸漸消隱，

一片片的飛過。……不絕的變化，但接着又是一套這樣單調匆忙討厭的遊戲！有時風向變了，或者軌道偏左偏右了，於是全部煤烟突然不見，立即移至對面的窗上，又是一條巨大的尾把在飛行。……』但是身處在煤煙中的我們，是不知道要到何時風向纔發生變化的。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烟！』

八，二〇，二八年，上海。

新 月 月 刊

第一卷第六號

目 錄

簫聲	徐悲鴻	舊夢	胡適
杜甫(傳記)	聞一多	夜遊第一公園	王伯祥
禪學古史考	胡適	丟不掉	俞藝香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潘光旦譯	藥(獨幕劇)	陳楚淮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理想中的佳人	顧仲彝譯
讀書	徐悲鴻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詩	饒孟侃	蜜月	徐悲鴻
呼喚	饒孟侃	現代詩人(一)(二)	費鑑照
		巴黎通信	彭基相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Leopardi 著

子愷譯

——對話劇——

譯者序言——著者 Giacomo Leopardi 生於一七九八年，死於一八三七年，是近世意大利有名的厭世的思想家又文學家。其文集最近被日本人收入於其所輯的世界大思想全集中，我從那集中讀到他的文章。我曉得這思想家還未曾被人介紹到中國來過，又因為自己愛讀他，就從日譯本中轉譯了數篇，這就是其一。這對話劇哥白尼克斯與太陽，所取的題材就是關於近世天文學創始者的波蘭人哥白尼克斯 (Copernicus 1473-1543) 的事。哥白尼克斯，大概誰也曉得，就是「太陽中心說」的首唱者。從前世人皆以為大地居中心，日月星辰環繞其周圍；哥白尼克斯始發明太陽為中心，大地與羣星環繞太陽之說，近世天文學就在這基礎上建立。在這篇對話劇中，作者描寫人類如何自命大地為中心，太陽如何不肯再遠地

球，如何鉤通哥白尼克斯，叫他強迫大地來遠太陽。從表面看，這是滑稽的喜劇；進一層看，是作者對於人類的妄大，僭越的嚴厲的咀咒；更進一層看，潛在於作品的底奧的是這厭世的思想家對於宇宙人生的虛幻無常的深刻的悲哀。戊辰年三月十七日記。

第一幕——太陽的第一「時間的女神」與

太陽

第一「時間」——大王早安！

太陽——嚙，你說晚安才好！

第二「時間」——馬車已經預備好了。

太陽——甚麼？

第一「時間」——早晨的明星已經上來了好久了。

太陽——由他隨便來去罷！

第二「時間」——噢！大王這話是甚麼意思？

太陽——是叫你不要打擾我！

第一「時間」——但是大王！夜已經繼續得很長，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倘再猶豫不決，恐怕要發生困難了。請大王原鑒！

太陽——讓他發生罷！——我不起來！

第一「時間」——啊啾大王！這是甚麼話？大王有點不適意麼？

太陽——沒有甚麼適意不適意，只是不要起來。你儘管去做你自己的事罷！

第一「時間」——大王不起來，叫我獨自怎樣能做事呢？我不過是日的第一的時間，大王倘不照例地起來，叫這一日怎樣能出來呢？

太陽——你倘然不歡喜做日的第二「時間」，那末做夜的第一「時間」也好。再不然，叫夜的「時間」們再來上工，你全你伴侶暫時罷工也好。老實對你說：我每天坐了馬車跑轉來，把光線送給住在視力尙好的我也不容易發見的一把小土壤上的幾隻極微小的動物，已經跑得厭之又厭。所以今晚決心不再搭手這種討厭的事體了。人們倘要光線，可以不斷地點火，或另作自己所歡喜的設備，也可以。

第一「時間」——大王以爲那種可憐的生物能作甚麼樣的

設備？他們倘要不斷地點燈，或預備夠點一天的蠟燭，要費很多很多的金錢！假如他們現在已經發見出了少數費用可以照明街路商店家屋的可燃瓦斯的製造法，那倒也沒有這困難了。但是到人類發見這便利的方法，實際非再經過三百年內外不可。所以如果要他們自己點火，必將在這方法發明以前久已盡數點完他所有的一切油，蜜蠟，樹脂，獸脂，而可燃的東西一點也不留存了。

太陽——那麼，捉螢火蟲就好了。

第一「時間」——還有寒氣呢！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抵禦的。倘把他們從大王所得的助力完全奪去，即使燒盡了大地上所有的森林木材，恐也不能得到足以溫暖他們的身體的火勢。不但如此，他們又定要餓死。因為這樣一來，大地上就不會生果實。所以經過五六年之後，這種可憐的動物的種類就要絕滅了。他們起初遍覓可食的，可暖身體的東西，後來可嚼的東西都吃完，可燃的東西連一個最後的火花也不留地用完，結局必如數在黑暗中像水晶片一樣凍固而死。我想這期間一定不會長的。

太陽——這與我有甚麼干係？我難道是人類的保姆？倘說我必須爲他們預備食物，調理食物，那是把我當作他們的廚司了。即使在離開數百萬哩的地方有看都看不出的

幾根蟲毛不能受我的光，不能見物，又不堪寒冷，我何必一定要煩惱呢？倘然以為我必須為這等尊貴的人類當 Stove 或火爐同等的差使，以供他們溫暖身體，那麼，至少總要他們會走過來立在 Stove 的旁邊才好。豈有叫 Stove 迴繞他們的家而跑轉來的道理！所以大地倘然一定要我，可叫她自己費一點力跑過來。我對她另外並沒有甚麼，不過要我在她周圍跑轉來，是大背道理的話。

第一「時間」——大王的話，是說以前大王為大地而實行的勞苦，現在要叫她自己來做了，是「不是」？

太陽——是的，現在，以及將來永久如此。

第二「時間」——關於這事：大王所說當然十分正當。且大王當然有以此滿足自己的權力。但實行這計劃的時候，非犧牲許多的種種的好的東西不可，這一定要請大王想一想。倘然這樣，那華麗的金色的馬車，和常常用大洋的水來洗浴的一羣美好的駿馬，就不復是日的所有物了。還有我們一班可憐的「時間」也一定不能再住在天上了；不能再做天上的 Nymph 而非做下界的婢女不可；且也許溶入稀薄的大氣中而消失。我想來總不會做到後者的罷。但這些都可不管，唯所困難者，是大地答允了之後，叫她怎樣迴轉的一事。因為大地還沒有習慣這種工作。從時間

的元始到今日，一呎也不會動過，而突然要她費氣力跑轉來，確是很吃苦的一件事。又只恐大王即使耽於怠惰，而大地仍是與平時一樣不肯費力。

太陽——這固然不錯；但這是必死的局面，所以我料她一定會動，且拚命地跑。頂好的妙計，是去找尋一個勸她答允跑的詩人或哲學者，能強迫她跑的詩人或哲學者。因為這種事件，畢竟是他們手中之物。這種問題，凡他們自己想來好的，差不多無論甚麼事都可成功。我記得一直從前，我還年輕而容易輕信他人的話的時代，用小曲來引誘我，使童年的我好像做遊戲或名譽競技地自己跑出來，發狂似地環繞那砂粒的周圍的，——使我作這可笑的苦工的，便是詩人們！但是現在我已思慮圓熟的年輩，注意移向於哲學了。無論何事，與其美的，當可取有益；所以詩人們的好變的幻想，即不明顯地使我動怒，也不過一笑置之了。現在，我凡做一件事之前，必先要曉得其理由，確定其有做的價值。我不懂得為甚麼一定要捨棄樂愉快的生活而取苦勞努力的生活。因為無論你如何努力，不能得到相當於自己辛苦的有益的結果！照這樣估起來，世界上一切事，恐怕連相當於兩個銅錢的結果也不會有！

所以我決心，將來要把一切苦勞與麻煩都叫他人去當

受，自己無所事事地默默地在裏度日。我的見解之所以這樣變遷者，像我剛才對你所說，一小半是因為我年紀長大而更懂事了的原因，然一大半是靠了哲學者——近來給與可觀的遞增的感化的哲學者——的力而來的。我曉得應該叫大地自己運動，使她代替我而迴繞；但是想起怎樣可以使她實行，倒有點困難了。

在另一方面，我覺得詩人似比哲學者更適合於我的目的。因為詩人們今天說這故事，明天說那故事，說這宇宙是非常不可思議，非常美的愉快的東西，而創造這種觀念。所以他們能努力造出幾千百種光明的希望，愉快的幻想，拿來當作鉤餌，以釣他人的心。但哲學者的說話就同他們正反對了。

又在另一方面，因為現在哲學者次第佔優勢起來了，故詩人究竟能否達得使大地傾耳而聽的效果，有點可疑。即使大地聽見了詩人的話，究竟能否從詩人受得一種實際的印象，有點可疑。所以從大體上看來，今回的事體還是用哲學者為妥。在這班人中，原也有不適於鉤引他人使做一種有益的活動的人；又其自身是不高興這樣做的人。但在今回的極端的情形之下，也許有個把人肯為某種目的用其才能，也未可知。

在大地，也許要想到，與其被強迫開始做這新規的苦工，還不如立刻滅亡的好。這是真的。據我說，她就是這樣想，也決不可怪，但且看如何罷。現在我要吩咐你所應做的事：你給我下降到下界的大地那裏去，又在你的姊妹中你看誰可以去，也叫她去——無論那個，只要你所歡喜的。到了下界，大概一定會看見一個立在門外看星的哲學者。尤其是像今夜的特別長的夜間，一定更容易看見。倘然看見了，就把那人捉住，負在背上，背到這裏來。我預備叫這人去達我的目的。懂得了麼？

第一「時間」——懂得了，我遵命去做。

第二幕——哥白尼克斯立在自己的家的

有步梯的屋脊上，正在專心地通過卷紙的輪而眺望東天的分野。這時候望遠鏡尚未發明。

哥白尼克斯——真奇怪！世界上的大小自鳴鐘難道都在發狂了？不然，太陽應該在一小時以前出來了。天空晴

得像鏡子地了無纖雲，而東方一條亮光也沒有，這是甚麼道理！星都像半夜裏一樣光明。只得請亞爾馬琪斯德（註一）或薩克洛波斯可（註二）來說明這現象了。我也常常聽見說 Jove 大神與 Amphition 的妻女同過的那一夜是很長的；又想起近來在那西班牙人作的近代書物中讀過的祕魯人的故事；很古的時候，在他們的國中有一次經過一個很長的夜，後來太陽忽然從叫做諳諳格格的湖的水中出來了。我從來也像別的深知事理的人們一樣，把這種故事當作假造的話。但在現在，理性，科學，已經不值三文錢，我也覺得無論甚麼事都有可相信之處了。快到近旁的湖邊去看看，看能否把太陽釣起來。咳，甚麼聲音！我聽見呼呼地響，好像大鳥的拍翼的聲音。

第三幕

最後的「時間的女神」與哥白 尼克斯

最後「時間」——哥白尼克斯！我是最後的「時間」。

哥白尼克斯——最後的「時間」？已到了這時間麼？那沒有法子；但請你寬放五六分鐘，因為我要在死以前草遣囑，又整理事務。

最後「時間」——死？爲甚麼說起死？你誤以爲我是你

的生涯的最後的時間麼？

哥白尼克斯——那麼你究竟是甚麼？那日課所禱書的最後的時間麼？

最後的時間——是的，這確是你所最歡喜的時間，就是坐在唱歌隊中央的僧座上的時間。（註二）

哥白尼克斯——誰對你說我是僧侶？又你怎樣會認識我？你現在不是在呼我的真名字麼？

最後「時間」——我從下面的街路上的一個人那裏詳細曉得你。我是日的最後的時間。

哥白尼克斯——噫，我曉得了！一定是第一的「時間」生病了，所以還不見日出的徵兆。

最後「時間」——我對你說罷：從此以後，日是完全沒有了。所謂今日，明日，後日，一切都沒有了。但只要你能用一種手段使他變成這樣，牠就可以不致這樣。

哥白尼克斯——笑話了！日的出來與這個我有甚麼關係？

最後「時間」——這道理我就可以教你；不過先要與我一同到我的主人太陽大王的殿上去一趟。在途中我把今回所發生的事情一一告訴你罷。至於其他詳細情形，我們到了那邊之後大王自己會對你說的。

哥白尼克斯——曉得了。不過怎樣旅行到那邊去呢？倘我的知識是不錯的，我曉得那是很遠的地方，怎樣可以帶許多食物，使我不致在那邊之前餓死呢？不但如此，據我的知識，在大王的領地中，不知有沒有供我一餐朝飯的食物，也未可知呢。

最後「時間」——那不必耽心！並不是要你永久住在太陽大王那地方。至於旅行，只要一兩分鐘已夠了。你以前從來不曉得我是精靈，現在不是看見了曉得了麼？

哥白尼克斯——那是不錯；但我是俗體。

最後「時間」——啊，討厭！你又不是形而上學者，這種事體可以不必拘拘！來！爬在我的肩上罷，其他一切都由我包辦好了。

哥白尼克斯——那末讓我爬上來，好了麼？不曉得這冒險的結局甚麼樣哩！

第四幕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哥白尼克斯 太陽大王！

太陽 哥白尼克斯，沒有椅子給你坐，你不要以為爲不好意思！在此地用不着椅子的。我的事體立刻可以完結的。你大概已經從我的侍女那裏得知今回所發生的事故。

我也從她那裏曉得你的賢明，你真是最適於我所計劃的目的的人了。

哥白尼克斯——大王，今回的事，有許多困難呢！

太陽 但像你這樣的人，總不致於爲了一點困難而意氣沮喪。困難正是使有元氣的人增加勇氣的！不過你的所謂困難是甚麼？

哥白尼克斯——第一，哲學的力固然廣大，但其力究竟能否使大地承認，不靜止而運動，不休息而奔波，還是疑問。尤其是因爲時代已與從前的神人時代不同了。

太陽 要使地承認而照樣做，卽使不成功，但強迫她一定是可以的。

哥白尼克斯——倘然可以，我總歡喜去做的。不過所可悲者，我並不是哈克雷斯或奧郎獨，只是佛米亞的一個僧侶而已。

太陽 這事與你這職務有一點關係。據我所知，你的同輩中，從前不是有個數學者（註四）嘴裏儘管在說倘然能在大地之外佔一地位，就可以那地方爲支點而轉動天地麼？現在我囑咐你的事不是動天，又你現在正是在大地的很遠之外。所以只要你不承認自己劣於那數學者，一定不難搖動大地的意志。

哥白尼克斯——大王，要做當然沒有不成功之理。不過做起來需要很大的棒。貧窮的我自不必說，就是極富的你大王，恐怕也不能辦到製造這棒所必要的原料費的半額，何況製造費！且還有更可怕的一點困難，容我陳說給大王聽：實際，這計劃全體是困難的。大地在這宇宙中一向佔着主要的位置，即佔着宇宙全組織的中心點。大王也曉得罷，大地一動也不動地默默地立在空間中，除了環顧自己的周圍以外，全不做別的動作；而宇宙的一切別的天體，不問其大小遠近，都用了可驚的速度與動量而時時從四面八方迴繞她的周圍。所以一切被造物，在表面上都是朝宗於她的，從來宇宙好比一大朝廷，大地猶如卽玉座地坐在當中，宇宙中其他一切天體猶如朝臣，衛隊，侍卒，各應其能力，守其職分，而服從她。所以大地當自命爲這宇宙中的女王。其實，表面的狀態，萬事的確是像我剛才所說的樣子，所以實在不能批評大地的僭越的想像爲不合理。且我也並沒有否認她對於她自己的評價的意思。

至於大地上的住民，我們人類當然一向自認爲大地上一切生物中最上位的最重要的生物，自不必說了。因爲我們，就是麵包屑都沒得吃的濫褻的叫化子，也各人自認爲一種帝王，且其價值並不下於中國或德國的皇帝。從前羅

馬的皇帝，所佔領不滿世界的半部，而自認爲這大宇宙的帝王，包含太陽，遊星，恆星，及不問眼所能見不能見的一切星的大宇宙的帝王。不但如此，又自認爲恆星，遊星，你大王，及其他一切星的 *Final cause* (結局原因)，及使這等星存在的唯一目的。所以倘然今回我們設法使大地捨棄她的固定的中心的位置，而像別的天體一樣地開始運動，奔走，——簡言之，設法使大地變爲遊星之一，則其必然的結果，是大地女王陛下及人類的帝王陛下非辭其玉座，絕其王統不可。這樣一來，在他們淘剩的只是許多濫褻屑與重重的不幸了。

太陽——好了，好了，這樣長的話，結論究竟如何呢？你一定對於這件事受着幾分良心的責備，你一定以爲聽我的命令是對於你所愛稱的大地女王陛下的叛逆了。

哥白尼克斯——大王，這意思決計沒有！據我的記憶，這種的叛逆罪的名目，在大法典中也是沒有的。其他無論國內法，國際法，自然法，或關於法律的論文中，也是不會有的。我所要說的，是我們這企圖不是像表面的一句話地純屬物質的範圍與傾向，其影響不但及於物質的存在領域，而必在宇宙的神聖組織的階級與等位，及一切被造物的相對的優先權上惹起明顯的革命。這種企圖，究

竟是擾亂有情動物的一切種族的運命的！因這等理由，在形而上學也必發生革命，又在屬於思索的知識的領域的一切事項上也必發生革命。以上所述的總結果，即照大王的計劃把萬物的狀態一變之後，倘然人類仍舊保有有秩序的推理的力與意志，他們定然會發見，他們在宇宙的大組織中的位置與以前維持過來——至少想像牠維持過來——的情形大異了。

太陽——這種顧慮，我全不耽心。因為我對於形而上學與物理學是同等地尊敬的；如果你問我鍊金術與巫卜術，我也差不多同樣看待的。人類但須曉得返於自然的本分，此外更無甚麼。倘然他們不能滿足於宇宙的階級中的他們的真的位置，那末儘管由他們去反對，推理，繼續哲學的思索，或蔑視各種事物的實證而議論下去罷。他們對於這種辦法，確有特別的才能。所以他們一定照舊有男爵，公爵，帝王，照他們所歡喜所需要而管自繼續他們的空想。從這種觀念上，他們儘能收得他們所認為好的藉慰。至於他們的量見等，絕不能使我不快的。

哥白尼克斯——對得很！關於大地與人類的話已經講得多了。大王，請你想想看，今番的計劃對於別的遊星有甚麼影響？他們看見了那大地與他們完全同樣地活動，而

為他們中的一分子之後，恐怕對於他們自己的赤裸裸的無裝飾的狀態要不足，且不甘心於向來的沒有住居者的寂寞的世界。他們看見只有大地享有那樣多的裝飾與便利，一定大家要懷惡意的解釋。且大地變了遊星之後，他們就要捏造理由，說他們並無劣於大地的點，而向大王強請，也非給與山，川，海，樹木，動物，及其他的住居者不可。於是大王就碰到了宇宙狀態的一大革命，而非支配許多菌草似地從四面八方飛出來的無限無數的新人種族不可了。

太陽——你倘沒有別的用意，這種新人種儘管讓他們生出來罷。他們的數目固然多，但在我不必增加燃料的費用，也可有給他們充分夠用的光與熱。我可不虧空費用而給宇宙以多量的食物，衣服，住居，娛樂。

哥白尼克斯——大王，請稍仔細留意這個問題：從大王的計劃上所必然發生的不便，還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即許多恆星看見大王自己終於坐定了，且不是坐在橙上而坐在玉座上，周身圍繞許多閃亮的遊星而作成一個團圓的朝廷，他們就不但也想坐定了享樂，且一定也想即王位了。要即王位，非有臣下不可，於是他們一定也想同大王一樣地有許多遊星。這樣，各恆星大家希望有完全服從自己的一組遊星了。這等新來的遊星，都非與大地同樣地設

備又住人不可。到這時候，因了我們這計劃而下降到對於現在的宇宙沒有重要的意義的位置上的可憐的人類的狀態如何，不言自知了。萬一這無數的新世界生出了之後，倘其結果連銀漢中的星的最小片都想造自己系統了，那時候人類將何等損失其名譽！請大王再三考慮一下。

即使不算上述的事，而只以大王自己的利益爲目的，大王也有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大王向來縱使不能算第一等的天體，但確是不下於第二等的，即在大地之次的第二位的。且一切恆星，決不與大王競爭，故大王沒有比肩的對手。但到了現在大王的計劃所造成的萬物的新狀態中，各自有系統的許多恆星就全部變了大王的同侶，全部是大王的競爭者了！務請大王鄭重考慮，勿使這改良計劃損害了大王自己的威嚴。

太陽——你不記得你的同侶凱撒的話麼？凱撒在橫斷阿爾卑斯山的途中，逢到野蠻人所住的寂寥的小部落的時候，不是說過自己與其在羅馬爲第二流人物不如到這茅舍的村落中來做第一流人物的話麼！我也全他一樣：與其在更壯大的宇宙中爲第二等的天體，甯可在我們現在這系統中做第一等的天體。但我並非有何種野心而希望把萬物的現在的狀態變化。我的唯一的動機是休息，再說得正確一

點，只是怠惰。所以比肩者多了，或沒有了，佔最上位了，佔最下位了，這等事在我全不關心。總之，我與西賽洛不同，不貪威勢而好安逸。

哥白尼克斯——凡我所能，自當盡力保證大王的安逸。但是即使我這保證成功了，大王永久享樂這安逸呢還是怎樣？倒是一個疑問。第一，這樣經過不到幾年，即使大王不從自己的位置上移動，但大王的心棒上或將像井上的滑車，或車輪地迴轉來，是明白的事。其次，結果大王不但必設一種間隔——無論或長或短——而在自己的心棒上迴轉，又必描出一種軌道來，這也是疑問。迴繞大地的周圍的事固然不做了；但這在大王有甚麼區別呢？恐怕就是大王的自轉運動，一定也在使大王迴繞某種事物的周圍。總之，這事即使成功，也有其事業的困難及所發生的種種故障。但如果大王固執這計劃，我總盡力効勞。萬一我不成功，請原諒這是我的力量所不及，勿謂我不告奮勇而責備我！

太陽——好，哥白尼克斯，盡力去做罷！

哥白尼克斯——還有一點不放心的地方。

太陽——甚麼？

哥白尼克斯——就是我不願因這事而受罰。倘爲了這

事而像那 Phoenix (不死鳥) 一樣地被焚殺，我是不願意的！如果這樣，我一定不能像那鳥地從自己的灰燼中蘇醒轉來，就不得再見大王的面了。

太陽——哥白尼克斯，你聽着：你大概也知道罷，

從前像你這樣的哲學者沒有生出來，由詩歌守領世界的時代，我是常常當預言者的職司的。現在我想再來當一回限於一回。以前我在這方面有得法的名譽，你儘可信用我。現在你聽着我的預言：在你的時代以後，贊成你現在所要做的事業的人們，有一二人要稍受火炙一類的刑罰，也未可知。但據我所豫知，你自己可不致爲這事而嘗到不愉快的結果。倘然你要更確實地曉得這情形，再聽我的忠告：把此次關於這問題而作的書籍獻給法王。(註五) 這樣，萬萬不致失掉你的僧職了。

(註一)「亞爾馬琪斯德」(Almeric) 爲古代天文學者德雷米的大著述的題目的阿刺伯訛稱。書題爲「最大著作」，希臘語爲「馬琪斯德」。阿刺伯人又給牠加一定冠詞「亞爾」，就造出了「亞爾馬琪斯德」的訛稱，今日已爲一般沿用。

(註二)薩克洛波斯可爲十三世紀巴黎有名的天文

學教授。

(註三)這裏須要曉得：哥白尼克斯曾入教會。他二十四歲時曾被任爲某伽藍的僧侶。但他決不做司祭，一生的大部是研究天文學的。

(註四)這裏所說的數學者，是指亞爾基美提士。

(註五)哥白尼克斯實際獻呈其著作於羅馬法王保爾三世。他的議論爲加特力教會的僧侶所鼓吹，而爲新教徒所攻擊，真是奇怪的事實。宗教改革者路德爾(Luther) 罵他是僭越的無學漢，是與聖書意見背馳的人。另外還有許多排斥他的人。

(譯後附記)此文根據日譯本轉譯。因西文本一時買不到，故有幾個專名詞只譯音而未註原文，謹向讀者致抱歉之意。

戊辰五月十二日記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十)

江紹原

小品三〇九至三一三

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寄出

天津楊死鐘君的信，今日收到了，盛意至感。

(三〇九)細菌小於蝦子，蝦子且可吃，則細菌亦何足爲害？

菌亦何足爲害？

疑古玄同先生致周作人先生函裏面的一段——

第二，江次長要的那類書，我只該得起兩種：(一)醫醫醫，(二)說疫。但頗不容易找尋出來。日來當一找，找到即奉上，並請轉達該次長，我願意送給他者也。此類書中我還看見一部妙書，此時不但我沒有牠，並且連名目也記不起來了。此即說『堊小於蝦子，蝦子且可吃，則堊亦何足爲害』的那部書(小冊子)。但我記得那書的作者爲勿又竹力一九(注意：此係『杜子良』三字而非『肚子

涼』三字也)。此亦可附告該次長，可在杭滬一帶留意蒐訪者也。

紹原謹案 妻云杜子良是她的戚長，江都人，他生前有一次治好袁世凱的病，後被任爲淮關監督，很闊。他的子，有幾個也懂醫道。猶憶今春我和他的第四子初次見面的時候，就譚到醫學。他說起他的一位親戚(或朋友?)，新近從美國學了醫回來，此人因爲要研究一下中國的醫學，時常向杜家借書看。某次他去還『傷寒論』，杜便叩問他對於此書的意見。不問猶可，一問，據說這位留學生可就大加嘆賞，說是『高極了』。今蒙玄同先生指點出杜老姻伯那部小書，然夙巧杜姻兄已不在杭州而到南京做官去了。論理呢，我自然不妨去封信一問。但是我若討了人家先人的著作來看，看過之後，在雜誌上出些不敬之言，試問這與

國府明令提倡的「中國固有」的「美德」，豈不是真正相反。算了，還是不寫信去問杜姻兄而直接在雜誌上向讀者們討教吧。哪位知道該書的名目和出售處，務請見告。函寄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杜姻丈顯然是反對細菌病理學（或云微生物病理學）的。但這樣的豈止他一個人而已。參看下面的兩條小品。

八月九日寫

(三一〇) 反對細菌學說的一位上海名醫——惲

鐵樵

生理新語（原名新生理） 武進惲鐵樵著 『本書爲函授講義之一種民國十五年八月曾向北京內務部註冊此次擬出版後再呈國民政府註冊』 頁卅九 定價大洋六角 十七年出版 上海雲南路會樂里惲寓發行

細菌（博醫會特造聲字以稱之）學說是西洋近代學術一大發見。有了顯微鏡才有它，有了它之後，許多病和非病的現象才得到更滿意更確實的解釋，我們實際控制它們的能力，因而也增大了。

然而中醫對於這細菌學說——對於這全世界文明國家都

相信的細菌學說，是多少總要搖頭，表示完全不信或至少不很信的呢。

杜子良的奇語，玄同先生已經告訴了我們（看小品上條）。較近又有一位江蘇籍的醫生名惲鐵樵者，在所著「生理新語」卷二中也發其驚人的議論曰：——

細菌學說，西人視爲鎖案。余則於病之形能驗之，實多疑義，以爲十年以後，恐細菌學說，淘汰無遺，亦未可知。其詳當於下章言之。（頁二十）

翻到此書卷四，纔知道他所驗的「病之形能」之使他懷疑細菌學說者，不過是爛喉痧（白喉）一種。他說：——

吾於十餘年前。常用麻杏石甘湯治喉症。應手而愈。轉機不過六點鐘。全愈不過二十四點鐘。詳說在拙著傷寒研究中。謂非喉症唯一正當治法不可也。西國以喉症血清爲特效藥。其著眼在微菌。故西人之議論。以微菌爲喉症真確病源。殺菌而病可漸愈。執果以溯因。實足證明微菌爲病源之說不誤。然鄙意不能無疑。假使微菌爲喉症病源之說。十分真確。必除却殺菌之外。無法能愈喉症而後可。今用麻杏石甘湯。應手而愈。何也。如云麻杏石甘雖能愈喉症。然喉症之病源。仍是微菌。是必

麻○杏○石○甘○湯○能○殺○喉○菌○而○後○可○。然○麻○杏○石○甘○湯○決○不○能○使○喉○菌○有○凝○集○反○應○。不○待○試○驗○而○可○知○也○。且○喉○症○血○清○。僅○能○使○喉○菌○顯○反○應○凝○集○。不○能○使○傷○寒○菌○顯○反○應○凝○集○。而○麻○杏○石○甘○湯○能○愈○喉○症○。亦○能○愈○傷○寒○。傷○寒○與○喉○症○。病○狀○不○同○。微○菌○亦○不○同○。所○同○者○發○熱○形○寒○無○汗○。麻○杏○石○甘○湯○所○能○治○者○。亦○祇○發○熱○形○寒○無○汗○。除○發○熱○形○寒○無○汗○。病○菌○不○能○為○患○。然○則○發○熱○形○寒○無○汗○。是○病○之○主○因○。而○微○菌○非○病○之○主○因○也○。

西醫的喉症血清，從滅絕病菌上着眼，固然有治療功能。今麻杏石甘湯雖不能殺菌，却也能治愈白喉，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憚君解曰：——

西人之說。是實地試驗而得。其所謂微菌。有顯微鏡可見。可以培養。可以染色。可以用血清使顯凝集反應。理論實驗皆真確。施之治療而有效。且環球專門學者所公認。積無數次試驗。而成專門學科。余君雲岫所謂鎖案如山。不容疑議。中醫以想當然之說。模糊影響之譚。欲妄行反駁。豈但不知自量。簡直神昏謔語而已。然而吾所言者。頗不甘自認為神昏謔語……亦雅復自負以為是真確之理論。施之治療而有效。不過無形式上可以眩駭庸耳目目

之○儀○器○。未○經○環○球○學○者○所○公○認○。並○且○為○環○球○學○者○所○不○知○耳○。讀○者○須○知○吾○所○言○者○。與○西○人○所○言○者○。事○實○不○同○。真○確○則○同○。……既○云○真○確○則○同○。自○有○其○可○以○溝○通○之○理○。決○非○互○相○抵○觸○者○。其○溝○通○之○理○奈○何○。曰○。是○抗○毒○素○之○故○。……抗○毒○素○為○內○分○泌○關○係○。乃○無○管○腺○之○所○製○造○。喉○症○之○初○步○。汗○腺○閉○。故○無○汗○。喉○頭○扁○桃○腺○腫○脹○。故○喉○痛○。得○麻○杏○石○甘○則○汗○出○。汗○腺○得○疏○泄○。扁○桃○腺○之○腫○脹○者○。遂○快○然○而○衰○。是○腺○體○不○病○。腺○體○不○病○。抗○毒○之○力○強○盛○。故○雖○有○微○菌○。不○能○為○害○。其○效○捷○於○影○響○。此○為○事○實○。非○可○以○口○舌○爭○者○。是○故○以○血○清○治○喉○症○。是○增○加○抗○毒○之○力○。以○制○微○菌○。以○麻○杏○石○甘○治○喉○症○。是○保○護○腺○體○。使○製○造○抗○毒○素○之○能○力○。不○稍○減○殺○。以○制○微○菌○。其○理○同○也○。增○加○抗○毒○力○。菌○雖○受○制○。腺○體○之○病○須○緩○緩○恢○復○。故○愈○期○須○六○日○。保○護○腺○體○。使○其○不○病○。是○直○接○治○腺○。故○愈○期○僅○六○鐘○。是○故○西○人○以○血○清○治○喉○菌○。自○謂○探○原○根○治○。不○知○麻○杏○石○甘○。乃○真○探○源○。真○根○治○。惟○其○如○此○。故○血○清○限○於○種○類○。不○能○通○融○。而○麻○杏○石○甘○。既○可○以○愈○喉○症○。復○可○以○愈○傷○寒○也○。(……)喉○症○之○癥○結○在○扁○桃○腺○。而○治○愈○之○樞○紐○在○汗○腺○。扁○桃○腺○腫○則○汗○腺

閉。汗腺開則扁桃腺腫消。此病之形態。可資研究者也。
(以上見頁三三至三五)

惲君之所懷疑者，不是微菌之存在，而是那將微菌放在中心之病原論和那以殺菌為唯一目的之治療術耳。然吾輩對於惲君的反微菌論，有幾點也不能不懷疑：

(1) 他說『於十餘年前，常用麻杏石甘湯治喉症，應手而愈』。但這十幾年來，他是否一直用這個方子，而且是否凡『在喉間見白腐之後二十四點鐘，乃至三十六點鐘之內』，其次是應手而愈呢？如並非百發百中，敢問其成效之百分率為何。

(2) 怎知道『麻杏石甘湯決不能使喉菌有凝集反應，不待試驗而後知也』？換言之，怎知道麻杏石甘湯決不能殺白喉菌？

(3) 『喉症之初步』，惲君說，『汗腺閉，故無汗，喉頭扁桃腺腫脹，故喉痛』，故治之者宜先疏泄汗腺。但是汗腺所以閉的原因又在哪裏呢？與白喉菌之侵入與滋生有無關係呢？汗腺之閉，扁桃腺之腫，與夫白喉菌之侵入滋長，究竟孰為病原，孰為病象乎？

(4) 惲君一面說麻杏石甘湯決不能殺菌，一面又斷定它能『保護腺體，使製造抗毒素之能力不稍減殺，

以制微菌』。然則腺體(惲君大約是指無管腺)不受保護，則製造抗毒素之能力將減殺，製造抗毒素之能力減，則微菌受不到制裁，微菌不受制，則白喉病無痊愈之望。既然如此，何不直捷了當的說『喉症之癥結在喉菌，而治愈之樞紐在殺菌』乎？

白喉菌之存在和注射白喉血清之功效，惲君是無法否認的。但他對於喉菌為白喉真因與夫制菌為白喉根治法之二相聯說，則頗起反感，非在文字上打倒之終不甘心。他一個非微菌說的解釋，以為此解釋苟能覓得，則西醫之微菌說當不攻自破。『麻杏石甘湯決不能使喉菌有凝集反應』也，『發熱形寒無汗，是病之主因，而微菌非病之主因』也等語，於是衝口而出。惲君苟止於此，還則罷了。然他不能，不但不能，而且要溝通西醫的喉症血清和他的麻杏石甘湯。為溝通故，他遂提出『抗毒素』。抗毒素與病菌當然是對立的，故他承認了抗毒素增減之至有關係，就等於承認了喉菌為白喉之主因。他的反微菌論，只是一場無結果。

惲君的議論，於醫學上不能成立外，即以論理學的規律繩之，似亦頗不合。我們年輕的人，應該從他的失敗得

到一個好教訓。

至於麻杏石甘湯的能效與解釋，我希望新醫學家出來切實討論。如他們之中已有人討論過，則希望知者告訴我一聲，以便轉錄。

十七年八月十二晨寫完

(三二一) 單單蚊子吮血，豈能使人患瘧疾！

小品中屢次提到的新安王一仁，也是不滿意於細菌學說的，他著的「中國醫藥問題」頁廿四至廿六上面，有以下的話：

西醫自命為科學。因為他的論病。都說有什麼細菌的。不錯：這是他的精微處。但是中醫的論病。一向是追求細菌發生的原因。細菌的發生。是由天時、地理、飲食、起居、性情、等等的關係、醞釀而成的。不是憑空會生出來的。內經說：「風為百病之長」。風字從虫。凡是虫菌的醞生。都是因風的關係。所以裝罐頭食品。抽去空氣。就不會腐壞了。頭一件看重風。他實在就有細菌的意義了。但是你祇曉得生病之由於細菌。而不曉得細菌因何而發生的。所用的治法。仍然是隔靴搔癢。所以追尋

細菌的來源。更其緊要。

顯微鏡發明之前，任何民族不曾有過確實的細菌觀念，故「中醫的論病，一向是追求細菌發生的原因」云云，實在是不能成立的話。漢醫學以及民間之於若干種疾病（例如瘧），誠然是常用病虫去解釋。不幸他們所謂虫，往往只是莫須有的，其與近代醫學所發見的各種病菌，當然不配相提並論。此種粗糙的、想像的虫為病原觀，甚至於有些野蠻民族也有，故他們也可以說是有了一「細菌的意義」，豈但內經而已哉。

王君在上引一節文字之後又舉例曰：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證明。譬如西醫云：瘧疾的寒熱。是由蚊子吮血的緣故。要曉得蚊子的生成。是由夏天暑濕醞蒸而生的。你看冬天春天。何以不會有蚊子呢？蚊子的個體。早含了暑濕的成分。那麼中醫舊說的夏傷於暑，秋為瘧瘧。不是毫無道理了。所以中醫扼定暑濕。也會將瘧疾治好。而況患瘧疾的原因。決不是單單因於蚊子吮血。夏天多受暑熱，多食生冷瓜果。生了患瘧疾的細菌。一到秋風起時。血液榮衛的循環。不能與外界空氣，作平順的接觸，自然發起寒熱來了。所以中醫說夏傷於

暑，以榮爲舍。秋感風涼，與衛並居。這就是說患瘧疾的大道理。範圍豈不較蚊子吮血的，較大較廣麼？蚊子吮血而生瘧疾。本是有道理的。但是中醫的追尋根本。分晰開來。豈不是理由更加充足麼。其餘的病症。以此類推。我亦不必多說了。總之一句話：細菌是因醞釀而成的。祇知細菌。不曉得醞釀的原因。即便是倒果爲因。還成什麼學說？我們將來醫學進步。必要從細菌的形狀。追求出他的原因。更應該將風寒暑濕燥火，以及各種看不見的東西，譬如地理、飲食、起居、性情、的不適宜。一樣會生出細菌來的。就應該都把他分晰開來。纔是追求根本的根本。可不要曉得有形的眼前細菌學。就算滿足了。

細菌的發生，自有微生物學家擔任研究。中醫風生虫和暑濕生蚊等化生說，決不值一顧。關於瘧疾的病因問題，王君之將夏受暑濕，多食生冷，與蚊虫吮血三者并列，也是可疑問的。受暑濕與食生冷，當然能引起疾病。然未受暑濕又不食生冷的人，倘若被瘧蚊所咬，不是仍會生瘧疾嗎？既然如此，可知蚊虫所傳佈的瘧疾細菌，確爲瘧病之主因，而「夏傷於暑，秋爲痃瘕」之語，只是暗中

摸索了。真真可惜，王君在發議論之前，竟沒看過以下一類的記載。廣學會譯行的「泰西奇效醫術譚」百六三至六六六云：

瘧疾(寒熱往來等症)亦虫界微生物之一種。太古以來。人莫不以此爲濕毒所釀成。及十九世紀後。乃悉得其顛末。蓋千八百三十餘年時。醫學家麥克勒見病人血中之白朧(朧今通譯細胞)。有微黑點與灰色點。形如白朧。而莫能測其故。旋德國格致家又見之。顧亦漠然其理也。迨千八百八十年。法醫士 Laveran 就其所見。詳加考證。始知卽是瘧熱疾之病原。但未悉其傳染法。固卽由呼吸入血。或飲食入身耳。

時英國軍醫 Ross 聞之。追流問源。方悉毒由蚊身傳染。如北歐之蚊諸邦。卽無是症。蚊多則其症亦多。不得已。復徧考各蚊類。覺中有 Anopheles 蚊。(此蚊約居中國三分之一)者。恆於污水及病血中。沾黏此微生物。生育甚繁。滿布蚊之全身或涎沫中。蚊嚙人。則此微生物。亦卽注射入血中。按人身爲紅朧所環繞。微生物入其朧。卽生育於中。至紅朧充溢而破。破時卽人身發熱之時也。(每日一

次，二日一次，三日一次，或恆熱者不一。）其底蘊今可於顯微鏡下。一一窺見。絲毫不爽。……羅氏既以顯微鏡窺破種種。遂令蚊嚙小鳥。鳥果發瘴疾。嗣又歷將人身未被嚙及被嚙各部證之。確知毒由蚊染。乃宣告於世。

王君不是斷定「患瘴疾的原因，決不是單單因于蚊子吮血」嗎？則請再看以下一段：

歷來寓居羅馬人民。每值炎夏。恆患時疫死亡。有望而却步之勢。且其地復低窪多蚊。幾成荒丘也。……英醫二人。與意大利人一。僕人二。嘗至羅馬避暑。日間徧處遨遊。夜間則宿蚊帳中。並不用藥自衛。一時人皆笑之爲狂癡。謂其必染劇病而後已。如是者居三月之久。此五人咸慶無恙。其附近之居民中。則已有七人。病入膏肓。莫可救藥。以其屋舍多蚊故也。

最後幾句也給我們一種教訓：

其尤可奇者。印度近有千四百年前之古書出現。稱蚊分九類。並述五類之名。謂五類中有名 *Parwathya* 者。人若被嚙。則發寒熱。或嘔吐。或手足皆痛云云。又德屬之非洲土人。則羣稱瘴疾與蚊同名 *Mbu*。

此皆爲今格致家發明之先聲。可見化外之人。亦非無所知者。而實足增進吾文明人趨利避害之識見焉。

瘴疾起於蚊咬的主張，和近代醫學中旁的主張一樣，是有其根據與演進史的。普通人所致疑之點，專家們不但知道而且已能解答之，否則其主張豈能成立并得世界學術界之承認。中醫懶於看新書而勇於發表伸中緬西的議論，知者固見而齒冷，不知者則必爲所惑，一入歧途，終身不返，關心於近代醫藥及衛生常識在我國之進展者，其注意之。

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寫完

(三一二) 英屬緬甸華僑中之舊醫

東方雜誌廿五卷五號（十七年三月出版）黃澤著「英屬緬甸華僑之概況」中云：

華醫以中醫較多，大抵半路出家，案頭置一部湯頭歌訣，即出而問世，學識經驗，兩皆缺乏，致被誤死者，踵趾相望。通西醫術者爲數不多，（此下疑脫數字，）但規模細小，難與英印人設立者並駕齊驅。鑲牙，照相，多爲聯帶營業，華人經營者隨處

可見，生意甚佳，在緬甸各種人中，堪佔首席。

原來不但國內大多數人信中醫而不信西醫，英屬緬甸的華僑也是如此。華僑們自己成見太深，習慣難破，與夫智識不夠和公共事業的不發達，固屬重要原因，然祖國政府及智識界之忽略了啓迪與提倡，似亦應負極大責任。

緬甸而外，旁處的華僑中或亦有類似的情形。例外固然有，但第一代僑胞的思想總是守舊者居多。舊人物相信舊醫學，豈非常然的事。南洋永安堂藥鋪，今年在上海設了分行（看滬報廣告）；加利佛尼亞華僑間的漢醫，居然得到一部份美國人的信仰（看小品下條）。有這些事實，難怪康健報上一位撰稿的人勸中醫們做宣傳工作時，尤其不要忘記了海外華僑。曩者我說過，倘若我是個財主，一定要將余雲岫的「靈素商兌」印十萬本，流通全國。此刻看來，似乎至少還應加印五萬本，專備贈送華僑界之用。「人生在世」，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外，仍須少生病，或病了立刻就有好醫生鳴篤篤第一部汽車開到你的家門口，把你陪送到什麼「IA」的醫院，在那裏日夜的用其「近代醫學」來給你診察醫治，你纔算有福，否則即使鑲了滿嘴的金牙，做一輩子照相店老板，試問有多大的樂趣呢？哈哈！

（三一二）經驗與發明孰重？

下見聶氏家言旬刊第一五九期 聶其杰（雲台）編
上海遼陽路聶宅發行 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吳淞樊績君寄贈）

譯日本東方少年記中醫之復興附評

日本自明治初年。政府禁習中醫。所有醫士。均令改習西醫。相沿已四五十年。乃近年來。信仰中醫者。日多一日。且均爲有智識有學問諸人。非愚夫愚婦之盲從者可比。東京且有東方醫學會之設。擬於本屆國會開會時。請求准中醫懸壺之復活云。

同時美國西方沿海諸省。如加利福尼亞。對於中醫。亦多信仰。近有聯合通信社。關於本問題之通信曰。中醫神祕。不可思議。昔人之所輕視者。今則信仰之有如宗教。有數廣廈。病人趨之若鶩。不惜出千百金錢。一嘗此在華將衰之醫藥。因就診者之多。故不能隨到隨診。須於期前約定時間。就診之時。由病人自述病情。有一草藥醫旁聽之。連點其首。言五臟之如何不和。但如飲其方中藥茶。可將其不和者和之。就症者如其言飲之。病因以愈。給以

厚酬并出證書。證明其如何有效焉。

兩月之中。舊金山中醫。因診所太小。而遷入大廈者。已有七人。其中竟有全用該廈之二層三層者。其營業之盛。可想而知矣。

杰按予個人經驗。親友多有西醫治而不愈之症。服中藥而見效者。如卓太親翁之小使出膿血。胡適之君之腎炎。黃伯樵君之糖尿病。舍弟婦之乳塊割症。夏劍丞之太夫人之乳頭出血。瞿太親母及蔣作賓君之太夫人盲腸炎症。初所就者。皆京滬聲價最高之西醫。終則束手無策。始返而求諸中醫而奏效者。予嘗一一錄其所用藥方於耕心齋雜記。登諸旬刊。予曩年亦偏信西醫。旋因遺誤數次。而中醫奏效有據。始知盲從迷信之誤人害事也。予近日患痔疾。起坐皆不便。就治痔專醫某君診之。據云施注射一二次。則痔枯落而愈。且無痛苦。索費百元。予思予雖力能辦百元。然貧者將奈何。或病發於內地。無從得注射。則又奈何。將遂不治乎。遂不就注射。而以應付治痔之百元。一并捐入山東賑捐。以示決心也。旋查閱驗方新編有除痔丸。蘇沈良方中有冷水洗法。及古方書數種。補氣血法。兼德國海頓蘇外塗藥。一一用之。竟獲捷效。所有內痔外痔脫肛等症。旬

日之間。悉告痊愈。信知中國方藥多奇效者。蓋西醫之動輒開割。實至笨之法。不得已始可用之。非善計也。予於中醫。初非深有研究。然以予經驗所得。則醫藥仍以驗方爲重。多言理論。反足誤事。至於西醫。予亦承認其相當之效用。尤以產科爲佳。我國素以此重大之事。托之無知識接生婆之手。誤事不少。此外則清潔消毒衛生調養之普通科學知識。有足以輔中醫之所不及者。至外科刀圭。中西各有其長。中醫每能以調暢氣血之劑。消解腫毒。使無待於奏刀。跌打損傷。亦多佳方奇技。又如符咒治病。亦確爲事實。而非虛誣。然近於神祕。非在處可得。故不常重視。但驗方佳者頗多。用之有效。先君子嘗刊印驗方新編數萬冊送人。家慈則就是書中選常用方藥多種。配合送人。四十年於茲矣。服之者多隨手奏效。故家慈益樂爲之也。總之醫藥以經驗爲主。中醫則四千年來經驗之所積也。西醫除少數經驗方劑外。餘皆近年科學之發明。然化學之分析雖精。顯微鏡之觀察雖密。而微生物病之根本治療法。迄無成效。且無十年不變之醫法。則其幼稚。殊不待言。欲期醫術之進步。要當以中醫數千年經驗所得。更以科學方法研究之。必大有發明也。



紹原按：聶君的譯文與評語中，較重要之點凡三：

(1) 美國加利佛尼亞及西方其他沿海省人之信仰中醫。這固然是事實，但我所希望者，國人對之能有正當的解釋耳。美國的醫學，近來儘管很發達，然她的一般民衆，並不是都有科學的頭腦。坐是之故，確有種種非科學的醫術，在那裏得到一部份人的信仰，能夠暫時立足。西方沿海諸省，華僑甚多，而且他們大都是信漢醫的。旁處我不確知，舊金山則委實有許多掛牌的漢醫和出賣漢藥的藥店。有些美國人，平素常穿中國人洗的衣服，吃中國人烹的雜碎，一旦有病，他們肯找個中醫開方服藥，可說是最自然不過的。倘若病沒治好，他們會一笑置之，心想這次我總算做了一樁傻事。倘若服藥之後，居然所患者失呢，那便會一傳十，十傳百，鬧得滿城風雨了。愈是漢醫的門庭若市，前往求教者便愈多：誰不喜歡湊熱鬧，學時髦，換口味，走僻路，將信將疑的『試它一試』呢？記得一九二四年芝加哥某公司忽然在當地的報紙上大登廣告，出售『中國的好運道戒指』，並且說明，凡買一個去套在手指上的便可以走好運。此物的確頗流行一下：從廣告畫

看來，它的形製並沒有特別的地方，只不過面上鑲有『好彩』兩個漢字，筆畫來得很肥腫。我們若明白美國的普通人爲什麼肯買好彩戒指，便能明白他們爲什麼會信仰中醫。目前留美漢醫們的生意不知如何了。但即使它還很發達，或現在雖已稍衰而將來有一天忽然又大盛，也不足爲奇。時髦的變幻，過於夏雲；西洋的醫學，如日行天。

附註：約兩月前，商務印書館運到兩本西書，美國醫學會雜誌及醫史會會刊主筆 Morris Fishbein 原著，是專攻擊美國流行的各種不合科學的醫法的。兩書共售大洋十元，我實在有點買不起。茲將書名章名抄在下面，有錢者請自己去購閱。

(1) *The Medical Follies. (Analysis of the Follies of the Healing Cults, including Osteopathy, Homeopathy, Chiropractic and the Electronic Reactions of Abrams, with Essays on The Antivivisectionists, Health Legislation, Physical Culture, Birth Control and Rejuvenation.)* 七版

(2) *The New Medical Follies. (The Cult of Beauty; The End of Electicism; The Fickle Perfect 36; A Dictionary of Occultism and Quackery; Bread*

and the Dietary Fads; Physical Therapy; The Present Status of Rejuvenation; and other essays.)

(c) 漢法醫在日本之「復興」。——末二似乎只是或種事實之誇張的表現法。周啓明先生來函云：

日本醫學雖已完全西洋化，但『漢法醫』仍在草間偷活，現在也似乎有點作亂的意見，常見有妄人提倡『皇(日本)漢醫學』的書(旁註：見有廣告)和文章。(十七年七月一日，自北平發，該北平，據周先生同信云，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充滿反動與投機的空氣，其腐化與以前一般無二』，若以北京較之，『只差一個屁(P)字而已』。)

作亂也罷，復興也罷，這種運動，偶爾出頭則在所難免，若想起西醫而代之或與之分庭抗野，怕是無望的。此有兩個重要的理由：甲，日本學術界之於近代醫學，已成爲切實貢獻者；乙，漢法醫可取之點，日本醫學家似已能抽出，審定，并吸收融和之。所以依我猜測，不是漢醫學在日本不能復興，而是它已無或將無復興之必要耳。

附註：上海醫學書局所出『醫界之鐵椎』(和田啓十郎原著)想係提倡「皇漢醫學」一派的著作。容另論之。

(c) 中醫經驗方劑與西醫科學發明之價值問題。——以經驗爲主者，豈但聶君所說的醫藥而已哉？然經驗是迂緩的；它不是常恆警醒，而是需時過久，犧牲太大的。因爲如此，所以人類進步了以後，不得不濟之以學術研究。學術研究者，以常惺惺替代經驗之迂緩，運用得當，能縮短經驗之過程與減少經驗之犧牲者也。四千年經驗之所積者，四十年的學術研究能抵之；四千年經驗所未必能發明者，四十年，四年的學術研究或能得之。聶君言西人『無十年不變之醫法』，然我們應知中土亦無十年，百年，千年不變之經驗。我積千年之經驗方知改弦易轍者，彼能以十年五年之學術研究發明之；我經過了百千個年頭與千萬條人命的嘗試，尙不能自知其謬故不謀改變者，彼能以少數學者聚精會神之觀察試驗洞知之。孰爲『幼稚』，不辯自明。此而不知，何必譚學問。

附註：關於經驗與發明二者價值之比較，余君雲岫及他人的作品中，必有精關的議論，後若發見，自當抄出，實吾小品。

十七年八月十四晨寫完

露茜啊

謹呈芳

『當你不在我的面前的時候，
我好像此生中已不能再遇到你似的着急；
當你坐在我的面前的時候，
我又一定像瘋了一般的用誇言使你皺顏；
我是一個想做英雄而失敗了的男子啊。』

『當我立在你的面前的時候，
你好像是準備好了我的來擊的一切；
當我不在你的面前的時候，
你又必從枕邊檢讀我的悲惻的書簡；
你是一個想脫離人間的懦弱性而不能的女子啊。』

露茜，我親愛的露茜：

自昨日我的弟弟返家後，可住二三百人的一塊寄宿舍，祇有我和二三個留校的職員住着。我是有一個毛病

的，就是最怕靜寂，雖然有時我又討厭熱鬧。今日自早上五時起來翻譯了一個上午後，吃過飯一個人回來要想午睡，但一入床因想着了你的婚姻事情，我又睡不着了。在枕邊我順手找得到了一冊新出的雜誌，內有一文是記述托爾斯太的在七十餘歲時的生活的。那文中說，那老人家爲了他的堅強的宗教信仰，他竟討厭起與他共同生活有四十五年之久的妻起來，但當他一想到她的終生爲了他而沒有快樂過一天，他老人家心中一軟，又好像要掉下淚來了。我讀了這充滿着人生的苦惱的記載文後，我發生了一個幻想，幻想到就是我們兩人結婚了，煩惱不煩惱且不去講它，像我那樣的衰弱的身體，或竟不能和你偕老。你年紀也不小了，你或許可以做我的姐姐，雖然你不肯對我說明你的真確的歲庚。可是你的身體是強壯的，你的青春雖已失去，你的色相還未衰退；當人家對我說你我的年齡不合的

時候，我必發火，所以有一天我竟伏在你膝上說：『你就是四十歲，五十歲，我也必要娶你爲妻啊！』

露茜，自從上星期我和弟及你，你的姨媽及你的一個小妹妹，你們叫她秋香的在法國公園中散步出來，在我的房中坐下閑談時，由你的姨媽向我談起要代你爲我做媒的話後，我的頭腦中便沒有一時曾和此新奇的念頭分離過。你想，我生的既不能像古時英雄的能使婦人一看便傾心，我又沒有相當的家私可以供給我們的生活的費用。我想來想去想不出你會叫你的姨媽向我提出婚姻問題的理由。我所想得出的，祇是：你對人生已告疲乏了，你常對我說，你對任何的遊玩都不感到興味；像從你們這種人家，出來的人理應是吸煙打牌的，可是你却一些嗜好也沒有，你所有的慾望，祇是想穿一些漂亮的衣裳，可是有時你也竟一些脂粉也不塗的穿着黑色衣裳來看我，你的身材是很長大的，因而使我覺得你的確是一個我的忠實的好姐姐。你對生活也感到疲乏了，所以你想來找一個人生的歸宿；依理，像你這樣的人家的人是應得喜歡無謂的虛榮和奢侈的，可是你上月前曾一時喜歡過跳舞外竟願意和我到鄉下去住。是的，一個女人到了相當年齡是會喜歡安靜的生活的，我看見你在公園中一見外國的生的可愛的小孩時便立定了脚呆看，我明

白你是在願意做一個善良的母親呀。

露茜，你雖則不肯告訴我你在二個月前做咖啡店的 Mana e：以前的歷史，好像，你告訴了我後我便會厭惡你似的，除了你對我說你在包龍醫院中當過看護婦外。其實我雖不能是一個英雄，我却不是一個懦漢，會因了你的過去的歷史而對你起變心。一個專在背後造你的謠言的人說你是妓女，淌白，我聽了之後自然氣的想和他決鬥，可是我也應得感謝他，因爲聽了他的幾句話，我更加愛你。我常說，你若是生在中人以上的人家呢？你是一個實際的明星，是一個震動全上海的奶奶。可惜現在的社會制度不良，你的環境不許你讀書，祇因缺少了這一點點的虛名的教育，你竟被萬人公罵。像你那樣的容貌，那樣聰明的頭腦，真是如你的姨媽所說的，祇要教你讀三四個月書，你一定能夠讀一切的書。你現在雖不讀書已能看普通的書信，用普通的英文單字。

你的姨媽對我已兩次提起你我的婚姻了，而我竟昏昧如此，至今還沒有給她一個明白的回答。我說，茲事體大，須得與友人商量後再定。其實除了經濟以外，有什麼事我是去和他人商量好了後而做的，這顯然是我的卑鄙的表現，遇事不能有決斷的處置。大概是因了我的優柔寡斷

的緣故罷，你前日把每日放在我的案頭的你的照相也帶回去了，你不是表示與我決絕了嗎？我寫了二封信叫你在星期日到我這裏，你能不能來呢？

今日我仔細想到假若我們結了婚之後的種種事情。在上海住慣的人，我也是一個，最感不便的便是沒有錢來用。我一個人是不要緊的，就是做乞丐也不妨（雖然因我說了這句話而使你嘆息）的，但若你來了，我的努力就是要使你快樂。我的家裏是一錢也不能寄給我們弟兄兩人的，所幸自二年前起我們能弄一些文章來賣給人家，弄的好呢，一個月倒也可以有百元以上，的稿費的收入，我一個人若努力一些，在出版物如此發達的上海，一百元或許可以弄到，因為我能整日的埋首翻譯。可是現在一個人一個月至少也要用五六十元，我們兩個人後非得租房子不可，這樣開銷不就會很大嗎？況且文章的能否出售，也得受一些時與場所的影響，現在我一個人就是一個小錢沒有也不要緊，你來了後就不行了。但是我仔細代你想，你既不喜最化錢的跳舞，也不喜歡看電影，更不願意又馬將，則你還會用什麼錢呢，所以這層我也漸漸安心了。

第二，你雖然說祇喜歡住在屋裏，看看小說和吃西瓜子，但當我和你共同外出時，你的見了你在開咖啡店中認識

的其餘的學生便和他們招呼，頗使我不快。我不想來獨占你，但你若做了我的妻而仍不改去這種行為，我是覺得一定會使家庭破滅的。我最怕你的過去的生活使你養成一個脾氣，一個連自己也沒有法子改去的壞脾氣。

回憶起我們兩人的初次認識，已是二個月以前的事了。三月十五日我的日記中有底下的一段記載：

「八時半由上海到了K鎮，我又第二次的進AS了。那時一個客人也不在，坐下了後，前天很能幹的招待我們的女子竟一個人來坐在我的身傍。今天她穿了一件袖口很大的舞衣，一個苗條的身材，一張白而小小但很肥滿的臉，笑起來露出一排細整的美麗的牙。『像小孩』三字，的確也是一個女子很重要的美的條件，她是有此條件的。她生的雖然已完全是一個大人了，可是笑的時候却完全是一個小孩啊。她先訴說有某校學生故意來和她『打棚』，她自己是如何招待他們的，可以她的妹妹們却不懂說話，所以他們便算怒了。」

——他們不能說上海話嗎？我問。

——說上海話倒好了，他們說一些亂七八糟的法語德

語。

——客人大概很少罷？

——下午一時至四時是沒有客人的，晚上九時後則全是客人了。

——你的貴業，她忽然問我。

——我是一個學生，是K校的。昨天已對你說過了。

——我記起了。

於是她說到她自己的歷史，她曾在醫院中辦過事，在女學校中教過書。她的英文的發音的確不錯。她用墨筆來把自己的名字寫給我看。」

自從那天以來，我每走過你的菜社我必進來一次，我並在你這裏包了飯，預備可以每天見你。四月十八日我的日記中又有底下的記述。

「我的心臟素弱，一些刺激也受不起。你想，我是一個從未受過女子的愛撫的人，現在一旦得能每日親近一位理想中的美人，我的心臟那得不起一些變化呢？白天飯也吃不下，一到夜裏，精神雖是異常疲乏，但入睡却是不能的。昨夜入床，已在十一時電燈滅熄以後了，在床上和弟談了半個鐘頭的天後，弟先入睡了。我呢，翻來覆去，精神的疲憊已達極點，但精神愈癒，我愈不能合目。且因不用蚊帳，有二三個蚊子在我的耳邊嗡嗡然叫個不休，捺之不去。剛覺到可以入睡了，又被嗡嗡的一聲驚醒了。心胸

乃作猛烈的跳躍。啊，我想不要再想着她罷，明日天明後再想她罷，可是她的和小孩一般的笑容，她的和泉水點在岩石上的輕脆的話聲又都歷歷在我眼前。我覺得夜真已深了，我已不能再作胡思亂想了，我乃學一個老年人教給我的，當睡不着時祇要心中默數一二三四五……：便行。可是這有什麼用呢？我想到天才電影家卓別林的名作『巴黎一婦人』中的Lulu的悲劇。我又覺得一切痛苦均起於一種不調和，好像我是一個從未和女子發生過關係的人，可是現在第一次遇到她，我又非得裝出一副老練的腔調不可，這便是我的蓮心獨苦處。」

四月二十日：「近日飯量大減，什麼事都是昏昏沈沈，晚上自十二時入床後，一定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眼鮮目明的聽打更的竹筒聲，校役的從夢中起來開自來水龍頭的水聲，耳邊蚊蟲的烏烏聲，啊，我是爲了她而痛苦啊。」

昨夜到她那裏去吃夜飯時，我把我的在某報上代她做的記事文給她看，她伏在我的身傍看，後來有許多客人來了，她似乎不好意思似的走到屋角中去看。人家要搶來看，她打起蘇州白一定不肯，並說自己也要去買一份。我在店中忽然看見有一個可愛的小姑娘，我請求她允許我帶她

到我校裏去玩，她立即答應了。那夜，當她乘車來接小姑娘回去的時候，她走出來和我緊緊的握了道別之手。」

四月廿五日：「我又走到她的店裏，已成爲一種定規的生活了。每日吃過飯，一些也不看的，祇等自鳴鐘的打二時，我便可以出發去。今天我不到二時便到了她的店裏，她一個人已來了。那時她在揩面，理髮，我坐在她的身傍仔細看她點脂胭，上粉，一言也不發的。我忽然記起了似的說：『我們到法國公園去玩玩怎麼樣？』她竟欣然答應了。她叫我等一會，在裁縫店中取了一件新製的馬甲，和我一同坐電車去。在園角的椅上坐了一會，她說店裏忙，便急急回來。」

晚上遇到一個平日假仁假義的滿口社會思想的日本學生，他說她耳上的真珠是假的，言下頗有看不起她的意思，我不禁欲爲這批好名的虛僞的日本青年一哭。」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許，門上忽有敲門之聲，呼之進來，是我們老朋友C君。C君是一個喜歡都市的藝術生活的青年，他今日是特意到露茜的店中來吃飯的。露茜當然在店，先坐談了一會，等弟祇是等不着。我們先吃了一些皮酒，露茜不許我吃，但我却吃了二三口，雙頰已血紅了。C君也是從未吃酒的，他一個人吃了二杯，說頭裏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打圈子。他要我們送他上電車，她答應了。送C君上電車後，我們兩人在樹陰下的馬路上步行歸來。

——你看我的臂多冷！她當我用手握住她的雙臂時這麼說。

呀，肉的誘迷啊。我在她的耳邊自白了我對她的愛，我好像在天堂中一般的乘雲駕霧，看看她的店快走到了，她恰巧的以手放在背後，叫我去和她握一個臨別的手，握畢她逃一般的逃入店內了。我的心中乃滲上了一陣好像是飢餓的空虛」。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許在樓下的私室中午睡醒來（我近來每晚睡於此室中），埋首翻譯約有二小時，沈沈的暮春天氣，陽光無力的射進了我的窗戶，我一個人穿着睡衣，赤着腳，像隱居一般的伏在全室中獨有的小桌上走着鋼筆。一會停筆的休息，又使我想到她。我想到她的豐腴的肉體，活潑的態度，將來（也許最近）或許被他入奪去，我不是中古時的騎士式的英雄，可以拔出劍來和人家決鬥，我也不是擁有大財的富翁，可以雇保鏢來把我的情敵殺死。啊，我想到了昨夜C君的說要出售他的手銃的話了。我必得向他買來，隨時藏於身邊，使像我那樣的無

力而情熱滿胸的弱者也可以演一二齣英雄的悲劇呀。我縱不能把我的仇人殺死，我也得像卓別林的理想中的藝術者的自殺呀，一時我心胸興奮極了，不覺念出了底下的幾句：

「朋友，請你把你的手鎗賣給我罷，

我可以用它來自殺，

我可以用它來殺人，殺死我的仇人，

這是弱者的最後的惟一的武器啊。」

四月三十日：「昨日下午六時許我到她店中去吃夜飯時，我遍尋露茜不得，我問她的一個天真的妹妹，她說道：『阿姐病了。』她又道：『下午二時許我到家裏去叫她，她病了，害我在電車上跌了一交。』說着她以手臂上的傷痕給我看。呀，露茜，你如此強壯的人，也會病了嗎？昨夜我想親自去看她，但她千萬叮囑我不要去，且路也不熟悉，所以祇得苦悶了一夜，今日去了四五回她還是沒有來。我急的坐立不安，我立即寫了封快信去叫她出來。」

五月一日：「今天露茜在下二時半便來的，但因她已知四弟及強弟上了電車，所以未便下車，在強弟家中坐了一會，他們還要到別處去，我却非得立即回到K鎮不可了。那時她正在和一羣客人在密室中聚談，我在外面等了一會，

她出來了，我約她去看電影，她說店中事忙，不能走開。我以似信似疑的口吻道：『你不肯。』她乃說：『晚上六時到你校裏來看你，——這樣你總滿意了。』我乃告辭出來。

回到學校，房門上的二個鑰匙被強弟及強弟拿去了，沒法，祇得用梯子來從窗中爬進去。五時半起便在門口等她，她祇是不來。約有六時半光景的辰光了，我等的不耐煩起來了，我乃預備走去找她。走到半途，遙遙看見三個穿的很漂亮的高跟鞋囊囊的女子手裏都捧着花走來了，我立即認出其中身材最高的是露茜。她說，她們兩人，一肥一瘦，是她的朋友，現在在G.E.做舞女，我們四個人一道走到了學校；G.E.的二個姑娘一見學校中牆上的大鐘已是七點鐘了，好像吃了一驚似的，說七時半起她們非到場不可，急急的回去了。我乃和露茜兩人在房中暢快的談天。我說：『今夜不送你回去了。』她說：『呸！談也勿要談伊。』我看她滿身是汗，她說因剛才舞了一會的緣故。一會，我們兩人並肩的在馬路上散步，我真是一個戀愛的勝利者呀。」

這一天可說是我們的歷史上最高潮的一頁，我真好像是一個南面王，你已是我的占有者了。自從那天以後呢，我的日記簿漸漸變為陰沈的記錄了，我的屢次請你和我同

玩的被你拒絕，有時我的朋友來的時候你故意不理，凡此都使我頹蕩非凡。且自那天起你店裏也不常來了；我乃終日在馬路上影戲場中磨滅時間，竟有些自暴自棄的樣子了。覺得我真是沒有資格和你做朋友似的，而終日占領着我的頭腦的，不外是悲慘的自己的未來的命運的來臨。例如五月的日記中記道：「我近日來因種種的感觸，例如好好我和露茜同坐在吃飯的時候，猛地裏被窗外一個粗大的男聲來把她叫去了，我覺得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像已故明星凡倫的諾對女子慣使的，當面把她辱罵一頓而放棄之，二是如最近卓別林在『馬戲』中所表現的，看見人家有了新戀，自己可以走開了的時候，他乃知道弱者和人家競爭時是沒有好結果的，反不如成全他人好事，自己 Stand *by* 的爲妙。我買了二枝洋燭，預備在樓下小室中寫一篇小說，題曰『一個想做英雄而失敗的男子。』」

每月下午的白等，每次請你同游的被拒絕，使我起了

一個暫時返家的念頭。一則我覺得我再住在你的店的附近有變爲瘋狂的可能，每日飯也不吃，工作也不做的祇想見你的面，親近你的肉體，弄的人也瘦了起來了。二則我在

家可以作一些反省，決定我以後應取的態度。可是住在家裏，除了想着你外我能做什麼事呢。母親的多言常常使我

發火，我祇是嚷着要回學校去。晚上看看你的照相，常常使我發狂。在家中接弟來信，說你店中的一個『苦腔』的女侍者（因爲她生的的確有些苦腔，和你一比，）一定跟着我的一個朋友走了。你很是生氣。所以我在家不到六天，我又奔來上海了。下車後把手行李放下後立即到你店裏來，你還是不在。

第二天你來了，我當然是在你店的對面的一間朋友家裏等你，可是你的一副冷冷的，使人捉不着頭腦的行爲，使我見了傷心。我覺得可以早些歸校了，在房中垂頭喪氣的看一看有半個把月沒有翻過的書報。可是八時許，你却又和苦腔的侍女來看我了，在月光之中，你把身子隱在馬路旁的樹下。這是第二次了，記得第一次我因你故意不招待我的朋友，那時已是半夜十一時了，天又好像要下雨，我氣的把叫好的菜付了錢出來，你乃和苦腔的侍女奔來找我，同是在那樹影下的電光隱約的馬路上；可是第一次我看見你在拭淚，這一次你祇是一張動氣的臉，口裏不住的嘆息。當然還是我陪你的不是，你說你爲人也太難了，太容易得罪人了。我那時對你說，我沒有什麼大的要求，祇求你不要討厭我。我的心裏呢？我是很確切的明白你的所以趕來是爲了你恐怕要失去一個主顧啊。

其次的幾日，你店裏也不大來了，三天一次，來了後也是冷清清的，客人也漸漸減少起來了，外間的無聊的攻擊也不絕的襲來。可是有一天，你對我說你來的一天，我又吃過飯就到我的友人處等你，我順便說起近日爲了你什麼事都不能做的話，這個占領了苦腔的侍女的我的新友，近來對我的確有些異樣，如拚命造你的謠言等。那天我說了我的所懷後，他叫我到他的房裏，對我說：「你以後可以不必再去和露茜胡鬧了，據她——即苦腔侍女——對我說，露茜的意見是：第一你須得好好地去看書，第二，你沒有錢。她說要你讀書，不是關心你的前途的意思，她又不是你的姐姐或妹妹，那是說，要你以後不必再到她那裏去。至於她的愛錢，你看了她的穿着就可明白。你每日能乘汽車伴她到跳舞場去，她一定是你的人了。」說畢他聳肩一笑。我當時身邊若有一把手鎗，我必先把此巧弄口舌的我的朋友擊死，然後來擊死你，第三自己。是的，這幾日中我除了想殺人以外一些東西也想不到。我到無言的看了幾眼後，叫苦腔侍女去回歇了你處的包飯，我是十分的準備好和你決絕的。次日的日記中有底下的一段記錄：

「我覺得他的確太自私自利了。他自己得了苦腔侍

女，便存心要來破壞我和露茜的關係。露茜的厭我，固然也是事實，可是在背後的幾句話，那便能算爲動火的原因呢？我在她背後有時也說她的短處的，若她也以之爲與我絕交的藉口，不很冤枉嗎？我現在又復到了二個月前的孤獨生活了，他或許會微微感到一種快感罷，人本來是一種殘忍的動物啊。」

第二天，你又來了，我當然又進來了，好像一個小孩在倉卒間做錯了事而來認錯似的，却是一張笑臉來迎我。吃完飯我問你何日再來，你說後日。

次日在校中太覺無聊了，由弟發起到上海，我贊成了。我在太陽中走了五分鐘，是預備在你的店裏吃完飯等弟共同出去的，可是當我走入你店的所在的弄堂時，平日遠遠可以望見的蘆簾已不在了，我急忙入內一看，祇見有三四個工人在做牆壁窗戶的破壞工作。這些新牆和窗戶，完工的還沒有到一星期。幾個廚子也立在旁邊呆看。四日前你的店前早已貼過一張出盤的招紙，想不到會如此快的便關門的。我一時好像身在小仲馬的「茶花女」中茶花女死後的遺屋中，雖然我不是亞猛，你也沒有死。我感到一陣心酸，是爲了屋在人亡，此生中無緣再見你了，二是在上一日也不告訴我，可見你的心已變了。可是在極點的

失望之中，我又感得了前途的一線微光，因為你昨天對我說今日一定要看我，那時可以打明一切，你說，或許可以和我到鄉下去玩。你果然又來信，說後日一定來看我。

六月一日的那天，我一早起來，十時叫了學校的新車子來接你，那知道了你家裏，你的妹妹說你已等了我許多時候等不着而出去了，我沒法祇得乘原車返校，你還是沒有來，電車的遲緩，是無可諱言的了。我坐在房門中候你約有五分鐘，你穿着一身黑衣裳來了。你的老毛病是到了就要說轉去，叫你吃東西你一定不要吃，所以那天連午飯也沒有吃，我一心要你吃飯，你以出走二字嚇我，於是我們兩人都沒有吃午飯。二時半二人又到法公園，你千萬叮囑我不要到你家裏來。我約三天後再到我的校裏來，你允許了。

今天，我寫信約你來看我的，今天上午，我正在整理房間預備你來的時候，我的父親忽然來了。他約我出去，我說十一時許有人來，但他似乎有在我校裏休息的意思，我慌了，在學校中叫了一輛汽車到了旅館，看看時候還早，還沒有到十點，你或許沒有出來，我立即乘車到你家裏，遇見了你的阿姨，我立即問：「三小姐呢？三小姐呢？她沒有出去嗎？」她說道：「她到對面木匠店中去打電話

給你了，說今日我不能到你校里，改在他處面會。」說着她對你的一個妹妹說道：「你快些去叫她轉來。」你在你的床邊坐了一會，你的阿姨說今日是星期日，你的父親在家，你的父親最不喜歡有男子來看你，所以叫我坐在一張放在柵邊的沙發上。一會，她似乎看見你回進來了，唉息的說道：「三阿姐回來也不敢進來啊。」我和你的阿姨說了一些關於定親的話，她說不知我家鄉的規矩如何，在上海也有以金錢包代的。說畢，我說午後一時在B影戲院面前和你面會。我乃告辭出來，到了旅館中和父親及五個好像是鄉紳那樣的同鄉在公園中玩一回後，在店中吃了午飯，我乃急急匆匆的奔向B戲院來，在面前等了一會，你乘黃包車來了，你的頭髮全梳向後面去了，你穿着一件黑紗的旗袍，一雙白色的高跟鞋，高高的身段兒，一張白而活潑的臉。呀，露齒，你的確是一個上海的時髦人呀！影戲你是不喜歡的，且時間還早，所以你說：「快些跑，站在這裏幹什麼！」我乃和你一淘走。我這時身邊適有一冊譯稿要去交給C先生，我請你和我同去。我們乘公共汽車到了C君的家裏，第一你一定不肯進去我，再三的敦勸，說須在裏面談一會天，所以你終於同我進去了。見了C，我給你介紹道：「這是密斯W，我的朋友」，呀，「我的朋友」，我竟有一

個像你那樣的朋友了，當我說那話時我心中的愉快，和我面上的榮譽啊。

在會客室中坐了一會，你一句話也沒有，約十分鐘後，我們辭別出來。我問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你老是撇着嘴說要回家去。我以一雙沈重的眼來看着你，說道露茜，你何必如此，一句話也沒有和我講便欲回去。我又說從那裏到我的學校已很近了。你說：「真的」？我知道你已有和我同到學校中去的意思，我乃叫了二輛黃包車。在車中，我看你以左手支頭，似乎是十分煩惱似的，我問道：「覺得不適意嗎？」你沒有回答。到了我的房間，鴉雀之聲俱絕的我的房間，你坐下在藤椅上一句話也沒有說。你的臉又是尊嚴，又好像在發怒，也帶了一些可憐。啊，我為什麼要你走如此遠的太陽路呢？我真是太獨福了，不顧人家的死活的拖着就要你走。我看：你的昏沈的臉，你的合住的眼，躺在椅上的不則一聲，以手帕掩住的臉，我鬍鬚覺得你已入重態，我禁不住要跪在你的身傍痛哭，痛苦被我拖的生出病來的愛人啊。幸虧你一會好像醒過來了，你漸漸有起話來了，於是我方才快樂起來，和你照例的看看書報，談談閑天。有談到閑天，我是有一個毛病的，便是插入許多使你不開心的話，今日我更加瘋狂了一般的，問你

愛上幾個男子，你和你的弟弟是否是真的同胞姊弟，二人之間是否發生過關係，並帶笑的問你，你的肚子似乎有些大了，是否要生小孩，現在你的阿媽要把你嫁給我為妻，是否要叫我做此腹中的小孩的父親。凡曾在夜間我的下意識作用中出現過的幻想，我竟仍在做夢一般的對你說了。你呢，祇說「你不要說這種沒良心的話！」一句，你沒有動氣。現在，我在半夜二時的一間旅館的房間中，四面除使人頭碎的馬將牌聲外無他物的醜醜的旅舍中，使我想起了我的卑鄙，我的為現社會侮辱女性的男子的代表！啊，露茜，你確是一個好人呀！你的仇人說你是如此，和你一會面的朋友也說你是如此。你永不會發火，你真是現社會的被屈服的女性的代表者呀！我竟說到你和你的弟弟……這種話，我想除了喪沒了良心的瘋子外是誰都不忍說的，而我竟說了。

在房中約摸談了有三四小時的天，而你我的正經事婚姻問題却一句也沒有提起，我特地叫你來做什麼呢？我問你一個月要用多少錢，你說「住在家裏要用什麼錢，我有錢的時候並給弟弟們用。」唉，你的確是不常出門的呀，你路都不很熟悉，我則竟十萬八千里的來虛想你的浪漫生活史。你在家中確是一個好人，什麼人都得感激你，連一

個背你而走的你店中的侍女也不得不說：「三小姐是一個好人。」

在電車中，我們又談到許多話。我們偶然談到白皮鞋，我說西洋女子是不大穿白皮鞋的，你一定不信，要在馬路的外國女人中計算。適正那時車外有一個外國老婦人穿着一雙白皮鞋走過，我因自己的論證被破，輕佻的說道：「老太婆是不能算人的。」你聽了這話真有些動氣了，「人家害你什麼，你便要破口罵人，我看你真太……了。」我默然不語有好一會。電車到了目的地後我提議步行一段路，這時我真覺得你是一位聖潔的慈母，你的「你真太……了」的一句話使我的良心發生如分裂一般的難過，唉，我近來竟變得如此輕薄了嗎？滿口都是虛浮的話，明明自己是個窮指大，却偏偏喜歡講坐汽車住洋房的話！呀，我原來的目的是爲了你的，現在則徒然反映出我自己的淺薄和卑賤而已。我難道便能以如此的花言巧語來奪取你的心嗎？就是我用欺詐來把你的心奪來了，這樣的你難道是我的意中人嗎？我發見出我在第一次對你已存了一個壞意，以爲你不是好人。

從今日的你的吞吐裏，我深深的覺察了你的的一片真實之心。你的所以要開咖啡店，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你看見我的生活有些荒唐了，每天在上海玩，種種最不好的慾望，如發財慾等也次第在我的頭腦中生根了，你乃想來救我。可是我却把你的好意認爲惡意，以爲你在看想我什麼，唉，上海人來看想你的窮光蛋！我的心中的竊笑，（因爲我自己承認是沒有被女人愛上的資格的），就是我的劣根性的暴露。你是存一個犧牲自己而救我出此頹唐的生活的決心的，所以你常常勸我不可抱墮落的思想，讀書時代須得用功。今天你說，「每當你來我家的時候，我家的人都以爲我在快樂，其實我最憂愁！」呀，這話我是早已自他人處聽到的。你不喜歡我的虛浮的和發瘋一般的話語，但你不決絕我是因爲尚可憐我，尚欲救我。因而你既不被我了解（我常常以爲你在嫌我沒有錢！）你又被你的家人所誤解！

露茜，我了解你了。你的偉大的犧牲精神，你現在也不反對和我結婚，而我還是全篇虛文，不想出一個確實的辦法，夜已深了，我不能再寫了，鄰室的馬將牌聲，還不絕的在奏它的交響曲；妓女的笑聲，使我記起今晚我們在馬路上遇見二個十三四幾樣子的在頭的左右兩端梳着二個圓髻的雛妓時，你好像吃了一驚的說：「我最怕這些人！」你不會在遠遠的家中的半夜熟睡中因下意識作用而聽到了我所住的四週的惡環境而驚起來嗎？你更不會從在你的阿姨身傍（你是和阿姨同睡的）的深夢中因我的和瘋狂一般的人全不，也不想了解你的祇當你是玩物一般的，貪撫你的豐腴的肉體而驚起來嗎？露茜，我看到你的安祥的帶有慈母憂愁的睡顏。

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夜半二時上海C旅社。

蘋果樹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汪儻然譯

(五)

他醒時，覺得彷彿昨夜吃得太多了，一點也不覺得昨夜並沒有吃過什麼。而且昨夜的浪漫事件似乎是遙遠而不真實！但這是一個黃金的早晨。完滿的春畢竟出現了！在一夜之間，小孩子們所喚做『金杯子』的那種花似乎是獨霸郊野了，他從他的窗戶能夠看見蘋果樹的花瀾漫果樹園中，彷彿是一張紅白夾雜的錦被。他走下樓去，差不多怕見美根；然而當不是她而是納勒康夫人拿他的早餐進來時，他覺得煩惱而且失望。這婦人底銳眼和蛇頸今天早晨似乎越加活潑了。她注意到昨夜的事情麼？

『原來你同月亮昨夜一同散步哩，阿雪司特先生！你在什麼地方吃過你的晚飯麼？』

阿雪司特搖搖頭。

『我們替你留下了晚飯的，但是我猜你頭裏想心思得太忙了，所以沒有想到吃飯的事情吧？』

她是在嘲笑他麼？她的聲音於西部的模糊口音之中保存些威爾士的清脆。假使她知道！在那時候他就知道：『不，不；等我走開就是了。我不願置身在這種事與心違的地位裏。』

但是，吃過早餐以後，想見美根的盼望與時俱增，又加一點怕懼，恐怕有人說了什麼話，弄壞了一切。她真惡，總不出來，不讓他看一看她！而那情詩，昨下午在蘋果樹下做得那樣鄭重其事，聚精會神的，現在看起來真是淺薄惡劣，所以他就把詩稿撕碎，捲成通烟管的紙捻。在她抓住他的手而吻着以前，他哪里知道什麼是戀愛？而現在——他什麼不會知道？但是要將戀愛寫下來似乎只是一種淺薄而已！他走上到臥室裏去拿一本書，他的心就跳得很猛烈了，因為她是在那里替他鋪床鋪。他站在門口看着；忽然間，帶着慌張的歡喜，他看見她低下身體，去吻他的枕頭，正吻着他昨夜頭所壓成的凹處。他怎樣使她知道他已經看見了這件美麗的深情的舉動呢？可是，假使她

聽見他偷偷地走了，那就格外壞了。她拿起枕頭，拿在手裏，彷彿捨不得抖去枕上的他底頰痕，又放下枕頭，轉過身來。

『美根！』

她舉手掩住兩頰，但是她的眼睛似乎一直看進他心裏。他以前從沒有覺察到這一雙明眸底深情，純潔，和使人感傷的忠實；他就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真好，昨夜那麼晚還等我回來。』

她仍舊不說什麼，他就又吞吞吐吐地說道：

『我是在曠野裏閒走着；昨夜真是一個可愛的夜晚。』

我——我剛上來要拿一本書。』

那時候，他所看見的她給枕頭的一吻突然非常地感動他，他就走到她身邊去。他用嘴唇吻着她的眼睛；心裏却帶着奇怪的激動想道：『我做了這件事了！昨天一切都是突然的——無論如何；但是現在我做了這件事了！』這女郎讓她的額靠在他唇上，他的唇一直向下移着，一直移到他的唇觸着她的唇。這個真真的，戀人底初吻——古怪，奇妙，仍舊差不多是純潔的——在誰心底裏引起最大的擾亂呢？

『今天夜裏到那棵大蘋果樹下來，在他們已經睡了之後。美根——答應我！』

她低聲答道：『我答應你。』

後來，他害怕她的白臉，害怕一切的事物了，就放了她，走下樓去。是的，他現在已經做了這件事了！接受她的愛，宣佈他自己的愛！他走到綠椅子的旁邊，手裏還是和先前一樣地沒有一本書；他就坐在椅內，茫然望着前面，得意却又後悔；而在他的眼前背後，農場底工作照常進行。他在那種古怪的茫然情況之中坐了多久，他自己並不知道；後來他看見求站在他右面不多遠的地方。這個少年顯然是從田裏做了苦工回來；他換着腳地站着，呼吸得很響，他的臉紅得像落山的太陽，他在那青布短衫的捲起袖子以下露出的手臂，顯出熟桃子底色彩和紅光。他的紅嘴唇是開着，他的黃睫毛的藍眼睛瞪視着阿雪司特；阿雪司特就譏諷地問道：

『求，有什麼事我可以替你效勞麼？』

『有的。』

『是什麼呢，那末？』

『你走出這里，我們用不着你。』

阿雪司特底臉，平常本不很謙和的，現在更顯出最高傲的神氣。

『你很好；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甯願別的那些人自

已表示他們的意思。』

這少年走近一兩步。他的汗酸氣使得阿雪司特底鼻管很難過。

『你住在這裏做什麼？』

『因為我喜歡住在這裏。』

『倘使我打破了你的腦袋你就要不喜歡住在這裏了！』

『真的！你打算什麼時候動手呢？』

求並不回答，但是他呼吸很響，彷彿作答，他的眼睛好似暴怒的小牛底眼睛。後來他的臉彷彿抽筋起來，面孔扭曲了。

『美根不要你。』

阿雪司特對於這笨重大聲呼吸的鄉下人的妬嫉，輕蔑，和憤怒，一齊湧起，勝過了他的鎮定功夫；他就跳了起來，推開他的椅子。

『你見鬼去！』

當他在說這幾個字的時候，他看見美根站在門口，手臂裏抱着一隻棕色小獵狗。她很快地向他走來。

『它底眼睛是藍的！』她說。

求轉過身去，他背後的頸子可以說是通紅了。

阿雪司特把他的手指放進她臂內的這隻棕色大蛙一般

的小東西底口裏。這東西靠在她身上顯出何等地舒服！

『它已經喜歡你了。咳！美根，一切的東西都是喜歡你的。』

『求在對你說什麼，請問你？』

『叫我走，因為你不要我在這裏。』

她頓脚；後來抬頭對阿雪司特看了一看。他受了她這深情的一看，就覺得徧體的神經都震動了，正彷彿他看見一隻飛蛾撲火，燒焦了翼翅。

『今天夜裏！』他說。『不要忘記！』

『不忘記。』她將臉擠着這小狗底棕色的肥胖小身體上，翩然走進屋內。

阿雪司特漫步走下小路。在大草場的門邊他遇見那個跛子和他的牛。

『天氣真好，及姆！』

『這是長出青草的好天氣。今年的白楊是比橡樹遲了。橡樹在白楊前——』

阿雪司特懶懶地說道：『上回你看見那個健潑撒鬼怪的時候，你是站在什麼地方，及姆？』

『大概是在那棵大蘋果樹底下吧。』

『你真的以為它是在那裏麼？』

跛子謹慎地答道：

『我不能說它確實是在那里。不過我覺得它是在那里。』

『你知道這事情是什麼意思？』

跛子放低了聲音說：

『他們說老東家，納勒康先生，是從健潑撒傳種下來的。這個不過說說罷了。他們是一家好人家，肯認他們的親戚。也許人家知道他要去了，就差這個來陪他。我想這個事情就是這樣的。』

『他是怎樣個模樣？』

『他滿臉都是毛，走起路來像這樣，他是，好像他拉着提琴一樣。他們說沒有鬼怪這種東西，不過我常常看見這一隻狗底毛在黑夜裏頭豎起來，那時我倒不見有什麼東西，我自家。』

『那時候有月亮嗎？』

『有的，差不多要滾圓了，不過月亮剛剛起來呢，在那邊樹背後像金盤子一樣。』

『你以為鬼是要害人的，是不是？』

跛子把他的帽推上一點；他的老是向上望着的眼睛比先前格外誠懇地看着阿雪司特。

『我倒不能這樣說——不過他們大家都是那樣不安心

的。自然，天下有好些事情是我們不懂的，這是一定的。而且，有的人看得見東西；另外有些人呢，從來不看見什麼東西。譬方說，我們的求隨你把什麼東西放在他眼睛底下，他還是沒有看見那件東西；另外那些孩子哩，他們都是哇拉哇拉的東西。不過倘使你去把我們的美根放在有東西的地方，她馬上就看見這件東西了，並且看得比別人多，要不然就是我弄錯了。』

『她是感覺靈敏的，就是這個原故。』

『這話怎講？』

『我的意思是說，她感覺得到一切的事情。』

『啊！她是極甚多情的。』

阿雪司特，他覺得自己臉上有些發紅了，就遞出他的烟草荷包。

『裝點烟吧，及姆？』

『多謝你，先生。她是一百個裏頭只有一個，我想。』

『我猜她是這樣，』阿雪司特短峭地說，就合攏烟荷包，走過去了。

『多情！』的確！可是他現在在做什麼？他對於這個多情的女郎的心意怎樣呢？這個念頭追蹤着他，不論他到那里：他在郊野間漫游，郊野被金鳳花點綴得極燦爛，那兒

有紅的小牛吃着草，燕子翱翔着。是的，橡樹是比白楊早了，已經是黃褐色；每棵樹都在不同的時期中，都有不同的顏色。杜鵑們和千百隻鳥正在歌唱；小河是極光亮。古人們相信黃金時代，相信Hesperides底花園！……一隻雌黃蜂停下在他的袖子上。弄死每一隻雌蜂就是除去了二千隻蜂，這些是要偷吃那將從果園中的花裏長出來的蘋果的；但是在像這樣的一個日子，心裏懷着戀愛的人，誰肯弄死什麼東西呢？他走進了一片曠野，那里有一隻小紅牛正在吃草。在阿雪司特看來，這畜生有些像人。但是這隻小牛並不注意到這位客人，也許牠自己也是有點沉醉了，被牠短腿下的金草場底歌唱和魔力所迷醉了。阿雪司特得以未受攻擊而走到小河之上的山陂。一座高崗從這道斜陂升到岩石的頂。地面蓋滿了一層的桔梗，差不多有二十株野蘋果樹都是花開得很盛。他倒身躺在草地上。他從郊野間金鳳花的隆盛和金色橡樹的迷力走入這灰色山岡之下的微妙的美景中，這種改變使他滿懷驚詫：沒有相同的東西，祇有流水之聲和杜鵑啼聲是兩處相同的。他在那里躺了好久，注視着日光慢慢移動，直到野蘋果樹底陰影遮在桔梗叢上；他的唯一的伴侶是幾隻野蜂。他還是不十分清醒，想到早晨的那一吻，想到蘋果樹下的今夜。在像這樣

的一個地方，當然有山林畜牧之神和林澤之女神住着；林澤之女神，白得像野蘋果樹底花的，隱居在這些樹裏；山林畜牧之神，褐得像枯的蕨草，生着尖耳朵的，藏躲着等她們過去。當他醒來時，杜鵑仍在啼個不住，流水的聲音潺潺，但是太陽已沉落岡後，山陂是涼了，有幾只兔子跑了出來。『今夜！』他想。正如一切的東西都發長而萌芽，在一隻不可見之手底固執輕柔的手指之下開放，他的心和感官亦是這樣地發長而開放了。他站起身來，從一棵蘋果樹上折下一根小枝條。枝上的花蕾好像美根，含苞未放，玫瑰紅的，野生而鮮豔；那些開放的花也是這樣，白而野，動人。他放這根小枝在他外衣裏。他的滿懷春意都在得意的一嘆中發洩出來。但是兔子們嚇得倉皇逃走了。

(六)

當阿雪司特把他那拿在手裏拿了半點鐘而沒有讀過的袖珍本『奧迭賽』放下時，已經差不多是夜裏十一點鐘了。他就溜過了院子，走到果園裏。月亮剛上升，金黃黃的，在小山上面，從一棵白楊底半裸的枝條間窺視着，好似一個光芒有權力的，視察萬物的神靈。在蘋果樹中間還是黑暗的，他站在那里，證實他的方向不錯，用他的腳去摸地

面的粗草。靠近他身後的一團黑的東西發出一聲沉重的喉音，就有三隻大豬彼此挨擠地重又躺倒，在墻脚下。他靜聽着。那時沒有風，但是河心底潺潺響聲比日間的力量加了一倍。有一只鳥，他聽不出是什麼鳥，『呷——呷——呷——』地叫着，叫得非常單調；他能夠聽見一隻夜鷹在極遠的地方曳長着聲音叫。一隻貓頭鷹叫着。阿雪司特走了一兩步，又停住了，看見他頭周圍有一片模糊白光。在那些黑暗的沒有動靜的樹上，無數的花和蕾都被這潛行的月光映得柔妙隱約，栩栩欲活了。他很奇怪地覺得真有人和他做伴，彷彿有百十萬的飛蛾或幽靈都飄然而至，停留在黑暗的天空和更黑暗的地面之間，在那里開闔着它們的翼翅，在他的眼睛成水平線的空間中。他沉浸在那個時候的迷人，幽靜，無氣味的美裏面，幾乎忘了他為什麼到果樹園裏來。在白天裏包圍住地面的飛揚的迷惑力，現在到了夜晚，並未消去，不過已經變成這個新的形式了。他向前走着，經過了樹幹樹枝叢裏，枝幹上滿洒着月亮底活動的白光。他一直走到大蘋果樹邊。即使是在黑暗中，亦不會弄錯的；這棵蘋果樹差不多有別棵樹的兩倍高兩倍大，向着那廣大草場和小河傾斜。在濃密的樹枝下，他又靜靜站住，聽着。全是同樣的聲音，也有睡眠中的豬所發出的

喉音。他把手放在那乾燥而差不多溫暖的樹身上，粗糙有苔的樹皮，被他的手一摸，發出一股煤炭氣。她肯來麼——她肯麼？可是在這些震顫，鬼附，月迷的樹木中間，他突然對於一切事物都懷疑了！在這里的一切都是非人間的，不適合人間的戀人們的；祇適合男神女神——不適合他和這個鄉下小姑娘的。假使她不來，這個豈不是可以使他放心麼？但是他一直在靜聽着。仍是那隻他所不知道的鳥在『呷——呷——呷——』地叫個不往，同時又有長着鱗魚的小河潺潺響着，而月亮仍是從她樹的監牢底窗柵內向下瞥視。和他的眼睛在同個水平線上的花似乎是每過一些時候，就變得格外活潑些，格外像是他的懸念的一部份。他摘一根碎枝，來近來看——兩朵花。採下果樹的花——輕柔，神聖，新嫩的花——而拋去，這是褻瀆神聖！後來他忽然聽見門關上了，豬又動彈起來，叫起來了；靠着樹身，他把手壓在身後的生苔的樹皮上，屏住了呼吸。她也許是一個威嚇羣樹的精髓，看她鬧出這些響聲！後來他見她走得很近了——她的黑暗身體是一棵小樹底一部份，她的白臉是樹間花的一部份；這樣地幽靜，向他窺視着。他低聲喚道：『美根！』就伸出手去。她向前跑過去，一直跑到他懷裏。當他覺到她的心挨着他的身體跳動時，阿雪司特才完全知

道豪俠和情慾的感覺是怎樣的。因為她不是他那個世界裏的人，因是她是這樣地天真，年輕而且直率，這樣地鍾情而且不自衛，他在黑暗中除了做她的保護者之外做什麼呢？因為她是非常天真，愛大自然愛美，像活花一樣地是這個春之夜的一部份，他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她所肯給他的呢？為什麼不滿足她心裏和他心裏的青春呢？他在這兩種情緒之間掙扎着，一面却緊緊地抱住她，吻她的髮。他們無語地站在那里站了多久他並不知道。小河潺潺不絕，桌椅個不停，月亮老是偷偷地過來，越照越白；在他們上面和周圍的花顯得都很鮮豔了。他們的嘴唇密吻着，他們都不說話。言語一開始的時候一切都要成爲不真實了！春是沒有言語的，祇有悉縮和瑟瑟的聲音。春在它的開放的花和葉中，在河水流動中，在它的不休止的甜蜜追求中，有遠勝言語者在！而且有時春活潑潑地來了，像一個神祕的神靈似地用它的手臂圍住戀人們，用它的仙法的手指按住他們，使得他們唇對唇的站着時，除了一吻之外什麼都忘記個乾淨。當她的心挨着他跳動，她的唇在他唇上顫震時，阿雪司特只覺得純然的狂喜——命運底意思是要把她給他；愛神是不能受人的輕慢的。但是當他們底唇分開來呼吸的時候，分離又立刻開始了。不過，情慾現在是強烈得多

了。他嘆道：

「啊，美根！爲什麼你來？」

她舉目看看他，他底使她不高興而且驚異。

「先生，你叫我來的。」

「不要叫我『先生』，我美貌的好人兒。」

「我應當叫你什麼呢？」

「弗蘭克。」

「我不能。咳，不！」

「但是你愛我的——你是不是？」

「我禁不住要愛你。我要和你在一起——祇不過要這樣。」

「這樣！」

她低聲說，說得很輕，他幾乎聽不見：

「我要尋死的，假使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阿雪司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來同我在一起吧，那末！」

「哦！」

他簡直被那個「哦」字所含的驚喜所迷住了，就接下去低低說道：

「我們要到倫敦去。我要讓你見見世面。而且我一定

要照管你，我答應，美根。我決不會虐待你！」

『假使我能夠和你在一起——祇不過要這樣。』
他撫摩她的頭髮，低聲說道：

『明天我要到圖開去，去拿些錢，替你買幾件不會引人注意的衣服，然後我們偷偷地走了。等到我們到了倫敦的時候，假使你十分愛我，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他能覺得她的頭髮因為她搖頭而抖動。

『哦，不！我不能。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他一面玩味着他自己的豪俠氣概，一面曼聲說道：

『是我配不上你。啊，美根！你在什麼時候愛起我來的？』

『我在路上看見你，你看着我的時候。第一晚我就愛你了；但是我從沒有想到你會愛我的。』

她忽然跪了下去，要想去吻他的腳。

一陣恐懼的戰慄傳徧阿雪司特全身；他抱她起來，緊緊地抱住她——他弄得太昏亂了，話都說不出。

她低聲說道：『爲什麼你不肯讓我親你的腳？』

『要親你的腳的是我！』

她的笑容使他眼睛裏都有眼淚了。被月光照着的她的白臉，挨着他；她的淡紅色的嘴唇，微微開着；這樣都是蘋果花底超凡靈活的美。

可是在那時候，突然間，她的眼睛張大了，苦痛地瞪視着他的前面；她掙扎出他的手臂，低聲說道：『看！』

阿雪司特只見閃亮的小河，微呈金色的金雀花，閃爍的山毛櫸，和山毛櫸後面被月亮照着的山底朦朧輪廓；他沒有看見別的什麼。從他身後傳來她的冷淡的低語：

『那個健潑鬼！』

『哪里？』

『那里——石頭旁邊——那些樹底下！』

他激怒了，就跳過小河，大步向山毛櫸林奔去。月光底惡作劇罷了！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在大圓石和荆棘樹中間走進走出，嘴裏咕嚕咀咒着，然而帶着一種恐怖，他帶奔帶跌的。荒謬！愚蠢！後來他就回到蘋果樹邊。但是她已經走了；他聽見一陣悉縮的聲音，豬叫的聲音，門關上的聲音。不是她，而祇有這棵蘋果樹！他張臂抱住樹身。樹幹來代替她的柔軀身體，這是多好的一個代替物；粗苔來代替她的柔軀的臉兒，這是多好的一個代替物；祇有那彷彿是森林的香氣稍微有點相同！而在他上面，在他周圍，那些花，比以前格外活潑格外滿照着月光了，似乎是在呼吸着，生氣蓬勃着。

（未完）

法行通信

傅雷

十五，在盧森堡公園裏悵惘

抵巴第二日，就逢星期，飯後鄭君陪我去逛了一次 Jardin Luxembourg，匆促間未看得仔細又下起雨來，沒繞完一圈就回來了。以後每逢飯後未到大學校上課的時間，他們總是在那邊散步的，一則離大學（他們簡稱巴黎大學爲大學）很近，二則吃飽了飯無處休息。我也常跟着他們，但只信步走去，所以仍未看到全部。今早乘便獨自去繞了一轉，在靜默中得有思索觀察的餘暇，不覺受到了不少的感觸。

高高的樹木，赤裸着在冷悄的晨風裏微微發抖；全公園都籠罩在迷糊陰沉的寒冬薄霧中。據說巴黎的天氣，入冬後都不大好，要到三四月才有整天的太陽可見；怪不得我來了好幾天還沒看到一次晴明的天空，或是絢爛的晚霞，終日只是昏暗的白灰色的悶氣充塞着。園外三四丈高的鐵欄，矗立在空漠的冷靜的街上，愈顯得枯寂。只有巍然

高踞的石像，還在嚴冬裏表現他中古時代的武士的精神。三三兩兩的遊人，都緊裹在大衣裏瑟縮的急急的走着，想因此可以暖和些。小朋友們帶跳帶跑着在微喘，噓出來的烟霧似的熱氣，在凍紅的蘋果似的頰前漸現漸滅。勇敢健旺的小朋友呵，我真讚美你！

遠遠的在 *Saint* 參議院：法國的參議院即在公園旁邊園內可見議院全景）旁的碎石道上，奔來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女孩漸漸的緩下來了，只疲乏的在後面跟着。小皮球直向前滾，雙耳直豎的小狗發狂似的追逐去，渾身的毛都逆着寒風飛舞。小主人一忽兒高聲的鼓勵牠，一忽兒溫和的撫慰牠。這小女孩，我一瞥便窺見她不長的鵝蛋形的臉龐，又白又紅的健全的血色裏流泛着她整個的天真活潑的靈魂！紫紅的皮外套，包裹着她童稚的美麗的體格；長統的象牙色的襪子，紫紅的皮鞋，顯示一種和諧生動的情調。男孩的容貌，雖沒有她這般美，但也頗流露着快樂可愛的氣息。他們倆大概是姊弟吧，姊姊也不到十二三歲，弟弟當然更小了；可愛的一對，人家都在匆忙的步武中特意留神注目。

我是一個沒有兄弟，沒有姊妹的孤零人，——是有有的，可是都跑向我未來的世界裏去了！——所以從小見了

親戚中兄弟姊妹的行輩，於我終覺特別親切。在外偶而遇到可愛的小孩，又常有一種巴不得他便是我的弟妹的妄想。今天見了他們，更不禁突然想起我國內的若妹，覺非弟，小妹妹，三個僅有的小朋友來！我同他們在一起時，常恨終不能扯掉大人的假面具，——雖然大人裏面還嫌我脫不掉小孩氣，——和他們入於忘形陶醉的境界。這眼前的不相識的小朋友，又增加了我無限悵惘。黃金時代的樂園，終於沒有我的分了！甜蜜快樂的童年幻夢，終於渺遠了！所僅有的小朋友，五六年後，也都跑出了兒童的世間；自己呢，不消說也愈沉到成人的憤夢底深淵裏去了！回憶每次寒暑假，和他們歡聚的情形天真爛漫的愉快喜悅，真是恍如隔世了！

臨行時，若妹小妹妹都送我到船上，覺非弟因為學校考作文不能來。小妹妹在船上的時候，常同靜姨母說（她的母親）「姆媽，下去吧！要開船了！」當我們問她怎麼知道要開船的時候，她說「機器在響了！」其實是甲板上起重機的聲音呵！小妹妹祇六歲，在她聰穎慧悟的小小的靈魂裏，不知怎麼知道她是不應當在船上和我同去的！他雖經我們勸導了好幾次，但總是時常着急：「姆媽，船要開了！」你着急船開，我却着急船不開。不然把你同一切送我的親愛的母親

朋友都帶了來，豈不好呢？……

話說遠了，再回到公園裏去罷。

繞道走上石階，兩個四五十歲的有鬚的男子，在木葉盡脫的林下打木球。一個個交叉的鐵門，手杖似的木棍，圓溜溜的剝蝕的木球，都是我童時良伴啊！看他把對手的和自己的球踏在脚下，舉起木棍預備敲出對手的球時，我又不禁沉入幻夢中去了。當年最擅敲球的同學，優美勇武的姿勢，響亮的拍的一聲，把小小的對手的球送到遼遠的無量無邊的大地上去的情景，一一都重新閃映過。現在復有到了老當益壯的他們，莫叫我衷心地慚愧！在他們，原沒有什麼童年老年的分別的。暮氣沉沉的我們，真怯弱得可恥了！

噴水池面積很大，泉源雖不十分暢旺，但因為這是全園唯一的水塘，所以特別寬廣。離岸二丈餘的水中，一只布篷木製的小帆船飄浮着，噴泉的餘波微微激蕩着，使牠稍有些傾側。假若小人國裏的朋友乘坐着的時候，那也一定同我們在地中海怒吼的 Antea-Lebon 上一樣的恐怖驚惶了！池旁圍有尺許高的水門汀欄，一對七八歲的幼童倚靠着正在玩賞。一會兒又談起話來，像在商議什麼，後來便都跑向遠處草地旁去檢石子，一顆顆望着船的外舷方面投

去，藉着水波的作用，要叫牠收篷傍岸。這正和我們在小學校裏拾取河中的皮球同樣的方法。聰明的小朋友，這是誰教你們的？因了不息的努力，船便慢慢的泊近岸來；將到未到時，小朋友更性急起來，大半身橫俯在水門汀上，脫下帽子像扇子一樣的扇軸近來，但不中用，便又忙着戴上去，雙手在頭上亂摸，使帽子整齊服貼。一個又拾石子去了，一個更焦急着伸着小手亂搖，想趕緊和他海上的伴侶握手。創造的生活啊，兒童的智慧啊，我窺見你們整個的世界了！當他們互舉着船行「進港式」的時候，我暗地裏滿腔熱誠的祝賀他們的成功，勝利！

一路出來，種種的思潮在胸中湧起。故國的小朋友們，在這冷冽的寒冬，照例是禁止出門的；就是庭院裏的娛樂，也為愛護至極的母親所不許的。我深感母親的摯愛。但看了他們那種活潑強健的小孩，同着我們文弱清秀

的小朋友們比起來終覺有些悵悵。文弱清秀，原是中國人形容溫文爾雅的豐度的言辭，但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終究造成了可憐的老大的病夫！旭日方升的童伴，到今還被迫着不能放射他的霞光異彩。

在巴黎每二三區有一大公園，Luxembourg 也不過其中之一罷了。每區內又有三四處草地空場，內面也有林木花草，石刻的美術品，休息的坐椅，預備兒童們放學後散步遊玩，換換空氣的。巴黎郊外更有好幾處大樹林，供城裏人享用。所以工業比上海發達數百倍的巴黎，反較上海清新衛生得多。想想我們的中國罷！

十七年二月九日元宵後三日

怒安於巴黎

Hôtel Voltaire.

民衆對於孫陵的恐懼心

江紹原 葉德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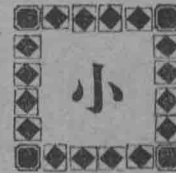
——小品兩則——

(一)「總理造墓須攝童男女魂靈」之謠言

江紹原

頃讀革命評論第六期『常熟人』所撰短文『孫陵與小兒的魂魄』，藉悉中山先生的陵墓於完工前須攝取童男女靈魂一千名之謠言，已由南京傳到鎮江，蘇州，無錫，和常熟等處。鄙人對於此事，頗感興趣。請將我在上海『新聞報』上面見到的關於它的記載，提要列轉述於下。

(1)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載十七日南京電訊：『甯市近



發生妖人攝取靈魂謠言甚熾，……公安局，衛戍部，均佈告闢謠，並經捕獲嫌疑犯廿餘人，……

(2)同日『快活林』欄，『南京之賣花樣女子』一文，中述『日前』南京市公安局弋獲賣花樣女子二十餘人之始末。據說此輩身藏『白紙剪成之鬼怪多件』及玻璃瓶若干，內懸『以絲線結成類似人形者之線人』。

(3)六月十日載大華社稿：『最近』上海『未成年之孩童，均備帶紅布一方，上書『建造中山墳，不與我相干，身魂永不去，姜尙在我身，我身永平安。』等語』該稿并明言建築孫陵須魂靈一千名之謠言來自南京。

(4)六月十五日載松江新聞：『此間於十三日起，忽

有「總理遺墓須攝童男女魂靈」之無稽謠言。一時城內外居民之家有小兒者，均購製黃布袋，內儲茶葉白米，外書「中山遺墳墓與我不相干」等之荒誕語，縣諸小兒頸項，……縣公安局程局長以此項謠言，曾發生於甯滬兩處，……當即密飭城廂支局，立予查拿，佈告嚴禁。」

合觀以上五個記載，我們可以曉得（甲）造孫陵須攝孩童魂靈的謠言，是今年四月間在南京發生的，同時，那裏還有過賣花樣的女子以術欺詐取財之事。（乙）攝取童魂的謠言，於很短的時間內傳至上海，鎮江，蘇州，無錫，常熟五處。（丙）各處的民衆爲其所蒙，採取了大致相同的保嬰法。（丁）各處的官，似乎還曉得闢謠和查禁。

上記五處之外，容許還有些地方曾被這個謠傳侵入。我敬求諸位閱者通信賜教。請調查并記載以下諸點：謠言出現之時日，從何處傳來，何等人傳來，何等人承受之，同時其地的兒童中有無或種流行病，他們對於攝魂怎樣抵禦，治安教育等機關如何闢謠查禁。直接調查訪問的記載外，剪報或抄錄公文布告私人通訊見示者，亦所歡迎。又關於南京，上海……等五處的通信，我也願意收受，因爲我所已有的材料尚不詳盡。如能多徵集到一點材料，我當

組成一篇報告，在上海出版的雜誌上面發表之。

我的住址：浙江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顧宅。

✽ ✽ ✽ ✽ ✽

爲增加諸君的興趣起見，我請把周啓明（作人）先生從北京寄來的兩段新聞抄在下面：

『兒童身上國旗

謠傳無稽 未必果能免除災障

近數日以來，京城地方，不知由何處傳來一種謠言，謂京中不久將有大災大難，並云災難最重者爲男女孩童，如欲避免災難之降臨，必須在孩童身上，釘一五色小國旗，即可免除一切災害，此種謠傳，不數日間，竟至傳遍都門，故一般無知愚民被謠傳所惑，均與孩童身上釘一五色之國旗，希圖免除一切災難，此種惑人聽聞之謠傳，誠屬令人可笑，負有地方之責者，似當加以取締云。』

（上見五月十六日北京順天時報）

『撤去五色旗

換上新口袋

謂裝硃砂狗毛可避邪

京城各處前曾發生謠言，謂小兒身上釘一五色國旗形

勢之小方布，即可免災除難一事，本報前已刊載，京師各小學校見報後，均已相繼令知各學生一律撤去，不料近兩日以來，又有一種無稽之訛傳，不知由何處傳來者，謂北京方面將有某種災難，專收幼童幼女如欲免除，可與孩童做一布袋，內裝犬毛及硃砂，縫在孩童身上，男孩縫在左襟，女孩縫在右襟，此種謠言，與令小兒身釘五色旗方布之事，如出一轍，一般愚謬無知者流，竟信爲實有其事，以故近日各處孩童身上縫有布袋者，比比皆是，造作此種謠言者，不知其是何用意也。

(上見五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諸君讀之，作何感想歟？

十七年六月廿二日

(二二九) 淮安人對於造孫陵

葉德均

紹原按：小品二一二，原登「革命評論」第九期。

淮安葉德均君雖未之見，却有信來(八月十日發)道及他那裏關於孫陵之相同的謠傳。茲借貢獻旬刊的地位將葉君的信發表。希望以後還能收到旁位同志的信。

八月十六日，於杭州。

數月前，有拍魂的謠言，想先生必知一二，報紙上也

有過一些記載。謠言的起源是在南京，二三十天後淮安也有了。在先只有小孩(小孩之靈魂被視爲重，尤其是被法術家)身上掛一個紅布條，上面寫着八句歌訣，如下：

石叫石和尚，

自叫自承當；

早早回家轉，

自己頂橋樑；

你造中山墓，

與我不相當；

真魂招不去，

自招自承當。

有此就不怕了。一天一個婦人被拍三下就發昏，當時公安局就把拍人的一個女人抓着；聽說全身脫得一丝不掛的檢查，查出一個小瓶，內有針七根，肚臍，肛門，陰戶各貼膏藥一張，她並且說出治被拍人的法子，是以童男子嘴被拍人的手腳心。於是公安局就命她到被拍的婦人家如法泡製。據說：拍三下是拍去三魂，七根針是戳七魄，被取去的三魂七魄成一水點入瓶中了，被拍的自然定死。如果拍的時候不同他說話，(但被拍的當然驚奇，問他何爲)，其法無效，或攢一個杯或碗，法也施不成了。三張膏藥定是施法者的一種抵禦敵人的武器，或應有的東西，(此處是我的武斷)。另外還有一種對付拍魂(或叫招魂)的辦

法，是用一個銅元，要上面有「閩關」二字的，即福建造的擺在身上，或打戒指帶在手上。「閩」「冥」同音，「閩關」當然是冥中關了，而活人亦不得到冥中去，彼招魂者流，有何技可施乎？因上抄有紙人剪髮二條，所以也把牠拖上。

紹原又按：被拍時不得說話，似與被呼名時不得答應同理。說話便出氣，而氣者，魂也，故俗語有云：『三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三魂七魄成一水點』，却又是杭州人的『魂靈水兒』一類的觀念了。既信魂爲氣，又云魂爲水；民間魂靈觀之紛紜混亂，有如是者。

又葉君所報告的種切，不知是哪種人說給他聽的？

重慶『近世瘟癘降災諸善請看』的

傳單

徐勻

江紹原

小品二四〇

近日重慶方面發現一種『近世瘟癘降災諸善請看』的傳單，在鄉間的宣傳力極大。

原文照錄如下：（原文無標點，不敢妄加，恐失真。）

『北京近日有位胡大人前五年時在農工部（？）總務科長兼訓練祕書長今年正月十五日死去三日還陽即將親友叫來面前說今年有大瘟災人死一半五月初一日瘟神下界施行瘟癘六月間人死七八分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若是虛言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傳送一張可保自身之災傳送十張可保一家之災如有多傳者與汝增福增壽即有效驗刻有湖北朱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今年人死無數若不信者請看七八月間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門不可應聲五月五日以後即初十一二十二三日此四日午前不可開火午後開火做飯五月十三日天下洪雨如三六九日夜間叫門莫應即刊（？）大吉（以下原文有符一道，不錄。）

破法如左用

用硃砂三分隨身邊可解除瘟癘之災

用硃砂將此符抄寫三張 一張貼大門上 一張貼房門

上 一張帶身邊

此信由北京豐義大衙衙寄漢口大蔡家巷吳祥即先生轉發看後轉送不可不轉

敬惜字紙

記得前幾年也鬧過這樣的把戲，是說那年八月十五日，天地當要毀滅。但那預言似乎過於誇大一點，引起重

慶的當局逮捕了一個自稱能禁食四十天的道士，拘留了幾星期，才平息。

這次的傳單，便沒有再蹈前轍的危險。左右不過是『瘟瘟，黑夜昏門不可應，天降洪雨』這一類。至於『洪雨』之不作『紅雨』，當別有深心。萬一那天沒有紅得像血的雨，從天而降當怎樣辨？『洪』可以訓『大』的意思。『大雨』，便誰也該承認是可能的。你能武斷今年沒有瘟瘟，大雨等一類的現象嗎？（但不敬得很，五月十三那天，簡直滴雨未落，直至二十二，才傾盆似的落了一整天）。而且，『若有虛言，男盜女娼！』『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你願故意去『犯鬼神』而以性命爲兒戲麼？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話：據他以前所見這樣的傳單，十之九是由北京傳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首都的特產品；而北京又爲『首善之區』的緣故吧！我想。

十七，七，十於重慶。

紹原按 將徐君的短文轉寄給我的樊秋士君，指出重慶傳單中『胡大人官銜的時髦化』，他又說『記得東髮受書時，曾奉慈命，臨過那種傳單和符不少。惜乎當年不加保存，否則再從直的方面去比較，不更有味

麼？徐君所說數年前因預言天地毀滅而被捉將官裏去的道士，不知是否唐煥章（「世界宗教大同盟」的提倡者）之信徒。唐派了一個姓鄧的四川人，在北京傳教。民國十二年我在北京見了預言天地毀滅的傳單後，曾化名某某和俞平伯君去拜訪姓鄧的。我們跨進法華寺的後院，巧值鄧公在那裏發脾氣大罵人，他著的書我們得到了好幾種，人却不會見着。『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唐氏在四川初以文字發表其預言，一個曾在中國傳過教的美國教士見之，曾爲文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宗教雜誌』上報告（Lewis Hodus: "A Chinese Premillenarian", Jour. of Red. IX (1924), 6, pp. 592—599)。

一七，八，廿四。

旅行的趣味

春苔

旅行的趣味，這是一個大題目，我現在大題小做，以爲旅行的趣味在於看到各處火柴的牌子的不同，牘子的形色的不同，小菜場上物品的不同，房屋的有的木建，有的土建，門門的有的用單，有的用雙，這裏可用的毫錢，那裏不能用了，這裏不能用的，那裏可用了，總之，就是說旅行的趣味在知道這裏叫條櫬的，那裏叫長櫬了。

小氣的上海

春苔

小氣的上海，穿了浴衣洗澡還是出世第一遭（仰仗他人的仁慈開放，他人爲了奪錢，也樂得做善主），已夠寒酸的了，窮氣滿臉的商人，自己窮了，就只知把物品看得更貴重，羊毛的浴衣賣二十四元半，棉質的起碼貨的最低價是四元五角。我明知在法國買一件只當中幣七八角，所以不顧利權外溢，寫信到法國去買兩件。可是，廣東是早有洗澡的見識的，上海二十四元半能買者只買毫銀八元，四元半者只買十三角。我買了他三件，實在我也不免是一個小氣鬼。

社會事業

春苔

我向來見到報上發表的我的文章，到圖書館閱報室，在着，看街頭貼着的報上，又在着，看人家裝訂起來的報上，又同樣的在着，一篇文章，印了出來，就這樣分佈各處，這很使我寒顫。

羣益書社製造的西式信封，總算是適用而便宜，沒有另一家可以比擬，無怪遠在廣東的小鄉鎮中也有代售。然而有一無關大體的問題，就是信封索紙上的英文字

ENVELOPES 字中誤 O 爲 C，這錯誤也一樣的廣佈，可以想見社會事業之不易。同樣的一個聯帶的問題。他的信封每索是青綠黃紫紅各五個。紅的一種是寫情書用的，大多數人不能如使用他色的使用紅色。羣益書社不知天下有人是無需紅信封的。倘然他能紅者單賣，而他色仍混合賣，則無須我每次必問不雜紅色的了。一刀齊的對待社會，必使各人各感某一部分的不適。

臬台衙門前之準共標語

九芝

八月十六日申報「北平要訊」欄有這樣一段：

昨交民巷某報宴會，座中某老黨人云，打倒劣紳土豪，及打倒帝國主義，均是準共標語，余已建議黨部取消。某老館員云，這並不是新的，曩年在各省臬台衙門前，即有剪除貪官污吏，嚴拿劣紳土豪之木牌云，總之真要打倒之不必吶喊，因貪污劣士，亦曾穿中山裝，貼標語的。老黨人在民國初元以後，既不能往北京袁世凱治下去當官僚，當所謂大孫派的議員，又懶得再跟總理去奔走革命，怕有身家性命之憂，於是東一躲西一閃的在租界裏住下，而仍一心希望國民黨之再起。至於國民黨本身以後進

步到什麼樣子，他們却因離羣索居之故而根本沒有知道。此種出嫁了的姑太太姑奶奶，當初惟恐娘家破產而連累及於她的嫁奩，所以決心不回娘家；但是她的婆婆家，却因為她的念念不忘娘家，一向不當她是好兒媳，結果她不在社會上流浪，便在尼庵裏暫憩，朝夕惟禱娘家的有權有勢，可以做她惟一的靠山。現在姪兒們姪孫們肯堂肯構，家聲居然重振了。姑太太們抱着一腔熱血歸甯，萬不料見了姪男姪女們做的事情却左一個不是，右也一個不是。姪

男姪女們搬出祖父的遺囑給她看，她雖然覺得這確是她父親的筆跡，但是離羣索居既久，一切娘家的事情都模糊了，再加上老年人愛批評愛說閒話的慣習，於是鬧得姪男姪女們不好做人。

如果說是對於這事情稍稍比她們清楚的，倒還不如強佔在大門樓上的隔壁的王三嫂，此某館員之議論所以反比老黨人之議論較為差強人意歟？

窮形極相的種種

書『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之辯論』後

第三黨問題

反對『化兵爲匪』的裁兵

對於五次中央全會的要求

濟案三周月報告於死難者之靈

編輯者 新討論社

每冊售銀四分

預定全年連郵費銀一元

有優待辦法請參閱本刊封裏

發行者

青 年 書 局

上海霞飛二二四號

乃 器

世 豪

乃 器

乃 器

大 文

真 園

第十期出版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十二號

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滿洲移民的歷史和現狀

越南的民族獨立運動及華僑

風動一時的美國伴婚制(美國通訊)

日本對華侵略的背景

日本和中國在滿洲的鐵路競爭

日本所垂涎的滿蒙產業概要

去年所發現的一恆星和一彗星

英法及西班牙民族心理的比較

(Cavalieri de Matrangola 著)

孫鼎臣之經濟思想

重逢(小說)

失了影子的人(小說)

時事日誌

十二幅

朱育

小朱

龍大均

黃震旦

池敬炳

記辛

文宙

唐慶增

周鍾岐

侍哲

魯彥

譯

革命評論 第十七期

亡黨的兩大政策

陳公博

「清黨」歟？「驅無」歟？

許德珩

現實的幻滅與鬥爭之激烈化

劉侃元

國民革命的危機與我們今後的奮鬥

黃惠平

日本在華之國家資本與財閥企業團

楊開渠

日本政黨研究

高橋平

讀者論壇

北四川路復旦書店代理

讀書界第二期

對於舊書的私見

包羅多

紀念芥川龍之介

梁得所

高斯(附高斯像)

汪儵然

妻底病(小說)

碧珊

書報介紹

預定全年五十二期國內連郵費一元半年半元國外加倍

嚶嚶書屋發行

南國不定期刊要目

一、重刊之詞

田漢

二、湖上的悲劇(戲曲)

田漢

三、與田漢君書(通信)

谷崎潤一郎

四、與十四號的 SANZOR(詩四篇)

黃瀛

五、兩國劇談

壽昌

價目：每冊大洋乙角二分

南國週報第一期要目

一、發刊詞

陳子辰

二、麵包與水仙(銀色的夢續)

田漢

三、古鐘的聲音(獨幕抒情劇)

田漢

四、「爸爸」(小說)

陳明中

五、鞋呵，你破了？(詩)

陳凝秋

六、「我要回去了！」(通信)

凝秋

七、剪刀與鋼筆(雜品數則)趙銘彝等

秋

價目：每冊大洋五分

出版處：上海法租界西愛咸斯路

三百七十一號

南國社出版部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勛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各會辦事本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

虞夏

期二卷四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二期 (即29期) 目錄

聽衆 (封面)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 (上下篇)

月光

談毀身主義

朝鮮厭勝解禳風俗

翰林墓前

來到這靜寂的鄉間 (法行通信第十六終篇)

談鹹與蛋書後

大題小做

我天天做夢

青春夢已醒

無閉結由於無興趣

現實與理想之衝突

看罷紫羅蘭的粵曲

馬來人與中國人

附錄

春潮書局創辦旨趣

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龔 珏

曾仲鳴

陳醉雲

陳光堯

天 行

季 叔

傅 雷

招勉之

谷 已

谷 已

谷 已

楊九芝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一角

預定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半年二十元

全年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 開明書店
- 亞東圖書局
- 春野書店
- 協謀圖書公司
-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 愛文書局
- 現代書局
- 光華書局
- 南華書店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

曾仲鳴

上篇

我們要敘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不能不稍稍討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

不特從前，便在現今，革命勢力發展的時候，確有一般人尚以爲革命與文學是絕不會發生關係的。他們常常說道，『革命近乎實行，文學近乎理想，革命者要做慷慨激昂的事業，文學家則須度溫柔平和的生活。』因之革命者與文學家每每互相譏罵，互相齟齬，幾有不能并存的形勢。所以就有『革命發展的期間，不必爲文學的研究，文學興盛的時代，不必爲革命的提倡』的口號。

這種見解，是很謬誤的。不僅近來許多學者都已說過文學可與革命以大助力，革命可與文學以新生機，就是歷史的事實，也給我們以無數的證明，斷定文學與革命，確有

密切的關係。

大抵革命未發生以前，常藉文學爲之提倡，以促成大暴動的實現。革命既發生之時，每賴文學爲之宣傳，以表揚猛向前進的勇氣。革命若失敗以後，又靠文學爲之紀述，以激動後死者繼續努力的精神。法國大革命的勃興，美國的獨立戰爭，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是前代先知先覺的文學家，播種下的花果，和當時一般青年文學家所造成的轟轟烈烈的時勢。

不特文學影響於革命，至爲宏廣，就是革命影響於文學，亦甚偉大。

我們知道革命的產生，多是因爲被壓迫者不服壓迫者的凌辱役使，向之而起反抗。這種悲慘的狀況，與乎反抗的精神，凡是銳敏的文學家，必先感覺到。他們受了環境的陶冶，和良心的督責，自然隨着革命的趨勢，爲革命的提倡，同時對於舊文學，一定也起懷疑而求改革。當法國大革命以前，古典主義最興盛的時候，情感受理性所束

縛，思想受時代所裁判，社會是虛偽卑賤的社會，文學是呆板沈寂的文學。革命以後，舊制度剷除，自由平等之說遍於全歐，文學界受革命潮流所激衝，遂有新趨勢，浪漫主義即因之而生。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然科學和實驗哲學，進步迅速。社會的舊道德，與宗教的信仰，全已動搖。思想革命，影響所及，文學家也跟着注重事實，不尙幻想。人間怪狀醜態盡量直述，不稍隱諱，遂有實寫主義的產生。最近數十年間，社會主義之說興，社會改革的形勢，已漸顯著，民衆文學的曙色，亦益放光明。故我們以爲文學家的心靈，若不與革命潮流混合起來，就會與革命處相抵抗的地位。那麼，他們便不能接應時代的需要，也不能有新藝術的創造力，一定在天然淘汰之列。

二

我們要敘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又不能不稍稍說明這次革命的性質，成敗和精神。

千七百八十九年的大革命，是無數小資產階級不堪受貴族僧侶的欺凌虐待，奮起而求自由平等。但當驅向『維爾賽』宮去的羣衆，和衝入『巴士德』獄的暴徒，均是巴黎貧苦的平民。所以這次革命發起者的成分，雖然複雜，但

其動機是一樣的，都算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反抗，也都算是民衆的革命運動。

千七百八十九年大革命時，一班真正黨人，以自由平等博愛相號召，向世界各國國民宣言道：『如有傾覆王政，伸張民權，以求各民族聯合的，法蘭西必定竭力相助，』并有『各國君主制度推翻之後，便可得到各民族間的和乎，便可建設無階級差等，無種族分別的玫瑰世界，』的願望。這種願望，何曾不帶有世界性。

從普通觀察以言，有千七百八十九年的大革命爲基礎，法國始能建立現今的共和國，這次大革命總算是成功的。但細思之，這次大革命似已成功，實則失敗，何以呢？

上面說過，當大革命初起的時候，革命黨人都有激昂的氣概，勇進的決心，務求得到法國的自由平等，然後以博愛的誠心，聯絡世界上的各民族，以建一無種別無國性的社會。不幸數年之內，許多革命份子，死亡的死亡，變節的變節，黨中起了分化，遂於經濟上搶奪了貴族的地位，政治上代替了貴族的統治。迨至今日，則依賴強盛的海陸軍，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土地，扶助資本公司，以欺侮貧困無告的民衆，純粹不合大革命初發生時的目的，所以算是

失敗了。

此次革命雖然失敗，但當時革命黨人的精神，是千古不滅的。他們的精神，可以總括說一句，就是『不怕死』。大革命遇着無限困難，內要消除反動派所團結的惡勢力，外須抵禦野心的列強的武裝干涉。他們雖遇着許多阻礙，依然向前猛進，百折不撓。他們的『不怕死』精神，詩家文人，都會用如雷如電的文章，爲可歌可泣的紀述。

三

大革命的期間，是自千七百八十九年巴黎羣衆打破巴士德獄起，至千七百九十九年拿破崙解散議院止。十年之間，革命空氣，異常緊張，人人從事革命工作，誠如歷史學家屈志 (Grouzet) 所謂『大家正忙着爲革命的破壞和建設，那有閒工夫詠詩著文。』對於文學，雖沒有多大貢獻，然也有幾篇流傳千古的作品。

那時代的文學，大抵可分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兩派。

(1) 反革命的文學。此派的作者，多係專制時代遺留下的文人詩家。他們存了很深的封建思想，對於革命，不特不表同情，且極力反對。對於革命黨人不安協不姑息

的態度，不特不稍贊成，且肆意譏罵。其中最著名的，爲詩人恩德沙尼耶 (André Chénier)。

恩德沙尼耶生於千七百六十二年，幼好古典文學，崇拜希臘文化，醉心自由。革命初發生之時，亦曾投入旋渦。終因對於革命理論，不能澈底悟解，遂立於反動的地位，作反動的宣傳。千七百九十四年三月七日被逮，七月二十五日便上了斷頭臺。他在獄中數月，留下許多詩篇，均是怨怒悲憤的辭章。恩德沙尼耶的思想雖是反革命的，但他的性質確是很熱烈的。他的詩歌風格，也確是很雄暢簡潔的。

此外尚有政治家美夏波，伊述那 (Isard)，維宜與 (Vagnand)，皆長於雄辯。他們的言論，雖多反革命的，然亦引證宏富，風趣橫生，震動一時。

(2) 革命的文學。屈志說，『法國大革命把千餘年的貴族社會完全推翻，他又把舊思想舊制度完全消除。文學家的作品幾乎專注意於民衆運動，民衆的力量和知識亦日益擴充。從前貴族的文學，皆變爲民衆的文學，所以漸漸的脫離古典主義，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形勢。當時演說家的辯論文學，亦是文學界新產生的一種特色。』

此期間的革命的文學，大約可分三種。

(甲) 詩歌。 那時候最有名的詩歌，自然是『馬賽耶斯』(La Marseillaise)和出征歌(Chant de départ)。

『馬賽耶斯』係胡之德霖(Rouget de Lisle)所作。當革命初起的時候，黨人表示大無畏的精神，正如詩家許馱(Victor Hugo)所謂『赤足露肘，容貌消瘦，荷槍負劍，東西奔走，重主義，輕生命，絕不顧前慮後，期在驅逐暴君，如殺猛獸。』然許多人以為要鼓勵羣衆的勇氣，不能不有慷慨激昂的軍歌。胡之德霖本係軍人，好吟詠，擅長音樂，盡一夕的努力，成歌六章，並自製譜。翌日，集親友數人，撫琴高唱，聞者皆掩目淚下，歌遂留傳於軍隊中。馬賽城的革命軍至巴黎時首先詠唱此歌，故後人遂名之為『馬賽耶斯』，其義即『馬賽城的』。法國第三次共和成立，便定『馬賽耶斯』為國歌。此歌六章均已譯為中文了，歌中的辭意，雖帶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彩色，然多激烈悲壯的章句，有起懦振弱的魄力。

出征歌係馬希左瑟沙尼耶(Marie Josephine Chénier)的作品。馬希左瑟沙尼耶盡力革命，常著戲劇，歷敘君主的暴虐，和教會的橫行，以提醒民衆，使其覺悟。他在沙呂第十的劇本裏，當沙呂第十入場自敘時，曾有兩句名言，『我

的寶座是用民衆的血塊所築成的，這都是我的祖宗們給我的無數罪惡啊！』

他的出征歌共有七章，軍士在外，與敵相遇，必且戰且歌，奮勇百倍平時，其感人之深，可以概見。今試逐譯，只求與原意不甚出入，辭采不及原詩萬一，還望讀者原諒。

一，人民的代表

戰神衝鋒歌聲揚，
自由神已在前行，
天南天北悲笳響，
齊催壯士赴疆場。
國之敵，唯君王，
驕暴吮人血，
聞此心彷徨。
嗚嗟乎！民衆神聖俱前進，
殘賊指日可滅亡。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二，母親

莫怕慈親眼淚滋，
壯懷激烈勿傷悲，
當爾提刀殺賊日，
正是爾母欣歡時。
我有淚，爲賊垂！
爾命我付與，
今非爾所私。
嗚嗟乎！爾生歲月盡國有，
向前猛進敢遲疑！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三，兩老

我授壯士以鐵鑊！
君臨戰地莫相忘！
手中利劍殺強敵，
劍插主奴鮮血旁。
敵摧滅，願始償，
帶回茅屋裏，
明德與創傷。
嗚嗟乎！殘賊何時驅逐盡，
速來掩閉我目眶。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四，童子

巴夏維那素心傾，
其人雖逝功已成，
賊壽縱長如一日，
爲民戰死死猶生！

慕君勇，氣崢嶸，
願君魂與魄，
領導我旂旌。
嗚嗟乎！革命之徒是健者，
爲奴爲隸乃孩嬰。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五，婦人

行矣壯士莫淹留，
應爲民衆爭自由，
采花結環何鮮豔，
待君歸來加君頭。
齊奮鬪，勿悲愁，
戰死名勒石，
千古亦不朽。
嗚嗟乎！吾日永歌君戰績，

吾懷塊肉報君仇。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六，閨女

我與英雄本同鄉，
至今未試嫁時妝，
夙夜私懷暗禱祝，
願將此身託情郎。
郎勇進，何激昂，
他日凱旋至，
應入我門牆。
嗚嗟乎！壯士向爲平等戰，
血痕斑駁濺疆場。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七，兵士

荷槍勇敢向前行，
指天發誓鑒吾誠，
回語弟兄與妻子，
殘賊不死我不生。
宇宙內，夜氣橫，
肅清封建制，
掃盡帝皇名。
嗚嗟乎！應爲世界齊努力，
求得自由與和平。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死！

捐軀亦爲共和死！

(乙) 散文。此時代的散文，多爲宣言及報章論說。

中以人權宣言爲最重要。至於含深刻的革命性，而有驚心動魄的力量作品，當推『平等運動』派首領巴伯(Babert)

的文章。

巴伯生於千七百六十年，家貧，幼爲佃農，稍長，自求學問，與當代文人來往。千七百八十九年革命軍起，巴伯非常踴躍，著文演說，以廣宣傳。創『言論自由』報，嫌政府行政非澈底的革命，常爲文譏評，並集友朋從事『真正平等』的運動。設榜德恩俱樂部(Club de Pantheon)，暗中結社，共謀起事，以求社會革命的成功。加盟的約有二千餘人。他更於千七百九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著文敘述社會上經濟不平等的現象。政府遂下令封閉榜德恩俱樂部。千七百九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巴伯和他的社友四十五人，皆被逮。政府開特別法庭審問，至五月二十五日案始結束，巴伯和他的同志達爾特(Darthe)，均經判定死罪，便於五月二十八日就義。巴伯臨刑前，曾致他的妻子一書，中有一段，意義嚴正，勇氣磅礴，閱之如見其人，

『你們不要以爲我爲主義而死，有何懊悔。雖我的努力奮鬥，無補於我所信的主義，然而我的責任已算盡了。我一向覺得要使大家得到公共的幸福，纔能夠使你們安樂。現在惡人強而有力，我只有讓他們罷。不過我如今這樣的死去，我的良心異常清明，何等愉快啊！』

現在更將巴伯的『平等運動』宣言，選譯數段於下，

『法蘭西的民衆！

你們做奴隸，已歷十五世紀了，也可以說，你們所受不平等的待遇，已歷十五世紀了！十年以來，你們在求獨立自由平等的空氣中，稍能呼吸。平等，這是自然界第一的願望，也是人類第一的需要。

法蘭西的民衆！

你們和一切人們，都是一樣，在此不幸的世上，都是可憐的人類，只算做暴君的肥料，和貴族的玩具，隨時隨地他們用溫語柔言欺騙你們，但是你們始終得不到少許權利。

永遠如是，他們狡猾的告訴你們，人類是平等的。然而也永遠如是，人類還是不平等的……我們起來，共求平等。我等生在世間，本應平等的，現在或存或亡，總要求得平等。我們不得到平等，只有死啊，我們快快的決定罷。

法蘭西的革命，只是革命的初步，將來尙有更宏遠和更嚴重的革命，那麼，也就是最後的革命……法蘭西的民衆！

張開你的眼，打開你的心，我們努力罷，共同努力去求幸福罷，我們可以高喊疾呼，以求造成平等的共和國！』

(丙)演說。大革命的期間法國文學界增加一種新體文學，稱爲政治的雄辯文學(Éloquence)。從前在帝王專制的時代，貴婦人多設客廳，以羅致文人名士。他們的談話和辯論，都取溫文的態度。迨革命軍起，爲應時勢的要求，在羣衆運動中，必需懇切激烈的言辭，以掀動人民的情感。演說的體裁，因之而生。

當時雄辯家最著名的要算是東頓(Danton)，此外，如胡伯卑耶(Robespierre)，畢褚述(Saint Just)等皆係革命黨人，亦以演說見稱於世。

東頓爲山嶽黨的幾個領袖之一，性質剛強，意志堅決，對反對革命的行爲，極力制裁，不稍妥協，對黨中同志不正當的舉動，亦隨時批評，加以糾正。所以愛慕信服他的黨人，固然很多，恨惡誣蔑他的政敵，倒也不少。他不贊成胡伯卑耶的屠殺，曾說道，『任意捕殺無辜的人民，不是革命本來的宗旨。』他的朋友們又發行雜誌，鼓吹這種主張，因此胡伯卑耶就斥他阻撓革命，交通王黨。千七百九十四年四月五日，乘他沒有防備的時候，將他捕

送至革命裁判所，不等他申辯，即宣告死刑。但他努力革命，主持正義，他那種不屈於威武的精神，是人人所佩服的。他曾對民衆說過『如欲戰勝外侮，壓服內難，總要大膽，更大膽，永遠大膽！』他每演說，聲洪壯如鐘，遠近皆聞，他嘗大呼道，

『當敵人正臨巴黎城下的時候，我對執政者說過，你們朝夕辯論，是無謂的，我只認得敵人，敵人到了，我們快快起來抵禦罷。你們不顧國家的危急，只知空談，我已聽得疲倦了。你們都是國家的叛徒，你們都是一樣的作惡，我決棄絕你們呢。我又對他們說過，我的聲譽，我早已不顧了。我只願國家的自由，依然存在，我雖被人罵罵，亦復何恨！他們若稱我爲飲血者，我也願做飲血者，飲血罷！如有必要之時，就飲人類的仇敵的血罷！努力啊！奮鬥啊！前進！前進，去求自由！』

四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雖無甚可觀，然而這時代的文學，確是專注重於喚起民衆，且都帶有革命性。大革命

以前的文學，只供少數特殊階級的賞玩，到此，他們被革命的潮流所淹沒，文學便直接與普通社會發生關係，而平民亦有欣賞文學的趣味，這種狀況就是十九世紀初葉產生浪漫主義的先聲。

今譯屈志的批評一小段以作此文的結論。

『自革命發生後，專制政體既推翻，各種主義可以隨便討論，眞算是「文學自由」的時期，吾人於此，知此次大革命影響於文學，確實偉大啊！』

一九二七，七，十四。

下篇

（我於去年此日，曾草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一文，時在國內，參考書籍，既不充足，而著述時間，又甚匆促，遺漏的地方，自然很多。茲再略加陳述，以增補前篇的簡陋。）

現在此篇稍稍說明大革命影響於文學，和文學影響於大革命的概要。十八世紀的文學，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哲理的文學，可算大革命運動的準備，也就是大革命運動的種

子。然而大革命的成功，却大有益於法國文學的進步，而給法國文學以新材料。於此更可證明文學與革命，確有密切的關係。

一，大革命前的文學家與革命

十八世紀的文學家和哲學家，究竟已否預測到革命的發生，那真不容易解答。然而在他们許多著作家中，確有幾個已經猜着革命將起於最近的將來。千七百五十年，道德學家屠克羅 (Duclos 1704-1772) 說道：

『我覺得如今有一種「世界的公理」正在暗中醞釀發展，或者一般人將任其消滅，但也可以由教育指導，催促其進步。』

盧騷 (J. J. Rousseau 1712-1778) 以為在原始的自然的狀態裏面，人類的的不平等，不易看出。在這個狀態裏面的人類，大部有道德，而且是慈良的，大家都在和平的局勢中生活，不知道什麼叫做私有物，不知道什麼叫做戰勝品，不知道掠奪欺騙，也不知道敬重鄙薄。到了隨後，有了社會，纔有爭鬪搶劫，因有爭鬪搶劫，纔用法律以制裁，纔作禮義以掩飾，人類的天真，就隨着而完全喪失了。他在民約論中，已基於他自己理想的平等觀念，欲

創設一種新社會。他主張雖近於「烏托邦」，不易實現，然對於法國大革命，却有直接的影響。所有革命後的民主立憲的原則，和普通選舉的制度等，都本盧騷的意想創造。盧騷於千七百六十二年在愛米爾 (Emile) 一書裏，也說道：

『我們已近革命的世紀了，誰能夠告訴你，你將經過怎樣的事情麼？我則以為帝制不能再持久了。』

服爾德 (Voltaire 1694-1778) 反對宗教的言論，在大革命前，已震動一時。他於千七百六十四年四月二日，給素維爾侯爵 (Marquis de Chauvelin) 的信裏，曾說道：

『我所見的一切，都是播革命的種子。革命的產生，是不能免的。我恐怕沒有希望目見其實現。法蘭西人對於種種事情，都太落後，但還也追得上。這些光明，散布各處，遇着機會，便立刻放射。那個時候，真熱鬧呢。少年們實在快樂，他們將見到許多大事。』

千七百六十五年四月五日，他給別的一個朋友，也以爲『大革命快從各方面發生了。』他不斷的以文學的才

能，爲自由平等的提倡，使法國的舊宗教舊制度，根本動搖，替民主主義建築堅固的基礎。

十八世紀的文學家哲學家，固然不能確定大革命爆發的日期，但已從事爲大革命的運動與宣傳。大革命時的黨人，雖因忿怒獨夫的專制，受着經濟的壓迫，羣起反抗。而他們的行事，亦未必純依那些文學家和哲學家的思想。然而若沒有盧騷服爾德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輩，用力破壞舊道德，拚命傳布新主義，揭示王室的錯誤，其謀人民的解放，則何從造成一種空氣，使革命的運動，容易成熟。所以大革命時的黨人提議在服爾德的石像，註明『成見的推翻者』，在盧騷的石像，註明『自由的創造者』，并且把他們的遺體運送至『賈人墓』，舉行國葬的榮典。

二、犧牲於大革命的文学家

大革命的期間，詩家文人反對革命，而被放逐囚殺的，爲數很多。就是贊成革命，努力革命，因與山嶽黨的頗袖意見不洽，而被誣陷刑戮的，却亦不少。此種事勢，有時是迫於不得已，但也是很可歎惜的。這些爲大革命而犧牲的文學家中，聲望最隆，死狀最慘的，有恩德沙

尼耶 (André Chénier)，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屠穆蘭 (Camille Desmoulins) 等。

恩德沙尼耶以千七百六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生於土耳其京城，父爲駐土領事，母係希臘人，所以他的天性，經近乎希臘古代的文藝，他的才調，也彷彿希臘古代的詩人。千七百六十八年回法，入中學讀書，好學嗜詩。革命時，赴倫敦，爲法國公使館的隨員。千七百九十年又回法，加入『憲友會』，醉心自由，歌頌革命。但不滿意山嶽黨的激烈舉動，著文批評，卒被逮捕，時爲千七百九十四年三月七日，在獄四月餘而被殺。

十八世紀末的文人，都以爲詩歌宜於提倡道德，宜於談論哲理，不可參以情感，不可描寫自然。所以那時代的作品，多枯澀無味，使人讀而厭倦。獨恩德沙尼耶有『心是詩人』和『我願我的著作是愛情，快樂，溫柔的律書』的主張。他酷愛自然，每任情之所至，而發爲詩。他在『被囚的幼女』一篇裏的末節，曾說道，『我死了，日尙未沈黑，我已淹逝了，我如玫瑰花一般，正將開展，忽已凋謝了。』他具猛進不屈的精神，遇窮困而不怨，處艱境而坦然，他在『短詩』中曾吟道：

『嗟嗟此片地，慎莫耕耘遲，

竟忘己身苦，努力無息時。

炎陽紅若火，播種種繁滋，

蒼生得一飽，任我死於饑。』

總之，恩德沙尼耶可算是大革命期間最有價值的詩人，可惜盛年有爲，遇難而死，未能發展他的天才。所存的詩稿，多零篇斷簡，殊少完璧。然而他的作品，謹守紀律，意思深沈，嚴整而飄逸，清麗而醇厚，他是古典主義的殿軍，也是浪漫主義的前驅。

羅爾夫人是革命黨人羅蘭的妻，名蔓麗如珊瑚里朋 (Marie-Jeanne Philipon)，生於千七百五十四年。年二十六歲嫁於羅蘭。千七百九十二年，羅蘭任內務部部长職，一切國家大事，皆與她共同處理。她幼極聰慧，嗜讀盧騷的遺著，酷好自由的學說。在里昂，曾充『里昂通訊』的編輯員。在巴黎，則設沙龍 (Salon) 接待革命黨人，討論政治。她不贊成山嶽黨的暴政，時加譏刺。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二日被捕入獄，十二月八日上斷頭臺。她的丈夫聞她遇害，自戕以殉。羅爾夫人在獄中著文讀書，閒靜如無事。嘗致函於她的女兒說：『人生總有一死，死何所懼，我在此日夕祈禱，以求速死。我只望你勉力於學問，以繼我未了的志願，那麼，我就死去，也可以安慰呢。』她於千七

百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曾給她的友人蒲左 (Buzot) 一封信道：

『……至於我呢，我自知肅然靜候公理的時代的復現，或受暴政的最後的虐待，使我的行爲，予後人以模範。我所恐懼的，就是你想冒險救我。我的朋友呵，你能夠救國，即所以慰我。我不願你爲我而不去救國。我若知道你努力爲祖國而奮鬥，那麼我雖死，亦無遺憾。死亡呵，煩悶呵，痛苦呵，我絕無所怕，我絕不迴避。我的朋友呵，我可以對你說罷，我生存到最後的片刻，也不會有彷徨憂懼的情狀……』

……我在此中，如居家裏，如投旅舍一般。我若非恐怕引起人們的奇駭，我將把樂器帶來，靜坐而彈。我處此咫尺的囚室，在鐵窗鋼柵的後面，我的思想，依然不失其自由。我追憶我所最親愛的人事。我的良心，異常安樂。我的政敵，雖能壓迫我，然而他們沒有這種安樂的良心呢……那般暴人儘管壓迫我，若想屈服我麼，萬萬，萬萬沒有這回事……』

羅爾夫人就刑時，不改常度，見同列的男囚，多戰慄

面無人色，心甚哀憐。向例男女同時處死罪，女必先受刑，因恐她的體質弱，不勝憂懼。羅蘭夫人獨請求監斬官，任其他各男囚先登斷頭台。及諸人先後斬竟，她便從容涉級而上，向斷頭台而長歎道：『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爾而行呵！』

屠穆蘭名嘉密爾 (Camille)，生於千七百六十年。醉心革命，專以新聞紙為宣傳。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領導民衆而起暴動，劫巴斯狄獄，圍凡爾賽宮，為大革命的先鋒。屠穆蘭曾代表巴黎城出席於議院，後任東頓的祕書，鞠躬盡瘁。助革命黨的領袖，處理庶政，不避艱難，不畏危險，既不求虛榮，亦不計毀譽，日夕勞苦，終無怨言。後任司法部部長職，因反對胡伯卑耶的殘暴，卒致被捕，與他生平所最信仰所最敬服的東頓，同時受刑。他於千七百九十四年四月一日，曾有『給我的妻』一函，悲涼沈痛，情文兼至，誠可稱為大革命期間的文學的名作。他的妻呂絲，於他死後八日，亦因犯營救丈夫的嫌疑而備殺。

『安靜的睡眠，暫時停止我的苦楚。在寢寐中，我纔覺得身心自由，纔沒有拘囚的感想。上天曾經可憐我呢！只有片刻，我於夢中見着你。我於夢

中，見着你，奧夏述，和你的母親達洪黎，她正在我們的家裏。我和你們循環接吻。但是我們的小孩子盲了一目，睜開僅餘白點。我遇此意外事，心中異常悲愁，痛極而醒，依然在於囚室。窗外的天色漸已微明了。呵，我的呂絲，我不能夠再親你的容顏了，我也不能夠再聽你們的聲音了。在那時候，你與你的母親正和我談話。至於奧夏述呢，他竟忘記他的苦痛，而輕呼爸爸，爸爸。我只好起來，臨空對你絮語，并作書以慰你。然而打開我的小窗，孤獨的情境與乎鐵柵獄戶使我和你隔絕不能相會的想法，種種悲感，潮上心坎，竟戰勝我的靈魂的剛氣。你的淚珠，點滴而下，也可以說我在我的墳墓裏，飲泣而哀號：『呂絲，呂絲，呵，我親愛的呂絲！』

我在室中，發現一縫隙，我側耳而聽，有吟呻的音響。我偶說幾句話，病人就問我的姓名。我既以之告他後，他即臥而徵語：『我的上帝呵！我是服浮德公丁，為什麼你也進來麼？反革命已經成功了麼？』我們不敢多談，為恐這種徹末的安慰，引起人們的報復，又恐為邏卒所聞，把我們隔

開，而加更嚴緊的監視……

正在此時，革命法庭的委員們剛來審問我。他們問我會否陰謀推翻民主政體，這是何等的侮辱！純粹盡忠於民主政體的黨人和我一般，可以如此欺凌麼？我知道我的命運了。再見罷，我的呂絲，我親愛的呂絲。我的呂絲，你替我向我的父親告別罷！你作書與他，你只算我是人類中最無禮忘恩的人罷了！你曉得我的憂慮是有所由來的。你更曉得我的預測，向來是正確的。我最後的片時，必不辱及你身。我本是生着要使你幸福，要使你的母親，我的父親，和我們心愛的親友，團聚而成人間的天堂。我曾作「聖卑耶教士的幻夢」，我曾想建一民主國，建一人人所愛戀的民主國。我真猜不到人類是這樣不公平的，和這樣殘忍的。那些同志們先行攻擊我，我纔著論辯駁。那知道文字的談話，竟淹沒我的如許工作。我實在爲此滑稽的文辭而被害，也爲與可憐的東頓的深交而被害……

你應爲我的奧夏述而生，你常常對他說我的生平。我不能再和他接吻了，我不能再和他嬉戲

了。從前他見我往議院去，他就大哭。他將不會記憶着我了。唉，我親愛的呂絲，我舊時每每對你說，我們不如居一荒僻窮困的茅舍，旦夕相處，你想想看，我有道理麼？

我雖受着苦痛，我仍相信冥冥中有上帝存在。我的赤血濺淨我的過錯，濺淨人類的懦弱。至於我的盛德，我的愛國心，上帝總會酬報我呢。我將在天國等候你。呵，呂絲，呵，亞烈狄。我素多感而好仁，死神使我不再目見世間許多的罪惡，難道是一樁大不幸的事麼？再見罷，我的呂絲。再見罷，我的扶助者。再見罷，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的塵世的天神。我所留下與你的，有無數的良友，他們都是具懿德愛人類的賢者。呂絲呵，我的呂絲呵。再見罷，奧夏述，亞烈狄，亞丁呂，你向你的父親，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家族，代我告別罷！我見着我生的邊岸，漸漸的遠了。我還見着呂絲，我還見着她。我的親愛，是的，你是在這裏呢。我被綁住的兩手，依然握你而吻。我的心依然爲你而跳動。我的頭顱，離開我的軀體的時候，依然微展將死的雙眼

而望你。』

此外尚有無數黨人如巴爾那維 (Barnave)，維宜奧 (Vergniaud)，畢騷 (Brissot)，駿蘇黎 (Gensonné)，東頓 (Danton)，胡伯卑耶 (Robespierre)，聖緒述 (Saint-Just)，[爾巴胡 (Barbaroux)] 等，其中有以長於演說，見稱於世的，有以編輯新聞紙而著名的，茲或於下段道及，或則略而不述。

三、政治的雄辯文學

政治的雄辯文學與新聞事業，都是大革命期間，法國文學界新產生的兩種文學。

十八世紀缺乏宗教的演說家，但因革命的暴裂，許多黨人從事民衆運動，率以演說見長，而政治的雄辯文學家之在於國會的尤衆，夏多布里痕 (Chateaubriand) 所謂『政治的雄辯文學，乃革命之果，自然發達，不用栽培呢。』此時演說家輩出，其中本係貴族而同情於民主主義的，有美夏博 (Mirabeau)，至於溫和派的志蘊丹黨，則有維宜奧 (Vergniaud)，激烈派的山嶽黨，則有東頓與胡伯卑耶。

美夏博伯爵，姓氏爲加靡嬰奧羅黑希克底 (Gatariel-

Honoré de Riquetti)。生於千七百四十九年。性極強暴。少年時好客任俠，世人稱之爲民友。與父意見不洽，被囚於孤島及荒宮，前後計數次。既出獄，受路易十六任命爲貴族院院員。千七百八十九年，他作文章多表同情於共和思想，卒被革逐。法國南省即舉他爲議員。他在國會，好演說，辯論激昂，旁若無人。他雖贊成民主主義，然終不亡王室，漸有君主立憲的主張，大失人心。但是他的德行剛正，才能超絕，所以他於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二日逝世的時候，國會尙議決國葬。至今法國各大城皆有美夏博的銅像，昂然巍立，出沒雲際呢。

美夏博既代表南省爲議員，貴族與教會羣起而攻擊他。他處之泰然，絕不憂懼。并於千七百八十九年二月三日，向衆演說，表示態度，言辭極爲激烈。此篇演說詞的末段會道：

『至於我呢，你們的譏讟詈罵，終不移變我的決心，我從前曾是主張公共自由主張立憲的一人，我如今仍是主張公共自由主張立憲的一人，我直至進到墳墓的時期，依然是主張公共自由主張立憲的一人，我甯可爲民衆的朋友，不願做貴族的代表，打倒特殊階級，特殊階級是要滅亡的，民衆

是永遠存在的……」

美夏博既倡君主立憲之說，民主黨人恨之刺骨，著文宣布他的罪狀。千七百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國會被人檢舉，乃答覆道：

「前幾日，一般人敬崇我，尊重我，幾乎要抬我而游行，如今則在街市狂呼，說我叛黨……這種的毀譽，我絕不以為意。但是一個人為道理而奮鬥，為祖國而奮鬥，並不容易屈服於人。我不計目前的是非，亦不計一日的榮辱，只等候後世的公評罷了……」

維宜奧以千七百五十九年生於里姆城 (Limoges)，在波爾鐸 (Bordeaux) 為律師，後被舉為議員，極力反對王室，主張處路易十六以死刑。但他也不贊成山嶽黨的殘殺無厭，屢屢為文譏刺胡伯卑耶等，卒被逮捕，於千七百九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斷頭臺，志蘊丹黨亦同被解散。

維宜奧具雄辯的奇才，有愛國的熱誠，革命後，在國會中每次歐洲列強進兵圍攻法國，他必奔走演說，激動人心。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普奧聯軍侵略法境，長驅直入，迫近巴黎，全城震動，他急向民衆狂呼道：

「……民衆，當敵人前進的時候，若有一人在

領導你們握劍驅敵以前，而號召你們去殘殺弱女子，和徒手的平民，那個人就是你們的榮譽的敵人，也就是你們的幸福的敵人。他是想欺騙你們，使你們失敗呢。反之，若有一人指着普魯士人的心，使你們打擊，憑着你們的勇敢，按照正當的方法，去求勝利，那個人就是你們的榮譽的朋友，也就是你們的幸福的朋友。他是要營救你們，保護你們呢。民衆，跟隨你們的朋友，反抗那些叛徒罷……」

唉，正當你們的弟兄，你們的同胞，離家庭，棄妻子，英武勇猛，直赴戰場的時候，你們還可以偷生求活，雖伏不動麼？你們還可以安居窗下，靜候消息麼？唉，不要如此柔弱呵，不要如此無恥呵，齊赴戰場罷！民衆，齊赴戰場罷……」

東頓係生於千七百五十九年，初為律師，從事革命運動，多所計畫，不避危難。革命後為司法部部長，及國會議員。當法國全境危急之時，他曾拚死命去抵禦強敵。當共和政體動搖之際，他也曾拚死命去裁制王黨。卒因反對胡伯卑耶的殘殺而被戮。

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普魯士軍進圍維爾丹城 (Verdun)，力攻不下，翌日，東頓在議院演說道：

『你們知道維爾丹尚未落在敵人的手中。你們知道我們的軍隊已經發誓，誰敢先自降敵的，就共起而殺他。一部份的民衆，將向邊境前進而禦敵。一部份的民衆，將開掘壕溝，以備長期的防衛。更有一部份的民衆，則持長矛以維持城中的秩序……我們同心協力，以禦外侮罷！誰敢躲避的，誰不把兵器送出的，應該處以死刑……』

山嶽黨的首領，而好屠戮敵黨，與乎無辜的平民的，爲胡伯卑耶。他生於千七百五十九年。以律師被選爲國會議員，攻擊路易十六，反對君主專制，不遺餘力。革命後，爲治安會會員，掌握政權，排斥異己，不特對王黨殘殺無厭，就是革命的同志，凡不附和的，亦必加以誅戮。直至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他被一般黨人推倒而捕殺之後，『恐怖時代』始告結束。

胡伯卑耶好文學，善演說。他的演說辭雖乏想像，而少神來的興趣，然皆先事修飾，多慘淡經營的傑作。千七百九十四年五月七日，他爲『國節』(Fêtes Nationales)的開始慶祝，特向國會演說道：

『集合民衆，便可使之更趨於善良的境地。民衆集合，大家必互相認識，互相親愛。民衆集合，予以政治的或道德的原由，則好善的思想，必於無形之間，印入人的心坎。因爲民衆絕不會相聚而不相樂相親的。』

人爲自然界最偉烈的物體。人的集合，便爲自然界最宏麗的奇觀……法國的民衆，需要集合。這種集合，莫妙於舉行國節。國節就是博愛主義的聯合線，就是種族蕃殖的大方法。在一國，有全國的節日，以便舉國的民衆，共同慶祝。在一城，有特別的節日，以便休息的時期，共同慶祝。如此，人人可以時時集合，共享人生的樂趣，共獲自由的愉快，共表愛國的情感，共知法律的尊嚴。橫行無道的暴君，禍國殃民的殘賊，皆於此日，受民衆的詛罵，受民衆的貶罰。爲人道主義而犧牲的英雄，爲爭自由而殺身的先烈，亦皆於此日，受民衆的表揚，受民衆的紀念……』

四，新聞事業

大革命以前的新聞，只有雜誌，并無日刊。如法蘭西

報 (La Gazette de France) 是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如麥居爾報 (Le Mercure) 是每月出版一次的。至於內容，多關於宗教的辯論，與文藝於批評。直至大革命後，君主專制的政體，已經推翻，言論出版的自由，已經得到，政治的日報，開始創辦，逐日發達。大抵可分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兩種。而革命的日刊，又有山嶽黨的與志蘊黨的兩種。志蘊黨既被解散，志蘊黨人既被捕殺，他們的報章，亦先後停刊。至於山嶽黨的報章，復有擁護胡伯卑耶，與擁護東頓兩派。

當時的新聞記者，最負時望，而最深於文學的，應推屠穆蘭。他日處恐怖時代的巴黎，目見胡伯卑耶的殘暴，雖無辜的小吏，懦弱的婦孺，亦不免於死刑，心殊不忍，便於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他所主持的日刊，著文主張組織『特赦委員會』，對於法庭所拘捕的嫌疑犯以爲宜加以審問，罪重的，纔可按法懲治，罪輕的，亦當赦免，無罪的，即行放歸。他有一篇很沉痛的宣言說道：

『……呵，自由呵，自由就是幸福，就是道理，就是平等，就是公義。你們要我認識她麼？你們要我爲她而屈膝麼？你們要我爲她而流血麼？請你們把監牢的鐵門打開，請你們把二十萬的嫌疑

犯放出……你們不要以爲這種行動，有礙共和的成功。這種行動，正是革命的手段。你們以爲用斷頭臺可以滅絕你們的敵人麼？唉，你們錯了！你們殺一個嫌疑犯，就同時加增十個敵人呢。王黨的健卒壯丁，都已逃避，這些孤兒寡婦，廢疾廢夫，都不值得你們的暴怒而受殺戮的……有人以爲恐怖時代，是目前要務。我以爲稍存慈悲的念頭，舉行特赦，實可使自由的思想，日益鞏固，歐洲的列強，迅速驅逐……』

美芻黎 (Michellet) 在法國革命史中，曾言『屠穆蘭此報出版的那天，人人購閱，售賣此報的書店，被民衆所圍，爭先購買，竟有人出數十倍的價值，始搶得一份，有讀後而歡呼的，有讀後而流淚的，屠穆蘭的文字，感人之深，於此可見！』

大革命時新產生的兩種文體，如政治的雄辯文學，及新聞的論說，均曾放過異彩，至於戲劇與詩歌，則沒有什麼傑作。

當時的戲劇，在著名的作品中，贊成革命的爲馬希沙 (Sylvain Maréchal) 的『國王的最後審判』 (Jugement

dermier des rois)。此劇係述世界上的無數國王，經人民的最後審判，皆流於荒島。表演後甚得革命黨人的歡迎。反對革命的，爲拉伊亞 (Jean Louis Lays) 的『法律之友』 (L'ami des lois)。此劇係述恐怖時代的暴政，與表示擁護國王的熱心。表演後，頗得貴族王黨的讚賞。

至於詩歌，除『馬賽耶斯』與『出征歌』外，無甚可

以留存後世的。但無名的詩人，與鄉間的歌者，曾製成許多短歌小曲，含激烈的意思，可以引起平民的勇氣，而使他們追隨革命的潮流。然而辭句粗俗，音節簡陋，故不復紀述了。

一九二八，七，十四。

本篇著者最近譯著一覽

法文類

- (一) 法文文法
- (二) 試編中國詩史
- (三) 中國無名氏詩選譯
- (四) 和平的中國
- (五) 一滴水
- (六) 唐人絕句百首

中文類

- (一) 法國短篇小說集(嚶嚶)
- (二) 法國的浪漫主義(開明)
- (三) 法朗士的堪克賓(創造社)
- (四) 法國文學叢談(印刷中)
- (五) 法國的歌謠(印刷中)
- (六) 米爾博劇選(印刷中)

月光

陳醉雲

今夜的南風是如此爽朗，
吹遍了楊柳如絲的水鄉。
水藻的氣息又是那麼溫馨，
風中也不會含有些微魚腥。
呵，你聽，古寺的鐘聲正在長鳴！

從那和平的靜寂中，
鐘聲緩緩地播散在廣漠的太空。
啊，這廣漠的太空，
有如蔚藍的穹籠；
一痕蛾眉樣的銀月，
便在無限蔚藍中露着無限晶瑩！

月光悄悄，
向着水面低照。
四圍是這樣寂寥，

遠山沉沉地如在俯身晚禱，
鳥類也不再喧噪，
好像都受了月光的撫慰，
從不可抗的靜止中停了一切紛擾。

但是，
宇宙的脈搏却更活躍，
宇宙的內心却更諧和，
雖然表面靜止着，幾如古井不波。
這時，一切萬有，
正像一道深厚的潛流，
推盪着生命的節奏，
從更美的旋律中表現出它們的優秀。

祇要睜開了智慧的雙眸，
這交響樂是非常瑰奇輕柔，

可以從你眼底流到心頭，
也許會使你整個身體如在夢中飄浮。

啊，你看那亭亭的白蓮，

浴着皎皎的銀烟；

嬉水的小魚若隱若現，

從唼喋中把一個個圓圈畫在水面。

臨水的院宇沉沉如夢，

白粉牆上的鏤花窗孔，

本來已夠玲瓏，

加上了蕭疎的竹影，

更在玲瓏中做出朦朧。

朦朧，朦朧，

白楊葉子颯颯地在岸上翻動；

那不可思議的光彩，

那不可思議的姿態，

更給人以銀碧色的感慨，

也許會使你悄悄地彈一滴清淚。

啊，杜鵑是已經死去，

鳴鳩是已經歸去，

這可愛的良夜，

如今未免寂寞幾許！

流光不能長駐，

好景每難再蘇，

誰沒有朋儕凋零之感呢，

縱然青春還暫時給你留住！

幸而簫聲曳着一縷慰藉的衷腸，

它好似生有無形的翅膀，

裊裊地來自遠方。

啊，這良夜的幽唱，

這纖弱的聲浪，

與其說是愉快，

還不如說是哀傷。

但無論是愉快，是哀傷，

總一樣地使人心神激昂！

何況，它的訴說越吐越深，

它的哀思越引越長，

把無限的衷藏，萬鈞的力量，
都化作遊絲一般裊裊飄揚，
在月明如畫的空中，
在瑩澈如鏡的水上，
怎不令人悠悠神往！

邈邈沉思，悠悠神往，
幻想的羽翼漸漸開張：

『那是中古時代的城市罷？
街上蕭穆地染着月光。
一個騎士倚身於路燈的柱上，
手托着詩篇高聲曼唱，
氣概是英俊而且軒昂。』

『忽然，號角聲遠遠傳來，
臨街的窗戶紛紛齊開！
這時呵，那騎士已躍登馬背，
輕輕地揚鞭一揮，
便踴躍而前，絕塵如飛。
許多站在門首的少女們，』

都在月光中把白巾向他紛揮，
祝福他爲人間剷除災害！』

不料眼前一亮，
現實的影象，

打破了這羅曼斯的幻想；
原來是一隻白鷺在水面飛翔，
一霎間，已杳杳地飛向遠方。
仰看着天上的月，
依舊是那樣明亮，
依舊是那樣慈祥。

它把純潔的光輝，
送給一切人類，
更送給一切鳥獸與花卉；
試問任何賢明的慈母，
可有它那樣無偏無私的愛！
但是幸福與命運呵，
爲甚麼又慣把人們兩樣看待？

像這一片和善的景象，
原不像會有悲劇發生模樣；
可是和善的背面，
却每每隱藏着陷阱與天堂，
純厚的掉入陷阱，
狡黠的爬登天堂！

誰叫他們高坐堂皇？

果然是負有賢能，悉孚衆望？
那些奴才們更噉然站在兩旁，
霍霍地磨着刀槍，
唯一的任務呵，

似乎祇是宰割馴良的羔羊！
祇要誰有餘瀝加以餵養，
也誰都可以役使他們如狗如狼！

唉，這世界，

祇有生命是最沒保障！
真的，祇有生命是最沒保障！
也許，也許有一天，

也會被擁到買賣人肉的市場！
唉，我愛這慈祥的月光，
更惦記那月下的迷人的歌唱；
我願在未死之前，
趁生命還沒有殘喪，
再暢覽這慈祥的月光，
再暢聆那月下的婉歌妙唱！

少女們！唱喲，唱喲！
請你們在這樣月明的夜裏，
再唱起那婉妙的清歌；
使那婉妙的清歌，
像一片白羽之搖漾於銀色的天河！
有誰能證明比這更偉大的事蹟呢，
如其當着你們這樣的做！

啊，這歌唱的聲音，
是不是發自紅的唇，發自灼熱的唇？
還有那彎彎的髮尖，
是不是新月的象徵？

還有那盈盈的眼睛，
也許是天上的星星？
世界的真理有時變遷，
但月光，歌聲，眼睛，髮尖，
却永遠被人類所惦念！

不過，它們總是去得那樣匆匆，
任你怎樣挽留也是沒用。

如今，月色已漸黯淡，
歌聲也不再顫動。

去的已經去了，
逝的已經逝了；
晨風雖是誕生於清曉，
也在預備延攬那市聲的紛擾。

走向市集去的小廝，
有的挑着桶擔，
有的提着筐籃，
祇聞悄悄的步伐，
也不見他們左右顧盼。

那一串串的魚兒，
那躺在籃內的囚犯，
却哀哀的睜着兩眼，
口還不住的在喘息，
尾還不住的在動彈。

串住魚兒的是甚麼鎖拷？
原來就是那纖纖的柳條。

這些柳條呵：
曾經迎着和風，在水面低飄；
曾經顧着清影，受月光照耀；
也曾濡着水沫，親眼瞧見魚兒們的嬉笑；
不料，現在竟被人當作繫繫親友的練條！
可憐它們，又都是那樣年青，
祇在世間略一留停，
便被網罟的威力攫去生命！

呵，你聽！
又是甚麼喧嘩的響聲？
原來是賣藝的優伶，

在曠場裏把鑼鼓齊鳴。

市集上雖已喧囂，

看的人却還寥寥；

但他們因為飢餓的催促，

又怎能計及登場較早。

嚇，還有那靈活的猴兒，

戴着高帽，

穿着紅袍，

多麼可愛而又可笑！

它并且往來跳盪，

趾高氣揚，

裝出種種驕貴模樣；

但是，天哪，

不幸它却完全忘了自己是正在乞食道旁！

唉，這時呵，

那象徵和平慈祥的月光，

已早在一切生物的心中消亡！

一九二八，八，二二。

山雨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出版廣告

編輯者 王任叔 李勻之

發行者 上海東西華德路二七八二
山雨出版社

本期要目

藝術與革命自序

關於好奇心之一考察(譯文)

夜話

遺恨

夜別祖國(譯文)

良夜

首都漫筆

毛一波

江聖遠

啓三

徐季球

王任叔

程方

紅石

穎父

另售每本大洋八分 訂閱半年八角
全年壹元五角 郵費在內
寄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談毀身主義

陳光堯

毀身主義在世界上是很普遍的，不過因各國各地間的習俗不同，所以各處人毀身的方法有同亦有異罷了。歐洲女子在中近古時，本有纏腰使細——弄得簡直倒像個蜘蛛

的風尚；現在又有着高跟鞋之壓迫足部等的固習。在亞洲一帶，如印度，南洋等地，大體男女都有穿耳，穿鼻的習慣。當中南洋土人耳上鼻上所帶的環子更加大得可笑；所以他們人人便幾乎都有「兩耳垂肩」，「鼻如懸胆」的貴相。這些外國民族的毀身方法中，只有歐洲近古婦女們纏腰的弊害大得不可思議。尤其是關於生育方面的，要比較起來，纏腰恐怕至少當與中國舊時婦女們纏足的弊害相等。至於中國人的毀身主義，就我現在所知，約略當分下列數種：

甲 男子部

正式毀身的：穿耳，穿鼻，穿腮，文身，裹足。
附屬毀身的：帶項圈，手鐲，足鐲，指環等。

乙 女子部

正式毀身的：穿耳，穿鼻，束胸，纏足，着高跟鞋。
附屬毀身的：帶項圈，手鐲，足鐲，指環等，着窄衣。

丙 特殊情形

僧尼因宗教灸頂，乞者自殘體膚以求錢，江湖派之取人肢體，古今人的自宮和宮人。

甲 男子部

男子穿耳的風俗，在中國北方西方均甚少，東南江浙一帶最盛。北部西部雖有也只穿左耳，江浙方面不特有時兩耳全穿，甚至一耳上有多至數孔者。在上海我們常見有破耳輪的，這即是穿耳者與人打了架以後的賜與紀念。問其原因，或者說男孩帶耳環，便如鐵鍊鎖住，不至再被閹王叫去。或者又說男孩一穿耳，便破了「本」相，閹王收魂時不至復被錄取。這都不外是要求男孩不要天折的穿耳解釋罷了。但事實上我們常見此地有許多少年和中年人，耳上都尚帶着閃爍的金環，而且似乎他們很加意愛護。然則若認他們的穿耳，於迷信之外多少還含有「求美」，「求愛」

的作用，恐不是推測之事了。

男子穿鼻，據我的經歷，僅在上海見過，珠江流域不得而知，但西北方面絕無僅有的。這種特殊風俗，大約要算江蘇長江北岸一帶的地方最盛。據說必如此則小孩即變成「牛」，閻王向人類索命時便可混過，此或是江北人較他處人生命價值的一個明證。可是要依我看來，這些穿鼻帶環子的人，除了他自己甘願做牛並有牛的醜惡外，其在生活方面，大約也至不便當罷，——假如說要排除鼻涕或流鼻涕時，恐怕更加要有趣了。然而他們為要保存全部的生命，却終於蠻化起來將「受之父母」的「身體髮膚」出之以部分的「毀傷」了，這和墨子「斷指以存身」的學說倒隱隱相合，或者也許是聰明的政策。

男子穿腮，腮中又貫以大環，也是我在上海才見識過，當起初見時，真未免淺薄得至於駭怪。不過我所見的一位是道士，一位是常人但似乎也曾修過仙，所以穿腮多少恐怕總有些宗教的意味。穿腮的真確原因，現在尙沒調查明白；若據我們的推想，或者這是要表示其能絕食，抑要抑制其飲食欲，抑欲自絕飲食等，以謀達到其想成仙目的，也說不定。但到底這種犧牲的意義是很薄弱的，幻渺的，只不過把自己弄得飲食，言語，一切都極不方便，

僅以供人們如見識奇異動物一樣的將自己見識見識罷了。

「斷髮文身」是古時中國本部（今河南山東等地）鄙罵吳越（今江浙等處）人之野蠻無文的一句話。「斷髮」在今已不成問題，但「文身」却不止是江浙安徽一帶的風俗，河南山東直隸等古文明區域現在盛行的也很熱烈。這種習尚，大多出於各地間的平民，乃下至於「流氓」階級。據他們的心理，以為必「文身」乃可以表示威武，並且足以增加美觀。這種信仰一成，於是便有許多人都願意受一時的痛楚，各在自己臂上或胸上用針刺些花呀鳥呀等花紋，然後再分別以墨色紅色之顏料敷入傷口。迨到創愈之後，自己便可以視為水滸上的九紋龍「史進」一流漂亮的人物了，其目的都類是。

男子裹足，周作人先生前已說得很詳細，據「談虎集」第二四七頁云：

陶奭齡著「小柴桑喃喃錄」卷下云：「……至於梳頭裹脚，亦使僕奴代為，不知問却兩手何用？」原來男子的裹脚自明代已然，——雖然有人說始於唐代，引「鏡花緣」的林之洋故事為證。……北京的男子也似乎好穿緊鞋，而且對於自己的脚特別注意，每見他們常

用布條攪子力拂其鞋，而對於坎肩上瓜皮小帽上的灰土毫不措意，可以知之。起初覺得奇怪，後來打聽友人，這才明白：原來這些男子都有一種甚麼布裹在脚上，使之狹小以爲美……

周先生所說北京男子之裹脚，確屬可怪可歎。但恐怕不只是北京一隅如此，上海鞋店中「坤式」男鞋之暢銷，也可以證出此間一般青少年人對自己的脚所持的政見。又周先生引「喃喃錄」中「裹脚」二字爲中國男子裹脚的史證，固然是極可靠的。但不知於這可靠之中，有無一二分下述的疑義：就是此「裹脚」二字，原作者無或係指男子之以方塊的包脚布「包脚」而言，當否尙待周先生的高明指正也。

此外又如男子之欲避免被閻王所叫而帶項圈，手鐲，足鐲，及要求美觀而御指環等，雖不見得怎樣直接的毀傷身體；但帶上這些東西，間接至少可以障礙血液之流行，並以磨擦皮膚使之不得自然，結果和以上幾種毀身的方法則殊途同歸，所以說它們這些惡習是附屬的毀身行爲。

乙 女子部

女子穿耳，在中國占的歷史恐怕很早；「耳」作耳環解，在周禮上便有這個字了。這種壞習慣，在中國往例大

致是天經地義的，故已無足多怪。但自民國「五四」運動以後，如北京等處，不穿耳的天耳女子增加的即很不少。上海據人說也是「文化中心」的地方，豈知我們日常所見的許多女子，却個個都是環璫的噪，真真可悶！女子爲甚麼要穿耳，在愚夫愚婦們都認爲「自古如是」的；聰明優秀一點的人，也不過視爲求美的一種方法罷了。但無論如何，却絕沒有聽見有人說：她們之要穿耳也如同怕男孩不穿耳則易被閻王所叫去的。一般作父母者因賺錢賠錢的關係而喜男惡女，於此益足見之。

女子穿鼻的原因，弊害以及出產的地道，都和上文男子穿鼻的原因，弊害，地道等完全一樣，所以此處不必贅述。所要補說的，就是具有這種長壽鼻子的人們，假如有一天因某種事件的問題而不願意再活了，那時倒不必學芥川龍之介那樣好久想不出妥善的自殺法子；只要用兩指輕輕的將自己鼻上的長壽環子摘下，如來佛或閻王們自然的便會派人來請你的大駕，其死也而毫無痛苦可知。又凡這種人，倘若與人打起架來，則無異恭授對方以牧童執繩持鞭以御牛之權威，這更是極有趣的事了。

女子束胸其實本是束乳，和西洋近古婦女界的纏腰，可以算得是無獨有偶。但西洋婦女對於自己的乳，却是相

習的絕對令其放任的；有些乳房小的夫人，並且弄些棉花塞在胸前。不過中國人中到底也有智者，近幾年來一般小脚太太們的慣會做不高明的棉花假脚，心理上較之這造假乳大致想也不差甚麼罷。要追究中國女子束胸的淵源，恐怕是在近六七年的通都大邑中才有的。她們以為必如此以迫乳部的高脹消去，乃可使自己完全立於纖弱的柔美條件之下。但就為這個條件之取得，而這些勇敢的女同胞自己身體之被桎梏所束縛，乃至因呼吸不靈，血脈停滯而牽及的全部生命之危殆的大問題，便也都永遠在這條件之下「暫從緩議」了。

中國女子纏足的歷史，許多人都說始於南唐，想來是比較可靠的。從地理上研究，全國只有山西甘肅等省女足纏得最小。若北京，因為歷年受滿人習俗的漬染，現在除一部分外鄉的小脚者，本地人之纏小足的已極不易見得到了。在南方如江浙川粵等省，也很有不少的天足婦女。要說到婦女纏足的原因上，有人以為是在要防止婦女們向外去的行動，我看倒不十分盡然，最可靠還是目的在引取男子們的歡心和淫心。頹廢派文人李笠翁曾說：小脚的用處，就在畫裏「憐惜」，夜裏「撫摸」，這倒是個很恰當的解釋。現在各地有許多暗中抱着粽子脚而歎悔悲泣的太

太女士們，早先也本是時代潮流中先趨得時的人物；不過而今她們的脚似乎有些迷戀骸骨，不肯隨她們的覺悟和懺悔在時潮中再出風頭，這個就叫做當日要小脚時的勇敢所賜。

女子着高跟鞋，大約也是在近幾年來各通都大邑中才盛行的。據着鞋的人說，這是為維新為求美觀而穿的；但這所謂的「維新」，所謂的「求美」，都無甯說是各人的嗜好；下細說來，更無甯說是惡習尙的盲從行爲。何以言之？因為穿這高跟鞋，在他們贊成的人以為美，而在我們反對的人則認為醜——簡直如同豬羶蹄子一樣的醜惡。固然彼此的主觀都是不可靠的；但徵之事實，凡着高跟鞋的人，其足部前端須受鞋尖夾力之壓迫，背部須受鞋面壓力之壓迫，踵部須受高底浮力之壓迫，上而腿脛之彈力因壓迫而喪失，全身之重心亦置於空虛，由是腦神經受創，全身不安，除「醜」之外且百弊叢生，早就無半利可舉了。至於着高跟鞋而欲效中國舊時纏足婦女的墊高底以增加足小之故智，籍以取媚於人，更為卑鄙下流的觀念了。

至於女子的因求壽求美而帶項圈，手鐲，足鐲，指環等所生的弊害，都與上述關於男子的完全相同，此處不必再說。談到女子喜穿窄衣，這當然是她們要求身體「窈窕」

的心理所產生。這種習尚的結果，本可以壓迫自己體格皮膚等的發達，和障礙自己血液的循環。要在事實的例證上說，現在還記得月前某報社會新聞中載稱（一時因查不出原文，下係大略情形）：有某女生下某路電車，因所穿的旗袍襪過小了，以致下車後兩腿不能擺開，又值電車開動，結果這位女生乃終被跌死。準此，她的全部生命，總算是就在這「窈窕」中輕輕的消滅了，呵呵！

丙 特殊情形

除上述男女性正附兩項的毀身事外，還有些含有特殊情形的毀身方法。比較普遍平常的，如像和尚尼姑等出家人，因他們宗教上的規定：凡是想真心修道者，必須在自己頭頂上用火艾灸成若干個的禿疤，然後方可銘心見信於人。於是想修心的便也按照着這條文上辦去，以下便代代相傳。這是毀身主義已成一種法律條例的左證。

其次又有以殘毀肢體藉以求錢的，中外都很不少。他們的方法更加多得不數千百種，如像斷肢獻藝，人工矮人，洞穿皮肉，人工怪物等等，都是舉不勝舉也不必盡舉的毀身方法。看這個例，又是毀身主義成爲一種維持生命之門徑的左證。

又舊時一般「江湖」上的弟兄，凡有犯了全體弟兄所

遵守的黨綱的，便由大家合議將他早先入黨時所約定的爲犯罪後當取的某種東西——或手或足或眼睛等——用刀刮下，以資懲戒。這是毀身主義之用於治罪制人的。

除此更爲奇特的，則有古今人自宮或宮人的特殊行爲。相傳元時有個丘處機，因堅拒做駙馬而不獲允，於是他便自宮了（？），並遷至現在北京西便門外的白雲觀中去修道，如是乃達目的。又古今人若遇其妻的姦夫時，除殺而外，或每用刀將其陽物割去以爲懲報，正如聊齋所載「人妖」的故事一樣。本此兩例，毀身主義在往事上又是抵制或懲報他人的方法了。

此外還有許多特殊的毀身，現在要想起來很困難，想起來而又寫出來，在我這不長於文的人手中尤不容易，所以只好待淵博的學者們去搜求並爲補正了。

丁 尾言

文章末了向例都有一段結論，我這篇「談毀身主義」，因爲沒有堂皇的結論便不要結論了。但文中大意是極力攻擊一切毀身主義的，又是完全偏重中國一方面的；因爲毀身主義在中國的花樣特多，而毀傷的程度又特重，我們是中國人，對此似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的緣故。不過在這特多特重的毀身主義的中國中，各地間情形也有輕重濃淡之不

同的分別。要大略說來，恐怕全國中江浙一帶毀身毀得就很厲害（但天足例外），其次便要數到北方了。南部珠江流域，因我沒有到過，也少這些地方的朋友，所以不知當地的風俗怎樣。至於西南方長江上流一帶，即以敵處川陝交界地和四川的本部來說，當地除了女子穿耳不能免全國的通例外，其餘男女毀身的種種方法恐怕是比較很輕微

的。總之，這些「以身殉醜觀」殉疾病的行爲，在現在中國中，是繼續保留或此去彼來的在流行着。雖然這些毀身主義都是醜觀的，求痛苦的；但在當事者則甘於犧牲，或者別有信仰，終於使中國毀身的「國粹」得以永遠保存不滅，大約這也是大可慶幸（？）之事了。

一七，七，上海。

前進 第一卷 第七號 目錄

紀念廖仲愷先生

『人民在法律範圍內有組織團體的自由權』

取消政治分會面面

共禍的責任者

日本并不人滿

短評

北平各工會一律封閉

第二國際的殖民政策

第三國際主人取中國共產黨的方法

讀者論短

追憶廖先生中我們的悲憤

是模

詒艾

詒艾

無逸

徐半農

艾

沛

黃

楚狂

朝鮮厭勝解禳風俗

天行

男女年值三災者，畫三鷹貼于門楣。

三災法：巳，酉，丑生，亥，子，丑年；

申，子，辰生，寅，卯，辰年；

亥，卯，未生，巳，午，未年；

寅，午，戌生，申，酉，戌年。

俗信卜說，用此以禳之。生年隔九，而入三災；三年之內不干人物，多慎忌之事。（元日三災法）

閭巷壁上貼鷄虎畫以禳之。（元日鷄虎畫）

男女一年梳頭，貯退髮留梳函中必待元日黃昏燒於門外，以辟瘟。（元日燒髮）

上子日爲鼠日。閭巷炒豆呪云：鼠嘴焦！鼠嘴焦！湖西俗，燃炬成羣，謂之燼鼠火。（正月上子日）

上亥日爲豕日。作豆腐深面，黑者漸白；豕色黑，故反取其義也。（正月上亥日）

卯日爲兔日。纏綿絲，謂之兔絲，佩而禳災；不納人口木物；忌女先入。（正月卯日）

巳日不理髮，忌蛇入宅。（正月巳日）

男女年值羅喉直星者造芻靈，方言謂之『處容』。齋銅錢於顛中，上元前夜初昏棄于塗，以消厄。羣童遍向門外呼『出處容』！得便破顛爭錢，徇路而打擊之，謂之『打芻戲』。

『處容』之稱，出於新羅憲康王時，東海龍子之名；今掌樂院鄉樂部（天行按：朝鮮王國時代制度也；鄉樂指朝鮮本土樂，中國樂稱唐樂）有處容舞是也。以『芻靈』謂『處容』，蓋假此也。

俗信卜說，年值日月直星者，剪紙象日月，鉗以木，插屋脊，月出時，或燃炬迎之。水直星者，以紙裹飯，夜半投井中禳之。俗最忌處容直星。（處容）

男女幼少者，自冬佩木葫蘆，青紅黃三枚，如豈狀，用綵絲爲綬。上元前夜半潛捐于道，亦謂消厄。（木葫蘆）

都城北門曰肅清，恆閉而不用，潤整清幽。上元前，閭巷婦女三遊此門，謂之度厄。（三遊此門）

曉頭掘取鍾閣十字街上土，（天行按，鍾閣十字街，今京城鍾路普信閣處街道也，地爲輻輳最盛所）；散埋家中四隅，又傳竈，以求財聚。（上元日街土埋家中）

清晨嚼生栗，胡桃，銀杏，皮柏子，蔓菁根之屬，祝曰：『一年十二朔，無事太平，不生癰瘤！』謂之『嚼瘤』。或云固齒之方。

義州俗，年少男女清晨嚼飴糖，謂之『齒較』。飲清酒一盞，不溫，令人耳聰，謂之『牖聾酒』。（上

元嚼瘤，齒較，牖聾）

早起見人，猝然呼之；有應者，輒曰：『買吾暑！』謂之『賣暑』。賣之，則謂無暑病。百計呼之，故不應以爲誑。（上元賣暑）

小兒春病鰲瘡者，乞上元百家飯，騎白對犬而坐，與犬一匙，自噉一匙，不復病。（兒瘡辟除方）

兒童列書家口『某生身厄消滅』字於紙燄之背，任其所飛；日暮斷其線而放之。……（上元放燄）

都人士女傾城而出，聽夕鐘於閨雲街鐘閣；散，至諸橋往來達夜不絕，謂之『踏橋』。或云：『橋』方言與『脚』同釋音；俗說，如是則終年無脚疾。（上元踏橋）

遊瞽者自上元前誦『安宅經』達夜，以度厄祈福；限月盡行之。（安宅）

市廛擇日開市，必用毛蟲日，取其繁氾；而寅日爲最。

(正月毛蟲日開市)

二月朔灑掃堂宇，剪紙書『香娘閨氏，速去千里』八字，貼於椽上。閨氏者，東語女子也。香娘閨氏，蓋指馬陸也，惡而辟之之辭也。(辟馬陸符)

六月望日浴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因為禊飲，謂之『流頭宴』。

用小麥麵造如珠形，名曰『流頭麵』，染五色，聯三枚，以色絲穿而佩之，或掛於門楣，以禳之。(流頭宴，流頭麵)

午日俗稱馬日。作赤豆餛飩餅，設廳中以禱神，祝其馬健。丙午日則不用，『丙』與『病』音相似，忌馬病也。以戊午日爲貴。(十月午日)

冬至日灑豆汁於門板，以除不祥。(冬至灑豆汁)

以上輯洪錫謨『東國歲時記』。

上元清晨飲酒一盞，曰『明耳酒』，嚼栗三個，曰『咬瘡果』。(明耳酒，咬瘡果)

兒童以十月初，男放紙鳶，女佩木雕小葫蘆三枚。至上元夜，鳶飄于空，葫蘆捐于道，各繫一文錢。名曰『防厄』。(上元防厄)

上元夜踏過十二橋，謂之度盡十二月厄。……(踏橋)
以上輯金遺淳『冽陽歲時記』。

閭巷新設白板門，書——
『庚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申時，姜太公造』。
蓋取金克木之義也。(新門呪)

男女一年梳頭，用蠟紙幣貯退髮留梳函中，必待元日黃昏燒於門前。……(燒髮)

上元清晨嚼栗或蘿蔔，祝曰：『一年十二朔，無事太平』。謂之『嚼癩』。(嚼癩)

冬至潑豆粥於門板以辟卯邪(冬至豆粥)

以上輯柳得恭『京都雜志』。

『僑韓耳食錄』之一。

翰林墓前

季叔

老建縣歷朝以來，一共出過兩個翰林，一個姓范，一個便是葬在桃花鄉填口山上的毛翰林。毛翰林生於遜清道光年間，為百年來四十里方圓以內人民崇拜的中心。直到現在，翰林墓前的華表都早經倒塌了，但毛翰林的印象，還是深深地留在人間；只要一提起翰林墓前，誰也能指點你的去路，填口山的名字倒反而漸漸地湮沒了。

填口山離縣城三十里，翰林墓位置在山的東北角。那裏人煙稀少，極目一望，墓左是連天的山郭，墓右便是一片荒涼的旱田。只有離山一箭之遙的地方，竹樹掩映中有一帶不滿十家的村舍，恰好和翰林墓成一條直線。村裏的義富叔叔便時常涉過小溪，到墓前來刈去長草，一擔一擔地挑了回去。

義富叔叔早年死了妻子，只留下一個獨子，於去年恰好把他撫養成人的時候，又被急性流行病奪去。自此以後，他的心情變成非常悒鬱，挑了草回來，每每不自覺地坐在門口，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呼呼地燃着煙，至於坐到兩三

個鐘頭。

春分前後，紫雲英還沒有消息的時候，已經好久沒見雨水了。義富叔叔菜園裏的韭菜因此枯得發黃，老芥菜也生起好多蛀蟲來。義富叔叔刈了草柴回來，便須挑尿桶到園裏去，仔細地澆洒一梭一梭的菜畦。

「好呵，天在下雨了」。多子梳了雙髻，一頭簪一拐地從田塍路上跑回來，兩手捧着一大把着花的油菜。

德貴媽正在廚房裏煮芋頭粥，一聽到這「雨」字的迸躍的聲音，也快活；連忙塞一大把柴在灶肚裏，便到後門口來張望。天上落着毛毛雨，不大看得清：「多子，你說天在下雨嗎？」

多子向她努一努嘴，便跑進自己屋裏去了。

「這死短命鬼……」德貴媽咕嚕着，恰好義富叔叔挑了空尿桶從菜園裏出來，「義富叔叔，你看這天有長雨落的罷？」

義富叔叔略略把脚步放慢了一下，相了相天色，「大

約……」話還沒有說完，兩聲已經洒洒地響起來了。

德貴媽連忙退進灶間，又添上一把柴。

「阿呀——」她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便高聲地叫：「水根鬼呀，還不趕快到嶺上去找豬婆回籠嗎？豺狗子是要乘雨打劫的呀！」

這時雨勢更加大了，鴉鵲都停了噪，只有洒洒的雨聲中，夾着遠遠的囉囉的喚豬聲。

義富叔叔早已放下了尿桶，趺上鞋子，順手拿過一條矮櫬來放在門前，悵望着漫天的野雲，若有所失似地默默地坐着。

過了一回，水根赤手赤脚地趕了豬婆同一窠小豬回來，走過義富叔叔門前：「義富叔叔，你家童養子來了呢。」

「瞎說」。

「真的」，說着舉起小手向翰林墓那邊指了指，「你看，那不是嗎？」

「呀，當真」。義富叔叔跟了水根所指的方向望過去，濃濃的雨絲中，綠的棉襖，紅褲子，正在翰林墓旁的山徑上蠕蠕地行來。連忙拿了一把破紙傘，達達地望田塍路上跑。走到塢口山脚下，恰好遇着。

「唉，我的兒，你怎麼好來不來，偏偏揀這個落雨的日子來呢？」凄苦地說着，兩人合遮着一把傘，回來了。

「好生走，田路是滑溜的呀」，一路這樣地叮囑着。到了屋裏，放下了破紙傘。

「身上都溼透了，快自己到房裏換一身衣服罷；我去煮兩個蛋來你喫。」義富叔叔說着，走進灶間；灶間是陰黯得非常，鋤頭靜靜地倚在牆上。他睜大了眼睛，屋角裏，自己的兒子分明寂寞地站着，大碌碌的眼睛，高鼻子，和尙頭皮，嘴邊還依稀帶着笑影。

「阿呀，我的兒呀！」義富叔叔便走前一步抱住了他，却抱着一把插在柴捆中的羊齒葉。

童養子換了衣服，正在瓦甕裏掏出一把過年時留下的羅漢豆，骨篤骨篤地嚼着，聽到義富叔叔在叫「我的兒」，忙問：「爺叫我嗎？」

「唔——」義富叔叔忽然悟過來似地說，「你嗎，你在房裏做什麼？」

從灶樑頭取下洋火來，點着了一把柴，灶肚裏立即轟轟地燃燒起來；融融的火光，反映出他哭紅了的漣漣的淚眼。

雨又霽了。童養子走到灶間，看到義富叔叔坐着在燒

火，似乎並沒有什麼異樣，便漫不經意地，嚼着豆，到鄰家玩去了。

鷄蛋熟了，童養子却不知在那里；等了一回還不見來，便去找她，走到樟樹下，她在和多子踢健子。

「鷄蛋熟了，回去喫罷」。

「好，就來」。童養子漫聲應着，一壁仍是一脚一脚踢個不休。等踢得夠了，才慢慢地和義富叔叔回到屋裏。

「鷄蛋都冷了昵，要熱一熱罷」？

「還熱着昵，就這樣罷」。

放着磨和礮的破堂前，童養子靠着板桌喫鷄蛋，義富叔叔呼呼地抽着煙。

「義富叔叔今天又哭了」？多子拿着健子站在門邊說。

「瞎說，小鬼」。故意裝起一副凶相。

「眼睛都紅着昵，哈哈，」多子天真地笑着。

章保嫂子湊巧也走過，無意中向這屋裏瞥了一眼，便

高聲說：「童養子呀，你以後再不要來罷，來一回哭一回，義富叔叔眼淚都要爲你流完了昵」。

「沒有的事，剛才燒火烟子迷了眼……」

「還要賴哩，眼圈通紅着，連多子都曉得……」說着，走過去了。

童養子是難得回來的，到夫家去路程有八九里，便在這里過一宿。這一夜裏她幾乎沒有睡，嘴裏嚼着羅漢豆，耳朵聽着隔壁房裏義富叔叔在舖上轉輾反側，和「兒呀，兒呀」的嚙語。

第二天，喫了早飯，義富叔叔裝好了一袋蕃薯乾和羅漢豆，另外用花格子布包了八個雞蛋，算是元寶，送童養子回夫家去。

這一天，是一個早春的好天氣。因爲昨天落了雨，夜間雲散了，天色藍得像海水。朝陽晒在半潮的泥路上，義富叔叔和童養子一前一後地走着，覺得步履都非常輕鬆。

走到山神廟前，路程已去了一半，童養子走不動了，便憩息一回。迎面啣啣啞啞地過來一輛小車，小車上坐着一位中年婦人，元色線呢背褙，茶綠色的棉襖，推車的是王二哥。

「呵，義富叔叔，這樣早送童養子回去嗎？留住兩天再去也不遲……」王二哥笑着義富叔叔說。

義富叔叔也笑着打了個招呼，車子從他們身邊擦過去

了。

「好標緻的女人，是那老頭子的女兒嗎？」車上的中年

婦人問王二哥。

「是老頭子的媳婦——老板娘子，是個中看不中喫的，一天懶得死，又沒有力，針線又拿不起，因此公婆不時要打罵她」。

「那老頭子有這麼厲害嗎？看樣子倒不像……」

「老板娘子，不是的，要是老頭子，那就好哩！這童養子倒是他帶大的呢。他早年死了老婆，只有一個兒子，前年才做親，不料去年就得急病死了。老頭子原想把這童養子帶在身邊的，一則因為阿公媳婦住在一起，又沒有阿婆，究竟不像樣，二則老頭子一看到她就會想起兒子來，反而更加傷心，三則童養子年紀太輕，恐怕守不住，沒奈何才把她嫁到陳村去的。老頭子倒疼得她命似的……」

「也算難得他，一個男人，倒得像娘們似的，帶大了兩個人……我看他相貌，也好像很和善似的」。

「正是哩，你可看見他背着的那個袋子嗎？不知又裝了什麼，自己辛辛苦苦弄出來的東西，又去孝敬那陳家簡文店王去了呢」。

他們這樣談着，車子轉了彎，語聲也隨着啞啞聲漸漸遠去。義富叔叔和童養子便也繼續望前走了。

義富叔叔回來的時候，已近中午。他推開門，屋裏是

寂寞得不可言說的非常。他四面一顧，覺得房子太大了，看看前年兒子做親時的喜聯，紅色還鮮豔得很，但兒子却早已不知到那裏去了。他飯也忘記弄，只是喪魂失魄地抽着煙。

正對面禾場上，三條牛閑散着，日光下時時轉動着一個小孩的影子。

「水根鬼呀，你儘死在外頭好了，還不回來喫飯嗎？」德貴媽高聲叫着。

這尖銳的呼聲，居然驚動了義富叔叔，肚裏忽地覺得異樣地饑餓起來，便懶懶地走進灶間去弄飯。

飯後，他磨了磨鐮刀，背上扁担，一聲也不響地，涉過小溪，到翰林墓前刈草去了。

不知怎地，風聲嗚嗚地響了起來。他走到墓前，放下鐮刀和扁担，突然拍地跪下，端端正正地拜了四拜。

拿出煙管和火刀火石來，坐在倒塌了的華表上，呼呼地抽着煙。「唉，神明倘若是慈悲偉大的，爲什麼不區別善惡好壞，一起都加以懲罰……」痴想了半天，自己也想不出拜毛翰林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便又低下頭去刈草。

傍晚，義富叔叔挑了滿擔的草柴回來。

早春時候，田時不甚忙，喫了晚飯，大家更都圍攏來閑談。

「今天義富叔叔在給毛翰林叩頭呢」。德貴媽笑嘻嘻地說。

「那個說的，水根罷」？義富叔叔也強笑着問。

「好人自有好報，菩薩一定要保佑義富叔叔發一筆大財的。」德貴伯伯手裏捏着一根潮煙管。

「哈哈，像我這種人，沒有老婆，又沒有兒子，發了財也沒有用」。

「不會娶一個嗎」？慣會取笑的章保嫂子插嘴說。

「啊呀，我守寡也守了二十年……」

「那末，可是求菩薩保佑義富叔叔長命百歲」？德貴媽

仍然微笑着。

「德貴媽，你不曉得，像我這種孤老，壽命偏偏會格外長的，也用不着求。」我倒巴不得趕快死呢，却是死也死不去……」

「義富叔叔，那末你究竟爲了什麼呢」？不解事的多子，手裏捏着癩子，也似懂非懂地天真地問。

突然地，出乎意外地，義富叔叔情不自禁地哭起來了。

……
 明天，義富叔叔又到翰林墓前去刈草，後天也仍然去。翰林墓前的草是刈不盡的：今年刈盡了，明年又會長起來；明年刈盡了，後年又會長起來。

貢獻第三卷合訂本已裝成

實價一元 購者從速

法行通信

傅雷

十六、來到這靜寂的鄉間

春苔先生：

來到這靜寂的鄉間，匆匆已快旬日了。

在巴時，曾聽陳女士說我的第一篇通信已於貢獻第五期上發表了，我真如何地快慰而又慚愧啊！亟亟熱望着我的親友們，能夠讀到萬里外遊子之音，當然是大家引以為欣喜而慰藉的事。但是淺薄無聊，多愁善感的我，有何貢獻，敢來佔據你們寶貴的篇幅，驚擾讀者的清思？日來功課正忙，趁着這二三天假日，我決意寫了這第十六次的通信而把牠結束了。

我現在住的是法國略偏西南的維也納省 (Vienne) 的省城，博濟哀 (Poitiers)。全城位處山中，高低櫛比的房屋，全是依地勢傾斜平坦而築的。居民四萬餘。一切公共設備，如圖書館，公園，病院等，也都完備。並是大學區之一，文法理三科學生，約千餘，其中以法科為最多，

約占七八百。我華學生，除我友王君外，尚有閩粵兩省者三四人。城中市政，不算講究；馬糞累累，彷彿我想像中之北京。又以山地關係，道路崎嶇不平，加以石築，尤使你走路時左右滑跌。據說夏天少雨，故滿街灰塵，竟和不長進的中國一樣。初來時四五日，連綿陰雨，絲絲的，細細的，真是悶人。天氣也和上海差不多，王君說夏天也極悶熱。法國氣候，原以南方為佳，巴黎的冬天也是濃霧凍雲火，灰暗可嫌。此間此時，尚須生火。惟出門時反無中國那樣的大西北風，大概四面皆山的緣故吧？

城中最多教堂，有的還是十四五世紀遺物，頹毀之象畢見，然而信徒們還是熙熙攘攘往裏禱告去，香火可算盛旺了。交通除有往來巴黎與抱爾杜 (Bordeaux，法國著名產酒地) 之火車路過外，繁盛大街，並有七零八落之電車，以及又少又壞的公共汽車，車身之壞，真是莫與倫比！看上去至少比我們的年紀大上一倍。加以道路的不平，尤要你坐上去屁股顛簸得要命。而且不知是開車的機關的不靈呢，還是開車的車夫不能幹，每次停車開車時，要使立着的乘客前俯後仰一會。路線又是短，我一則用不到坐車，二則實是有些怕坐，故除了初到時坐過兩次外，至今沒再領教過。

城中最普遍的是馬車，（這是馬糞累累的主因！）無論男女老幼，都會駕駛着出去收垃圾，送牛奶，運貨物，趕市集；又大又污的木輪，又沉重，又吃力的在街上軋軋地滾過，有時開起快車來，我住的房屋也不覺有些震動。此外我們在上海時稱為老虎的汽車也不少，但大半是私人的；有的是公司裏運貨的。至於專門出借的極少，除了火車站外，也沒有巴黎那樣沿街可雇的汽車，而且車上沒有巴黎那樣的自動價目表，尤便我們外行人怯於嘗試。

影戲院共有三四家，全都集中於 Place D'AMÉRIQUE 地方的。我初到那天，正是星期，跟着王君從火車站走到大街，路過那 Place 時，只聽見不住的銳長的電鈴，在東西相望的電影院門口叫着，一大羣人擠在階上等賣票處的窗洞開放。一下子竟使我在巴黎的影象重復閃過。一路上並見一大羣，一大羣男的，女的，先生們，太太們，學生們，都穿扮得齊齊整整，向着我們的來路跑。那是不言而喻，他們是去調劑他七日間的疲勞的。我們因為要找房屋，故專望冷落的街上跑，真是少有和我們同路的，所有的都是迎面而來的。

在巴勤身時，天氣不算好也不算壞，送我的鄭君說，在巴黎過冬天，只求其不下雨已很好了。到博博時也還算

「陰」而不雨，等到往車站旁小旅館裏一放行李時，竟絲絲不留情地地下起來了，以下竟愈下愈起勁，我同王君竟是落湯雞一樣的滿城亂竄。

說起小旅館，那真夠討厭了！滿室的陳腐氣。既是陰雨寒冷，又是沒有一些火可以取暖。電燈高高的和天花板親近，微弱的光芒幾難以燭照全室的輪廓。窗子是向北的，雖窗不遠便是比我們占據上風的山坡上的高屋。在又陰森又黑暗的籠罩中，被褥也愈顯得不清潔了，加之衛鼻的陳腐氣，更使我多疑慮。一個人真是又淒愴，又孤獨，又寒冷，又胆怯，我竟連嫌惡的情緒都沒有了，滿懷只是猜疑恐怖充塞着。

王君也太客氣，一進門便乘我上樓時把旅費付清了，我就是要走也無處走。鄰接的旅店又安知不是難兄難弟呢？而況怎好意思白丟王君的惠鈔的旅費！因此就團縮着熬過了一夜，天明時就爬起，老早趕到隔昨說定的新屋去。

在此要找適當的房屋，也頗不易。加之我條件又太苛：價錢雖可稍出多些，但又不能無端的被敲竹槓。房間大小，地位，方向，建築，新舊，陳設，清潔，都是我極注意的外；還要觀看房主是不是古怪冷僻的人，有沒有太

多的小孩足以妨害工作的情形。尤其是討厭的，就是大都的出租者，都只有宿沒有吃的。我想，爲了吃，一天要飽幾次，路又不好走，天氣又常不好，真太麻煩了。所以只能累着王君，在淋漓盡致的狀態下奔波。我真是如何衷心地對他抱歉啊！

末了，總算找到了一處膳宿相連的地方，出來接洽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很會說話，起初開價說膳宿水電一共五百法郎，我就說太貴。王君用中國話和我討論還的數目，她在旁邊便猜着說，四百……二十……？我一聽她在四百二字上打了一個頓，我便決定還她四百。因爲我們半日的經驗，吃飯三百不算貴，房間一百也是公平的價錢。但她說「四百二十吧？」我說「不，四百！」她又說「四百十吧？」「不，四百！」我仍是堅持着。她又說：「四百五吧？」我終於肯定的說「實在不能多了，四百！一定，四百！」她躊躇了，末後，說她母親出去了，不能決定，約我們明天一早再來。但王君又去替我講了許多話，說我是常住的，說不定要好幾年呢，所以臨行時她差不多答應了。

翌晨，我和行李一同去時，房間還未收拾好。一會兒，一位年約五十歲左右的太太進來了，先自己介紹說

是 Madame Jacquemin，隨後又很客氣的說「昨晚不在，很抱歉！不過我的女兒答應得太鹵莽一些，……：你都知道的；這樣的房間太便宜了！……我想請你稍加一些電費……」她那種純粹法國式的婦女，滿是謙遜，溫和，有禮，善於辭令的外表，以及我急於要安頓行李的心情，使我答應她加她五法郎一月。她表示滿意之後，還說了好多便宜的話。最後，又鄭重其事的對我說：「我請求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指同寓者）！因爲我從來沒有租過這樣廉價的房子，……真的！先生，我請求你！」嚇，好一位會說話，會治家的法國太太！

在巴黎時，旅店主婦也是這樣的客氣，不過並沒有說便宜的話。我租屋是鄭君代去接洽的。但臨行前夜算賬時，她一面結賬一面絮絮地同我招呼，付錢時又說希望我下次再光顧，這次真是十分感謝。我走的早上，雖然時間很早，全寓的人差不多都還睡着的時候，但她已起身了，等我東西放好，車正開動時，她在門口出現了：「再會！先生，Bon voyage！先生……」僕婦也在門口說着：「謝謝先生！」那些……那些確使我感得她們的和善有禮。不過在這次找房子經驗裏，我又感到那些有禮，原是面皮；內心仍還是金錢！她們儘管在招待時怎麼殷勤客氣，到了要錢

時總是一個生的也不肯輕易放過的。等到目的達到，送你出門時，又完全是春風滿面，笑容可掬的滿口的再會，道謝了！

本來，人不是完全的動物。在生存的慾望裏，誰又免得掉沒有那卑鄙的本來？據近日來她們待我的情形觀察起來，我感得她們確有如厨川博士說的西方人的情形。他說，他們是以物質為基礎而漸漸的走到精神的道上。最初是金錢的交易，以後却慢慢的生出超物質的温情來。不像日本人（博士評論他國人的話）假仁假義的先是温情，而終於露出本相來的那種可憐可鄙。因為人類誰又能離却物質而生存？（這段是我從回憶中寫下的一出了象牙之塔）中的大意。）

我搬進時，就同她們講，「因為醫生的囑咐，我不能多食肉，請多給我菜蔬雞卵之類」。因此她們每逢飯菜中有牛羊肉，必為我易他品。並屢問「什麼東西喜吃麼？」她們替我更易的食品，也是天天變換的，我第一天吃的那種奶油蛋，至今沒吃過第二次。她們原不常食同樣的東西的。她們見我不喜食乳餅，（Fromage 英文中叫做 Cheese 的，）就為我燒牛奶粥，用牛奶放糖和米煮成粥狀，我真是第一次嘗到，味却不差。有時呢，便給我換果醬。那種

經心費神的照顧，的確令我想不到那是虛偽的！

她，主婦，知道我家裏只有母親一人，她便問我為什麼不同來呢？不是大家都幸福快樂嗎？我告訴她，那是不可可能的；因為中國的家庭，比西方人的家庭要擾雜的多。但她當問起我假期中如何消遣時，又問我回家不？當我告訴她路遠不能時，她又說了，說不定你底母親會來探望你！她一人在家，將如何地寂寞而憂悶啊！

她們最喜歡聽關於中國的事，一切政治，商業，風俗，飲食，起居，都要問到。可憐我法文程度實在不夠，只能極勉強的告訴她一個大概。我說，「中國的情形太複雜了，外人不容易觀察」，她也說「是的，我們的報紙有時也記載錯誤了！中國實在太大了，所以不容易明白，也不容易治理。」

她昨晚又問我，有沒有母親的照片？我說沒有，她悵然地說：我們從沒有看見中國婦女的照片！如果能和一位中國太太一談，那真如何地有味啊！……

唉，母親！我想不到來此會遇到一位極似母親，而常提起我母親的親切的老人！

剛到幾天，爲了天氣的不好，心緒的不寧，頗不堪其

沉悶。近數日漸漸慣適，確感到「自有幽趣」來。我家鄉是一塊有水有山的半島。離海雖近，但也從未見到。山是不用說了，連邱岡都沒有的。我常以爲憾。此次遠行，得領略了天空海闊，渺渺無涯的景色，激蕩着狂濤，怒吼，雪浪悲嘶的壯觀，精神上受到了不少的刺激。此來更默處山中，開始度那世上千年的隱士生涯。處在這淳樸的伴侶中過着寧靜安閒的日子，那種幸福也是一生不可多得的。故國的稀糟混亂可悲可痛的影渺子遠了，不覺清靜了許多。在國內時，不看報又覺厭悶，看報時又是滿紙酸心的事，真痛苦極了。然而赤手空拳，徒喚奈何，又有何用。倒是索性隔絕得遠些，反較安靜。反正是失望了，便不必多去悲傷！

同居的五人，都是學生，大半都是學法律的。一個年紀最輕的，只十五歲，是學音樂的。每天晚上回來時，他總要練習一下鋼琴（寓中所備的）。他已能彈 *Sonatine* 及一切的複雜的舞曲了。那又健壯又活潑的少年，真是玫瑰一般地美麗，露珠一般地明淨。新相識的小朋友，我在默默地爲你祝福啊！

明天是 *Carnavai* 節，學校從今天起放假三天。據說在這一天大家可以大鬧一番的，有人譯爲「狂歡節」，大概

就是這意思。同伴們都回去了，只剩一個塞爾維亞人和我。

每天照例出去散步一次；攜帶了地圖，俾免迷途。我們到大學文科是很近的，只有像從上海的商務書館到北新書局（四馬路）那些遠近。附近又有一個植物園，雖很小，但頗具幽意。門口幾棵高過數十丈的樹，都赤裸了。可是滿園却盡是松柏之類的常青樹。深碧的傘形的長松陰下，躺着雪白的濃霜，日光緩緩地移過來了，便漸漸變成晶明的露水，濕潤着茂盛滋榮的綠草。我對於草木真是疏遠得很，大半的大半，我都不知其名。看這裏在這季的草色還是青綠可愛，可知決不是和上海枯黃萎倒的草地同種。小小的池塘，寥寥的山石，淚珠似的水，從上面淌下來，流過那倒垂的蔓藤，潛向池中去。石上青苔，原可盈寸，足見他年歲之久老。樹上都掛有名牌，但我仍不相識，就是翻字典也沒用的，中國沒有的植物，叫編字典的人也無從翻譯起！只是看他標的年期，有的竟在 1774 年前後的。有涯的人生，何其渺小得可憐啊！

昨晨去遊全城唯一的大公園 *Blossac*。聽着輕微密語的鳥聲，看着修剪齊整的樹枝。濃綠的森林裏，散步的小道蜿蜒地遠去，我不禁想起茵夢湖裏所描寫的「林中」來。

這些可愛的小孩中，說不定也有着未來的來印哈德和以麗沙白呢！

因着地位的關係，我們可以依着 Blossac 的短欄，而遠眺全城。處女般羞怯的 Chain 河，婀娜地在低田中間流過。我五天前在植物園旁看過 Chain 的雄偉的波流了。河身灣轉處，翻着那雪白的軟綢，洪大的濤聲有如雷鳴；遠遠地，漸漸地流到下流在圓形的橋柱旁衝過去，全河面到處是漩渦，像無數的小魚當天將下雨時翻躍歡騰一樣。河旁的低地，與河相差幾不及一尺。矮小的房屋，看來像是玩具。洗衣婦全神使勁在擣衣，勤苦的男子在佈置着濕透的低園中的植物。還有那有錢人家的考究的樓房，背臨着，瞰視着河面，那才是近水樓臺呢！

昨天在 Blossac 見到那微弱到幾乎靜止的水落時，真想不到那是同一的 Chain 河！

在途時，經過香港，經過新嘉坡，經過哥倫坡，都會看了半山腰的房屋而豔羨，起一種至少須得讓我去瀏覽一下的妄想，不料此時我竟「身在此山中」了。曼長的雞聲，報告着時刻，清脆的犬吠，警戒着來客，溫和的太陽普照着大地，微暖的和風拂着我，向我說：「春神快來了！」啊，那，那，還不是我的故鄉麼？我竟從萬里外歸來了！我竟

從萬里外歸來了！可是，母親啊，怎只看不見你？

在喧囂的上海，是聽不到雞鳴犬吠的，（有的犬吠，也只是豪富之家的勢利狗罷了！）在巴黎更不用說，三四月來第一次聽到雞啼呢。每當引吭高歌的餘音，響到我耳鼓時，我總要掩卷默想一回，夢幻一回。

在巴時，學昭女士曾和我說：「在此見到了有些極像故鄉的情景，有些極不像故鄉的情景，在這種衝突的同與不同間，我感到很深的感觸！」啊，我如今也體驗到了。

末了，我想聯帶把最近中國留學生的現象報告一些給先生聽。一些，只有一些！只請先生檢閱一下我們的隊伍而已。

在巴黎，（我說的只限巴黎！）所有的學生，大半還集中於拉丁區。在這區內的幾條繁盛的如 Saint Michel, Saint Germain 幾條街上，不用說很容易遇到同國人的。

晚上，從飯館裏出來，照例要在附近散步一回的。因為巴黎人多於鯽，家裏只有睡覺的地方，那容得像中國一樣的有你躡方步的地方？肚子裝滿的時候，自然要找個運動一下，舒展一下的地方，白天可以到公園去，晚上祇能在街上了。那時才真好看呢，妖形怪狀的土娼，（簡直是

野雞，)眼睛四周塗得碧綠的，嘴唇弄得鮮血直流似的滿街都是的出來覓食。一羣餓狗似的中國學生，(不是說餓狗似的只有中國學生！不過現在我只說中國學生罷了。)

三三兩兩，帽子覆在前額，微微的左傾着，挺着滿滿的肚子，兩眼骨溜骨溜地向着她們亂射，嘴裏還哼着「Hello」……一面走一面又咬着嘴和同伴們品評起來。嚇，真是十足的中國學生！在上海逛慣了四馬路大世界的我家貴同學，招到了幾萬里外的歐洲，原還是君子不忘其本！好一個泱泱大國之風的國民啊，好一個風流公子啊！

我曾同一位友人到過一兩次咖啡店。(法國的咖啡館是比中國茶館還多上十倍的，先生當然知道的了。)他問我要樓上去呢還是樓下，我不懂，問他樓上怎樣，樓下又怎樣。他不響，領着我逕往上升。只見一桌桌的撲克麻雀，大半是我們的同胞，正喧嚷着勇敢的鬪爭着。再進去是打彈子的地方。那位朋友便問我：「你要玩什麼東西？……打一回彈子罷！啊，慚愧！我是什麼玩意兒都不會的。真辜負他的好意了。於是他又領我下樓來，細細告訴我：樓下是喝喝咖啡談談天的，樓上是玩玩牌的。他又說，中國學生中有好多是靠賭活命的，他們離開牌(無論撲克麻雀)簡直不能度日！他又講給我聽，法國賈淫的情

形，留學生中有錢的很多包一個妓女的(當然是土娼)。陳女士說的男嫖女賭，我看還是男同學本領高強，嫖與賭兼而有之呢！

第二天晚上那朋友又請我看戲去，碰到一位已經在國內得了法學博士出來的同學，他問起我中國的情形，他說：「中國國民黨現在不是很有勢力麼？我有一個知友，同某某某(國內大要人恕不稱名了)很有些道理！……唔，……」他說着非常得意。我真祝賀他有這麼一位知友！據說，這位同學因國內的博士不十分神氣，所以再到法國來弄一個法國的博士。他正研究刑法，預備回去做審判官。那些話是不是真的，我不敢說。但他的知友同某某某很有道理的話，却是我親耳聽得的！

不讀書而專事花天酒地的既如此，讀讀書而轉轉念頭的又如彼，我真不知中國的青年有何希望呢！

真正頭腦清楚，用功讀書，確有目標的並不是沒有！就我所知，就有好幾個。但是依據着全體的比例看來，真是可憐得夠了！實在的，國外的學生界，簡直糟到和上海一樣！真正可稱為現代的青年，中國的學生的，同上海一樣的希望少有！

在領事館裏，我更碰到一件奇事。那天我是去拏國際

證的，忽然一位學生模樣的中國人，推門進來，一位上級職員似的出來問他，「有什麼事？」他低聲的答道：「有共產黨的事情報告，」隨着那上級職員放下歡迎的臉來，「請進來！」他又跟着進去了。我一聽見共產黨三字，不禁注視了他一下，心裏一陣迷糊奇怪。聽說他們二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中國學生，在法也常常手鎗見面的。真算得英雄：爲黨國犧牲！

好了，夠了，愈說愈糟，不說也罷！

本來，陳女士老早就叮囑我說話留意些。她因爲說了幾句真話，而大犯衆怒，叫我不必再碰釘子了。但是我偏有些倔強，我說的是真話，又不造半句謠言。要不犯衆怒，那除非你不說話！在這世界上，你要說一句公平話時，就犯衆怒！她又問我有何黨派，我說沒有的，她說那更糟了！他們兩方可以任意說你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啊，那簡直無話可說了！

總之一句：留學生糟糕的情形，確是實在的，無可掩飾的！我也不懂，爲什麼像陳女士所說的，好像大家都有一種無形的默契，從不把留學界的真相宣諸國內的。可是無論你們怎樣包蔽隱瞞，你們不習上時，將到底個個要回國的，你們數年來的成績，到底要宣示於國人的耳目

之下的！你們實際的能力，也要大大影響於未來的中國人的！看罷，我們的將來！

有人說，現在罵人是出風頭的好方法。不過，我自問既不是來出風頭，也並不是來罵人，只是把實在的情形披露一些，讓國人知道留學界的內幕，而大家起來做些嚴厲的監督！一方面還是希望我們的同學們，醒悟一些，早早回頭，想想我們的將來，想想世界上還有一塊爛肉，我們一切親愛的人們，便在這塊爛肉上，受着蠅蛆的叮！

我的通信完了。一無成績，只是一大堆亂草，白糟塌了你們的時間來讀牠，真是萬分抱愧的！希望我能好好地，警策一下，努力一下，將來能勿自淪落，仍以今日的面目與諸親友相見！

暫別了，我親愛的朋友們！祝你們都好！

怒安。

十七年二月二十夜於 Portiers。

謝春苔先生爲我的通信的操勞

談鹹與蛋書後

——「談鹹與蛋」見「貢獻」二卷九期——

沒有名人來作書後，就此自己來補一補遺；文章或者說不上有什麼所謂書後，就不妨當此書後爲小動物的短尾巴。

關於蛋的情形，在吳震方的「嶺南雜記」裏說過：「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卽龍戶，以船爲家，以魚爲業，見水色卽知有龍(?)。性粗蠢，不諳禮數，入水不沒，每爲客泗水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婚娶以酒相餽，羣婦子飲於洲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歌爲樂。屬河泊所徵魚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卽飄竄不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曰，貧乏不能自存，而蠹豪每索詐以困之。海濱貧民，此爲最苦矣！蛋有三種：魚蛋取魚；蠔蛋取蠔；木蛋伐山取木。」

在這裏所謂不諳禮教的話自然是吳同志震方的主觀，其實中原禮義之邦，禮數也並不高明！至於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也還是小事。撐船篙的辛苦，在逆水行舟時，

是常有的，故蛋家佬的胸前雖然很發達，但以胸頂篙，把船推進的地方，便厚厚地，了一塊皮和斑斕了。其他櫛風沐雨，十蒸九曬的事情，更是實實在在地領受而世世代代享受下去的。

蛋家嫁娶，飲於洲岸等話，也還要清楚一些說明，因爲另外有一種大艇是專供他們辦喜酒及其他宴會等事用的，這個大艇，另外有一專名，一時記不起來了。他們自然沒有財產，除了幾百塊錢的一條船而外，但富有的蛋家，很有擁着大的或許多的船隻的。土豪剝削的事實，古已有之，但非土豪的好人，也還是剝削蛋家的！現在也並沒有減少。蛋家之分類，在吳震方時(清康熙間)容或如此，在今日是七十二行都有了。

三月初一日爲蛋家婆買力之日，因爲她們要搖船把轎和男子一樣作工之外，還要生兒子，做家務，所需要的力自然很多，故每年是日都要把岸上人們的力買回去以資

招勉之

挹法。買力的方法是在晨光熹微的時候，在船上向空叫道：

『一邦快，二邦快，姑娘婆嫂的力，都來曬！』

（邦者鋤也。都來曬者，都來齊也。廣州語，曬字作完全解。所指的姑娘婆嫂，大約是向岸上農家而發，因為農家才用力，才有力可以借人）。

這種傳說，很有興味，怎樣來頭，不曾細細根究，暫且不表，姑聽後來分解吧。在這些日子，很像在春夏兩季裏，蛋家也有他們的祭神的節令，是三月初一抑是那一天，一時也忘記了。祭神時以蠶為犧牲，祭畢也拿來果腹。這蠶與蛋，在迷信上，我看來很有關係，否則他們可以拿別的來代替的，何必用到它呢？現在先來談談蠶。

蠶，讀若 *Holew*，為節肢動物中之甲殼類，腿口科，劍尾屬，蠶種。英文名為 *Horse shoe crab* 或 *King crab*，和蟹是同一個普通名稱的。長一二尺或三四尺都有。青黑色，有光澤，全體外包堅甲，這是和常蟹相同之點。體形，其胸部略成半月形，腹部六角形。背有複眼單眼各二。口在腹面，周圍有腳六對，最後之腳，扁平如瓣，以護腹部五對之鰓。尾成劍狀。產於南洋羣島及閩粵沿海一

帶，據生物學者云，是種現存世間只有五種了。據說味美，閩人以為食品。但宰法却很有些祕訣，倘若宰得不得法，全部都吃不成了。燒法也很奇怪，十來個鷄子，拌以豬油，糖，葱，蒜，味兒並不十分美！也許別的燒法比這個還高明也說不定的。

又我們看『辭源』可以知道一些關於蠶的記載，一是說蠶帆，說它背上有骨，高七八尺，無風則偃，有風即舉，乘風而行，俗呼蠶帆。舊云視鴟制舵，觀蠶制帆。二是說蠶媚。蠶喜羣遊，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為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雖遇警濤不解，名曰蠶帆。漁人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者去矣，然失雌亦不能獨活，故曰蠶媚。按這兩段新聞，是辭源從廣東省志及南越筆記中抄來的。不錯，在潮汕的海面，我也見過一次它們的大隊進行着，好比馬蟻佈陣一般，很有趣味。

蛋家取蠶祭神，大約是取蠶帆之好意吧，說不定另外還有些神的傳說的關係。

蛋家妹的人體美，因為沒有什麼束縛，故比之陸居之女人們是好些，因此到香港來的外人會錫以 *Handsome maid* 的佳號。其實，所謂美是對於那些，楊柳小蠻腰，

三寸金蓮和平平的胸膛的比較結果！不料這樣的稱呼，就有許多廣州人誤會了作爲鹹水妹的來源和語根了。（按鹹水妹與 Handsome maid 音確是很相近的）。

還有鹹水歌的唱法，聲調很柔揚的，前次不曾談及，現在特來舉一個例。如唱開頭一句：

『門口有菠 音 Paw——摩囉菜；兄哥，唔聲唔盛走埋來』。該唱作：

『門口有菠摩囉菜……喇……兄哥……唔聲唔盛走埋來……呀……』

另外還有每句有每句的唱的生命，唱時的情感怎樣便怎樣加許多阿，呀，咧，……等的引長音及字眼兒，或節段下去，那是不能細舉了。唱也不一定唱完，亦沒有音樂的，完全是她們的質樸的聲帶中發出來的音調。

請看『讀書界』週刊

批評最近出版界之唯一刊物

汪儁然先生主編

喂喂書屋發售

寫到這裏，忽又想起一句『官三民四蛋家五』的諺語。這是指年底送灶爺上天的廣州定例，臘月廿三廿四廿五天爲送灶之期，俗例彷彿就這樣指定了。做官之家是該早些送灶爺爺上天，以表誠敬或運動他，使他替你在天神面前多說幾句好話的意思，故廿三天爲官家送灶之期。廿四爲平民，而廿五才輪到蛋家。這是否自己各人自定，或是被指定，都不得而知。如果一旦沒有標準時，不妨就引用這一句以作原則了。

其他，一時想不起，就此把尾巴截斷了。尾巴是拖泥帶水的東西，會做文章的人大約不會有的，正如十足是文明的人類一樣，誰還有尾巴呢，雖則事實上仍然有蠻性的遺痕隱藏着。

西湖人項連生的「憶雲詞」序中說：「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讀書作文都不過這一句。我太過好觀察自己，太過少動作，現在且怕動作，怕實現，總覺一種事情，存在夢想中是好的，若實現出來，即喪失其姿媚了。所以我天天的做夢，天天不肯實行。近來自己更爲驚駭自己的情形，我乃不想將來，少有希望，我只憶我的過去，悔恨我的過去之不可復得，有時整日在悔恨中。間有心志明白時，覺此種情形不能長久，欲結束一下，很想將我的這種幻想病態心理寫出來，作我的療劑，然而我怕動作（寫文亦是一種動作），終於空有願望而已。

我天天做夢

谷己



青春夢已醒

谷己

你說你要柔順。這個東西從前最容易在女性中找得，現在怕合柔順至少分量的是女性了。反過來或者在同性的朋友間還容易遇到。所以我勸你不要再想女性。我們都是及壯之年，雖不能有特別的建豎，亦應盡自己所能，勿艸艸過此一生。呵青春的夢，我夢既醒，而我尙在青春。我留在外國，亦不過等待青春之消盡而已。數年後回來必將全副精神爲可憐的中國人服務。我對人生總是退讓的，人生不過由一點一點的讓步所積成，直讓至「死」爲止。這並不是悲觀思想，這是我掃除了幻想而認識真理，認識現實，怕人的現實！

無團結由於無興趣

谷 己

我們處事過於回想，過於遲疑，過於向四面八方去看，所以常在徘徊常在顧盼。根本我們是弱者，我們怕人，所以我們要討好，不敢孤身獨往的向前。我自己多半因身體弱的緣故，近來外面雖然十分決絕，心中對一切都留戀猶豫的。我以為打破這種情性，第一在強身，第二則在有團體以互相砥礪。但這兩層都靠環境，很難孤獨的實現。你們想結團體，一方從消極保持自己的志尙，一方積極的努力前進，我很贊成，但我對於團體，尤其是中國人的團體，有些意見。一個團體能以持久，最重要的在使各團員都有職務要履行，有一團員閒着，這團體即將漸漸崩壞。因為各有事情做，即能引起各人對於團體的興趣。中國人最無團體心，完全因沒有興趣的緣故，引起興趣最要事，而根本則在使各人皆有事情可做。

現實與理想之衝突

谷 己

自己滿意自己是一種幸福，但不滿意自己亦為智慧進

步必經之階級。我以為所以不滿意，由於自己看出自己有缺點，而常常滿意者，大半都在蒙昧中也。哲學一點的講，不滿意起於現實與理想之衝突，靈魂與肉體的戰爭。我不曉得別人怎樣，我自己日見靈肉之分裂。靈向上而肉偏要向下，因此而起不滿，起痛苦。宗教哲學之發生，無非感覺到這一層想從事調和而已。西洋人情感激激烈，生活苦悶，完全因這種分裂太甚所致。中國人從前是一致的，即蒙昧不覺的，所以很幸福；現在不能了，看數十年後（現在還少），感到人類軟弱無力的痛苦而呼喊，必隨處都可聽到呢！

看罷紫羅蘭的粵曲

九 芝

流光真如駛，紫羅蘭兩年以前還是一個學生模樣的人物，今日在上海大戲院演戲，居然已是一位成熟的藝人。從前人們只道紫羅蘭善舞，不知為什麼她又學會了粵曲。粵曲正如粵人生活一般，中國味居七八，洋場味居二三，而以粵地的語言與音樂貫串之。我們中北部人，對於粵地的語言與音樂是不了解；雖然自身也很染了洋場味，但對於粵曲中二三分的洋場味認為太多，七八分的中國味

則認為不足，所以完全得不到好感。私心希望，以為廣東人應該絲毫不可惜的丟開中國文明，另創自己的新文明，正如私心希望日本人的一樣。我以日本人比廣東人，並沒有一點歧視廣東人的意味，廣東人受中國文明的利益與毒害，我以為都不及日本人深。就政治上論，只要從前中國維新發軔的時候，廣東人不發生那慈悲一念，滿心想援救中國人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只回過頭去，整理廣東的內部，趕走中國的官僚，自立為廣東民國，說不定現在已與日本同列於一等強權。現在不但耘不了他人之田，即自己之田也被他人耘去，天下事總是這樣叫人惋惜的。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如此，既然沒有見過中國古琴是如何彈法，那末「霍小玉」最好不彈琴，乃至最好不演「霍小玉」。我以中國中北部人的資格奉勸廣東人含棄中國文明，並預祝廣東新文明之成功。

馬來人與中國人

楊之森

中國人到南洋去的雖然很多，並且在南洋經濟上佔了很大的勢力，但中國人的生活情況怎樣，尚無較好的專書

敘述過；馬來人的生活情況怎樣，更少人注意了。頃閱春苔先生作的，『馬來人的餛飩擔』一文，內容未免失實，未免要使注意南洋問題的人們，發生許多誤會。慶麟先生他所說的情形或者祇是特殊的，並不是普遍的現象。

馬來人果真沒有一人有一百元以上財產嗎？『馬來人中沒有一人有一百元以上財產』這句話，慶麟先生觀察未免太錯了。馬來人有一百元以上財產的正多呢。馬來人不但有一百元以上財產，且有地主小實業家（椰子園樹膠園）商店（不賣洋貨，專賣土布）房產。他們的職業不但做檢票員，且充任行政官作荷爾人走狗而魚肉同胞，至於煤油公司火車輪船土庫（即洋行）樹膠園煙園等處充任要職的比中國人要多得多，此外充任小學教員報館記者的知識份子也不少。

南洋失業的現象很少，馬來人不但做乞丐的沒有，就是穿襤褸衣服的都很少。他們很講禮貌，衣冠淨潔而整齊，他們絕不至沒有錢買衣帽；我們還要知道馬來人戴的帽是土耳其式的帽，這種帽絕不是中國人做的，我在南洋住了七八年，也沒有見過中國人賣過馬來人的帽；他們是信回教的，不但中國人不買回教人的帽，就是回教，他們也未必要買，不但他們不肯買，連中國人摸一摸他們的帽他們都不喜

歉，因為中國人是食猪肉的，摸了他們的帽，那末他們的帽就不潔了。南洋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是一樣的，他們一年只要兩套衣服就夠了，兩套衣服不過十幾盾（每盾合上海銀八角左右），他們的收入并不少，那裏連買衣服的錢都沒有呢？且賣馬來人衣服的多是土人（洋服則多在中國洋服店購買），那裏來重價分賣給他們。在很僻的鄉村，或者有這種現象，但也是少數，并不是普遍的。

中國人在南洋雖然在經濟上佔有相當的勢力，但遠不及荷蘭的資本案，他們有銀行鐵路輪船鑛山農場，所以經濟權仍然操在荷蘭資本案之手；從前爪哇有姓黃的經營糖業，蘇門答臘有姓張的經營樹膠煙葉，但現在都失敗了。國貨在南洋未見得暢銷，中國人在南洋僅僅是居販賣洋貨的商人地位，至各大小都市的地皮與房產則操於中國人手；荷蘭屬地的情形是這樣。英屬則中國人有經營鑛產米較樹膠椰子等實業家。南洋的中國資產階級可說仍然是附屬於英荷資產階級。

南洋雖然有不少富有的，但勞苦終年的店員人力車夫鑛工海員碼頭工人樹膠園椰園工人，他們的痛苦其未下於中國的工人呵！不過南洋工人的工錢較高些，尋找工作容易些罷了。

荷蘭統治下的爪哇蘇門答臘等地，對於中國人，剝削得很利害；除每人必須納人頭稅之外，經商的還要納贏利稅，進口的中國人必須有殷實商家担保才能登岸，并且要繳入口稅一百盾。凡失業工人皆被驅逐出境。

所以中國人在南洋雖有些錢但在經濟上并不能壟斷市場，在政治上則到處受不平等的束縛。若我政府能在政治上加以保護與指導，庶南洋今後不至被帝國主義利用的馬來人與僑胞發生惡感，同時經濟上才能保持過去的勢力。

亞波羅

國立藝術院半月刊

第一期本月內出版

嚶嚶書屋總代售

附錄

春潮書局創辦旨趣

這是借用到爛熟了的一句比喻，年來上海新添的書局，真像是雨後驟生的春筍。在這一片熱鬧聲中加添了我們的一家。我們不敢自薄是追逐時尚，却懷抱着填補一塊缺陷的願心。在表現我們究有多少能力以前，且先說說我們創辦的意見。

近八十年來的歷史，就我們的民族的一部分說，無論作縱的時間的或橫的空間的比較，都算是最堪歌泣的篇章：一面發覺了生活擴張的多少新奇的領域，一面眼看着固有的驕傲與光榮全盤搗毀。這是資本帝國主義同我們見面後帶來的傷心的禮物。禮物中活字印刷術的一件，配着

機械的交通工具的協助，尤其是鞭策我們的前鋒。是有了牠，我們的社會職業中才增添了出版業的重要的一席；是有了牠，中古時代風味的沉夢才開始驚破。

然而，也正如嘴上的花頭一樣，出版業能廣播阿諛權勢的頌辭，却也能散佈反抗強權的種子；能築起少數階級尊榮的高塔，却也能墾闢大家公同種植的田園；這樣，出版業者便負有嚴重的使命了。他是健康的知識養分的分配人，他是人生旅程上相互間慰安鼓勵的傳語者；在演變緊急的關頭，為社會決擇新的方向的各种努力中，也應該見到他的汗珠。介乎廣大的讀者與進步的作者中間，縮住他們的精神交通從而決定運用同一文字的民族的內在生命的演進者，是這從事於出版事業的人。可惜的是這使命不盡為出版業者所理解，或者被理解了而不能如願地定成。

回想從我們的頭頂上揭去「君王聖明」的大帽子，指點我們撤除了奴隸思想的囚牢，發現了思想自由的欣喜的，真是值得我們永遠感謝的偉大靈魂。十幾年來國中思想界的繁複演進的壯觀，為我們的生活上加添了不少的波瀾；只要我們自己身心健全，胸襟開展，便儘量享受着游泳在思想的無邊野海裏的快樂；這都是那偉大的努力的賜

予。

我們說「壯觀」，說「波瀾」，自然也祇是比較的說法；細想起來，多少思想都是浮光掠影地閃過，探不到心靈的深處呵！大抵一種新穎的思想興起時，接着便是迎神賽會般熱鬧一陣；與實際生活了無干係。結果解除了的常祇是有形的錮鑄，無形的却仍重重束縛着。維繫我們生活的平衡的，大體仍舊是自寬自營的奴才哲學；權勢與純物質的力量儼然代表着最高的真理。爲了物質的及偽善的急功近利，到處都呈露着理想的低頭，正義的撒手。那怕是光芒萬丈的名字，一轉眼便失去了尊嚴。

時間的長流流到了現在，不管是喜是愁，總要算是轉換了舊有局面的新的階段，希望與失望各自分領了一部分的心靈。回頭檢閱造成現狀的原因看，最有興味的是政治事業的地位在國人腦中升起起伏的弧線：當初進步的智識界都看待自己白鴿般的純潔，對政治不敢有纖毫的沾染。忽的一陣狂潮從西北方捲到，挾着「革命是人生最高的原則」的口號，浩浩湯湯，湧撲過來；再匯合原有的有源的巨流，聲勢更加浩大；漫山漫野，一直湧到白鴿住家的簷前。忽的情勢又一轉變，變到了現在的局面，白鴿們一個個都動了入浴的興致，先先後後跳進潮頭，暢適地浮游在

上面。空急煞了站在岸上的白鴿，悲煞了湮沒在潮底的多少靈魂。

這弧線應該可以說明：政治固然是推進社會的主要力量，但並不是唯一的。尤其需要學術思想文藝與教育的啓發與護持，政治的方向才更易準定，政治的力量才更加雄厚。學術思想文藝與教育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超乎政治，却都比單純的政治努力更能超乎成敗利害的較量。這意思想來在現在必有更多的人親切感味到，尤其是在湧着遠大的希望的心靈裏。

不汲汲於淺功近利，而努力於遠大希望的傳播者，不幸却正是羣衆蔑視——甚至於仇視的對象。這填滿在思想裏的事例，實在舉不勝舉。且就一件目下最流行的事實看：家喻戶曉的三民主義，民國十三年孫先生在廣州演講的時候，聽講者的數目不是連廣東大學的講演堂都填不滿座麼？當時的報紙紀載，不是有的還帶着訕笑的腔調麼？這還是就那般掩蓋一世的氣魄的孫先生，而且是政治革命的鼓吹而論。倘使是更偏純於思想革命的努力，那所得的輕蔑必更深重，遇到的迫害也必更不易預防。

出版業者如果只自限於潮流的追逐，嗜好的迎合，這種傳播遠大希望的使命，他只有連着這希望一齊謝絕。這

樣，著作物的地位，恰好相當於單純的商品；製造這商品的作家，幸而不遭蔑視的待遇，也享受着製造一切商品的勞動者同一被剝削的命運。

爲了相信目前這大變動的後期必然地積存下多少的沉重的悲哀，又必然地醞釀着新的思想的力量；使我們意識着改換一種態度的出版業經營的重要。

我們懸着「叫出時代與環境造成的心底的聲音」的標準，願爲一切忠於時代，忠於事實，忠於自己的作家，効傳播之勞；倒不必限於名家。同時依據這標準，忠於我們自己的信心，貢獻出健康的知識養分，同真摯的情感慰安於廣大的，純潔的，健全的，進步的讀者之前。我們，幾個踏棄了多少榮耀的清高的職業不去尋來，冒着以金錢爲本位的商人的惡名的青年，懷抱了這一點信念，想爲煩悶枯燥的時代播撒些活潑生意的種子，便這麼不顧力量多麼大，作一番勇敢的嘗試。

現在爲得更具體的說明，我們分列我們所要編印的著作的內容作如下的五種方向——

(一) 系統思想的建設，介紹與批評——這一項差不多無須加添什麼說明，無疑的是最切要最艱難的工作。從

恬靜沉寂的甜睡中發覺了人生的洶湧的狂潮，一直到風雨飄搖的現在，無論物觀的與非物觀的解說，我們中心都迫切存有尋求人生究竟的一顆定心丸的要求。這不是憑着單純的印象，偶得的妙悟所能推求得來；也不是聰明的粉飾，堂皇的招牌所能應付得下。

像這般巨大的工程，決不是輕巧所能完畢。在期待中我們同時還注意到社會問題的研究，文藝欣賞的態度，各種生活的斷片批評，復活的幽靈思想的掙扎等。並且可以說，就數量論後幾項的著作，一定還更須要我們多多的努力。

(二) 文藝的創作與繙譯——這一項裏我們要求的條件極其明顯簡單：就是真實、間性的表現，無論在那一種方式的生活裏。表現的技巧容有高低的不同，真實感情的流露這一點總是起碼必須完備的條件。在文藝的領域裏我們不希望見到衛道的教條，也不願意傾聽宣傳的口號。本來我們的生活已經夠苦悶的了，一天到晚應付各種各色的惱人的情事；好容易拿起筆來從事於文藝的制作，那裏還管得到能否配享聖廟，或者是否混得進革命先鋒的隊伍？這是某種生活下定了的某種呼聲，是撇除了利害榮辱的夢境的再現。不是不求上進的頹廢，却也無所謂責任的完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十二號

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國際移民的歷史和現狀

越南的民族獨立運動及華僑

風動一時的美國伴婚制(美國通訊)

日本對華侵略的背景

日本所垂涎的滿蒙產業概要

去年所發現的一恆星和一彗星

英法及西班牙民族心理的比較

孫鼎臣之經濟思想

重達(小說)

失了影子的人(小說)

時事日誌

十二幅

朱育

小龍

黃震旦

莫震旦

池敬炳

記辛

文宙

唐慶

魯彥

革命評論 第十七期

亡黨的兩大政策

「清黨」歟？「驅無」歟？

現實的幻滅與鬥爭之激烈化

國民革命的危機與我們今後的奮鬥

日本在華之國家資本與財閥企業團

日本政黨研究

讀者論壇

陳公博

許德珩

劉侃元

黃惠平

楊開渠

高橋平

北四川路復旦書店代理

讀書界第二期

對於舊書的私見

紀念芥川龍之介

高斯(附高斯像)

妻底病(小說)

書報介紹

預定全年五十二期國內連郵費一元半年半元國外加倍

包羅多

梁得所

汪惘然

碧珊

南國不定期刊要目

一、重刊之詞

二、湖上的悲劇(戲曲)

三、與田漢君書(通信)

四、與十四號的 SANORI(詩四篇)

五、兩國劇談

價目：每冊大洋乙角二分

壽 瀛 昌

南國週報第一期要目

一、發刊詞

二、麵包與水仙(銀色的夢續一)

三、古鐔的聲音(獨幕抒情劇)

四、「爸爸」(小說)

五、鞋呵，你破了？(詩)

六、「我要回去了」(通信)

七、剪刀與鋼筆(雜品數則)

價目：每冊大洋五分

出版處：上海法租界西愛咸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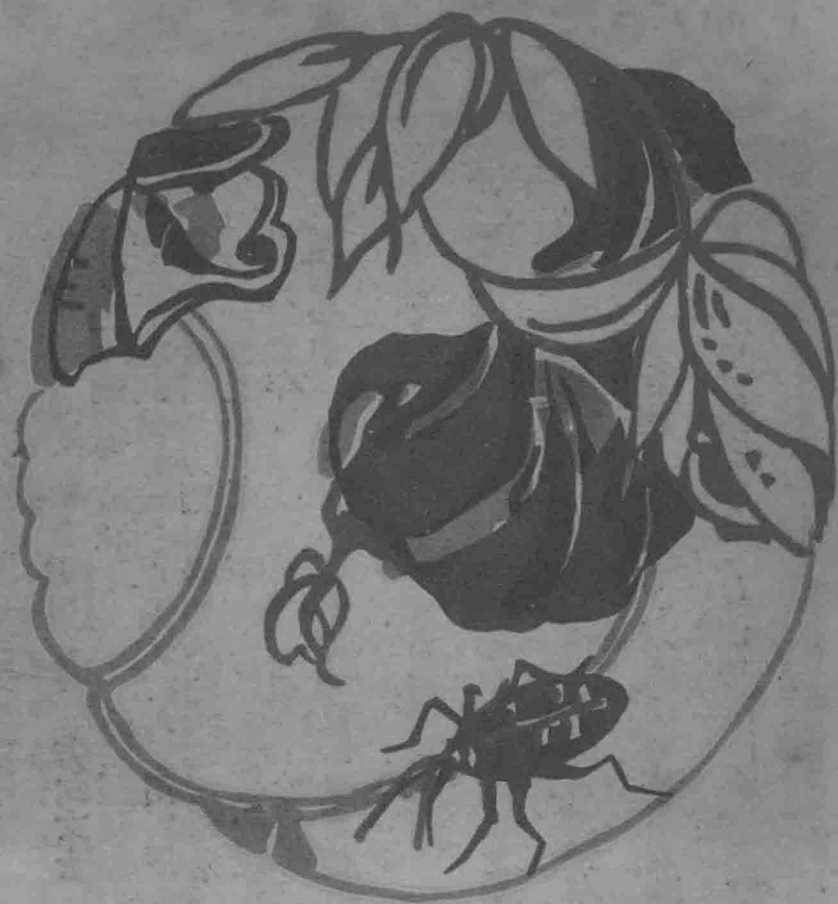
三百七十一號

南國社出版部

嚶嚶書屋發行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勛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各會辦事本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



期三卷四獻貢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三期(即30期)目錄

封面

太陽底下的綠樹紅花

在廣東嘗到的滋味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十二)

近代瑞典文學及其作家

神聖的童年

高原心中

六老堂

大題小做

畫家的模特兒問題

運用思想的時間

怪傳單應送衛生大會陳列

藥鋪老板與怪傳單

製造罐子與製造謠言

一行作吏萬念俱灰

由「三」字起頭

——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方勻女士

孫福熙

田開

江紹原

查士驥

曾仲鳴

章克標

季叔

法國美爾博著
日本菊池寬著

華澤之

九芝

江紹原

江紹原

方乘

胡兒

劉既漂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定 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 八册 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 十六册 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開明書店 (兼代定) 泰東圖書局

派 新月書店 (兼代定) 春野書店 協和圖書公司

處 光華書局 (兼代定)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南華書局 愛文書局

現代書局 愛的書店

太陽底下的綠樹紅花

孫福熙

天下美事都被小說寫去，真是人生憾事！然而回頭看看人生，還可抽得許多小說，始知我們亦不虛此生！

就是我這次到廣東的旅行中，也見到不少如小說的事實。

黃浦碼頭的法國郵船上，許多彩紙條飄動着。船上的旅行者與岸上的送行者分牽紙條的兩端，各執一條或數條，錯綜的相互傳達船上與岸上人們的感情。這鮮豔而又交叉變化的紙條，真是可愛，然而大家無暇注意其為可愛，只凝神的防護其滑手，或者拉得太重而拉斷；而且各各凝神注意的傳送感情到對方去。這時候正全神的擔心着船上汽笛的放聲；然而真的是放聲了。雖然是在猛烈的炎夏太陽中，船上與岸上的人們均不免有一陣寒慄，在相對睜目中，因為船上機器轉轉動的聲音，使船身漸漸的離岸了。

在岸上的人羣中，一個青年人，因為船正在離岸了，急急探摸他白色西服的口袋，拏出一封信來。他取手中三條彩紙之一，繫住這封信，讓船上的人牽去。我們仰頭看

去，知道上面是一位很壯健的姑娘，把繫信的紙條一點一點的拉上去了。

姑娘拏到信毫不猶豫的就看，急忙看過，毫不猶豫的取出小皮夾中的鉛筆就在這信封上面寫。

岸上的少年人仰頭急着想姑娘寫的是什麼，而自從認識姑娘以來的印像更清楚的浮現出來了。

如果他們兩人是兄妹，是親戚，是多年的朋友，或已婚的夫妻，那末決定不致有這許多話，到了離別時還是沒有說完。即使有話，將來在信上也可以說的，何必一定在此刻呢。對了，他們是新認識的朋友呵。

除了環龍公園以外，上海又多了幾處不為捧飯吃不為去睡覺而走的地方；開放這幾個公園的原意，無非是多開幾家沒有本錢的商店，而久已悶死的中國人，也樂得去買些向來有錢難買的空氣。上海最推重的是時髦，有了這樣一件事，大家必定要去到一到。星期六的下午，大華大學是沒有功課了，學生吳國偉也到了極司非爾公園去。他濶在男女人叢中，看看這裏是尖錐的一棵柏樹，那邊是青綠

的一片草地，他想，這都同鄉下差不多的，有什麼好玩呢，報紙上要鼓吹得這樣起勁。他大略走偏了；太陽透過草帽，使他頭腦有點發熱，肩背上也覺得焦灼，尤其是硬領濕了汗，怪滑膩的，這時節也很有出門去的人了，於是他逆向進來的羣衆緩緩的出去。

未到門口，迎面來的人叢中的一個少女，睜眼看他，直看到要走過的時候，微微的一笑。吳國偉覺得有點奇怪，心中想，也有妓女是這樣服裝的，倒也不妨去看他怎樣，於是轉身跟他去了。順着道走去不多遠，向右轉彎，有幾棵大樹，樹上結了紅綠燈籠，是晚上演奏音樂時的點綴。這少女就踏上草地向這樹下走去了。在人叢中跟隨着還不落痕跡，草地上沒有別人走，一人跟一人，究竟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國偉不即跟上去，步伐放緩，而且立下來仰頭看看樹上的紅綠燈籠；一直等到前面女子已經走向樹後不見了，他又加緊些速度走過去。這樹林後面有一條小河，他走過這河邊的石路，向左一拐，樹蔭下的長椅上這姑娘坐着了。他走到前面纔驀然看到，所以有點羞澀，進退難決的時候，不免停步注目這女子。更不隄防的，他居然發出一個和藹的聲音，對他說「適當」。他聽到 sit down，就並坐在長椅上」了。

「You are Miss……？」

「我姓俞。先生貴姓？」

「我姓吳。」

「公園好沒好？」

「還是法國公園好。」

「夜裏是很好的，今天有音樂，不必出去了。」

「密斯俞府上是哪裏？」

「Klangton。」

「江東。」

「廣東！你會講廣東話不會？」

「我不會。」

他說了這句話，似乎有表示他是什麼地方人的必要，所以在袋中挖皮夾。

「這是我的卡片！今年暑假就要畢業了！」

俞女士接着看一看，上面寫的是「上海大華大學法學士」，下面是「江蘇吳縣」。

「你的名字是要做官的！」

「密斯俞什麼芳名？」

「我叫美蓮。蓮花的蓮。」

吳國偉考完畢業試驗的日子，又是一個星期六。他第

一次認爲沒有什麼好玩的公園，他很高興的又來了。音樂臺直對出來的小溝邊，梔子花放出濃郁的香味，在這矮樹後背的草地上，他與俞小姐並坐着，低聲親密的說：

「我們將來到西湖去。」

「你以爲西湖好極了？廣東真好啦！廣東好的是太陽，太陽底下到處是綠的樹葉紅的花。你以爲此地好極了，香港的利園，廣州的中山公園，到處都是幾個人抱不轉的大榕樹，還有滿生香蕉的香蕉樹與滿生龍眼的龍眼樹，譬如我們這樣談話時，可以伸手摘一點隨便吃吃的。廣東的香蕉多香呵！這裏的香蕉算得什麼東西？趕快學一點廣東話！」

「趕快你教我！」

「好，我教你。譬如你說：我們到西湖去，廣東話是：兀兀去\厂\么\厂\么\厂\么。我們讀如『我等』，寫作『我哋』，口旁一個地字；『去』讀如『海』；『西湖』讀『水河』。如果說：『將來』去，『將來』寫作『聽早』，讀起來如上海人說『停日』。」

「我等停日去西湖。」國偉開心的學着。

「我不到西湖去，我們去廣東。」說着，頭倒在國偉懷中了。

「你要我到廣東去，我還沒有曉得你的家世呢？上次情不自禁的做去了，今天要問問清楚。」

「如果你以爲這是我們關係的先決條件，那末我簡直不告訴你，因爲我認爲兩人的事不必問第三人；倘若你當作問廣東的香蕉一樣的問我，那末我可以回答你，我有父母，有丈夫。」

「丈夫怎樣了？」

「丈夫好好的在着。」

「我要你到廣東去，是爲你設想，並不是去做我的什麼！你看，你們江浙人的面色，好像沒有見光的菘荳芽，你們需要太陽曬曬了。」

「你笑我像菘荳芽，那末你爲什麼愛我的呢？」

「這正如人吃壯健的牛肉以外，也要吃吃嫩筍菘荳芽。到了有嫩筍的地方，自然要吃吃嫩筍。國偉，這在你不是損失，而且也是進益。我們一個也沒有人是損失的。」

「你爲什麼不早對我老實說的呢！」

「那末你也得早對我老實說的呀！」

「我哪裏曉得你是這樣的！」

「國偉！我忠誠的對你說，你們江浙人應該去曬曬太

陽了！廣東人守舊的地方也守舊，但解放起來很勇敢；你們的面貌姿態姐姐妮妮像的小女孩，拏隻飯碗小指如蘭花的張開。無論什麼小身體，總在心中轉轉，算斤算兩的想便宜，結果還不免是吃虧。國偉，你應該盡力做你的偉大！」

「童貞只有一次的，要我哪裏去找偉大呢？」

「你自己以為現在與以前不同了，纔是不同的。你看，你怎麼看不出我是已婚的呢？已婚或未婚與事業可以毫無關係。我並不禁止或請求你與他人結婚，所以這於你有什么損失呢？國偉，我勸你快快樂樂的。」

「我是要做國家大事業的，我不能浪漫，不能糊塗，我要保守我第一次的愛給我將來終身與共的夫人。我不知道社會間如此之壞。但我不能跟着社會一淘壞的人！」

「經過我給你的訓練以後，你不會再說這類話了。你以為要做大事業只要不浪漫不糊塗就好了？況且你的所謂不浪漫不糊塗無非是以第一次的愛給你終身的夫人！這種行為，這種思想，就是使你不能做大事業的。」

「你以為嫖娼子的男子就能做大事業了嗎？」

「江蘇人的愛情就只知道嫖娼子與以第一次的愛情給終身的夫人兩種而已！這兩種都不是愛情。真的愛情就像

我與你的相見就各各願意，不必問什麼家世，什麼已婚未婚。相互的問問各人的履歷，各人的家庭，這當作增加親切的材料則可以，如果爲了配合的習慣而問年齡，爲了配合的資格而問何校畢業，爲了想得幫助而問所學何科，這與爲了貪財而問家產問每月有多少進款是一樣的不純潔。這種都是吃愛情的蠱蟲，這種心思一開始，愛情立刻消滅了。你們江浙人，手上永遠擎着一條秤，什麼事情都是稱一稱。我的丈夫也要煩你估量什麼呢？」

「事實是事實，你這種嚙嚙有啥用處呢？」

「國偉！我以為你手上的秤實在該丟掉，因爲這條秤，江浙人滿身沒有一絲感情了。偉大事業不能用秤做的，你該發揚你的感情。你應該拋棄嫖娼子與以第一次的愛情給終身的夫人的愛情觀念，像同我這種愛情多有幾次，你就偉大起來了。這是一條路；如果你不肯聽我的話，你此後還有一個機會可以使你的感情恢復；就是你以第一次的愛給了你的終身的夫人，他呢，天下女子幾乎沒有一個是例外的，等到相信你的誠實時，他就以自己的連着你給他的愛情都給別人了，即使不成事實，這心思一定是有的，即使不是永遠，一天一刻一定是有的。到了那時，你不能以你的秤去與他的沒有秤者講價錢；這樣，只要有勇氣

能不死，你就有機會丟掉你的秤，恢復你的感情了。」

「不過，我還有第一次的感情去給人嗎？」

「所以我要你多有幾次像同我這種純潔的愛情。」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感情是什麼東西，感情必定是交際愈多愈密切，時間愈久愈穩固；你所說的感情卻是要我多有幾回像與你的愛情；又說等夫人背叛我的時候，這時候怎麼還有感情之可言呢！」

「江浙地方實在太冷了，連字典裏也沒有所謂『熱烈的感情』的感情了。你所說的感情是朋友間的 *affinities*，我所說的是生在你自己身上的 *sentiments*。」

「有 *sentiments* 就能做偉大事業了嗎？」

「有 *sentiments* 做事就有力量，不像你的秤斤論兩的只是計較利害，伸伸縮縮只怕吃虧了。做人有了智識猶如汽船有航路，電車有軌道，而感情是汽船的蒸汽，電車的電流，直接使其不顧一切而依照智識所示的做去。我的愛你，就是發於我的感情的。凡有感情的行為，都是整個的，不可分割，沒有缺量的。倘若照你那樣的愛情，一個心要維持你夫人的終身，自然在一天內所給他的只是分為三四年中的一日的分量了。你的夫人苦着這少量而又單調的愛情，能不設法彌補呢？所以你的理想只是理想罷

了，從古數千萬年更比你聰明的人都想望過這種不要擔心的愛情，然而，用了種種防範的器具與方法，定着種種條例與獎勵，只贏得男女同繫在一條索子的兩頭的對泣。你能夠相信，每對夫人都肯對泣的嗎？掣了斧頭劈進房門去的只是大傻子，追究出來有什麼趣味呢？反直追究起來自己至少也着實有過想這樣做的念頭。總之，在你愛人的時節，切勿設想下一次還有；你要設想這只有一次的，那麼你是全力的愛他了。我現在全力的愛你，但我還是全力的愛我的丈夫！」

這「全力的愛我的丈夫」一句話，劇痛的刻在吳國偉的心中。現在，俞美蓮放暑假要回廣東去了，國偉在岸上望着船上的他，而這句話的聲音，還在耳朵中汪汪的叫着。俞美蓮在信封上寫完鉛筆字，時輪船漸漸的離岸，他們兩人手中的紙條已斷，於是將信封團成一球，擲到岸上。吳國偉急忙展開來，上面寫着：

「國偉，你不要妄想了！我之愛你，就因為我有一個丈夫；倘若你成了我的丈夫，我必另愛他人或再愛我現在的丈夫了。你之被愛，就因為不是我的丈夫之故呵！」

——呈被愛及失戀的人們。

孫福熙。

在廣東嘗到的趣味

田 開

記孫福熙劉既漂二先生的談話

孫——這次我同老友既漂到廣東旅行，實在嘗到不少的趣味，可以與諸位談談。

劉——這次春苔旅行廣東，就客觀的推想，似乎有三個目的：（一）要到南國去晒晒太陽。（二）尋求小說材料。（三）聽聽客籍人的山歌。在旅中的勇敢與耐勞，和意志之堅強，處處令人拜倒。我們廣東人，跑山是不算一回事的，然而孫老先生這次也拉着不算一回事的精神，和我們餐風宿露的跑了一個月，經過許多危險，快樂和滑稽的朝夜與環境。雖然沒有什麼驚天的趣史，却也有幾段值得回憶的。

S——你所說我的勇敢與耐勞，在我認為很平常，因為我一路很健康。

L——是的，你一路很健康，一路儘是胖。你剛才說得的嘗到好趣味，這嘗字真用得不錯，因為你一路的口福確實不小！

S——要是你認這為不是玩笑而是事實的說，那末，我

對你說，因為在事實上你的口福不能好的緣故呵！

L——對不起，你在澳門吃的肉蟹忘記了沒有？諸位朋友，澳門有一種特產，是大而且肥的肉蟹。忠實的朋友王玉父老先生在上海時早已與春苔吃過蟹，知道他的蟹量了，所以每餐買蟹，每舉杯每撥飯均以蟹遜給他，而春苔也每口必吃蟹，甚且每談話亦必是蟹了。

S——大家聽聽，他要說我的是我吃蟹，然而他歸根是責備我說蟹。吃蟹有罪，說蟹也有罪嗎？

L——說蟹固然無罪，吃蟹更是有功。因為我倒討厭這東西。總之春苔這次簡直在澳門過了數天的生日！

S——不過廣東的果子真有點誘人！

L——是呀，我們一路講着廣東的果子，所以，一到香港，我就叫旅館的夥計去買荔枝，可是晚了！使著買得一斤龍眼回來。當時春苔眼睛開得似龍眼一般大，將要痛嚼而未動手以前，忠實朋友王先生看到了，他說，「這東西很不好，比不得荔枝，不要多吃！」於是把他伸出來的手

嚇得縮回去了。可憐他那雙眼睛仍舊和龍眼一樣大的望着龍眼，叫我暗中埋怨那位忠實朋友的勸告太忠實。

S——龍眼沒有吃有什麼要緊，我還有別的許多東西可吃；不過，你連什麼東西都不吃，整整三天沒有吃，自然以我爲奇怪了。諸位沒有見到，可憐的既漂，在法國郵船上，從上海到香港，整整的三天，睡在房中不敢起來看一看。這個可憐小孩，他早就預備在船上寫文章一大堆；然而他連一點波浪也害怕，不能吃東西，還能起床寫文嗎？

L——你一路的講吃東西，連寫文也好像是與吃有關係的樣子。

S——廣東人纔是專門講究吃食的，我的一路講吃者，因爲是到廣東之故呢。

L——這話也有理，不過有點誇張這個可憐的真理，難道你們紹興的酒不好吃嗎？還有你們浙江的金華火腿呢！

S——可是廣州的龍虎鬪呢？

L——是的，龍虎鬪，我們到廣州的那天晚上，打了十來次電話去探問各酒店的龍虎鬪，然而都說不是時候！有勇氣跑到革命的發源地，沒有運氣吃到蛇與貓，確是件憾事！好在同伴鑑文兄提議去食田雞（即蝦蟇）草菇毛瓜盅，春台也就心滿意足，不想再見蛇貓之面了！

S——你不喜歡我講吃，那末我們講別的罷。

L——講別的，那也好呀。我們逛了廣州以後，乘船出澳門，去找那位忠實朋友，我暗中祈禱澳門不應該產生龍眼。然而澳門的特產太多了，嫖，賭，煙三樣爲正宗，可惜我們都不做這三宗的實際知己，只得門外瞻仰，不免太殺風景。尤其是春苔，他聽到旅館中遠處的洋琴聲，能使他終夜不關窗門，但是看到抱洋琴的影子，他立即掛上封建招牌，不想接近了。你們看他在「廣東旅行中的一點熱烈感情」文中就提到「這種人看了就討厭，何以引起快感，還何必等他的唱歌與否呢？」

S——我頗想看看妓女，滿心的等待着他的到來。來了，所謂時髦的衣服，這是與身材毫不相稱的長背心。頭髮，剪了的，然而額前披下平板的一行遮眼鬚，不知是什麼意思。兩眼看着自己的一雙尖腳，立在門口，沒有說話，不到半分鐘就去了。旅館夥計就來問這人對不對。這裏裏會對，就是有對的可能，難道半分鐘就知道了嗎？這樣的來了許許多多，雖然高低紅綠各有不同，但一樣的惹人嘔吐。

L——自然囉，還不如開了窗子臥聽洋琴聲了。

S——你也是孤獨者，應該懂得孤獨的意義。

L——好，我們講下去吧。我們由汕頭到嘉應州的路程

必須上大山，乘小舟，坐古轎等，以前的都市生活，到此一洗而盡，換言之就是復古。在這復古生活狀況之下，我們得到許多趣事。

S——是的，從揭陽到湯坑的船上，溪水湍急，船夫兩人，裸着全體，拚命支撐，很有倒退的傾向。到了夜中，我們既不見他們的是否裸體，亦不知船身的是否前進，乘着清快的涼風，呼呼的補償從杭州而上海而香港廣州的炎熱中的瞌睡。雖然屢屢聽到船夫們幾乎要哭的聲音說：「先生，上不去呵！」而我們含糊答應中又睡去了。後來我聽到刀斧斬伐的聲音，覺得有點根本動搖我就起來去看，完全黑暗的包圍中，一個裸體的船夫在玻罩燈的一點火光前用刀斬削支篷的柱子，滿浮泡沫的溪水嗚嗚的響着，在船的兩邊流過。另一船夫用竹竿盡力撐在水中。前面是橋了，橋洞下水流更急而滿，放低了船篷還是不能過去。船夫說只得在橋柱上繫住船索，等候明天朝晨了。我也急於去睡，不想找尋什麼方法前進了。可是，因為船停而風較小之故，蚊子大隊的來了，聲音比剛才船夫叫「先生」者更響，這有什麼科學的證據呢？因為船夫叫不醒既漂，而蚊子叫醒他了。

L——幸虧我想出法子來，換了一頭，向着風睡，就一

個也沒有了。

S——雖然睡得好，天初亮，就登岸步行了，因為要「略」路呵！既漂屢屢催促船夫說「我們要略路」，略路是趕路的意思。

L——這路上又多妙文章。船夫挑了我們的兩隻皮箱，在前面嘆着不想走了的時候，忽然扎的一聲，使他四顧找尋聲音的來歷。再走了一段路，更大的聲音喘不過是扁擔要斷了。怎麼辦呢？自然是三人呆呆的立着。

S——幸虧一位老太太沿着田隴過來了，結了繩索的一隻小籬中放着山薯的嫩苗，用一條短竹梢掖在肩上，大概是去插秧的。我們就情商量以這條竹梢賣給我們，而船夫的扁擔還勉強可用，讓了他。

L——這樣的居然到了湯坑了。

S——這以後就是你最喜歡吃的甕菜的區域了。

L——我吃甕菜，你吃蟹，而我們的轎夫吃雅片。到了蝦蟆落井，實在再也沒有方法要他們再走了，他們實在非吃雅片不可了。

S——你說蝦蟆落井嗎？這是你的詩國了！你在那裏不知道念出多少的法文詩。我到這時纔明白你所以被朋友們稱為詩人的緣故。從高山的頂上一直到深谷，是一條很長

的石級，底下就是橋，空洞空洞的溪水奔流着。天下不知多少人的頭都是遠在我們脚底以下呵。你就在這裏對螢火與星光做詩了。

L——我做詩的時節，你也寫文的。你們知道，他有名的一篇「澳門談美」就在這裏寫的。你們看他文章後面有「寫於蝦蟆落井大溪邊客店中紅燭下」一行字，你們不要相信他在如此雅致的景物中，至少有一點，我是可以證明其沒有明寫的。他寫文時忽然跳起來了，急忙俯頭去看，喊出「豬，豬，趕出去！」的聲音。原來他穿的是短褲，豬毛刺着裸露的小腿了。客店老板很從容的說：「不要緊，的他在吃點菜葉。」這時桌下的豬「唔，唔」稱是。得着豬的陪伴寫文是春苔所沒有寫的。

S——你的做詩倒也不限於美景的。轎夫整夜的抽雅片，每到我們附近的尿桶來小便一次，總保持着十五分鐘的酸辣氣味。而你詠亞莫尼亞詩亦連續不斷。

L——沒有睡多少時候，我們在星光中出發了。天纔破曉，我們已經跑上猴子棟的最高處，茶亭兼旅店的女主人正從帳裏鑽出頭來。不得了！舊事重提，這位年輕太太生得和以前的某小姐一個樣兒，粉黃的臉色，淡色的厚脣中也裝着兩塊魁偉而且壯觀的牙齒。最奇怪的是那雙視

線，似乎一座生鏽的探海燈，慢慢地朝着海洋旋轉，他當時也盡力的照過春苔的心，現在，現在不知怎樣了。春苔這次無意中看見這位太太，我怕他會傷起心來；然而事實上適得其反，我問他有何感想，非常高興的說「像真有點！」這位大慈大悲的先生的心，也已穿上鐵甲，不怕乞憐的侵犯了嗎？

S——這就要佩服你，我爲了讓路又掉在水裏；你，在下山時雖然狠狠的滑去，只要你的大毛竹手杖一支，就比三腳鐵鼎更穩固了。

L——是的，春苔要讓路，總得掉在水裏。我們坐轎帶跑，每天要走一百三十里路，天將晚了，還拚命的趕走。我是先導，春苔跟着，一同望着斜陽追趕。狹窄道路的兩邊都是田禾，滿滿的貯着泥漿與水。在這困難的狀況之下，讓路確是一種藝。術碰巧對面來了一位擔東西的太太，老是太太們，春苔想借機擺個文明式的讓路典禮，得的一脚，把自己的右脚插入田泥，嚇得幾個田雞亂逃。

S——你雖走得快，走得好，但你忘記第二天的腿骨酸痛否？

L——那末要從我的腿痛說到你的手痛了。從汕頭車站出來，十多乘人力車飛也似的送着我們朝海濱去。忽然

後面的一位不認識的女伴驚說「你的朋友墜下來了，我親眼看見的！」這把我嚇了一跳，急忙回頭去援救我可憐的朋友。這朋友除春苔以外還有是誰呢！一看他已很好的爬起，筆直的立着。這真可驚又好笑，他的從法蘭西帶來的拐杖，法蘭西教授的態度，和安步當車的威嚴，雖然從這人力車上打了兩個筋斗下來，還是安如泰山笑容滿面的立着。而他的手杖當然永不分離的與他取同一的態度。當時我心裏想笑，卻也不敢笑。呵，他立即發見地上一面小鏡，連忙用全力俯下去檢起來，一看沒有損壞，就慎重的放在小袋中了。這橢圓的小鏡是他一位好朋友送給他的，後面有他們兩人的合影，現在這位朋友已死了。他帶笑回來以後纔要我買碘酒塗他手上的傷痕，我問他爲什麼不早說，他說因爲警察很有責備車夫之意，不說出來，免得車夫吃苦！

S——倒楣的事還有哩，但也許這不是我的而是他人的。到既漂家中，見每客必一手取茶，一手以掌遮之，向各人謙遜。這並不是請人吃茶，是表示自己要吃茶了。可是，我到這時纔曉得；以前，凡有人取茶來請時，我必卻之不恭的受而吃之了。

L——呵呵，這是大笑話呢！

上海婦女 第二期

上海特別市婦女協會爲婦女自殺告婦女書

我們還是要說話……蘅靜 文藝上所表現的婦女

問題……凌其瑞 什麼是父母的義務……一霞

敬告上海的女同志們……建時

短劍

(一) 搶桿子的威風

(二) 跋扈

上海婦女協會工作概況

每期三分 上海特別市協婦女會發行

汀 波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

反應 (十二)

江紹原

——小品三一四至三二零——

這是第十一次寄稿。貢獻的編者，校者，印者，乃至讀者方面，有人許已經看厭了，然而我自己却仍舊是興致勃勃，與數月前一般無二。因欲保持并加增本篇讀者的人數以及他們對於它的好感，我要趁機會把這件工作的旨趣，範圍，方法等等，再說明一回。

我國舊醫學與西來醫學的分別，在於一個是以舊傳與 *magical* 經驗為根據的方技，一個是以實驗研究為生命，以西洋近代學術為基礎的應用科學。二者在我國相遇之後，舊醫學雖然尚絕對不至於無人問津，却頗有著著失敗之勢。這是必然的，有百利而無一損的。我們若不欲中國近代化則已，若欲使中國近代化，則促進新醫學之發展應為我們的主要事業之一。但是新醫學何以未能造成比現在更大的聲勢和享有比現在更普遍的信任呢？政治經濟方面的理由外，一般人為習慣所誤及中醫所蠱惑以致不能認識新醫學之價值，實係一個重要原因。故我們一方面應督促政府多多的建立新醫校新醫院，並以其方法力圖新醫學之滋榮生長，一方面也應當從言論上消弭社會上的人對於舊醫學的迷戀和對於新醫學的疑懼之心。

上節所說第二方面的工作，自然須醫學專家出來效勞，雖則醫學界以外的人在有些地方也應該而且能夠從旁贊助。我想我們至少應當有一兩種書——供一般有普通智識的人閱讀的——書裏面把中西醫學基本不同之點

和西來學勝於舊學之點，很明顯很確實的指出之外，並且應該有一部份專講歷史，新醫學向一般人的成見誤解和特別向舊醫的惡評反抗拚命奮鬥的歷史。這段未完的歷史或云經過是值得講的，因為若講的得法，必定很容易引人入勝，讓他們知道他們現在所懷疑的地方其實早已有人懷疑過，而且在理論和事實上都早已被駁倒了。進步的中醫對於西醫學的讓步和他們從西醫學所取去的觀念方法，也須寫入——這可以使讀者明白西來方藥醫學之價值，雖舊醫亦無法否認。

這件活史的工作，我明知現在我擔任不起。雖然，我願效棉薄，先把寫史時所必須用的材料，從各種地方找出來，該抄的抄，該節引的節引，該作提要的便作提要，該加以說明的便將其意義說明。普通人和智識較高的人對於中西醫學的態度，西醫中醫彼此的批評，攻擊，和反攻，西醫的研究漢藥，中醫的採用西法等情形，我都想從各種書籍雜誌裏面搜尋出來。我不是藏書家，也沒有很多的錢購書，背後又沒有什麼聽我調動或接受我的請求的圖書館或研究機關。但我為興趣所迫，並本着「幹一點，是一點」的精神，此外復賴少數識或不識的讀者們的指教，數月以來，我總算已經看到了些很有用的材料。我隨看隨記，每過一段時間，又將所記者整理排比一下，寄貢獻發表，結果便是這十一次的小品。應該論及而尚未論及的要點，以及已看到而尚未譚到的 document，還有一些，故本篇一時尚不至於中止。又我在頭一次就聲明過：本篇所輯的材料，也許將來我自己能組織起來成一篇文章的文章，如不能，則供大手筆採用，我也很甘心。我想找和已經找到的資料，是無論誰若要研究國人對於近代方藥醫學的反應便不得不注意的。

為便利常期讀者檢閱起見，我預備在下次做個索引及提要表，先此預告。

誌謝：收到幸福報一期（吳淞中國公學樊續君寄贈），丙寅醫學周刊兩期（丙寅醫學社贈）。

十七年九月六日

(三二四) 宣統三年天津關於治鼠疫的

一場筆戰

天津讀者特別注意！

請幫忙搜集材料！

一位署名「死鐘」的讀者，於八月九日從天津寄來一函，附有他自「一大堆破舊畫報」中檢出的三頁有光紙殘報。我感謝他的好意，并歡迎他「願充當你的一名小礦工，努力開採，謹此宣誓就職」。

報名「醒華日報」，石印的，每日出兩張，總發行所在天津奧界。第九六一號的那一頁是宣統三年正月廿九日（西曆一九一一年二月廿七日）的，然則九五九和九六二號的各一頁，必都是同年正月份的報。三號都登有天津中醫和大公報（此報尚存在）為難的信件（九五九號的一封信係續前一頁者）。

如死鐘君所言，那次的筆戰，我們因材料不完全，「不能窺其全豹」。但一斑兩斑還看得出來。

宣統二年十月廿三日，大公報登載一篇題為「論某總辦阻撓裁併衛生局之謬」的論說，內容不得而知，但其言非中醫所喜却是無疑的。宣統三年（和宣統二年？）天津關

「疫」。其年正月十七日大公報據張謹的報告登了一條新聞，云「華宅之男僕及元隆號之同事染疫，」為「中醫路某」所誤而死。一部份中醫大怒，十八日便開會商安上書大公報，下署「天津全體中醫同人共具」，要求一樁或幾樁不知什麼事。大公報不之允，而且著論痛駁，并云接到若干中醫的信，聲明當日並未加入。主動的中醫自然更怒，又去二函。同時大公報方面，收到中醫張聰彝的一封信，云中醫對於治疫是有所能亦有所不能的。於是中醫對於大公報總理英欽之，其友張謹，及他們的漢奸張聰彝，不勝「生氣」之至，遂於正月廿八日早向報館下了哀迪美頓書，要求於次日各家報紙上證實是誰及如何誤人，交出張謹，及宣布來往函件等事；如不照辦，則英君與張聰彝應於三十日晚到指定的地點開「文明譴判」；屆時如果他們不去呢，對不起，我們的國醫將於二月初一實行下面兩條辦法：——

1. 起訴；
2. 醫藥兩界定約，永不看大公報，永不在上面登告白。

那次的疫，起自東三省，不久大概天津也發現了少數染疫的人，於是官民中之有識者，正在忙着防疫治疫，

『地面』因而起了『種種風波』（中醫語），而中醫與大公報之筆戰僅其中之一耳。天津衛生局似曾聘請中醫西醫討論或兼辦理（？）防疫治療等事，而中醫獨不應聘。又有『開中西醫學研究會』之議（不知是否即衛生局的主張），而中醫因形勢於他們不利，也表示反對。此外則當時必有少數『不通中醫學理之維新家』，在那裏妄鼓似是而非之邪說，使社會發生鄙棄中醫學之惡影響。故正月十七日的大公報一出，它遂成了中醫們衆矢之的。

最後還有一件可記的事：大公報及其總理英君共同捐貲三千金，宣布願用之爲酬，聘請一位好醫生到奉天去治療。有個姓丁名國瑞（號子良）的中醫而兼做官者應募，然英君在報上覆函拒絕之，中有『中國不夠國格，中醫不夠醫格』之語。丁君當然不服，於正月廿八日又函英君要求面訂細章，……『共同前往』奉省。張聰彝說中醫能治肺百斯度而不能治血凝氣絕之心百斯度。丁君對於他也很不滿，寫信請他的『財安』，并請多飲白礬水。

我處有一本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翻開一看，『宣統二年十二月，時東三省鼠疫盛行，奉旨令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內。』後外務部『又遴派天津軍醫學堂會辦伍連德，帶同學生多名，廣購藥物，前往哈地（哈爾濱）舉辦除

穢所，化驗所，養病院等事』。據同書頁九七，自鼠疫發見後，京津兩處的防疫經費約共五六十萬。這五六十萬元，多少必從西醫手中經過，中醫見了眼紅，意中事也。

我還有一本有趣的書，是數月前從杭州一個舊書舖（小琳瑯館）買到的，書名『鼠瘟寶卷』，中托言天津鹽山縣韓村的一位老者，於宣統二年十月一日夢見觀音大士把他召去，叮囑他廣勸世人蓄貓捕鼠以防疫。後有同年十一月上浣，『山左李善保』之跋。此書不久傳至南方，我的這一本是宣統三年三月『泉唐信士何炯』的翻印本。這當然也是天津等處民衆中的一種防疫宣傳。

從這些材料看來，可以知道那次滿州鼠疫將蔓延至關內之時，各種人對於它的態度。（一）清廷爲外勢所迫，舉辦防疫（看中國醫學史）。（二）有識之士，一面贊助關外人撲疫，一面提倡關內人防疫。（三）他們於科學的防疫法之外，不惜利用民間迷信，作了鼠瘟寶卷一類的書去宣傳滅疫。（四）中醫無能爲，而他們之中的一部份人又不甘於無能爲，於是和『新學家』爲難。（五）民間『每謂古無此症，甚有疑爲誕妄者』（醫學史頁一〇八）。（又天津中醫云，『昔日大公報……銷至四五千張，今竟一落千丈，銷數不過數百張』。苟確，或天津人不表同情於科學防疫之

證。)

天津和其他各處各種人對於鼠瘟的態度舉動，我願意多知道些。甚盼我的讀者相幫蒐輯資料。疑古玄同（錢玄同）先生，答應寄給我的那本『說疫』，或係重要材料之一種，希望他能夠早點檢出寄到杭州來。（參看下兩條）

十七年八月廿六年

（二一五）中醫反對近世防疫法者之言

聽說近代醫學的目的及其成功，不但在治療疾病，而且在能夠預防疾病——傳染的和非傳染的——之發生。

防疫——預防有傳染性的病——的學理，是顛撲不破的。其在實施時，有些人固因而感受到不便，就這暫時的不便是於他們自己和許多旁的人都有利的。又我國衛生事業的人才，器物，經費，皆極缺乏，平日復無準備，一旦禍起倉卒，舉辦滅疫，謂能措置裕如，盡滿人意，必無是理。然這等時暴露出來的缺點，是我們自己『平時不燒香』的過錯，於防疫原理何傷。

但中醫們不這樣想：他們根本及對近代的防疫法。下面是中醫『建業劉疵禪』的文，原登上海中醫學會發行的中醫雜誌第廿三期（十六年丁卯六月出版；該雜誌余處仍只

此一冊，頗想買齊舊的，訂閱新的，而苦於無錢）。

論近世防疫法有害無益

余將論近世所行防疫方法無益。先有一言表明。余非以中醫反對西醫也。良以醫為活人之道。無論何法。只須與生命有益。有益者存之。無益者汰之。此良心也。今著此篇。實從經驗而深知今之防疫方法。有害無利也。防疫之時。一為斷絕交通。一為口岸查驗。一為設所隔離病者。一為查驗民戶家宅。及代消毒諸法。其斷絕交通者。因一地發生疫症。恐其病菌隨人物而浸入彼地也。豈知病症乃天時地理關係也。人在氣交中因受不正之氣而病也。亦身體素虛。已經自受不正之氣而已將病斯乃受染也。今西方醫學。以學術不精之故而歸過交通。誠拙之至矣。試問起初第一個疫病者。何人傳染之乎。夫交通乃人民往來。貨物流轉。國家收入諸大端繫焉。一旦斷絕。則人民莫往莫來。貨物因而阻滯。若可久存之貨尚可。設於不能久待之物停滯半途。其能堪乎。是人民之事業生機不將未死於疫而死於防疫乎。况國家收入又徒受損失。且宣統三年。東三省防鼠疫。交通斷絕數月。病者自病。可見防疫斷交通。為至拙之政也。若口岸查驗。余於清光緒癸卯覓

食北洋。由滬登輪。便病暑熱。道過煙台。防疫局醫員登輪驗病。令船客東西各走兩端。其時余身燒甚面色紅。彼以余行走甚健。便謂無病。是其診病望字訣猶不明了。醫之能力可知矣。若今歲奉天省安東口岸輪船入口。所有客帶之水果鮮鹹菜一律拋之海中。恐帶病菌。噫此誠慘酷之至矣。若論設隔離所以儲患者。其慘酷尤烈。余所親見。入所病者苟有至親或好友隨之入所伺應尚可。苟其無也。其不死於病而不死於入所者幾希。何也。臨時所僱夫役。其畏死之心亦猶人也。主辦所務者。既畏傳染而不敢入所。其入所者。不過此臨時所僱之夫役。此外則為防疫醫者。醫者既懼此病之烈。其不敢入所之心亦同於尋常人也。或只日於所外一為瞻望。或只日詢夫役所中病者幾人。照數存藥幾包。令轉給分服而已。於是所中無負責人矣。於是病者氣絕不知死於何時者有之。病者昏跌於地。久無人起之者有之。上吐之水物與下瀉之糞穢。淋漓滿地。蠅飛蠹轟。入所辦事者。上不能呼吸。下不能插足矣。每日只憑余入診時。呼夫役於死者令其轉報殮拾。昏跌者挨次扶拽。地上狼藉物令其掃除。渠懼染受。只以鐵鍬撮石灰粉掩蓋之。於是入診者只能於灰上行走。而次日又吐遺滿地矣。每日只憑如此清理一次。試問如此病所。病入者幾何不

死。他處隔離所何莫不然。不過人未之知耳。隔離所將病者與生人隔離令其鄰於鬼域。誠屬名副其實也。若挨戶查驗之擾民更甚也。醫者以不識症恐懼而不敢入民戶。只憑防疫隊兵逐戶逐日查察。宣統三年奉天防疫所隊目齊某。後為余院常役。渠云其時率領兵夫挨戶查視。有病者即非鼠疫。以恐強其入所。多不敢臥養。或有重病不能不臥者。病家則多方納賄。渠先亦不敢受。而病家以恐其歸報。設法求情。必其收之乃已。渠數月隊目。竟入二三千元。病者之居戶損失可知矣。至收入隔離所者。入所以消毒沐身。再受寒涼。及無人伺應。百不一生。其時余友田雨蒼君。為該所防疫委員。云曾有民政司宅乳母。忽患感冒。當令所醫診視。該醫官蒙口鼻。着白衣。如孝子狀。去病者尚二三丈許。便矢口曰。百斯篤。百斯篤。送所。該乳母堅不入所。以勢家之備。未便強拘。聽其尋屋調養。略服發散劑便好。後乳兒必尋其乳母。而該乳備謂宦家情薄。幾入所斃命。不願受備。後加其兩倍工資乃歸。噫。因醫者不能認症轉怨傳染而防疫。於是設隔離所貽誤人命也。斷交通損國家收入也。破壞人民往來也。拋棄人民血本也。是誠以愛民之心而害民也。此固為辦理不善。非政之不善。然而辦理之不能得善。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嗚呼。

余爲此言。非反對西醫。余本不滿意於中醫者。良以醫爲生人之道。今以生人之道。轉爲殺人。誠未可云以生道殺人。人恆諒之解嘲也。余言此。實良心之主張。至心理腐敗。有逆世界潮流之誚。知所不免矣。

宣統二三年間，天津舊醫中想必有人發過與此相同的議論（看小品上條）。在有些問題上，今日的若干舊醫，其見解若與二十餘年前舊醫們所持者相比較，是沒有多大分別的。

八月廿六日下午

（三二六）最進步的中醫的言論

中華醫學會第七屆年會閉幕後，天津大公報上面刊一社評（十七年二月五日），中對於我國醫界，表示了數種希望。社評的眼光新穎，態度積極，就全體而論，不能不說是一篇有益的報紙文，雖則其中待商榷之點也有一二：

1.『實際上西醫不治之症，而中醫有能治者』——此語已惹起李振翩醫生的反響（見小品三〇二所引李君的短文），故我們不必再說什麼。

2.『是以中國醫藥學術之燦爛大備，實在五千年以前，此世界萬國之所不及也。』——從醫學史上看

來，此語能否成立，或係問題。中國一般古代史，和中國古代醫術的生長與發展，現在似均未經過仔細的研究，若仍沿襲舊說，斷言其大備於五千年前，未免危險。世界上旁的古文明裏面的醫術，我們又從未加以充分的注意，故『世界萬國之所不及』云云，也未必是確實可信的話。我想以後我們若再說我國的醫學最早出現，至少必須先翻翻世界醫學史。大公報那位頭腦清醒的記者，或不以吾言爲非。

（參看貢獻三期），『古埃及的內外科醫學』一文。）

★ ★ ★ ★ ★

大公報的那篇社評！完全是對新醫說話：所云『解決中西醫問題』及『創造中國新醫學』，皆爲該報所希望於新醫者。評者雖信『中國舊醫學中必有無數貴寶之遺產』（指脈理，藥材，與經驗良方，簡草偏劑），但他又知道這些應該用『科學方法搜求而整理』。故他所謂中國新醫學是『以近代醫學爲基礎』而『於國故中求新發明』，不是以舊醫學爲基礎而部分的改良改造；他只勉勵新醫們注意此土的醫學舊傳，不是希望舊醫近代化。即使不會說出口，他心裏却必以爲舊醫學將來是不免受淘汰的。

但是天津有一位葉古紅中醫，却沒看出大公報言外之

意。或雖則看出而假裝不知道。此人以為或假裝以為大公报對於中醫們也懷有好意，於是他『就社評中關於批評指導各節，引申其義，附加按語』，投寄該報。該報想必為表示「大公」起見，果為之刊出（見夏曆戊辰年二月十九二十兩日的報）。

不管葉醫生是真傻還是假傻，他的按語却是舊醫中極新的議論，而且就我所知而言，簡直是舊醫中最新最進步的議論。以下我不必一字不遺的直抄他的文字，而只從我們的觀點將其中的要點抽出。若以之與前一輩的中醫或今日較守舊的中醫之言譚兩相比較，可看出葉氏之所已讓步者實多。這是西醫學深入我國人心之結果，也就是中醫們守最後防線的情形。葉大夫！

總承認『神話的司天在泉說，織緯的五行生剋說，似皆在宜廢除之列；駢指的六氣風火說，理想的十二經絡說，似向皆在宜糾正之列』。

史的方面，承認靈素為『秦漢間人，掇拾舊聞，托名古聖之作』，五行配五臟及其他五行生剋說為『西漢著述家習向』。也承認本草後出為上，而本經是『秦漢時人，纂舊之作』。

關於生理解剖，他承認『生理與解剖學，為習醫之先

導，不能參雜神話，渾稱陰陽。肝便是肝，肺便是肺；瀉肺足以疏肝，是從實驗而得，不能以肺金剋肝木，為瀉肺疎肝之理由。脾便是脾，胃便是胃，升脾必須降胃，亦從實驗而得，不能以脾胃分陰陽，為升脾降胃下定義。推之一切從治隔治之說，苟其遵行有效，皆當從生理解剖上，別研究貫穿之路徑，即效求理，終有溝通之日。……至若人體生理，凡屬形質部分，中西學說差異，自當改從西說。』然他並不以為舊醫學中涉及人體組織之語，全是欺人之譚：『月前中國醫學大會，開四次會議於北京，西醫腺科專家張允中氏，提中西醫學融會案，謂西醫最新學術之腺科，與中醫奇經八脈說，頗多相合，中醫腺之發見，乃在數千年前，至為可驚。』

關於病理，他說中籍裏面的敘論，『除一小部分神話外，出於經驗十之七，出於理想十之三，……病名分類，向無標的，且常有但述症狀及治法，始終無確定病名者。故必須採西法分類，方能整齊劃一。』

關於脈理，他說內，難，王叔和脈經，以及歷代名醫

之所發明者，雖不越五行生尅範圍，然實用正多奇驗：『例如虛爲勞極，滑爲痰飲之類，真如鼓之應桴，百不爽一。』故今後宜棄去五行生尅之神話，而以生理說明之。

關於藥學，他承認『吾國考求藥性，向無科學方法，所憑唯經驗及理想……如黃連遠志丁香等，自經西醫化驗，確能發見新義，補吾國本經之闕失。惟吾國天然品，未經提煉，其特殊之效能，亦有非西醫所能盡識者』（下舉石膏治小腸炎與猩紅熱，滑石合辰砂之善清暑熱爲例）。故他以此後應『採取西醫論藥方式，考其所含質素，是何性質，所治何疾，是何關係』，而五味五色配五行，分治五臟之藥學，則當完全割棄。

治療學方面，他承認『殺菌防疫之事，微帶其營性質，中籍關於此類之記載及討論，素不多觀，但能取西籍研求之。』然他又引日本和田啓十郎之語，謂『西醫治病，多從事病原菌捕滅，漢醫病治，多從事抗毒力增加，少用大毒之藥直接殺菌，且時時顧慮病人之體質，不使氣血受虧』。

關於舊醫學今後改良之途徑，他云『彼歐洲之醫界，

既已開始研求吾國醫理，並早採用漢藥，則吾國醫藥界學者，誠不能盡地以自封，亟應取彼之長，補我所缺，舉凡生理解剖病理診斷諸學，固當詳加研究，力求貫通，即而用藥特中（即如特用藥中）之譌？），其較普通而呈特效者，亦不妨隨症採用，以爲中藥佐使』（下舉發汗與降熱劑安知必林，助消化之白布聖，治肺癆之幾阿蘇，止淋帶之萹澄茄，療瘧疾之金雞納爲例）。

關於中國醫學的傳習與研究，他主張分普通高等兩階段。教受普通學人，用新編的中西貫通的生理學，解剖學，病理學，診斷學，藥物學，處方學等書（并提議此等書應由醫學總會擔任編纂，發各地醫分會代銷，以收統一之效）。基礎既立，然後導之研求『我國前醫之遺籍』，並羅致『兩洋醫藥書報』作參攷。

葉先生的這種論調和精神，在舊醫中恐怕是絕無僅有。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則他所主張的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種種讓步（例如參用西藥及採用西洋生理解剖學），實在是一小部份時髦的中醫共同的趨向，葉君不過用深切著明的言語代爲表出，而且懷有較澈底的覺悟而已。

我們以為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是葉君及表同情於葉君的人們應當攷慮者。葉君近代化中國舊醫學的見解與計劃，在中醫中究竟有無得到普遍認可的希望？葉君的主張未嘗不是言之成理，而且他還許是很熱心的宣傳他的主張，並就個人能力所及，實現他的主張。但是少數覺悟份子的言行，未必能戰勝同業中多數守舊份子的惰性與阻力。葉君儘管熱心，奈一般老朽不了解不贊助何！我們固然不希望中醫中的革新運動終於失敗，所恐者實際上它竟不得不得不失敗耳。

葉君所欲創造的新醫學，當然不是四五個人或四五十人所能勝任者。這是件鉅大的工程，如不羣策羣力，假以時日，決無完成之望。他與其夢想中醫們起來挑這付重擔，不如改從更有希望，更有生機，能力，資格的人們的身上着想。我所謂有希望，有生機，有能力資格的人們，蓋指我國的新醫與新醫學校中的生徒們而言。這般人享有或易於享受到新社會新國家的資助；他們所受的訓練使他們對於西洋學術中已有之成績能夠知道的較透澈；故他們若能利用其地位聲勢，運用其所諳之科學方法，貫注其智慧心靈於國故醫學中的真金之提鍊，事半功倍，不卜可知。富有臨床經驗與醫籍智識之中醫，苟本求知之真

誠，盡量與他們合作，料他們必表示千萬分的歡迎。這纔是國故醫學的出路，也就是有覺悟的中醫的出路，據我個人看來。

葉古紅先生發表那篇按語，是想和『當世有志創造新醫學者一商榷』。鄙人非中國醫學人，然深喜葉君之言高過俗醫一等，故不揣愚昧，貢其所見如右。此文苟能幫助新舊醫中之覺悟分子，早日成立一種應有的合理的關係，我便得到很大的報酬了。

十七年九月一日上午一時

今春在杭州見着杜子良的四子(看小品三〇九)，曾詢以中國醫理此後能否脫離陰陽五行說而獨立。他答云能夠脫離。至於這是他自己的主見抑係宗旁人之說，則當時未及細問。拋棄陰陽五行說之傾向，中醫中有極力反對者。容將來引其言以證實之。

葉君之作，係北平李振翩先生寄示，余看後已遵囑郵還矣。很希望天津讀者中之藏有舊大公報者，肯將葉文剪下一全份，寄贈給我，備將來之用，葉君如有旁的著作，亦乞詳示。

參看小品三一九與三二〇，至要！

(三二七) 介紹一部將出版的「醫學革命論集」

余雲岫先生醫學革命論集定期出版預告

先生醫學國學冠絕時流十餘年來提倡我國醫學革命不遺餘力茲值黨國建新之際爰集其十餘年來所發表之言論手自訂編成六卷分爲兩册除最近兩年論集尚未編入外約有十餘萬言名曰余氏醫述業已付印預期陽曆八月九月之交出版茲因愛讀先生著述者函詢日必數至特此預告以慰諸公之盼望焉其定價及售處俟發行時再行奉告

社會醫報館啓

余氏醫述目錄

- 第一卷
 - ▲靈素商兌
 - ▲砭新醫(附)
 - ▲箴病人(附)
- 第二卷
 - ▲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
 - ▲研究國產藥物芻議
 - ▲中華舊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
- 第三卷
 - ▲舊醫學校系統案駁議
 - ▲致全國各省教育會書(代)
 - ▲致全國教育聯合會電(代)
 - ▲答潘驥書
 - ▲駁俞鑑泉脈經血管不同說
- 第四卷
 - ▲六氣論
 - ▲結核病發生論
 - ▲與中醫學會論脈書
- 第五卷
 - ▲與某律師論剖驗書
 - ▲與揮鐵樵論羣經見智錄第一書
 - ▲與揮鐵樵論羣經見智錄第二書
 - ▲傷寒論研究辨惑
- 第六卷
 - ▲醫學正俗
 - ▲強泄鼻涕之害
 - ▲共食制與肺癆
 - ▲我所贊成之一時裝
 - ▲產後起坐之害
 - ▲產後惡露不多之無害
 - ▲乳
 - ▲效血時之休養法
 - ▲花柳病
 - ▲不妊上
 - ▲不妊下
 - ▲序啓稿
- ▲傳染病全書序
- ▲臨症祕典序
- ▲肺病預防及療養法序
- ▲傳染病序
- ▲微生物序
- ▲微生序
- ▲藥理學序
- ▲內科全書序
- ▲外科總論序
- ▲各病注射療法大全書序
- ▲勸速組地方醫師會啓(代)
- ▲血暈說
- ▲雜著
- ▲屠姓小兒之解剖
- ▲地阿路中毒例
- ▲地蕘佛林之一經驗

紹原按 我也是「愛讀先生著述」而曾去函詢問者之一。今社會醫報第廿八期刊出上面的廣告，方知我想讀而無處找的某幾篇文章，都已收入這部六卷的論集

了。「余氏醫述」之名，色彩似乎太淡，若能易以較有刺戟性與表現性者，使人一看即知其目標之所在，或者好些。自然，書名使人人滿意是不容易的：我們認

爲好的書名，必定令舊醫起不快之感，而舊醫或肯認爲不太盪者，我們看了，又止不住要嘆一聲「勞駕，讓它再熱點！」

又商務印書館近有彙刊『千種叢書』之計劃。不知怎的蒙主編人也肯給我一個效勞的機會，因將所擬的目錄寄下一冊。我雖對於叢刊的全體有點別緻的意見，但其中所列余君的「中醫淺說」，丁福保氏的「中藥淺說」，和顧壽白，程瀚章兩君的「西醫」「西藥淺說」則我確以十二分的真誠希望它們早點寫成，印就之後，跟着千種叢書中其他名著迅速的走徧全國城鄉的家庭，學校，和公私圖書館。

十七年八月廿一日

(二一八)中醫譚五行說之起原

我的一位通信者(天津于鶴年)云：

弟以爲欲研究中國文化，五行思想不可不知，而五行思想以醫卜星相爲其存身處。弟擬盡學中國之各種方技，去年已稍學會周易筮法，將欲進而研究六壬等法。蓋不深入，萬不能了解中國□□(此二字看不清)也。(十七，四，十一日)

于君卒業於南開學校中學(據該校某期同學錄)；他以後的經歷和現在的職業，我均不悉。然我仍引了他的信，用意無他，以示醫卜星相等方技之共同采用五行說，現在知道的人已經很不少了。漢醫如不對五行說宣告獨立，便難免始終與其他的方技之士並稱。

能夠彰昭峻著的攻擊五行說，或從歷史上詳究其起原者，在舊醫學界中似不多見，僅見三三醫報第卅二期(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出版於杭州)中有高維祺之『中國五行學說之起原』一文而已。文中引有尙書甘誓，洪範伏生尙書大傳，及左傳(文公七年)之文，以證古之所謂水火山金土，皆指本物而言，初無何等神祕之意義；其下又指出素問中五行，五方，五色，五味，五聲，五氣，五穀，五畜，五臟等配合法，與呂覽，小戴(月令)，淮南，春秋繁露所述相同，結言『黃帝內經上所言五行，是雜糅諸家學說所成，明爲鄙衍而後之思想。』高君的考據，也許沒有什麼獨得之見，而且多少許受了梁啓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的影響(梁文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十期，余未見，據同雜誌廿五卷二期頁六六而知；第二十卷想係民國十二年份的雜誌，然則梁文發表於高文之前)。但是舊醫只要肯受旁人的影響，順時代的潮流，明白承認『五行學說』，怪誕不經，

爲醫學進步之障礙」，便算很難得了。

九月二日

(三一九)矛盾，復古，與醫學

李振翩 周作人 江紹原

1. 李振翩先生函(八月十五日)

弟等對於中國舊醫學，素來取絕對的攻擊態度，但是因爲自己是西醫，總免不了有擁護飯碗的嫌疑。於今有第三者平心靜氣來作比較的研究，實在足以驚醒一般人的甜夢。許多智識階級中人，明知中國的物質文明，遠不及西洋，甚至中國的哲學文學，也沒有西洋的好，惟對於醫藥一項，却以爲中醫確有所長，他們讀了大著，……。

2. 周作人先生函(八月廿五日)

新舊醫之爭，我以爲不僅是職業上之問題，蓋係現在大反動之復古潮流中之一部份的現象，所以不可小看牠，在別方面新的勢力已漸被壓倒，因爲隨時可以『共』字加之，已無大抵抗力，(新)醫學一方面尚在掙扎中耳。

3. 紹原贅言

我們贊成「西醫」對於中國舊醫學取絕對的攻擊態度，因爲必如此纔能引起舊醫的反響，從他們往來的辯難，我

們便可以看出誰是誰非。我之歡迎并希望中西醫們交綏，蓋不下於我之歡迎并希望各派黨政家(例如國老吳稚暉方面和所謂「準共產黨」陳公博方面)多多的吵嘴。西醫於通俗的定期刊物外，應著作幾種 Handbook，像那教聖經般贈閱各界，標語口號，亦不可少，雖則胡適之先生見之，又要說是「名教」(見新月一卷五號胡先生一文)。

「中醫確有所長」一語，我的「良心」叫我不必否認；我近來覺得連那三寸金蓮，若與「大脚片」相比，也確有所長(1. 做布鞋省布，2. 做皮鞋省皮，3. 少逛幾趟「新世界」，省下錢來給丈夫買貢獻看，以及其他)。然中醫自然也確有所短，猶之乎金蓮之有所短，如逃難不方便，裹脚布洗起來太麻煩之類。真正重要的是中醫所長與所短之比例率。假使號稱「中國醫學」的那件東西，與西來醫學相比較，短處只佔一小半，一半，或一大半，那麼我們或者還不妨跟了那般主張溝通中西的人，提倡「截彼之長，補我之短」。但若不幸中國醫學之所長只有千分或百分之二三，則我看與其抱緊了舊醫學而截長補短，何如全盤承受了西來醫學，再動手把舊醫學中有價值的成分檢出來放到裏面去。截長補短是正當的，唯一的問題乃是以哪一種醫學爲體系。一面承認西洋的物質文明乃至文藝思想都比中國爲

優，而一面又以爲中醫確有所長者，當然也有他們的一番理由，所恨者，他們不大肯動筆，致我們欲領教而無從耳。故我除向新舊醫界的代表專誠請願外，還希望那般有自相矛盾之嫌的新學家以後也慨然讓我們飽聆偉論。

「復古派隨便把『共』字加在旁人頭上，我是知道的。數日前報載某部副部長孔祥熙籲請國府保護衍聖公，其呈文中曾云打倒禮教是共產黨的理論（大意如此，文字不記得了）。至於新醫學家，被中醫呼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則有之；說他們是共，我還沒聽見過。自然，後面這個妙計，將來許有人發明，我們禮部且預備幾座特等文狗章，等着賞給他們便是了。」

十七年九月三日下午

寫此文時，湊巧看見今日新聞報載有蔣總司令對報館記者的譚話：『欲避免本黨目下之糾紛，惟有少發議論，多做事實，此時小冊子愈多，則青年心理愈紛，爲害愈大，而小團體亦愈多，徒使青年思想不一，心志不定，而黨國危機愈甚也』（戊辰社稿）。在政治思想上，青年果真是這樣的缺少判斷力嗎？但他們在醫學思想上，或者尚不至於。新舊醫學家們聽者：你們有議論儘管發，有小冊子儘管分送吧！我們的智識足

夠判斷你們的曲直是非。

(三三〇) 近代的醫學革命(附)

明日可將周作人先生借給我的那本小書(Greek Biology and Medicine, by Henry Osborn Taylor, 1922, 係 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 叢書之一)寄還他。寫此作紀念。

八月廿七日。

推洛氏的這本小書，只是一種通俗之著，而且是個急就章；如叢書主撰人所說，(一)欲好好研究希臘醫學史的人，於他書之外仍須檢閱 Sir William Osler, Dr. Charles Singer, Sir Clifford and Allbutt 和 Dr. Arthur J. Brock 之著作(Singer 著有「科學歷史與科學方法之研究」，牛津大學出版，一九二一，又 The Legacy of Greece 中有他的論文；Allbutt 著有 Greek Medicine in Rome, London, 1921; Galen 之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Brock 有譯本，一九二六年，紐約出版)，而且(二)希臘醫學對於後人的影響史，至今尚待寫作。但書尾(頁一三七)所引 Allbutt 在一九一九年說的一段話，頗能將近代醫學的精神與 ideal 充分表出，茲譯出備用。

『那麼，這個新生，這個醫學革命，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它不是旁的而簡直是從一種觀察與經驗 (empiricism) 之術 (art) 擴張為一種以研究 (research) 為基礎的應用科學；從一種全靠舊傳 (tradition) 與熟巧 (sagacity) 的技藝擴張為一種尚剖析，循公律的應用的科學；從表面現象的記實譚擴張為內層關係的發見；從一套定性的條規公理擴張為諸般定量的測驗。反對或看不起西洋醫學以及主張溝通中西醫學的人，最應該把上面的一段文字早日看懂。你們想拿來和近代學溝通一下的那『歧黃醫學』，怕與近代醫學已經 outgrow 的歐洲舊醫學是屬於一類的呢。』

八月廿八日補 今日在圖書館讀着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倫敦泰晤報文藝副刊裏面的一個書評，藉知 Charles Singer 將他的關於醫學史及其他舊學 ("Sciences and pseudo-sciences") 的七篇著作，彙印為書，名『從法術到科學』(From Magic to Science: Essays on Scientific Twilight) (XIX + 253 pp., Ernest Benn 出版，價廿五先令)。不久他尚擬刊行一部同性質的書，接講中古時代後期之思想。評者又引 Dr. Wm. Osler, 生前熱心於科學史之研究，他曾在牛津大學特

設一讀書室，將各種參攷書籍，提置其中，以便他自己及少數同好者任意研讀。Charles Singer 與其夫人，在當時都是此科學史讀書室中最勤懇最熱心的角色。洋學校注意設備，難怪洋學者個個能夠有成績。而我國各處之所設大學者，不是一羣朽腹互相傾軋之場，便是少數學閥盤據要位排斥忌己之地。在大學之外，研究學問者又得不着任何便利，援助，與鼓勵。有這些原因在，中國學者二十年三十年的成績，恐怕竟比不上洋學者五年十年的。

又評者引 Singer 之書常取材料於歐洲中古的 Herbaria (本草，或本草譜)。余近譯 W. R. Dawson 『冥言及俗說中之鼠觀』，見其中引有中古的獸經 (Beastaries)。我國的本草，內經，脈經，獸經，至今有人奉為瑰寶，而西洋方面同類之物早已讓位給這個學，那個學。這個不同之點，不是我們的羞辱是什麼。(鼠觀一文，送東方雜誌，大約可排入第廿五卷第十七期。我在弁言中對於小品同志提出了一個請求，出版後務乞賜閱。)

近代瑞典文學及其作家

查士驥

近代斯堪狄那維亞最早的獨立文學，是民歌和謠曲；在中世紀，人民的精神生活淪沈殆盡，祇有此僅有的民歌和謠曲，總算留下了一點當時人民精神生活的痕跡。後來宗教改革運動轟起，其結果不久就顯現於瑞典及其他各國文學之中。可是現代瑞典文學的開山祖，却不得不推被呼為「北方的獅子」的歷史上的勇猛王古斯太夫史阿特爾夫斯。古太夫史一世，命人把「新約」譯成了瑞典語。並且當時的王室之中，也有不少持有文學興趣的人。所以近代瑞典文學的發達和瑞典歷史的有親密的關係，比其他北歐任何國家都來的深刻。瑞典近代文學的第一個先輩，是喬治史台恩哈姆 (George Stjernhjelm 1598—1672)。他是一個戲曲，抒情詩，史詩及教訓詩的作者，被呼為「現代瑞典詩歌之父」。他曾做過皇后鴿里史的娜的宮廷詩人。其後約一世紀中，沒有出過可和他比擬的知名的文學者。但後來出了許多的作家，都傾向於法國和英國文學，他的勢力乃漸衰。這一大批作家中最有名的，是沃陸夫達林

(Olof Dalin 1708-1763)。他是雜誌記者，是批評家，是詩人。著有英雄詩「瑞典的自由」及悲劇「布林西爾達」但以「瑞典國王史」為最得意的作品。

到了十八世紀末年，瑞典國勢更形發展，統治至一七九二年的古斯太夫史三世，是一個忠心的文學愛好者，文學保護者，他自己雖不寫什麼戲曲，可是他第一個設立劇場，並創立了瑞典學士院（一七八六年）。這時尚有知名的三作家。開爾格萊 (J. H. Kellgren 1751—1795) 是批評家，詩人及抒情劇的作家，他的作品有欲脫去他同時代的束縛的傾向，在瑞典詩界中開了一個新生命，為他自己的名譽和他的時代，他的早死都是一個大大的損失。第二是電沃波爾德 (Leopold 1756—1829)。自開爾格萊死後的此世紀餘年，是由他支撐着的。他是以戲曲及雜詩書出名的。他的劇本是有他所屬的一派的弊疵的，可是他的詩則是含有深湛的思想和可愛的形式的。最後倍爾門 (Charles M. Bellman 1740-1795) 是國民詩人，一方他又是一個聖歌

作者，是被一般國民所敬愛的。

至於十八世紀瑞典文學的傾向，則和當時世界上那一國都一樣，是學究的，近於形式主義的。不滿於此種文學而出來作反抗的浪漫主義的擡頭，是在十九世紀的初頭；立於此運動的先驅地位的人，當然是大詩人但格納（E. Gner 1783—1846）。他生於貧苦的農家，與父早別，艱苦之末，得人助而入於大學。畢業之後，為希臘語教授，同時並兼掌僧職。他是一個樂觀詩人。他的聰明的理智及排除因襲的宗教觀和強硬的戰鬥精神，使他能排擊掩住當時全世界的梅論苦戀（Melancholy）和狂躁的氣分而有餘。他的輕快的詩風，使讀者得到深刻且明瞭的印象。他的出名為詩人，是為了他一八〇八年的戰爭詩。三年之後，因了「史魏亞」而被推為瑞典學士會的會員。他的詩風，以動情的，浪漫的二者為特徵。題材是在過去的事蹟中找尋的，資料的豐富，有的地方是很可驚服的。他是年青和想像的詩人。在這點上，使我們連想到席勒，他所佩服的詩人，也就是席勒。他的詩名的所以能及於全歐洲，當然也是因了他的傑作「富里特沃夫的傳說」（Frithof's sage）。雖不及但格納，但也居於第一流作家的地位的，有羅奈貝里（Runenberg）。他是芬蘭人，但以瑞典文字著作。

他把一種受苦的錯誤的深深的感覺混入於他祖國的粗野的憂鬱性質之中。他的詩是嚴肅而強壯的，讀了他的詩，使你覺到好像有他的祖國的大荒野和黑暗森林和勇敢的，單純的刻苦的人民在你眼前。英國批評家愛特曼特高史在他的「北歐研究」中，特為他做了一篇精細的批評。他出了大學後，得到文學的學位，和但格納同樣是浪漫派的詩人，因了一八三一年的愛國抒情詩，和但格納同樣的被推為學士會會員。他的傑作長詩「旗手史塔爾的故事」，是分為兩次而出版的。芬蘭的國民的反抗俄國而謀獨立，但終歸無效的愛國悲劇，是此詩的內容。

白蘭梅夫人（Fredrika Bremer 1802-1865），是一個不應遺漏的閨秀作家。她是一個短篇作家，詩人及長篇作家。「平凡生活的描寫」，「家旋」，「隣人」是她有名的作品。後來她的作品經霍魏脫夫人（Mrs. Howitt）譯為英文，介紹至英國美國的讀者之前，「魯濱生飄流記」及「威克菲牧師傳」（Vicar of Wakefield）一樣風行。她的作品雖不免帶一些傷感性，但並不討厭。有喬治桑（George Sand）的牽直而沒有她的作品的有趣，是她的作品的一般批評。

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的瑞典，詩人出的不少。所以這

後半世紀，是詩超越了散文，小說及戲曲而獨步的時代。就是散文，也是無力的，因襲的。所以有此反動的到來，是因為十九世紀已到了末期。因為自法國突擊來的自然主義和以易卜生為代表的諾威戲曲，把現實主義的主潮漲滿於瑞典的文壇。在這分期期中，有三個藝術家的名義是非提起不可的。第一個是歌唱大自然和農民生活的詩人古斯太夫佛萊廷 (Gustaf Fröding, b.1860)，烏絲卡萊韋頓 (Os Ker Leverin 1862-1906)，和魏爾奈爾風哈定史達姆 (Vernervan Heidenstam)。最後的哈定史達姆，是一個詩人，最初他歌頌自己，其次國家，他的靈感的高調，一時驚倒了當時的文壇。

瑞典的最偉大的戲曲家，也是世界上的大戲曲家，當然是史德林堡 (1849-1912)。詩的創作盛極一時的瑞典，至此才出了一個可誇於世界的大戲曲家。在斯堪狄那維亞文學之中，除了諾威的易卜生外，沒有第三人能和他比較的。易卜生看見了史德林堡的照片後，曾嘆道：「比自己更偉大的人是有的。」傲慢不屈的易卜生尚如此自白，他的生前的盛名是可想而知了。「瑞典的沙翁」，是史德林堡生前的批評家通稱的綽號。

奧古斯脫史德林堡，生於斯托克霍姆。自早就入了烏

普薩拉大學，但貧困異常，學問不必說，連吃也有些困難。一八七〇年，廢學而寫戲曲。一八七二年的「馬師脫沃久沃夫」，是他的處女作，但被拒排演，擱置了有六年之陸。可是到了後來上演的時候，真是轟動一時，說的大一些，則可說是留下了可說是瑞典戲曲的文藝復興的記錄。這六年之間，他因欲得到衣食之資，和不少的職業發生過關係。他做過小學教師，做過新聞雜誌的記者；戲曲家不必說，就是科學和政治的評論，他都寫過。他也曾着手於短篇。雜多的經驗，使他的作品的内容更為豐富。一八八三年，旅行至丹麥，德國法國及意大利。同時連續的出版了許多短篇小說和戲曲。「父」的排演，是在此年後的第四年，即一八八七年；祇此一劇，已可充分的證明他為歐洲戲曲家中的偉人了。繼續他出了五部的自敘小說；但因了過度的頭腦的活動和某離婚事件，使他不得不作一年的靜養生活。他先後共結婚過三次，但都以離婚而終。他的性格的偏奇和極端的固執，使他嘗到如此悲慘的滋味。或者他是一個先天的婦人憎惡者也未可知。出現於他的戲曲中的女性，都是難以測度的野蠻而無知的。他對於女權擴張運動，當然是沒有多大同情的。在這點上，和易卜生的贊同女性的獨立和解放，是立於正反對的。這或許是

因史德林堡的連續的結婚破綻使他走到如此結論的罷。

他於一八九七年歸瑞典，至一九〇二年死為止，一直住於祖國。他自年青時起便是一個厭世家。此厭世家想，當然受到尼采的感化頗大，但當然也可以視之為由他的充滿着悲苦的經歷所釀成的。生之悲哀，是近代文學家所描寫的一特質，可是要像他的作品那樣的富於濃厚的生之悲哀的，是不可多見的。他的深處的厭世觀，就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漂着淒慘不忍視的情調，他追窮一切，人生的暗黑面而全無忌憚的描寫——這雖是一般自然主義作家的態度，但也很少能和他那樣深刻的。他的三次的不幸的結婚，使他成爲一個極端的女子厭惡者。「結婚」的一書，是他收集二十餘篇關於結婚的短篇而成的，但其中當然充滿了對於女性的嫌惡和對於結婚的呪咀。在他的名著「父」中，表現出了他的女子對於孩子，是可以確切的相信自己 是母親，男子則不能知道到底自己是父與否（即女子的節操，是難以信仰的）的一思想，是一篇描寫被此疑慮所責備的男子，被惡妻虐待而在死的十分陰鬱的悲淒的作品。網在他的作品「嬌麗哀姑娘」的序文中，曾說到下面的一段話。

「有的人非難『父』太悲慘了。一段人所要求的，是所

謂『人生的悅樂』。劇場主所要求的，當然是滑稽喜劇。『悅樂』之物到底在那裏呢？我是想在強力的恐怖的人生的苦悶之中找此『悅樂』之物的。所以自己所選擇的材料和普通的材料也許是十分不同的。或許使平凡習俗的牧師輩吃驚也未可知。可是反對的發生，是事實的複雜的意思。祇從一方，是難以看到事象的。人生的事件都是由普通所想到以上的動機而發生的。可是觀察者却祇作最單純最方便的判斷。例如某男子自殺了等。一般人說『事情不順利』，女子說『戀愛沒有意思』，病人說『那也是因了病』，失敗了的事業家說『是失望的結果』。他們知道些什麼，死人是祇留下了死後才是最便利的事情的一被隱住着的真理由。」

而『父』之一篇，就是要表示出此「被隱住着的真的原因」的作品。到了晚年，他的厭世的絕望的思想，漸次取了宗教的神祕的傾向。至童話劇「白鳥公主」而此傾向益著。

薩哈里亞史托貝里亞史(1818-1898)是瑞典和芬蘭的詩人，小說作家。生於芬蘭，是海爾辛福爾史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有人說他是一個歷史小說和作家，持有可和司考脫比肩的雄大的構想。但他的爲獨步於當時和詩壇的瑞典抒

情詩人，是無可否認的。

現在再講魏爾奈爾風哈定史達姆。他比史德林堡遲生十年，但他的傾向，和自然主義是完全不同的。他是傳奇派的主將，至今還生存着。他是呼爲月桂詩人(Poet laureat)的。年青的時候，想做一個畫家而到了巴黎。一會傾向於文學而作詩。一八八七年父親死去，乃歸故鄉；那時他已是一個詩人，備受鄉里的尊敬。他最初所作的小說，是傳奇「恩琪明」，是以新的方法來改作古舊的題材的，是優美的戀愛故事，東洋的氣味，一切都是反抗西洋文明的壓迫的幻想的輝耀。他是有不能忍受自然主義的跋扈的反感的。一八九〇在「貝皮塔的結婚」中，他高唱理想主義而求內心的真理，這恐怕是他的不能蔽掩的信念罷。一說到他的小說，則誰都會立即聯想到他的「查爾斯曼」的。這是查爾斯十二世和他的戰爭的故事。是描寫瑞典的英雄主義的散文詩。他是自然主義的敵人，他罵道，自然主義是特意使深密中的污氣通過了室內而流出之物。「查爾斯曼」自這意義上，集合了故事，俗諺和傳說，使讀者的心沈浸於愛國，英雄及理想之中。一九〇〇年，他作第三次的結婚，在凡士哀那組織了家庭。凡士哀那是他少年時代棲住的回憶豐富之地。一九一二年被舉爲瑞典學士員，四年後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他的名聲乃遍及全世界。

韓詩阿林，是繼史得林堡的瑞典文壇的新進作家之一人。史得林堡在生前，對他也有過大大的屬望，到了今日，在瑞典戲曲界中他是一個嶄然的青年作家。他的傑作之一，是「母與子」。自一九一八排演以來，每年均有表演。這是一部講死刑的戲曲，瑞典死刑廢止論的所以能提倡起來，此戲曲是有力量的。此外尚有四幕歷史劇「查爾斯十二世」，描寫法國革命的「洛貝史比爾」，與描寫健坡賽人生苦的「本達」。他在瑞典完成了學校生活後，到柏林及巴黎，從事新聞雜誌的經營。

在意大利的格拉齊亞德列達女士（本刊第八期已有過她的生平及作品的介紹，可參看）未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以前，珊爾瑪拉蓋萊夫(Silma Lagerlöf 1858)是唯一的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婦人作家。在瑞典的戲曲家之中，像史德林堡那樣的徹底的自然作家，並非沒有，可是和其他諾威及丹麥一比，則瑞典的藝術個性的趣味和傾向，好像是一個百花亂開的花園。例如有哈定史達姆的傳奇作家，也有像拉蓋萊夫那樣的始終作神祕，原始味，靈的讚美及傳說讚美的作家。她現在已過七十歲了，可是仍不絕的執筆著作。最近的著作，有「查爾洛脫李文史開爾特」。她年青

的時候做過女教師，是一個富於宗教性的田園的處女，對於騷擾的文明世界，她從來也沒有加入的經驗。她一生中是一個處女。自她在作女教師的時候應某新聞的懸賞而她的一時作成的小說「開士脫貝林」被當選後，她就和文筆生活相親，此外則一些事情也不管。拉蓋萊夫的藝術的中心，當然在於對人生的苦惱作共鳴的人道精神和可說是超自然的信仰的幻想詩的展開。

徐格佛里特貝爾傑爾志於一八八二年生於史托克霍爾姆，烏普薩拉大學畢業之後，便投身入文學界。他文學生活的出發，是一個詩人，敘述的精細和題材的清新，大被當時的詩壇所注目。自一九〇六年短篇小說「瑪爾哥德」成功以來，他改行專作長篇。長篇小說「在河下」，有英美的譯本。「在河下」是一篇包含着兄弟姊妹的一家族的故事。兄弟們在小孩的時候便和兩親分別，隨環境而生活下去。家族們所住的家，是和首都史托克霍爾姆相近的，但因了都市的發展，家族內各人的個性當然也必受到一些影響。作者捉住了個人與社會的互相生長的心理，而銳利的觀察，而熱心的進行。現在傑爾志雖尚未滿五十歲，可是已站在文壇的最前線了。

「天神之園」的作者哈爾瑪貝爾格門（1883—）也是

不可遺漏的。他是瑞典現代作家中的新進。「天神之園」是於一九一九年在本國出版的，一時成爲文壇上的批評之的。小說的場所在歐洲的十分古舊的但沒有舊弊的頑固的貴族社會。他以為自己要前進，是沒有人能克服他的。有一個暴起的冒險者，他想根本改良此舊社會，可是全無效果，結果反被舊社會所征服。

山雨半月刊（第一卷）

（第三期）

階級與文學（譯文）……………云止

關於好奇心之一考察（譯文）（續）……………江聖達

黃花滿徑香……………鳥言

情書一束（譯文）……………呂漪紋

愛情的叫賣……………賡生

首都漫筆……………穎父

雨絲……………任叔

神聖的童年

法國美爾博 (Mirbeau) 著

—La divine enfance—

曾仲鳴譯

在森林中，由枝葉間，可以望見遠處，有一座白色的大屋。處炎日之下，正是日間酷熱的時候。疲憊的羣鳥，寂無聲息。枝幹絕無微風，兀然不動。

如珊——十歲——坐在場上，背靠樺樹的粗幹，髮則稍稍散亂，膚色暈紅，奔跑方竟，喘氣不已。她的大草帽懸掛樹際，近她的身旁，在樹陰下發光閃閃，似一朵寬闊的金花。

如駿——十二歲——向着如珊，平腹而臥，神色愁悶，時時以手拔細草。他們相對許久，一句話也不響……末了，如駿決定發言。

如駿 爲什麼喬治又吻你？

如珊 喬治，沒有這回事！

如駿 是的，他曾吻你，我已經看見……他吻你的脖子，在客廳的門後……并且你呢，你也吻他……我還可以證明，你吻他的時候，你閉着眼睛，和一隻小貓被人摸撫的情況一般。

如珊 純粹是謊話。

如駿 我明明白白的親眼看見……并且昨天呢？……

如珊 什麼事，昨天？

如駿 昨天？爲什麼呂細安也吻你。

如珊 沒有這回事……呂細安沒有吻我。

如駿 有的，他吻過你……我也看見了……他吻你的嘴，在花園裏，暖室的後面。

如珊 純粹是謊話……

如駿 謊話？……我也可以證明，你轉身的時候，把一根紅百合花踢斷，還把金蓮花壓倒了。

如珊 (呈強硬狀) 呀，還有呢？……設使這些事，我高興幹去，難道我就沒有權利吻喬治，吻呂細

安，或者吻別的人麼，……你亂想什麼？……
 我不舒服……這些事使我難過呢！……如珊？
 如駿 那兒？……

（她折斷一條樺枝，放在口中細嚼，帶着冷笑，用眼角看如駿，如駿正以手掘地，作一小孔。）
 那麼，爲什麼你不肯給我吻你一下呢？我？

你——……那又不同了——……
 爲那麼不同呢？……

因爲……
 因爲，什麼？……

（作尊嚴態）因爲，你，我們將來長大的時候，你就是我的丈夫呵。

那也不是一件理由呀！
 是的，這是一件理由……

將來我是你的丈夫的時候，你要我和你接吻，是麼？

不……做丈夫的，向來不吻他們的女人們。
 呀，真的麼？……那麼，要女人幹麼？

呸，爲要小孩子罷了。
 呵！……將來我是你的真丈夫的時候，你還要吻

如珊 喬治，吻呂細安麼？
 如駿 那是當然的……今天你真奇怪了……你有什麼？
 我想哭呢……

你真是蠢才，——……想想真麼——……我的
 小母親吻過我的爸爸麼？……我却永遠沒有見到我的
 小母親吻過我的爸爸……爸爸，他呢，他只吻
 我們的女僕，叫做志麗的……我的母親，她
 呢，她只夏密先生，……當然的，她只吻夏密先
 生，她吻他的頭髮，他的眼睛，他的嘴，隨便什
 麼地方……但是，至於爸爸呢，她向來不吻他

如珊 （稍爲明白些）我的爸爸也是如此……他向來不
 吻我的媽媽……

如駿 我已經和你講過——……結婚以後，這些事，向
 來不做的——……因爲這些事太不正常呢！

如珊 真的——……我的爸爸常常吻都黎爾太太。
 呸，當然如此——……還有你的媽媽呢？

如駿 媽媽？……她常常和李曦先生接吻……
 你看看，是麼！

如駿 那一天，媽媽還坐在李曦先生的膝上……她把衣

服解開，李曦先生便吻她的胸前呢……真好玩！當然的，這是真好玩呢。

（此時如駿在草場上，爬近如珊，他以肘靠地，以手支頤，拚命的看她的眼睛。許久……）

如珊！

什麼事？……

（沈重的說）你既然說這是真好玩的，……那麼

——我也要你把衣服解開……我也要和你的胸前……和李曦先生吻戀戀一樣……

不，……不，……

設使你肯把衣服解開，設使我吻到你的胸前……

我就要給你一件更美的東西……

什麼東西？……你說，什麼東西，即刻說——

不，以後……

（很高傲的說）即刻……即刻……即刻——

不，以後——

你說這些話，不過想騙我罷了——以後你一定沒有什麼東西給我看——

我既然答應你，哼——一件東西，喬治和呂

細安都不能夠給你看，有那樣美觀的——這些話都是胡說——

（現猶豫態）是和，是的，你要騙我罷了……

我同你發誓罷——

如駿 那麼，好的，你只要去告訴我，是一件什麼東西

——以後，我一切都憑你的意思！

如珊 設使是喬治或呂細安請求你做，你一定就做

我，我不曉得爲什麼，無論如何，隨便那件事，你總不肯答應。

如駿 你告訴我，究竟是什麼東西？

如珊 哼，這件東西，喬治和呂細安那能夠給你看，有那樣美觀的……它是更好看過……過於……

如駿 （她發怒了）那麼，快點說罷……說罷……說罷

如駿 （帶很熱烈的情況）如珊呵——設使你是肯

呵——給我吻一吻罷，只要些少……你看罷，只要些少……和我的嘴唇一般大……

如珊 （他握住她的履尖，越移越近，想去抱她。）

（避開如駿，忽然縮起兩膝）放了我罷……你癢

我呢……你使我不舒服……我討厭你了。

(她即站起來，發怒而面紅，向森林中奔去，絲髮爲風所吹，飄飄然……如駿也站起來，追她，作哀求聲。「如珊！」「如珊！」在樹間靜息的羣鳥，忽被驚醒，狂叫飛散，如駿和如珊漸漸的

隱沒了，他們剛纔的臥處，還留着兩個青年的體格的痕跡，如珊大草帽和寬闊的金花一般，依然在樹陰下，搖蕩不止。)

純文藝批評的

讀書界周刊

汪儂然編

第四期目錄

- 夏朶勃里盡的「納南」
文學與藝術(哥德)
雪林女士(作家介紹)
秤斤論兩的稿費
文壇消息

張若谷
碧珊

白石

第五期目錄

- 文學之將來
天才男女的情書
傳授祕法
擺倫和雪萊
創造社的新工作
文藝界的被壓迫階級

汪儂然

維建譯

書生

江嘉炎

茅茹

白石

每期二分

全年一元

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嚶嚶書屋出版

島原心中

菊池寬原作
章克標翻譯

那時候我正構想着一篇通俗小說的情節。要做的是一個窮貴族招了一個暴發戶的怨，被用種種手段受着物質上的壓迫，貴族要想衝出這重壓迫而跌斛斗。這斛斗跌下來，正倒在暴發戶所佈的網中，成了法律上的真罪人。

我對於這貴族的在切迫之極裏犯了法律上的罪，極想寫得真實一點，要是實際上的確會有的事情才合意。想避去通俗小說上所慣用的常套手段。因此我就想去和法律上的專門家商量一下。

我就在腦中一個個數出成了法學士的舊友輩的名字。在高等學校時代的知己，成了法學士的原是不少，不過想起來的，只是那些進了郵船公司出洋去的，政治科畢了業到農商部做小官去的，進了三菱的，而專門法律的法學士可以做我商議對手的，却一時很想不起來。這時忽然記着了綾部，他是我中學裏的朋友，去年脫離了京都的地方審判廳，到東京來，在有樂町的××法律事務所做事。來東

京時他曾給我一個通知，這有名律師××的名字，很不可解地明瞭留在我腦中。

我就去問綾部，從在三高當時和他一見以來已有六七年了。他和學生時代已全不相同，長得白皙了。做了三四年檢事的成績，殘留在他澄明不動而冷颯颯的眼光裏。他很歡喜地接待我，替我想了合於我小說裏情節的犯罪。一路這邊那邊參攷刑法的條文，很替我費了心血。而且他還說了這些話。

「你做小說注意到法律這一點，是我很佩服的。真是讀了現在的小說家所做的小說，從我們專門家的眼光看起來，很可笑的地方極多。只該是徒刑的却變做禁錮，應是三年以上的徒刑，却又成了二年徒刑的，有很可笑的地方。而且小說家所取的材料，一步也脫不出小說家的生活範圍，這是我很不滿的。我們的希望，是要把有法律背景的事件，就是關於民事刑事上有趣味的事件，做成材料，

多多制作。總之，要造成完全的法治國，各人對於法律的觀念，非更加發達起來不可。這頂好你們多寫些法律上的事件，使一般知道法律在人的生活，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假使你有心要做，我可以把檢事時代的許多經驗講給你聽。」

冒頭這樣說了，他對我講了底下的一篇話。

★ ★ ★

「車子進大門時，我心裏想『這地方就是島原了啊！』同時不能不感着很大的幻滅，和這幻滅所伴起的淒涼。實在很慚愧，我到島原，這還是第一次。我雖然從高等學校時代到大學，一直在京都住了六年，那個一向那麼有名氣的島原，却一次也不會到過的。也有朋友一二回這樣邀我：『到妓女街上去麼？』可是那時規矩——甯可說是膽小的我，腳踏到那些地方，也像有些不放心的樣子。」

所以剛出大學不久的那時候，在我心裏的島原，仍舊是小說戲曲歌詞傳說中的島原。還是像錦繪上所見的，壯麗的建築接連着，姣俏的粉頭來來往往的花柳街。

因之那一天——的確是十一月初頭——由上席的檢事派我到島原去時，我也不能抑制自己心裏動着妙的興味。到的地方是島原，而且是去檢驗這朝上發生的心中（註）事

件，所以我是對於地方的興味和對於事件的興味，二重地興奮着了。

（註）心中就是男女的情死。

「島原心中」這一句話，像小說戲曲的題目一樣，在我心裏美妙地浮起了的。

但車子通過了像是那地的大門，衝進街裏的時候，從下着的幌子的明角窗裏，看見沈靜端默地並排列在十一月的鐘重的午後日光裏的低小破敗衰頹不堪要倒下來房子時，因為知道這有名的花柳街，更加感得悲傷可憐的樣子。每一所房屋都像衰弱極了的病人，已被醫生回絕，等候着死期的降臨，在任其自然的衰敗凋零下去的樣子。從有染着店徽的門窗間隙裏可以透見的房屋的內部，也都是暗澹陰鬱，使我想像是將要寂滅去的影像，原原本本地現出來的樣子。

車子灣進橫街時，我眼前所出現的房屋更加悲慘。說悲慘，還是叫牠醜惡更加適當吧。這裏那裏都是用粗劣的木材所搭的不費錢的建造，塗得武氣騰騰的格子 and 櫃子窗的礬紅色，引起發悶的不快。就連灰塵沾滿的方燈上的第二清開樓或相川樓那些文字，也像鄉下的花柳巷中所見的那樣引起下等感應的。

有心中事件的樓前，站着該管署的警察，所以立時就明白了的。

我從車上下來時，走出裁判所時所有的興奮和興味，一點也不殘存着了。

這樓是這街上並排着的粗造的樓房的一所。走進了入口，土間（註）是京都市的一直通到裏面，左邊有家人與娼妓住的房子，右邊就是樓梯，是使客人可以直接登樓構造的。

（註）日本屋子進大門有一塊不鋪地板的地點，就把木屐脫下在這裏再走上去的，因為他們席地而坐，在屋中只能穿襪子的。這一塊的泥地，叫土間。平常就是門內的一小方塊，京都市的房子，却是連長去作為穿木屐也可以走的通路，直到裏面，如同廚房等地，便利下役工人的出入。

心中發生的地點不必說是樓上了。我接着警佐的出來迎接，正要走上梯子時，忽然注意到從遮着這土間半中的淺黃色門帘中間，有個眼活溜溜地看着我面孔的，像是這一家的主婦的女人。廣平的額有些禿了，眼中有陰險的光輝，是一見使人不能忘却的女人。

我很意氣揚揚地走上這樓梯。在前面的警佐，走完梯子突然把身子往右一避的樣子。我不顧着這些，坦坦然地上去。忽然在走完了梯子的我的脚下，有異怪的物品在打

滾。（那時真這樣想了。）不過頓時留心看看，却是我穿着襪的脚，幾乎要踏着了那仰天倒在廊下的女人的散亂的頭髮。那時候我所受的激動，現在也還有幾分可以記得起的。仔細看看，心中就是在這梯子上面的四疊半（註）的房間中實行的，像由女人跌倒時所帶倒的紙格裏面的席子，腥腥地凝固着的血黏佈滿了一面。在這血泊之中，鋪着像是印花布或什麼的舊被褥，女人的兩足有些稍是擱在被上的。天花板要碰到頭那樣底的小房間中，只有一扇採光的小窗，所以在白晝也是陰暗的。在這陰暗的一角，像是心中前男女飲食過的大碗酒瓶之類，亂紛紛地攔堆在一旁。壁是京都遊廊裏所常見黃色砂壁，仔細看去，在對面的壁面上，像含在嘴裏噴霧的樣子，一面噴着血。

（註）席子，房間的大小以席子做單位，如說六疊八疊十二疊等。每疊約長五尺闊半之。所以四疊半的房間是每邊長七八尺的小房間。

對於這一種情景還不會慣習的我，一眼看見了這樣慘悽的樣子，感着像冷水淋頭似的全身體的震驚，但在會同的警佐與書記面前，只得努力裝出鎮靜的態度，先檢女人的傷口。女人正好是堂堂切斷了頸動脈，全身體裏的血潮像都從這傷口裏迸來，從胸口到膝上把污穢的絨布寢衣浸染得濕濕地之外，還從席上流到廊下，染成紅的河樣子。

但看傷口時候，更加使我感動的是那枯槁的面孔。確是已近三十歲的細長的臉孔，那像土一般粗糙的灰青色的皮膚的眼尻邊紅爛的眼睛，看去總不能想牠是一副人的面孔。並且也不覺得有些像人樣的。只感着那不可名狀的醜陋。

死未成功的男人，移在別室裏，受醫生的治療。我來檢驗的主要目的，是在訊問對手的男人，確定這是否無理（註）心中，或即使是合意的心中，男人有沒有幫助自殺的事實。

（註）心中的兩人，一方面並不願意，而他方無理殺之，再自殺的事實。兩人同意的，叫合意心中。

由二人寫着的遺書，這無理心中的疑是全解除了，但是自殺幫助的嫌疑十分可以有的。

我爲要對那個男子行臨床訊問，到安置那男子的別一間房裏去。看看那對手的男子，是剪着平頂頭，二十歲前後，方臉孔的工人風的人。紮包咽喉的傷口所施的繃帶，把下巴都纏沒了，成一種很臃腫的樣子。雖則面上沒有血色，眼睛是死洋洋的遲鈍，可是那傷創的並非致命的，就不是醫生的外行也立刻可以看得出的。

我在進行訊問之前，先把警察所查得的二人出身和到

心中的事情，先問一遍。男的說是福島縣人，是西陣（註）的職工，已經被徵兵所取，十二月要入營去的。女的是鳥取縣人，到今年二十九歲，在島原已經做了近十年生意了，但被債帶住，年期還沒有滿。平常是陰沈少言的人。近來從鄉里來了一個通知，說母親在生病，口裏不住說想去探望探望，但因為是生意上人，不能自由走動，口上是很發恨。男人是從十月初來起的，這一回是第六七回。心中是在午前七時實行的，大家都沒有起來，所以經了三十分鐘之後，主婦方始聽得男人的呻吟。主婦跑上去時，女的已經完全斷氣了，主婦把男人手中的短刀奪了下來。在用短刀之前二人曾吃過揮發油却死不了。

（註）京都出產布匹絹綢的地方，是織造工場匯集的地點。我先問了這些前後的事實，再去開始訊問。

我要開始訊問了，警佐和巡查要那男人在床上坐起來。男人想舉起頭來，像是熬着咽喉傷口的痛，咬緊牙齒，耐住那苦痛而起來的樣子。

「不好過，這樣也行。」我給他這注意，警佐却遮住我的話說，

「什麼，不妨的。只切了氣管，性命沒有關礙的。」

這一回又是叱責那個小夥子的樣子，

「喂！好好地放出一點精神來呀，這樣的傷總不會死的呀！」這樣說着，在他肩頭拍地打了一下。

可憐這小夥子的同情，立時被我職業的良心所壓倒。我在開始訊問時，已經是普通檢事的口調了。當那時節我正漸漸體會了對於被告訊問的訣竅。

「喂，這回要問你些事情了，你也知道事體已經做了出來，是沒有辦法了的，所以不要牽絲攀藤去多想，只要把真實的話爽快快的明白說出來好了。你也是有勇氣做這件事體的人，所以也得放出勇氣來明白回答我的問話。好麼？這樣樣說了要被看成這樣樣，那樣樣說了要被當做那樣樣，肚中轉着這一類的念頭是不行的。想出來的就變成假話了，假話便要前後不合拍了。不合拍之後即使是真的，也被當做假的了。懂麼？所以你要說得使我理會，使我點頭稱是才好，這樣，因為是已經做了出來的事情沒有辦法的，結局還是你的好處。明白地說出來是頂上算的。」

不論檢事或是預審判事，在開始訊問之前一定先說這樣一套的話。若不是這樣使對手放寬了心思，那就要專一說出些謊話來就討厭不過了。

「怎麼樣？你明白地說麼？」

這樣叩實他一句，那施了繃帶頭不能動的小夥子從受着傷的咽喉裏，發出像呻吟一般的聲音，

「說的，明白地說的。」

這樣回答了。但大概的被告在這樣回答了之後，照舊造謊的。

「女人名字叫什麼？」

「叫錦木。」

「從什麼時候來起的？」

「從十月初頭。」

「那麼還不到一個月哩。一共來過幾回了？」

「這猶是第六回。」

「每一回要化多少錢？」

「喏！」小夥子稍微住了一住，忍痛吞了一口唾液之後

「要六塊到十塊錢。」

「你在工場賺多少錢？」

「一天掙一塊半錢樣子。」

「唔，那麼除了吃飯哩洗澡哩之外，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喏，賸十塊錢光景。」

「是吧，不過賸十塊錢光景，那麼一個月要來玩六

回，每回要化六七塊錢，是當然不發的了。」

「喏。」

「那麽在別的什麼地方想了法子吧。」

「喏。」

「向什麼人去借了錢吧。」

「喏！向朋友借了二十塊錢。」

「以外沒有麼？」

「從爺借了十塊錢。」

「唔，合起來是三十塊啦。只欠這一點，並不是還不了的債吧。」

「喏。」

「到底爲什麼做了這事？」

小夥子像暫時沈思的樣子，忽然咳嗽起來，却就有像泡一樣的血從口裏湧出來了。因爲氣管受了傷，血從嘴裏滲出來的。

我恐怕爲了我的訊問，使這青年的容態變成險惡，問警察醫看，他却冷淡地說，

「什麼！不妨礙的！無論怎樣性命沒有危險的。請你安心訊問下去好了。」

我因此安心了，再向小夥子說，

「喏！這樣想起來是不行的，明白說！明白地！」

小夥子用鼻紙揩拭着嘴唇周圍附着的血，「我今年要服兵役去，心想在入營以前，多少積一點錢給兩親歡喜歡喜，可是因爲這樣，錢也積不起來，還欠了債；還有那個女人也是可憐的女人，不住說着要回鄉里去探望母親一次，但是回去不得，所以說反不如死了吧，有了這一種商量。」

「唔，是這樣商量着同死的麼？但是說到債不是只有很小的一點麼？而且假使女人是這樣地要回鄉里去，不是你帶她回去一徇就好了麼？又不是很遠的地方，不是鳥取麼？」

「喏，這個是不能設這樣。完全。」

「真麼？你所說的話，聽去也有些道理，不過要說就因這樣去死的，我總覺得有點不對。不要想，明白地說吧，想出來的話是假話，不行的！」

這樣說了之後，那小夥子在他蒼白的臉上泛起一道血色說道，「拚了命做的事體，決不會是說謊的。」

對手是稍微激昂的樣子，我用冷然的態度說。

「真麼？那麼這樣好了。但我總覺得不對。我心裏覺得不對，就是因說話的你的心裏有些膈膜的緣故。在這樣

的時候還不说真話，有點不像堂堂大丈夫了。有什麼別的理由吧？還做了什麼壞事吧？」

「不，決沒有什麼別的壞事。」

小夥子急切地回答，同時傷口裏又漏出了血了來吧，很苦相的又連連咳嗽。我心裏這時已充滿了職業的意識，青年雖則在苦痛，也不湧起像先刻樣子的同情了。不但如此，我見他是很執拗的樣子，突然把訊問的方面變轉了。

「那麼這且不管牠。到底是什麼人先動手的？是你還是女人？」

「她說我先去，就先拿起了短刀在咽喉戳了一刀再把刀丟在壘上給我的。」

「唔，對了，那麼女人是怎樣戳的呢？」

「那是女人把刀鋒向着上面，刺進咽喉去，血就流出來了。」

「執那短刀的手，是右手還是左手？」

「右手。」

「對了。那麼以後呢？」

「以後我接了短刀，一刺之後，很難過難過，不覺站了起來。」

「再呢？」

「我大概是叫了。以後是糊塗昏去了。」

「真麼？昏去了麼？那麼這壁上灑的血又是爲什麼的呢？」

「我難過不過，靠上去的。」

「以後怎樣呢？」

「醒轉來是這裏的主婦把我手裏的刀奪去的時候。」

「對了，是這樣的麼？那個叫錦木的女人真也是利害的女人了。但是你沒有說謊麼？那女人刺咽喉的情景你再說一遍看。」

同一事項叫他說兩遍，是我們訊問的常套手段。被告假使是說謊的，一定在那些地方有不合拍出來的。不過在那時對於這咽喉有傷的被告要他再反覆說一遍同樣的話並非不覺得像太是殘酷，但當時我的熾烈的職務心，立刻把這心思打消了。

不過小夥子却還是反覆那和前次一樣，沒有什麼矛盾的陳述。

「真的麼？那女人一個人做的。但是你沒有相幫她麼？女人不是太可憐相麼。反正二人一同死去的，女人若是苦惱着，你是一同執了手去鼓激她才是人情哩。這樣才是人情的美點哩。好不好，且不管，不是該當這樣的麼？」

先刻一眼看了女人屍體時，我覺得那女人，說起來呼吸器總是有點病的，那樣子瘦弱的女人，無論如何不能使我相信她是像那男人所陳述一樣有勇氣的女人。我最初就相信有自殺幫助的事實。而且先刻一看時，也注意到傷口是完美的一刀之下戳透着的。

「怎樣？我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那女人是像你所說那樣有勇氣的人。這地方我覺得是十分可怪的。怎樣？不明白地說真話麼？實在是替你代替她戳上一刀的吧。」

小夥子分明現出狼狽的樣子。

「不，不。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一面打消着。

「那麼問你。那女人咽喉地方有搔傷的，是什麼道理？」

小夥子稍微臉上紅了紅却又沈默了。

「你不是一同幫他刺的麼？」

小夥子微微搖搖頭。

「那麼是說不會做這些事哩。是說女人戳咽喉時，你的手不碰着女人的身體麼？」

「不，兩人相抱。」

我在心裏喊出「好了。」

「兩人相抱了？唔。先刻你沒有說這話呀。對了，兩

人相抱了。」

「兩人抱合在一起，女人刺戳了咽喉，一同打滾着。因出了血來，想去捺住牠。」

「對了，你說的話不是漸漸和真相接近了麼？但是還要更加真實一點才好。再稍微說一點。再稍微說一點真話就行了。」

「於是女人揮揮着手，搔了咽喉。」

「對了。就是說因此有了那搔傷了。這些事情是可以有的事情，所以能作為真的。但你再仔細想想看吧！普通的女人是膽小的。像鬼神的阿松那樣的毒婦，或者像乃木大將夫人那樣的女丈夫，那麼也許能完美地一刀自己戳死，但是像那個女人一樣的身體衰弱的人，說是這樣的，能不能？叫什麼人想想都容易判別的。」

這樣講去對手的小夥子像無話可答一樣，沈默不響了。我想！這只要再一息了。

「本來這些事不問你，也早已很明白了的。有專管的醫生回來，大概的事情不問你也是知道的，想看看你是說真話的麼，你有什麼可取之點沒有，所以來問問你看的。」

話這樣說絕了之後，小夥子苦悶地動着身子。

「啊，老爺吓，我要死，請殺了我。」

他像悲鳴一樣地叫了，而且很悲切地歔喘起來。

我像叱責那小夥子一般地說。

「這樣的沒骨氣的事，做什麼！現在不是你一生中緊要的關頭麼？不是從此要改了以前的錯處，再變成一個好人堂堂地活下去，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機會麼？若是你以為做的事是錯了，那麼對於死了的人，對於社會，好好地做一番正大的事業，當做一種報答，那自己改造的重大的時機，不就在這一刻麼？在這樣要緊關頭再要說謊！那是你一點可取之處也沒有了。不是成了人中的渣麼？喂！什麼！要死的？這種沒骨氣的話少說吧，正經地坦白地說出真話來吧。把短刀的柄稍稍微捺了捺哩，在一同滾的時候稍稍微按了按哩，說出真話來吧！」

「昏去了，我不能分明知道，也許一同倒下去的時候，我的手會摸到過她咽喉邊的。」

小夥子到底說出真話來了。我的臉上也不能自己地浮起了得意的微笑。

「對了。但是你自己做的事體，總不會不明白的。唔，你是以為說得很明白了，但是普通人想起來却不明白。在你肚裏想想看，原是明白的，說出普通一般可懂的話吧。但是並非叫你說謊呢！」

小夥子暫時無言，漸漸決心了的樣子。

「仔細想來，她自己刺了一刀之後很苦惱的樣子，所以在地上面捏了短刀柄的留出的部分，一同替她着刀刺下去的。」

「這是用那一隻手？」

「用右手。」

「那時的左手做着什麼事？總不至於是把左手茫然地伸在空中吧。那時的姿勢是怎樣的？」

「實在左手是抱着女人的頭頸。」

「是了，那麼這事情就很明白了。這樣，說的話是很合條理的。所以，早說就好了。那麼事情是很不錯了，對了我明白了。但是還有一件不明白的。這你也不要想，坦白地說出來怎樣？說出是爲了這般這般的緣故，怎樣？合條理很分明地說出來怎樣？好，你就說你爲什麼做出了這一件事來呢？」

「這是先刻已經說過了。」

「唔，先刻怎樣說了呢？再說一遍給我聽看！從先刻聽了你許多話，也許纏錯了，再一次詳細說給我聽看！」

「那樣說是給犯人造成自白事實的機會。」

「那是想在去當兵之前，積一點錢給兩親快樂快樂，

但是又負了債，而且那女人又……」

「對了對了，先刻是這樣說了的。那裏你也不要想，就說給我聽，在世上原很有難以割捨的情形，回鄉去當兵去了自然也不能不和那女人分手了。」

「實在是東說西說說了許多話了，以前所說原也是事實，還是別的一件實在是不願當兵。因此我想騙了，就對女人說，女人也說那麼，就做出了這樣的事體來。」

「這沒有錯麼？以後你再翻說了兩樣的話，你還要受着嫌疑而且被人憎惡，結局是你的不利呢！」

「是這樣的，決沒有錯。」

這樣說了之後，小夥子在他的面上泛起了絕望的表情，立時像坍下去仰天倒在疊上了。

他犯着自殺幫助的罪是說問明白了。自殺幫助罪是處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的懲役或禁錮。小夥子的訊問終了之後，「很巧妙問下了」這樣子的從職務意識來的得意和滿足在我心裏不禁湧起來了。爲了這近於一點鐘的長時訊問的疲勞之故，暈倒在被上之後，還苦惱地喘息着的小夥子，我暫時用獵人看他自己打下來的鳥獸的眼色凝視着他。一面對於那中了我訊問的鈎鏈意外容易招承出來的小夥子覺得有些可憐，一面也浮着對於對手的疎淺，有些輕蔑的心

情。

那時警佐走近我來，不給小夥子聽得樣的低聽囁嚅。

「你來一來，在解剖了。」

我聽了走回到本來停着女人屍體的四疊半的室內，真個那女人的屍體已經放挺在被窩上了。剝去了縐縐的污垢的絨布寢衣那樣子，比先前更加慘酷難看。在胸膛口青瘦的皮膚上，像人類的皮膚樣子有的彈力，一點也不留贖了。露出的突暴的肋骨和聳起的關係，把這女人十年間的悲慘生活，頂清楚地表出來。纏着下身的腰卷（註）又是使人一見便不覺要背轉身子那樣利害的東西，那是絨布的，底子的桃紅色已褪盡了，到盡露出白斑點來，又是染污得成灰色了。仔細注意看去，却是像平常女人做的在絨布上縫上一重白紗布，這白紗布也是已經舊得灰黑色了，却因染着迸出來的血，那白紗布看去是和絨布同樣成了污垢的桃紅色了。

（註）腰卷，女人用來圍在下體的布片，是貼身的褻衣，相當於中國的襯褲。

女人順次慢慢地被割開咽喉的創口，從胸到腹漸次割下去，警察像割雞肉做菜肴的樣子，用靜熟冷靜的手法，把肺心臟胃腸等部分一一檢視，說女人有患肺炎加答

兒的痕跡。

我在看這解剖屍體之間，感着自己的心氣像鉛一樣鈍重悶鬱起來。女人的營養不良而瘦癯了的身體，把她的過去的苦慘生活，比什麼都有力投擲到我心上來。掙扎這麼久長的十年之間，還不能看見可以脫出這地獄境界的一線曙光，她的圖謀自殺，可以說是當然以上的當然。說到抵借，想來也不過是三五百圓的另頭錢，爲了這一點點的金錢之故，十年之間，身體上和心靈上，受盡了苛虐無理的凌踐的她，要用死的一法，去脫出這用別的手段所不能逃避的境地，想起來也是十分有理的。現代賣淫制度的罪惡並非在賣淫的本身，賣淫者自身的膏血，不過去養肥了叫做樓主這一種東西，這種資本主義的毒害，在這種地方都瀰漫了這樣的掠奪榨取，才是真正的罪惡。窮人們的兒女爲了些微的金錢之故，縛束住了身體，做了樓主這一種東西的飼料，到被碎骨吸髓的程度。這樣想去，這一種的犧牲者用死的一法，去脫出這無可奈何的境地，在她們像是最後的反抗唯一的逃路了。

我想比之用這樣醜惡的身體，穿了這樣醜惡的服裝，做這樣醜惡的行業，在這女人一心去自殺了，是多少幸福，真個不能數說的。

這時候我想到幫助那個女子自殺的小夥子了。這女人分明是希望死的，而且死了是頂上的解脫。這女人掙扎着要自殺的時候，幫她拿一拿短刀的事情，爲什麼是構成犯罪的呢？身體夾在現代社會的頂不公平的間隙之中受苦的，她去死有什麼無理呢？又說因爲她死了什麼人會有損害呢？樓主受損害麼？他不是已經狠狠地吸吸她的膏血過了麼？不是我們沒有可遮攔她去死的口實麼？縱使我們遮攔住了她的死，我們有什麼救助她的方法麼？在她求死的時候，稍微幫了她一幫的小夥子，爲什麼非受罰不行呢！

這時我忽然想起了先刻作爲訊問手段而對小夥子講過我自己的話，「……女人不是很可憐相麼？反正是二人同去死的，那女人倘使苦惱起來，你也去捏了她的手，幫助她，才是人情，這才是人的美點。」

我作爲手段而說的這句話，強力地反跳到我心裏來。在那個小夥子的情形之中，取那小夥子一樣態度的，不是什麼人都該肯定的自然的人情麼？這不是做人的美點麼？但是法律爲什麼不得不追求這個自己想死而死不成功的，在苦惱着的人，而去定他罪呢？

想起了這些念頭，我對於先刻去脅嚇騙誘而問下了的那負傷苦着的小夥子，覺得得意的自己的態度很感着醜劣

可憐了。我的職務的良心動不動有崩坍的樣子。

出去是二點鐘光景，一切手續完了的辰光，太陽已經沒下去了。我們正要回去，在等候着車子的辰光。臨檢中是禁止一切閑雜人等走上樓來的；已經一切終了之後，許可家人的走上來了。那時像等候着而第一個走上來的是先刻看見一眼的這家的主婦。

看見了我的面孔，像癩蝦蟆一般伏倒在地下行禮，那又微擡起頭眼光透過了額角烏溜溜地看着我，要說又是難為情說出來的樣子。

「老爺，那個指環，拿了不妨麼？」這樣說。

「指環！指環怎麼樣？」

主婦微微地詔諛的笑容，

「喏，那孩子戴着的。」

我聽了這話，不能不升起異樣的惡感。

「那麼是說，要那死人指頭上戴着的指環了。」

「喏，正是。」

我真想破口大罵她一頓。但是這檢事的理性抑止了我的感情。從死人身上剝取指環的事情，照普通的人情說起來，無論有什麼樣的債權債務的關係，總不是人做是可怕

的事情。但是照法律上講起來，不過是移動了物件的位置。

「可以。」

我除了忍痛這樣回答以外沒有別法。主婦說一個人膽小，叫刑事伴了，到停着屍身的房間去。

目送主婦走去的我的心裏，充塞滿了不是憤懣不是悲傷也不是憂愁，另是一種奇異不能命名的重苦，却又是要求漲破這胸臆一般的感情。

在普通的人，死了的時候，縱使已絕了氣，受着像他還活着的一樣受生前以上的待遇尊敬，但是她——生前是跌倒了又跌倒的她，苛虐之上還加苛虐的她——在她剛脫了氣之後，受物品一樣處置，身上的最後的裝飾物，還不得不被生前十分苛待刻虐她的樓主奪去。這樣一想對於她的薄命，我也沒有法子來抑制在我眼裏汪然地湧起來的同情之淚了。

不久主婦勒了指環來了。看看這却是頂多值到八九塊錢的十四開的宮式指環。我那時暴躁地說這樣的話，

「你要把這指環幹麼？」

主婦怯怯地說，

「那孩子債欠得很多，想把這個賣了也可以補一點。」
「唔，那麼賣給誰呢？要賣就賣給我好麼？要多少錢

呢？十塊錢總不虧你了吧。」

「啞啞，很好。但是怎麼要買這個來幹麼？」

「唔，好了。」

這樣說我就買了那個指環。

那時恰好車子來了。我站起來，也不介意主婦的驚訝地看着，一直走到錦木的房間裏。把從主婦買來的指環，加到她原來的瘦伶伶的手指上去。已經是十一月的中旬了，屍體上只覆蓋着一件白花洋綢的單衣，看去很單薄冷冷的樣子。不過面孔到是真個睡着一般閉上的眼睛，這是我那時頂上的安慰。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七號

春 (英國瓦刺氏名作)

法國十四世紀的哲學

牛津字典的貢獻

戒酒 (哦亨利著)

溜冰 (小說)

梧桐雨 (元曲本事)

模特兒的休息

詩

『從十二方的風穴裏』

徐悲鴻藏

彭基相

葉公超

適之譯

許君遠

饒孟侃

徐悲鴻藏

開一多

我向着怯怯地悄悄跟了我後面來看我做什麼事情的主婦，像叱罵一般說，

「懂的！現在這指環不是錦木的東西，是我的了。這回他再要去取那指環，要給辣手你看了！」

我也不細聽主婦的恭而敬之在說着什麼話，走下樓梯。

趁上了車子之後我很悔懊，在會同的警佐和法警的眼前，我這最後的行動的梯突。但是後悔雖則後悔，那時我是墮在使我不得不做那事情的一種異常的興奮之中却是事實。」

十七年八月譯。

海上歌

夜鶯歌

不要害怕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阿麗思中國遊記

論左傳與國語異點

鄉間

明季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

大術

我們的朋友

(評林語堂先生的左傳真偽與上古方言)

子維建譯

胡不歸

潘光旦譯

沈從文

馮沅君

藍一檣

徐景賢

方重

衛聚賢

六老堂

季叔

韓敬文一生最得意的時候，是在一個薔花初開的夏夜。那時他搖擺着瘦小的身體，坐在六老堂的一把羅漢椅上，昂昂然的舉起一杯葡萄酒，曼聲吟着「功名富貴浮雲耳，不改廬山面目真」的詩句。這樣歌詠着，乾一杯酒，對看萬里無雲的長天，俯仰了一會，接着又吟道：「……且邀五老共啣杯。」

女兒大蘋妖嬈的獻上一壺酒來，並且說，「父親本是超凡絕俗的人，今日上任來到這天下聞名的勝地——五老峯前，真是人傑地靈呢。我來敬父親一杯。」

「好孩子！」他飲了女兒斟上的一杯酒，含着微笑這應說了一聲。半嚮，方又伸手摸摸倚在桌邊的小蘋的頭，說，「乖乖的，早些和姊姊去睡罷。」大蘋知道又是討不到下文的了，這才強笑着帶了小兄弟走了開去。

六老堂裏只剩下了他一個人。依然大搖大擺的坐在羅漢椅上，自斟自飲，乘着酒興，越發起勁的吟哦不已；在深夜的寂靜裏，散布出非常曲折悠揚的音浪。

這時，他的妻正坐在內室的燈光下縫綴衣裳。小蘋拉着大蘋的手在牀上滾來滾去，翻一個筋斗，便對着大蘋哈哈的笑一頓。

「父親在六老堂讀書呢，不要吵，大家安安靜靜的聽呀！」她十分鄭重的這樣叮囑着孩子們，自己拈了針線也似懂非懂的靜聽着。

白髮斑斑的老母親，也好像在探聽什麼似的，側着耳朵，倚在房門口。她心裏是異樣的說不出的快慰，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兒子有過今夜一般吐露這麼得意的音調的一刹那。

一一

他不愛說話。除了每早起來見到白髮的老母時叫一聲「母親」以外，就是對家人也沒有什麼話說；家人去尋他說話，他也不過「唔」的回答一聲罷了。一天總是冷冰冰的坐着，有時翻翻古書，有時凝望着懸在壁上的一軸山水畫出神。

傍晚，大蘋小蘋散學回來，把書包一丟，小麻雀似的

在院子裏叫着跳着，堆砌磚瓦造假房子，搬弄幾個舊花盆，鬧得不可開交，他聽見了也並不哼過一聲。孩子們玩膩了，便跑到書房裏去，纏住在他的膝下，他仍是若無其事一般，至多用手摸摸他們的腦袋，說一句「乖乖的，好孩子！」

他沒有一個朋友，這是當然的了；所以他從沒去訪過人，也沒人來訪他。偶然有好事的相識者來看看他，高興會見了，連照例的寒暄語都沒有的，只默默的坐在客堂裏，陪了他們哈哈的大笑一場罷了。

成日就是坐在書房裏。吃飯時叫他，他始出來。弄了什麼，就吃什麼，吃完了，仍然一聲不響的走進書房裏去了。

有一天，午闌後，天氣因人，想睡午覺又睡不着，便拿了一部南華經在那里細細的閱讀。正在看得入神，天色不覺一點一點的暗下來；字句已經看不清了，而他仍然兀坐着不動一下。

這天夜裏，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大家聽他房裏一點響動也沒有，以為他出去了，也沒有人睬他。直到他的妻收拾了晚飯的盥筷之後，始恍然的悟着他並沒有出去；連忙替他端了一盞煤油燈進去，而且說：「肚子餓了罷，

我即刻替你去弄？」

「弄就弄罷，」他見了燈光，聲色不動的仍舊低下頭看書了。看完了書，方慢慢的站起來，獨自背着手踱來踱去。忽然想起來了，便隔了案頭的花瓶走出房去，倒去隔夜的水，換上了清水來。

二二

個個人知道了他的怪僻的性情，因此總沒有人來兜搭他。而在他自己呢，既不會活動，又抱着不肯爲五斗米折腰的那種高超的態度，所以，以前清一榜的資格，光復以後候補了知縣，却整整的賦閒了七個年頭。

其間曾經有一回，忽然蒙上司的恩典召見了他。家裏的人聽了這個好消息，都快活到幾乎說不出話來，只自他仍然漫不經心似的，懶洋洋的去了，懶洋洋的又回來了。本來，上司大人是看慣了卑職們的奴顏婢膝的，而他獨不然，帶了一副傲慢到旁若無人的態度去進見。延見了，垂詢了幾句，以次問到他的出身和經歷。

他說，「已經開在履歷書上了。」

「好的，等我查一查。」上司大人却特別的客氣起來。端了茶，便把他送出來了。

過幾天掛出牌來，竟沒有他的名字。

親戚朋友對於他，是久已認為無望的了；

自這次千載一時的機會被他一句話錯過了後，更覺得他是絕對無用的人。只有他的家人，還抱着「掛牌」的夢想，當當賣賣的挨過了天天過年的長的時間。

柴米油鹽這些俗事，他原可以完全不管的！他覺得他的工作，應該是坐在書房裏讀書和寫字，寫字和讀書。

有一次，已經將近兩天沒有舉火了，他的妻實在急不過，便哭到他的書房裏。

「唉，那家的男人不出去賺錢的呵，只有你，一天坐在書房裏，死在書堆裏。你又不是躲在閨房裏的小姐，你是堂堂的男子漢呀！」

「家裏一大夥人，都靠着 you，你難道忍心看他們餓死嗎？唉，這種日子叫我怎麼過得下去呵！」

「唉，我的天哪，我的命好苦呀！你不去設法，叫我怎麼辦呀！我是女流，不靠你靠那個呢？我若不爲了放不下的這兩個孽種，我眼一眨手一撒，也就什麼事都看不見了。……」

這樣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訴說着，在他却好像未曾聽見一般。坐在書案旁的搖椅上，身子微微搖擺着，將手指在嘴上一潤，又翻一葉書。

「你無論怎樣想個辦法呵，總不成看着一家老小這樣餓死呀！唉，我的天哪！」她還是這般哭訴不已。

他擡起頭來向他的妻望了一眼，說了一聲「沒有辦法」，便出去散步去了。

他在外頭亂轉了一陣回來，看到房門緊緊的鎖着，知道妻也出門去了，就獨自在院子裏來回踱步。仁慈的隣人看見他一天沒有喫飯，便端了一盃麵來給他充飢，他謝也不道一聲，便接過來吃了。

這時他的妻已賣掉了四套捫蓋茶盃，拿了米也回來了。看見他已先在，連忙拿出鑰匙給他開了房門。他一聲不響的走進房裏，把書架整理了一下，看了看瓶花，便仍復坐到書案旁，翻開了陶淵明集。

四

這樣的賦閑了七年。直到他的業師來做了上司，始給他掛了一塊南康縣的牌。

先前說他無用的親戚朋友們，這時都來恭維他：「韓大人的忠厚的存心，高潔的性情，淵博的學問，我們已早就諒到有這一日，當時不過不肯隨波逐流罷了。韓大人實在真是超凡絕俗的人。」他聽了，並不說話，只冷冷的一笑。

因為他這樣的不會應付和處置，便惹得大家的不高興，受上下左右許多的攻擊。於是，老夫子也礙徇情了，遂於重陽時節把他撤了職。

他交卸下來，依然清風兩袖的回到家鄉。每天照舊埋頭在書房裏，翻翻碑帖，看看古書，不覺又是兩度春秋。但當年在六老堂裏把酒吟詩的那種豪興，却早已不知消失到那里去了。

後來，還是仗了他的妻的「婆婆媽媽」的活動，給他在鹽務署謀得了一個事務員的位置。

大蘋嫁了，小蘋也到外省求學去了，這些於他本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他只曉得，早上拿了帽子和手杖上衙門去，晚上拿了帽子和手杖回來，喫過晚飯以後，獨自在書房裏坐一陣罷了。

但在無意中拿起鏡子來的時候，照見自己的鬚髮一根一根的白起來，在長夜裏，也禁不住增加幾聲嘆息。

跋

彷彿記得魯迅先生說過，「有一個時期，我也曾經想做過超人，費了好久的功夫去尋求做超人的方法。我想尼采是主超人說的，便買了許多尼采的書來

看，心想這總該可以找得到的罷，但也沒有踪影。後來終於找到了，據說是：在兩邊兩座絕壁萬仞的高上，山望下來是測不到深的深淵，我便須聳身一跳，從這個山頭跳到那個山頭。跳不過，跌死了，萬事全休；跳過去了，便做了超人。或者，把我身如箭一樣的射過去。我思量，我身既不是箭，萬萬沒有法子射得過去；而且我也找不到兩邊萬仞絕壁的那種境地，於是我便灰心了。」

我要聲明，我也是想做超人者之一；但是在魯迅先生宣布灰心之後，我却並沒有灰心。我仍然竭力去找做超人的其他方法。後來，分明在冰心女士的小說超人中，找到了做超人的方法了。那冷冰冰的何先生，不就是所謂的的確的超人嗎？我若照着何先生那樣做去，大概也可以雖不中亦不遠矣了罷。

我發見這一個做超人的祕訣後，正想去告訴魯迅先生，勸他且慢灰心；不幸我在六老堂裏又遇着一個與何先生一樣的冷冰冰的人，而這個人，是被大家公認為絕對無用的庸人的。

我這才明白了，人們原只有常人和非常人之別；所謂超人和庸人，同樣都是非常人，超人原是庸人，

庸人原是超人；不過有錢的就算是超人，沒有錢的就算是庸人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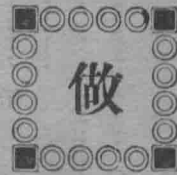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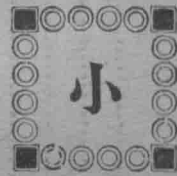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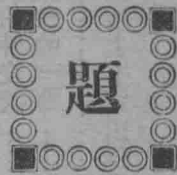
我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常人。我雖也竭力想做超人，奈何我此時幾乎連坐電車的錢都沒有了呢？為適應生存計，我又不能去做庸人。於是，我只有仍然在常人隊中混一天過一天罷了。

「香檳票」總是打不中，發財是絕對沒有把握的事。做超人大約也是無望的了。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於是，也只有跟着魯迅先生灰心了。
在寫完了六老堂之後，忽然心血來潮，便記上了這幾句，作為後序。

新評論半月刊

第十九期出版

勢所必然的黨的左傾	章乃器
所請於繆斌先生者	章乃器
蔣介石氏最近言論	章乃器
注意所謂英國的對華投資	章乃器
招商局的糾紛和國家資本建設的前途	章乃器
可憐的北平市黨部	章乃器
答修平先生論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	立世
一個獨身者	張世豪
唐外次的外交談	胡子嬰
畸形社會的一幕	元章
獸行	尾冰
押解出境——逐出租界	聲乃



畫家的模特兒問題

九芝

畫家的模特兒問題，是藝術界全體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兩個莊崧甫的問題。

如果畫家不准用模特兒，那麼，畫山時必須先使天下無山，畫天時必須先把「彌天帳」張起，畫莊崧甫時必先殺掉莊崧甫。

然而畫家不能無眼睛。畫家眼前至少總有幾樣家用物件，一下筆就會受那幾樣家用物件的影響。那幾樣家用物件就是模特兒。所以要禁止模特兒必先挖去畫家的眼睛。然而畫家不能無觸覺。長方形的畫盤，圓柱形的畫筆，無論如何不能不觸着畫家的手指，一下筆就會受那幾樣形體的影響，雖然顏色的影響是不會受着的了。那幾樣形體也就是模特兒。所以要禁止模特兒必先截去畫家的手指。

這樣，模特兒禁絕了，畫家也被殺盡了。

笨狗們呵！你們以為中國畫是沒有模特兒的嗎？中國古代的名畫，決不是沒有模特兒的。畫家為什麼要遊山玩水，就因為要找模特兒。即論近代的中國畫家，雖然已經墮落了，只能臨摹古代的名畫了，但是古代的名畫還不是他們的模特兒嗎？

只有圖案畫，可用畫家的匠心來變化，然他們所藉以為變化之基本者，仍舊是自然界的事事物物，這不是模特兒是什麼？

根本上，圖畫去掉模特兒就等於沒有圖畫，一切藝術去掉模特兒也就等於絕滅一切藝術。自生民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大的天才，可以不藉模特兒而赤手造出藝術來的。

中國的圖畫墮落了一千年了。要使藝術界復返於往古之盛觀，則非亟亟提倡模特兒不可。提倡模特兒之道甚多，例如畫山則須旅行，以真山水為模特兒，畫花鳥則須畜植，以真花鳥為模特兒，畫人體則須研究解剖，以真人

體爲模特兒。如此提倡并實行，三十年五十年不稍間斷，中國藝術或將略有起色乎？

這是畫家的模特兒的問題，不是莊崧甫的模特兒的問題！莊崧甫的模特兒問題我也了解。他不反對以真山水爲模特兒，他也不反對以真花鳥爲模特兒，他只反對以真人體爲模特兒。其實他也不反對以真人體爲模特兒，他只反對以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其實他也不反對以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他只反對以裸體的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

他爲什麼反對以裸體的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呢？我懂得的，我老實說罷，這是「淫棍」的一般見解。你們不知道，淫棍（即男性的色情狂的患者是不能見到女性的肉體的，一見到就會發狂。但是藝術界決不能因爲外間有一二男性色情狂患者見了要發狂的關係就把女性模特兒廢去，正如不能因爲將來會有一二女性色情狂患者（即淫婦）見了要發狂的關係而把男性模特兒廢去一樣。

西班牙的牛，見了紅色要發狂的，難道畫家肯將畫裏的紅色永遠廢去嗎？當然的，畫家只能把牛關進牛欄，依舊畫他們的「晚陽」；同樣，畫家也只能把色情狂患者關進瘋人院，依舊畫他們的「浴罷」。這是我所希望的中國新畫家的毅力。

運用思想的時間

九芝

思想就是各人對於自己的不出聲的說話。我要怎樣行動，我持什麼理由，我看到了若干效果，我先對自己說一遍，正如關於別人的事情也得先對別人說一遍一樣。

大都市裏的人生，完全是動的，迅速的，環境應付的。這就是說，許多事情，在鄉村裏遇見，也許要考慮若干時間纔能決定，但在大都市裏，却幾乎變成反射運動一樣，怎樣的襲來一定是怎樣的招架，不必用着思想，即不必自己先對自己說話。

年齡的少長的比較，也像鄉村與都市的比較。許多事情，在少年人遇見，也許要考慮若干時間纔能決定，但在老年人，却也幾乎變成反射運動一樣。

官僚也如老年人，公文有程式，酬應有例規，爲政只要不得罪於巨室。許多事情，在平民遇見，也許要考慮若干時間纔能決定，但在一切全憑習慣的官僚遇見，却也幾乎變成反射運動一樣。

上述這一類人，如都市中人，如老年人，如當官的人，因爲對許許多事情都只用反射運動，所以運用思想的機會便減少了，運用思想的習慣也退化了。一件事情當

前，這事情確實是無前例的，然人誰肯用過分的心思呢，只要略一貪懶，便會把無前例的事納入於前例之中，把應該運用思想而後對付的事硬認為平常激刺只要用反射運動即得。判斷的錯誤由此造成，社會的糾紛由此產出，反正錯誤與糾紛的責任全可推在對方身上，而思想的價值由此被人輕視了。

如果承認天下事並非全有前例，如果承認新發見的事必須運用思想而後對付，那麼，即使是用慣反射運動的人，也不是沒有改善的機會，無論什麼人，每天必須畫出一般時間來運用思想。

在這般運用思想的時間裏，必須要有下開的幾個條件，我以為：第一，思想既是對自己說話，所以運用思想時決不能有第二人在側；第二，這般時間最好不要是在百忙之中，也不要是在疲勞之後，大約下午五時前後西洋人吃茶的時間最好；第三，有茶一杯，有煙一枝，甚而至於有香一炷，都是大有助於人的思想的；第四，宜去掉硬領，去掉身體上的其他束縛（你如是個半新不舊的女子，那第一須先去掉胸前的小馬甲），最好是穿上一個鐘頭的睡衣；第五，手頭不必有書報。

如此做法，庶幾乎不肯思想的人也許會肯思想些罷。

萬一如此而仍不肯運用思想，那是永遠不會運用思想的了，我也無法貢獻什麼愚見了。

怪傳單應送衛生大會陳列

江紹原

——小品二四一——

上海東唐家弄周柏堂先生，將他所得『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還陽』的傳單，割愛寄了給我。我感謝之餘，已把它收好備查。因思此類傳單既然時常出現，而且似非各地的官府所能禁絕，好事者大可費點手脚，集而藏之，等本地或他處開衛生展覽會之時，將它們取出整理好，註上應有的說明，送去陳列。這樣做，或於『喚起民衆』，不無些許的裨益。其有贊成此議而自己又嫌麻煩者，則請將所見此類迷信宣傳物，隨時寄下，我可以代為保管。

又周先生函云，此項傳單『多由分報人附送』。他得到的一張，上刊『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上海新北門內某印刷所代印。

八月二十八日

製造罐子與製造謠言

紹原先生：許多「貢獻」的後面，都有先生討論關於「北京胡大人傳單」的文章，這却使我對於拜讀「貢獻」，感覺到十二分濃厚的興趣了。類似這樣的傳單，我從小在家裏，每年都要見一次，時間在舊曆七八月之交，傳單之內容，無非是某月某日，天上瘟神下降，死人無算……有人抄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見而不傳，立受果報等語，與「北京胡大人傳單」的意義，完全相同，所差的不過字句間略有變更，而且每年所見，千篇一律。結果，因為一般人司空見慣的緣故，「見而不傳」的，實占百分之九十九，這並不是我們地方——湖南新化白溪堆上——的人，比較山東河南北京上海……等處的更聰明或更不迷信些，因為他們得到一種特別的解釋，并能確實指出這傳單的來源。

距我家數十里的地方，居民多以製造罐子為業，那是一種粗笨的原始的磁器工業。燒罐子的窯裏有一位大神，名叫審神，與人家屋裏的竈神菩薩是同宗。敬奉這位大神，除了香火蠟燭牲牢之外，還要多造謠言。倘若謠言造不多，罐子就燒不好。

所聞如是，我不知山東河南北京上海等處，也有同樣

的罐子審和那位奇怪的審神沒有？特寫出來，用供先生研究「北京胡大人傳單」的參攷。順候
方乘。九月十一日。
大安。

藥舖老板與怪傳單

華澤之 江紹原

——小品二四二——

紹原按：下面是松江後岡華澤之先生惠寄之稿據云胡大人怪傳單在那裏的傳佈，某藥店老板是很有功的，老板的目的，則顯然是替他店裏的硃砂謀銷路。我想幸虧後岡鎮的人沒上當，否則甲去買乙也去買，難保該老板不臨時宣布硃砂漲價。此事雖小，可以令我們想見有些迷信背後確各有一般不迷的人在那裏鼓動。一個迷信的原作者與傳佈者，固然許有真心相信的人在內；然竊者爲了自己的好處而造作或傳佈迷信，也是常有的事。

十七年九月十一夜深。

請述胡大人的傳單到我鄉的來路。『須用破法，硃砂三分，袋在身邊，可除妖怪。』妙極哉，妙極哉！商易來了鴻運到了！哈哈！一個人三分，十個人三錢，一百……一千……，乃至千萬，哈哈，豈非利帛星下凡了麼！你還

會記得某年同善社放了個狗屁說什麼三日三夜天不亮，茶食店裏的狀元糕，冰雪糕……，點心店裏的饅子，饅頭……，甚至外國點心店裏的拖司都買個乾淨，想來這一回的商易，總也有點把握罷。希奇，真希奇，誰說中國革命革不好，中國的百姓個個都革命了，單就我們的貴鎮上，已革掉了藥舖子裏的賣硃砂商易了！有人說：大人的確有些革……了，可是小孩們仍是黃布袋一隻挂在肚帶上，寫着什麼『建造中山墓，與我不相干……』閒話閒話，革不革干誰的事，不過這回太難爲了那家藥舖子的老板，他非但做不到半個銅錢的硃砂商易，徒然枉費了許多辰光和精神，還外加幾張毛邊紙，叫他的徒子徒孫抄寫傳單，還化了幾個錢送人去分送和招貼呢。這里我不得不感謝他，不然我那里會在此寫這不三不四的文字呢。

一行作吏萬念俱灰

胡覺

伏園先生：弟者番一行作吏，萬念俱灰了！自七月二十四日晨五時四十分起，以迄於九月五日午後二時止，互一月又有四日之久，全在大王爺卵翼下度生，大門有兩個——有時五七七八個好漢們擎着出了鞘裝好彈的手槍對立着，二門如之，臥室門亦如之，據他們說是『保護』實際

上是一切的一切，早給衆家英雄子求予取淨盡了。說來可憐，我那去年所常穿的衣服——據你說是很漂而且亮的，更是布片無遺；我現在是大布之衣粗草之冠——這並不是我儉的美德，實是此間無從『討乏』（注意：這是野語之一，意義是尋覓或購買）。你在上海，決找不着那樣裝束的，或許在浦東可以見着，但至少總會帶點時氣吧？苟而不死（苟字千萬不能認爲幸字之訛，守土有責，『城亡不是應臣亡嗎？』所以祇能說苟而不死），半月內外，當可來滬，表演很多幕的『活水滸傳』給你瞧。據他們說：『咱們這一伙子，傢伙都不弱，有跟孫美瑤大哥混過的，有隨張督辦幹過的，咱們這些七星星子應背瓜子（手槍名），曾經排過洋人的（注：排，槍斃也）。這些盒子槍，是東洋人賣給咱們的，五十元一枝，一百粒子彈，保險送到給價』。不錯，當匪老爺佔城的第二日，有大日本國，太陽旗的飛機，在空中盤繞了好一會；第三日便有好幾輛汽車載着大日本國民光顧小縣；其中奧妙，我和你可以不說——橫豎說又何益，且讓那班自命善於折衝的外交人物響嘴吧！

你上次信說：『禮義舊邦，必得到許多新感想』。誠然，感想却不少，可是就壞在這『禮義舊邦』四字上；因是，吳大帥者樣英雄豪傑，張督辦若何好漢威武，青天白

日之下，還是『一夕數驚』鬧個不安。弟自來此這三四個月，無日無時不在惶恐偷生之中，不但不能畫塗些符鴉來補白『貢獻』，就是朋友間的通訊，也是來不及寫的——你其中之一，請原諒。前從曲阜經過所弄得一些寶物——孔林孔廟的攝影，孔廟的碑碣摹搨，孔德成（即所謂衍聖公）送我的字條『中國一人』，和已經寫成『山東道上』的半段，泰山各處的風景，都給匪老爺們抄沒去了——我想他們決沒你那樣心眼兒，會製成銅版排成鉛版印在紙上玩，假如有幸呢，定規是伴護着大洋錢；否則，不是火焰就是泥犂了。却喜，匪老爺們留下了一張司令證和一块怪字條，那文意兒字句兒都夠有味兒的，改一天寄你。

再告訴你吧：這些匪老爺，現在已佔踞了章邱縣城，章邱是捱近歷城縣——濟南，牠是山東數一數二有名的大縣富縣，像北京瑞蚨祥的東家，就是章邱縣人；他們到章邱祇兩天，便撈了六七百萬，現正招兵買槍，歡迎張督辦重來！而我們的黨政府呢——山東省政府，祇是在忙於『催征令』，『委任令』的頒發，其他怎樣對付擾害老百姓安甯的一切，是『相應不理』或『暫談不到』；然而，若果長此如法泡製，民衆這個東西，我不敢斷言，決不會有絲毫戀意於黨政府了；什麼『運動』『訓練』，也是空費其力了。

一言以蔽之，目今這個年頭兒，除掉肚皮，還有什麼；像你這樣那樣的鬧什麼『當代』『貢獻』，我『鈞座』『縣長』的鬧什麼『訓政』『建設』，也不過是為肚皮鬧個不癢吧！那末老百姓（黨名詞是民衆），也是祇求一個肚皮不癢，橫直五色旗也好青白旗也好，是與肚皮飽餓不相干的；在這一點，我很希望在黨裏政府裏混肚皮不癢的委員們，注意到『小民』的肚皮與『鄙人』的肚皮一樣的組織的。錦兒聽說又在鬧『白日』了，我的意見，不大盡以為然；然者，胡混混拉扯些朋友——或者說是羣衆，以圖正在『疏通工竣擇吉開幕』三次代表大會露露臉兒，也未始不可；不大盡者，他既沒有『七皇子』，又不會使用『鷹背爪子』，終究不過羽扇綸巾坐一個偏座兒喝一個醉吧！心兒肚皮問題，假若不是匪老爺光顧——或不如是之願且久也，當已盡力作小解決；現在如果能安全離開『山東道上』，或許也還可以小談談。祝你事事如意！肚皮常飽！春苔先生如之！

某弟，九月八日於某某縣。

由三三起頭

劉既漂

素來我的家庭是冷淡得象陰域一般的。這次春苔伴我到父親家去了一徇，帶出一位哥哥的兒子以外還有一位老友，以是我的鬼域家庭也就鬧熱起來了，喜出望外，不意春苔又介紹一位女士暫住我家幾天（預備考學校的）。於是鬧熱之中更加鬧熱了。有一天晚上，無意中談及「三三」字的問題，不約而同的大家都感覺到這個三字包含有許多意義與材料，老友提議三罰：（一）吃飯少的罰（因為女士生疏，客氣得不肯吃飯），（二）吃飯快的罰（因為我性急不能慢吃），（三）說普通話的罰（因為他老先生初由廣東出來）。這三個罰字不獨惹起女士的抗議，在座幾位都覺得很抱不平，由這三罰引着我們連想到三賞，於是那位老友大發其三賞議論：（一）給自由於放生者賞（因為西湖的放生節日，許多小老婆們出來大發慈悲，虔心地給動物以自由而反忘却自己的自由），（二）吸烟的賞（因多數通過不贊成）（三）不行新婚禮的賞（贊成）。以後我們還談了什麼三打，三斃，三獎等許多關於不滿意於社會習慣的問題。這樣不平則鳴的閒談，在今日的社會裏到處都是材料，徒然閒談，究於事實無益，欲使社會轉移，恐一時不能實現。正

在無可奈何之際，我們居然得到一點安慰。大概昨天是送鬼的節日，不論誰家，香燭是免不了的。昨天我家的傭人也度度的問了我三次要錢買香燭，我終於不肯答應。然而她要自動去幹，我也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昨晚杭州過了一夜送鬼大節，反而惹得今天整天的大風大雨，昨天燒燭最多的門前，今天被鬼使風把房屋吹倒了一半；事實雖頗可憐，到底他們是個弱者。不肯自己奮鬥倚着鬼神送福給恩的懦弱民族，還是讓風吹吹有點意思，也許有一天被風吹醒了？

西湖，九月十四日。

亞波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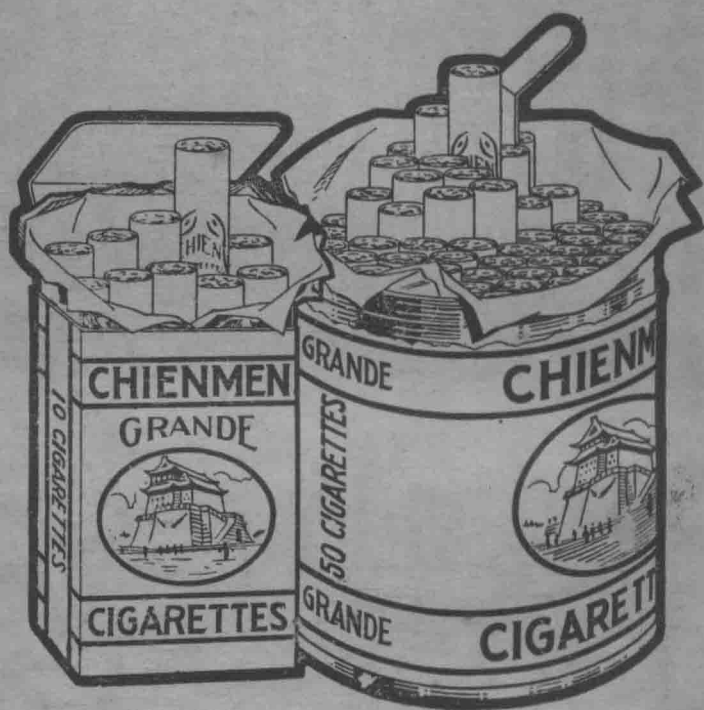
國立藝術院半月刊

第一期現已出版

嚶嚶書屋總代售

大前門

烟香等高之名盛負素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事啟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為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為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為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勛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本會辦事各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為幸。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四期(即31期)目錄

封面(雷圭元作)

左拉像(印象派大師馬尼作)

文學理論家的左拉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三)

關於思想及教育

蘋果樹

英國高爾斯華綬著

寄鴉片酒

大題小做

異鄉風味

新式婚禮

由B而A!

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

與伏老談戀愛

附錄

汪精衛先生最近覆留歐同志書

里昂中法大學學生之罪言

——十七年十月五日出版——

展模

江紹原

陳醉雲

汪倜然

李惟建

劉既漂

米佳

米佳

江紹原

某女士

留歐通信社

里大學生會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一下期起，預定價目略有變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會定十期，如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編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處
 開明書店
 新月書店
 泰東圖書局
 亞東圖書局
 春華書店
 協和圖書公司
 金風書店
 愛文書局
 光華書店
 南華書店
 現代書店

文藝叢書
素描

印象派大師馬尼(Manet)作



左
拉

文學理論家的左拉

展 模

——譯左拉實驗小說論之引言——

去年左拉忌日的二十五週年，法國 *Comœdia* 雜誌問讀者對於左拉作品的意見。作答者有詩人，有小說家，有批評家，或則稱讚左拉的浪漫情調，或則佩服他的小說如史詩般的魄力，但論到左拉與現在文學，則大家齊說左拉的作品在現在已失其影響能力。

左拉的影響，真是如此渺小嗎？這在現在作家來看，不得不然，因現在作家都是前一代作家的反動。但在研究文學史的人來看，完全用統計的，客觀的估評左拉，則左拉在文學史上留下一根不可動搖的柱子，為全歐文學不可少的一個支撐物。這是在自然主義文學上的貢獻，從這一點而論，左拉的影響實尚十分活躍而隨處可見。

★

論到法國自然主義的文學，是佛羅貝 (*Flaubert*) 造出自然主義的人物的特型，是莫泊三鑄下自然主義的短篇小說的模範，是龔果爾 (*Goncourt*) 兄弟創作自然主義的文體；但餘外的，自然主義的偉大小說與自由戲劇，則必待

諸左拉。左拉實自然主義的理論家與實行者。

人可以說左拉不聰明，他不是精練的詞章家，不是細緻的分析心理者，不是高深奇妙的文學家。但他是一個能以勢力來思想的人，曉得用一種清楚的明白，不可抗拒的熱烈來表現他所想的事物的人。他的名字，尤其是在外國，與莫泊三的名字代表法國自然主義的文學；所以其作品勢力所及，不單在法國，而且在全世界。文學史上若少這一位小說家，當然自然主義仍有人提倡開發，不過在文學地圖上，如今日所看見的缺少一條路線，則決然無疑。

★

關於文學的批評方面，左拉是有成見，有黨派的，即有主張的，說他是一位偉大的批評家，或偉大的文學理論家，亦無不可。他要提倡一種學說，他為一派的首領，立一種理論，而屏棄其他，自屬當然。而在歷史上看，他的主張，並非個人憑空的虛想，皆有所依據而來的。

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自人類有思想時而已然；法國十九

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因反抗古典主義的平實而起；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唯實主義，自然主義，又因浪漫主義流於虛空而創立。自然主義之重現實，信科學，固然因當時科學發達的影響，但其在歷史上則與百科全書派的思想銜接，根據科學，自屬正常。

左拉在他的小說中，在他的批評文學中皆以「科學的」自命；由現在大略的而論，未免有些可笑而徒勞無功。但細加考察，將小說築根在科學上，實是小說家的一種永遠的努力。在實驗小說中，將作者造出的人物，其反應都是任情任意的，而加以嚴格的科學實驗方法，實為萬不可能之事。但是，意大利哲學家與美學家克羅斯(Chios)說的，小說在文學的分類上是不純的雜種，小說不是純粹的藝術，是直覺知識與論理知識的混合，藝術與辨論，抒情表現與科學表現的混合。由這個小說是雜種的概念，小說在以純粹美學的情緒給讀者外，還要將各種新發明，科學上與歷史上的知識供給讀者；這就是實驗小說的理論可以存在而有價值的部分。

而且這種小說須根據科學的理論，在左拉前的大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既實行過；現有人研究巴爾扎克所寫人物的眼睛的顏色，曉得他全根據當時盛行的一位像面學

家的書。自左拉後，現尚活存的大小說家布越(Bourget)與方死數年的蒲洛斯(Proust)他們亦是將科學拿在小說中描寫的。而最近佛魯依(Freud)心理學盛行，許多小說家不是拿來作小說的根據嗎？所以小說之可以應用科學，實為不可駁的理論；而左拉的實驗小說論當然有應得的價值了。

左拉根據他的理論而創出一種做小說的模型，雖則這個模型很簡單，或有些粗笨，但為許多人所摹倣。近代法國小說有幾種模式，偉大的巴爾扎克式的小說，除布越以外，少有人繼其遺緒。有許多作家較近於斯丹大爾(Stendhal)式，但亦沒有人敢重做斯丹大爾所愛好如「紅與黑」一般的作品。佛羅貝式——「波華利夫人」與「情感教育」中所用的技術——最為作家所應用；但佛羅貝的這種技術較適合於人物不多，作直線的描寫的小說，人物衆多，情節寬廣的小說，似非所宜。大抵作家欲為闊大的小說，多擇取左拉所造出的技術。

這種技術的大概，約略如下。這有似乎年終的一種總算帳，將全年的事實重演一回。一個人物因某一理由引入在某一種環境中；這種環境為他所不認識，全是陌生的，他要慢慢的將這種環境的一切詳細情形，其內部底面

的下等境况認識，因而曉得這個環境。有時則較為複雜一點。小說中的人物所以存在乃因其所生活的環境：大店舖，工廠，錢莊，村舍等；即人物全受環境的支配，而每一個人物不過象徵人們對於環境的一種特殊的反應。在小說的中心則為一種布局，這種布局或指示社會道德的上升，或表出社會道德的墮落。

當時的許多小說家，如尤依斯孟(Huysmans)，保爾亞當(Paul Adam)，羅斯義(Rosny)，海孟(Hermann)等，都採取這種技術，他們初時是自然派作家。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國，那威，比利時，英國的作家亦多倣效左拉的這種小說型式；左拉的印痕實刻在全歐的文學上。

最有趣的，與左拉甚相反的大作家巴列斯(Pasternak)，當他厭寫「崇拜我」的小說，而作「國家能力」的小說時，亦不知不覺的回向左拉，而取左拉的理論。巴列斯注重遺傳，在後變為鄉土與祖先的理論，固然是譚奈(Taine)的影響多，但左拉在他的影響亦不可泯滅。

即在今日，照左拉樣式而作的小說仍不勝枚舉，自然所謂新作家多不談左拉，而且加以蔑視，但其中有數位特出的小說家，應用左拉的技术。且舉兩個例：摩朗(morand)的「活佛」與蒙德郎(Montherlant)的「鬪牛武士」，其

結構恰正是左拉所發明的法子。所以論到左拉的影響的間題，或直接或間接，在現在，他仍有偉大勢力。

★

左拉論小說，最重文件的搜集，他作小說先如流水簿的記錄一切事實，然後綴集而成，這亦是他自命為「科學的」的一個理由。這種小說注重文件的觀念，仍為許多作家所遵從，即將來作家亦不能完全不顧。他如所謂死事物的小說，羣衆小說，都由左拉創作，在這一點，左拉實是電影小說與死物小說的先驅者。這為公衆所承認，我們且略不詳論。我們只指出左拉的小說理論在法國文學界仍是十分的活在。

還有一事，我們應加注意，即左拉又是自然派戲劇的創始者。他當時極力反對小仲馬(Dumas fils)與沙都都(Sardou)一派的浪漫戲劇，在戲劇上別開一條自然主義的途徑；使自由劇院(Theatre Libre)的作家得明白自己所主張而有所遵循。他別著一本「戲劇上的自然主義」闡發他的理論，他的主張。由這種主義所產出的戲劇，人或有不能欣享而摒不往觀，但現在一大部分的戲劇作品，仍留有他的自然主義的痕跡。

我們可以說，在自然主義的文學作家中，左拉的作品

是含有最多有用的酵母與生命力的，後人可利用這種酵母或生命力，以別創一種新文學，闢一新局面。左拉自然不是一位偉大藝術家，我們亦可以說他的「小說」，完全流產了，但我們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特異的鼓激者，先驅人。他播散的種子，立下的理論，深深的殖在文學的園地內，滲入穩固於許多作家的心中，而直至現在，他所吐出的那種精氣覺仍迴旋飛舞於我們之間。

★

左拉所著的批評文章有數本，其最著者如「我的怨恨」，「戲劇上的自然主義」，「法國的戲劇作家」及「實驗小說論」。這些文章自然多是宣傳主義或抨擊敵人之作；但其價值並不因時過境遷而失掉。我們不單因興趣而讀他，且帶熱烈的感情而讀他。由這些文章全體上看，不論其有成見活動於其間，應為研究文學者的書庫所置有，與佛朗西 (France) 的「文學生活」與列默杜 (Lemaître) 的「現代作家」等量齊觀。

現在我們譯的「實驗小說論」是「實驗小說論」集子裏的第一篇，這本集子由十餘篇散在當時報章上的文章合成，我們所以選這篇，原因在於其能代表左拉的文學理論；自然其他各篇，及別本集子內亦有許多精粹之作，但能力有

限，只好慢慢待諸後日，或別俟高明了。今將左拉的理論的淵源，略說幾句。

因浪漫派的流弊及當時實證主義的盛行，佛羅貝一班人提倡所謂唯實主義，左拉亦為其中之一人。但所謂唯實主義因各人所實現出的作品而差異不同；其時譚奈提倡環境對於人們的影響，謂文學作品都受種族，土地，氣候的勢力而變化，唯實派作家遂取之應用於自己的作品上，因此而有一種公共的趨勢。同時科學發達，尤其是生物科學，畢鐵洛 (Berthelot) 早已大聲疾呼科學方法可應用於精神科學及社會情形的研究上；而達爾文的進化學說亦正轟動一時。左拉生當此時，聞之即刻傾心，其注重環境，留意遺傳，而信科學如不可動搖，自是時代必然之結果。

但他做這篇「實驗小說論」，完全採取於克魯德伯納的「實驗醫學的研究導論」一書。學生理學的人，學普通科學或哲學的人，常無不知克魯德伯納的名字，因他這本書不單是講醫學，實為科學中的實驗方法的詳細討論，實為一種哲學上或論理學上所謂方法論的偉大著作，與笛卡兒 (Descartes) 的「方法論」殆有同等之價值。克魯德伯納的這本書出版後，因報章雜誌的播揚，即刻流行於羣衆間，左拉覺其與自己的主張甚相一致，乃將其中的主要文字，

擷取成這「實驗小說論」一文，此他在原文中既加詳述，無須贅言。

左拉的這種小說與醫學齊列的平行比較論，在今日來看，未免過於簡陋，但在當時環境之下，亦不得不爾。且我們既於上面說過，這種小說須藉助科學的理論，實甚正當，而為小說家應當努力。所以這篇的小節或可譽議，至大處則難以駁倒，這是我們敢翻譯的一個原因。況近來國

內作家，日流於空泛，數年前有人講「自然主義」，能行者寥寥無幾，行而有成者，可謂絕無而僅有。這篇翻譯不敢謂有所補益，亦不過烟雲過眼，聊資許多主義雜亂齊峙中的一種主義的談助；而譯文的艱澀則照例的請讀者原諒。

★

關於左拉的生平及作品大概，國內多有人介紹，今且不述，免重費讀者的寶貴時間。

新評論半月刊——第二十期要目——

所望於胡漢民先生者.....	章	乃	器
中國社會的解剖(上).....	章	乃	器
資格問題——請教於仲懷先生.....	章	乃	器
目前人民的要求與黨的危機.....	筱	乃	器
體面的外交.....	章	乃	器
人為什麼要生存.....	章	乃	器
對於杭當局逐張統生的幾句話.....	章	乃	器
內工專的科學的基礎的自序.....	章	乃	器
價目每冊：本埠四分 外埠五分 預定半年十二冊連郵五角五分 全年一元			
學生(郵票一分至四分者十足收用)			
工人，兵士，有六人聯名訂閱者，照價六折；但要舉出一位代表，刊物全數寄給代表，以省郵費。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 (十二)

江紹原

——小品三二一至三三二五又三三三補遺——

承上海周柏堂先生郵贈「醫藥新聞」，「衛生報」，「清潔報」各一期和「幸福報」兩期——都是中醫主辦的

通俗刊物。各報是陸續寄來的，足見這位讀者是在上海隨時替我們留心訪購。我個人感謝他的合作，並且要代旁位讀者向他稱謝。

下面是首十次稿子的兩種索引，希望它們於讀者有些用處。

(一) 貢獻卷數期數索引

小品二五一至二六〇	見貢獻二卷四期
二六一至二六六	二卷五期
二六七至二七一	二卷六期
二七二至二七七	二卷九期
二七八至二八三	三卷二期
二八四至二九一	三卷五期
二九二至二九七	三卷七期
二九八至三〇〇	三卷八期

三〇一至三〇八	三卷九期
三〇九至三一三	四卷一期
三一四至三二〇	四卷三期

(二) 內容索引

野蠻人對於西洋方藥的態度：二五一，二七〇。
 國人誤解傳教者之各種事業：二五二，二五三，
 二五五，二五九，二六〇，二六九，二七一，
 二七七，二八七，二八九，二九〇，二九三，
 二九四，參看二六六。

西洋人體知識與我國舊醫學之衝突：二五四，五
 六，五七，五八，六一，六七，七二，七三，七
 五，七六，七八，七九，八〇，八一，八二，八
 三，八四，八五，八六，八八，九二，九七，九
 九，九九，三〇〇，三〇四，三〇五，三〇六。
 關於中西藥物：二六一，二六三，二六四，二六
 五，二七七，二九六，三〇三。

國人對於微生物學說及防疫法之態度：三〇九，

三一〇，三一，三一四，三一五。

西學得自中土之怪論：二七四，(二七三)，(二六

六)。

陰陽五行說受攻擊：(二六七)，(二八六)，三二八。

匯通中西論：二五八，(二九五)，三〇四，三〇

六，三〇八，三一六。

「西醫所不能治中醫有能治者」：二九六，三〇二。

最近反動派與自相矛盾的新學家的議論：三一三，

三一九。

舊醫之宣傳工作：三〇一。

舊醫學與華僑及外國人：三一二，三二三。

中國的與西洋的醫學革命：三一七，三二〇。

其他：二六八，二九一，三〇七。

十七年九月十六日識

寄稿前收到醫學博士王吉民先生的來函，證明蔡濟

平醫話所說香港西醫某發見白芩補肺事(見小品二

九六)完全係無稽之譚。此信擬在下次發表，特此

預告，至希讀者注意。王先生並且贈我「醫事啓源」

一册(日本今邨亮著)，合併誌謝。

(三一二)補遺——譚到聶雲台丁福保和太虛法師

一位上海讀者來函云：

世上壞人雖多，實以聶雲台輩為最可惡。聽說他曾去過外國，但不知怎樣，凡帶洋字的東西，他都盡力反對。先生前時在小品中提及的丁福保，現在不幸也與聶老頭兒同途，大家崇奉一個什麼太虛法師。

我與聶公，無恩無怨，但他既然對於中西醫學的價值比較發表過極明顯的議論使我不能不引他，則他的思想的一般傾向，我應當就我所知為之表出。他不但去過外國，而且似乎信過基督教。後來不知怎的對於西洋一切的一切起反感了，於是掉轉頭來攻擊「洋教」洋文物而提倡儒教，佛化，拜祖，國醫，及其他國粹。和他有幾分相似的還有一位張純一老先生。他們倆在數年前已經發表過關於宗教問題的短篇著作。我見了之後曾前後給張兩先生每人一封長信(古文的)，批評他們的立場，并把二信送登伏園兄那時正在編輯的北京晨報副刊。給純一先生的掛號信寄出後若干時候，蒙他寄下一本新出的小冊子，包皮上親筆注明已經收到我的信。至於聶先生，則不會賜與隻字的答覆。從他的新著「關那篇」(中華代售)看來，知道他現在對

於各教的態度與數年前所抱者無甚差池。

講到太虛法師，我在六七年前看過他的『道術論衡』(?)；他以後的著作言論，不幸我不曾留心。年來我個人對於宗教的新見解，愈來愈明顯化。說不定將來有一天我要審視中國宗教家的言論行爲，和太虛法師之類拌起嘴來。政治問題據說是討論不得的，一討論便使青年們徘徊歧途，不知怎樣才好。青年人之於宗教問題是否也如此，我不能知，但我爲造成新國民心理并磨煉自己的思想起見，或有一日不得不挺身出來「攻擊」，「討論」，「貢獻」，「宣傳」。那時候無論誰不能夠叫我「Shut up」，雖則經濟封鎖與刺刀我也是有點怕的。

丁福保先生，我在小品中誠然恭維過，但我所恭維的只是他從前努力譯書的一樁事業而已。他不是我的偶像；現代國人中，沒有哪一個是我的偶像。

九月十七午

(三二二) 回教徒駁五行說之語(附)

五行及五行生尅說是近代科學所不能承認的。然在近代科學出現以前，天下人本來不都是五行說的信徒，故五行說之於一部份人儘管是至理，而相信「行」之數較多或較少於五者的人們却覺得它可笑。固然四行三行，六行七行

等說(假定這些說個個是實有的)並不比五行說高明許多，但是服膺四行六行說者駁斥五行說時所發的議論，除迷信五行說者應與以嚴重的注意外，其於我們這般四五六行一概不信的人也是絕妙的譚料。

希臘人，印度人，和回教人，都是宗四行說者。記得從前在此土佛教徒著作(論疏或論疏?)中，而且確見過反對五行的文字。今日偶讀新買的清真指南，方知不但回教亦言四行(地水火風，即土水火氣)，而且彼教通華文的人對於五行說也批評過。

清真指南卷三，「四行」條：——

問：易言五行，而清真獨謂四行，此理何如？ 仲修
(著者名)曰：何以言之？ 曰：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故其用也。(下續述五行與五方，時，卦，色，聲，味，臟，液，候，常等之配合，及其玉生凋死之干支，茲從略。) 仲修曰：如子之言，僅知其用而不知其體也。蓋五行生尅之理，清真造化之根；生尅謂之後天，造化謂之先天；先天有根，然後造化有理。曰：可得聞歟？ 曰：真主不憑一物而造化天地萬物，始於無極，成爲太極，化爲水

火；火中儲氣，水裏含塵，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地之上水，水之上氣，氣之上火；火清於氣，氣清於水，水清於土。其爲體也，土濁而不活，水行於土，土不礙其爲水，水清於土矣，故靜者土之體，發育者水之用；其在身也，肌骨屬土，精血屬水，血行於肌，肌不礙其爲血，血清於肌矣，故鎮靜者肌之體，潤澤者血之用。（下以同式申明流動者水之體，浮載者氣之用，磅礴者氣之體，溫煖者火之用，與夫人身呼吸屬氣，煖熱屬火之理，茲亦略去）。四行湊合，兩儀始立，萬物始生，人身始備。……（下駁五行：）然五行之中，金不能生水，猶水不能生金。未有金時，金屬於土，及經人工採鍊，然後五金乃出。試問帑藏庫局，亦有能生水者乎？帑藏庫局既不能生水，則生水者非金之能可知。設謂乾爲金，乾者天也，天不能自生，亦不能自運，其高靡窮，表裏皆火，若能生水，何以今日少而明日不生，此處生而彼處不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騰雨桑林，甘霖始降。其生水者又非金之能可知。土之於木，若母之與子，子從母生，乃水土之寄任，兩無偏勝，物乃始生，設無有土，卽植李於江湖，種桃於池沼，不

惟不生，而且腐爛。掘地取泉，開山覓石，圍囿町畦，河隍溝壑，非金不能尅；何得謂水獨生木而木獨尅土？其生尅者又非水木之能可知。若夫支干以紀歲月，乃值日之權宜，吉凶消長，毫無干涉，以渺小之技，欲奪造化之權能，何異測海以蠡，補天鍊石？宜其僅行於東土，而不能行於西土。若禮樂文章，識者不無增損，此後天之理也。至若火勝水竭，水勝土濡，木勝金缺，金勝火滅，土勝木折，物有時而窮，氣有時而竭，此陰陽盛衰之理，其所以命生尅消長，有無變幻，總不出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主。（下略）

回教之四行觀念，想係得自希臘哲學。「真主不憑一物而造化天地萬物」，吾恐也只是回教神學家的高調，因可蘭經廿二及廿四章中固有「主用水造出各種生物」之語也（近見R. W. Dawson氏一文引之，未及查可蘭經）。又佛教徒駁斥五行，當在回教人之先，其文容將來覓出與回教徒之言作比較。

附註

（1）清真指南著者，漢名馬注，「號仲修，字文炳，經名郁速馥，滇迤西金齒人，西域大聖人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孫，阿丹（亞當）九十五輩裔也」康熙癸亥（西

一六八三)序。

(2)馬文炳在哲學上雖否認五行生炁，然在道德學上則他不但援引此土五行與其他五數物(指臟，味，聲等)的配合，而且把其教的「五課」與五拜時也放入五數物的系統(看卷九之補遺)。這自然是他對於中國思想的一種讓步。

九月十一日黃昏

(三二二)清人陳惠疇的內景圖及肝圖

九月八日，偶買到清湘潭人陳惠疇著的「經脈圖考」，係上海民和書局的影印本，今年(民國十七年)出版的。他的自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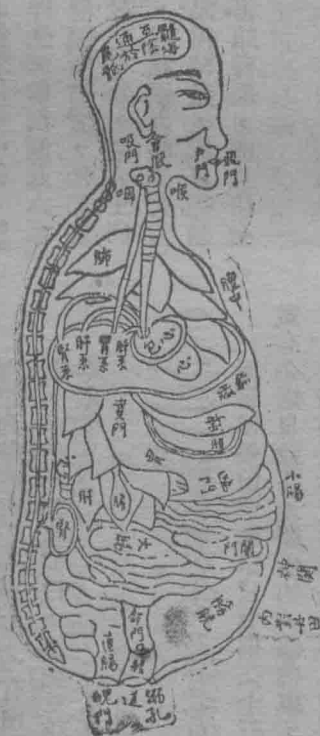
予幼攻制舉，潦倒名場，迄無成就，遂決然舍去，肆力於醫。(中略。)予業此有年，今老矣，雖乏生枯起朽之術，竊謂治病必列別臟腑，端絡經脈，週

心系七節七節之榜中

有小心以腎系十四椎

下由下而上亦七節也

內 景 圖



身部節，不爽毫釐，乃能由外達內，窮及根帶，得其受病之由，而施其補救之術；因留心古籍，參考會通，發明前哲，辨其訛謬，圖而正之，書成，曰「經脈圖考」；庶權度規矩，不迷所設，而芸芸衆生，即以同登仁壽也。(下略)

凡例第一條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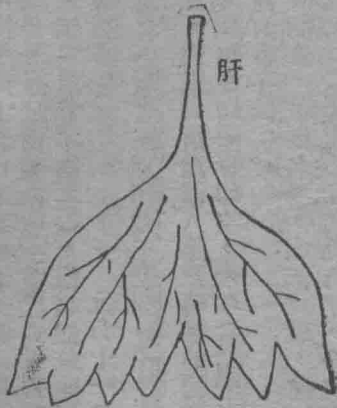
經脈爲醫學之首務，而內景爲尤切。何者：洞垣窺藏之技，世不再覩，欲窺其藏，探其府，必藉圖摸索，故書以「內景賦」居前而圖居後，兼且考定差訛，合其經旨。……

內景賦及考正圖說均不必抄錄。圖及原說明如下，閱者可與小品二九二(貫感三卷七期)所附二圖比較着看。記清了陳張二氏的圖是純粹中醫的圖，而唐宗海則是抄西洋人的。

舊圖有精道循脊
背過肛門者甚屬
非理而且無子宮
命門之象皆大失
也今改正之

以後我們比較中西的腎觀腦觀時，尚須用這些圖。竊思如今受新教育的人，必不缺少看西洋生理解剖圖及人體模型的機會，但中國固有的圖如明張清陳所繪者，他們恐怕未必看過，而且或許連這些圖的存在也不知。老先生們對於此事的『數典亡祖』倒並不責備，然我個人略抱杞憂的：我們不讀舊書，把前人的淺薄忘記得精光，難怪提倡『國醫』之輩，至今侃侃而譚，自己覺得頗有理，而且使旁人也覺得他們有理了。

卷三繪有肝形如下：——



注意圖中畫了肝絡，使人更容易覺得肝之形是七葉。

再想到難經四十一難肝『有兩葉，亦應木葉也』之語，我們不禁疑問曰：這究竟該稱為醫學呢還是該稱為文學？

九月十日燈下

(三三三) 關於唐宗海及其著作

三三醫報第一卷第三十期（十三年五月廿三日出版）載有余鑑泉致各地讀者的一個啓事，中云：

四川天彭唐宗海先生中西匯通醫書五種一書，於遜清三十四年申之千頃堂書局石印出書，至今計之，出書已十七年矣。……開尚有唐氏所著醫書數種，余未購讀。觀各書著成時最早者為血證論，在清光緒十年，至今計之，為四十一年。如先生年三十餘歲著血證論，約計其年齡，今約在七十餘歲，思先生近尚可在頤養林泉，惜川中道遠，未得而知。……有知唐先生消息者，望宣佈報端……。再者，唐氏嗣出之醫書，內容何如，亦并望指教為幸。

該件揭載後有沒有人供給消息，余因未閱第一卷以下的三三醫報，不能夠曉得，僅從袁吉生醫士所輯醫學雜纂

下文：——

答李調之君譚唐氏中西醫判 (時)逸人

君稱該書肆之有心騙人，則誠然也。但……吾於己未冬於友人周君伯屏處，見有木刻大板中西醫解一書，翻而閱之，卽醫經精義之原文也，不增一字，不減一字，其序例章節，無不相同，乃光緒己亥（卽光緒廿五年，西一八九九）孟春四川成都羅茂亭醫士所刊刻者，并及該醫士所著臟腑圖說，症治合璧，醫案類錄等，共名中西醫粹。後至光緒廿七年，正字山房復增入醫書數種，名爲中西醫學八種，從新鐫刻，又易名爲唐氏中西醫解，吾亦於友人處見之者。頃復於友人朱君處，亦見木刻大本，題曰中西醫判，吾閱其內容，與醫經精義，如出一轍，惜其亡失上本，故未能見其序例；但其書中註明校字重錄諸人，有十餘個之多，皆姓唐氏，吾因疑此卽唐容川宗族所刻者，且有彭縣某書坊藏板之字樣故也。

唐氏或已死，但他的著作至少有一種（中西醫解）是極受歡迎的。中西醫解成於一八九二年（？），其最初的刊本不得知；一八八九年，羅茂亭取去與他自己的著作合刊於

四川；兩年後正字山房又增入醫書若干種而鐫之，並於中西醫解書名上增唐氏二字。其前或其後另有唐氏宗族的校刻本，版存彭縣。這是不得了唐氏本人的許可的行動，雖不得而知，然易名中西醫判及開列十餘個校錄者之舉，似皆爲以精本或原本自居，俾便奪取銷路的勾當。到一九〇八年上海千頃堂纔改名爲『中西匯通醫經精義』，與唐氏的其他四種著作付諸石印，但該堂所出單行本則仍名『中西醫判』。中西醫粹，也有千頃堂石印本，然中僅羅氏之臟腑圖說與症治要言合璧二書。唐氏生前，印書賣書不如今日之方便，又無所謂著作權的保障，否則他應可靠他的著作，年抽巨額的版稅，并享受『當代學者』的美稱吧。

九月十日寫

十六晨續寫：與『第二種水』齊名的張競生博士，新近來杭，住煙霞洞，省政府的委員們知道了，卽飭令市公安局將他驅逐出境，所帶書籍，部分扣留。對於張的這個處分適當否，我們暫且不譚。但是倘若唐宗海攜帶了匯通中西的醫書幾大箱，來杭遊覽，我疑心他是不會遭此厄運的。而且說不定衙門裏會有人下請帖請他吃頓聚豐園或演講『國醫』兩三場——雖則唐氏所譚的奇經八脈，腦爲髓海，腎主藏精，都未必比張博

士喜歡講的丹田和第三種水，爲更有學術上的價值。衙門裏的人既然知道注意思想，好極妙極。所希望者，他們以後能澈底的不偏不倚的做去：凡屬反科學的，不論新舊，不論中西，也不論是關於自然界抑關於社會制度者，都一律取締。但這須衙門中人從自己讀書做起，理由顯而易見。口號：

建設有智識的 (intelligent) 政府！

提倡官吏教育運動！

(三二四) 肝居右行左解

醫學雜纂 紹興醫學報彙編第八種 裘吉生輯 不
載出版年月 頁五十 實價大洋六角

肝居右爲古文家之說，居左說則始於今文家。有少數醫家因這兩種意見相反，遂創爲肝體居右而氣行左之說以調和之。西洋解剖知識輸入以來，人漸知肝之居右千真萬確，不容疑問。但國人是甘心認輸的，對於根據肝居左之說而來的言譚與應用，也捨不得丟棄，結果，肝居右之古說常被抬出來和西洋媲美，體雖居右而氣却行左云云，更屢受辯解與擁護。

下面的解說，見裘吉生所輯的醫學雜纂。原著者姓名，撰有『醫學衷中參西錄』兩冊，是近頃中醫界的一部

大著作。

內經謂肝左脾右解

鹽山張錫純

或問：內經謂肝居左脾居右，至西人則謂肝居右脾居左，與內經相反……子所著醫學衷中參西錄於論脾之處，仍從內經之說，何也？答曰：脾左肝右之說，非始於西人，淮南子早言之，古籍猶在，可考也。然脾雖居左而其氣化實先行於右關，肝雖居右而其氣化實先行於左，故肝脈診於左關，此陰陽互根，剛柔錯綜之妙也。蓋內經論臟腑，以發明其氣化兼研究其性情爲宗旨，至對於形迹之粗，恆有簡略不詳者。至於西人，則但講形迹，不講氣化，且但言臟腑之功用而不言臟腑之性情，其意見直謂臟無性情，凡性情之發動，皆關於腦部，其結果可盡信乎。（紹原按：上面關於西洋人的一句，似係張君不知道西洋有「生理的心理學」之證）。內經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蓋肝爲厥陰（厥者，逆也，盡也），陰盡陽生，膽卽爲肝中蘊蓄之陽膽汁中函少陽之氣），能暢達肝氣而決斷其慮謀，故人之肝膽壯實者必勇敢果斷，肝膽虛弱者必懼怯遊移。（下引竇太夫人得驚懼病，口中連出綠色苦沫，

衆醫認爲膽破事，以證「舊說不可輕疑」，「西說亦不可概信」。

或曰：……肝之氣化先行於左之說，果有確微可實指乎？答曰：人稟天地之靈秀以生，人身亦小天地也。……天地一歲之氣化始於春，一日之氣化始於朝，春之氣化從東來（觀律管飛灰，是其明徵），朝之氣化隨日自東上升。春者一歲之本令，朝者一日之本令也。肝臟屬木，具有生發之氣，於一歲則應春，於一日則應朝，其氣化先行於左之理，固可於春之東來日之東升，比例而得也，天地之東即人身之左也。且即以此案論，左脈之微弱如是，投以補肝之劑而脈即旋起，豈非肝與人身之左相關甚切乎？

或曰：肝之氣化既先行於左矣，而之所以居右者，何也？答曰：人之膈上屬天，膈下屬地。地道上右，其氣化自西而東也；天道上左，其氣化自東而西也。觀於日在地中，自西而東，地（此地字必爲日字之訛）在地外，自東而西，是明徵也。肝居膈下，猶木根埋藏地中以下襲水氣，宜從地道上右之義，故居於右也；其氣化透膈貫絡，有如木之條達滋養以升養氣（化學家謂木能吸炭氣，吐養氣），宜從天道上左之

義，故其氣化先行於左也。試觀木中籐蔓之類，附物而生，必自右向左，盤旋而上，（惟金銀藤之盤旋，自左向右，乃植物之獨異者），亦猶肝居右而氣化先行於左之理也。（以上見頁卅六至卅七）

以上的三節文字，巧則巧矣，然其論基則不外乎陰陽五行，其論式則不外乎類推（analogy）——比擬。木吐養氣如其是一椿新知，日在地中却是一句大悖事實的古話。不捨棄陰陽五行說與類推式思辨法而徵引新知以文過，是毫無好處的呢。補肝劑能起左脈微弱云云，是全文中僅有的類於事實證明之語，然其可信程度，恐未必很高。肝氣先行於左，與肝臟屬木，二者是共安危的。不知醫家爲什麼定從今文家謂肝屬木而不從古文家之將肝屬金——爲什麼以爲五臟必須與五行配合。

我們雖看過張君的新解，仍信「肝氣行左」不能不和「肝體居左」之說一同取消。

九月十日午後一時

（三三五）湖南教育大會議決提倡「國醫」

十七年八月廿二日上海各報載有關於湖南省教育代表大會第三日開會情形的通信，其起首數句如下：——

長沙函，湖南省教育會代表大會，八月十四日下午

舉行第三次會議，主席易學，開會如儀，祕書長梁彬秋，即報告出席人七十八人，請假者六人，語畢由主席報告討論各案如次，

那天的議決案共十九件，我們此刻要譚的只是第十三件。

(十三)提倡國樂國醫國技，以發揚我國固有文化案，議決成立，辦法，(甲)請中央大學區特設國醫系從事研究中西醫學之會通，(乙)中央大學國醫系第一班學生畢業後，各省大學即可斟酌情形，亦設立國醫系，(丙)呈中央大學國醫系，研究國醫確有所得時，即宜命各醫院設中醫治療處，(丁)在國醫有研究時，則諸有醫士之學校，不得專請西醫，(戊)凡原有音樂課者，應以國樂為主，(己)國立音樂院藝術院，應設國樂科，(庚)一切宴會儀式，須用樂者，以國樂為主，(辛)各種社會教育機關之戲院，茶樓酒館等，須照政府規定使用正當之國樂，

中醫們早就有『加入學校系統』的運動，最近而且又演過一次(詳情見以後的小品)。但他們回回是失敗的。現在湖南教育家起來代他們爭，預料仍不會不失敗，除非中國人的見解思想不久將倒退五十或一百年。廣東首先實行中等學校男女分校，樹全國之風聲。湖南教育家既有設立

國醫系，提倡國醫和旁種國粹之心，也應從他們本省做起。今不此之圖，而妄想請求中央大學首先試驗，真是有廣東人的糊塗而無廣東人的膽量。『愚而好自用』，我看還是上等的；愚而不能自用，且欲利用人，真是萬分下賤，太非(也許是「太是」)中國『固有的美德』了。

查長沙舊有教會辦的『湘雅醫科大學』，近來想已停辦。此校停辦大概並不完全是可惜的事，但治理新中國的大人先生們如其真有眼光和奮鬥的能力，應該早日籌出一筆鉅款，就在長沙城辦它一個近代式的醫學校，一來開開湖南人和湖南教育家的眼界，二來替他們增點幸福。

有一次我說過，想把靈素商兌那一類性質的書印十萬本送人(見小品二八六)；後又感於海外華僑也不甚瞭然於中西醫的優劣，於是又聲明想加印五萬本(見小品三一、二)。今觀湖南教育家原來如此如此，似乎十五萬本仍不夠分配。通信上說『出席人七十八人，請假者六人』。七十八加六等於八十四；八十四再加十五萬，便十五萬零零八十四。天皇皇，地皇皇，這個數目的確不小呢。

十七年八月廿五夜十時

關於思想及教育

陳醉雲

像這樣廣泛的題目，我原不想說很多的話，現在祇是執目前感到的一部分說說而已。

中國近來受了西洋文化的注入，使思想及學藝上引起急劇的變化，這已是不可掩的事實。但這種變化，似乎祇限於少數有知識的分子，而對於社會中最廣大的部分，却並不受甚麼影響。

這正和中國的「革命」一樣，革命的高潮雖然正在鼓盪，但瞭解革命之真意義的人却並不多。譬如大海中的波瀾，即使竭盡激揚的能事，但也不過僅僅是表面的活動而已，底下大部分的水還依然是老樣子，並沒有多大理會。要使革命有良好結果，我覺得不是僅僅政治上的改革就算了事，更不是空喊革命的口號所能奏效。最根本的方面，還得從思想去革命，還得從教育去革命。

自己騙自己，像左手騙右手，眼睛騙鼻頭一樣，這是很沒意思的，還是讓我來說幾句不容氣的話罷。凡是從事於某一種事業的人，至少要對於某一種事業有正確的瞭解，那麼，做起來纔不會有甚麼錯誤。但是大多數的人呢，他們是盲目的，沒有理性，沒有智慧，沒有辨別是非

的能力，無論甚麼事，祇是盲目地在瞎幹。如果有人說要保皇，他們也會跟着保皇；如果有人說要殺人放火，他們也會跟着殺人放火；同樣，當人家提倡革命的時候，他們也會隨聲附和着喊革命，可是對於革命的瞭解是沒有的，對於革命的行動也是不真實的。不信嗎？那麼，請看他們剛剛跟着人家喊過擁護，忽然又跟着人家喊打倒了，剛剛喊過打倒，忽然又跟着人家喊萬歲了。事實具在，如果不是健忘，不是癡呆，不是故意裝聾作僞，想來不至於有人否認這種怪現象罷。

可憐，他們是被「是非」所欺騙了，是被「真理」所忘記了，不知不覺間已做了人家的工具了，而於革命的本身却並沒有甚麼關係。試問革命像這樣革法，會有良好結果的嗎？要使全民衆參加革命，實現「國民革命」那句話，果然可以從這條路徑去達到嗎？

所以我覺得，要使革命真實而徹底，要使中國有救，必須改革一般人的思想，必須改革一般人的教育，那纔是最根本的辦法呵。

現在，支配着大多數人的思想，是甚麼思想呢？乾乾

臉脆一句話，就是奴隸思想，以及榮宗耀祖升官發財的思想！支配着大多數人的教育，是甚麼教育呢？乾乾脆脆一句話，就是奴隸式與欺詐式的教育！我們要救中國，要救人類，祇有毫不姑息的向奴隸思想及奴隸教育進攻。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暴君，如果沒有那些奴才與劊子手，去替他充當爪牙，試問他一個人有甚麼力量能夠作惡行兇；他飢沒有食，寒沒有衣，也祇能從寶座上跳下來，自己拿了鋤頭織具去躬耕而食躬織而衣，或是本人類互助的原則，去從事於一工一藝以自謀衣食而已。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軍閥，如果沒那些奴才與劊子手，去替他們充當爪牙，他們又憑藉着甚麼事來窮兵黷武，又憑藉着甚麼來殘害人民！他們即使爲自己的意氣而爭，爲自己的權利而爭，至多也祇能讓兩個軍閥來自相肉搏而已。而且，國家如其尙有法律的話，社會如其尙有輿論的話，個人的私鬪也沒有那樣容易，恐怕還得受法律的制裁與輿論的批評罷，即使他們是兩個軍閥。

人類依據平等互助的原則而生活，本來無所謂主人與奴才，本來無所謂高低與貴賤。一個農人的地位，或者比醫生重要些罷，因爲醫生祇能治愈人們偶然的疾病，而農人却能治愈人們日常的飢餓。一個工人的事業，也許比官

吏急切些罷，因爲官吏不過是掌理社會關係的居間者，而工人却是生活所需的直接生產者。然而這些人，都可說是人類社會之互助團體中的一員，原不必加以若何軒輊，祇有甘心替人家做爪牙的奴才與劊子手等等，那纔是人類中最卑劣最下賤的東西。

然而人類中，竟有以做奴才爲志得意滿的人，因爲還不脫「攀龍附鳳」的思想；更有以做官爲榮宗祖耀的人，因爲還不脫「升官發財」的思想。

譬如新聞記者，總算是號稱「開通民智」的人了，然而他們每天在報上所記載的，却多半是些有權位者的個人起居，以及豪商巨賈們的宴會的消息而已，正正當當能夠道出民間的疾苦，社會的現狀的新聞，却沒有幾則，更不必說義正辭嚴的評論了。

譬如我們的吳稚暉老先生，他總算是頭腦清新的人了，平生愛做有趣的文章，愛說發鬆的妙語，這都不在話下，如今單表他同新聞記者談話中，有這樣的幾句話：「……不過照像一事，實屬功德無量，如爲工人照像，將來工人子爲部長，求其父像，則報館中可以所照示之，五百元可得也。」（見八月五日申報）。但是，我們要曉得，在民主的國家裏，不但工人的兒子可做部長，即工人

做部長也不算一回甚麼事，爲何工人的兒子一做部長，就要以五百元求先人的遺像呢？吳先生不是被人稱爲近代的思想家嗎，如今他老先生的談話尙且未能免俗，更可見一般人是如何的夢想着榮宗耀祖與升官發財了。

奴才與官僚的到處充斥，就是由於這種「攀龍附鳳」與「升官發財」的思想在一般人心目中作祟之故。如其不把這兩種惡劣的思想剷除淨盡，人類社會是難有光明的希望的。所以最主要的革命工作，還得從心理上破壞，去建設，一方面清除奴隸思想，一方面更把那些奴才與官僚，消極的加以勸告，積極的加以援助，使他們從卑劣與愚蠢的迷夢中覺醒過來，好好地成爲一個「人」。

此外，還有一班自命爲聰明的人，却常因見解——思想的不同，致引起許多爭執。他們每每想把自己見到的一面，拿來概括宇宙社會間萬事萬物的全體；甚至於都想用自己的「土法子」，去一手包辦各種病症；因而各人的意見愈趨愈紛，社會的狀況也就愈弄愈糟了。

從這種現狀的感慨之下，使我記起了一個印度的故事。那故事的大意，是說有四個瞎子，他們都很自負，謂能識微辨隱。一天，那四個瞎子都立在路邊，知道有一隻巨象從這裏經過，他們都想摸一摸象的身體，以便知道象

的形狀。象的身體比起人來，自然是象龐大而人渺小了；一個長身材的瞎子，摸着了象的側面，覺得平坦而廣闊，便說道：「哦，象的形狀又闊又平，好像一堵牆呢！」那時，一個身材短小的瞎子剛摸着了象脚，便駁斥他道：「朋友，你錯了，象的身體好像一條樹幹呵！」可是第三個瞎子呢，他剛摸着了象的鼻子，便說道：「既不像牆，也不像樹，它的形體正像一條水管呵！」第四個瞎子恰巧摸着了象的牙，他便力排衆議的說道：「唉，你們都錯了，象的身體又堅硬，又光潤，簡直像一根很大的棍子呵！」於是他們各執一解，便紛然的爭鬧着。

這個譬喻，也許我說得過分一點，但誰又能夠確定沒有與這類似的事情呢！

因爲各人的見解不同，思想上的衝突自然也是難免，不過有客觀的環境可以依據，有客觀的事實可以證明時，我們總得捐棄主觀的成見纔是；而且尤其要避免以權利意識爲背景的無謂之爭。——這是我願貢獻給一般人的忠告，尤其是貢獻給一般政治家的忠告。

人類是應該使他趨向於高尚優美的，社會是應該使它趨向於進化的，那麼，推移着人類社會向前進的思想，也應當使它與時俱新纔是。我想，對於合理的思想，是沒有

人可以有壓制的權利與理由罷！

把思想運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的時候，雖然有緩進與急進之分，我覺得也不該有多大的爭擾。這兩派——急進與緩進——最正當的辦法，自然是互相救濟，互相匡助；即使萬一到了不能同時並容的時候，那麼，主張暫時不能實行的一派，也不妨退出政局，去從事於監督，批評，及社會間其他的種種工作；一方面，執政的一派，也該準備異派的監督，接受異派的批評，容納一切與時俱新的要求。我以為無論那一方面，都應該有這種寬容的態度；如果用不正當的手段相傾軋，相壓迫，甚至於用陰謀相陷害，用武力相殘殺，便不是政治思想家的本色，也不是政治實行家的本色，那簡直是卑劣的暴徒與人類的仇敵了。

如果有上述那種壞現象發生時，那當然還是不良的思想所造成的罪惡；主動的，必是那些受「升官發財」的思想所支配的卑劣之徒；推波助瀾的，便一定是那些受「攀龍附鳳」的思想所支配的奴才們。假使是頭腦清明的人，當他們在純正的思想之下活動着時，即或發生衝突，也決不會做出那種罪惡的事情來的。

要改革那些惡劣的思想，同時並助長純正的思想，這便要靠文藝和教育的力量了。尤其是教育，它應該具着這

種特殊的功能與必要的使命。

孟子說，人性本來是善的；荀子說，人性本來是惡的；可是我的意思呢，以為人性是具着善與惡兩個方面的，當惡性發現時，他竟會撲食同類，當善性發現時，他也能犧牲自身，這是很可以用許多事實來證明的。人性既然是具有善惡兩個方面，那麼，教育的功能，也當然是應該發揚人的善性，消除人的惡性；同時並教人以生活的知識，生活的技能，及人與人相處的態度，而使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生活的和諧。

假使我把上面那樣的話，當作教育的定義，想來也不至於十分錯誤罷。但是現在的教育，是甚麼教育呢？政治學似乎祇教人升官，經濟學似乎祇教人發財，商業廣告學似乎祇教人行使誘惑及詐騙。還有許多學法律的人，到處掛着律師招牌，用一種很好聽的名義，叫做保障人權；——是保障有錢者的人權嗎？但是沒錢者的人權為甚麼就不該保障呢？法律最重大的意義是公正，但是為甚麼又顯然漠視這種不公平的事實呢？

總之，現在的教育，是祇顧到個人的利益，而忘記了「現今的人類生活，是建築在人與人之互助上」這一個原則。所以這些劣等教育，也像劣等的軍事訓練一樣，祇教

人開槍擲彈的殺人本領，而忽略了「捍衛正義」與「扶弱抑強」這些最緊要的意識。

而且，有許多主持教育的人，更每愛把自己的偏見灌輸給學生，甚至想把他們造成一系一派的工具，或是傾向於提倡部落思想的國家主義，及提倡權力思想的法西斯主義等等，這都是很足以阻礙人類向上的可能性，與造成紛爭不安的危險的。——我的意思：教育者個人的主觀儘可不同，但對於教授學生時的態度，却應該是以培養他們的智能，啓發他們的自由思想為主，這樣，或者纔可以比較地有益罷。

以上所說，是現今的教育宗旨的謬誤，這是急應改革者之一，——當然，學校中所用的講義與課本也必須聯帶改編。

還有教育的制度，最無聊而急須廢除的，就是文憑制與學位制。現在的文憑與學位，似乎就是換取一切權利的優先證與特殊證，這是很違反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精神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有真實學問，自然從事實上可以證明，用不着學校當局替他標榜，何況他們所標榜所證明的，又多半與實際不符，試看現在有許多學生，在國內或國外的大學掛一個名，經過相當時期，就倩人代做一篇畢

業論文，漠漠糊糊的賺到了學位之後，更去租一套什麼博士裝學士裝之類，拍一個照片，挽托報館中人替他們在新聞上登載一下，於是便可以名利雙收了。所以這種制度，祇足以養成虛榮與作偽的不良習慣而已，這是必須改革者之二。同時，我還要順便向主持考試的機關——考試院等——貢獻一點意見，就是考試人才，不必限定有什麼學校畢業的證書，祇要定好應試的科目，誰有本領，誰都可以來考，這纔符合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識拔真才的意義，而且也是最公平的辦法。

此外，更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應該使人人有受普通教育與高級教育的均等機會。現在的教育，祇能說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大多數的無產者，是沒有權利享受教育的。像這種畸形的狀態，偏枯的待遇，實非打破與改革不可。無論如何，學校，圖書館，公眾講座等，都應該由公家普遍的設立，決不能收費，且須將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並重，使任何成人及青年都可有受教育的機會。必須這樣，纔是最合理而適應現代需要的辦法。

至於舉辦這樣大規模的教育的經費呢，那麼，最好是取給於遺產稅。徵取遺產稅的制度，在英美等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早已實行，何況中國是標榜三民主義的國家，當

然有採行的必要了，而且稅率更應逐年加重，纔可藉這大部分的稅款，來作辦理教育及其他公共事業之用。爲甚麼要重徵遺產稅呢？理由是很簡單的：一、一個人應當以自己的力量去生活，祖先們從社會聚斂而來的錢財，不妨依舊還給社會；二、國家或地方能夠保障人民的生活，有衣食住行等種種的便利，並可享受免費的教育與娛樂，所以更沒有坐擁遺產的必要。

教育的宗旨與制度既已改善了，教育也普及了，更因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同時並進的結果，於是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便都可以有清醒的頭腦，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明白了做人的態度，養成了獨立的人格——并且也知尊重他人的人格——，自然再不致被那傳統的奴隸思想所愚弄，再不致被那因襲的宗法觀念所左右了。他們的理智，可以扶佐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情感，可以調和他們的生活。假使社會上有一個不堪造就的低能兒，忽然發起了一樁不良的事情，那麼，他們就立刻會知道這事是壞的，不良的，決不去盲目參加，於是惡的範圍不但不致擴大，而且不良的事情也不致發生。假使社會上忽然有人發起了一樁好事情呢，那麼，他們也就會知道這事是好的，應該的，從瞭解而發生同情，從同情而踴躍參加。因此，壞的事情便永遠

不會發生，即使偶然發生，決不至於蔓延；而好的事情，却可以次第進行，踴躍樂成。到了那個時候，或者就可以說是漸漸近乎我們理想的社會了。

一九二八，八，一三。

前	
進	
第一卷第八號目錄	
短評	
中國的裁兵問題與國際聯盟的軍縮問題……………沛	
「二次清黨」的作用……………沛	
訓政與專政……………黃	
中國經濟之路……………桑	士
國際政治	
非戰公約後面的國際鬥爭……………孫	愈
監察院的組織問題……………余	思漢
建國大綱與政治分會……………是	模
專件	
關於第三黨的問答……………汪	精衛

蘋果樹

高爾斯華綏著

汪儻然譯

(七)

阿雪司特在圖開的車站下了火車，沒有把握地在車站前漫步行走，因為他並不熟悉這地方，雖則這地方是英國海水浴場之女王。他沒有想到他所穿的衣服，所以就不覺得自己在這地方的居民中是引人注意的，他穿了他的諾福克粗布短褂，污穢的靴子，和破舊的帽子在街上大步走着，却沒有注意到人家都惘然對他希望。他是在尋找他家倫敦銀行的分行，而當他發現了這家分行之後，他也發現了那敗壞他的心情的第一個阻礙。他在圖開有什麼熟人麼？沒有。既然如此，假使他肯打電報給他那倫敦的銀行，那末他們一接到回電，就立即可以為他效勞。這件從拘泥事實的世界來的滿懷疑心的瑣事差不多把他那些光明的幻象減少了光亮。但是他打了電報去。

他看見差不多在郵局的正對面有一家鋪子，放滿着女衣，他就帶了奇特的感覺向窗內細看。這件擔任給他的鄉間情人備辦衣裳的事情不僅是稍微使他不安而已。他走了進去。一位年青婦人走了過來，她生着一雙藍眼睛，顯出

微覺疑惑的神情。阿雪司特默然注視着她。

「唔，先生？」

「我要一件年青女士穿的衣裳。」

少婦微笑了。阿雪司特繃繃眉頭——他的要求的奇特雖然使他自己亦覺到了。

少婦立即接問道：

「你要什麼式樣的——時新的式樣麼？」

「不。樸實點的。」

「那位青年女士底身材怎樣？」

「我不知道；大約比你短兩吋吧，我想。」

「你能夠把她腰圍的尺寸給我麼？」

美根底腰！

「哦！平常的尺寸！」

她之後他不安地站着注視窗中的模型人，他忽然覺得不想信美根——他的美根——除了穿着他所見慣的那件粗呢短褂，粗布罩衫，和平頂便帽之外，能夠穿別種衣服。那個少婦手裏帶了幾件衣服來了，他就看見她把這些衣服一件

件地披在她的時髦的身軀上。有一件的顏色他看了喜歡，一種鴿灰色，但是要理想美根穿着這件衣裳他却不能夠。少婦走進去，又帶了幾件來。阿雪司特身上起了一種麻痺的感覺。怎樣挑選呢？她亦要一頂帽子，鞋子和手套的；而且，假定他已經買好了這些東西之後，這些東西使她平凡化了，因為好的衣服是常常將鄉下人平凡化的！爲什麼她不可以照本來的服裝旅行呢？咳！但是引人注目是關係不淺的；他們這回是真誠的私奔哩。於是，注視着那少婦，他想到：「我不知道她心裏是不是在猜測，而以爲我是一個流氓？」

後來他只得說道：「你肯替我把那件灰色的留下麼？我現在不能夠決定；今天下午我再來。」

少婦嘆氣了。

「哦，自然可以的。那是件極優雅的衣服；我想您不會找到一件更合你心意的。」

「我想是不會的。」阿雪司特咕嚕了一聲，就走了出去。

脫離了世間的那種懷疑的拘泥事實的態度之後，他深深地呼吸一下，回返到他的幻象。在幻想之中，他看見那個忠實美貌的人兒，她將把她的生命加入他的生命裏去；

他看見自己和她在夜間偷走出去，在月光之下走過那片曠野，他用他的手臂攬着她，帶着她的新衣裳，直到，曉光將至的時候，在某個遠遠的樹林之中，她將脫去她的舊衣裳，穿上這些新的；而遠處某車站的早班車將帶走他們，去度他們的蜜月旅行，直至倫敦把他們吞下，而愛之幻夢實現了。

「弗蘭克阿雪司特！自從臘格貝之後就沒有見過你了，老朋友！」

阿雪司特底愁眉展開了；接近他臉兒的那個臉是藍眼睛的，散佈着日光——這是一個那樣的臉；心內和心外的日光聯合而發出光輝的。他就回答說：

「斐爾哈立兌，天呀！」

「你在這里幹什麼？」

「哦，沒有什麼！不過走走看看，拿點錢。我是寄住在鄉間。」

「你要在什麼地方去吃午餐麼？來同我們用午餐吧，我是帶着我的妹妹們在這里。她們都在出疹子哩。」

阿雪司特被那隻親熱的手臂鉤住了，就跟着走去，上了一座小山，下了一座小山，走出了鎮市；而哈立兌底聲音（充滿了樂觀正如他臉兒的充滿了日光）解說着怎樣

「在這個發霉的地方還可以做的事情祇有洗海水浴和划船，」這樣的說着，直至他們走到一排成新月形的房屋，離海稍遠稍高的；他們向中間的那一所——一個旅館——走去。

「到我房間裏來洗個澡吧。午餐一霎眼就備好了。」

阿雪司特對着一面鏡子觀察他自己的容貌。經過他以前這兩星期的農舍的臥室，一把梳和一件換洗的襯衣的時代之後，這間放滿了衣服刷子的房間真成了一種 *Casina* 了；他就想道：「奇怪——一個人總想不到——但是想不到什麼呢？——他倒不十分知道。」

當他跟了哈立兌到起居室去午餐的時候，就有三個臉兒，很美貌而且藍眼睛的，聽見哈立兌底「這位是弗蘭克阿雪司特——這是我的小妹妹們。」

兩個的確是小的，大約十一歲和十歲。第三個也許是十七歲了，高大，頭髮美麗，剛受過太陽的接觸的白中透紅的面頰，比頭髮還要黑些的眉毛，稍微向上地從她的鼻邊向兩旁長去。三姊妹底聲音都像哈立兌底聲音，高銳而且愉快。她們直立起來，迅速地握手，評判地看看阿雪司特，又立刻不看他了，開始談着她們下午要做的事情。這是一個純正的狄愛娜和侍隨她的山林之女郎！經過農舍

的生活之後，這種清脆，帶俗語的，熱切的談話，這種冷靜清爽隨便的風雅，起初是有點奇怪的，但是後來變得極其自然了，使得他所走出來的那農舍忽然顯得疏遠了。兩個小的底名字似乎是娣壁娜和弗來達；大的是叫絲黛娜。

名叫娣壁娜的那個立刻轉過來對他說道：

「我說，你肯和我們一同去捉小蝦麼？——這是有興趣得不得了的。」

這種意想不到的親蜜使得阿雪司特吃了一驚，他就含糊說道：

「我恐怕我在今天下午不能回去了。」

「哦！」

「你不能遲點回去麼？」

阿雪司特轉頭去向着說這句話的人，絲黛娜，搖搖頭，微微一笑。她是很美的！娣壁娜很可惜的樣子說道：

「你也許可以！」後來談話轉到山洞和游泳。

「你能游泳游得遠麼？」

「大約兩哩。」

「哦！」

「我說！」

「多有趣！」

三雙的藍眼睛都注視着他，使他覺到他的新的重大身分。這種感覺是適意的。哈立兌說道：

「我說，你必須要停一停，洗個澡。你不如在這裏過個夜吧。」

「是的，在這裏過個夜吧！」

但是阿雪司特又搖搖頭。後來他忽然覺得被他們攔阻起來了，他們攷問他的體育上的成就。他划過競賽的船！似乎——在大學足球隊踢過球，大學的一英里賽跑他得了第一；於是當他餐畢起身的時候，他竟成爲一種英雄了。那兩個小姑娘堅執地要他去看看「她們的」山洞，她們就動手去了，像喜鵲般的說着，阿雪司特在她們中間，絲黛娜和他哥哥在後面。那個洞是潮濕而且黑暗，和別的隨便什麼洞一樣，洞底最大特色就是洞中有一個池，池中有時有東西可以捉住盛入瓶裏。珊壁娜和弗蘭達，她們的齊整的棕色腿是不穿襪子的，勸導阿雪司特去加入她們淘裏，幫她們去篩水。不久他就也沒有靴沒有襪了。當池子裏有美貌的孩子們而池邊有一個年青的狄愛娜時，對於一個有審美性而能在驚訝之中接受他所能捉到的隨便什麼的人，光陰是過得很快的！阿雪司特是從來不留心時候的；所以當他拉出表來，看見三點鐘已經過了的時候，他真大吃一

驚。今天不能支款了——在他到銀行之前就要休業了。小姑娘們注視着他的神色，立刻叫道：

「哈呀！現在你必須要留下了。」

阿雪司特並不回答。他這時又看見了美根底臉，當早餐的時候他曾低聲說：「我要到園開去，親愛的人，去備辦一切的東西。今天晚上我就要回來的。假如天氣好，今夜我們就可以走了。準備着吧。」他這時又看見她是怎樣地顫慄，怎樣地依戀他的說話。她將以爲他怎樣呢？後來他鎮定起來，忽然感覺到另外那個少女底冷靜的觀察，她是如此頹長美貌，像是狄愛娜一樣，站在池子邊，感覺到在那那微向上傾的眉毛之下的詭異的藍眼睛。假使他們知道他心裏的事情——假使他們知道他今天夜晚就要——！那末，他們就要輕蔑一聲叱，而他就要獨自在這洞裏了。他心裏就奇怪夾雜着忿怒，懊惱，和羞愧，他把表放入袋裏，突然說道：

「是的，今天我上當了。」

「哈呀！現在你可以和我們一同洗浴了。」

他不能不順從一點兒，去滿足這些美貌的孩子們，不能不順從絲黛娜唇上的微笑，哈立兌底「算了罷，老朋友！我可以把要用的東西借給你。」但是一陣的盼戀和懷

悔又激動了阿雪司特，他就抑鬱地說道：

「我必須要打個電報去！」

池子底吸引力既然淡薄了，他們就回到旅館去。阿雪司特打了個電報，是給納勒康夫人的：「今夜爲事阻，明日返，歉甚。」美根當然會了解他是有許多事情要做，來不及做完；想到這里他心裏就快樂些了。那是一個可愛的下午，天氣暖和平靜，海水沉靜蔚藍，而游泳本是他的一個大嗜好。這兩個美貌小孩底好感使他得意；看到她們，看到絲黛娜，看到哈立兌底一團和氣的臉，使他快樂。這種輕微的空虛，而其中一切都是極端的自然——彷彿是在他和美根冒險幹那件事情之前，先向通常的情狀加以最後的一瞥！他穿上他借來的浴衣就一同出發。哈立兌和他在一塊岩石之後脫衣服，那三位姑娘在另一塊岩石之後。他先跳入海裏，立刻帶了威勢的游泳出去，是要證明他加給自己的名譽並沒有說錯。當他回頭去看時，他看見哈立兌沿海岸游着，那些姑娘們拍着水，浮游着，趁着波浪，她們的這種游法是他向來看不起的，但現在却覺得是美觀而且有意思，因爲她們的這種游泳使他得到唯一的深水魚的榮譽了。但是當他游近的時候，他不知道他們喜歡他這生客加入他們的拍水團體裏；當他接近那個窈窕的女郎時，他覺得害羞。後來娜壁娜傳喚他去教她浮游，這兩個小姑娘把他留在她們中間，使他忙得沒有功夫去注意絲黛娜慣不慣見他在面前；直到他忽然聽見她驚呼一聲的時候，他才看

見她站在水裏，水浸到腰部，身子微向前傾，他的纖細的白臂伸出去，指着前面，她的濕的臉被太陽晒繃了，臉上露出恐懼的神情。

「看斐爾！他這樣妥當麼？看啊！」

阿雪司特就看見斐爾情狀不安。他是在那里拍着水掙扎着，游到他不能游的深水裏了，也許離岸有一百碼；忽然他叫了一聲，伸起了手臂，沉了下去。阿雪司特看見那女郎自己向斐爾游去，他就大叫道：「轉去，絲黛娜！轉去！」他衝了下去。他游水從來沒有游得這樣快過，正當哈立兌第二次再浮上來的時候，他游到了哈立兌身邊。這是因爲哈立兌抽筋了，但是要救他却並非難事，因爲他並不掙扎。那女郎，本來是停在他叫她停的地方的，一到斐爾到了他深度相合的水裏，就過去幫助，上了海灘之後，他們就坐了下來，一邊一個，摩擦他的四肢，而那兩個小姑娘帶着驚慌的臉兒站在旁邊。哈立兌不久就笑了。他真是——他說——糟透了，完全糟透了！假使弗蘭克肯扶他一扶，那末他現在就可以自己去穿他的衣服了。阿雪司特就扶着，這時却看到絲黛娜底臉兒，濕而且發紅，眼中含淚，不似平時的恬靜了；他就想道：「我叫她絲黛娜呢！不知道她會不會介意？」

（未完）

寄鴉片酒

李惟建

層層的黑影將宇宙包圍，

一切形形色色都在哭泣，

漸漸的悄悄的我的靈魂

離開了軀壳：心也不呼吸。

霹靂的一聲，靜寂的墳場

閃出了凌亂的鬼影；悲歌

似萬馬奔騰也自地獄中

發出：人心猖狂，

天堂樓閣傾頹，星空銀河

暗淡：不久宇宙定得消融。

二

你，我的生命！我心中的神！

猛烈的火正要燒我的頭，

殺混的現象扯破我的身——

呀！出來罷，帶着你的溫柔，

使我這些感官得着安睡，

使我的心得着整齊的跳：

你，你若不出來，我請你啊

多賜我幾顆淚——

我的隱憂誰也不能散消，

除了你和我的淚，還有他。

三

你記得從前我向你哭過？

自那時起我就認識你了：

每當心中有無名的鬼魔

在那裏毒害我，紛紜，繁擾，

一切都不能安我的心境，

我便流淚的來到你前面，

你用了一笑就將我控制——

真理之神！你影

是「愛情」「自然」「美麗」之宮殿！

此後我無憂的跳進人世。

四

現在却不然了——你的魔力
早已在我的心中消滅了，

你強大的呼吸早已止息，

你真理的威力已變渺小：

對我已不是薄弱，已是無用——

但我不敢懷疑你的存在：

因此我才認識了這樂酒；

我的生命歌誦，

歌誦他的仁愛，他的厚待——

他，我的愛人；你，我的好友。

五

看！這是怎樣的一瓶美酒！

我的血管需他；我抱着他，

微笑的喝了一口再一口，

傾進肺腑，心裏迸出歡歌：

這是我生命超脫的時刻——

讓世間的人，獸，禽，木，石，水，

絕不可替我墮滴同情淚，

也別發聲太息，

因為我的命如此——呵，我死，

我願死——抓着宇宙的大智！

六

宇宙的大智終被我得了：

頃刻間虛假的世界湮滅；

我不知走進了什麼幽窈，

滿地都是那熱熱的歡悅；

我搗了枝快樂花，如意草，

我看了許多智慧的雲霓，

我識了許多愛情的神靈，

我踏過些古道，

道上遇着歌德，盧梭，雪梨；

各自訴說遭受過的慘刑。

七

歌德說：『現在我髮鬚已白，

但我呵從無四週的快活！』

我滴顆同情淚，我的背脊

似已斷，我的心似刀在割；

盧梭：『我不知怎樣的，屢次

想自殺。』雪梨：『我終生孤寂，

我的運命這樣，只好放肆

喝藥酒，得安睡；

一切移動，勤勞，或傷悼的

東西都有它命定的酣睡。」

八

他們三人同聲的說：「我們

在地下得着一切的智慧，

我們又握着人人的泉源——

生命的泉源，世間的技藝——

可愛的少年，你來自那裏？

你怎樣來的？」我含淚答道，

『可憐我，你們已得着救濟，

我來，因我愛死——

呵，我用神酒昏迷了頭腦；

呵，不久我又得回返人世！」

十

去吧，去吧！回到人世，人世！

我嘗了甜蜜的死的意味，

我覺得年月走得太滯滯，

我的心老是在那裏騰沸。

上帝喲！我前生是個什麼？

請賜給受着罪的人以你

那仁厚的死杖的一狙擊！

人類啊！人類啊！

別再在我眼前闊步高視，

轉瞬你們都得隱居崖壁！

五月九日上海徐家匯

山雨半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論戀愛之本質

黃花滿徑香（續）

老生常談

情書一束（譯文）

桂和嫂

兩個老兵的輓歌

聯想三則

雨絲

望 峯

石紅 鳥言 老生 呂漪紋 合戈 鑑泉 西屏 任叔

價目 零售每册大洋八分 訂閱半年 大洋八角 全年一元（郵費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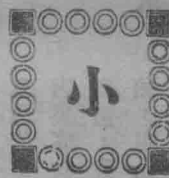
發行處 上海東西華德路山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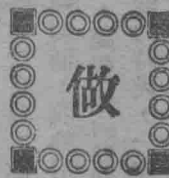
大



題



小



做

異鄉風味

劉既漂

下雨時候的心理，確乎與天晴時候不同。這是主觀的批評。南方人下雨時候的心理，又與北方人的不同。譬如你是北老，跑到南蠻家裏去旅行或過活，你當必非常吃驚看見他們在大雨之下散步。假如你是南蠻，好吧，你第一次看見下雪的時候，總覺得有點稀奇，一定趕快的寫了一封信給你的父親大報告而特報告下雪的盛況！這點現象，不能不歸功於少見多怪的定理。我有一個朋友，是個留居法國的愛爾蘭人，他是醉心於中國古代文化，足足有二十多年了。贊頌中國的詩也出了兩本，有一個秋天的早上，他請我到他的花園裏採花，因為看到一個粉蝶，他很誠懇地告訴了我一段夢話，他說昨晚做了一個過於幸福的夢，這次居然夢在西湖的花艇上做詩，天空忽然佈滿了五光

十色的大蝴蝶，西湖的水，清淡如仙泉，在這富有詩材而充滿哲學意義的天國，不禁令我牛飲那一座不染的泉液！可憐的詩人，我願他一輩子不要來中國，假如他看見現在西湖的水，和聽聽湖邊洗馬桶的佳音，他必極力的懺悔。人生是應該在夢中找點虛渺的安慰，不然大可憐了！尤其是長住西湖的吃客！

新式婚禮

米佳

最妙是一生不談婚姻問題，尤其是在中國！思想舊的先生們，他們的腦子老就豎着一種數千年來天經地義風雨不滅的孔子道德觀念；自由戀愛，當然是個社會的罪惡。文明結婚，也是不祥之兆！家裏第幾位小老婆和人發生戀愛，這種行爲，不獨敗壞道德，且必引起他們滿腔的悲傷！甚或揮淚追悼老道德之滅亡。

爲好奇起見，現在我們看看思想新的先生們，不得了不得了！我們不敢贊頌他新的不得了，我們也不敢稱許他自由的不得了，但是我們覺得他麻煩的不得了！有的人，因爲社交不公開，雖然有股勇氣去尋求，可惜沒有機會給他實現；有的人會害羞的，只得讓介紹人去拉牛配馬的亂弄一翻，他將來的生活能否幸福，惟有靜聽命運的吩咐。這還不算一回事，假如我們有機會敬賀朋友或親戚的婚禮時，當可發現一段絕妙趣史。文明結婚禮在今日社會裏，是一件大可以而特可以擺架子的事實，因爲他們硬把歷代關於婚禮上的禮節，都蒐集起來演一幕滑稽大劇。讀者也許看過一對青童各執一個佰子仟孫和狀元及第的燈籠，引導着一位身穿大禮服和頭戴大禮帽的新郎在神牌前戰戰慄慄的行其三跪九叩的新禮吧？是的！這還不算一回事，一般自命爲新的先生們，還老着臉孔去幹什麼鬧新房的勾當，強迫新娘報告倆人的戀愛史，其實來賓太不自量了，他們夫妻兩個初次見面，那裏有什麼戀愛史可報告呢？

由B而A！

米佳

我回國來快要一年了，當初不用說看不懂中國社會事物，而且也覺不到它的奇妙與虛玄，現在呢，雖然不敢說

看得明白，似乎可以覺到一點：大概社會上自誇爲文明的仁人君子，他們說起話來，必從B而A，而B是永久不等於A的！

我當初因爲不了解這個君子式的高妙定理，也含酸嚼苦的吃了幾次虧！這種現象，在他們看起來，當然是個很自然的道理，故意使人家吃虧和暗中破壞是一種最自豪而且差堪自慰的工作！今年春天，在我的苦命道上逢見一位施恩布德的先生，我不敢說那位先生是個大人，我也不敢說他是個小人，總而言之，他是一位善於由B而A的君子！

我是素來歡喜動的，閒着無事，反而令人愁悶過日，這位君子，他雖然沒有了解到我這個壞皮氣，他却很聰明的從B字上找出一個辦法，驅着我爲他拚命的工作了幾件私人的公事！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公事尚未告竣，竟不料我那位可愛的君子同時暗中盡力的破壞我！我得到這種消息以後，當時覺得非常高興，邀了幾位朋友鑽進一個小酒店裏痛飲了三杯紹興酒，我終於覺得那位君子的本能來得高強，我舉着杯，慶祝他的勝利，並且我還留下一個宏願，假如將來可能的時候，一定給他一個大而且金的B A博士招牌！

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

江紹原

——小品四〇一——

小品二四二已見貢獻；二四三至二五〇，將見文學週報。二五〇以下爲「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關於此總題以外的小品，改從四〇一起算。

今年三月廿九日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欄中，載有陳德徵先生的「短簡致江紹原先生」，蒙旁人寄了一份給我，嚇得我不敢則聲。數日前葉德均先生來函，道及覺悟欄中署名振振的「民風叢話」，曾譚起「北京胡大人」。趙景深先生也知道叢話於我有用，便寄了一捲來，於今晨收到。關於胡大人傳單之文，見叢話五，九月十五日刊。

事實方面，振振君告訴我們（一）該傳單及其 *Abridged Form* 曾於「今年五月間」出現於「兩湖」，（二）公安局（哪裏的？）曾佈告取締之（錄有佈告全文），（三）他又根據六月廿二日香港華字日報的一段新聞，指出這「妖言」和類似它的「幾種神話印刷品」在廣州市也出現過。此外，振振君並且（一）斷「妖言的出發點」爲北京，（二）

或許是五六月間「張大元帥」及其高等顧問「張天師」輩「所玩的法寶」，和（二）「當時京津路戰雲瀾漫，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所以從比較平靜而荒僻的京漢線竄」，「至兩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粵漢線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

廣東兩湖之外，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故倘若振振君所溯的傳布線是對的，則此傳單是由北京依着京漢鐵路至兩湖，在此至少分爲兩支，一支沿揚子江至上海，由上海搭滬杭車入浙，另一支靠着尚未完成的粵漢線南至廣州。但我個人對於「京津路……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一語，實不敢輕易相信。現在我請求閱者幫助我查明以下各點（一）「京津」「津浦」沿路各站，有無胡大人傳單的蹤跡？（二）它在南北各地最初出現之月日爲何？如果京津津浦沿路各省不會出現過該傳單，或雖出現過而晚於兩湖江蘇，又如果它在上海的出現晚於漢口，則振振君所擬的路線方與事實相符。

師帥二張是否該傳單的主動者，自然更值得確知。據說貢獻雖不能入「革命策源地」廣東及兩湖，却還能到從前「反動勢力」所在的北京天津等處。希望北方的同志（註：吳國老最不喜用「同志」二字，但我姑且再用一次）

加入我們的調查討論。

十七年九月廿二日

於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廿五日續寫：頃又將民風叢話（一），（二），（三），（四），（六），看了一遍，注意到振振君所用的材料大都取自漢口長沙成都廣州各處的報紙，而北方及津浦沿線各省的報紙，他一次也不會用過。然則他是讀過北方各省的報紙而不會在上面發見北京胡大人傳單的蹤跡呢，還是並沒看北方報而隨便斷定此傳單是搭京漢車而不是從津浦路南下的呢？這是很重要的。北方報我在杭州也看不到，所以十分希望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的同志們通信賜教。

（四〇二）湖南湘鄉見過胡大人傳單 李振翩

——致江紹原函裏面的一段——

——九月十五日自北平發——

胡大人的傳單，我六月回湖南湘鄉時，也在家中看見過。我家是在高山之中，張作霖被炸已有三禮拜，尙完全不知道，惟胡大人還陽事，却鬧得滿山風雨。傳單內容，據我所記得的，似乎完全與貢獻三卷五號所載者相同。

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

紹原按：振振君疑心胡大人傳單是張元帥與張天師輩所玩的一種法寶，而李博士也以爲「這種普遍的大規模宣傳，當然難免沒有黑幕，甚至某種計畫」，可見得振振君二君多少是共鳴者。我個人並不絕對的否認政治作用說，但我希望得到些確實的證據。

與伏老談戀愛

某女士

伏老：現在，我要與你談戀愛，但是請你別忙着手捻鬚髭笑逐顏開，這戀愛，不是那戀愛，這是正經話，講的人生大道，要板着面孔說的。原來飲食男女，古來大聖人就二者並立，認爲有同樣的重要，雖然現今中山總理的三民主義中只有民生，但是我覺得是應該增加的，就請你孫鬍子——不是張鬍子，張鬍子已經炸死了——加一民愛主義何如？孫總理在天之靈，或者也默許罷，因爲革命少不了戀愛。

閒話擱開，言歸正經。却說我來到了東京，沒有事，——寫到這裏，我得緊接正文，否則你老或者要懷疑我與誰談戀愛了，——就逛逛夜市，走走書舖。日本現在的出版界

中，除原本的叢書全集，最引人注意的便是關於戀愛的幾部書，『紅色的戀愛』與『戀愛之路』是小說，『戀愛與新道德』是論文，都是俄國柯倫泰夫人著的。

說起柯倫泰夫人 (Madame Kollantay, 1872—)，中國人或者知道的還不多，她在俄國革命時，曾任過列寧城的執行委員，一九三三年時任蘇俄的駐諾威大使，二六年調任墨西哥，當時美國拒絕她登陸，曾引起世界的論評，現在，她仍是諾威的蘇俄大使，實是女子任大使的第一人。

『紅色的戀愛』描寫在最後資本主義社會下，舊社會思想的，習慣的遺物，尙不可勝數，女主人公卒不爲所屈，克服許多家庭生活的痛苦矛盾，像一個忠實的黨員似的，以黨爲生命而活動，所以戀愛只是尋常茶飯樣的事，自然，這在戀愛至上主義者看來，是不能容忍的；老先生們——你老或者不在內，因爲你去了加拉罕式的鬍子還是一個少年——那更不消說，一定要氣的倒豎起鬍鬚了。

但是比這思想更具體化一點的，有『戀愛之路』，其中一篇是『三代的戀愛』，即敘述祖母，母，孫女這三代的戀愛的。祖母是一個一夫一妻主義者，爲了愛人，離去丈夫，在熱情的衝動中，生了一個女兒（即母），是一個革命家，丈夫是革命的戰士，但她同時亦愛一個資產階級的

紳士，她因這戀愛非常苦惱，她既不能離婚，只得與丈夫像朋友樣同居着。這表示她正當新舊的過渡時代。她生一個女兒（孫女）名叫蓋尼亞，是一個活動奔走無有寧日的共產黨員，他愛異性，她只以此來滿足她的性慾。後來，孫女竟與母所愛的一個工人發生關係而懷了孕，她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誰的孩子。母親覺得女兒便是奪她的愛的，但是孫女却絲毫不覺得，『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從母親手上奪得了什麼，我與他並不是以愛相合的。倘若我早知道這是要破壞母親的幸福，我就不與他有關係了。』

祖母的思想是戀愛至上主義的，母親的思想，是以愛爲獨占的，孫女的思想是以愛爲與飲食一樣的自然的本能，飲食所以滿足食慾，性交便是所以滿足性慾的。戀愛是個人的私事，與社會他人沒有關係，人不爲戀愛而生存，人是爲着盡力社會成就事業而存在的。事業的建樹，時時的緊迫着，那有許多閒功夫去談戀愛，戀愛是閒暇生活的的事。

先前，當愛倫凱提出『戀愛自由』這口號時，一般人就覺得大逆不道，現在柯倫泰竟大膽的主張『自由戀愛』，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驚駭的巨彈！倘若這樣，一定有人會說，那末娼妓便是柯倫泰主義的先覺，實行者——也許還是

她的啓發者呢。

但是娼妓的賣淫，與新牌子的戀愛到底不同，娼妓是求金錢的滿足，而此則求性慾之滿足。此猶飲食，男女二者，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娼妓則簡直以使人滿足性慾爲自己滿足食慾的工具了。質言之，則 Professional 與 Amateur 之別。

不過成爲職業既不行，清客串難道就行了麼？則我覺得完全須看那清客串人的本身而定，倘若她真能努力於事業的，則此等小節，何足重輕；如其不然，則我殊以爲不可。因爲戀愛固如飲食樣爲個人私事，但因入爲社會一分子，到底有關社會。譬如就飲食言，若是傳布虎列拉的，那當然須受制裁。戀愛亦然，因爲有關人類種族將來的生命，亦應該受制限。總之，戀愛須不背此原則纔行。

但是這無害於人類種族將來的生命的原則可難訂，伏老，我爲將來無數的孩子請命，你來想一個辦法，好不好？

自柯倫泰的主張出世，世界論壇，已有過不少的論評，日本的雜誌新聞上，亦頗有熱烈的討論，大概都不外贊成與反對兩派。我呢，也不贊成，也不反對，是個騎牆派，敢在此向你老供獻一點意見。

我覺得一切道德制度，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凡與社會環境合者即善，否則即惡。在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道德，在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自然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亦將自有其道德標準。正如在甲地所認爲善者，在乙地未必爲善，或反爲惡，凡是一切道德，俱須受時間與空間的制限。故如中國，若欲在今日主張此種戀愛，怕未免太早罷，因爲在俄國自有其煩忙生活爲背景，與我國那樣閒暇的封建社會的生活不同。然則中國到底要怎樣的制度纔行呢？則我覺得什麼事一成了制度便不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許多活人，爲什麼要受同一的死的制度的束縛呢。這樣說時，革命的男女青年，因爲獻身於革命，無暇談戀愛而實行此種戀愛，那也是無不可的。然而不革命的，像我這樣的，那自然是不配講此種戀愛的了。伏老，這要像某某姑娘那樣，或許纔配呢。但是實際上，即如某某姑娘的戀愛，亦不過祖母的戀愛而已。

即此祝你老康健！

某女士上。

伏按：九月號「新女性」詳載關於此問題之各項文字，請參閱。

附錄

汪精衛先生最近覆留歐

同志書

留歐通信社

△對於目前裁兵問題之意見

△對於去年引咎之說明

本社於去月念四日曾將汪精衛先生覆林柏生先生討論清釐本黨理論問題及解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發生及其影響一函報告閱者，最近本社復得汪先生覆陳克文先生一函，內容為討論目前之裁兵問題及說明去年八月間漢甯合作之始汪先生個人引咎之原因，關係黨國，頗為重要，想讀者亦急於閱讀，特亟披露之如左。

(一) 陳克文先生致汪精衛先生函

精衛同志：

最近讀先生致中央元電及覆林柏生同志書，私心至為快慰。

元電建議中央：『將各省兵數大加裁汰，移巨額軍餉

為建設用。』竊以為黨國急務，莫過於此。本黨同志，應一致主張，促其實現。蓋目前大患，誠如先生言，『軍事雖獲勝利，建設尚未着手，實為人心離散最大病因。建設之難，則由軍事緊急，財政悉供軍用，無復他顧。』中央苟不能於此時實行裁汰兵額，恐北洋軍閥，雖已倒斃，繼北洋而起之軍閥，又已形成。近如桂系武人，雖冒本黨名義，即其行徑，割據粵桂湘鄂，隲斷軍事政治黨務外交於一手，挾持中央，勾結香港帝國主義，固已儼然北洋軍閥之繼矣。

軍閥形成之重要條件，實基於經濟落後之社會狀況。自海禁既啓，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長驅直入，農業手工業逐漸崩壞，農村失業人口日漸增加，於是出洋，入夥，當兵，遂成為失業農民之三大出路。當兵既出於生活之壓迫，兵制又基於招募（亦無徵兵制之可能），故普通士兵心理，只知擁戴私人以求達其升官發財之慾望，根本不知有所謂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且以交通隔絕之故，全國依自然地理區為若干軍事區域，又便於擁兵自大。此十七年來

新舊軍閥之所以此興彼仆，循環而無有已時。

因此革命黨利用武力以掃滅軍閥，不過爲第一步必不可已之手段。至第二步根本絕滅軍閥禍根，則不得不從事於改變產生軍閥之經濟狀況。今北京已下，全國統一，北洋軍閥已無再興起之可能。然此僅第一步工作之完成耳。爲根本絕滅軍閥根苗計，此時當以裁兵與建設並舉。兵裁則國家財政可移其大部分於建設，同時建設之工作既行，始可移過量之兵於開發實業，修築道路。建設與裁兵並舉，本有所矛盾，革命工作亦惟於矛盾中求解決耳。全國交通漸暢，實業漸興，由武力之表面統一，進而爲物質之實際統一，然後失業農民不至復以當兵爲謀生捷徑，當兵始可成爲國民之天責，懷抱野心之個人亦不復能擁兵割據。至此而後足以完全實現總理「武力化爲民衆之武力」之遺教，而後足以永絕軍閥之禍根。

其次我國領土遼闊，人口衆多，以不能一致團結之故，至爲帝國主義所乘。北美合衆國全國四十八州，人口一萬萬，以一致團結，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竊以爲團結之道，不能以空言激發，其重要條件，除歷史種族政權語言文字等之外，經濟關係尤爲重要。例如普魯士諸邦，從前本各自分立，俾斯麥出，始以關稅關係致各邦於團結也。

美雖有四十八州，人口一萬萬，以全國交通無阻，經濟關係息息相通，牽一髮動全身，以言團結至爲容易。我國情形適與美反，故地方主義，部落思想，宗法觀念，仍深中於全國人民之心理，此實爲不能統一不能團結之大原因。言念及此，建設工作更不容緩。總理建國大綱，規定一省軍事底定之日，卽爲訓政開始時期。今全國軍事已將結束，而訓政尙未開始，宜乎舊軍閥之既倒，新軍閥又繼興，全國民衆且疑本黨主義與政綱爲不可實現之空談也。

覆柏生同志書，關於黨之理論與組織，持論精闢，欽佩無已。關於十五年三月二十事件之經過及其影響，解釋詳盡，亦爲本黨同志所急於閱讀之重要文件。然於此愚尙有不能已於問者，請爲先生贅陳之。

本黨年來種種糾紛，可謂基於兩大原因：（一）爲共產黨徒，（二）爲腐化分子。自去年七月武漢分共後，黨中因對付共產黨所起之糾紛已告一結束，然黨之本身仍處腐化勢力包圍中，故仍不能一致團結。去年十月間所發生之特別委員會問題，長江上下游之戰事問題，十一月十七之廣州事變問題，均可謂黨中腐化勢力與革命勢力分化衝突不可倖免之現象。在此種現象之下，革命勢力之旗幟，應極鮮明明白，向腐化勢力進攻，毫不容有所顧慮遷就。但此時

先生之言論，曾有屢次引咎認錯之詞，不惟見之於談話演講，又見之於文字，此實予革命同志以莫大之疑問者也。

以容共言，容其本爲 先總理所手定。當時共產黨聲言信仰三民主義，服從本黨命令與紀律，本黨對於共產黨徒自可以革命分子看待。自後共產黨徒既漸次違背 總理容共精神，最後且公然叛背革命，陰謀消滅本黨，此時凡忠實於革命忠實於本黨者，只有毅然反共，誠如先生言，「從前堅決維持容共，於今堅決主張反共，前後態度似乎不同，其精神則一，前此篤守 總理遺教而容共，今篤守 總理遺教而反共，因共產黨對國民黨之態度變更，而兄弟對共產黨之態度亦變更。」是則容共與反共，前後縱有不同，其忠實於黨，忠實於革命則一，本無錯誤之可言。

再以分共之遲早言，武漢誠較較甯粵遲。武漢因分共之遲，至釀七月南昌之變。然甯粵分共雖早，黨之紀律已爲之破壞無餘，更因此而養成新興軍閥，滲入更多之腐化勢力，形成反動局面，本黨革命性爲之消失殆盡，黨之生命不絕如縷。所謂功過，其程度正難比較。

且武漢中央委員，如孫譚等，亦與先生同負責任。彼等始終未嘗引咎。再中央委員中如胡漢民先生者，去年雖置身於南京，然方其歸自俄都，固嘗主張本黨加入第三國

際者也，至今亦未嘗半點認錯。先生何以獨不出此，致反革命之言論機關，如香港之工商日報，引爲譏評。不知先生所引以爲錯而自責者，有意對腐化分子遷就乎，真錯乎，假錯乎，抑以漢甯雙方應本責己恕人之道，謀合作之實現，不得已而出此乎？凡此不獨愚個人所深滋疑慮，恐黨中同志未明真相而生誤會者更多也。謹率陳胸臆，苟先生能以暇隙賜以解答，釋其疑慮，所至盼也。順致黨的敬禮。

陳克文，十七年六月八日。

(二) 汪精衛先生覆書

克文同志：

六月八日的來書已經收到。國民革命兩個口號，第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個是倒打軍閥。就最近日本在山東的橫暴舉動看來，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豈但沒有打倒，並且有繼續增高的形勢。所以第一個口號，算是完全沒有做到。至於第二個口號呢，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以次打倒，似乎可以說已經做到了，但是裁兵計劃如不能實現，則舊軍閥既滅，新軍閥代興，只可說是軍閥之新陳代謝，不能說是打倒軍閥。如此，則國民革命距離成功還是很遠，國民革命時代所損失的生命，所有一切精神上物質

上的毀壞，都沒有代價，而中國終於沒有出路了。

說到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固然不能容許那班腐化分子借着反共的旗幟，祇做媚外的勾當。他們不惜將無數罷工失業的勞苦民衆的血汗，來做他們和帝國主義抱腰握手時候着墊腳的花氈。哼，說到這裏，我的熱血，直湧上來，暫且不說下去。我們同時也不能容許那班共產黨徒，借着國民革命第一個口號，來企圖實現他們第三國際的計劃。我從前在武漢政治分會演說裏，曾經說過一段如下：

『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與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精神面目完全不同。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理由在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裏，說得最爲詳盡。民族主義之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第二步在求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之解放。帝國主義是中國自由平等的對頭，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對頭，所以要反對他。而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是爲第三國際着想，不是爲中國着想。他的心目中視第三國際爲作戰的大本營，視中國爲作戰的一支隊，如果於全盤戰局有利，雖犧牲一支隊而不惜。所以如果於第三國際有利，則犧牲中國以爲第二次國際戰爭之導火線亦所不惜。此與本黨民族主義之目的步驟，大是相反的。至

於反對帝國主義之方法，本黨主張用文化軍事政治經濟種種力量，以對於帝國主義爲積極之抵抗，而最低限度則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斷絕中國自由平等之鎖鍊，與共產黨之濫用排外手段更大是相反。』

照這樣說，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根本計劃還是要將國力充實起來。而要充實國力，還是要將擴充私人勢力以削弱國力的軍閥掃除乾淨。所以打倒軍閥，可以說是打倒帝國主義之先決問題。來信明白指出『軍閥形成之重要條件實基於經濟落後之社會狀況』，並明白指出『根本絕滅軍閥禍根在從事於改變產生軍閥之經濟狀況』，而歸着於『裁兵與建設並舉』，這實是至當不易之論。向來說裁兵的人，都僅僅注意於軍事政治方面，絕少注意於經濟方面，先生這番議論，實在啓發不少。

如今我所要提出討論的，是怎樣才能實現『裁兵與建設並舉』的主張呢。不能裁兵，便不能建設，欲要建設，必先裁兵，所以又可以歸着一句道，怎樣才能實現『裁兵』的主張呢？這一個問題是國民革命能否成功的問題，是北伐有沒有意義的問題，是國民革命的時代的犧牲有沒有代價的問題。我以爲今日無論同志非同志，凡是中國人，都應該集中精力於這問題以求解決的。

怎樣纔能實現裁兵的主張呢？盼望軍閥自動的裁兵麼？一班人都以為這種與虎謀皮的見解，只能令人發笑，我却以為不然。凡是軍閥，沒有不高唱裁兵的。第一好借裁兵的高調，來掩飾他們軍閥的面目。第二好借裁兵的題目，來裁他人的兵以擴自己的兵。這正是宋太祖所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所以我聞得軍閥高唱裁兵，不但不能發笑，而且只能發抖。及至聽得吳稚暉說什麼『相安一時』的論調，我更不能不由發抖而作嘔了。哼，軍閥也能夠相安一時麼？不用別的，只就裁他人的兵以擴自己的兵一項來說，已夠他門自相殘殺了。

然則不能不望之於中央了。由中央來計劃裁兵，議決裁兵，實行裁兵，這實是最名正言順的。只是我無意中看見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報紙所載的一段新聞，令我發抖之後重新發抖，今錄出如下：

『李宗仁白崇禧程潛，近以率部北伐，所需軍費甚為浩大，湘鄂兩省財力恐有未逮，特拍電來粵，請第八路總指揮部及廣州政治分會籌撥軍費，當經政治分會議決按月撥解數百萬元，茲特錄其往來電文以見各省將領對於北伐已取同一步驟也。』

李等致廣州政治分會電：「廣州政治分會諸公鑒。

某密，慨自唐逆叛國，竊據兩湖，政府忍痛，出師撻伐，數月以來，底定上游，肅清湘鄂，使我革命後方，於以鞏固，兩湖民困，因獲稍蘇。刻下西征任務，雖已告竣，北伐事業，急待完成。宗仁等忝率師徒，念黨國締造之艱，悲民衆嗚望之切，敬當整率各軍，轉旆北伐，使革命早告完成，黨國克臻統一。業已通電奉聞，并令所部各軍，尅日集中京漢路線，準備前進。第值大舉出師，長途趨戰，所有裝械精餉之需，在在皆須巨款。兩湖當軍事之後，民衆流離，干戈滿地，司農告困，元氣大傷，財政之艱，達於極點。軍隊雲集，將士飢啼，此真宗仁等所日夜徬徨而莫知所措者也。查昔年北伐，各軍夙仰粵省接濟，故能底定長江，所向皆捷。今茲出師孔急，軍費無着，除向湘鄂設法外，惟有仍請諸公在北伐期內，按月在粵中籌助北伐經費某某萬元，俾宗仁等不為給養所限，得專心應戰。敬乞粵中同志，再忍一時之痛苦，為遠大之圖，則底定幽燕，奠安黨國，國人欽佩，當為宗仁等私衷慶幸者也。謹電籌商，祈即賜覆，無任翹企。李宗仁，白崇禧，程潛，同叩。」

廣州政治分會覆李等電：「漢口探送李總指揮德鄰，

程總指揮頌雲，白總指揮健生勛鑒。刻奉來電，備見公忠體國，語重心長，既奠定於兩湖，復督師以北伐，豐功碩畫，贊佩莫銘。所囑按月籌助北伐軍費一節，已分飭第八路總指揮部及財政廳會同辦理。謹允電覆，即希察照。廣州政治分會。」

哦！原來他們不但自己增兵，並且自己籌餉。他們眼睛裏沒有中央黨部，沒有國民政府。他們對於軍餉問題，他們只知向第八路總指揮部廣州政治分會商量。他們並不知有軍事委員會，並不知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不知有財政部，而第八路總指揮部及廣州政治分會，也就這樣老實不客氣的一辦。哼，如此這般，我們却還將裁兵望之中央，叫中央怎樣的有以慰我們之望。

這段新聞讀了不久，却又在巴黎報紙上看見一段他們自相殘殺的電報了。這便是前幾個月高唱『相安一時』的吳稚暉所淫洗味嘆，說什麼『豐功偉業，百世之下猶令人思慕不置』的啊！先生，你叫我還是發抖呢，還是作嘔？

然而無論怎樣，裁兵的主張，總是要實現的。實現裁兵的主張，總是不能不望之中央的。我們只有竭力的擁護中央，俾中央能行使職權，不受任何軍閥的掣肘。同時我們還應做種種準備，種種計劃，以補助中央實現裁兵的主

張。我們只舉一個例來說，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求一般兵士明白大義，不做任何私人的工具，誠如來書所說，是不容易的。然而一般中下級軍官呢，他們難道絕對的只知道爲上官所用，或取上官而代之，不接受黨的指導，不顧名思義，爲什麼去做革命軍人的麼？只這一端，便是軍閥的致命傷。所以眼前現象，雖有舊軍閥既滅，新軍閥代興的趨勢，但是這般新軍閥的崩潰就在目前，他們的崩潰比舊軍閥還快。

以上是答覆來書第一部分的說話。

來書第二部分，對於我去年秋間在甯漢合作之始，引咎自責的說話和文字，加以責難。我十分相信，這種責難不只先生個人爲然，有許多同志都和先生同一見解的。先生曾在黨裏担任過重要的工作，所知既深，所感自然更切，所以先生的責難也較其他同志爲更嚴厲。如今且讓我說明如左。

甯漢合作之始，最要緊的是有一個在法理上及在實際上能統一全黨的中央黨部。這不但是四月十二日以後南京所設的黨部所不能勝任，便是武漢的中央黨部，在法理上雖沒有問題，而在實際上也不能不說是有許多窒礙。所以這一個在法理上及在實際上能統一全黨的中央黨部，除了

由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生產出來，實無他法。這實是甯漢合作第一個緊要關頭。這理由於我們在八月十日發給南京同志的蒸電已經說明。南京同志在八月八日發給我們的齊電，其中有道，「弟輩鹵莽從事，過舉極多。」我們的蒸電，其中有道，「弟等對於共賊，防制過遲，至深內疚。」這番說話的精神，完全是來書所說，「漢甯雙方，應本責己恕人之道，謀合作之實現。」假使當時雙方能保持這種精神，則第四次中央全會，至遲在九月間總可開成，何至生出以後之無窮紛擾。我到南京上海的時候，一切引咎自責的說話和文字，都是根據於蒸電的。老實的說出來，便是「我們的防共過遲，誠然錯了，你們的鹵莽從事，也是錯的。爲今之計，惟有同心合力，俾第四次中央全會早些開成，產生出一個在法理上及在實際上能統一全黨的中央黨部，以領導同志完成國民革命。至於從前的錯誤，祇有聽候中央的處分罷。」誰如我們只管如此說，而西山會議派的預定計劃，不但要推翻第四次中央全會，還要推翻第二次代表大會。西山會議派呢，不必說了。還有許多準西山會議派，他們明明是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選舉出來的中央執監委員，而他們却偏要聯絡西山會議派，以實現西山會議派的預定計劃。於是第四次中央全會便停滯了，特別委員

會便發生了。如此說來，我們所說「弟等對於共賊，防制過遲，至深內疚，」是誠意的。而他們所說「弟輩鹵莽從事，過舉極多，」是不誠意的。這樣，我們所有的只是錯誤，而他們所有的却是罪惡。（於此有須說明的，南京齊電列名諸人，如蔣同志，當時已辭職，不在上海。何應欽同志，當時抱病沒有參加談話會。我所說的他們，沒有這兩同志在內。）

他們有了這樣罪惡還不算，他們還要利用我們的引咎自責來做他們的宣傳材料，好像漢甯分裂，都是漢方同志的錯誤，而他們絕對的沒有錯誤。這種做法，所謂於一重罪惡之上，更積一重罪惡。我們只有覺得他們無恥，替他們難過，先生你何必生氣呢。

來書又說，「武漢中央委員如孫譚等，始終未嘗引咎。」我以為孫譚兩位，在蒸電裏都已署名，不能說是沒有引咎。來書又說，「胡漢民先生去年雖置身於南京，然方其歸自俄都，固嘗提議本黨加入第三國際，至今未嘗半點認錯，先生何以獨不出此！」這個我不是胡先生，我只知道從前我是篤守總理容共政策的，我在廣州和在武漢的言論，始終未有逾越過容共的範圍，這是先生及一般同志所可檢查的，後來我覺得對於共賊防制過遲，致釀成南昌之

變，即此一端我已應該引咎。即使我從前並沒有如胡先生所提議將本黨加入第三國際，我的引咎，已是應該的，我只能盡其在我，別人怎樣，我只要可以不管了。

先生站在黨的立場上，個人是不成問題的，許多忠實同志已經被他們加上匪共產共產工具等等名目，連生命也送掉了。此等忠實同志，爲黨而生，爲黨而死，他們何足以損其毫末。生死且不計，何況毀譽。我們撇開個人，專就黨的立場來批評容共政策之是否錯誤。

聯俄與容共是一起的。俄是中國共產黨的大本營。中國共產黨是俄的出張所。幾乎可以說俄即是共，共即是俄。所以聯俄則必容共，分共則必致於與俄絕交。本黨裏頭有些同志，以爲聯俄不必容共，分共仍可聯俄，都是觀察的錯誤。聯俄容共政策之不能不拋棄，在今日已成問題。然則當初之聯俄容共，豈非絕大的失策麼？我們已經推論過多少次了。我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說『武漢分共之經過』，會比較的推論得詳細。自從中華民國呱呱墮地以來，便被帝國主義者握住了咽喉，而軍閥又成了腹心之患。到十二年冬間，可以說瀕於絕境了。軍閥不特盤據了中國之大部，連廣東一省東西北江及南路也被反革命者與軍閥息息呼應。而廣州一隅，也成爲軍閥的根據

地，所不同的祇是戴着一個國民革命的頭銜。帝國主義者不但在中國隨時隨地可以找着傀儡，便在廣州也可利用商團，還可以不時利用砲艦政策，來威逼革命政府。在這時候，總理正盡心竭力的和帝國主義與軍閥作殊死戰，聽見有願意來幫助反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當然容納。我在去年十月間曾和一個同志的論文做一篇序，大意是說從前醫家，什麼叫做良藥，什麼叫做毒藥，界限極爲明白，近來醫家纔知道良藥毒藥都不是絕對的，如果對症，毒藥也是良藥，如果不對症，良藥也是毒藥，例如砒霜，明明是毒藥，然以之注射瘧疾，卻是良藥，不過注射的時候，第一要注意分量，例如分量過多，不但不能醫病，反足致病人於死，第二要注意病狀，例如這一個病已好了，還注射不已，反惹出別的病來。我拿這個注射毒藥來做聯俄容共的譬喻，自信最爲恰當，絕不能因聯俄容共之有害而非議到當日總理決定聯俄容共之苦心，只能非議到總理逝世後我們不能十分注意於分量與病狀，以致注射不得其宜。這便是我對於聯俄容共政策之批評。

如今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好像停止毒藥注射，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必須打倒，國民革命之必須進行，絕不因聯俄容共政策之拋棄而受影響，好像停止毒藥注射之後，病仍

然要治的，健康仍然要恢復的。而且當日總理改組本黨，最大用意在於宣傳，訓練，組織，紀律，使本黨成爲堅固嚴整的團體。這是根本方策，聯俄容共特其枝節，好像毒藥注射，只不過是一種方法，關於根本治療，不是專靠這毒藥注射的。

只是如今一般腐化分子，他不但反對聯俄容共，他並反對改組，反對一切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工作，好像不但反對毒藥注射，並且反對治療，甚而至於竟不承認有病。

所以他們藉反對聯俄容共爲口實，其所取步驟，第一步是反對第四次中央全會，第二步是反對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三步是反對第一次代表大會，總而言之，他們的步驟完全和民國二年時一樣。民國二年時，一種風氣，凡是國民黨所做的都是不好的，凡是前清末造所做的都是好的，事事物物，都要恢復到前清末造一般無異。如今凡是改組以後的都是不好的，凡是改組以前的都是好的，事事物物都要恢復到改組以前一般無異。

試看看吳稚暉的最近言論，竟說『三月二十以前的國民黨，黨紀是靠了鮑羅廷。』總而言之，你如說出一句黨紀，他就說這是『聯俄容共的勾當』，是『共產工具』。一

定要將黨紀推倒，方纔罷休。這是他們一個推翻改組精神的共同心理的代表罷了。

他們爲什麼要如此呢？第一他們根本不承認要打倒帝國主義。這是他們反對改組的第一個理由。如今已經大做起來，見之言論，見之於行事了。只看他們的機關報，如『再造』等等，和他們在廣州所幹的事，便可明白他們的思想，和段祺瑞所謂『外崇國信』是一樣的。第二他們根本不承認要打倒軍閥。這是他們反對改組的第二個理由。我們知道了有十三年春間本黨的改組，纔有所謂黨軍。黨軍之於黨，如子之於母，關係是何等密切。他們却做出『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的口號，使軍人輕視黨，以黨爲弁髦。他們更努力於不斷的製造軍閥，做出『相安一時』的口號，使各處擁兵割地的軍閥，勢成坐大，以致弄出代北洋軍閥而興的現象。

哦？他們原來是這樣的。我們想以誠意去感化他，實在是毫無希望。我們惟有積累零碎的痛苦經驗，拿出十二分的勇氣去掃蕩他們。來書所慮『對他們遷就』，是斷斷沒有的事。我們寧在共產惡化與腐化兩種勢力的夾攻中奮鬥而死，決不妥協以求生。自從號稱清黨以來，無數忠實同志，被人加上『進共產』，『共產工具』等等惡名，不明

不白的死在夾攻的戰線，裏頭已不知多少，我們決不肯使死者的血白流了出來。我們定要在這夾攻的形勢中，爲國民革命殺出一條生路。我們惟有努力。專此敬覆，并致黨的敬禮。

汪兆銘啓。六月十六日。

里昂中法大學學生之罪言

里大學生會

里昂中法大學的成立，到現在差不多七年了。起先經過創造的艱難，以後經過經費的挫折。幸虧創辦人李石曾，吳稚暉，蔡子民幾位先生的壁畫，與法國政治界教育界人士的護持，才得有供人譏評或者贊許的今日。在不知道里昂中法大學的歷史的人看來，以爲一座巍巍的故壘，修飾得整整齊齊，一羣莘莘的學子，不間斷的追逐他們自己的勝業，真算得在留法學界中享有特權的階級，因之也就發生許多意外的批判，其實這七年中也不知道有多少艱難險阻呢？

中國向來留學外國的學生，有里昂中法大學同樣組織的，以我們所知，恐怕簡直就沒有。大半是在各有多數公費留學生的國家，由政府派一個留學監督，在名義上是管理學生的學業，實際上僅爲公費的經理者；而學生則分處

各處，不相爲謀，至於學業的切磋，社團的組織，大半都基於各個人的志願。具備學校嚴格爲學業上的管理，學生有共同的生活者，或者里昂中法大學是留學界的創例。然而正惟其是一個創舉，許多人的視線，便容易集注，而責善的言詞也容易發生。綜計七年中，中外人士之以文字述及里昂中法大學的，大概不下二十篇。稱美的也有，責難的也有，我們「拜嘉」的意思無論對於任何一種的，都不敢輕於忘却。因爲一種新的事象之發生，假使社會只顯得對他的冷落，決不是這個事象的好處。而贊許或者反對，正足以見人們企望的切與對於他興味之深。我們略加分析，稱美的大半是中外學者，名人，責難的大半是游歐的官吏與道聽塗說的學子。前者的著例我們可以舉曾遊過中國的數學家現在法國陸軍總長班樂衛演說詞，同比國教育總長德司台(Delthe)去年所作的文字；後者的著例我國可以舉某君的歐洲游記，與新女性雜誌某女士的通信。關於稱美我們的，我們無徵引的必要，也不是我們要作這篇「罪言」的目的，而在另一面，對於責難的言詞，正是我們所想说幾句話的。

我們在上而只舉出關於責難的兩個例，其實在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之間，旅歐的小出版物中也時見多多少少的

批評文字。綜括起來，大要不外兩大端：（一）里昂中法大學是名人創辦的，是貴族學校，（二）是此間同學之所成就不能如批評者之所期，既作學者，又當英雄，同時還兼任苦行的僧侶。對於善意拳拳的批評，我們敬謹承受，至於惡意的批評，我們也以「賢者」自期，人家既「責備賢者」，我們且力求「自訟」，可是惡意太甚，肆口謾罵，無根不實的話則實在使我們太難安於緘默了。

里昂中法大學所以受謗的由來，我們於自訟之餘，細加省察，實在發現了兩樁罪過，而這兩樁罪過，便是一切誹謗之所由起。第一是我們不該有較安定的求學機會，其次是我們不該太不會自己標榜。現在我們且逐一看看我們罪過的內涵究竟怎樣：

（一）是的，里昂中法大學是名人創辦的，吳，李，蔡幾位先生要辦學校我們恰好來住這個學校，以這個因緣便值得人家誹謗麼？而且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向來不會如某一個有惡意的作者所說的樣「捧名人」，「作幌子」，倘使會那樣，也不成其為誠樸無華的中法大學了。這只怪我們時乖運蹇碰到名人所辦的學校來，正如許多運氣好的人一樣，能夠到非名人所辦的學校裏去，不至被人攻擊了。然而這要算我們的罪過。

其次，我們且說一說本校的歷史。在里昂中法大學創立之頃，正是中國直皖奉直諸大禍國元勳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有些無力而極想升學到外國的幾乎沒有辦法。吳稚暉先生「海外大學末議」一文發表後，當時廣州政府極力贊助，李石曾先生一九二〇年法國之行便接洽妥了里昂的教育當局。這樣，里昂中法大學才算產生了。當時的意思不外以少量的金錢，多造成幾個有學識的份子。各處招攷所得便成功一九二一年一百餘人的西渡，以後直到現在，時常招攷已留法之有成績者，補已歸者的位置，還加北京中法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的派送，完成百餘人的名額。當時的經費，不過每年五六十萬法幣，而時常遭遇國內的政變，短欠的時間，有時竟延長到兩三年。以這麼一點金錢過法國昂貴的生活，如何能貴族法！不過正當初辦的時候，恰是留法勤工儉學同學大吃緊的時候，加以他們里大運動失敗，兩相比較，自然是此善於彼。有書可讀，有實驗室可進自然是較為安定了。不意貴族學校，貴族學生的名詞竟一直存留到現在。

以上是一段小歷史，現在我們且問問：倘使我們承認中國須要專門的人才，而這種人才又不是中國的學術的環境可以產生的，我們便不能否認留學的重要。倘若承認留

而當學，我們便不能否認應該給與學的人一種可以學的完全的際遇。倘使這一串連環問題全部被推翻了，我們便無話可說，倘使不然，而又認坐三等艙與特別三等艙（意即四等艙）來法，以月費五六百方讀書為貴族生活，那我們這種罪過自然應當居之不疑了。

（二）一個學校的名譽的好壞，大抵不外辦理得人不得人，教授出衆不出衆，與學生成就之是否爲人所知。關於第一項，辦理的人先前已經說過了，似乎不致有人疑惑他們不適於辦理教育，第二項，則里昂大學區也得算法國的一個名區，而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除初來二三年在本校補習法文外，大家都在大學區各專門及各大學上課的。似乎第二項也不是受謗的一個因子。第三項是否成就爲人所知，這可就發生問題了。遠在外國，只外國的報紙雜誌有所述說，須要能懂法國文字的，才可以知道。初來的或者在國內的可就不容易知道！這個，就商業的辦法看來，急於功名的人看來，未始沒有辦法，便是，能自己標榜，會登廣告，然而這個都是里昂中法大學所缺乏的精神，而恰好相反，向來所有的僅止是誠樸無華的風氣，所以這個我們也得承認是我們的罪過。

爲得使我們的罪過更昭示得清楚起見，我們似乎得一

破誠樸無華的戒來說一說。我們且先分開幾方面看：（甲）學業方面，（乙）思想方面，（丙）生活方面。

（甲）統計前後求學此間的約共二百人，倒沒有如旁處的前例樣，留而不學的，校中名冊俱在，可以覆按。學科的分配，學純粹科學及應用科學的佔大半，文法，藝術各科佔小半。各科的博士論文已成的約有三十部，截至現在止將成的也有此數，其餘祇預備碩士及各專門學校不須論文的自然不算在內。論文大概都經過三四年的研究才寫完的。研究的內涵在專門學者大概可以懂得，然而上面所說的「執筆之士」大半是門外漢，便對他們說也是等於廢話。因爲已成的，我們隨意舉出如理科論文之雙枝整函數之反函數（Les fonctions algebroides entieres a deux branches）獸類組織的糖中磷質的功用（Le role de phosphore dans le metabolisme du sucre des tissus animaux）等等，文科中之「埃及楔形文字與中國文字之比較」，「數理邏輯」等等，法科中之「埃及國際的地位」，「移民之國際的處理」等等。將成的如「化學上複合物之研究」（La recherche sur le complexe chimique）「武亞贏武替代氫炭化合物學之研究」（recherche sur les pydrocarbure diacet ymenique）「地中海後腿類動物之研究」，「有所爲而爲論

或利害問題之心理學的研究」其煩雜之度，對於喜歡作小雜文或通信一路的作者足以使得他們感覺得頭痛。其他專門學校中拉計算尺，製機械圖，搬藥品瓶子，更非顯而易見的東西。在藝術學校方面得建築，音樂，雕刻繪畫的獎章的，在里昂學生界中此間學生還勉強可以首屈一指。然而有惡意的作者偏要「視而不見」，或者竟是毫無所見。上面我們不得已而唱的内台叫好的戲，戲詞並沒有預備此時給中國人看的，這就是說論文存之於法國各大學或各大書舖——索性替書店登一個廣告吧，要買本校各種論文的，在巴黎者可向 Librairie Orientale, Paul Geuthner 接洽，在里昂可向 Bosc et Rey 書店接洽——各作物如藝術品及其他等等存之於各展覽會，載之於專門雜誌及各報章上。要了解這些作品，決不是文字不通，知識太淺的人所能從事的。至於同學中之有實際成績，而指得出來的成績却較少者並不是沒有，然而科別有殊異，年限有長短，致力有專分，我們要知道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可是因之我們想到了在這一次所有的罪過，便是不曾費去一些寶貴的光陰，將這些玩意譯成中文，如時下一般人的辦法，不管人家懂得不懂得，只要人家知道名字就好了，強硬硬擁送給中國一般的讀者。

(乙)談到思想方面，此地的人多少有一點自由，或者正是受了法國文化的好影響，然而我們省察以後，覺得這

個或者又是我們的罪過，因為此地的人的思想不一定個個都同於流行思想，雖在政治思想方面，不至於反動，精神生活方面，不至太溢出時代精神的範圍，可是人云亦云，胡喊胡叫的倒是少見的現象。法國高等師範學院院長郎松 (Anson) 曾經稱贊過高等師範學院的學生，說是他們以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辯論，造成主持法國文化中心的學府。我們決不敢以此來相比附，而我們的校長如吳，李，及花狐 (Fave) 幾位先生也不是喜歡向內台叫好的人，然而一定要一二百受高深教育的人的思想籠於一個模型之下，發這種言論的人，不是專橫便是淺見。

由思想以見之於行動也并不是沒有一種公共的趨向，尤其是對外解釋，或者宣傳方面。中國藝術品展覽會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國慶日，博得了里昂知識界的好評，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後援會，一九二六年廢除中比條約後援會北伐後援會，今年反對日本出兵山東委員會以及每年國慶日，每次慘案後所發出的小冊子，宣言，演說稿等等，如果照數計算起來，或者可以堆得滿一間小房子。在講學方面呢，旅歐中國生物學會，中華化學社，新中國農學會，經濟學研究會等等，都是以里昂中法大學為中心組織成功的，法國的學者們也視為後起之秀，與國際學術團體有關的事業，我們也無妨數出幾件較大的：如一九二三年世界語國際大會，中國出席者為本校學生，一九二五年倫敦舉行的國際天文學會代表中國者為本校學生，

一九二七年巴黎斐德洛百年紀念國際大會，本校學生也參加了。本年捷克京城國際生物學會，中國方面出席者也是本校學生，至於與法國學術團體接洽的事，更指不勝屈，恕不煩舉了。此外如一九二五年與里昂大學之法俄學生合組的演講會，一九二七年的五方會，本校國民黨的每週演說會等等，創說立論的奇勛，此時還不敢自負，然而又何敢自慢，敢說不是將來新學說新理論的「大駱椎輪」呢！

可是這仍舊是甲項一樣的毛病，不會讓有惡意的作者知道，或者是有惡意的作者竟不想知道，便率然命筆。然而我們也得承認是同上頂一樣的罪過。

(丙)我們生在近代的人，在歐洲以戲劇跳舞為正式娛樂的國家，一定要每人都囚首喪面，過苦行教士的生活，未免太同時代開玩笑。精神上固然要臥薪嘗膽，實際生活上不一定每人都做成斯托噶派的面容，這大概是大家可以承認的。可是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而跳「却能斯登」(Orales)舞的究竟佔少數中之少數，而這少數中之少數也只是課餘業後偶一為之，試問這同一點鐘的游泳，一下午的看電影有什麼區別，其次，法國人的人種成見不深，與法國人交際自然較易，而男女間由交際到結婚，我們有什麼權利去禁止？難道應該主張他們過一輩子的獨身生活。要是不然，又有什麼權利禁止青年人談情愛？至於某一個惡意的作者所說的「想女人」的話，我們不禁連肚子都笑痛了，試問如果有人在那裏想女子，如何會讓你不知道？這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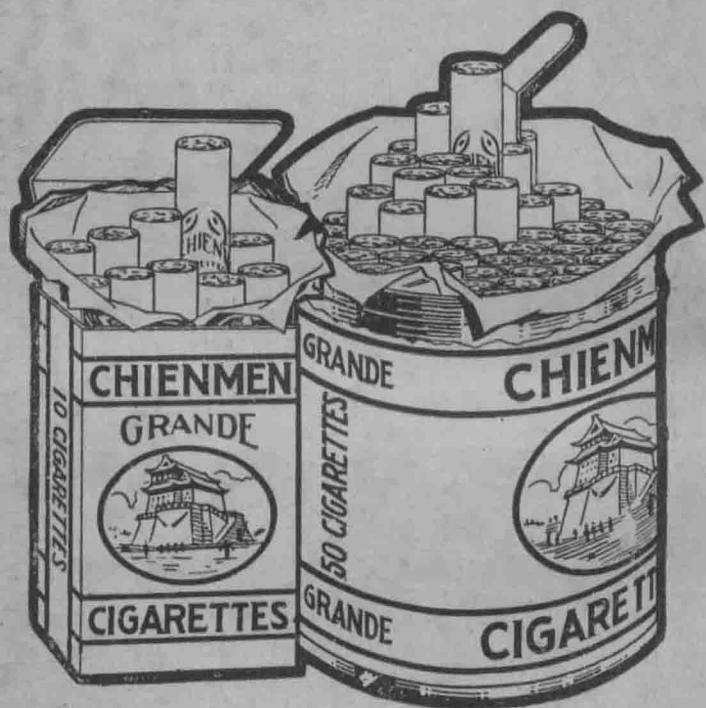
同他全篇文字一樣糊塗得可笑？不知他有何法術能預知人家心中思想，而且也不知道他何從知道「大家」都想！說到是非謠言的話，中法大學的學生實在要謹敬謝不敏，沒有如作者樣「聽見風就是雨」，以耳代目的胡說，亂與人以誹謗，而且他與一二人的說話，或者出於誤傳，或者出於誤聽，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造謠言」一罪加到百餘人的里昂中法大學學生身上，豈非極天下之怪事！然而這些可只算是我們的罪過，因為我們太少了餘閑，不能每人將自己的私人生活誇張一下，浪漫一下的常寫一兩篇自傳送到中國的報紙或者雜誌。

總計上面所說，我們的罪過大概盡於此了，而本校女同學的罪過則除既作女貴族外，又不能同時作女學者，女英雄，女苦行教士外，就某一位惡意的女作者的意見說，便是有一兩位的年歲少長了一點——便是他所說的「老小姐」，也算是罪過。

我們現在將我們受謗的原因，盡我們力所能及的搜集，宣示大眾，貢之於社會，賢明的讀者教育界的人士如何的思量則不是本文範圍以內的事了。至於惡意的作者們是以何種動機，什麼原故要拚命向里昂中法大學下總攻擊令，我們也不願妄為揣測，我們只原諒，或者是他們無知，或者是他們的輕信，或者是他們太憑個人的情感，或者是他們太不會觀察，或者是他們之有時之太顯出精神凌亂的狀態，或者是他們身心太不健全而已。

大前門

烟香等高之名盛負素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啟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為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為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為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助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本會辦事各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為幸。

五
卷

四
卷
五
期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五期(即32期)目錄

日本民政黨倒閣運動又高漲

革命與佔有衝動

告知識階級的朋友們

母性的偉大

聾子外婆

蘋果樹

殉情

自己的苦酒

大題小做

同情的吝惜

一個巴黎的模特兒

佳話

駱駝尿

諧和不諧和

統一思想如統一面貌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法國莫巴桑著

從予

展模

朱文叔

陳醉雲

季叔

汪調然

曾仲鳴

品清

九芝

米佳

米佳

春佳

九芝

芝

——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會定十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繪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三十二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封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 本代處
- 開明書店 (兼代定)
 - 泰東圖書局
 - 亞東圖書局
 - 春野書店
 - 協和圖書公司
 - 夏友圖書印刷公司
 - 金風書店
 - 愛文書局
- 埠派處
- 光華書局
 - 南華書店
 - 現代書局
 - 愛文書局

日本民政黨倒閣運動又高漲

(東京通信)

從予

近頃以來，民政黨以內部之糾紛，勢頗不振，既有床次竹二郎之脫黨另組新黨俱樂部，又有樋口秀雄，田中善立，小寺謙吉之被除名自成憲政一新會，當五十五議會時，計政友會議員二百二十名，民政黨二百十四名，彼此勢力，正堪匹敵，然自經此變，兩黨人數，相差遂至三十以上。民政黨爲挽回頹勢，自不得不捨去向日之消極態度，以鎮定黨之動搖，而重振其在野黨之陣營，爰於九月十日開幹部會議於東京，決定於十九日開關西大會於大阪，三十日開北陸大會於新潟，以後更開東北，近畿，東海，關東及四國各地方大會，以對華外交爲中心，積極的作倒閣運動。查民政黨於對華外交，向不過用以辯護其過去政策，而總裁濱口雄幸，我們亦久不聞其攻擊之聲。自十九日大阪關西大會，濱口總裁振其長廣舌，列舉三點攻擊現內閣措置之失當：(一)是關於滿洲方面勸告張學良與國民政府中止妥協之非，(二)是關於修約問題，現內閣之只知規避交涉，(三)是山東出兵之非，而自濟南事件發生，時經五月，現內閣只知等待局面之自然展開，不謀進步解決。同時，與此稍前的，前外相幣原喜重郎亦在大阪有露骨的演說，攻擊田中外交之失策。永井柳太郎爲民政黨健者，曾於九月中旬之東京朝日發表『幣原外交果不當乎？』竭力爲幣原外交張目，以非難現內閣。茲篇『田中外相是乎，抑余非乎？』載十月『祖國』創刊號，於田中外相之對華外交攻擊尤烈，故敢譯以獻於國人，藉知田中之武力外交與幣原之和乎外交爲如何，質言之，蓋一邱之貉，俱不外對華侵略主義也。

——於東京，九月二十一日。

田中外相是乎，抑余非乎？

永井柳太郎

(一)

自田中內閣之成立，亦既一年有餘，其間，外交上事件之最顯著者，則有(一)日內瓦之海軍制限會議，(二)與德國締結新約，(三)與俄國改訂漁業協約，(四)與阿富汗締結修交條約，(五)通告參加非戰條約，(六)滿蒙交涉，(七)前後三次之山東出兵，(八)對於張學良之勸告等。

日內瓦海軍制限會議之外交，其全權之選任，及其與全權之訓令，都一仍前內閣(譯者按即若槻內閣，幣原實爲其外相)的決定，非現內閣自有之外交，可不必論。至德俄阿富汗等國之締約，則在前內閣時，其重要部分亦既交涉終結，現內閣惟繼其遺規署名調印而已。若夫參加非戰條約，則此不過一種國際的交好，實際上於現在國際關係，初不含重大變化的意味。質言之，現內閣在過去一年餘中可以說是獨自的外交者，實惟對華外交，即滿蒙交涉，與前後三次之山東出兵及對張學良之勸告，便是田中外交之全部。所以我們只須由論述這等事件而明白其是非，則田中外交的真價自亦不難知了。

(二)

然則田中內閣之外交方針果何在呢，則我們殊不明瞭。不，田中內閣究竟有無外交方針，我們實禁不住要懷疑呢。去年五月臨時議會，田中外相對於我們的質疑，曾答說：

「一般人的誤解以爲我動輒喜歡出兵，實則我是始終以出兵爲應出以慎重之事。」

但是其後不到三星期，却並無何等正當理由，突然出兵山東，竟不惜自毀其所言。田中外相在議會中曾屢言現內閣決不偏袒中國之一黨一派與以援助，但現在却勸告張學良不可與國民政府妥協，並謂若能容納我的勸告，則日本當不惜各種的援助。現內閣於本年五月十八日對於中國南北兩軍之領袖曾聲明云：

「滿洲治安之維持，爲帝國所最重視，苟有足以擾亂該地治安或引起擾亂之事件，帝國政府俱當極力阻止；因此，戰事若進至京津地方，禍亂將及於滿洲之時，帝國政府爲維持滿洲治安，自不得不取適當且有効的措施。」

雖然是表示着日本當以實力，維持滿洲全土的治安的決心，但是忽然却命令滿蒙內地的日本人，即速引退至滿鐵沿線，拋棄現地保護主義，將守備方針改爲限於滿鐵沿線。

本年四五月之交，濟南地方，中國南北兩軍發生衝突，然而現內閣對於該地日僑却反對引退，力主有在現地保護僑民生命財產之必要。因爲發見了我們守備軍的兵力不十分充足，於是劃定以濟南商埠地內爲警備區域，急命僑民引退至區域以內，置遺留在區域外者於不顧，結果無異放棄遺留之人於敵前，致有多數被殺及被掠奪之事。

田中內閣這樣的對華外交，支離滅裂，其閣初無一定之主義方針，只於事到臨頭，臨時設法，以求彌縫於一時。現內閣關於對華外交，爲謀國論之統一，曾設立相當機關，夫以內閣自身之外交方針尙不能統一之人，而唱國論之統一，這是何等的矛盾！

(三)

在現內閣之對華外交中，若強欲求其始終一貫之一事便是對於中國南北兩軍之思想的背景完全沒有理解。田中外相對於中國的見識，時代錯誤果是怎樣，則看去年五月十五日東京各報所發表的田中外相自己之對華外交談，實

最明白。田中外相比較前內閣與現內閣之對華政策云：

『憲政會內閣之對華外交，由加藤伯以來，輒以國爲相手。但我們則以人爲相手，以最有力量之人爲相手。我們是只以個人爲相手，因爲主人不論怎麼好，都不行。』

這便是田中外交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所在。蓋既以家爲相手，自不得不以其主人爲相手，然中國的主人是誰呢？中國國民全體實爲其主人。個人不論怎樣有力，若蔑視中國國民生活而引起其反感，或與外國相結託而蒙賣國奴的嫌疑，則到底不能安於其位，歷來許多實例，都可以爲證明。卽如現頃之段祺瑞，其閱歷勢力，雖爲中國一等之偉大人物，但是一經反對黨的宣傳，說段祺瑞的背後有我寺內大將，直接並間接的援助其武力統一，中國國民之反感便普及全國，段祺瑞及其所統率的安福系政治家，因爲櫻民衆之怒，遂被推倒，而我以段祺瑞爲相手所借與之西原借款，於是直至今日，本利都一錢也沒有償還。當時承應西原借款之朝鮮，台灣，興業三銀行，因爲不能彌補損失，不是嘗請政府代爲擔任麼？

以一人爲相手，縱令其能夠結成親密的關係，然人之生命，且夕莫測，或者今天晚上死了不可知，或者明天被

人暗殺亦說不定。故欲以這樣今日明日不可預測之人爲相手，來樹立國家百年之大計，實是非常危險的。現在張作霖之死亡，不是雖善辯，亦不能自掩其愚麼？

田中外相是相信力的。他以為結託一有力者，即可藉之以左右中國全國的國民。如滿蒙方面我國之權利利益，田中以爲若得一有力者，託以滿蒙之支配權，這便是永久的安全辦法。他自因於這種錯覺，殊不知我國在滿蒙之權利利益，決不是一張作霖或張學良之所賜。這是由日清，日俄兩大戰役，我日本國民獨自的實力而始得確保的。若我的實力一旦衰落，則滿蒙之支配者不論是誰，都要侵犯我的權利利益的。反之，若我的實力充實，日本國民能自己儼然的以監視權利利益，則不論誰爲滿蒙的主人，我又何所懼乎？非依賴張作霖或張學良，即不能維持我滿蒙的權利利益，這是何等的自侮！田中外相對華外交之根本錯誤，便是這樣把一人之力看得過大，同時把國民之力看得過小。

(四)

武漢革命以後，中國繼續內亂，十七年間殆無寧日。但此十七年間之內亂，大概都是北方中國與南方中國之戰。固然，南北兩方之有力者間的衝突也不少，例如北方中國段祺瑞與吳佩孚，吳佩孚與張作霖，張作霖與郭松齡

的衝突，南方中國孫文與陳炯明，國民黨與共產黨等。故我們不能說一切內亂都是北對南之戰，但其大部，事實上却是北對南的政權爭奪，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而就其思想的背景而言，則北方中國大抵代表武斷專制主義，南方中國則信奉三民主義。故北軍中有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等傑出之軍人爲其總司令，而其將卒亦爲多年訓練之北方精兵。反之，南軍則除出身黃埔軍官學校者外，多爲缺乏訓練之民兵。但是南軍竟能擊退北軍，聯軍長驅以揚青天白日旗於北京城頭，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南軍背後，有憤慨許多年來北方軍閥之專橫，而與國民革命軍之精神相共鳴的工商業者，農民，工人，學生等，他們都直接並間接的援助北伐，而南軍將卒之士氣亦因此得以振興的緣故。故南軍之勝利，決不是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等武人的勝利，實爲同情國民革命軍之精神，直接間接聲援北伐的民衆對北方軍閥之勝利。

但是國民革命軍雖占領北京，各派之全體會議雖曾開會議決國民政府組織大綱，若遂以爲中國從此即告統一，則毋乃早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等系統相異之人，其政權爭奪之傾向，亦既顯然，以時日之進

展，此傾向必將更甚，可以斷言。况共產黨雖受李福林馬蹄之蹂躪，於去年失敗廣東，正在謀捲土重來乎？雖然，中國統一，前途雖甚遙遠，中國軍人雖俱腐心於政權之爭，情形大如我國討幕維新之大改革後，薩長土肥，各熱中於政權之爭奪，以謀復歸於德川時代之封建政治，但否認三民主義，敢違背國民革命之大精神的已沒有了，這是不難想像而得的。

對於此種大勢，茫然無知，惟知援助段祺瑞，或張作霖，以防止國民革命軍之北進者，今尙有何面目乎？如張學良者，以不能拒絕日本之勸告，表面上裝不與國民政府妥協，然內則已與國民政府通款曲，大小百般的政務俱預先求國民政府之諒解而後施行。我政府當局自以為由日本之勸告使滿蒙與國民政府獨立，方洋洋得意，其盲目與自欺之心事，實可憐也。

(五)

田中外相這樣於輓近亞洲諸民族間勃然興起的國民的自覺及中國方面的顯著的發展，都全然沒有理解。以全然不知之人而謂能舉中日親善之實，自無是理，同樣，各種對華交涉自不能圓滿進行。滿蒙交涉，山東出兵，對張學良之勸告，所以無一而不失敗者，俱坐此故。

現內閣自去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在東京開所謂東方會議，以此決議為基礎而開始滿蒙交涉。然同時政府及其與黨之人，以鑒於天下論議都反對政府之出兵山東，却為的要轉移國民注意他向，盛唱滿蒙積極政策，鼓吹政府為獲得滿蒙之新利權應出以積極的行動。

關於滿蒙的中日兩國國民共存共榮所必要的經濟政策而求中國之諒解與協力，我們決不反對。尤其是居住滿蒙的國人，由其居住權之不定，低利長期的資金之缺乏，租稅公課之過重，滿鐵之利益壟斷，派出官吏間多頭政治之弊等，致生活上受到很大的壓迫。故刷新此等積弊，使滿蒙日僑生活上得劃一新紀元，此大政策之樹立，實在還是我國的急務。然現內閣之滿蒙交涉，却絲毫不合此重大意義，不過提出了下列的數種抗議：

(一) 對於妨害設立帽兒山領事分館的抗議；

(二) 對於妨害購讀盛京時報的抗議；

(三) 對於不當課稅的抗議；

(四) 對於滿鐵並行線即打通線及吉海線布設工程之抗議。

然政府與黨之人的大規模的宣傳，却以此等抗議為滿蒙積極政策之勵行，於是結果引起華人對日本懷抱過於事

實真相的反感與不安，當我政府命奉天總領事向奉天官廳提出交涉案件之前，奉天官場亦既爲山東出兵，驅激昂之中國民衆作大規模的排日運動，對日本的交涉表示一蹴而去的氣勢了。原來如張作霖昔日之唱霸尙局限於滿洲，故日本之援助爲其所必要，對於以援助張作霖爲方針之田中內閣，自然懷着好意，但是現在，張作霖既已進至北京號令天下，則收攬人心，自爲急務。若仍如過去之令中國人民懷疑其對日本侵略滿蒙的要求，表示屈伏，則勢必爲全國非難之標的而陷於沒落。昔日段祺瑞之覆亡，實可爲其殷鑒。所以在思想上不能明白張作霖與中國人民的關係，而惟向日本國民於黨略上高唱滿蒙積極政策，這實是大有害於張作霖的感情，結果卒使奉天官場製造排日運動，在田中外相所稱爲中國惟一親友張作霖之直轄地域奉天省城內有「打倒田中內閣」的呼聲，這是多麼矛盾的事。

田人內閣不管他怎樣不行，呼叫推倒田中內閣之權利，則惟我日本國民有之。在外國而有此呼叫，這是對我國內政的干涉，是對我國獨立自主的一大侮辱。故即如南方中國之過激派，亦未聞有打倒日本內閣之口號，然在滿洲竟由其官憲率先作打倒田中內閣之呼聲，這可說是未曾有的大侮辱，足見田中外相在滿蒙交涉之始，即已暴露其失態

了。

(五)

政府狼狽之極，爲講求前後方策，爰於旅順召集有關係之文武官員開所謂第二東方會議，決把交涉從奉天移至北京。但自八月二十七日芳澤公使對楊宇霆開始交涉，楊宇霆的態度亦極冷淡。所以自交涉開始雖已時經一年，而我抗議之得貫徹者曾無一事，盛京時報雖在表面上得免於發賣禁止，然內部之妨害購讀則仍依然繼續，帽兒山領事分館至今尙未設立，領事以久住在隔着鴨綠江的朝鮮中江鎮的一旅館，卒絕望而返內地，而不當課稅亦依然未決在自然放任中，滿鐵並行線之打通線既已工事完了，吉海線工事則依然在繼續進行。楊宇霆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外國新聞通信記者團之談話，竟謂「滿蒙交涉無再開地。」

政府鑒於中國態度的強硬出於意外，於是乃採利益與交涉相伴的方針，於去年十月使山本滿鐵社長與張作霖會見於北京，作滿蒙五線即吉林會寧，吉林五常，長春大賚，扶餘肇東，洮南索倫五鐵道擔任布設工事的交涉。但是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日間滿鐵的機關報滿洲日日新聞却把會見的內容發表了出來，這使張作霖的面子大爲減

削，而使其對中國國民喪失立足點之記事又復連載不已，於是張作霖乃大憤慨。政府以今春五十四議會即在目前，竭力催促，芳澤公使亦盡全力逼其承認，但中國方面卒左右推托不應我的要求。到了最近，張作霖以受南軍之攻擊，不能保有北京，想復退歸奉天，我國雖然利用了這機會，算把關於吉會線者得到了答應，但是其他仍是懸案，直至張作霖歿後之今日，還是未解決的狀態。而吉會線之交涉，因其細目是須由吉林官憲辦理，而吉林官憲的態度依然強硬，所以實際上工事要到何時始能進行亦是一問題。本來，所謂吉會線者，在前內閣與當時之吉林當局間已成立有利用天圖鐵道的諒解，所遺留為問題者不過全線二百六十餘哩中之敦化老道溝間六十五哩，故在今日之吉會線問題，其意義實沒有政府所誇示的那麼重大。

田中外相及其一黨對於中國國民思想感情之無理解，在去年美國摩根公司代表雷蒙德來我國時，亦完全暴露了出來。當時滿鐵不願與奉天當局之鐵道交涉未有何等的進展，即輕率的向雷蒙德作募集外債三千萬弗之交涉，政府亦與表示同意，大體是得到了諒解的。於此，竟又不顧中國國民之思想感情，不願奉天當局的立場，立即宣傳滿蒙鐵道布設協定告成，外債募集契約成立。這樣的宣傳，當

然引起中國國民的驚愕與反感，駐美公使施肇基立即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致摩根公司卒不得不拒絕外債之擔任。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楊宇霆與前述外國新聞通信記者會見時，評滿鐵之外債募集會言：『美國若應募滿鐵之社債，此社債怕難免利用於田中內閣之政治的目的，』竟對田中內閣加以大侮辱，釀成中日兩國間之物議，大概讀者當還是很新的記憶罷。

這樣以為結託一有力者便可左右中國全國人民的田中外相之對華思想，當着滿蒙交涉之前面，遂被根本傾覆。考我國外交之最要者為對華外交，而對華外交中，於我國存立上最有重大關係者則為對滿蒙外交。而對滿蒙外交中，歷代外相，求其如田中外相之不知相手，而受中國人的大侮辱者實未曾有。所以我們敢言田中外交之存續，實為我滿蒙勢力之自己破壞。

(七)

現內閣之突然命奉天總領事告張學良以與國民政府妥協之非，其真意何在，我們不能明白。然世人相傳多謂現內閣想把東三省置於國民政府支配之外，以張學良為相手來解決去懸而未決之滿蒙交涉，由此來樹立田中外相的聲望。若果如此，則滿蒙交涉之前途，必更多艱多難。蓋日

本國民之希望爲中國之和平統一。然田中內閣對東三省之態度，其必將使中國國民誤解日本國民的真意，使東三省前途更現莫大之不安可以斷言。結果使張學良於對日之接近及容納其要求益感困難，即其不然，張學良屈伏於日本之要求，而能得國民政府之承認與否，亦大是問題。所以對於自任爲中國之中央政府，列國亦事實上視爲中國政府與之爲交涉的相手的國民政府，若不與以承認，滿蒙交涉之前途怕更要糾紛罷。田中外相昔曾不顧張作霖對中國國民之立場致自妨其滿蒙交涉之進行，現在又不悉張學良與國民政府之關係，重演同一的愚事，這是何等的無見識！

推田中外相之意蓋以張學良爲能獨力使東三省獨立於南方中國者。雖然，以張作霖之豪勇，尙不能抗中國之大勢，况優柔如張學良！故日本若強欲以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相對抗，結果必至日本自代張學良出當其衝。財政之援助不消說，軍器軍需品之要求亦不能缺。若一旦發生重大事件到有出兵的必要，西伯利亞出兵當時的難局，我國恐又將重臨，徒將國民的金錢血液，作完全無意義的浪費。冒這樣的危險，出這樣的犧牲，而仍不能置東三省於張學良之支配下，爲的是什麼呢？

如前所述，我在東三省之權利利益，既不是張作霖所

賜，也不是張學良所賜，一切都是由日本國民的實力而獲得。故我之實力若消滅，則雖張學良爲東三省的主人，我之權利利益亦必隨之消滅；反之，若我之實力仍在，日本國民可以此監視其權利利益，則無論何人爲東三省的支配者，俱毫不足畏。田中外相及其黨人以爲東三省之支配權從張學良移於國民政府，便是我在滿蒙的權利利益消滅，於是惶惶不可終日，這實是自侮我日本國民。最近八月十六日蔣介石對我矢田總領事明言東三省即置於國民政府之支配下，亦將承認日本權利利益之絕對性，王正廷也是這樣，雖曾宣佈中日通條約之失効，與臨時辦法之通用，然以我國言論之嚴厲反對，其臨時辦法果能適用否乎？

原來東三省在我國之重要與密切，固不但是國家存立上的理由，即在經濟上，因其爲日本國民向全中國及全亞細亞發展之起點與通路，實具有特殊的重大性。然而現內閣於焦心滿蒙問題之餘，爲的要確保我在滿蒙之權利利益，態度却大如與中國其他部分無有關係者。我國之對華貿易，昭和二年度輸出入合計六億九千二百萬元。在輸出額合計四億四千九百五十萬元中，關東州與滿洲輸出合計不過一億四千萬元，其餘約三億一千萬元則爲對中國本部及香港之輸出。輸入亦如這樣，在總輸入二億四千二百

萬元中，關東州及滿洲方面之輸入額不過其一億餘元，其餘一億四千萬元皆為中國本部及香港之輸入。而我國南洋貿易，洎乎今日已達輸出入合計八億五千萬元，然此等南洋貿易多藉南洋華人即所謂華僑者以行。此等華僑大抵為廣東福建等省之中國移民。故如現內閣之只知保全滿蒙利益，而以為與中國其他部分無關的地方外交，到底是不行的。日本國民之志願不單是滿蒙，日本國民應當進向全中國，與中國人雜居於四百餘州之地，共同開發其廣大無盡藏的富源，而共享其恩澤，實行中日兩國民共存共榮之大使命，蓋若不如此便無從確立其生存權也。我們希望田中外相能即速覺悟其只執着於滿蒙的地方外交之非，而歸於對華外交之大本！

(八)

現內閣之出兵山東，前後計三次。其中第三次出兵，是本年五月三日濟南事件後，山東形勢突然險惡，為的援助以先出發之第六師團以保護在華邦人而派遣的，可不必評其是非。然而即就第三次出兵言，不將其決定報告於當時正在開會之帝國議會，以求協贊，此果何故呢？故意遲延其決定至於閉會，直至閉會之日始突然發表，以求費用之責任支出，這不是明白的否認議會政治麼？第三次派兵

之向內地出發，實在五月下旬，當時濟南事件早已告一段落，照形勢已無增派多兵之必要，然而竟實行第三師團之戰時動員，派二萬有餘之大軍，這不是除保護日僑外尚有別的目的麼？政府既於最初實行第三師團全部之戰時動員，後忽解除其輜重隊之動員，更以發見派遣山東的途中預備隊之不必要使其歸還，因其輕率的動員，致該管區內地方經濟發生極大的混亂與打擊，然而此種暴露本國與到達地軍部間缺乏連絡之事，竟續出不已。故即謂第三次出兵是迫不得已，而隨第三次出兵以發生的事態與其應急處置之失態，現內閣的責任是決不能逃避的。

但是，我們所當視為重大者是第一次及第二次出兵。去年五月之山東出兵，由同月二十八日政府之聲明，及田中外相在五十四議會之演說，目的很明白的是在保護濟南的日僑。然而使我們不得不驚怪者，田中外相所謂以濟南危急而動員的出兵，其決定實在五月二十七日當日之閣議，那時濟南却並無危急之象，距濟南三百哩之安徽蚌埠尙在北軍占領之下，濟南南方二百哩之徐州，仍如平日樣開店營業。即假定蚌埠被攻陷，徐州被奪取，南軍已進到山東境，然徐州與濟南間，尙有韓莊，兗州，泰安，界首等有力的防禦地，進到濟南還須許多日子，尤其是中國軍

閱，最懼其惟一的資本的軍隊之喪失，常竭力以避一戰而決雌雄之舉，不但此也，以交通機關之不完全，輸送上亦頗多不便，故其進軍多是滯滯緩緩。再，當時駐濟南之藤田總領事，於五月二十七即閣議出兵之當日，尙對濟南特派之新聞通信記者述下之意見：

『照現在的模樣，濟南是絕對的不必擔心。即假定山東軍失去徐州，然左翼有孫軍，右翼有優勢之奉天軍，決不至危急到濟南。並且，若以爲敗兵到來恐有掠奪，這也是過慮。試思敗兵徒步三百哩，須費幾日，而自旅順至青島，派遣軍隊一日可達，青島至濟南則不過十小時。實在是毋用着急的。』

話：

『以山東軍有利的進展，一掃濟南之不安，在濟日僑都安於業務，即如徐州各商店亦仍在開店營業之狀態。』

這樣不但我駐濟的總領事自己明言濟南的絕對安全，即中國北軍之領袖們亦俱安然留其家族財產於濟南，我在濟之婦人女子尙不感到危急有引退的必要之太平時候，獨有政府却高叫濟南已非常危急，不知一徵駐華公使及駐濟總領

事之意見，而決定急遽出兵，這果是什麼理由呢？這難道便是田中外相自己所謂慎重用兵的態度麼？

據我們所確聞，五月二十七日之閣議，是以白川陸相陸軍方面報告徐州已陷之誤電爲基礎而決定出兵的。當日東京新聞中亦頗有登載此誤電的，白川陸相輕率的以此誤電爲實事而報告閣議，當時列席閣僚即利用此機決定山東出兵，主以此表示現內閣之對華外交是比前內閣爲強硬。查當時閣議之出兵計畫是派遣一二師團之大軍，而當夜外務省方面電訊，忽意外的發見以前的是誤電，於是想減少出兵數目，然以爲時已遲，出兵計畫不能變更，遂率性藉着濟南危機逼迫，決行出兵。若此事實爲無誤，則以誤電而促出兵山東之白川陸相，須負重大責任固不待言，而既發見爲誤電，仍決定無意義的出兵，以軍隊作黨略之用，現內閣之罪自更大了。

果然我軍在青島上陸之時，以濟南形勢並無何等變動，既不能擅自向他國領土之濟南進兵，於是在自五月末至七月初這三十五日間，實出盡了徘徊彷徨的醜態。同時，中國人頗懷疑我出兵的動機，誤解爲是日本暗中援助北軍以妨礙南軍之北伐的，以誤解而反感益深，致大規模的排日運動到處勃發，爲日華外交上之重大障害。現內閣

對華外交之失策爲如何乎？

(九)

本年四月，政府決定第二次出兵山東。這次的出兵比前一次更危險。因爲前次出兵之結果，政府自身固無此計畫，而事實上却增高北軍之氣勢與南軍以非常不利的影響。以此，致南軍士氣沮喪，蔣介石放棄北伐，有暫時的退却。故在一般中國人，尤其是南方中國人間，都說日本是張作霖之後援，而南軍將士之對日本，其反感實非常深刻。加之南方軍隊中，共產黨員之潛入者頗不少，他們乘多數兵士之無教育無理解，煽動此等兵士，釀成南京事件當時的種種事端，以損蔣介石之勢力，實有其可能。我們若把此等事端加以考慮，則派軍至中國南北兩軍衝突之中心地，實是非常冒險，時時，到處，要發生與中國兵衝突樣的事。若其不幸而竟發生日華兩軍之衝突，則其有害於日華兩國的國交，是非常明白的。

故當本年四月，南北兩軍之戰禍波及濟南之時，政府所當採取之最良政策，便是命濟南地方之日僑引退至青島。當時濟南地方之日僑男女合計不過二千，給與引退費，避難青島，以待濟南城運命之判決，在青島即如以前之僑民樣由海軍擔任保護，待濟南戰雲既熄，然後再給與

旅費，使各歸就業，這不但生命是絕對的安全，且日華兩軍亦可避免衝突，而引退費用及以引退所生之損失賠償費，較之莫大的出兵費，究不可同日語的。

但是政府却反對引退，主張現地保護，即以我之武力保護僑居的國人，決定出兵於中國，南北軍之中心地。我們所見雖與政府不同，但若政府真除出兵以外無保護邦人生命財產的方法，則出兵，卽萬一不幸將於日華兩軍之間發生衝突，亦不辭派遣大軍。因爲當時濟南地方對峙之南北兩軍爲數不下數萬，欲於其間保護日僑，爲期萬全，實需巨大的兵力。然而政府雖反對僑民之引退，主張現地保護，而所派遣的軍隊，最初不過抽調天津駐軍之三中隊。其後派遣內地兵，駐屯膠濟鐵道沿線，其數亦不過五千。

果然因我派遣的兵力不足以現地保護散在濟南的僑民，於是不得已就濟南商埠地內之一定地域，設所謂警備區域，命城外僑民引退至城內。而遺留於警備區域外者，則以不能保護的結果，遂發生虐殺的慘事，致釀成日華兩軍衝突之大不幸事件。推原由來，實都是由田中外相對中國情勢觀察錯誤，不加縝密考慮卽漫然動兵所生的大失態。故田中外相如欲自解其責任，則既聲明現地保護在華僑民，而不能舉現地保護之實，致有許多之犧牲者，謝罪

上下，乃是當然的事。質言之，本年五月之濟南事件，實與往年出兵西伯利亞所發生之尼港慘殺事件，同爲由田中大將偏重武力之錯覺外交所給與日本國民的二十大痛恨事。

(十)

本來以出兵來發揚國威這樣的觀念，已是前世紀的舊思想。果是相信正義的，則不論對於任何強國，都堂皇的主張其要求，凡不正不義之事，即對於任何弱小國家亦決不出，惟這樣公明正大的態度，始真能謂爲發揮世界第一等國的權威。然現內閣則不知時代精神，誤以爲只須武力卓越便無事不可爲，遂屢以武力輕舉妄動，結果反招中國之輕侮，列國之疑忌，而此種事竟一再不已，誠使人不勝其慨嘆也。

卽如南京事件，以中國軍隊內部共產系與非共產系之車轢，致累及外人，其罪全在中國方面，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當時因爲英美發砲，致中國人亦受甚大的損害，而我日僑則相約出以絕對無抵抗的態度，因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都對日本政府約言，若與英美人以損害賠償時，對日本人民亦必負損害賠償之責。然自田中外相就職，亦既一年有餘，國民政府以損害賠償爲愚，卽正式陳謝亦不肯行，反之，在英美兩國

間則解決懸案，承認巨大的損害賠償。由此事實，可知田中外相之出兵外交，對於中國絲毫不足以發揚國威，事實上，反招中國之輕侮矣。自去年八九月來，南北滿洲於朝鮮人之排斥有顯著的增加，強奪朝鮮人多年勞作之結果，威脅其居住生活，實爲人道上思想上及朝鮮統治上之大問題，而田中外相之滿蒙中心主義外交，於此問題之解決，不是一步也不能進麼？

小川鐵相於今年四月號之外交時報論前內閣於去年一月英國出兵上海之時，不共同出兵，爲我外交威信之失墮。雖然，英國之出兵上海，其結果如何乎？長江沿岸，到處生排英運動，英國之對華輸出額前年上半年爲九百二十五萬鎊，至去年上半年減而爲五百萬鎊，一舉而喪失至四成三分之多。長江商輪，向來是英國占十之七八，卽怡和太古公司之船舶占其大部，然自排英運動勃發以後，次第銷聲匿跡，卒至不得不停止漢口以上的航行。此時惟有我日清汽船會社之船舶到處歡迎，每航俱呈貨物滿載之盛況，一時揚子江上獨飄揚着我的日章旗，試問能不謂之不濫出兵的前內閣對華外交之勝利得乎？現在英國既已悟其已往之過錯，無論關稅問題，治外法權問題，都一變其態度，惟小川鐵相則尙謳歌出兵，抑何奇耶？

現內閣模倣英國出兵山東之結果，自然亦與英國同樣，徒使我對華貿易大受打擊。自前年五月至十月六個月間，即幣原外交下之半期間，中部中國即揚子江流域，我之貿易額輸出入合計超過一億五千九百萬元，但自去年五月至十月六個月間，即田中外交下之半期間，我在中部中國之輸出入一減而為一億九百萬元，不過半期間而喪失貿易至五千萬元以上。此貿易上之大激減，固然因前年以來北伐軍進至長江方面，當地一帶發生擾亂，也有不少原因，但是山東出兵後之排日運動，也是使我貿易大減的。蓋此貿易之大減退，不僅是揚子江流域，全部中國都是同此現象。即在前年，中國本部，滿洲，關東州，香港，合計我之輸出額為五億一千九百餘萬元，輸入額為二億六千九百萬元，合計七億八千八百餘萬元，至去年輸出額為四億四千九百餘萬元，輸入額三億四千三百餘萬元，合計六億九千二百萬元，輸出入合計減少至九千六百餘萬元之多。

現內閣及其與黨之人，常謂前內閣之對華外交為消極主義，而誇言現內閣之外交為積極主義，須知不明世界大勢，對於獨立自主的精神既已擡頭之新興中國，尙欲試其偏重武力之彈壓外交，徒激發其反感，破壞我貿易，如現內閣之對華外交，事實上却是消極外交。反之，尊重新興中國的精神，以確立彼此精神的並經濟的不可分關係為主眼的前內閣之共存主義的外交，則事實上為促進日華兩國貿易，助我產業之發達的積極外交也。

(十一)

想起來日本要如前內閣時代樣力謀與亞細亞大陸諸國相接的時代，真是獨一無二了。先與自大正七年以來在國交斷絕狀態的俄國恢復友好關係，與土耳其則開始交換使節，與阿富汗等向無實際的各國則開始作修交條約之準備，與英領印度，荷領印度，法領印度支那，暹羅，菲律賓，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地等南亞各國，為商議貿易方法第一次在東京開南洋貿易會議。尤其對於中國，在關稅特別會議，努力於彼我之誠心諒解，日華兩國全權委員間，立約以互惠稅率律將來兩國之貿易。日本在亞洲大陸政治上並經濟上的關係，遂於前內閣之存續中顯著擴大，而地位亦益重要。

然自現內閣繼執政權，日本與大陸諸國之關係乃一變。以田中外相之就任，俄國對日感情頓趨冷淡，中國之排日運動連年不止，且益呈擴大之象，南洋貿易亦因日貨之排斥大受打擊，日本實是在四面楚歌的狀態中。加之列國亦都懷疑日本對中國的真意。現在，政府為解釋懷疑，感到有派遣人至外國之必要，而頗苦人選之難。這實是明白的暴露田中外交之危險性。我們現在已是若不撲滅田中外交，則漸次確立的日本在亞洲大陸之地位與威勢，將根本被覆。我國是已陷於戰前德國同樣的境地，事情已很明白了。果田中外相是乎，抑吾人非乎？我們敢以此求國民之審判！

(昭和三年八月二十日稿)

革命與佔有衝動

沙羅金著
胡愈之譯

此爲沙羅金 (Pitrim A. Savokin) 所著「革命社會學」的一章。沙羅金是革命前俄國著名的社會學者，著書甚爲豐富。十月革命後避難於捷克斯羅伐克。此書乃就歷史上各種革命事實作客觀的比較和分析。我已把原書譯出一部分，登新生命月刊。現在再把此章介紹於本誌讀者。

在各種非交替的反應中，有許多反應，可以稱作「佔有反應」(Reactions of ownership)，如人類對於某種爲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有佔有，求取，利用，受享等動作。從此種動作裏表現出來的遺傳反射，便可以歸到「佔有反射」(Reflexes of ownership)這一類裏去。從動植物的生活中，我們已經可以找到佔有反射的起原(註一)在人類生活中，此種遺傳反射却爲許多交替反射所遮沒了。原來交替的反射的功用，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於非交替的動作，加以改削及指導，規定其動作的程度及狀

態，並劃定「我的」與「你的」中間的界限；在他方面，交替反射又能對於非交替的佔有反應的「無厭之求」，加以約束及制限。有了交替的約束的反應，我們才不至於侵害別人的財產，才不至於幹那掠奪剽竊的行爲了。

我們對於財產的觀念及行爲全是憑了這兩種佔有反射而決定的。我可以從桌上把「我的」錢取來放入袋中，却並不侵犯到你的。我從我自己的園圃中，割取菜蔬，却不能到「別人的」園圃中去割菜。我買一本書，向書鋪付了錢，那本書就是「我的」了，但在我未付錢以前，這書却決不是我的。此種行動，就是因了交替的反射把非交替的反射改削，制限，約束起來的結果。

社會的經濟組織與法律組織，以及法律的原則，實際上全是根據於人的行爲的，那便是以「改削，並規定佔有反射的行動」爲目的。

在平常時期，社會中大多數人民的佔有反射是穩定的。(這便是說，非交替的與交替的兩種反射，能互相調劑。)但在革命時期情形就完全錯亂了。在每次革命中，錯

亂的程度都有不同，有的錯亂的很利害，有的却差一點。前者所謂「社會」革命屬之；後者所謂政治革命，宗教革命等屬之。佔有反應錯亂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我們站在客觀的地位，來觀察革命時期佔有反射錯亂的情形如下：在革命的第一時期：(A) 貧苦的人民，他們的佔有反射向來是被「捺住」而不能滿足的，到了那時，「不拿人家的東西」的那種習慣一旦解除了；(B) 於是遺傳的佔有反應驟然強烈起來，一切都不受限制了；(C) 在富人方面財產保護的反射不免減弱了。

由此種錯亂的結果，我們便看見富人的財產，被貧人佔用；甲團體的所有物，被乙團體佔有。至於奪取的形式有「搶劫」，「沒收」，「國有化」，「徵發」等種種不同，而其為奪取他人的財產則一。「我的」與「你的」中間的界線從此就含糊了。對於佔有反射的約束，一旦除去，本來的掠奪衝動，便如怒馬奔放，一發而不可收拾。當時的標語便是「偷竊偷竊者」，「掠奪一切掠奪者」。至於那些財產被奪了去的人，那時那種財產保護的反射也不免減弱了。在此種情勢之下，便產生了許多口號，「理論」，「信條」，如平等，共產主義，經濟平等，反對所有權，反對富人的貪婪，強制分配，共產化一類的名辭。此種理

論一天比一天更發展。越是這種偏激的理論，越能迎合那時羣衆——佔有反射久被遏抑了的羣衆——的心理。

過了這個時期之後，便來了和從前絕不相同的時期。這第二時期的情形，要看革命是否充分發展或中途停滯而有不同。但其一般的性質却是相同的。就是對於佔有反射的約束，從新復活，對於劫奪的約束，從新發展起來。造成這第二時期的原因，大概是如此：在一方面是因了一般的貧窮，飢荒，困乏，這些乃是破壞，劫奪，國有化，沒收等政策的結果；在他方面則那些「共產主義者」，「平等主義者」的佔有本能已得到了滿足，他們也開始要求保護他們自己的財產，不願他們新得的財產，也在革命的狂潮中失掉了。在那時，要是從前的富人佔了上風，把革命的進行鎮壓住了，那末那些富人從新得到了勢力。不然，要是革命充分發展，富人階級早已不再存在了；除了國家的財產以外已沒有剩餘的東西了；又或一切私有財產全被破壞，分給於共產者了；那時便只有些新資產階級的代表，希望從新恢復約束的習慣。此等由革命造成的新富人，他們的佔有反射已滿足了，於是起來把他們自己所提倡的規制推翻，再把佔有反射約束起來。

「搶劫」，侵犯別人的財產，現在是要禁止了。一切

掠奪的行爲都要受懲罰。那種約束的方法，比以前更兇；罰金，監禁，死刑，各種的約束全用到了。一切佔有的衝動都被箝制住了。在不久以前越獄的犯人——佔有的反射——現在又被捉進了監獄。約束的反射佔了上風。「所有權」，成爲神聖不可侵犯了。一切都和以前的日子一樣。所不同的便是「新佔有者」把「所有權」比以前看的更重，他們主張保護財產，比以前那些倒霉的富人更甚。一切恐嚇，辯論，美妙的言辭，都不能搖動這些「新所有者」對於財產的信心。他們早已懂得這些了。在第一時期中他們用了這些理論以破壞舊制度。現在他們是非常堅定了。他們的答語是「我們知道的，我們已聽的夠了。」

「這些是我們自己說過的。」……因此他們就毫無顧忌的主張財產的神聖。至於在理論及言辭反應方面，第一個時期所流行的，平等共產主義的理論現在完全失勢了。這些理論家，到第二時期便失去了羣衆的信仰，而其他相反的理論，主張「財產權神聖」的理論，便起而代之。

在革命中佔有反射的變化大概如此。雖然在每次革命中，此種科學的情勢，或隱或顯，並不相同，但這不過是程度的不同，大體的趨向還是一樣的。現在讓我們再用事實來證明罷。

一九一七至二四年的俄國革命

在革命未起以前，對於取得本能約束的弛緩，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了：第一是在店鋪子與市場中劫案頻作；第二，社會主義的理論普遍一時；第三，政府（因戰時及軍事社會主義的要求）頒行了許多國有化及限制所有權的政策。但革命一開始後，那種習得的社會本能的崩壞，便依着加速率進行。工人佔有企業，農民掠奪地主的家貲，搶去牲畜及家具，佔有農地。因侵犯所有權而犯罪的人數天天增加。在二三個月中間，此種革命的過程，進行的非常快。到了十月革命以後，這種破壞制度便公然施行而毫無忌諱了。一九一八年，政府頒布法律，沒收一切私有地產，一切工廠，資本，房屋都收歸國有。「我的」與「你的」中間的疆界一掃而空。最初是富人的財產被搶奪；工人搶資本家，農民搶地主，看門人搶東家，兵士搶軍官，共產黨及水兵搶百姓。到了所有富人全消滅了的時候，就開始強制徵發：農民的穀類，牲畜，牛油，牛奶，布匹，一律須交出。一般人——尤其是共產黨及水兵——都失掉了佔有反射的約束，一切東西，食物，珠寶，圖畫，書籍，住宅，凡是可以攜取的，全拿去了，乃至最後一條的

褶子，最後一枚的銀匙。總之，多數羣衆全失掉了約束反射。反之，富人也失掉了財產保護的反射，顯出怯弱可憐的樣子。什麼東西都好讓人家取去，竟不敢抵抗。

這種情形更可從侵害所有權的犯罪統計中看出來。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有三十八萬七千個竊賊，佔了全城人口百分之二十二。其中最多數的犯罪是偽造食物券向政府冒領食物。在莫斯科此種犯罪的人數達一百萬，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註二）。

如以一九一四年莫斯科各種犯罪人數爲一百，其與一九一八年相比，各種犯罪人數比例如下：

竊賊	三一五
持械搶劫	二八五〇〇
平常搶劫	八〇〇
詐騙	三七〇
私取人物	一七〇（註三）

鐵路運貨失竊的次數在一九二〇年，比大戰前更多一百五十倍（註四）。到了一九二〇年，情形仍不見改良。照蘇維埃工農調查部調查的結果，一九二二年鐵路上遺失貨物數目如下：

食物	二六四〇〇〇〇普特（註五）
----	---------------

衣服靴帽皮件	六五〇〇〇普特
貴重物品	一九六〇〇普特
燃料	四八二六〇〇普特
原料	六八〇〇〇〇普特

以上合計一四〇〇〇〇〇普特，共值五千萬金盧布，當蘇俄交通收入總數百分之二十二。這個數目當然不甚準確，實際的數目，也許更要多些。但單從這些，已經可以看出當時佔有反射放縱的情形和共產主義所造成的結果了。

從事這種行動時，同時就有種種的言辭反應，大聲叫喊着，如「物質平等」，「共產主義」，「資本掠奪的廢除」，「正義」，「一般人的福利」等標語是。但是這些標語是不是和實際相符合呢？我們只要看共產黨自己的報告便明白了。人民委員阿森斯基（Ozenkii）說：「當工廠被工人們佔有時，他們絕不顧及多數人的利益；他們並不把工廠化爲國有；這些工人們反因此養成一種資產階級的佔有慾。每一團體佔有了一家工廠，就把這工廠作爲自己的所有物，把所有的財產竊取，由這團體中的各個分子共同均分了（註六）。」在農民中間也有同樣的情形。在一九一八年共產黨梅雪里亞戈甫說：「農民羣衆並不承認社會

主義，他們除了自由獲得土地外，別的是什麼都不需要。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本來是根深柢固，到此便更加顯著了。（註七）又阿森斯基也很悲傷地說：『當農民已經把地主的財產，取在他們自己手中以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問題，便充耳不聞，而且很堅決地反對共產主義的任何理論。』這種情形連列寧自己也是這麼說（註八）。

不但不能得到普遍的幸福與繁富，反成了普遍貧困的現象。所謂「物質平等」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在一九一八年，食糧券，所謂「貝奇」（Раки）已分成十二等級，最高的為「沙甫那工具奇」（Совнарком Раки）蘇維埃人民委員的食券，有鹽魚（是俄國調味用的一種食品），水菓，酒等；而最低級的食糧券，則竟不能果腹。同時薪水分成三十四個等級。在一九一九年，共產黨大會通過一種決議案，不但公然承認了共產黨員的物質的特權，而且主張「負有職權的共產黨員，應增高報酬。」大多數人民都挨着餓，而少數人則儘量的搶奪。他們旅行時必坐花車，他們有汽車，女僕，熱帶的水菓，皮毛，上等香料，金剛鑽等。凡是用共產主義的名義殺死的人，身上所有的結婚戒指，衣服，靴，全被剝下來，穿戴或出售。

共產黨員不但抑制佔有的反射，而且挾着一種仇恨

無厭的貪慾，對於生者與死者，均不恤任意加以劫奪。這便是革命第一時期中的情形。到了一九二〇年，一切都被分配了。從前的豪富都已消滅，再沒有東西可以分配了。資產階級已不復存在。到處全是貧乏與饑荒的現象。於是當局決計向農民從事徵發。農民所有的麵包，牲畜全被奪取。現在是農民的佔有反射受了壓迫了。結果，農民因為要保護他們的財產而起叛亂。這種叛亂蔓延愈廣，不久散佈到城市，海陸兵士也起來響應了。這些兵士們，到了這時，因為資產階級已消滅了，已沒有「共產化」的機會。同時有些共產黨員，已經有了一些餘蓄，為保護他們自己的積蓄起見，也覺得「共產主義」已不適宜了。直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克朗斯太特（Kronstadt）的叛變，反共產主義的運動，便達到了最高潮。克朗斯太特的水兵，在一兩年來，全是最極端的共產主義者，現在却主張採用「非共產主義的蘇維埃制」了。這一個變，真變得快啊！於是來了什麼「新經濟政策」，「脫離共產化」，資本主義復活，一句話說，就是承認私有財產制而已。於是在以前倒壞了的佔有反射的節制，現在被那些新的佔有者從新建立起來。在一九二一至二三的兩年中，在俄國一切的行動，蘇維埃政府一切的法令，全是向這個方向走去。其中最主要的法令，

如關於讓與權的法令，工廠及房屋解除國有化的法令，承認所有權的法令，關於無限制佔有錢幣的權利的法令，重新確立遺產權的法令，無限期私有地產權的法令等都是。換句話說，到了這時，除了蘇維埃當局所採用的亞洲式非法行為外，已沒有一點共產主義了。

實際上在這兩年中，我們可以看出佔有反射已重新加上了社會的制動機，資本主義的負的方面已完全實現，正的方面則暫時擱置。證券交易的熱狂，利潤詐欺的交易，奢侈生活的猛進，尤其是共產黨員及Zepari新經濟政策的人）的奢侈生活，與大多數人民饑餓的情形相比，真相隔如天淵。一個平常的竊賊及盜犯，覬覦別人的財物的，一經破獲，便處以極刑，反之，那些「共產黨領袖」却一個個積下了大宗的資產，在一切大托拉司及交易所都是股東及董事（註九）。他們只知道替自己賺錢，由政府去折本。對於工人汗血的剝削，對於公家款項的舞弊盜用，都和從前一般，可是却比以前的程度更高的多了。

同時一般民衆，尤其是一般農民，個人佔有的情感的猛進，乃為從來所未有。第一，是無量數的農民，紛紛脫離了“Obschina”（鄉村公社），各自佔有了小田莊。此種行動，到處流行着，結果政府沒辦法，乃於一九二二年十月

三十日發佈命令，承認農民私有土地的合法。因此俄國的農民，本來是鄉村公社的一分子，現在都成了小資產階級的地主了。總之，共產黨的革命，溶解了，變成佔有反射的生長與發展。此種佔有反射竟至於根深柢固，實為革命初期所夢想不到的。現在私人所有權是完全恢復了。那享着福的依舊是那些「財主」，就是那些「打倒財主」後起來的新財主。這些新財主的佔有反射却比舊財主更堅強的多了。他們不像舊財主那樣的卑怯，他們用了他們所有的權力，保護他們的所有權，却絕對不許收回國有。因為對於私人佔有的習慣重新回復了，理論方面同時也起了變化，便有一種新的理論出來。單從共產黨自身發表的言論，就可以看出許多明顯的證據。要是我們把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演說辭，論文，報章，書籍和一九二一至二四年出版的比較一下，裏面所說的話，全是互相衝突，互相矛盾的。譬如在革命第一時期所主張的國有化，食糧券制度，物質平等，集體管理，絕對廢除私有財產制的必要，搶奪資產階級，優待勞動者，這一類的話，現在都要被反對了。從前共產黨的理論已不再存在。快到了一九二一年時，一切共產黨的標語，在短時期以前，是頗為風行的，現在却失去民衆的信仰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已經不是漂亮的名

辭了。另一種相反的理论，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理论却普遍起來。這種理論，承認資本，承認私有財產，承認個性，承認個人的創意權，承認個人利益。這樣，我們是透了一個大圈子，結果仍是主張私人所有權，主張「汝勿偷竊」，「勿拿人家的東西」，「勿侵別人的財產」。在俄國共產黨革命中佔有反射轉變的情形便不過如此。結果既無所謂共產主義，也沒有物質平等，又不顧一般的福利，更不會廢除了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只不過把一個國家攪壞了，把原有的經濟的金字塔，顛倒變換了位置，而且把佔有反射更增強了許多罷了（註十）。

在別種革命中也有同樣的歷程，其間就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埃及的革命

在「尹普惠爾」(Ipuver) 裏有以下的一段紀載：

「他們隱匿道旁，攔殺過路的客人。把他的衣服剝去。那些管門人都這樣說：『我們都去搶奪罷。』窮人都有錢了；而那些富翁則變成赤貧……從前的大財主，現在是貧無立锥之地了。王爺都挨着俄，貴族太太們喊着嚷道：『我們只想有一點東西喫哩！』她

們的衣服縷縷的不堪。可是那些女奴們的頸上却掛滿了金；銀，翡翠和瑪瑙。御用的舖子現在變成一般人的公用物了。」（註十一）

這一段描寫埃及革命時期佔有反射的約束的毀壞，財產權的剝奪，國有化的濫施，和我們在俄國革命中所見到的情形，是一般無二的。

在紀元前第三世紀，第四世紀，第五世紀，第六世紀的希臘革命，也有同樣的情形：『凡是有錢的和身分高貴的，全被殺死了，他們的產業充公了；教堂全關鎖起來，房屋，田地，妻子，兒女，都分給了無產者，分給了奴隸和暴徒們。』沒收，徵發，整批的搶劫，國有化等就是這幾次革命的成績。（註十二）

在共和末期的羅馬革命亦然，Gracchi 派，Marius 與 Sulla, Gracchus, Pomeius, Augustus, Antonius 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徒黨都不承認所有權。搶劫，侵佔，沒收，徵發都依着大規模做去。例如，單是 Sulla 一人，就沒收了十二萬塊的地產，分給他的徒黨。盜賊之多，為從來所未聞。全國就變成了一個強盜國了。在羅馬京城及人口較稀少的意大利鄉間，到處時刻有劫案發生。貪婪，詐欺，賄賂，腐化，真是駭人聽聞。貧窮是被看作最可羞恥的事。

拿了弄錢，政客不恤賣掉他的祖國，公民不恤賣掉他的自由，貴族婦女不恤賣掉她的身軀。信用是一點也不管了。誣證及偽造文書的事情，屢見不一見。堂皇的宣誓可以作為無効。』但同時，一方面雖到處徵發，到處國有化，而「一種可怕的不平等的現象仍普通於各處。」羅馬是被稱為『百萬翁與叫化子的共和國』(註十三)。我們現在把普爾曼(Pöhlmann)論述古代革命情形的一段，引錄如下：

『在希臘與羅馬，幾世紀中間起了多次的革命，那些革命的標語是：平等，公理與友愛。可是企圖建設經濟與社會的平等，實際却成了仇恨，放縱，搶劫，盜匪與淫亂。因了一般人民亦貧與被壓迫之故，引起正當的忿恨，這樣就來了革命。但革命發生後，却往往矯枉過正，變成了對於富人的財產的貪慾，革命者的目的就想把隣室的財富據為己有。不單在希臘文化衰落時期是如此的，差不多一切的革命中，凡是拿平等作口號的，實際上却只是各人想爬到別人的頭上去。羣衆的無厭的貪慾，成為歷次革命中不免的現象；而那些貪婪的羣衆，就是當時最專橫的暴君了。因革命得了勢的人們，總是忘了社會民主主義者最初所追求的友愛與公道的

精神。一到了社會革命的初步的目的達到之後，到了一部分的革命者弄得了一些錢財或地產後，他們就變了，他們不再忠實於革命的共同理想，却只知各自顧及個人的利益而已。那時便無從尋得平等和公道。各人忙着把自己奪得的贓物看守好，再不願意從事徹底的革命。因為他們知道革命再革下去，於他們自己有害而無益。於是那些革命者便變成了反動者；在政治與經濟方面都主張復古。享福的仍是財主。那時社會依舊不平等，依舊有許多窮人，可是這些却不放在新財主的心上了。他們絕不願把他們新近得來的財產，再從頭分配一下。因此，所謂友愛，這個時期是很短的，到了反對方面得到勝利，奪取的過程完了時，就沒有友愛了。』(註十四)

現在我們是不是還要再拿別的國家，別的時期的革命所引起的同樣的情形來作引證呢？

讓我再來說一說波斯革命罷。波斯當許爾慕茲第三(Hurmuz III)在位時，起過一次大叛亂。那時照樣把富人的財產沒收，搶奪，國有，分散，不但是物質，便是婦女也在被分配之列。(註十五)

再拿回教國家的許多次革命來看，如Haradgis, Ali-

des, Karmats, Ismaelites, Kopts, 共產黨, Babelists, Yalabits 等革命，到處發現同樣的情形，走着同樣的路徑。(註十六)

講到日本罷。在十五世紀的日本革命，也有這一種情形(註十七)。在中世紀的歐洲，我們更看見同樣的事實，甚至也有那共產革命。波希米亞許色德派(Hussite)的革命最初不是也奪取教會，僧侶，日耳曼人及貴族的財產，後來不是又奪取別國人民的財產嗎？當時也有許多共產主義的理論，如塔巴利派(Taborites)的共產國家，以及別的許多共產主義學派：尼哥萊派(Nicolaites)乞丐派，亞當派(Adamites)等。『奪取別人的財產並不算是犯罪，只是順着神的意志罷了。』這就是當時的教條，革命初起時的理論，依了這個教條，富人，教會，日耳曼人的財產便都被收為國有了。當時的共產主義者甚至把婦女都當作公有財產。『貧為萬惡之源』，這是當時最流行的標語(註十八)，可是這個時間沒有多久，便過去了。從搶劫，沒收得來的財產漸漸增多了，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論，也就忘懷了。『塔巴利派推翻了亞當派後，便承認了他們自己的財產所有權。遺傳的嫉妬與貪婪的情感就超過了共產主義及一切友愛的情感。財產的平等從此不見了。在塔巴利派中間，就

有富的和窮的，富的便不大願意和貧的均分他們的財富了。』(註十九)

『革命者忘懷了他們的約言，顯出比從前的統治者更為貪婪而無厭。那些大聲喊着一切財產應歸公有的人，却不願意他們的同志參加在內。財富在天主教手中時是認為罪惡的，可是到了革命者自己的手中時，却不算作罪惡了。他們最初主張森林，水道，草原應絕對自由使用，可是後來禁止人民使用，把人民降成奴隸地位的，却也是他們。』(註二十)

就搶劫盜案的層見迭出，別人財物的自由分配，與財產所有權的根本否認，在中世紀的英法農民暴動乃至在滿采爾(Münzer)及繆爾霍森(Mulhausen)地的共產黨革命，都經過同樣的過程(註二十一)。在愛爾蘭人中間大規模的劫奪，二百五十萬英畝的地產以及財富的沒收歸公，王黨的財產的查抄；在十七世紀英國革命的第一時期中平民財物的侵犯及財產權的廢除，當第二期此種行動又加禁遏，這些情形已為一般所明瞭，我們更無須在這裏申述了(註二十二)。至於那些被選為巴力門議員的革命領袖的貪得無厭，更是一個有力的證據(註二十三)。當第五王國時代農夫與平民中間，也有類似乎共產主義的理論。(註二十

四) 在第二時期中約束反射的重行建立，更是很明顯的。(註二十五) 革命的結果，不見得能夠物質平等，反愈見其不平等，這是自古如此的(註二十六)。當一六〇三至一六一二年的俄國革命，當那 Razin, Pougatchev 及其他各次的叛亂中(註二十七)，也同樣有佔有反射放鬆與搶劫頻起的事實。在法蘭西大革命中，則此種情形更為顯著。在革命未起以前，對於佔有權的約束反射，已經開始崩壞了。(一七八五至八九年的叛亂，店舖，田莊的搶劫，盜賊的增多。(註二十八) 一到了革命爆發，一切約束的制動機便完全撤除了。價值連城的財富，整批的被劫奪沒收，有的是為法律許可的，有的是非法的。那種劫奪的風氣，一天盛似一天。最初還只有貴族和富人的財產被搶劫；後來，到了耶哥賓專政時代，連貧人都要遭搶劫了，沒收，徵發，強佔，侵取，一切都假借了平等，友愛，自由的名義以行。財產的不可侵犯，這句話當時是沒有人相信了。同時，各種平等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論，流行一時(註二十九)。各人都用了他所有的權力去搶奪別人的東西。雖然一般人都變成比較的貧窮了，可是仍不能算得物質平等。最忠實的革命黨員，一搶到了大批的財物，就漸漸忘了革命的本質了。「恐怖黨都因搶劫而積下了大批的財富。在三人執政時代

以後，羅伯斯庇爾門下的許多窮漢，都公然享用他們所聚斂的財富了。他們都在 Orleans 附近，在伐倫西安納(Valenciennes)，建造了別莊。把原有的私產及公產毀壞了以後，他們就把那些亡命之徒所遺下的房屋家產，擁為己有(註三十)。分配完畢以後，革命的第二時期開始，搶劫的事情，重加禁止。政府頒布命令，宣布佔有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凡侵害佔有權的須嚴行治罪。一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行動，概在禁止之列。股份交易及投機事業大盛。人人都以求富為唯一目的，一種新的動物性的資產階級又起來了。只要有錢，婦女可以把身體賣掉，良心也可以賣掉。什麼東西都可以作買賣(註三十二)。結果，到了拿破崙時代，又訂立法律，維持財產權絕對神聖，人民私產由國家保護的原則，搶劫盜竊，絕對禁止，違反者以軍法從事。

再就較小的範圍而論，一八三〇至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也顯出同樣的傾向，不過程度比較差的多了。尤其在德國，佔有反射並不見十分放鬆，在叛亂的時期，竟有「財產神聖」的標語。可是，在他方面，堡壘，土地的充分，債務的取銷，佔有權的多方侵害，却仍為不可免的事實。這種情形，所以不會趨於極端，乃因

革命在初起時，就受約束的緣故。至於此外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共產革命，一九〇五年的俄國農民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佔有反射的放鬆，更無須加以覆述了。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1) 佔有反射變化的原則，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據。
(2) 每次革命中所宣布的物質平等，結果總是一無所得。

(3) 革命要把個人貪慾的反射毀滅或減弱了，結果也是不成功。

(4) 一切革命，到了第二時期不但不能削減貪慾，反使之增進；不但不能把人社會化了；反愈加顯出人是獸性的自私的東西；而革命時共產主義的傾向愈強烈，則反動亦愈猛烈。

(5) 革命中所呼喊的好聽的口號與標語，全然是表面的，其裏面仍隱着利己的貪慾；此種美妙的名辭，不過替一種衷心所隱藏的獸性的貪慾，佔有反射的絕對放鬆，作一種解辯而已。人們的行為的客觀方面其實並不與此種名辭相符合。

(6) 革命的目的，在表面上是要把自私的佔有反射，

加以一種約束，但實際的暴力革命的結果，適與之相反。
有許多人承認革命是使人及人的佔有反射變成社會化的方法。那些人對於上述的結論，大概也不會有什麼不意的地方罷。

(註二) 佔有是人類任何種組織成立以前的一種自然的事實。至於各種社會組織不過是對於此種已定的事實，加行規定並核准而已。關於佔有權的起源，有各種不同的學說，但我以為「佔有權是由法律創造出來的」那種說法，最為謬誤。Petrucci 說的好，「佔有權是人類的一種傾向，一種本能的結果，因為在人的有機組織中，在人的活動形式中，在人的社會感情中，已經有了這種佔有權的萌芽了。」他又證明，在動植物中間已有了佔有權的基礎；動植物為維持其機體的生活起見，已有把外部的物質取得或佔有的傾向。有機生存一天，就必須外部世界的物質（如食物，土地，空氣，光線，溫暖居處等，）取為己有。沒有這些，就不能生活。

(註三) Statistical Material for St. Petersburg, Vol.

III, 4.5. Red Moscow, 1917-20, 53.

(註三) Red Moscow, Chap. "Criminality."

(註四) Ivestia, Oct. 2, 1921.

(註五) 一普特 (Poud) 約當二十六英磅。

(註六) Ossinsky: The Building up of Socialism,

1918. The Review of Labour, 1921, No. 3, 91.

(註七) Mesheriakov: Agricultural Communes, 1918,

11-12, 17-25.

(註八) 列寧演說，載 The Eighth all-Russian Cong-

ress of Soviets, 1921, 29-31.

(註九) 據左派共產黨的研究，黨內最爲饒富的要算脫

洛斯基，徐諾維甫，Radek, Kamenetf, Kras-

sin, Dzer dkinsky 又赤色雜誌一九二二年載

一論文，說脫洛斯基爲聯合股票公司股東及董

事，每年從該公司可派得紅利數百萬金盧布。

又據第三國際監察委員會調查徐諾維甫與 Ra-

dek 經手二百萬金盧布之款，未曾報銷。

(註十) 參看蘇俄報紙 Ivestia, Pravda, Economical

Life. 又列寧演說，Dalini: after the War and

Revolution. Maslov: Russia after four years

of Revolution. Soroki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Russia. Milinleoff: The History of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 Vol. I-VII. The Econo-

mical Life of the People, 1921-22. 經濟雜誌

中 Prokopovitch 的論文 "About Land"

Vols. I-VII. Prokopovitch: The Studis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Soviet Russia, 1923.

(註十一) Vikentief: 同上。

(註十二) Pöhlmann: op. cit., Fossim. Niese: Ges-

chichte d. Griechischen und Makedon. Sta-

aten, Gotha, 2 Teil, 296 及其後，Teil 3, 42

及其後。Buzold: Griechische Geschichte,

Band III, Teil 2, 1402-3, 1456, 1614, 1628 pp.,

Teil I, 560-82 pp., Thucydeides, book III,

223-27 pp.

(註十三) Mommsen: Vol. III, 68, 453, 461 及其他。

Friedlaender: Pictures of Everyday Roman

History, 20, 21.

(註十四) Pöhlmann: History of ancient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469-70, 494-8, 503-82. 又

- Ferrero, Rostoytzev, Durny, O. Seeck 著輯
及 *Der Untergang der Antiken Welt*.
- (註十五) Malcolm: *The History of Persia*, Vol. I, 100, 106, 120; Vol. II. 344, 353.
- (註十六) Müller: *History of Islam*, Vol. II, 29, 33, 161, 178, 182, 187-92, 195-6, 297-9, 278-81 及其後。
- (註十七) De la Mazelliere: *Le Japan*, Paris, 1907, Vol. II, 389 及其他。
- (註十八) Denis: *op. cit.*, 287.
- (註十九) Kantsky: *From Plato to the Anarchists*, *The Forerunners of Modern Socialism*, Vol. I, 198.
- (註二十) Denis: *Ibid.*, 348-9.
- (註廿一) Kantsky: *Ibid.*, 364. Oman, Petrushevski 的著作。M. Kovalovsk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Europe*, Vol. II. Levasseur: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Vol. II.
- (註廿二) Gardiner: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Protectorate*, 1903, Vol. I, 39; Vol. II, 22, 200; Vol. IV, 82-4 及其他。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Guizot: 上引 Vol. I, XI, XII, XXII, XXIII, 192-4pp.; Vol. III, 113.
- (註廿三) Guizot: Vol. II, part I, 78-9.
- (註廿四) 例如愛佛拉爾 (Everard) 在當時發佈宣言，中間說：『一切地主全是竊賊及兇手。現在英國人應該從地主手中解放出來。快把私產的束縛打個粉碎罷……使大地成爲人人的公物』。
- Gardiner: Vol. 43.
- (註廿五) 一六五四年克令威爾的演說中說的很明白：『貴族，紳士，農民，地主，這是國家的核心。主張平等的人要劃平一切階級及財產，要使莊主及農奴都一樣富。假使辦到了這一步，那也是不能久長的：那些沾了光的人，一定仍要把自己新得的爵位財產保護起來。同時這種主張是有害的，因爲足使貧民及無賴漢都起了非分之想。』在一六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演說中，他又說：『假如共和國應受災難，那與其受貧人的災難，寧願受富人的災難；因爲沙羅門曾經把貧民的壓迫比作一種洪水，這洪水會把一切都淹沒了。』因此在當時

克令威爾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搶劫盜竊、都用嚴刑懲治。Guizot: Vol. III, 168, 127-8. Gardiner: History of Commonwealth, Vol. IV, 28及其後。

(註#六) Bernstein: The Communistic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Tendencie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orerunners of the New Socialism, Vol. II, 64, 263.

(註#九) Karamzin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Vols. XI-XII. Platonoff: Lectures in Russian History, 1917, 249 及其後。Firsoff: The Peasant Riots till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Great Reform, Vol. II.

(註#八)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1889; L'Ancien Régime, 206-13, 280-93.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1919, 23, 39-41. Afanasieff: Historical & Economical Articles, Vol I, 398, 402, 434-5.

(註#五) Taine: Ibid., Vol. II, 1-199; Vol. III, 1885,

69-159. Kareef: History of the Western Europe, 1913, Vol. III, 146, 288.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evolution, 1877, 284-43.

(註#十)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Vol. III; Revolution 289-379, 360-64. Michelet: Diraetoire, Vol. I, 79-80. 此外 Kareef, Madelin, Jaurés, Kropotkin 等著作。

(註#一) Madelin: Vol. II. 163-5, 168, 245, 314. Michelet: Ibid, 71-4, 80, 110-12, 158-254. Taines, Kropotkin, Jawiés, Vandal 等人的著作。

綠光 五卷六七期

有胡愈之先生最近歐遊重要通信兩篇及世界語著作多篇

寶由路鴻吉坊世界語學會發行

告知知識階級的朋友們

朱文叔

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聽我一句話吧！請聽我一句話吧！

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裏，向來有「士貴之說」。所謂「士」，便是所謂「讀書人」，也便是所謂知識階級。我們在歷史上，幾千年來，一向占有社會上特殊優越的地位，這是我們可以自豪的嗎？不，不，決不！老實說吧，我們幾千年來的歷史，都是相斫的歷史，而所以造成這相斫的歷史，恐怕所謂「士」者，不但脫不了干係，並且得擔一大半的責任吧！沒有刻薄的李斯，嬴政或許不至於如此專制吧；沒有定朝儀的叔孫通，劉邦也或許嘗不到專制皇帝的味兒吧！嬴政，劉邦，原都不過是匹夫，推而至於最殘暴的夏桀，殷紂，也都不過是匹夫，沒有人「助桀爲虐」，他們只一個光桿的帝王，中什麼用，能作什麼惡呢？世界上沒有人肯做劊子手，誰還能殺殺人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肯做奴才，誰還能殺做凶惡的暴主呢？沒有要爲自己升官發財而甘心獻媚異族的吳之桀，會有明史的文字之獄嗎（一）？沒有奴顏婢膝稱臣勸進的壽安會六君子，袁世凱敢大膽做皇帝嗎？歷史上有聰明有能耐而善於「助桀爲

虐」，善於「逢迎君惡」，甘爲暴主的工具，甘爲殺人的劊子手的人，不是一大半——或者竟可以說完全是屬於知識階級的所謂「士」嗎？再進一步說，到現在還重重壓在我們上面的吃人的禮教，到現在還深入我們膏肓藥石所難以清治的封建思想，到現在還使我們緊緊受束縛而不易解脫的種種無形的鐐銬，也不是過去的知識階級所謂「士」者一手造成了賜給我們的嗎？他們不但要殺並世的人，並且還要摧殘後世子孫的生機，你看，這夠多麼狠！總之，從歷史上看來，我們的知識階級，實在是罪孽深重，我敢說。

就使退一步說，手上不會染着殺人的血痕，嘴裏沒有巧立種種名義教唆暴主借以殺人的，不作惡的知識階級，在歷史上固然也有。但是，他們也僅僅乎是消極的不作惡而已；除墨子等極少數的幾個人外，他們的中心思想，還只在求個人的「飛黃騰達」；他們雖然還有良心，不忍把民衆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他們可沒有遠大的見識，沒有廣闊的胸襟，畢生只踟躕於利祿之中，徘徊於仕途之上，替自己個人找出路，而從沒有放眼看到自己以外的大衆；

「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一句話，他們實在夢裏也沒有想到過。要是有人說我的話說過了頭，那麼，請問，像「人權宣言」這一類作品，爲什麼在我們歷史上，找不出相當的例呢？我們的知識階級，也有筆墨也有紙，也有頭腦也有眼，爲什麼沒有一個人能發見到這種大處，能發激起這等磅礴深廣的思想，能彀寫出這樣偉大的文字呢？

民國成立以來，知識階級的作惡造孽，越發要變本加厲了。有些不肖無恥的知識階級的人們，他們不但做經濟社會中的寄生者，做政治社會中的食客，並且甘心做軍閥的走狗，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的眼，只看見他們所依以生活的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從不看見大多數人的利害關係。他們的手，只想抓住金錢和權力，從不接觸撫摩到大多數人的遍體傷痕。他們抓住了權力，要保持不失，便濫用權力來殺人，使政治上的寬容和正義，絲毫不復存在；他們抓住了金錢，要保持不失，便濫用金錢來收買別人，使政治道德墮落到了極點。他們的心中，只貪戀個人的享樂和個人的地位，日夜夢想着怎樣掠得人民脂膏的結晶來建設供自己享樂的金屋，打算着怎樣使自己的兒女搶得教育的優先權預備將來可以承襲自己的特權階級的地位，而從不知道爲全民族找一個出路。他們只要可

解自己的渴，便喝別人的血也不會皺眉；他們只要自己有飯吃，只要自己的荷包裝滿，便會傷天害理，用盡心思，想出種種比猛虎更猛比毒蛇更毒的法子來壓迫平民，敲剝平民，虐殺平民，無所不爲而且無所不至。惟其有這些不肖無恥的知識階級的人們，所以攪得全中國沒有一片乾淨土，每年逢到今天國慶日，大家總覺得國將不國，慶無可慶。我們從前常常深惡痛疾軍閥和帝國主義；但是，假使只有軍閥，沒有爲虎作倀的知識階級，這些和紙糊老虎差不多的軍閥，能吃人吃得如此凶狠而且如此巧妙的嗎？我們試看、民國以來的種種慘劇和惡業，那一件不是由那些有思想有知識會出主意會掉槍花的爲虎作倀的知識階級教唆着或是幫助着幹出來的？至於帝國主義，雖然是我們的大敵，但是其來自外，我以為並不十分可怕。照生物和人類類的歷史看來，一種生物或是一個民族的滅亡，往往是由於外來的原因者小而由於內在的原因者大；要是從前我們自己不內腐，沒有一個人肯腐爛了良心甘於引狼入室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以便自己從中取巧括得一筆錢來預備做租界的寓公的聰明的高等強盜，那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恐怕不至於厲害到這步田地吧！

概括一句話，在過去的時代，我們的知識階級，是只

有罪惡，沒有功績——就令有，也微乎其微，斷不能償其罪。

現在，如何呢？我想，現在，是時候了！知識階級懺悔的時候到了！贖罪的時候也到了！

現在，軍閥是打倒了，北伐是成功了，全國是統一了，領導我們民衆革命的國民黨，正在用了全副精神和力量預備訓政的設施了！我們從前今年希望明年明年希望後年過一次失望一次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在這第十七次的國慶日，究竟撥開了雲霧掃盡了陰霾現出青天白日來，這真是可喜可賀的事！這真是值得薄海歡騰普天同慶的開我國歷史新紀元的一天！

但是，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聽我一句話吧！請聽我一句話吧！今天，我們在歡喜慶賀的當兒，同時要立刻覺悟：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懺悔的時候到了！我們贖罪的時候也到了！今天，我們要把牠看做也是開我們知識階級新紀元的一天。從今天起，我們要改過遷善，要絕不文過飾非的把從前我們所留下的污點洗除淨盡，要勇敢無畏剛強不屈的把目前我們應得擔負的使命擔負起來！

我想，從今以後，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能力，只能爲全民而用，只能爲大衆而用，不能再爲任何

凶惡的暴主作工具，不能再爲任何特殊的勢力作護符，不能再爲任何不必要的東西作裝飾！我們只能在全民之前折節服務，只能在大衆之前鞠躬盡瘁，不能再在威權，金錢，或別的什麼東西之前屈膝。此其一。

我想，從今以後，我們只能爲全民找出路，不能爲個人找出路。我們要擴大放遠我們的眼光，看到全民大眾的利害關係，不能再戴了近視眼鏡，只注目於個人或少數人的得失。我們要依照訓政的方針，把我們各個人所有的一星之火，合成一盞輝煌的引路的明燈，指示在暗中摸索的全民大眾，走上坦蕩蕩的光明的前途；不能再像運動場中賽跑一般，只圖自己能夠得錦標和賞品，故意擠軋同路的夥伴以求捷足先得。此其二。

我想，從今以後，自訓政開始以至憲政告成之日，都是我們吃苦的時候，不是我們享樂的時候。本來，在產業落後的中國，一切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物質條件都沒有完備的現在，我們原不配享樂；要是我們再睜眼看大多數同胞過的是什麼生活，我們更不該享樂。在現在，我們不止應該在個人的生活問題之外，顧到全民族生命的維持；並且必須時時勉勵自己，鞭策自己，使個人能以最低限度的生活，爲全民族負最大限度的責任。在現在，我們要吞着

黃連做工作，別希望含着蜜糖做工作；我們要在矮屋茅檐下做工作，別希望在高廳大廈裏做工作。此其三。

上述三端，應該是我們懺悔的信條，是我們贖罪的願書，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針，是我們今後應走的正路，我想。

至於實際的工作，我們應該擔任什麼事情呢？這雖然要看我們的學力和個性，不能一概說；但依我看來，最重要的而又最有效的，是教育！（茲因篇幅過長，不及申說，暇當為文專論之。）

親愛的知識階級的朋友們！現在是我們懺悔的時候了，是我們贖罪的時候了！從今天——開我們的新紀元的一天起，把我們手上的血痕洗淨，心上的污點湔除，點起我們的明燈，擔起我們的責任來吧！

民國十七年國慶日夜十二時。

註一 見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

新評論半月刊 第二十一期 出版

要目

眼前的青年問題.....	章乃器
上海郵局的罷工.....	章乃器
中國社會的解剖(丁).....	章乃器
內地革命青年之使命.....	魚常
國粹?.....	邁園
也算是中國國民黨史.....	魚常
奇怪的禁煙政策.....	汪大同
非戰公約的背景及我國不應參.....	
加該公約的理由.....	顧繩炎
革命的外交政策!.....	亦明
修約呢?廢約呢?.....	溫俊也

價目 每册本埠四分外埠五分
半年十二册連郵五角五分全年一元

學生工人兵士如連名六人訂閱得照六折計算
但要舉出一位代表刊物全數寄給代表以省郵費

發行者：上海霞飛路二四號新評論社

母性的偉大

陳醉雲

這是一個美麗的晚上，兩旁都有燦爛的燈光照耀着，玻璃窗中到處充滿了誘人的色彩；更有珈琲店中的留聲機的歌音，從疎疎的彩籬中傳送出來，雖然空間的長度已使聲息低微，但依舊流溢着熱烈而高亢的情調。許多行人們，大都裹着妖豔的服裝，挺着矯健的步履，連肩膀的聳動也含着節拍。至於坐在車子裏的人們，更是曳着得意的笑語聲，很迅疾的像走馬燈上影子似的飄瞥過去。總之，一切事物的表面，似乎都很愉快，很興奮，而又很急速。

那時，我同着一個朋友，剛從影戲院中走出來，一幕幕可喜可悲的印象，還在腦經中轉動着，驟然走到這熱鬧的街上，幾乎像從劇中的世界跳到了另一個世界，眼前的一切景象似乎都有點恍惚起來。我們匆匆跳上了一輛電車，因為車中非常擁擠，祇得伸手拉了頭頂上的環子，讓身體像懸掛似的搖擺着。

我正在眺覽街路上的景象，突然間聽到車內有一個外國婦人的聲音，喊了一聲“John”。這喊聲很倉猝，很

尖銳，好像感着內心的疾苦，迫不及待的喊出來似的。裏聲音竟驚動了全車的視聽，當我掉轉頭去看時，只見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外國青年，側着身子從人叢中鑽出來，踉踉跄跄地走向那老婦人身旁的一個空座上去。我當時心裏覺得很詫異：「這樣一個年輕力壯的人，在車中多站一下，也不算希罕，為甚麼要大驚小怪地叫他去坐！」的確，那時我對於這個老婦人，心裏頗有點不以為然；而且另外有許多人，也正在用眼光灼灼的看着她。

但是，當那青年坐下之後，我就立刻明白了：原來他並不是一個健康的人呵。他的兩眼是瞎的，面上蒼白得全無血色；顯然是無可奈何的厄運，已把他的應有的青春的光榮剝奪而去了！一種將枯未枯的淚痕，更常常滋潤着他的盲而無光的雙眼，這明明告訴我們，他的心是怎樣的焦灼呵，是怎樣的永遠在焦灼呵！但是有甚麼法子呢，誰有這種力量，能夠替他拭去這永遠不可補救的生命的創痕？

於是我心裏便立刻默然了。再看那老婦人時，見她似乎還在用祈求的眼光請人家諒解。她並不像一個有錢的人，身上的服裝，也幾乎像她年齡那樣的衰老了。脚上一雙白帆布的鞋子，除開黯舊的色澤外，還沾着許多紅色的斑痕。這些重重疊疊的紅色斑痕，便是從底皮中所壓擠出

來的雨天的水漬的符號。在這車廂兩旁的座下，所有的鞋子，幾乎全都顯着驕傲的光彩；祇有她的那雙鞋子却落伍了，像是自慚形穢似的，悄悄地躲在她的古舊的裙裾底下。

她的面色也是那樣蒼白，因為雙頰瘦削，鼻子便愈覺高聳，呈現出孤寂與愁苦的樣子。頸上是瘦得幾乎祇賸一張皮，臉皮也深深的凹下了。但是，她的炯炯的目光，却充滿着慈祥的光輝，使我們知道她的心中，是怎樣地純潔，和善，而絲毫沒有慚怍。她的衰顏與白髮，也都昭示着藹然可親的樣子。這些可說都是人類的瑰寶，決不是淺薄的物質的粉飾所能比擬的。有了這些，人類也許纔有真實的價值。至於掠奪了別人的汗血來裝點自身，不但毫不知恥，還自以為志得意滿，這却適足以證明人類的愚蠢，與教育的不完善而已，我想。

這時，那個盲目的青年，依依地坐在他母親的身旁，從他那種局促與惶惑的神情看來，分明是在希求睜開眼睛來看一看這個世界。雖然這個世界，未必像他所理想的那樣美滿，萬一竟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時，也許會使他感着失望；但是，這到底是他的損失，而且很使他的生活失去保障。從他們母子倆的缺乏營養的面色看來，便可以知道他

的不幸，與他的慈母的如何艱辛了。

這是一個怎樣不可磨滅的印象呵，而且使我深深地認識了母性的偉大！

★ ★ ★ ★ ★

這是另一個晚上了，偶然有一縷月光，從古井似的院子裏落在我的窗上。於是我耐不住了，便被這月光招引着，使我出去散步。涼爽的秋風，到底是可愛的，它一陣陣吹來，給人以無限的愉快。在路上行走或逗留的人，已沒有一個拿扇子了，因為這時，誰的身上都感着涼意。祇有路旁的幾家巨宅中，除了開着窗子不算外，還有電風扇在紅燈底下轉動。這大概是因為他們熱的東西吃得太多的緣故。

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心裏不覺偶然起了一個感想：「像這樣不冷不熱的天氣大家總該都覺得愉快罷！」但是過了不久，就有一樁事實來證明我的所想的不錯了。

在一條路的旁邊，上面並有屋簷遮掩着，不過樹葉還濃密，就在那樹蔭下面，發見了幾個異鄉的流落者。她們是一組不幸的家庭，——兩個孩子，一個母親。「是遭兵災的呢？還是遭天災的呢？」我心中這樣思量着。不過從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一定是遭兵災無疑的，因為祇要戰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聾子外婆

季叔

十三年秋間，我與妻養病山鄉。一向只在煩囂的都市中討生活，一旦到了另一個境界，環境和空氣都變換了，覺得所見所聞，在在都足引起興趣。幾個月鄉村生活，經歷了許多沒有經歷過的事情，看見了許多沒有看見過的東西。現在回想起來，有時無可捉摸，有時簡直羨仙。只有聾子外婆的印象，却深深的刊在心版，一想起來便有一個老婆婆的影子很清晰的現在眼前了。

一天下午，金風颯颯的吹來，炎熱還沒有盡褪。竹林蔭下，長晝無人。我攜了妻並坐在長凳上納涼，聽着嘶嘶的秋蟬的長鳴。

人說：「聾子外婆作客來了。」我幾次聽三姨說起過聾子外婆，也想怎樣見她一面。跛着鞋子走進屋裏，堂前布機靜靜的擺着。矮板桌傍，站着一個老婆婆在那裏指手畫脚的高談，傍人都沒有理會她。她紮着青布的包頭，新竹布衫，藍褲子縛着褲脚，四寸多長的繡了蝴蝶的布鞋蹣着好像兩隻龍船。

她一見我進去，便一把拖着我嚷道：「太陽少爺，你

長得這麼高了。你也高興到鄉下來玩玩？鄉下是好苦的呵，沒有怎麼拿得你喫，你莫在意呵。」又望着傍人說，「我從前看見他的時候，還只有五六歲咧！」一種真誠的歡喜，盡流露在她的老顏上了。

妻隨着進來，她也一樣捉住她說：「那時你還沒有這張板桌高呢！」妻微笑着不說話，走進自己的房裏，她也跟了我們進來。「房裏收拾得好乾淨呵，」說着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少爺小姐不嫌屋子太老太髒罷。」接着便滔滔汨汨談個不休。

妻說，這就是聾子外婆。聾子外婆是房主婦的母親，三姨的乳母，這是我早已知道的，但我實在並沒見過她。這回一見，覺得她也沒有什麼奇突，不過是一平常的老婆婆罷了。

但她此後，每天總要到我們房裏來坐幾回。我們平常總是不出去的，不過在房裏看看書，有時正下着象棋，也不十分答理她。但她無論怎樣還是要來。起先是向我鬪笑，我們有時感到沈悶，也樂得聽她胡說亂道附和着一

笑；後來漸漸向妻訴說身世，因我們漸漸的對她注意起來了。

她娘家姓李，夫家姓雷，父親還是醫門秀士。生了兒子都死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半住在娘家，一半住在我們的房東她的女兒家裏。

她在女兒家裏，每天天還沒亮就起來了。把包頭一紮跑到菜園裏，從溪邊汲了一桶一桶的水洒徧一垅一垅的菜畦。早飯一喫便出去到鄰村打牌去了，要到傍晚才回來；又是汲水淘米洗衣服，燈下檢破布墊鞋底，縫補外孫輩的破舊衣服，咳嗚嗚總要弄到夜深。

沒有牌打的時候，就提一隻筐子到山上檢枯枝。在她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有用的；檢了枯枝當柴燒飯，那是不用說了；竹頭木屑破布，凡是人家遺棄的東西，她都要細細的收拾了來珍藏，預備一旦的應用。她沒有一刻鐘在那裏憩息的，除了打牌，無時不在忙着找尋工作。

她常喫飯，喫山薯和芋苳的時候居多。外甥輩喫剩的殘飯，他才敢狼吞虎嚥。

她對人家說，她是歡喜喫芋苳山薯一類東西的。這樣朝夕晤對的同她約有半個月的盤桓。一天清早，

曉霧濛濛，微微帶些涼意了。我正披上衾衣坐在牀上，看着妻對鏡梳妝，髻子外婆又穿着那件新竹布衫蹣跚的走進來了。「小姐，我要到家裏去走一遭，三四天就來的，等我帶些山薯來送給少爺喫好罷。」說着帶笑出去了。妻一手捏着頭髮走到房門口送她，我也望着她一步一步的走去。不知怎的，覺得她的笑容裏總夾着無限的淒苦，她的背影也特別的寂寞和淒涼。

「唉——」妻走進房門長歎一聲，我也被深的憂鬱鎖住了。

聽到妻說，在廚房裏，時常可以聽得房主婦和女兒斥責她的聲音。有一回，妻到廚房裏去舀冰，她的外孫女兒正在勉強她用一盆洗過油鍋的髒水洗臉，她也只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罷了。

「生兒育女，到老了真是沒有意思呵！」妻這樣太息着，兩眼注視着我。我更有什麼可說的呢！

三天以後，她方回來。帶了許多山薯和蘿蔔來，也分送了些給我們。她向我們道了安好，便瞥到廚房裏去了。

從廚房裏傳出一片高聲吵嚷的聲音：

「關肚仙的靈姑也曉得我是髻子，她一見我，便叫我髻子外婆。」起先是笑着說。

「她說你這個老媽子是沒有兒子的；女兒有一個，但沒有良心，飯是有一口給你喫的，不過有些難喫罷了。」語音漸漸的沉重起來了。

說了一頓忽然沒有聲音了，我心裏疑惑，叫妻出去看看是一回什麼事。過了一會妻笑着回來說：「我走到廚房裏，沒有看見她；小冬瓜說外婆在前頭呢。我走到門前一看，你曉得她在做什麼？」妻望着我笑不可仰了。

「我不知道，才叫你看哩！」

「她在那裏同孩子們踢毽子呢！」妻笑得要倒在我懷裏來了。

我趕忙跑到門前：一片廣場上，三個小蘿蔔頭圍着兒子外婆在中間，真如鶴立雞羣。六十幾歲的老太婆，却追逐自如的同三個小孩在比賽毽子。一脚一脚的勾起鷄毛毽子，踢得純熟，活潑勝過攀揉樹木的猿猴。我也按着肚子笑回來了。

她實在是一個老孩子。因此我知道了：她的所以如此歡喜打牌，也是因為感情沒有寄託只有在牌上求歸宿罷。

她懂得很多的事，醫方也懂得一點，那是的確的，我的劇烈的牙痛，是她用竹葉和黃蘗一劑給我治好好的。據她自述：那是天文地理沒有一樣不曉得的。她時常給妻談些戲文裏的故事，他能從唐朝講到大宋，能從薛平貴射鴈講到楊忠保伍子胥。有一回，一個瞎子唱道情，她居然平心靜氣的聽了足有半點鐘。她究竟有沒有聽到呢，那是

誰也不知道；但從她的神情上看來，的確已深深打動她的心絃了。

「這樣博學多藝，在男子之中也少見罷。假使她是不聾的話……」妻常常這樣對我說。

但她自己曾向我們說過，還是聾了的好。「幸虧聾子。天下多少醜醜的事，真是看不下去。倒是聾了耳朵，少惹許多悶氣。」

村坊上多少人都恨他入骨，就因她太心直口快，不給他們的鬼污行爲留一點餘地，這樣說來她真是聾了的好。

其實，她對人家，真是用了滿腔的熱誠的。無論那個人有病痛，她必設法爲他們診好；看到窮苦饑寒的人，她也得無論如何要竭力周濟的。卽如我們在山鄉，沒有用女僕，妻又在病中，都虧了她百般照應。

但是，她這樣一片好心腸，總沒有一個人理解她。只有見到久不見面的生人，她才能揮淚向他們訴說她的心事。

本來，這樣一個熱誠的人，如何能在這冷酷的社會裏插足呢？

我們在山鄉一共住了三個月。十月初旬，我們就回到城裏來了。那時柿子已經熟了，溪邊的楓葉紅得如火。我携了妻上小車，回頭看看石橋上，聾子外婆拿着一條印花手帕揩拭斷珠似的老淚。——到現在，那個情形還清清楚楚的如在眼前。

在廈門作

蘋果樹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汪儻然譯

七 (續前)

當他們在著衣服的時候，哈立兌安靜地說：

「你救了我的性命了，老朋友！」

「胡說！」

衣服穿上了，但是心境還不十分復原，他們一同回到旅館去，坐下來喝茶，除了哈立兌，他是睡在他房裏了。

吃了幾塊麵包和果醬之後，娣壁娜就說道：

「我說，你知道，你真是好漢！」而弗萊達就贊同道：

「這個自然！」

阿雪司特看見絲黛娜低眸下視；他就在慌亂之中站了起來，走到窗旁去。從那里他聽見娣壁娜低聲說道：「我說，讓我們來插血爲盟吧。你的刀在哪兒，弗萊達？」他從眼角瞥見她們兩個各人嚴肅地刺自己一下，擠出一滴血，洒在一片紙頭上。他就轉身向門走去。

「不要耗子般地偷跑了！回來！」他的臂膊就給她們抓住；他被挾在這兩個小姑娘之間，帶回到桌子邊去。桌上放着一小張紙，紙上有一個用血畫的肖像，還有三個名

字，絲黛娜哈立兌，娣壁娜哈立兌，弗萊達哈立兌——也是用血寫的，像星底光芒一樣向着中間的人。娣壁娜就說：

「這就是你。我要和你親嘴哩，你知道。」

而弗萊達就接應道：

「哦！——不錯！」

阿雪司特來不及逃走，就有些濕濕的頭髮纏在他的臉上，像咬一口的那麼一下落在他的鼻子上，他覺得左臂被捻了一把，另外又有牙齒輕輕地找上他的面頰。後來他被放開了；弗萊達就說道：

「來吧，絲黛娜。」

阿雪司特，臉紅而莊重，看看桌子對面的那個臉紅而莊重的絲黛娜。娣壁娜格格地笑了；弗萊達却叫道：

「提起精神來吧——這樣要攪壞一切了！」

一種奇怪而又自己覺得羞愧的熱望起於阿雪司特心中；後來他沉靜地說道：

「閉嘴，你們這些小鬼！」

娣壁娜又格格地笑了。

「那末，既然如此，她可以吻她的手，你可以把她的手放到你鼻子上去。這倒是一樣的！」

叫他驚異之至，那女郎真個吻了她的手，把手伸了出來。他莊嚴地執住這隻冷而纖弱的手，把手放在他頰上。兩個小姑娘又拍起手來，弗萊達就說：

「現在，既然如此，我們在隨便什麼時候都必須要救你性命了；這是已經定好的。我可以再喝一杯麼，絲黛娜，不要那樣可厭地稀淡的。」

繼續喝着茶；而阿雪司特，摺起了那張紙，放入袋子裏。談話轉到出疹的種種好處上去：蜜柑，調羹盛的蜜糖；沒有功課，等等。阿雪司特靜聽着，默然不語，只有時和絲黛娜互相注視，她的臉可恢復了平常的白中帶紅的顏色。能置身在這個愉快的家庭，如同家人，實是非常使他得到慰藉；注視她們的臉是非常使他迷醉。喝過茶以後，當那兩個小姑娘在壓着海藻的時候，他坐在窗邊座位裏和絲黛娜談話，翻看她的水彩畫。這全件事情都像一場有趣的夢；時間和意外之事都中止了，重要和現實都停頓了。明天他要回到美根那里去；這一切事情什麼也不剩留，只留下那張孩子們的血所畫的紙，放在袋裏。孩子們！絲黛娜倒不能算是孩子了——和美根一般大的！她的說話——

說得快，冷淡而帶羞澀，然而而是友好的——似乎在他的沉默之中愈顯言詞之美，而且在她身上有一種冷淡而處女的氣象，——一位閨房裏的小姐。在晚餐的時候，（哈立兌因爲海水喝得太飽了，所以不來加入）珊壁娜說道：

「我要叫你弗蘭克了。」

弗萊達接應道：

「弗蘭克，弗蘭克，弗蘭基。」

阿雪司特笑了，鞠鞠躬。

「每次絲黛娜叫你阿雪司特先生的時候，她就付一筆罰款。這種叫法是可笑的。」

阿雪司特看看絲黛娜；她漸漸地臉紅了。珊壁娜格格笑起來；弗萊達叫道：

「她是臉紅了——臉紅了——呀！」

阿雪司特把手伸出到左邊和右邊，每隻手抓住些美麗的頭髮。

「看哪，」他說，「你們兩個！不要管絲黛娜，不然我要捆你們起來！」

弗萊達格格笑起來：

「哦呀！你真是一個野獸！」

珊壁娜小心地低聲說道：

「你叫她絲黛娜了，你知道！」

「爲什麼我不要叫呢？這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好了，我們許你叫！」

阿雪司特放鬆了抓住的頭髮。絲黛娜！她要叫他什麼呢——此後？但是她沒有叫他；直到就寢的時候，他故意說道：

「晚安，絲黛娜！」

「晚安，密司忒——晚安，弗蘭克！你真是個了不得的人，你知道！」

「哦——那個！那里話！」

她的迅速直率的握手忽然緊了，但同樣地忽然鬆了。

阿雪司特木然站在那空的起居室內。祇在昨夜，在蘋果樹和鮮花之下，他曾摟抱美根在他懷裏，吻着她的眼睛和嘴唇。他喘息了，被回憶之沖激所打動了。本來這事今晚就要開始——他和她的生活，那祇求能和他在一起的她！可是現在，二十四小時以上的時間必須要虛過了，因爲——假使他沒有看過他的錶！爲什麼他要和這家坦白的人做朋友呢——正當他告辭了坦白和其他一切的時候？「但是我要和她結婚的，」他想；「我叫她這樣的！」

他拿了一根蠟燭，點着了，走到他的臥室去，他的臥

室是隣近哈立兌底。當他走過的時候，他朋友的聲音叫他道：

「是你麼，老朋友？我說，請你進來。」

他是坐在床上，吸煙看書。

「坐一歇吧。」

阿雪司特坐下在開着的窗子邊。

「我正在這里想着今天下午哩，你知道，」哈立兌突然說起來。「人家說臨死時生平事都湧上心頭。我倒並沒有。我猜是我走得還不十分遠呢。」

「你想到什麼呢？」

哈立兌靜默了一會兒，後來沉靜地說道：

「不過，我的確想到一件事情——很奇怪——想到我本來會到手的那個劍橋的姑娘——你知道；我幸而不必掛念到她。不論怎樣，老朋友，我現在能夠在這里都是你所賜；不然我現在已經在幽冥中了。沒有床睡，沒有烟吸，什麼東西也沒有了。我說，你想我們那時會遇到什麼？」

阿雪司特喃喃道：

「像火焰一般地熄了，我想。」

「唔！」

「我們也許要突然亮一下，而依戀一會兒，或者。」

「哼！我想這倒是很淒慘的。我說，我希望我的妹妹們對你客氣吧？」

「客氣得了不得。」

哈立兌放下他的烟管，把手又在頸子後，轉過臉兒向着窗子。「她們不是壞孩子們！」他說。

阿雪司特注視他的友人躺在那里，臉上帶着那個笑容，而燭光照在他臉上，這時阿雪司特不禁震顫了。很實在的！他本來是會躺在那里，不帶笑容，永遠沒有了那愉快的容顏。他也許會不躺在那里，而被「沙埋」在海底，等候在——第九天復活，是不是？於是哈立兌底那個笑容在他看來似乎忽然成爲一種神奇的東西——彷彿他這笑容中包含着生與死的一切區別——那個小小火焰——那一切！他站了起來，輕輕說道：

「好，你該睡覺了，我想。我把燭吹了好麼？」

哈立兌抓住他的手。

「我是說不盡我的感激，你知道；總之死是糟透了的事情。晚安，老友。」

阿雪司特大爲感動，緊緊地擠擠他的手，就走出樓去。大廳門還開着，他就趁着新月走出到草地上。星星在一座深藍色的天空中大放光明，有些紫丁香花被星光所照，

呈露夜之花底那種神奇的，言辭所不能形容的色彩。阿雪司特把他的臉緊貼着一棵小枝。在他閉着的眼睛前，美根突然出現，那隻棕毛小狗兒靠在她懷裏。「我想到我本來會到手的那個姑娘——你知道。我幸而不必掛念到她！」他搖搖頭離了那枝紫丁香，就在草地上走來走去，一個灰色的幻像實現了片刻，在兩邊路燈底燈光之中。他又和她在了一起了，在那些生動活躍的白花下，小河在旁邊細語，月兒在浴身小池上閃耀着鋼青色。他又回到和她的仰起的臉兒接吻的狂喜中去，她臉上是充滿着純潔和卑微的熱情；他可回到那異教思想之一夜底懸慮和美趣中去。他又靜立在紫丁香花底陰影裏了。這里的海（不是小河）是夜之聲；海水帶着它的嘆息聲和悉沙聲；沒有小島，沒有梟，沒有夜鷹疾飛或啼叫；祇有一架批霞娜鳴響，白色屋宇用齊整的曲線刻劃天空，紫丁香花底芳香充溢空中。旅館中的一個窗戶，高高地在上面，是透着燈光，他看見一個陰影從窗帘前經過。於是最奇怪的感覺在地心中激動起來，這是有——一個情緒自己在那里攪動，糾纏，扭繞，就彷彿青春和戀愛都弄得惶惑而且慌亂了，要找尋出路而受到了挫折。這個女郎，曾經叫也弗蘭克的，她的手曾經突然緊緊地握一握他的手，這個如此冷靜而純潔的女郎——她對你那種相野

不合法的戀愛要發生怎樣的意見呢？他倒身在草地上，盤着腿坐在那里，背朝着屋子，像菩薩的彫像似地一動也不動。他真的要破壞別人底清白，而去偷竊麼？吸過了一朵野花底香氣，於是就——也許——拋棄了它麼？「想到我本來會到手的那個劍橋的姑娘——你知道。」他把雙手放在草上，一邊一隻，手掌向下，緊壓着；草還是暖暖的哩——這些草——微微有點濕的，是柔軟堅實而且親睦。「叫我怎樣辦呢？」他想。也許美根是佇立窗側，望着那些花，而心中

想到他吧！可憐的小美根！「爲什麼不呢？」他想。「我愛她！但我不是——真個愛她呢？還是我之要她祇不過因爲她是這樣的美貌而且愛我呢？叫我怎樣辦呢？」批霞娜響個不停；羣星閃耀不已；阿雪司特注視面前黑暗的海，如受迷疊。後來他站了起來，腳腿都起了痙攣，身上覺得寒冷。隨便那個窗戶裏都沒有燈光了。也走進去就寢。

(未完)

春潮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目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封面畫

發刊辭

血，逸樂，與死

(附)諾露伊夫人像及手蹟

我們何處去

藝術的把戲

真理變殿下的活劇

進酒

秋

糊孫

別後

嘉言懿行抄

編輯室的話

附錄

錢公俠
常式

春潮書局創辦旨趣

上海施高塔路四達里春潮書局發行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張友松
孫福熙
張福熙
石民
陳醉雲

夏索以

方勻女士

殉

情

法國莫田桑(Laupassant)著

曾仲鳴譯

今年，秋季向盡，我的表弟兄輩有個叫做加陸德賀永的，請我到鄉間去，乘天明的時候，在沼澤裏打獵野鴨。

我的表兄是一個四十歲的大漢，體健而多鬚，……算是鄉村的土財主。他舉止粗野而可愛，素性愉快，帶着高羅族的精神，雖才能平庸，但為人尚可親近。他住在一所半似農家半似王宮的大屋，這屋居於廣闊的山谷中，溪流環繞其旁……

山谷多牧場，溝渠縱橫，灌溉其間，紫籐為籬，以相分隔。稍遠，有長溪蜿蜒流注，至此，瀦而為沼澤。這片沼澤是最難得的畝獵區域，為我生平所未曾見過的。我的表兄專心經營，和布置園囿一樣。沼澤的上面，蘆葦叢生，因風搖曳，使靜波起聲響，時時激動而有生氣。岸畔闢數小徑，平底的小舟，用長篙領導推進，寂然在死水上徐徐渡過……

傍晚，我到我的表兄的家中，時正嚴寒，冷氣幾可劈石。

我等在大餐室晚飯，室的櫺櫺牆壁，排列着無數的飛鳥的標本，種類繁多，如鷹隼，鳴鳥，鴛雀，鸞鷗，或張

開兩翼，或棲止枝上。我的表兄披着海豹皮的長衣，他自己也像是一隻寒帶的野獸。

我們決定於明晨三點半鐘動身，預計四點半鐘可以達到我們所選擇的埋伏地。我們在那裏已築一小屋，堆冰片以禦黎明的北風。這種北風，挾奇寒而來，甚為猛烈，裂膚如鋸，擊皮如刃，刺骨如毒針，揉肉如巨鉗，而焚燒肢體又如炎火一般。

我的表兄摩擦兩手，并說道：

「我從來沒有遇見這樣的冷寒，今晚六時，我們的寒暑表已降至零度下十二度了。」

飯後，我即就寢，睡時，火爐中的炭火熾盛，作光熊熊。

晨間三點鐘正響罷，人家叫醒我，我急急的披上一件羊皮大衣，我的表兄加陸係穿一襲熊皮。我們兩人各自吞下兩杯咖啡，後又飲了兩盞燒酒，相率離家。一個獵場看守人，和兩隻獵狗名叫榜駿和僻浩的，追隨我們的身邊。

我和加陸并肩而行，低着首，曲着背，兩手在衣袋中，而獵槍則在腕下。我們的革履用毛布包裹，如此，在

冰凍的溪面行走，可免跌倒，又無聲音。我們的狗，呼吸不已，它們的氣息，盡化作白煙。

我們不久就到沼澤的岸旁。我們進至蘆葦的狹徑裏，狹徑直穿低矮的森林而過……

忽然，我遙見在一幽徑的轉灣處，有我們所築的埋伏小屋，我即走入，我們幾乎尙有一小時，等候野鴨的醒悟，我便卷在毯中以取暖……

天際漸漸的現淡白色，鴨羣成行，從空中迅速掠過，作點斑斑，剎那間，即沈沒不復可見。

在微黑的天邊，忽發一道紅光，加陸剛剛放射一彈，兩狗匆匆的奔去。

自此以後，每隔一分鐘，或是我，或是他，望見蘆葦上有一羣鴨的黑影，即刻開槍射擊，榜駿和僻浩又氣喘，又快樂，屢含血絲淋漓的飛禽，奔向我們。它們的雙眼往往還對我們沈視呢！

晨光熹微，天色清蒼，朝陽從谷隙吐出。我們正想歸去，忽有兩鳥直頸張翅，從我們的頭上飛過。我即發一槍，兩鳥中，有一鳥立刻落至我的腳旁，是一隻腹際多白毛的鴛鴦。此時，在空間，繞着我的頭畔，有一種音響，是一種鳥聲，短促的，連續的，悲慘的，那隻未死的小鳥

纏繞碧空，周旋於我們的上面，注視我手中所握着它的伴侶。

加陸屈膝地上，獵槍放於肩際，目光耿耿，窺伺那隻小鳥，等候它更迫近些。

他說：『你已殺了雌的，那隻雄的一定不會飛去！』當然的，它不肯飛去了！它盤旋不止，只在我們的左右哭泣。從來沒有一種悲痛的呻吟，使我傷心愴神，和這隻失羣的小鳥所發出的哀訴，所表示的愁怨一樣！

有時，它爲獵槍所恐嚇而逃避，似欲繼續他的去路，獨自衝天遠引。然而，終不能忽然他往，依舊轉回，尋覓它的同伴。

加陸對我道：『把雌的放在地上，那隻雄的一定飛下來。』

它果然越飛越近，依傍雌的遺骸，悲傷心愛者的喪亡，深情所及，竟不顧慮危險了！

加陸即發一槍，好像將繫住飛禽的長繩割斷一般，我遙望黑影從空墮落，蘆葦間，有聲響磅然，僻浩立把那隻雄鳥銜來。

兩隻鴛鴦都已凍冷了，我就把它們放在獵囊裏……當天，我即返巴黎去！

自己的苦酒

晶清

梅姐由灰城寄來美麗的信箋，廬隱在一盒信箋的首頁上寫着：「小鹿：六年闊別，嘆天涯漂泊，彼此同運，但願常捧定痛創之心，走盡崎嶇旅途也。」讀後不禁黯然久久！草此自遣並答廬隱之遠道惦念。

不問是寒暑或陰晴，
不問是花朝月夜靜，

自從醉人的東風起時直到冬來凝冰，
我呵永遠捧定了這隻殘缺的瑪瑙杯——

一天天一時時終年不息停，
斟滿了苦酒杯杯給自己飲。

我是酣飲着一盞盞苦酒有如瓊漿，
沉醉時呀一倒身便睡進了煩惱網。
設若酒醒神蘇又重斟重飲不間斷，

原爲，這辛辣苦酒出自我親手釀。
我要將，自釀的苦酒痛飲到盡乾，
是天罰我才來到人世永永受苦難。
崎嶇的旅途呵我願走完不計短長，
似此辛辣苦酒只合我獨自細細嚐。

自那年將舊夢并青春草草埋葬，
這幾載的流浪有如風中落花飄蕩。
披着破舊征裳奔馳悠長旅途上，
任憑它路傍的野草閒花笑我癡妄。

伏老：

這首不完全的詩是中秋後一夜在西湖寫的，當時因貪看月亮沒有寫完，本擬於回滬時續寫，不料返家就得到梅姐病危消息，昨夜更接到她死的噩耗！這是如鉛箭如利刃般的消息呵，是使我魂飛，心碎，腸斷！天！愛我護我有如手足有如慈母的梅姐今已捨我而長逝，吾尙何言？！

十七，十，八日晨痛哭之後。

大

題

小

做

同情的吝惜

九芝

鄒容的「革命軍」早就變了古董，民元以後各地圖書館徵求革命文獻，有得到的，有至今尚未得到的，十七年來竟沒有一家書肆出來翻印，一直到今年九月民智書局印行「初版」。

卷首赫然耀目的是章炳麟的「鄒容傳」，一見「鄒容傳」立刻會叫人注意的是有沒有中段的幾句，一注意而這中段的幾句更赫然而耀目：「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檢察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朧，朧故慕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緩朧，朧逸。遂按名捕容炳麟。」

這中段幾句在國民黨同志及全國青年腦海中曾留過甚

深的印象。但是事情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雙方各執一詞，決不能再找出什麼佐證。局外人對於這種永無佐證的案件判斷，往往是根據兩造平日的言行。在數年前，全國青年的同情對作者似是十分吝惜，羣以其輕率誣譏同志為不當。對於浙江官書局之不肯毀版，似乎誰也覺得它是失職。這不是因為全國青年已得了什麼佐證，足以為判斷此案的根據了。同情的所以給與後者，只是因為前者的平日言行如「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等等太不能受人原諒了。

但是第三者是往往這樣無情的，如今後者也改變了平日的言行，而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的議論了。青年們的同情的吝惜是這樣可畏的，雖然現在還沒有十分明白的表示，但是民智書局老板竟不刪去這幾句久成問題了的辭句，還不是吝惜同情的鐵證麼？

一個巴黎的模特兒

米佳

在中國舊社會心理上，聽到模特兒三個字，表面上無論如何都要顯出一種談虎色變的態度來！他們內心如何，姑且不問，然而一種好奇與害怕的醜態，那一個不是鬼頭鬼腦的縮頸愁眉，似乎聽見這三個字立刻就要減壽十年，二十年也沒有一定。神聖不可侵犯的假面具，到底應該維持住那個金玉似的老道德，當然的，我們雖然不敢和他們做方方的反臉，却是美術與藝術兩種學問，別有天地，縱使中國沒有這種天地，西洋至少是有的了！

是的，西洋不獨是有，而且非常發達。我們乘着中國尚未產生這種天地以前，借機談談隣舍的趣史與佳話。這樣至少可以省却談及我們自己的趣史，因為談到我們自己時，恐怕罪當決首的獎章，馬上就要掛到你的頭上，爲着不負責任起見，只得借題發揮，現在坐着無事，做文消遣，也是一件雅事！

西洋模特兒的天地太大了，她們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歷史也算不勝算，因爲她們的職業很能使她們發生許多情感的好夢，她們的生活也能令她們旋轉於情海或物質的風波之上。她們的曲線與體積之美，在給愛人滿足以外

尚可盡量的幫忙藝術家完成其層出不窮的傑作。她們有這種種好處，當然可以產生許多無窮的佳話與趣史。在這海般闊，地般大的佳話與趣史當中，我，何等謙遜地，擇選一個巴黎無名的模特兒談談罷；老實說，這個無名的模特兒，我也曾認識她。大概她是最可憐而且最美麗的平民女孩之一個！平民不平民，我們可以不管，不過爲藝術神聖起見，模特兒的曲線，是最先應該大注意而特注意的一個條件，藝術家心目中的模特兒，恰似石膏室裏的模型。模特兒心目中的藝術家，也恰似辦事房裏的書記和管理服務一般！這個無名的模特兒，我第一次在一位同學畫室裏逢見，事後我因爲要作幾幅構圖，也叫她到我畫室裏工作了幾次。第一天，我已覺得她來得有點特別，一雙碧眼，老是掛住愁眉。欲哭不能的慘狀，我在這次不獨實際的看到，而且和她畫下來了。爲好奇起見，慢慢探問她的心事，第一天沒有結果！第二天工作的時候，她的容貌，簡直愁得像個亡家之狗，這次我預備給她安慰，說了兩句好話，不得了！這位無名的小姐，忽然嗷嗷的哭起來了，終於放聲大哭，弄得滿室悲慘，當時我拚命的勸解，雖然自己抱着一腔好意，可惜無從推測她的心事，不能對症下藥，只得拋開畫板，呆呆的等着，這樣一來，反而給她一

個機會痛快的哭了一頓去！

西洋人的性格到底來得爽快，哭了以後，連忙把淚拭乾，立即擺上模特兒的姿勢坐下給你描寫，兩個眼兒是紅紅的。在這種酸妙的空氣當中，我不禁地繼續探問，其實自己太無聊了！

呵！實在對不起先生，我千不該萬不該哭的，尤其在先生的畫室裏。她說了。

那亦沒有什麼關係，我生平最喜歡和人分愁，而且也很喜歡洞悉人家的心事，從中和人幫忙與安慰，是件快事，如果你願意說，不妨盡量的說，況且你也是一位明達爽快不過的少女！

關係倒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說來也太平常了，恐怕沒有什麼意思，徒然攪擾先生的清聽，還是讓自己一人受苦罷！她說了。

不！你應該知道，你說了以後，你的心也就寬了。不說，固然由你。聽不聽，也是由我。不過世間不易找到一位真實說的人，也不易逢到一個誠心聽的朋友，所以我覺得你說了倒是一件光明正大的舉動。

先生說的話何等感動我，先生既然要聽，我也不是不願意說的，而且說起來也非常簡單，頂多不過幾句話就可

以把我的過去歷史全盤告訴你。知道。

我靜聽你的悲史。

不！我沒有悲史，不過是一段錯誤的路程罷了。我在十六歲的那年，不知情感為何物，因為一時肉體的衝動，和一位鐵匠結婚，結婚不到兩年，我纔覺悟到走錯了路，因為我到底是個感情用事的人。然而他呢？恰相反，因此這個小家庭在無形中生出許多咀唔，由咀唔而相罵。粗暴的他，居然打了我幾次（說至此又流起淚來了）。大概人類在悲愁的時候，偏偏情感的能力極端的豐富起來，我在無意中逢到一位藝術家，不知什麼緣故，好似他是我的救主。這次我真正和他發生情感與精神的戀愛，大概他也是一位同病相憐的病患者，因此兩人的愛情更加密切了。但一方面我極力的設法離婚，他也極力的幫忙，不奈我們兩人都是窮鬼，離婚須要一筆大款，堅忍的志向，使我磨折，因為要貯一筆離婚的款子的原故出來做了一年光景的模特兒！昨天我得到一個難於消化的消息，我的愛人決意離開我到外省去設法，留下我一人在巴黎，沒得勇氣過活，所以就哭了！

這一段話，能使我連想到一切痛苦。兩年以後，因為巴黎空氣不清的關係，我搬家到城外。有一個冬天的早

上，接到一位太太的投片，當時莫明其妙。談話以後，纔知她是那位模特兒的母親，愁容滿面的穿着一身孝衣（西人習慣，孩兒們夭亡，父母穿孝三月）。因為她沒有女孩的像，特來要我那張兩年前畫的構圖，我纔知道那個可憐的模特兒，有點不妙了！母親說：可憐的女孩，爲着愛情不能解決的緣故，在三天前胆敢跳塞納河死了！我至今還記得，母親哭的態度和女孩一個樣兒！一個無名的模特兒，他以愛情爲歸宿，死得倒也痛快！

昨天在舊書中發現出七年前的日記，覺得這段故事值得重提，中國人素來誤認模特兒是傷風敗俗的惡物，其實大謬不然！

佳話

米佳

寫文章不是我的職業，尤其不是在下生理想中的一個歸宿。「不要客氣寫吧，」一位知友在說，是的，現在或者可以暫時說沒有辦法，聊作消遣罷，不過，因爲消遣的問題，我曾也害過一場大病，幾乎送了性命，現在我纔知道什麼都有資格當作消遣品，唯有文章一門是千萬來不得的，這次我在病中，知友就替我找到一個消遣的辦法。這個辦法，却也來得巧妙與平凡，一點不奇怪地得到

許多趣史和佳話，還有無窮盡的詩意……

何苦來，已然不會做詩，談詩是件笑話，還是留着送還唐朝的詩人們談去罷，然而，現在的趣史，總得可以略談一下兒嗎？不！趣史千萬談不得，恐怕惹人誤會，得失友誼，倒是佳話可以談談，比較不着邊際。

有鬍子的少爺說，假如米佳這次娶個紹興小尼姑回去，那的確是個佳話，全體贊同，我近年來不知道什麼一回事自己也不會害羞了，於是乎硬要大家伴我去望尼姑，大家當然合作，也許他們比我來得更加起勁？聽說庵裏有兩位怪可憐的少年尼姑，總要聽到這句話，事實譜不譜是件閒事，少年的尼姑，比之平常的尼姑，自然來得特別文雅，因爲她們會念經，會敲鐘，穿的衣裳也來得古雅，頭目也乾淨，塗脂抹粉的惡習慣是沒有的了！還有其他種種好性格，到過廣州的同志們，總得知道其中佳話，所以我就把廣州的做個背景，假起一軀虔心拜佛的怪臉孔去望她們，船頭轉過來！不到十分光景，我們各自心歎，先選一位穿長袍的少爺們下去敲門，冷靜靜的環境，難爲她們出世人住得安心，縱使可以安心，也難定神，這都是客觀的推想，沒有價值的婆心，在未進門以前，我們最妙不稟自作多情。門敲了兩下，沒有應聲，再敲一下，又等候了半

天，纔聽見裏面有點動靜，原來管庵的老尼姑正從床上下來，漫漫的打開山門，笑容滿面的請進，我們七八個好漢，有如西伯利亞的餓狼，抱着滿腔好奇的熱望，東瞭西望亂跑，把老尼姑嚇個半死。其實我們年輕人太不自諒了，想起來大家都是可憐！穿長袍的少爺開口問管家，「那兩位年輕師父什麼地方去了呀？」她們剛剛到恩主家裏拜佛去喇！」大失所望，我們那裏肯信，似乎聽說庵裏有什末壁門，祕密臥室等故事。因之以為她們藏着不見客。人多勇氣大，隨地觀察，結果呢！沒有找到東西，大家面面相視預備走了，老尼姑燒好茶點，很謙遜地挽留我們喝口茶去，她還要我們去望望兩位年輕師父的寢室，這樣一來，恐怕不敢當也要當一次了，尤其是老管家來請！不要嘈！不要嘈！尼姑們的寢室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很黑暗的房間，老尼姑輕捷地進去開窗，可愛的兩張床，多麼清潔。帳門也沒有掛起，我們以為她避在帳裏，很不敢當的揭開探望，沒有一個影子！真個倒霉！然而，沒有看到她們的容顏，味兒總得聞着了，同伴們，正在打評她的睡衣的格式太時髦了，袖口來得太大了，而且用的是歪斜曲線，你一句，他一句的說個不了！無論如何，這次雖然沒有圓滿結果，除却我以外或者大家不至十分失望。穿長袍

的少爺，把身體一滾，睡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床上，足足有三分多鐘之久，幸福極了！

然後我們相約到隣村去看戲，一連看了三個狀元的曲本，高妙高妙！紹興鄉下人當然思想不新，向學的風味倒還濃厚！

可憐的米佳，中秋後一日紹興旅次。

駱駝尿！

米佳

人類落魄的時候，情感特別發達，這個經驗，大概誰都會有的！我還記得文老去年在西伯利亞火車上肚痛之餘，發表過關於這一類的議論。事也稀奇，我們從海外回來，一連做了半年的江湖生活！我們的文老是一位發明家，但是他並不是像那學士博士式的發明者，他這種發明，却也來得奇巧。我們一路回來，不知道他發明了多少新式名詞。駱駝尿，當然也是文老發明之一種，這個名詞的來源，似乎有點折，因為一個人住慣了文明社會的生活，忽然跑到一塊慘無所有的荒土上，當然是怪不舒服的，於是乎他大發其滑稽式的哲學論調：以為文明社會裏的事物，一切都像葡萄酒或泉水任人痛飲。要是跑到中

國，恰似深入沙漠，不獨沒有葡萄酒而且水也沒有，我們目前可以看見的，惟有駱駝，在這一無所有的死國裏，駱駝是個救命的恩公。口渴時，牠的尿雖然有些駝味，因為生之慾所驅使，你不能不飲它，甚或有時還要怨恨可憐駱駝不會拉尿，到了肚餓的時候，你的恩公，當然有殺來充飢的運氣了！當時覺得這種名詞，沒有具體的背景，也就漸漸的忘記了。

去年我們在南京過了一個冬天，纔覺到文老確有先見之明，因為南京恰似一個沙漠。在這百無聊賴的時候，秦淮河一帶的茶館，頗有多少演唱什麼雙簧揚州調的女人們，本來算不得演唱，然而她們有時也擺擺手勢，在這可憐的空氣中，也就算了！而且除此以外，南京再沒有第二種東西可以給我們消遣了！這許多可憐的女人們（藝術家）在不幸之中，現在居然掛上駱駝的招牌，因為我們每天晚上去聽的歌音，比意駱駝尿。所以我們每晚未去以前簡單叫一聲，喂！我們喝駱駝尿去啊。

一代不如一代，去年在南京雖然可憐，駱駝尿總得每晚喝一盅。今年沒有運氣跑到西湖，不獨駝尿沒得喝，連駱駝的影子也看不見一個！

然而，現在和我一樣感想的人，沒有幾位了！到底福

老和朴老兩位直到現在還是忠實同志，其餘都喝葡萄酒和清泉去了！

諧和 不和諧

春 苔

那天爬南高峯去，走到赤山埠，見農夫們都涉足水田中工作，路邊是幾個瓦甕，半遮在簑衣下，我知道這裏邊裝點是農夫們在烈日下用以止渴的涼水。稍遠去一點，也是半遮在簑衣下的，居然是一個紅色畫彩花的熱水瓶，這夠使我出驚而不能自知的佩服。我為什麼佩服他呢？大概爲了這熱水瓶主人之能容納，而且能不惜借用他人之力以發展自己的勞工。

★ ★ ★

今天將出寺門，見大殿面前陳設長桌，經卷已經擺着，蠟燭已經點着，尊等衆和尚的開始，他們兩兩三三的在談話，各各注視長桌中間時鐘上八點缺五分的兩針，一到八點，於是開始誦經了。以前每次寺中放飯口時，必定聽到鐘聲聲的驟然停止，我每看時鐘，必爲半夜。這樣的以準確的時間來刻劃和尚們的工作，使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似乎比起在瓦甕旁邊看到熱水壺時的感覺很有些不同。而然說不出不同之處何在。

我在湖邊步行，忽然後面有人叫我，急忙轉過頭去，是大佛寺一個和尚，倒在人力車中，面色瘦白，四肢軟弱，哀聲的問我那裏有好醫院，他說他上吐下瀉，不能支持了。我說，杭州醫院是好的。他又問沒有片子可以去看嗎。我一面給他片子，一面很慚愧我的名片竟如「妙法蓮花」使他喜悅。

這事情本來早已過去了，滬杭道上來回奔跑的我，本該早已忘記這事了。然而，在這寫文的靜寂的深夜中，聽到正是我的樓下接連而又急迫的叫着「阿彌陀佛！」叫着「南無觀世音菩薩，」叫着「有鬼！」的聲音，想着這就是上次遇見的病的和尚，我不免引起生死意味的追究。人類各個，在這種沒有準則的選擇中定其以自己為出發點的諧和與不諧和。

統一思想如統一面貌

九芝

「統一思想」確是一件偉業，千古英雄都想一試，但從來未聞成功。其故至為簡單：思想是精神作用，而統一的工夫往往只能做到肉體為止。而且，「統一思想」的本身，也無非是一種思想，以思想與思想相遇，求其鳴則可，受

影響亦可，從未聞有此思想可以被彼思想所統一的。

思想比較統一的局面，歷史上不是沒有，但那是別有原因。耶教的思想何以在西方會統一到二千年，孔教的思想何以在中國也會統一到二千年？初期是該教教主的思想已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思想，大多數人沒有發表的能力，沒有發表的機會，也許發表了而沒有令人注意的機會，於是形式上是甲思想統一乙丙丁戊等思想，實際上是乙丙丁戊等思想本來就等於甲思想。後期是子丑寅卯等思想，貪着甲思想的便宜軀殼，源源不絕的加入於甲思想的名義之下，所以甲思想名義依然，內容全改，統一人者人亦從而統一之。魏晉的孔教有道士氣，宋明的孔教有和尚氣，其理至明。所謂思想比較統一的局面者，其統一的程度至多不過如此。

古人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如果思想可以統一，那麼面貌也沒有不可統一的了。但是我不懂得閩人們之統一的理由在什麼地方，統一了以後便於閩人們有什麼好處。彷彿即刻購備了四萬萬面鏡子一般，東一看是我自己，西一望也還是我自己，不但面貌像我自己，思想也像我自己，這樣多出了四萬萬個自己，便於第一個自己有什麼好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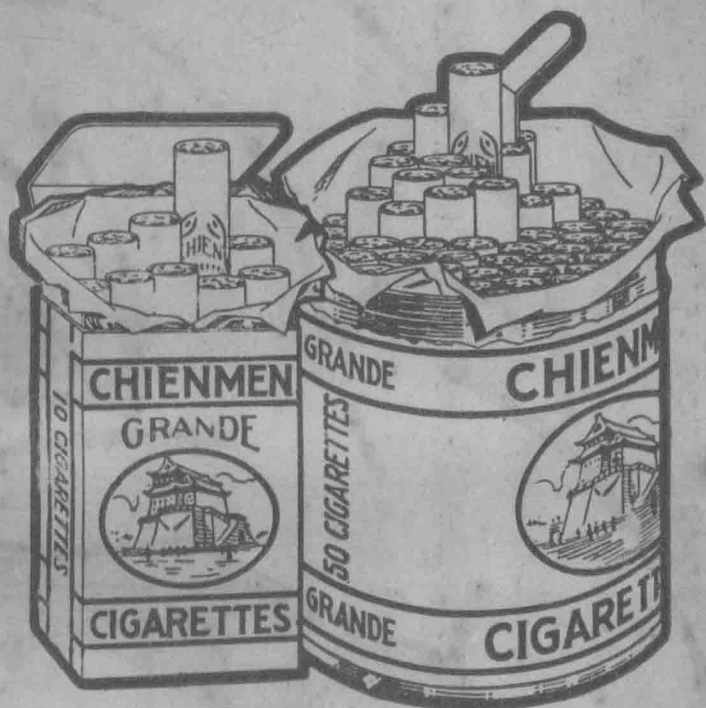
統一思想！這只是閩人們偶然的妄想而已。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啟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勛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本會辦事各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

大前門

烟香等高之名盛負素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六期(即33期)目錄

封面

希臘雕刻與東方佛像

辛克來評美國報紙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十三)

贈湖畔少女

蘋果樹

我又在旅行的當兒了

此行殊樂

大題小做

勢所必然的黨的右傾

理智主義者

米佳又來說開話了

總理主義之俘虜

忠實黨員之出路

蛋家考

高爾斯華綏著

吳大羽

覺非

秋士

江紹原

晶清

汪侷然

無華

仲鳴

九芝

某某

孟統

老堯

老堯

許子一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三十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埠派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新川書店 亞東圖書局

光華書店 春野書店

南華書店 協謀圖書公司

現代書局 夏友圖書印刷公司

雙文書局

金屋書局

愛文書局

——十七年十月廿五日出版——

希臘雕刻與東方佛像

覺非譯述

古代希臘精神的影響表現於大地的各處，即佛陀教義所及之地亦見其蹤跡。

佛像，以及佛教中的各種神像，其美術上的根本型式由希臘的雕刻大師所造出；過後，他們將作品傳於中東與極東的美術家和藝人。所以希臘天才的聲響，度過寥闊的中亞細亞，傳播至中國，且及於日本，及於爪哇島。

在佛教美術中，所以現出一種新創作力，其遠因之一是由於那種複雜的歷史現象，名為「希臘化主義」(L'Hellenisme) 的，自耶穌紀元前四世紀起，這種精神即漫延於近東。

薩拉因島與蒲拉帝城表記戰勝波斯所及的界限；在紀元前五世紀之末，四世紀之初，統一的觀念宣傳於希臘各地。大演說家伊梭格拉在他的「菲力」一篇說詞中，請馬基頓王菲力扶助這種統一的成功。其政治上的預定計畫為全希臘的統一，奉馬基頓王為主，征服波斯帝國，及建立小亞細亞海岸的希臘殖民地。

我們曉得這些計畫的第一部由菲力實現。菲力的暴卒

阻他不能實行第二部。但他的這個未完成的夢想由他的兒子亞歷山大王實現。亞歷山大王以兵力克服廣漠的領土，從地中海岸至北部印度都為其臣屬。

亞歷山大於是使希臘與東方文明面面相遇。古老的東方雖列在政治上受統一的希臘的打擊而傾落，但在文明的觀點上看，則對於戰勝者得一種顯明的勝利。團結起來的希臘的元首亞歷山大轉變為東方的專制皇帝。在利卑的青草地中，大眾尊亞歷山大為安蒙(Ammon)的後裔，而由是亞歷山大為埃及的正式君主。

亞歷山大以巴比倫為他的帝都，他命令在他帝國的各城中，人民可崇奉本地的神教。這是一個宗教的與文化的調和融合的偉大時期；這個時期途預為基督教與比莊斯(君士坦丁)王國的產生而道地。亞歷山大早死，阻他不能鞏固其征服之地。自他死後(紀元前三百二十一年)，其部下將官為劇烈的戰爭。馬基頓大帝國於是分裂，在這種分裂中，佔據伯士利安(現在的阿富汗)與印度邊地的為薛萊苛斯，義加多，他先為安特幹王流出希臘，於紀元前

三百十二年攻得巴比倫，取國王的稱號。又亞歷山大王之死，在這單獨由一人之力所造成的大國的各省各地內，引起無數的叛變。於是在印度有一位名爲禪陀羅久打摩耶的國家首領出來，征服般遮，擺脫馬基頓的羈絆。我們曉得薛萊苛斯義加多欲繼亞歷山大爲第二次的遠征印度，於紀元前三零五年渡印度河。他的遠征失敗，只於紀元前三零三年與印度訂立和約，由這次和約，禪陀羅久打獲得嘉布爾，埃拉，甘打押的土地。自是印度庫什山脈作爲禪陀羅久打的帝國與薛萊苛斯的帝國的伯士利安省的分界地。

但希臘與印度的往來交通並沒有因此停止。第一因伯士利安省的總督尙是希臘人；再則我們曉得禪陀羅久打有幾次在巴他利陀羅城接待希臘的使人。

兩國訂立和平條約後數年，薛萊苛斯派一使臣名密加斯丁的到禪陀羅久打的朝廷。密加斯丁寫的幾篇關於印度的紀述尙保存至現在。

約至紀元後二百五十年，伯士利安的總督，狄阿士第一，背叛薛萊苛斯後裔而自立。又五十年後，德密士利阿斯王，歐特丁的兒子，乘摩耶帝國覆亡，侵入印度北部，佔取嘉布爾，班遮，及散帝地方。

其中一位源自希臘的國王，眉南陀的名字爲佛教的一

本經典尼健子問經(?)所指出。這本經書是護教的性質，紀述一個耶文那(梵文的希臘)國王尼健子(眉南陀)與聖者納加那關於玄學上的問答談話。(手頭沒有尼健子問經，譯名是隨意的猜測的。)在這本經書內我們又見有亞拉山打城的名字，或者這就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的印度文。這本經書的體裁是柏拉圖式的對話，幾乎是在印度西北部的希臘主義的代表者與佛教信徒問之往來關係的唯一在文字上的指示：由這些關係遂產生出普通人命以「希臘佛教的」(Græco-Bouddique)名字的一派美術。

但不久在這些地方發生一種政治上的遽烈變化。在紀元前一百四十年與一百二十年間，伯士利安王國爲北方的蠻族(印度塞特人即 Indo-Scythes)所侵入。約在紀元前一百二十五年間，這些新興民族沿班遮山谷而下，征服最後的印度希臘式的專制君主，愛米阿斯的王國，而使之臣服於其羈絆。

自這個時代後，印度的西北部爲印度塞特人所控制，普通爲首領的是那些勇敢大胆的元首如那位加尼薩加(約紀元前七十八年)，其在印度與中央亞細亞的征戰是十分有名的。

在這時代的錢幣上不見刻有希臘神與希臘王的肖像，

僅見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領像，也有佛陀像，而佛陀名字則尙刻以希臘文 *Podto*。

我們以爲想明白這種美術在其中發達的確切條件，上面的簡略的歷史上的敘述是不可少的，這種美術由其普通的特色可名之爲「希臘佛教的」，若照這派美術的主要作品所在的地理上的位置，則可呼爲甘打羅的美術。

甘打羅 (*Gandhāra*) 是印度西北部的一個省分，恰合於現在的披蘇華地(古代的蒲留夾豆羅地)。這個省既爲希臘史地家愛羅多提，斯杜拉邦，蒲士蘭米所曉得。斯杜拉邦說甘打羅當亞歷山大侵入的時候不是印度本部的一部分。在紀元前三零三年，因薛萊苛斯與禪陀羅久打間訂立的和約，這個省遂落於後者之手中。甘打羅遂急變爲古代各種不同文明所交遇的聚會點。到印度之路的重大，不單在希臘文化發展時，即在歐洲中世紀的初期尙沒有失掉，這我們應記着。自亞歷山大遠征時的希臘的探險家起，或者，直至領其隊伍到東方之深處的羅馬皇帝止，試問夢想虛幻怪誕的印度的人們有多少！

古時的皇家大路，經刼彼山頸，繼延向入嘉布爾，巴米安與巴哈(西北)地，及加齊那(西南)側，而橫過甘打羅。定然是在甘打羅製出第一次的印度字母；也是在這省

的釋拉蒲提拉城產生大文法家巴尼尼，他是歷來梵文所尊崇的文法法則的作者。

照山加利文的編年錄，「馬哈凡薩」，甘打羅的居民，在那位佛教的康士坦丁，阿育王時代(紀元前二七三至二三二年)，由佛教使徒摩德延特加的力量而轉信佛教。在現在，近舍伯茲加利的村落尙見在石上刻這位虔奉教義的君主的一道告諭。希臘佛教的建築物，紀念物，不單在甘打羅可以看見，即在嘉布爾的山谷中，又北方，在歐帝那(現在巴由，帝爾，斯話及郵尼之地)中亦有。北印度的這一部分富有佛教僧寺的遺跡。這個地方的外形與著名的中國訪聖地的教徒玄奘到此時一樣，玄奘在紀元後七世紀間經中央亞細亞闊大荒漠地而遊印度。他在西城記中，關於甘打羅的一部這樣告訴我們：「約有一千座禪林，荒廢而無人。寺院滿塞荆棘野草，滿目只見悲哀的闕寂。大部分的寧塔波(塔)也一樣的荒廢。」(沒有西域記在眼前，胡亂譯的。)這幾句話很能描出在考古學的觀點上十分有趣的這個地域的山川風景，而其主要特色直至現在尙保存可尋。

考古學的研究的現在情狀尙不能將佛教美術的精確年代釐訂出來。大約這種美術的最初作品當於佛教得有一種

堅固的宗教組織時出現。佛教美術的最古的紀念物，上及於摩耶王朝的時代而與其有關。在佛陀卽於其處初次說法，近卑納利斯的薩納提，近來發掘得的美術品，是關於久披他朝代的，卽在紀元後四五世紀之間時的。

佛教美術品，在印度以外找得的，都後於這一個時代。喇嘛教所有的最古的聖像最古或只能至紀元後六三二年，卽當佛教正式在西藏成立的時期。在日本，佛像只見於六世紀間，因高麗的居間，由中國傳入的。

在希臘佛教的美術出現以前，(印度的西北部中的，)佛教美術的大師只用描繪佛教創立者的生平的四件大事的圖畫爲教中建築物的裝飾。一直至阿育王時代，且及其死後都是如此。而佛陀生平四件大事所經過的地方，在他死後不久卽變爲聖地。

據佛經典謂卽佛祖自己指定那些地方爲將來人拜聖的所在。摩訶波利尼波難修多經(十六至二十二節)敘述無上聖者的大涅槃，中有一段是記佛陀將聖地一事示給他所愛的弟子阿難道：「有四處，阿難，根器深的佛徒應虔誠恭敬的瞻拜。云何四處？塔打加塔(佛陀別號之一)出世處；佛得無上光明處；佛初轉法輪處；佛捨肉身入大涅槃處。」這四處爲：劫比羅城，菩提加耶，卑納利斯(佛初

次說法處，若照聖經中語，則佛轉法輪處)，及久新納迦羅小村。

總之，我們在許多的紀念物上遇到佛陀出世情狀的描繪，這在龍卑尼花園的一條菩提樹下；我們又時見這些紀念物上有大法輪(達摩薩克羅)，象徵初次說法，或有久新納迦羅村的攀塔波，建立此處，貯藏無上聖者火葬後的骨灰。

現在受命在阿富汗爲考古學的遠征隊長的亞爾弗列傳閃先生，在一篇論佛教美術的開始的文章中，創一種理論，照這理論，這四處大聖地不久卽快快變爲描繪佛祖生平四大事的繪像產生的中心地。又還見有不少的平板雕刻，表繪佛陀捨棄永劫生活的情景，這件事蹟在佛經中名爲「大解脫」(摩訶比匿斯拉摩那)。

請注意這件有趣的事實，卽佛陀的面像不見在這些平板雕刻上。所以在「大解脫」的景像中，我們看見一匹馬，但不見有騎士，又在表現得大光明的景像的那些平板雕刻上，人見在光明的大樹下(菩提黎薩樹)安設一具座位，但佛祖的在位僅由一個畫在座上的符號以顯示。這種佛陀形像的不見在，爲原始佛教美術的特色，明白與隨後一代的美術，所謂希臘佛教的美術顯然分別。

並不是在甘羅打的雕刻物上我們見到佛陀的最初形像。雕刻無上聖者佛祖像的人是希臘的雕刻師或受希臘美術教育的本地藝人；因此而發見那種佛像的型式，帶有源從希臘的種種明顯痕跡，過後則傳入凡信佛教的國家的美術中的佛像模型。

因有亞爾弗列傳與格蘭勿德爾教授的工作，這些作品的大部分現既加以解釋，我們正可以估定這派新希臘美術在佛教美術的歷代進化的全體中所有的職務。

薛納先生（一八九〇年亞細亞雜誌）說「這派美術的發榮滋長與傳播遠達時期當在紀元後二世紀下半期之前」。又普通承認「這派美術的結束」約在紀元後六百年左右。

希臘的亞波命像是為由甘打羅美術創出的佛陀型像的遠祖。有意的——或無意的——這派美術的大師在佛陀的聖容中重活出希臘美神的種種著明的痕跡。

試看那些「默想的佛陀」像一眼，即足以使我們相信，穿過這些像的半開半闔的兩眼，實映影出其形像是造在愛琴海的遠方岸上的那位美神的形狀。這類由甘打羅的雕刻家想出的佛陀不相應於通常人讀佛典時文字上所見的佛陀；甘打羅的雕像家沒有對我們顯出如佛經中對我們說的那位雉髮，苦行與莊嚴的佛陀。

完全相反，我們見在眼前的佛像是一位皇族的苗裔，雖則缺了王者的通常物事，仍然戴着王冠。毫無有苦行的艱難痕跡。或者是那種代表迦羅話丹，所謂「宇宙之王」的佛陀的觀念，令甘打羅的雕刻師而為這類像呢？

又表現雕像人物的衣服的款式，其長長垂下的縐摺衣紋——凡這些都清楚的露出希臘的影響。

那些甘打羅的平板雕刻特別表繪佛陀在世間生活的事蹟。佛祖少年時的情景尤其衆多。佛祖在龍比尼花園中樹下的出世事蹟，他的生活，當他仍為釋多羅王子時，後則他捨棄家庭而出外求道的那個時期，都為甘打羅美術家主要的拿來表繪的題自。與原始佛教美術不同，佛祖的形像在此常佔第一層的位置。我們有時見佛祖說法，有羣衆與他的弟子環繞，有時見他顯示神通，成種種奇蹟，有時又見他入般涅槃。在原始佛教美術家，照例從前謹以墳地（塔）象徵的表示的涅槃，現在則以一種較真實的款式刻繪：佛陀臥在睡榻上，四周擠着他的悲慟的弟子。也有許多菩提薩埵（將來的佛陀）的像，戴金飾輝煌的冠，首飾王公的帶及滿綴珠玉。「阿窩羅去打窩羅」，大慈大悲尊者，與彌勒尊者，將來的佛陀，都這樣的表現。在這些受希臘化的佛像外，我們又在這些甘打羅的平板雕刻中間見

有些碎片我們可以信其爲借自希臘的建築門頂上的雕刻物。我們單單小心的注視婆羅門與彭尼加豐富之神的表現，即使人憶起大家很曉得的古代希臘的彭神的影子。

這種甘打羅美術的傳說保存在印度，直至佛教尙留在其出生的國土時。那些久彼他朝代的雕刻家（四五世紀間），雖當時印度的國性既經醒覺，仍帶有甘打羅派的美術概念的痕跡。

自第五世紀起，開始印度歷史的最模糊不清的時代。待我們重捉得史蹟的線索時，全印度既經在牽起婆羅門教復興的大運動的包圍下。

甘打羅美術的回聲在中央亞細亞與極東中國的遼闊領土內都可以覺察聽到。我們記得印度塞特人征服印度西北部。由他們居間，佛教播延於帕米爾及喜馬拉耶高山界限之外的北方。與佛教教義同時，當時美術的趨勢直穿至中國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Chinois) 的青草地。

總之，在中國土耳其斯坦的發掘中所發見的佛教美術的紀念物造成帶甘打羅的強有力的影響的不可否認的證據。中央亞細亞崇奉一種帶甘打羅美術形式的佛教。而由是，橫過中國土耳其斯坦的商旅的沿途，人常是遇見一樣的受希臘化的佛陀的型像。

中國土耳其斯坦的探險特別有結果。賴這些找來，我們現在曉得昔日連結甘打羅美術與遠東中國美術的連結線。

中國土耳其斯坦，現在爲崇奉回教的土耳其民衆所佔據，在紀元的初一千年則爲伊蘭民族的安居他。單在紀元後八世紀間，奧依顧人（土耳其種），散在奧克顧山谷中，入蒙古，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他們在中國土耳其斯坦的東北部建立在中央亞細亞爲文明國家之一的國家；而在此，佛教信徒遂與摩尼教的信徒相遇。

在紀元後的初年間，在中國土耳其斯坦傳教的單單有佛教。

這個國土的生活結聚在兩條商旅往來大道的沿途：一條路是畫在中國土耳其斯坦的北部，近天山的中幹線山脈間；別一條，較少人行，橫過在達令之南的沙漠，由戈當經過。

繼則這兩條路與爲伯士利安，波斯與印度商人所遵循的路連合。

絲業的往來進行亦藉中國土耳其斯坦的道路，而經過這些荒地與沙漠，於古代西歐文明的發展中，東方羅馬與遠東中國交通往來。

甘打羅美術的影響在中國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尤其顯

著。我們越走向東，這種影響越為遠來中國的影響所奪；但沒有一處甘打羅的天才能完全消滅不見。

甘打羅的雕刻大師有產自本土的石頭借他們使用，而中國土耳其斯坦的雕刻家只能用磁泥；因此土耳其斯坦的佛教美術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燒泥的。在這些地方找出的純是甘打羅風格，用石造的稀少雕像定然是從甘打羅本地輸入來的。

在中國土耳其斯坦沙漠中發見的許多模型，用以模印各種佛教的神像的頭的，使我們得判定這一派美術的技術。

造大的像，當時的雕像師時用下面的法子：他們先雕一粗柄的形樣在石中，繼則用磁泥塑成缺少的部分而隨將其加在原石形上。後則像用石膏遮覆而塗以鮮明的顏色。

甘打羅的影響在雕刻上保持較長久；反之，在圖畫中，若除開某種本土原素，我們特確定得多極東中國的影響。

中國本部的極西，即與沙漠為界的邊地，是敦煌青草地（甘肅）；這裏有名為「千佛洞」的許多著名佛洞，而賴伯利和的探險工作的宏大著述的印行，這些洞現在可加以研究。在這些洞的牆壁上，我們可以一步一步跟着看中國

壁畫的發達，從六世紀起至十一世紀止。我們於此看見當北魏時代（佔領中國北部，從四世紀末起至六世紀中止）的美術大師的各種不同的美術與宗教的趨向相承相繼，同歸於此，又見唐代美術家的純粹裝飾的各種傾向。著名英國探險家阿列爾斯丁爵士從敦煌取得的圖畫中有一幅畫（可惜是碎片）應特別的表出。在畫上可以讀出的中文的題記片段中使我們曉得這幅畫表繪在印度所崇拜的佛陀的圖像。在這裏又見出印度希臘的特色，穿過中國人的思想，以一種特異的款式保存着。

北魏時，因有來自東方蒙古而轉為佛教信徒的那些皇帝，是為中國宗教美術的最偉大的發達開花時代。

這時代的雕刻物因有雲岡石洞（山西省）與龍門石洞的傑出作品使我們得認識。

法國著名漢學家愛多亞沙文尼於一九零七年往遊這些石洞。他留下給我們的描寫為對於這時代的美術的一種最好的分析文學。下面是他對於雲岡的雕刻物說的話：

「雲岡的雕刻雖為中國佛教美術的印板，這些雕刻絲毫沒有陳年過世的事物；超俊與和諧，滿澈一種濃烈的宗教情感，這些雕刻同是一種開始與輕種最高點：中國人在其最美的宗教美術作品中，永遠不能超過這個為來自東方

蒙古或滿洲的民族所想出的理想。」

「人若將雲岡雕刻的全部拿來看看，即覺躍出一種創作性的印像，定然非科學的將來進步所能得弄清楚。我們要承認這些北魏人是有一種很特殊個人的美術情感的民族，而以印度與中央亞細亞供給他們的原素，及以中國人可使他們學得的造作的工巧手術，他且曉得創出一種佛像的型式，中國與日本模倣之而永不能與之相等。」

在雲岡石洞中，我們見有釋迦牟尼的像，「現世佛」，彌勒的像，「來世佛」，阿彌陀佛像，「主西方淨土佛」。這些佛像的姿勢及表現其衣服的綉紋的款式喚起甘打羅的模型。這些姿勢——「兩腿交叉與足等高」，衣服垂下成規則的紋——在唐時即不再見有，完全是北魏時美術的特點。

這明白的指出在極東中國的美術家與甘打羅的雕刻師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連結線。

同在這些雲岡石洞中，我們又遇到一個雕像，與希臘的藹美斯神呼應，戴一頂兩邊有翼的小帽，左手扶在一把上。

即在中部中國的深處，古典的希臘美術都留有不可磨滅的痕跡，使人不能加以不承認。

甘打羅的希臘化的雕刻師的美術作品就如向中國天朝而行。

認識古代美術的這些途徑很是重要。將來定許估定這些相連的世界相互影響的重大關係。

亞歷山大王的遠征接近希臘世界與東方世界，而過了九世紀後，我們仍見到這些接近的遠遠回光在雲岡的美術寶藏中與在中央亞細亞寺院的壁畫間。

（附註）關於本篇的佛教譯名應遵佛典。譯者從前雖看過幾本佛經，但大都忘記了，遠在外國，又得不到佛經查閱檢定，所以只能亂譯。間有最普通而留在腦中者，則照舊譯寫出，餘外只好俟博雅君子了。

亞波羅

（國立藝術院半月刊）

第一二期已出版

嚶嚶書屋總代售

辛克來評美國報紙

秋士譯

本書的宗旨在於說明我們的報紙并不代表大眾的利益，祇代表私人的利益；并不代表人道，祇代表資產；它們看重一個人，并不因為那人是偉大，或善良，或聰明，或有用，祇因為他是有錢，或經營著大的投資。假設你對於這個題目要做一種測驗，一種嚴格的科學性質的測驗——你怎樣做呢？你一定要找出兩個人來，一個代表資產，一個代表人道。你一定要嚴格的排除其他各種性質；要找出一個人來完全代表資產，不代表人道；另外一個完全代表人道，不代表資產。你要把這兩個人放在大眾面前，盡力要他們做一樣的事，然後你把報紙上的結果記錄下來。這些結果，可以用數目字，用報紙上的面積，來告訴你代表資產的人和代表人道的人，對於每一個報紙，有著怎樣相對的重要。

我介紹這兩個人出來罷。第一個，人道家；在做測驗的時候，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他是三十五歲；他在美國是到處聞名的，並且是，許要把傑克倫敦(Jack London)除外，全世界知道得最廣的現代美國的著作家。在做測驗的

時候，他所有的財產不能多過二百金圓。

第二個，資本家。當時他是二十二歲，曾經做過四件到處傳揚的事：第一，他生下來。第二，他決意在農業上做幾個實驗。第三，他決意同他所認識的一個女人結婚。第四，他承繼了六千五百萬金圓。前三件是一點也不出奇；許多農家的孩子都這樣做過，並沒有什麼與報紙上連篇累牘的記載不同的地方。但是末後一件就實在希奇了；自從美國有史以來，還沒有別個人承繼過六千五百萬的金圓。所以無可置辯的斷定這個少年的名譽是靠著財產得來的；這乃是社會科學家用來做測驗的最完全的標本——一個純粹的資本家。

現在說到兩個人的動作了。情形是這樣，『紐約泰晤士』，一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機關報，為要掩飾它的主要的功用，於是借助於基督教會出賣給君士坦丁帝以後所用的慈善政策。每年的十二月初，『泰晤士』刊布一張單子，名為『一百件迫切的需要』，並且為這一百個被難的家庭募捐。『泰晤士』從不會研究一下產生這種傷心的事件的社

會制度，也並不許其他任何人討論這個問題；它所要做的是把這種社會制度下的一百個犧牲者，給以夠用的錢，維持到下一個十二月，這樣他們可以再來爭著列入單子裏面，把他的災難爲「泰晤士」開拓出來。

除此以外，「泰晤士」每一個禮拜日出一種圖畫附刊，用來招徠各類的讀者；有一次的禮拜，當它刊布「一百件迫切的需要」的時候，同時印出一張「娛樂場」的像片，青年亞斯特爾先生 (Vincent Astor) 用了一百萬金圓在他的鄉間宅子上建築的。這個場子是爲亞斯多爾和他的朋友們用的，公衆是沒有份的。專用來打網球和泗水和體操，至於文學，音樂，藝術，科學，或宗教是沒有份的——完全是私產制度下的一種產物。因此這位代表人道的人坐下寫了一封「聖誕信」給這位富豪，內容是質問他，怎能忍心享樂這個聖誕節，怎能忍心在一個價值百萬的「娛樂場」中玩耍，當他前面清清楚楚的有著無數萬的同胞在挨餓。這一封信是很動人，很有趣，很工整的；正如新聞一般，從各方面看都是活靈活現的。

這樣便來到第一個測驗。這一封給亞斯多爾的「聖誕信」同日用特別掛號寄給紐約城各報館，題名「本城記者」。早報晚報統統寄去了。有幾處刊布了呢？祇有一處

——紐約的「呼聲」——社會主義者的機關報。紐約再沒有其他的報紙，無論早報晚報，給印出一行來，或隨便的提一提。這封信也曾寄給國內各大通訊社。有幾處分送了呢？沒有一處。紐約之外，得載入「訴於理智 (Appeal to Reason)」，和一個芝加哥的報紙，碰巧那個報紙的編輯是著者的一位好友。由此，我們得到紐約城資本家的報紙第一個判決案；人道家所寫的一封信所代表新聞價值的總和是等於零。

這個案件到了這地步會要銷沈下去，這個測驗會永遠不能完成，但是事實上這位富豪對於他的新聞記者的判斷并不滿意；他以爲著者這封信是重要的，於是他做了一個回答。

我想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也許是這位富豪的良心受了感動；也許他有一種野心，不要做一個純粹的資本家。也許是他自己寫的這個回答；也許是他的書記或其他雇員寫的——我所知道的是，兩三個禮拜之後，這位富豪寫信給這位著作家，同時把他的信送到各報館去。

著作家的信當然是攻擊資本主義的。富豪的呢，爲它辯護。這樣便來到第二個測驗。每一個紐約的報紙都有一個機會登載富豪給著作家的信。有多少處利用這個機會

呢？每一個！絕對的每一個！每一個報上登載這一封信，并且是全部登載！大多數把它登入前頁，附以富豪的像片；有的還加幾欄說明，和評論。紐約報紙對於資本家的新聞價值所懷的見解是底底確確的一百分！

以上的情形對於一個社會科學家總算夠用了；但是，實際上，這一種測驗還深入了一步。這位著作家不十分服氣，把他與一位富豪比起來就毫不重要；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社會主義者是著名的難以屈服的。他於是又給富豪寫了第二封信，回答富豪的辯駁；又送到紐約各報館各通訊社去——就是完全刊布富豪的言論的同一處所。有幾處印出來了呢？有幾處全部印出來了呢？祇有一個——『呼聲』，社會主義者的報紙。有幾處部分的印了出來呢？所佔的面積有多大呢？我們來看罷。

著作家的第一封信，以報紙欄計算，要佔六十三吋；富豪的回答佔十九吋，著作家的回答佔六十一吋。假如說著作家的信不應該超過對等的這一份，但是要知道著作家是在攻擊一種現成的制度，不是寥寥數語可以辦得到的。而對方面，即使是最傻的人也能回答，『我不與你同意』——自然是簡單的了。並且，要注意這裏的問題並不是著作家所主張的，乃是他所獲得的。下面是一個表，用報紙

欄的寸數指明他從紐約各著名早報上所得的是什麼：

	著作家	富豪	著作家
泰晤士(Times)	……○	一九	○
海拉爾(Herald)	……○	一九	○
波萊士(Press)	……○	一九	○
特立標(Tribune)	……○	一九	○
亞美利加(America)	……○	一九	二
烏爾得(World)	……○	一九	二又四之一
太陽報(Sun)	……○	一九	四又二之一
呼聲(Call)	……六三	一九	六一

應當注意上邊的表並沒有將標題算在裏頭，標題凡為富豪用的通是大字的，為著作家用的通是小字的；其中並沒包括評論，說明，和像片；也並沒有較量第一頁地位的利益。

為要把這些數目字所代表的意義弄得十分清楚，再把它們縮為百分數。在每一個報紙上，著作家應有一二四吋，富豪應有十九吋。先從『泰晤士』說起：該報全部印出富豪的吋數——另外還加以一點說明；至於著作家的吋數是一點也沒有。從這些數目字看來，就可以知道，在『泰晤士』的眼中，一個著作家比起一個富豪來，絕對算不了

什麼。『海拉爾』，『波萊士』，和『特立標』完全是一樣的見解。『烏爾得』印出百分之百富豪的吋數，和低過百分之二的著作家的吋數，這就多給了富豪五十多倍的便宜。同樣『亞美利加』偏向著他到六十與一之比。『呼聲』對於兩者同等看待——這就是說，『呼聲』算是印出這一段新聞來。

讓我從一個聰明的老中國人——李鴻章，人道家兼資本家——的傳記裏面引出一節話來結束我這一段閒談：

一個窮人在公衆利益上常是吃虧的。當他站起來對比他境遇好的人們說一句話，或寫一封信，他們就要問：『發表這個意見的是什麼人？』如果他們知道了他沒有錢，便加他以非常的訕笑，把他的信送到灶火裏去。假如是一個有錢的人說話，或寫信，或排斥，雖然是個童頭駝背的東西，全城的人都要靜聽他的話，而且稱爲有智慧。

這是題名 The Brass Check (賣淫資) 中的一章。全書專門批評美國的報紙，其中分爲三大段，第一段臚列事實，第二段述說理由，第三段講救濟的辦法。這裏譯出的一章是屬於第一段的。原書在美國已經翻過九版，一共印出十五萬二千多本，可謂盛行一時了。

譯者記

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 第十一號

- | | |
|---------------------|--------|
| 盤山之松(攝影)..... | 陳萬里 |
| 雪夜(屏畫)..... | 豐子愷 |
| 一個女性..... | 茅盾 |
| 在費總理底客廳裏..... | 落華生 |
|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 | 甲辰 |
| 一個青年..... | 志行 |
| 實驗室：有島武郎著..... | 金溟若 |
| 歐美名人底愛戀生活..... | 許地山 |
| 一條雨中的小狗..... | 蔚真 |
| 菊子夫人(四十六至五十六)..... | 綠諦著徐霞村 |
| 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 西諦 |
| 『血痕』..... | 錢杏邨 |
| 現代文壇雜誌..... | 趙景深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 (十三)

江紹原

——小品三二六至三三二——

——都是關於藥物的——

中西醫關於人體生理解剖的爭論，我們在以前發表的第十二回小品中已經屢次講到。今番寄出的若干條，則全係涉及藥物者。是的，我們極其要曉得(1)中醫反對西藥時所持理由爲何；(2)中醫自己有時是否也用西藥；(3)中西藥物與藥物學基本不同之點何在；(4)中醫果能完全拒絕西洋藥物學否；(5)西醫對於漢藥的態度又何如；(6)市上所售西藥是否一律可信。以上以及其他關於藥物的各點，都是在我們的探討範圍之內的。感到興趣的讀者，等着看吧；此次的寥寥數條，只是個起頭而已。

我感謝以下諸位先生：——

醫學博士王吉民 承贈醫事啓源(日本今邨亮著)一册

醫學博士李振翻 承惠書答復小品三〇三(李先生函，下次發表，至希讀者注意)

余雲岫大醫師 承賜「靈素商兌」一册

上海醫師公會「新醫與社會」週刊編輯部 承預允贈閱第一次彙刊(一至六十期)，並代徵求第六十以下各期

招勉之 承賜醫藥新聞第五十七號一份

松江華澤之 承賜蘇州「婦女醫學雜誌」一册

葉德均 蒙贈「社會醫報」第三三號及九月三十日

上海新聞報「本埠附刊」各一份

周柏堂 承寄贈「幸福報」四期，十月五日新聞報

快活林一張

周作人先生 北平報紙 Cuttings 11

(十七年十月六日病後整理存稿，九日

畢事寄出)

(三二一六) 清康熙雍正間輸入的西藥

西洋藥品從何時起和怎樣的傳入我國，似乎還沒有人攷過，而我自己對於這個題目，不幸也不會下過鑽研的功夫。貢獻三卷二期所載賀昌羣君的小文『紅樓夢裏的西藥物質文明』，其中却供給了我們一點有用的資料，茲引之，作為將來博攷之開端。

賀君的文章告訴我們：『大概西洋文明的輸入我國，第一時期始於明萬曆中葉(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盛於清康熙間(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至乾隆中(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而絕；以後便是咸豐同治間的講求洋務，一直到今天的洋八股和買辦階級。』他並且將紅樓夢第五十二回抄了一段給我們看：——

晴雯……頭痛。寶玉便命麝月……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煙(鼻煙)。

晴雯開了鼻煙之後，覺得痛快些，只是太陽還痛，於是

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要的：姐姐那裏，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佛哪」，找一點兒來。』

康熙及其後法郎機人「入貢」的東西，賀君從清統一志卷二三四抄錄了若干，其為藥物或與藥物多少有點關係者如下：——

康熙九年入貢者：蘇合油；

雍正三年入貢者：各式鼻煙罐，壺，盒；

巴爾薩嗎油；

雍正五年入貢者：玻璃瓶貯各品藥露(參看小品

217)，

上品鼻煙，

石巴依瓦油，

聖多默巴爾撒木油，

壁露巴爾撒木油，

伯肋西理巴爾撒木油。

此外尚有「呵葛達片」與「巴斯第理」二物，未審為何。請文獻通攷卷卅九載荷蘭國貢冰片，這也是賀君指點我們

的。

(三二七) 異方藥石不能治中土疾病辨

西洋藥「霸道」，非中國人的體氣所能堪之說，不知起於何時。民國某年，中華教育改進社開大會於山西。時江蘇全省中醫聯合會向該會建議，要求於教部學校系統中加入中醫學校，所舉理由，有八條之多，其第二條即以異方藥石不能治中土疾病爲言。中醫原提案未之見，僅見余巖（雲岫）君駁之云：——

該案第二條之理由，則曰……以異方之藥，治中土之病，不無扞格之虞也。（中略）夫異方藥物云云，是直讒口謠啄，以欺夫婦之愚而已。夫藥之治病，猶菽粟之養生也；吾未聞國人之僑居外國者，裹糧而行，外人之遊吾國者，載五穀以俱來也。歐美與我，同居一行星之上，同在一太陽系之中，非別有天地也。地上萬物，同受此自然界之支配而無所遁，人者，萬物之一，豈能獨遺哉。是故骨幹肌肉，不能外於力學，眼不能外於光學，耳不能外於聲學，動作言笑，不能外於動學，全身之物質，不能外於化學，細胞之生活，

異物之同化，新陳之代謝，種類之蕃殖，不能外於生物學，無東西洋一也。故若人身因化學成分之過不及而致病者，苟有物焉，足以矯其過不及，而於人身中其他成分，不生毒害者，皆可爲治此病之藥，無東西一也。如重碳酸鈉之醫胃酸過多，其一例也；國人而無胃酸過多病，則已，如其不然，則重碳酸鈉之可治胃酸過多，無東西洋一也。食鹽水之治霍亂失水，又其一例也；國人而不發霍亂，發而不至失水，則已，如其不然，則食鹽水之可救霍亂危象，無東西洋一也。然則該案所謂「異方藥石，中土疾病」，所謂「體質各殊，效果難見」，所謂「銷磨於剽悍金石之藥」云云，豈非造作蜚語，故爲中傷之舉，而極無理由可據者乎。且吾見舊醫之處方，有西藏紅花，東西洋參諸品，又何說耶？（以上見余君的舊醫學校系統案駁議）

西洋瓜果，烹飪，及其他製成的食品既然能使中國人適口充腸，而謂西洋藥不能治中國人的病，天下寧有是理。西藥不合「華人脾胃」之說，是建立於於中西人體各殊說之上的。後說既不能成立，前說自應取消。

本草經，本草綱目，以及本草綱目拾遺裏面的藥，何嘗都是中原之物。我看舊醫反對西藥者，很難自圓其說。

(三二八)西醫用漢藥與中醫用西藥之不同

新醫與社會 週刊 附上海時事新報發行

編輯者：上海醫師公會 編輯部：愛文義路 1995

近代醫學已知採用漢藥；同時，我國有一部份時髦的中醫，處方時也常採用西藥。西醫所採用的漢藥和舊醫所採用的西藥各是些什麼，尙待博訪。今日所欲點明者無他：西醫採用中藥，穩妥而無流弊，中醫採用西藥，則未必然。此語驟觀之似甚偏激，然其實是對的。看下面的負責的解釋便知。

西醫採用中藥與中醫採用西藥

根本不同說

南屏

吾人首先當明瞭者，西藥與中藥之面目與性質不相同也。如因西藥之譯名與中文相同。而遂謂其卽爲中藥中之某藥或指中藥中之某藥卽爲西藥中之某藥。此皆大誤而特誤者也。試一調查中藥之製法（及用法）。及西醫藥局方中所述之製法（及用法）。當能了然於胸中。不待煩言矣。

中藥與西藥不同之點。固不獨製法爲然。而製法

實爲其重要之點。此外不同之點皆由此發生。故論中西藥不同之點。舍此莫由也。

前此粹華藥廠亦有藥水藥末之出售。據云其製法與歐西相同。實際則恐不得而知。但觀各中醫之處方。則購藥於粹華者並不與購藥於藥材店者差異。雖中醫用法與西醫不同。而其製法之不由化學分析。亦由此推測而知。蓋西醫製藥。每提取某生藥之主要成分。經生物學之試驗。而後定其用法與用量者也。

根據此原理。今西醫之採用中藥。必將生藥行化學方法分析定量後。然後應用。已與生藥之本來面目不同。並非貿然任取一種中藥。或煎或磨以應用者。而中醫之採用西藥。則既未明瞭西藥之性質用量。（有用山道年至數錢者）其診斷病症又與西醫不同。但憑傳聞之說。卽據以治療。難免不生重大之錯誤。故中醫之採用西藥及西醫之採用中藥。在理論及實驗上確有不同之點。當局之所以取締。想必爲此。苟中醫而熟知西醫之方術。西醫而改業中醫之傳統生活。則改用其所深知之藥品亦無妨也。

因西藥廠之化驗中國生藥製成新藥出售。而惹起中醫之誤會。又因西醫用西藥而惹起中醫不愛國之識

(然則中醫之採用西藥當別爲一問題矣)。更因西醫識中醫非科學的五行邪說。而惹起中醫之「中國醫藥之化學方法發明先於歐西。且其精微有非常時科學家所能明瞭」之宏論。國人籠統誇大之思想真可謂超乎其極矣。

(上文見十七年二月念九日的「新醫與社會」。樊績君剪贈。首尾兩節。未錄。)

西醫的採用漢藥，是經過科學方法的研究的；若問何謂科學方法，則南屏君原著之末段已經明白的告訴我們——「乃根據古人之經驗（不論中西），採用最精密之實驗新法，推究測驗而得新發明之謂」。西醫之採用漢藥如是，至於中醫之採用西藥，則僅憑旁人已得之祕而已。惟其以科學方法研究過，故西醫之於舊藥物除能確定其功效外，或許尚能發見未經前人道過之點，以證實，補充，或糾正舊說。此與中醫之只能夠沿襲假借旁人已得之祕來相比較，當然是根本不同。中醫採用西藥，只是機械式的截長補短，而西醫採用中藥則爲同化式的生長。一個是堆積，是「食今而未必能化」；另一個是提鍊，是「食古而化」。一個只是借債；另一個則借了債之後，不但立刻還本，而且付得出利錢。

中醫學如果只能假借東洋西洋的發明，形式上自然一新，即其實用價值也許因而有所加增，然自全體知識方面去觀察，則終究是個落後。豈但中醫學專靠旁人的研究便始終趕不上近代醫學，中國的「西醫」若只能稗販而不能創造，則中國在世界醫學上也永不得地位。用科學方法去檢驗經驗，實證新說，纔是進步之路；採取旁人研究的結果——無論怎樣勤，怎樣快——而自己無所貢獻，實在算不了什麼。但旁人有了發明而我不之利用，反假了愛國之美名，抱殘守闕，則尤係愚中之愚耳。

南屏君又點出採用西藥而不採用西醫處方學與診斷學之爲非，此亦極重要。西藥是西醫學全系統中之一端，你不能取其一端而遺其全體，除非你願意冒大險。中醫所處的地位的確很困難；只採用西藥而不理會近代醫藥的其他組成分子呢，則用之許不得其當，致發生危險或不發生其所需之功效；反之，若於西藥之外，兼採近代醫學其他一切分子呢，則將不成其爲「中醫」。諺有之：東山有老虎，西山也有老虎；這便是中醫當前的運命。

上海粹華藥廠製造藥水藥末，當然是中國人受了西藥外表的影響之一種結果。記得美國舊金山漢醫設立的醫院，可代病人煎藥，病輕無須乎住院者，得約時到院飲

服；此外，又將煎得之藥裝瓶出售。粹華廠和舊金山醫院的以上種種辦法，至多是形式上的近代化，除了便利病家服藥與藥店賺錢之外，並無旁的好處。中國人事業學西洋的皮毛而遺其精義，尤其是該咒詛的。

粹華藥廠總算是中國醫藥界半歐化的事業之一。讀者中如有深知該廠內部情形及營業狀況者，請早日和我

們通信。

(三二一九)王吉民先生關謔

我的神交王吉民先生看了小品二九六之後，自動寫了下面的證明書，飭人送來。王君現充滬杭甬鐵路醫官，著有中英文論文多種。他素來留心觀察我國各省的醫藥迷信，且已允加入我們正在鼓吹中的民俗學研究會。

九月七日

紹原先生
閱三卷又期貢獻國人對於醫學及醫藥之
應予中(三)自發補師之實驗者引循平導而推
致同海確見心從醫之盛
學女運康香慈院於廣于吹零欲年括候空
其為雲(年)至九年在吹九年三年余習醫者後
院中自醫院均為各日(年)之序於未聞者數人
矯飾之舉幾至盡知香處聲譽屬家稱有幾軌
行初雷馬(年)已發愛吹吹教人區藥者不盡確之乎
且遠埠報依消息甚靈元對(年)博堂者皆巨案而不
載諸報端乎余(年)自開(年)廣富(年)四向之說及心
功(年)確(年)吹(年)西(年)醫(年)院(年)而後自設之事(年)察(年)檢(年)理(年)其(年)虛
構(年)可知(年)要(年)者(年)汝(年)馬(年)西(年)區(年)醫(年)藥(年)界(年)今(年)係(年)西(年)區(年)醫(年)藥(年)界(年)以
致(年)予(年)之(年)為(年)詳(年)知(年)三(年)報(年)告(年)以(年)西(年)區(年)醫(年)藥(年)界(年)今(年)係(年)西(年)區(年)醫(年)藥(年)界(年)以
大(年)攝(年)煙(年)之(年)精(年)神(年)而(年)研(年)究(年)所(年)得(年)之(年)者(年)此(年)新(年)奇(年)之(年)症
象(年)終(年)究(年)不(年)肯(年)與(年)世(年)道(年)是(年)決(年)非(年)自(年)欺(年)也(年)自(年)教(年)考(年)必(年)舍(年)社
直(年)受(年)及(年)控(年)想(年)二(年)而(年)對(年)之(年)泰(年)又(年)而(年)美(年)堅(年)志(年)之(年)及(年)改
照(年)律(年)回(年)以(年)自(年)欺(年)欺(年)人(年)也(年)中(年)同(年)區(年)醫(年)藥(年)界(年)祇(年)呼(年)之

王吉民手書
如左毒。

去(年)山(年)川(年)有(年)紙(年)二(年)冊(年)贈(年)

這批馬路醫藥局用照

蔡濟平的那段醫話所以能與世人相見，新聞報快活林欄編者嚴獨鶴君自然應負大半的責任。至於嚴君自己的 intellectual level，我們只要看下面的一段文字便可以知道個大概。嚴君云：

究竟星相卜筮之說。雖不合科學。也許還含着幾分數理與哲學。這是我們可以相當承認的。但過分迷信——太無聊太固執的迷信——必致貽害。却又不可不辨。（見九月三十日快活林）

這便是目前最流行的「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主義」。若欲打倒之，非提倡「唯理主義」不可。我很希望我們所要辦的那個學會能夠集合各省各界的同志，共同努力於一面研究習俗一面灌輸唯理思想的大工作。

(三三〇) 欺人的秘製西藥

——服韋廉氏紅色補丸者特別注意——

西洋文明輸入中國以來，我們因為知識不夠，往往懷疑或拒絕了其中確於我們有益而倒反接受了實在於我們有害之物。在一切方面如此，在藥物上亦然。

近年來西藥的輸入一日比一日廣。其數量，種類，與價額等等，想有海關入口貨的表冊可查；普通我們只要看

看各處的醫院，醫學校，藥房，以及書報上，城鄉間的廣告，也就可以想見西藥在中國的勢力。甚至於中醫開的藥方有時也可以作為西藥侵入的憑證，因為有一部份中醫現已採用西藥治病了。

現在還反對西藥的人固然不是沒有，然國民中信用或樂於試用西藥的人，增加的必也很快。使西藥能有今日者，不外以下兩種人的力量，曰西醫，曰西洋藥商及其中國雇員。然這兩種人却不是絕對的互為唇齒，休戚與共的。

東西洋藥商大批運來而由各地藥房零碎出售的洋藥，是否確有功效——確有賣藥者所自許所鼓吹的功効呢？這個問題可回答如下。洋藥有兩類，一為藥料，一為製成的藥品——丸，汁，膏，粉等均包括在內。單就製成的藥品而論，其中有些固然是高尚高明的醫生指定給我們用，而且用了確有成效可觀的，然此外還有些却只是藥商鼓勵我們購買服用而高尚高明的醫生並未與聞，不但未與聞，而且勸我們不要去上當的。西醫的流品很雜，並非個個高尚，但真正具備這兩種資格者若反對藥房所出售的某種製成的洋藥時，他們是為其專門智識與職業道德所迫而出此。此等人的判斷，我們應該相信。

西洋藥商的品格其實也有高下：品格高的，還能夠靠製造好藥謀利；品格低的，利令智昏，竟製造欺人的藥品以騙取本國和外國人民的錢財。後面這種奸人未必專以欺騙中國人爲目的，雖則他們直接間接到中國來做買賣之時，心中許以爲中國人較容易欺騙。他們在中國所用的欺人的方法，也是他們自己或共同流在本國用過而有效者，但爲迎合中國人心理起見，自然添上新花樣。現在市上所見的洋藥，有多少種是屬於欺人一類的，我們不能知，但必有些確屬於這一類。

欺人的洋藥的取締，當然是必須的：我們不願意犧牲命康健做任何藥商的犧牲品。政府和醫藥界曾否注意過這個問題和定過什麼辦法，我還不曉得；北京丙辰醫學社新近出版的醫學週刊集，上面有一篇短文却是講論此事的。該文如下：——

秘製藥之裸體畫

賈魁

若是我得了霍亂，肺結核，或是腎炎，我應當吃口糖，或是喝幾口任何類的苦水，以後就躺在床上升好麼？人豈不要罵我是傻子麼？但是有很多的人是那們辦，用一塊錢買一瓶秘製藥吃。其實裏邊的東西，不值五分錢，而

且沒有一點治病的能力。爲甚麼這們容易受騙？這固然是因爲人們缺少醫學常識，也是因爲法律沒有限定藥商們把藥的原料和成份都標明在仿單上。若是法律果然強迫他們都這樣的標明出來，多數的藥商必然失業！

差不多二百年以前（約在一七三八年），英國有一位女人（Mrs. Joanna Stephens），聲言說她發明了一個祕方能治膀胱石與腎石。不但普通人信服了她，還有幾位醫學博士也受了她的欺騙。當時有一位極著名的醫生，誠心悅服的說這位女人的藥治好了他自己的病。他又搜集了一百多個證見，都是吃這位女人的藥得痊癒的，把他們登在雜誌上，以證明這個祕方的功效。很多的人就請求這位秘製藥的主人，把她的祕方宣佈出來，以便造福普世受苦的人類。她不肯！經過多次的遊說，她答應把這祕方出賣。言不二價，五千磅（約合五萬元）。在那時代有五萬塊錢，就算一個大財主了。於是大家就各處募捐，但是只湊了一千三百磅。然而這一般人還不死心。後來又向政府請願。至終這個女人得到了她所要的足價，這纔把她治膀胱石與腎石的祕方宣佈出去，登在倫敦的日報上。她的祕方是什麼？

「荊棘果，山楂果（Hips and Haws 英國產，

東方沒有) 與水芹，燒成灰，再與甘菊花 (Cammomile flower)，茴香，配合。」

這個秘密揭穿以後，大家對於她的信仰一落千丈。這個秘方也就立時失去了治病的能力。

祕製藥的命脈就是「祕密」。正好像紙糊的美人一樣，若是揭脫牠們外邊這層「神祕」的服飾，赤裸裸的暴露在全眾的面前，就可以見出他們的虛誇都是騙人的。對於祕製藥的真象，當然是那製造這祕藥的人最為明白。他們死命的保守祕密，不是怕別人仿造，實在是因為他們深知道若是沒了「祕密」的遮飾，若是買的人知道了這種藥都是些平常的藥品，沒有什麼神祕的材料，就沒有人再肯上當了。

聲勢赫赫的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幾乎偏滿了中國的市場，各大日報都有他的廣告。行銷之廣也可想見了。試問誰知道紅色補丸裏邊都是些甚麼藥料？按着美國政府化學師的化驗，韋廉士紅色補丸的成份如下：

硫酸鐵 (Iron Sulphate).....百分之十三，
 碳酸鉀 (Potassium Carbonate).....百分之十一，
 小粉 (Starch).....百分之十五，
 其他植物質 (Other Vegetable Substance)
 百分之十七，

滑石 (Talc).....微量，
 士的年 (即馬錢子精 Strychnine).....微量，
 糖 (Sugar).....百分之三十七。

略有一點醫學知識的都知道吃點硫酸鐵不能補血，也不能健腦。吃幾塊糖，絕止不了咳嗽，治不好瘡癤。稍知道講點經濟學的也絕不肯用一塊五角錢買幾塊糖吃！

精神治療家們的包治百病，略有常識的人就可以明白他們是騙人的。但是有很多人却想不到這包治百病或專治某病的祕製藥也是騙人的。前者是不用藥物的，後者是病各有藥，專靠藥物的。他們雖是站在相反的地位，但是他們的目標是完全相同的。在報紙上可以看見他們的廣告平行並列，誇張稱譽，各走極端，彼此相映，更使醜態畢現。真是不知羞恥為何物！

韋廉士紅色補丸，原來是這麼一件東西！讀了賈君所引的化學師報告之後再去讀該藥房在各處登的告白，我們能否不大笑？記清了韋廉藥房的廣告力是非常的強大；不但你們的申報新聞報乃至小地方的報，不但你們的銷路很廣的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乃至銷路較小的刊物上面都可以看到整頁的紅色補丸告白，甚至於各地中醫的出版品（例如杭州

的(三三醫報)上面也有。中醫自然大都是反對文化侵略，熱心於保存國藥，而且在原則上反對西藥的愛國家，然而不幸的很，他們也有了幫助洋人把硫酸鐵，小粉，和糖當作補血健腦劑賣給黃帝子孫和孫女孫媳的嫌疑了！

務廣告與實際相差到不可以道里計的藥品如其無需乎肅清，擊冥票當真鈔票使用的奸徒便也不必與論法律的制裁。欺人藥品既然非常盛行，它們的澈查與取締委實是一件重要的公共衛生的事務。醫士和醫學家應盡力外，國民與政府也大可以把他們排外貨，清其黨的心力分一點來排斥和肅清種種偽藥，不管它們是在哪裏製造和什麼人運來的。中醫們此後尤須謹慎：你們既沒有化驗成分，辨別真偽的技術，就不要隨便介紹西藥給你們的病家。

不負責的製藥商人，或不僅美國有，但我新近見到一本書却是專講美國奸商的伎倆的：The "Patent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醫學博士 Arthur J. Cramp 著 (是 Haldeman-Julius 公司印行的「小藍皮書」之一)。此叢書內的書，每冊訂價美金五分，商務印書館代售，每冊大洋一角五，每元八冊。) 其中所述奸商們推銷貨物之法(例如與報館勾結廣告恐嚇欺騙性的廣告，以贈品為餌徵求謝函，及其他)，處處令我們回想到中國境內之所見，所不同者，在美國還多出一種不澈底的取締法令和藥商們種種規避的妙法而已。從事衛生運動者，大可將它譯出，或改編過，廉價售與我國公眾作為一種參攷品。

買魁君所舉英婦司提分斯事，似即從此書取去的。但據小冊子第七頁看來，她的祕方中除荊棘果，山渣果，水芹，甘菊花，茴香等之外，尚有鷄蛋殼和蝸牛(連殼)兩味。假使此藥傳到了中國，吾恐祕方宣布之後，信的人不但會減少，而且許加多起來，普通人，老先生，以及中醫們，其時必將欣欣然相告語曰，「洋鬼子也知道用漢藥了！你看：茴香，菊花，蝸牛，不都是見於本草的麼？」書尾印有若干賣藥廣告的原樣，都極其有趣。第八圖尤妙，故託貢獻編輯部製版印在下面。

九月六日

Wh...
... while you w...

I WILL GIVE \$1000

IF I FAIL TO CURE ANY CANCER or TUMOR
I TREAT BEFORE IT POISONS DEEP GLANDS
Without KNIFE or PAIN
No Pay until Cured.
No X Ray or other
swindle. An island
plant makes the cure.
ABSOLUTE GUARANTEE.
A Tumor, Lump or
Sore on the lip, face or
anywhere six months
in Cancer. **THEY NEVER
PAIN** until last stage
138-PAGE BOOK sent
free with testimonials of
thousands cured at home.
WRITE TO THEM

CURED AT HOME

ANY LUMP IN WOMAN'S BREAST
is CANCER, and if neglected it will always poi-
son deep glands in the armpit, and kill quickly.
Address **DR. & MRS. CHAMLEE & CO.**
201 and 203 N. 12th St., ST. LOUIS, MO.
"Most successful Cancer specialists in the U.S."
KINDLY SEND TO SOMEONE WITH CANCER

KAS. BANK ROBBEY \$2.00

(11111)「美國的大欺騙」

美國的社會主義者 Upton Sinclair (辛克來) 氏，是位享有國際名譽的著作家。近來中國的思想界，已經有人注意他；陶孟和先生在「現代評論」上介紹過他的 Goose-step, 魯迅先生和我譯起過他的小說 The Jungle (), 郁達夫先生和另一位創造社的作者則正在分途逐譯他的「拜金藝術」(見北新半月刊及文化批評雜誌)。

辛克來的作品中有名「宗教的紅利」(The Profits of Religion) 者，也是一部分世人所很歡迎的書。此書第五章中，有幾頁根據了 Adams 氏的一種著作(名 The Great American Fraud, 1907 年出版)，大攻擊美國祕製藥實業界的商人及他們所勾結的教士。(紐約 Vanguard Press 版本頁 115 至 117。) Adams 的文字，辛克來頗引了一些，茲擇譯兩節於下：——

容易受騙的亞美利加，今年將耗費七千五百萬金元去購買各種祕製藥。至於它付了這個代價之後纔能到嘴的東西，則不外乎鉅量的酒精，駭人聽聞之多的麻醉品，和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藥物，從強有力的危險的降心品，到效力為意想所不到的肝臟奮與劑；數量遠超過以上各物的，還有那些十足的欺

人之物。這宗交易其實全靠欺騙，主其事者為那一般最聰明的法螺廣告家。

有位斯密士博士，專靠販賣惡瘤藥而騙錢者之一人也。他是個宗教界新聞事業的護法者和台柱子，因為照他看去，最容易欺騙的人應在教會出版品的讀者中去找。而且他從他的岳父(此公會用血錢造了一所小教堂)那裏學去了一個乖，肯拿出錢來供給他所屬的教派的各種團體；當新近有人正式質問他之時，他假裝出一付問心無愧，旁人不該誣讒他的神情，答言教堂裏舉行禮拜沒一次缺過他，而且他能夠請他的牧師替他出證明書。

斯密士博士及其流亞，曾否騙取中國人的錢？又中國本國人中，有沒有與斯密士相像的角色？此二問題，請中國的 Adams 出來回答吧。

(11111)廿年前一位浙江主筆的警告

(又名蟻酸與蟋蟀機)

新譚盾初集「古杭夷則子(杭辛齋)輯譯」
宣統元年四月發行 所見本缺後封皮原發行處因不能知 長白穆克德春序：『出近輯西哲發明科學適用之原理，手錄其舊聞，而加以精當之按語。』

杭辛齋先生(參看小品二五七)是我現在的二房東的已故從叔。但是不幸的很，他(辛齋先生)這本譚屑中關於醫學的那些按語，若由我們的新眼光來看，大都是非常的「精當」。然卷二中有個例外——我很高興發見我的這位姻長 Journalist 生前也發過很對的議論。

蟻酸

法國某醫士，考知蟻酸能壯筋骨，以增長人之體力。曾以蟻酸醫治力薄之人，令其逐日服之，確獲奇效，甚至能力舉本身五倍之重。此醫士又自服之，而逐日試驗，記其成績，則三日後力加一倍，至五日而加三倍云。

夷則子曰：動物中體力之最大者，莫蟻若矣。軀體雖小，能負十倍其身之重物而疾趨。若令其形體之巨與牛相等，必能百倍於牛之力無疑。然蟻身之力即能盡攝之以界人，須若干之蟻，始能得一磅之力也。蟻酸為蟻卵所製，以物理度之，恐未必能如某醫士所言。近來市井牟利之徒，往往杜撰新奇之藥品，而托名某國某名醫某博士所創製，謬謂神奇，侈言功效，復偽造保證之書，酬謝之函，徧登廣告，以欺人耳目。其實所謂神效者，無非攙入嗎啡磷質硫磺苛根石等毒物，乍服之精神驟提，似覺奇效，日久必元氣大傷，且或成癮，不能

暫離，較洋煙之害為尤劇。蟻酸之效，殆亦類此。竊慮國人喜其新奇，不加詳察，買毒貽禍，爰揭其弊，以杜橫流。幸世之喜啖西藥者，注意注意，勿以寶貴之生命，輕為嘗試焉。

蟻酸廣告中語，固然怪誕，但是我新近還讀過一段一樣怪誕的話，載於上海某幾個中醫所辦的幸福報第十三期(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出版。)

杭城後市街，蟋蟀之販賣廠也。中有老翁林耕讀，業此垂廿稔矣。一日，云曇在歇浦，設攤於丹桂茶園之側。老主顧張君，攜一蟲寄其攤，是蟲身偉善戰，價值數十金。未幾，有戲裝未却之藝員，突至其攤，攪張君所寄之虫，納入口中而去。張翁至丹桂後台責問。始知某藝員係名票友，今夕客串於此，不意演至四杰村翻槓時，忽失手而墮，傷及內臟，勢頗沈重，因蟋蟀治跌仆損傷甚靈，故攫食，刻已稍瘥，即照值賠償，並於病愈後，設筵宴張以道謝云。(節錄)

相信蟋蟀善治跌仆損傷的人們，似不容不信蟻酸能夠增長人的體力。上海不缺少中國籍的實業家和製藥家。此輩大可製造一種「蟋蟀機」，運到法美等國去賣。而且政府正在提倡「國技」，「蟋蟀機」出世後，至少在本國不愁沒有銷路呀。

十月八日發明，尙未呈請立案。

贈 湖 畔 少 女

女郎，我渴慕的女郎！

記否那一夜相遇於西冷橋畔？
月光寒顛照映看你縞素服裝，
你是，獨步緩緩，曼聲低唱，
我亦是橋頭徬徨凝望無侶伴。

品

當你的倩影輕掠過我的身傍，
香風起了隨着你飄動的衣裳；
月光下我看出你的秀麗容光。
是我輕輕低嘆惹你回頭一盼，
呵回頭一盼遺下我永遠惆悵！

清

★ 女郎，我渴慕的女郎！
★ 第二次我們重相遇是在傍晚，
★ 湖面上正鋪滿了醉人的斜陽。
我是酒後買舟打槳去訪三潭，

柳蔭下又看到你亦在搖小船。

這一次的瀆冒我是永不能忘，
不經意我打槳濺溼了你衣裳。
當水花起時我是何等的驚惶？
你，不愠不怒那般嬌羞模樣，
呵嬌羞模樣我是永遠的渴望。

★

★

★

女郎，我渴慕的女郎！
這是一個清晨朝陽初出東山，
我正佇立在山峯高處眺望；
遠遠的遠遠的山道上馬蹄響，
近來却是你輕裝騎在馬背上。
最可愛是你那馬上的英雄樣，
輕便的獵裝顯得女郎姿容壯。

你紅着雙頰馬上偷偷將我看，
一揮鞭馬蹄蹶動只見塵飛揚；
呵塵飛揚你的倩影我怎能忘？

★

★

★

女郎，我渴慕的女郎！
幾次相逢我終不敢向你攀談，
是否你亦千里負笈遠離家鄉？
這異地漂泊呵你是慣也不慣？
須就心西子湖畔的雨驟風狂！
奉告你我原是隻失母小羔羊，
流落天涯，負着沈重的創傷！
而今願變作隻小鳥臨空飛翔，
或有一天，能飛近你妝台傍，
女郎你妝台傍可許我暫潛藏？
十七年中秋後二日於西湖

蘋果樹

高爾斯華綏著

汪儻然譯

(八)

從一場無夢的酣睡中，他被敲門聲所吵醒。一個尖脆的聲音叫道：

「喂！早餐預備好了。」

他一躍而起。他是在什麼地方——？啊！

他看見他們已經在吃着果子糕了，就坐下在絲黛娜和

娣壁娜之間，娣壁娜注視了他一會兒之後，就說道：

「我說，提起精神來吧；我們在九點半就要動身了。」

「我們要到勃立海去，老友；你必定要來的！」

阿雪司特想道：「來！做不到。我要買些東西就回去

了。」他看看絲黛娜。絲黛娜連忙說道：

「一定來吧！」

娣壁娜就接應道：

「沒有你可就沒有趣味了。」

弗萊達站了起來，立在他椅子後面。

「你必定要來的，否則我要拉你的頭髮了！」

阿雪司特想道：「那末——再過一天吧——來攷慮攷慮這件事情！再過一天！」他就說道：

「就這樣吧！你不必扯我的鬚毛了！」

「哈拉！」

在車站他寫了打給農場的第二個電報，可是後來——撕碎了；他說不出是什麼原故。他們從勃列罕出發，坐了一乘小的游行馬車。在馬車裏，他擠在弗萊達和娣壁娜之間，他的膝頭觸着絲黛娜的，他們玩着「Up Jenkins」；他所感覺的抑鬱變成歡欣了。在這個本要攷慮那事的一日裏，他却不願意思想！他們賽跑，相撲，划水——因為今天沒有一個人願意洗浴——他們唱輪流唱的歌，玩各種遊戲，吃他們帶去的東西。在歸途中兩個小姑娘靠着他們睡了，在狹小的游行馬車中，他的膝頭仍舊觸着絲黛娜的。說也不相信：他在三十小時以前從沒有見過這三個金髮姑娘中的隨便那一個。在火車裏，他和絲黛娜談到詩歌，發現了她所喜歡的幾個詩人，他就覺得自己底趣味高超而欣然把他所喜歡的告訴她。後來她忽然聲音頗低地說道：

「斐爾說你不相信來世，弗蘭克。我想這是可怕的。」
阿雪司特慌張起來，含糊應道：

「我既不是信亦不是不信——我只是不知道。」
她很快地說道：

「我不忍作如是想。（如其沒有來世的話，）那末做人有什麼意思？」

阿雪司特看見這一雙美俏的蛾眉蹙起，就回答道：

「我不相信那種因為要相信而相信。」

「但是假使一個人不能有來世的生活，那末他為什麼還要願意再生活過呢？」

她就正視着他。

他不願使她難受，但是他的統治慾癢起來了，鼓動他去回答：

「一個人在活的時候自然要想永遠地活下去，這是生活底一部份。但這大概是只不過要活而已。」

「那末你連聖經也不相信了？」

「我相信基督在山上的說法，因為這篇訓話永遠是美而且善的。」

「但是你不相信基督是神聖的嗎？」
他搖搖頭？

她立刻轉過臉去朝着窗戶；這時他心裏不禁想到美根底禱告，列克所轉述給他聽的：「上帝保佑我們大家，同阿雪司先生！」別的人誰肯替他說一個禱告，像那如今必定正在等他的她——等着看他從小徑上走去？於是他忽然想道：「我真是一個流氓！」

整整的那一夜，他的思想不絕地回到過去；但是，世上常有這種事情，他每想一次，情緒的激動就減少一點，想到後來，做流氓似乎成爲一件當然的事情了。而且——奇怪！——他不知道到底是回到美根那裏去是流氓呢，還是不打算回到美根那裏去是流氓？

他們玩着紙牌，玩到孩子們上床去睡的時候；那時絲黛娜就去彈批霞娜。從差不多全黑的窗間座位上，阿雪司特注視她在燭的中間——白皙長頸上的美麗的头隨着她手底動作而下俯。她彈得很流利，沒有多少表現；不過她是何等的一幅圖畫，微微的金光，一種天使般的空氣——籠罩在她周圍。在這個天使般的頭，飄拂的白裳的女郎之前，誰會發生慾念和妄想？她奏着許曼 (Schumann) 底一個曲子，名叫 *Warum* 的。後來哈立兌拿出一支笛來，魔力方才解去了。以後他們要阿雪司特唱歌，絲黛娜從一本許曼底歌集中找出一支曲來伴奏着，唱到 *Ich Grolle Nicht* 的

中間，兩個穿着青色梳粧衣的小人兒偷偷地走了進來，想要藏在批霞娜的後面。那一晚就在紛亂之中了結。

那夜阿雪司特差不多沒有睡覺。他在思想，不過是想得太多太辛苦了，在床上輾轉反側。最近這兩日的家庭間的親密態度，哈立兌家底雲圍氣底力量似乎包圍住他，而使得農場和美根——甚至美根——都好像空虛起來。他是不是真的向她示愛——真的答應帶她去和他同居？他一定是被春，夜，蘋果花改迷住了！這種五月之情狂祇能夠破壞他們兩個人！想到他將要使她做他的情婦的時候——這天真的孩子還不到十八歲呢！他不禁充滿了恐懼，即使這個觀念仍舊刺痛他的血液。他喃喃自語道：「這是可怕的，我所做的事——可怕！」可是許曼底樂曲聲激動他的狂熱的思想而混雜在一起。他就又看見絲黛娜底冷靜白皙美髮的身體，俯下的頭頸，她身體周圍的天使般的光輝。「我以前必定是——我必定是——發瘋了！」他想。「我遇見了什麼？可憐的小美根！『上帝保佑我們大家，同阿雪司先生！』我要同你在一起——只要同你在一起！」——他就把臉兒埋在枕裏，壓下那忽然發作的一陣嗚咽。不回去是不得了的！回去呢——更加不得了！

當一個人是年輕的時候，情緒一經真真的發洩之後就

失去了它那磨難人的能力。因此他入睡了，心裏想道：「這算得了什麼——幾次的親吻——一個月以後一切都忘記了！」

次晨，他拿支票去支了款，但是避開那家有鴿灰色衣服的舖子，像避開瘟疫一樣；他反而替自己買了幾件要用的東西。他帶着一種奇怪的心情消磨了這一天，心裏懷着一種對於他自己的憤恨。他不覺得前兩日底那種戀慕之情，只覺得一切茫然——所有的熱情的眷戀都消散了，彷彿是被那一陣的眼淚所沖掉。用過茶點後，絲黛娜放下一本書在他身邊，含羞地說道：

「你讀過那本書麼，弗蘭克？」

那是法勒爾底「基督傳」。阿雪司特微笑。她對他信心的關切在他看來是可笑的，但是使人感動。也許他是受到傳染了，因為他也想要證明他自己不錯，即使不要使她改變她的信仰。因此到了晚上，當孩子們和哈立兌都在修補他們的捕蝦網的時候，他說道：

「據我所能看出的，在正統宗教的背後，總有一種報酬的觀念——為善者得報；這是一種懇求恩惠的辦法。我想這些都是因為恐懼而起的。」

她正坐在一張沙發上，用一根繩打着拱形結。她立刻

抬起頭來說道：

「我想那是比這還要高深得多。」

阿雪司特又覺到那個統治別人的意欲。

「你以為是這樣，」他說；「但是要求同樣的酬報大概是我們大家庭最高深的欲望了！要追根到底却是很難的！」

她繃繃眉頭，顯出不懂的神氣。

「我想我聽不懂。」

他就固執地續說道：

「那末，想一想，再看那些最虔誠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覺得今世不能使他們滿足的人。我相信爲善，因爲爲善本身即是善。」

「那末你真的相信爲善了？」

她現在的容貌何等美麗——與她一同爲善是很容易的！

他就點點頭說道：

「我說，你告訴我怎樣做那個結！」

當她的手指在運用那根線時碰到他的手指時，他覺得受到安慰而且快樂了。而當他上床睡覺時，他故意想到她，把他自己包裹在她的冷靜美麗而友愛的光輝中，彷彿在一件什麼護身的衣服裏面。

次日，他發見他們已經預備趁火車到圖奈去，在勃立彭末洛堡野宴。他仍舊是決意忘却過去，所以就同他們坐在馬車裏，坐在哈立兌旁邊，背向着馬。可是，後來，沿着海濱，差不多轉到車站去的地方，他大吃一驚。美根——美根本人——是在遠處的路上走着，穿着她的那條舊裙和那件舊短衫，戴着那頂舊的小便帽，抬起頭來望着過路人的底臉。他本能地舉起手遮住臉，後來就假裝要擦眼裏的灰塵；但是從他的指縫間他還能夠看見她，行動着，不是用她那自由自在的鄉下人的走法，而是搖晃的，茫然若失的，狀貌可憐的——像是一隻失去了主人而不知道要跑上去還是跑回來的小狗——不知道該往何處去的小狗。她爲什麼這樣地來？——她靠了什麼託辭而走開的？——她希望什麼？但是車輪每轉一次，帶他離開她一些，他的心就叛亂起來，向他大叫，叫他停住車輪，走出去，到她那裏去！當車子轉彎向車站去時，他再也忍不住了，就開了車門，說道：「我忘了一件東西！走罷——不要等我！我趁第二班車到堡裏來加入你們淘裏！」他跳了，腳蹶了一下，身子轉了一轉，恢復了他的均衡，就向前走去；馬車載了那些驚詫的哈立兌一家人馳去。

在路灣他祇能夠看到美根，在前面很遠了。他跑了幾

步，阻住了自己，就一步步地走起來。他每走近她一步，走遠哈立兌一家人一步，他就越走越慢了。怎樣看見她就會改變了一切事情？怎樣才能漂亮些地到她那裏去——怎樣使這事底結果漂亮些？因為這種情形現在是無從隱蔽了——自從他遇到哈立兌一家人以後，他就逐漸地相信他不能和美根結婚。和美根結婚祇會是一個狂放的戀愛時期，一個不安心的，悔恨的，困難的時期——而後來——後來他就會生厭了正，因為她給與他一切，她是這樣地直率，忠誠，而且似露水一樣。而露水——不久即消！那一小塊褪退的顏色，她的小便帽，遠遠地在他前面搖晃；她抬頭看着每個人底臉，看着每家屋子底窗戶。會有什麼人經歷過這樣的一個殘酷時候麼？不論他做了什麼，他總覺得他是一個畜生。他不禁發出了一聲的呻吟，嚇得路上的一個保姆轉過頭來向他瞪着看。他看見美根停住了靠着海堤，望着海；他也停住。也許她以前從沒有看見過海，所以即在痛苦之中亦忍不住要去看。「是的——她是什麼也沒有看見，」他想，「什麼都在她面前。可是我却將要僅僅爲了幾星期的熱情，而去毀壞她的一生了。與其要我做這種事情，我寧願去吊死我自己！」忽然間，他好像看見絲黛娜底沉靜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她額上的蓬鬆髮，被風吹得波動。

啊，如其他和美根結婚，他簡直是癡狂了，放棄了他所尊重的一切，和他的自重之心。他轉身，很快地向車站走去。但是那可憐的惶惑的小人兒和她那察看路人的煩悶的眼睛，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記憶，又再很劇烈地打擊他起來，他就復又轉身向海邊走去。小帽子已經看不見了，那一小塊的紅色已經消失在午間散步人底人羣裏。於是被盼望的熱情（這是一種欠缺，當生活使人蹉跎過了某種東西而不能得到時，人就有這種感覺）所鼓動，他趕上前去。他到處都找不到她，他找她找了半點鐘，後來他就倒身在海灘上，臉兒貼在沙上。他知道：如果他要想再找到她，他只須到車站去，等到她從她那無結果的搜尋回轉來時，和她一同乘車回去；或是他自己先乘車回到田莊去，使她在回來時可以看見他已經在那裏。但是他懶懶的躺在沙裏，周圍有不理睬他的一羣羣的小孩子們，帶着鏟和桶玩着。他對於她這彷徨追求的小身體的憐惜已經差不多沉沒在他的熱血底春潮中了；因為他現在只有情慾——至於那向狹的一部份，所存固亦有限，這時是早已沒有了。他又愛她了，又要她的接吻，她的溫柔小巧的身體，她的放鬆，她的一切迅速熱烈異教式的情緒；他要那一夜在月照的蘋果樹枝下所得的奇妙感覺；他很劇烈地需要這一切，好似

Faun 底要想得到 Nymph。有鱒魚的光亮小河底淙淙聲，金風花底燦爛，「野人」岩；杜鵑與綠啄木鳥底啼聲，貓頭鷹底鳴聲；還有紅的月亮從黑的天空向着活的白花窺視；而她的臉兒正在窗邊，恰爲手所摩不到，滿臉顯着戀情；她的心對着他的心，她的唇回答他的唇，在那棵蘋果樹下面，——這一切的情景包圍住他。然而他懶懶的躺着。是什麼東西反抗着他的憐憫和他這種狂熱的盼望，而使他麻木地躺在沙裏？三個黃髮的頭——一個美麗的臉兒，生着一對親密的青灰色眼睛的；纖手底緊緊的一握——一個急速的聲音喊着他的名字——「那麼你真的相信爲善了？」而且是一種故園的氛圍氣，似乎是一個有圍牆的故舊的英國花園，園裏有石竹，矢車菊，薔薇，拉芬特香草與紫丁香花底香氣——冷靜而且美麗，不曾被人動過的，差不多是聖潔的——他所受的教養教他去感覺的一切都是純潔善良的。忽然間他想到，「她也許要從前邊再走過來而看見我！」他就站起身來，走到海灘遠處的岩石邊去。在那里，水花潑在他臉上，他可以格外冷靜地思想。回到田莊去，再和美根去戀愛，在森林裏，在岩石間，周圍的一切事物都是鄉野的而且很適合——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要把他移植到一個大鎮市去，要把這樣的一個純然屬於大自然的人

關在一所小平屋裏，或是房間裏——他的詩人的感覺使他不肯做這事。他的熱情將成爲僅祇肉慾的放縱，不久就要消滅的；在倫敦，她的天真直率，她的缺乏學識，都將使她成爲他的祕密的玩物——不能成爲別的什麼。他坐在一塊岩石上，腳懸在一個海水正在減退的綠色水池上，他坐得愈久，他就愈看清了這種情形；但是這正如她的手臂和她的全身都慢慢地從他手裏溜脫了，慢慢地溜下去，跌入池裏，被潮水帶入海裏；而她的臉兒仰望着，那他消隱的臉兒帶着一付祈求的眼睛和黑色的濕髮——盤據在他心中，在他心中出沒，使他受盡苦楚！後來他站了起來，爬上那低低的岩壁，再走下一個隱蔽着的山洞。也許在海裏他能夠恢復他的自制力——失去他這種狂熱！於是他脫下衣裳，游入海裏。他想要使他自己疲乏，那樣就可以什麼事都不願管了，所以他不顧危險地亂游泳着，游得又快又遠。後來忽然間，無緣無故的，他覺得害怕起來。假如他不能再洄回到岸上——假如潮水把他帶了出去——假如他抽筋了，像哈立兌一樣！他轉過來游泳回去。紅的岩石看起來離開得很遠。假使他溺死了，他們會找到他的衣裳的。哈立兌一家人是會知道的；但是美根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在田莊裏是不定報的。這時他又想起了斐爾哈立兌底話來：

「劍橋有個姑娘，我本來可以娶她了——幸而我沒有把她放在心上！」於是在那個無理由的恐懼的時候，他立誓他以後不再把她放在心上。那時他的恐懼就消滅了；他很容易地泅到岸上，在太陽中晒乾了身體，穿上了他的衣服。他的心覺得難過，但是不覺得痛疼了。他的身體涼了，而且精神振起。

當一個人年輕得和阿雪司特一樣的時候，憐憫並不是一種強烈的情緒。因此，當他回到哈立兌家底起居室裏，貪食地吃過茶點以後，他覺得很像是一個熱病初癒的人。各種東西似乎都是新鮮清潔；茶，塗牛油的「吐司」和果醬吃起來好得豈有此理；煙草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好的香味兒。他在那個空房間裏走來走去，到處停步去摸摸或看看東西。他拿起絲黛娜底針線籃，玩弄籃內的棉線團和顏色鮮豔的絲綉，嗅嗅她放在那些東西裏的盛香草的小囊。他坐下在批霞娜邊，用一個手指彈着調子，心裏想着，「今晚她要彈琴了；我要在她彈的時候注視她；注視她於我是很有益的。」他拿起琴譜，琴譜還是在她先前放下在他身旁的地方，想去看琴譜。但是美根底小巧悲哀的身體立刻可回轉到他心裏，他就站了起來，靠在窗邊，靜聽克雷沁花園中的畫眉啼聲，凝視那在羣樹之下的朦朧蔚藍的海。

一個僕人走了進來，把茶具移開了，他可還是站着，呼吸晚間的空氣，竭力要想不思想。後來他看見哈立兌一家人從克雷沁花園底大門走過來，絲黛娜稍微在斐爾和小孩子們底前面，拎着他們的籃子；他就出於本能地縮回到室內。他的心是太難過太紛亂了，他不敢和他們會見，却又需要友人底安慰；他懷恨他們的這種勢力，却又渴望他們的冷靜天真的慰藉，和注視絲黛娜底臉兒的樂趣。靠在批霞娜後面的牆壁，他看見她走了進來站住，似乎有點茫然若失的神氣；後來她看見他就微微一笑，很快很華美的一笑，這一笑笑暖了阿雪司特底心，却亦使他覺得煩惱。

「你並沒有跟我們來，弗蘭克。」

「沒有；我發現這是做不到的。」

「你看！我們採了這許多怪可愛的晚生的紫羅蘭！」她拿起一束花，阿雪司特湊過鼻子去嗅，在他心裏就逗起了模糊的思慕之情，可是他這思慕之情立即被一個幻象所打消；他看見美根底煩悶悲苦的臉兒，仰視着每個過路人底臉。

他簡短地說，「多麼有趣！」就轉身走了。他走到他房裏去，而且，爲了要避開那些正走上樓來的孩子們，就倒身在床上，兩臂交叉蓋住臉兒的躺着。他覺得既然事已如

此，美根既然他已放棄了，他恨起自己來，而且差不多恨到哈立兌一家人和他們的那種健全快樂的英國家庭的氛圍氣。爲什麼他們會湊巧到這兒來，逐走了他的初戀——使他明確地看出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勾引女子的人？那美貌羞怯的絲黛娜有什麼權可以使他確知他決不能娶美根；而且，污損了他的戀情，使他受到這種悔憾戀慕之苦和起了這種憐惜之念？美根現在大概已回到家裏了，爲了苦惱的追尋而非常疲乏——可憐的小東西！——也許還希望在回家時看見他已經在家裏。阿雪司特咬着他的袖口，悶住了一聲出於悔恨的相思的呻吟。他抑鬱沉默地去用膳；他的心情使小孩子們都受到影響。那一晚是一個不快活的晚間，因爲他們大家都疲倦了；有幾次他看見絲黛娜對他注視，顯出怫然不樂和迷惑不解的面容，可是這種表情却使他這惡的心情覺得快活。他睡覺睡得很不好；起來得很早，就出去漫遊去。他走下海濱。獨自一人和那寧靜碧藍滿照着陽光的海在一起，他的心稍覺寬鬆。真是妄自誇負的傻子——竟以爲美根會這樣頂真！過了一兩個禮拜她差不多要忘記得乾乾淨淨了！而他——他會因爲行善而得賞！一個善良的青年！如果絲黛娜知道了，她會爲他祝福，因爲他能抗拒她信以爲有的惡魔；這時他發出了一聲冷酷的

笑。但是慢慢地，海與天空底和平美麗，孤獨的海鷗底飛翔，使他覺得慚愧。他洗了回浴，就回去了。

絲黛娜是正在克雷沁花園裏，坐在一張小凳上，畫着寫生畫。他偷偷地走近她背後。她是何等齊整美麗，勤懇地低頭作畫，拿着她的畫筆，打量着尺度，縐着眉。

他溫柔地說：

「抱歉得很，昨夜我真魯莽，絲黛娜。」

她吃了一驚，迴過頭來，臉漲得很紅，照她的習慣迅速地說道：

「不要緊。我知道必定是有些事情。在朋友間這是不要緊的，是不是呢？」

阿雪司特答道：

「在朋友間——我們是朋友，是不是呢？」

她抬頭看着他，劇烈地搖搖頭，而她的上面一排牙齒又在她那迅速的嫣然一笑中燦然顯露。

三天以後他回到倫敦去了，和哈立兌家人一同旅行。他還沒有寫信到田莊去。他有什麼話可以說呢？

翌年四月底最後一日他與絲黛娜結婚了。

以上就是阿雪司特靠牆坐在金雀花中，在他的銀婚日所起的回憶。就在這兒，他先前放下午餐的地方，美根在他初次看見她的時候必定是背臨着天空佇立。這真是最奇特的巧合了！這時他心中就起了一種盼望，要想下山去再看看那個田莊和那個果樹園和那個有健潑撒鬼出現的草場。這是要不了多久的；絲黛娜大概還要有一點鐘哩。

他記得多麼清楚——頂上的一小堆松樹，後面的陡峭的小山！他走到田莊大門邊停住了。那所矮矮的石屋，扁柏樹的門廊，開花的覆盆子——一些也沒有改變；連那把舊的綠椅子還是在外面窗下的草地上，那一夜他曾在那兒伸上手去拿鑰匙。後來他走下那條小徑，靠着果樹園店門站着——一道灰色骨幣般的門，和那時候一樣。甚至有一隻黑豬也在那兒樹木中間徘徊。難道二十六年的歲月真地已經過去了，還是他剛只做完一場夢，醒來時看見美根在那大蘋果樹下等候他？他不知不覺地伸手去摸摸領下的灰白鬚鬚，這纔使他回到現實。他開了那道門，從酸模草和刺草中走過去，走到園底盡頭，老蘋果樹邊。沒有改變！青灰的蘚苔稍微多了一些，枯枝多了一兩根，此外，一切都如昨日；那夜他在美根走了之後抱住這多苦的樹幹，吸嗅着它的木質的氣味，而在他頭上，那滿灑着月光的花兒似乎

是在呼吸着，生氣蓬勃着：這一切都像是昨夜的事。在那孟春之際，有些花蕾早已顯現了；畫眉雀唱着他們的歌曲，杜鵑喚着，太陽光明亮而且和暖。叫人不相信地與從前一樣——有鱒魚的潺潺小河，他那時每天早晨要騎一次的窄狹小池，躺在水裏，把水潑在他胸上腹上；而且那邊荒涼的草場上仍然是有那個山毛櫸叢林和那塊被認為曾有健潑撒鬼坐過的石頭。於是就有一種因青春之消失而起的痛苦，一種戀慕之情，一種對於戀情與甜蜜之消失而生的感覺，抓住了他的咽喉。在這充滿這種荒野的美的地面上，一個人當然是應該把狂放的歡喜摟在懷裏，像地與天之摟住它一樣！可是，一個人卻不能夠這樣做！

他走到小河邊，俯視着那個小池子，想道，「青年與青春！它們究竟怎樣了？」後來，他忽然恐怕被人撞見，因而弄壞了他的回憶，就走回到小徑上，沉思的走回到十字路口。

車旁有一個老年白鬚的工人倚杖立着，和汽車夫說着話。他立刻就說不說了，彷彿恐怕要犯不敬之罪，他舉手行個禮，預備要一跛一跛地走下這小徑去。

阿雪司特指指那座狹狹的綠塚。「你能夠告訴我這是什麼麼？」

老頭子站住了；他臉上顯出一種表情，彷彿說：「正被你問着了。」

「這是一座墳，」他說。

「爲什麼在那兒呢？」

老頭兒微笑說道，「這裏面有一篇故事呢，可以說是我說這個故事現在不是第一回了——有好些人跟我問那堆土的事情。我們叫它做『閨女墳』，這兒的人。」

阿雪司特拿出他的煙荷包來。「裝點煙吧？」

老頭兒又舉手行了一個禮，慢慢地裝一筒煙在他的泥煙管裏。他的眼睛從一大堆的縐紋和頭髮中仰視着，還是很明亮的。

「假使你不見怪，先生，我要坐下來了——我的腿今天有點兒作痛。」他就坐在那個草墩上。

「這從坟上常常有一朵花的。而且這個坟也並不冷靜；許許多多的人打這兒走過，坐着他們的新摩托卡那些東西——不像從前那樣了。她在這兒是有伴的。這是一個可憐的人，她自己尋了短見。」

「我明白了！」阿雪司特說。「埋葬在十字路口。我不知道這兒還照這個風氣做。」

「啊！但是這可是老遠以前的事了。我們那時正有一

位極恭敬懼上帝的牧師。讓我看，到今年的「瑪凱爾節」(Michaelmas) 我就已經領養老金領了六個年頭了；出這事情時我剛逢五十歲哩。如今活着的人沒有比我更知道這事情的了。她是靠近在這兒的人家的；就是我從前常常替納勒康夫人做工的那個田莊，——現在是列克納勒康底了。我現在也還替他們做一點兒，有時候。」

阿雪司特，靠着門站着，點上了他的煙管；在火柴底火焰熄滅了好久之後他還把他的彎着的手掌遮住面部。

「怎樣呢？」他說，在他自己聽來他的聲音是粗糙可怪的。

「她是一百個裏頭的一個，可憐的姑娘！每趟我打這兒走過時，我總放一朵花在這兒。她是一個很俏的姑娘，又是一個好姑娘，雖是他們不肯把她葬在禮拜堂裏，亦不肯把她葬在她自己要人葬的地方。」老頭兒說到這裏停住了，把他的多毛扭屈的手平放在吊鐘花旁的草上。

「怎樣呢？」阿雪司特說。

「也可以說是，」老頭兒接下去說，「我以爲這是一件愛情故事——雖是沒有人確實知道。姑娘兒們腦子裏的念頭你是說不出來的——可是這是我的意思以爲這樣。」他用手摩着草。「我是喜歡那個姑娘的——我不知道有誰不喜歡她

的。不過他是太多情了——就是爲了這個，我想。」他抬起頭來看。阿雪司特底嘴唇已經在鬚鬚的遮掩之內顫抖着了，他再低聲說道，「怎樣呢？」

「那時是在春天，大概是現在這樣的時候，或者還要晚一點——開花的時節——我們有一位那種的青年大學生寄住在田莊裏——亦是一個好人兒，他的頭挺在半空裏。我很喜歡他，我也從沒有看見他們有什麼花樣，不過據我想呢，準定是那姑娘看中了他。」老頭兒把煙管從嘴裏拿出來，吐了一口唾液，接下去說，

「你看，他有一天忽然之間走了，以後就不回來了。他們到現在還有他的行囊和零碎東西在那兒。叫我起疑心的是——他從來沒有差人來取過這些東西。他的名字是阿雪司，或是跟這個差不多的名字。」

阿雪司特又說道，「怎樣呢？」
老頭子舐舐嘴唇。

「她從來沒有說什麼，不過從那一天起她有點莫明其妙的樣子；神氣好像不大對。我一生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變得這樣快——從來沒有。田莊裏另外還有一個小夥子——他的名字是求必達福，他對她很有情意，亦是；我想他的慇懃常常使她煩惱。她常常露出氣瘋了的神氣。有時候旁晚

邊我趕牛回家時總看見她，在那兒站在果樹園裏，在那棵大蘋果樹下面，眼睛一直望着前面。我常常想，「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什麼事情，不過你的樣子很可憐，你是！」

老頭兒又點着他的煙管，默想地吸着。

「怎樣呢？」阿雪司特說。

「我記得有一天我對他說，『什麼事啊，美根？』——她的名字是叫美根大衛，她是從威爾士來的，跟她的姑母，老納勒康夫人，一樣。『你是爲了什麼事情在惱悶着哩，』我說。『不，及姆，』她說，『我並沒有惱悶着。』『是的，你是在惱悶着！』我說。『不是的，』她說，就有淚珠兒滾出來了。『你哭起來了——爲了什麼事啊？』我說。她就放她的手在她心口，『它使我痛得難過，』她說；『不過不久就會好了，』她說。『不過假使我出了什麼事情，及姆，我想要他們把我葬在這棵蘋果樹下面。』我笑了起來。『你會出什麼事情呢？』我說；『不要傻。』『不，』她說，『我再也不會傻了。』我是知道姑娘們底心情的，以後我就不想到這事情；一直過了兩天以後，大概在旁晚六點鐘的時候我正趕了牛回來，那時我看見有黑的東西躺在小河裏，靠近蘋果樹旁邊。我就對自己說：『這是一個豬嗎？——豬跑到那兒去可笑話啦！』我就走過去看，就看見

那個到底是什麼。」

老頭兒停住了；他的眼睛向上翻着，露出一種明亮而痛苦的神情。

「是那姑娘，在一個狹窄的小池裏，這池子是因為一塊岩石阻住水做成的——我看見過那位年青的先生在那兒洗過一兩回澡。她是朝天躺在水裏。正在她頭上凸出一塊石頭，石縫中長着那金杯子的花草。等我去看她的臉兒時，她臉兒真討人愛，真好看，怪安靜的像個小孩兒底臉兒似地——真好看得不得了。醫生來了看見她的時候，他說，『她在有一點兒水裏決不會就死的，要不是因為她心中非常歡喜。』啊，從她臉兒看來，她的確就是這麼樣，很歡喜的樣兒。她臉兒真叫我哭得厲害——她臉兒真好看！那時是在六月，但是她找着了一朵不知道留下在那兒的蘋果樹底花來，插在她頭髮裏。這就是我為什麼以為她一定是很歡喜的，高高興興的到那兒去尋死，像那麼樣的。怎麼哪！那兒的水還不到一尺半深哩。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那塊草場是有鬼的；我知道的，而且她亦知道的；誰也不能夠說得我相信那兒沒有鬼。我把她對我說的，要葬在蘋果樹下的話，對他們說了。可是我想那個話叫他們難受！這樣似乎太像她早已存下這個心了。故此他們葬她在

這兒。我們那時候的牧師是脾氣很古怪的，他是。」

老頭兒又用手撫摩墓草。

「奇怪得很，好像，」他慢慢地接下去說道，「姑娘們爲了情愛的事什麼都會做。她是心裏很多情的；我想她的心準定是碎啦。可是我們是什麼也不知道！」

他抬起頭來，彷彿等候聽的人贊許他的做事，但是阿雪司特已經從他身旁走了過去，彷彿他不在那兒一樣。

到了小山顶上（在那兒他擺過他的午餐的），在那兒，沒有人看見的，他臉貼着地躺下。原來他行善已經得報了，而那個「西普利安人」（The Cyprian 即 Venus），戀愛女神，已經報了仇了！在他的朦朧淚眼之前，顯出美根底嬌容，一小枝的蘋果花插在她的濕了的黑髮裏。「我做下了什麼錯事？」他想着。「我做下了什麼？」但是他回答不出來。春天，和它的熱情之潮，它的花和歌，——春走進到他心裏和美根底心裏。難道只是愛神要找一個犧牲者麼！那麼，那個希臘人是不錯了——「Hippolytus」底話到今天還是正確的呢！

「因爲，愛神心發狂，

他的翅膀閃金光；

當他來把青春做，

一切都被迷住。

凡在波濤河流與森林，

一切奔放青春的生命，

一切地所生，都已萌動，

或呼吸於紅紅的日光中；

不但如此，人類亦如是。統治萬物有一寶座，

西普利安人，西普利安人，這寶座歸你獨坐！」

希臘人底話是對的！美根啊！可憐的小美根！——走過

山來！美根在那棵老蘋果樹下等着望着！美根死了，美麗

印在他身上！……

一個聲音說道：

「啊，你在這里呢！看呵！」

阿雪司特站起身來，拿了他妻底寫生畫，默然注視着

它。

「前面的風景好麼，弗蘭克？」

「好的。」

「不過還缺少些東西，是不是呢？」

阿雪司特點點頭。缺少些東西？缺少蘋果樹，歌唱的

與金的東西。

(完)

十七年十月六日，上海。

新月 第一卷第八號目錄

論散文

塑像 (四幕劇)

維也納雷多登劇場之新舞臺

美國未行考試制以前之吏治

長途

老馬

愛的秘密

不

徐光啓著述考略

徐文定公集的一鱗半爪

法國十八世紀的道德觀念

阿伯拉與哀絲綺思的情書

阿麗思中國遊記 (第二卷續完)

評三齣創作劇本

研究社會學的態度

紳士

紐約舊書舖

燈蛾

海外出版界 (七則)

- 梁實秋
- 余上沅
- 上沅
- 羅隆基
- 饒孟侃
- 聞家驊
- 李維建
- 陸垚
- 徐景賢
- 徐景賢
- 彭基相
- 梁實秋譯
- 沈從文
- 顧仲彝
- 彭基相
- 實秋
- 實秋
- 謝文炳
- 葉公超

我又在旅行的當兒了 無華

伏園 兩兄：我又在旅行的當兒了。這次旅行，也可說是春苦。隨你們高興叫他什麼就算什麼罷。我們——因為同行的有好幾十位，連我的叔父也在內，所以成其為我們——的出發點，是南京黃泥巷四十六軍軍部，從下關搭火車飛跑似的到了鎮江，渡江沿運河北進，以清江浦為目的地。寫這信的時候，正坐在那蜿蜒數千里溝通南北的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建築物的運河裏面一只小民船上，雖然前頭有一只小火輪，儘力量拖牠逆流前進，却是行程仍是很緩，我在這船上，既沒有像在火車中，有那軋軋的輪聲，來震裂人的耳鼓，甚至於使人顛簸，復不至像在海船上，有那一起一伏的澎湃的怒濤，來驅使人的心頭作嘔，天氣又秋涼了，這初秋的早晨，是多麼可愛呵！我於是乎不禁拿起筆來，想寫一封滿藏着自然的情書給你們倆兒。寫了幾個字，又默望着兩岸青綠色的蘆葦，出一會神，多情而且解

人意的蘆葦和他的朋友們——薔梁，楊柳，和叢生的灌木，借着那習習的清風，遠遠地似乎向我們一羣飄流的旅客點首。昨夜曾經下過細微的濛雨了，今天不見有亢陽的徵象，然而也沒有再下雨的徵象，我因為要貪看早秋的面色，所以起得很早，從我的叔父以下的隨員士兵朋友們，都在那裏呼呼的酣睡，我笑他們無福享受這自然的滋味，然而我所能領略到的，也不過是一些糟粕，我的腦子太複雜，過去的迴溯和未來的希冀，常常充塞了腦海的全部，從來不會有十分鐘的安靜，把當前的好景，來細細玩味的。在這可愛的晨光裏面，我的思潮，起落不定，忽而想到蘇彝士運河，也是一樣的令人可愛，彷彿此身剛從地中海出來，轉瞬要進紅海了，再經過一兩天的路程，怕就要入印度洋哪！忽而又想到春苦這一次的廣東之遊，心羨你又不不知尋探着多少新奇的景物。你不遠數千里去看覺之的老母，這是一件何等古道照人可欽可敬的事！但是，春苦，我到底要對你誇一誇脚福，昔年法國 Alps 山上的足跡，你固然與我一樣的多得不亦樂乎，今日運河的旅行——而且是在寒暖適宜的初秋中旅行，你終於要讓我捷足先登了。

運河，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建築物，除了長城而外，

就要算牠，最近建造的黃河鐵橋，還算是舶來品，不免爲國粹家所擯棄的。在我當中學生的時候，從紅綠色的地圖上面，看見蜈蚣形似的一長條，地理教員手執教鞭，指示給我們看道：『這就是隋煬帝用帝王專制的淫威，驅役幾百萬生靈所鑿開的運河，後來經過好幾朝代的修築和推廣，纔可以由揚州直達天津，與天然的河一樣了。』這樣蜈蚣形似的長條，自我們那批心似平原走馬的中學生看來，不見得能引起多大的注意，可以說與各省區的界限線，看作一般無二。現在身歷其境，知道這個建築物，果真偉大，假使覺之在此，免不了要贊一聲『實在好』了。河的寬度，約當蘇彝士河的三分之二，深可通行小輪，想亦不算甚淺。在最近海輪未通和津浦漢平兩鐵道未築造以前，近二千年來中國本部的南北運輸，全靠這條人爲的河道。卽在今日，尚保有牠相當的價值，牠不僅對於交通方面，有莫大的貢獻，就是對於文化的交匯，其功績也不小了。

船到了高郵，我們都登岸休息。此處有築而未成的汽車路，可直通寶應，路上剛剛鋪上鬆浮的碎土，汽車尚不能放胆通行，因爲我的叔父急於要當晚趕到目的地，所以特意在揚州打個電報，叫清江的汽車站開一輛小汽車來高

郵等候。我們同行的一共有五位（其餘的人仍坐船前進），加上兩位馬弁，兩位司機，和一位沿途招待的公路局長，總計有十位乘客。這十人中，我的身材最瘦小，其餘都是高長大漢，統統一起載在一輛寬不盈尺的小車裏面，真正侷促得同冬天的蟄蟲一樣。我的兩條腿，如同中了麻醉，絲毫不得動彈，如是者五個鐘頭，可算是食了貪圖趕路的果報，使我從欣賞和舒暢的佳境當中，猛然感覺到旅行的痛苦了。車沿運河東岸前行，傾側到發暈章第十二，每一秒鐘，都有顛覆的可能，我的叔父似乎有點擔憂，頻頻招呼司機，叫他慢慢點……，無奈那位司機掉頭不顧，好像故意要在總指揮面前賣弄他的技能，全車的人們，只好閉着雙眼，聽天由命罷了。因爲在這條路上行車事不經見的原故，有些腦後尚依然留着勝清遺物——長辮——的江北大爺們，神經系的感覺，非常遲鈍，嗚嗚的車聲，已經相距不過咫尺，他們猶施施然走他娘的大道，彷彿個個都是思想家（Pensur），正在窮竭他們畢生的腦力，探索事理，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何物汽車，亂人心曲，真如古人所謂『視而不見』了。及至司機的高聲叫罵『他媽媽的……』兩旁直立的二位馬弁先生，輪流和以不丕不……之聲，大爺們始覺得如有所見，如有所聞，拼命地從左邊跑到右邊，

趁站足未穩，復從右邊跑到左邊，還有被嚇慌了幾乎要跳下河去的。遇着路旁有樹的地方，這些爺們，始而奮不顧身，誓無返顧的向前奔走，繼聞嗚嗚的聲響，一點也不放鬆的來追趕他們，於是乎使勁地朝向有樹的地方逃跑，甚至於險些兒要爬上樹頂了。

車行過了寶應，路已大平，由寶應至清江，已有長途汽車通行，行路的江北大爺們所具的神經系，已經進步了許多，有了相當的感覺，因此我們所擔的驚憂，也漸漸減少。去寶應城不遠，忽聽得車旁一位馬弁先生，怪聲叫喊道，看呵！看呵！……蝗虫！蝗虫！……話沒說完，路前的蝗族，早已風馳電掣雨點似的打來，因為車行甚速，遍山塞野的蝗虫，躲避不及，有許多撞入車內，我的左邊眼鏡上，已將一隻蝗虫的腹部碰碎，蛋黃和腸臍，統統橫流在我的白色襯衣上面，同時右邊眼鏡上，也同樣的碰碎了一隻，此時我的兩個鏡面，都沾染得朦朦糊糊，失了視物的效力，沒有辦法，只好將帽簷倒遮面部以避其鋒，經時約五分鐘，始脫離蝗境，這樣離奇的遇險，想為你倆生平所罕見罕聞的。離去蝗國一點多鐘後，車上猶留下幾十位不給車資的乘客，待到車機完全停止，他們始慢慢地自由飛去。蝗虫生殖之繁，為害之烈，真正駭人聞聽，其數目

簡直與恆河沙相埒，倘非目覩，必謂我所說為有意張大其詞，用以眩人耳目的了。

我們午后一時由高郵乘車，六時半抵清江，許多本軍的官兵，都在汽車站前列隊迎接，下車後步行渡橋，十分鐘許達商會，即紮營於是間。明日要忙着開全軍黨員代表大會，寫給你們的這封信，就此擱筆，等有功夫再和你們長談旅行中奇異的事蹟罷。敬祝康健。

弟 無華謹上。

八月廿九日。

春潮書店新書

雨後

茶花女

春潮月刊

北四川路底四達里本店

此行殊樂

仲鳴

伏園
春苔
兄同鑒：

弟及君璧至熊步村已數日。黃氏姊弟三人，陸君及賢旭，在此賃屋，以避暑。所居別墅，去市甚遠。庭前有古松兩株，居停主人曰，此三百年前物也。枝葉翠蒼，翳遮全屋。吾輩常讀書休息於其下。昨夕晚餐既竟，新月初上，遂相率作浮僻佳海濱之游。途中羣籟沈寂，每行數百步，始遇一二茅舍。微燈閃閃於窗際，或獵人攜獒而過，獒聞人語，即狂吠。無何，濤聲澎湃，隨風而來，吾輩皆欣呼曰，將至矣，將至矣。既臨海濱，見有亂巖，巖勢險峻，依海多絕壁危石。循鳥道而登，松林幽闐，粗枝黑幹，臥地縱橫，形極奇異，皆向海斜俯，如傴僂老人憑欄遠望狀。山中絕無人跡，靜境淒瑟，時有怪聲從西北起，似是怒

暑安

濤拍岸而鳴，似是鬼魅嘯，似是松響。諸人肅然止步，膽壯者握杖者先行，膽壯者左右顧，以目探視，握杖者以杖擊石，測路之險夷，吾輩乃相繼登至山之高處，或席地而坐，或倚松而立，微雲來去樹杪，雲盡而月出，松影蕭疏，搖曳於衣襟之上。望對岸，半島突出，燈火明滅，環繞其間，如綴羣星以爲帶然。少頃月沒，林益黝黑，境益冷靜，而怪聲亦益密。或曰，吾輩其歸乎，諸人同聲而應曰，唯，卽高歌循舊道而返。抵家時，已午夜矣。此行殊樂，遙想去年此時，正與

兄等同遊廬山，枕流嗽石，興趣無窮，歲月忽忽，去不復來，殊可歎息。晨間在園中追憶昨夕之景，略述一二，以告

兄等，蜂蝶飛翔於肩腕之旁，而花瓣亦紛紛落滿硯池，

兄等思此，能不爲之神往，其有意卽日泛舟而來乎。

此上卽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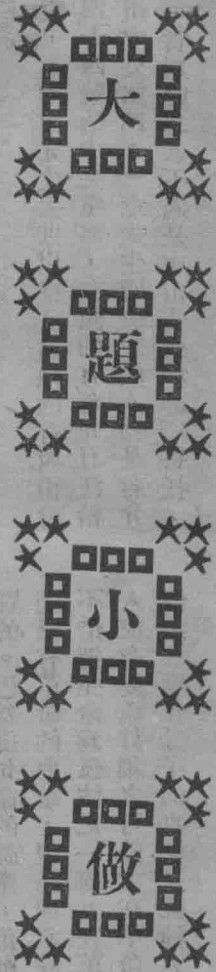
弟
仲鳴頓首

八月廿七日

勢所必然的黨的右傾

九芝

章乃器先生是我極佩服的一位青年論客，我所以佩服的根據就是他在「新評論」上所發表的許多評論。正如章先生贊許陳公博先生一樣，我也覺得章先生是「代表大部分國民黨裏的青年的思想。」青年的思想，除了章先生所述各項必然左傾的理由以外，反面還具着一些「必然」，是青年自己所看不到的，就是「代表青年思想」的青年論客章先生也似乎沒有看到。不幸我是已經過了青年期的人了，是不是在思想裏帶了衰老的徵象我不得而知，但我却在青年思想裏看出了另一種的「必然」。這些必然，合起來說是，必然太樂觀；分開來說是：一，必然只從好的，正面的，光明的，眼前的，現實的方面着想，沒有再從壞



的，反面的，黑暗的，將來的，潛在的方面着想；二，必然以為凡是理想的即刻都會變成事實的；三，必然以為凡是好意的即刻都會被人諒解的；四，必然以為社會進行的方向也就照着我們努力的方向的；五，必然以為凡是努力都能即刻看見成效的；……。說句譬喻，青年人的思想是只見紅日不見烏雲的，只見白天不見黑夜的。章先生的評論，我說他代表青年人的思想，就因為他也代表着這另一種「必然」的思想。這種思想，在「新評論」中一貫直下，直至最近第十九期裏「勢所必然的黨的左傾」而結晶。看罷這一篇而尚不說話，那真未免衰老到跡近腐化了。

章先生說，「二次革命的前後，右傾的有黃克強的一派，左傾的就是中山先生的一派。」這是不錯的。但章先生沒有提起那時便發現了「孫文小史」。中山先生只好亡

命。把章先生的話，剔去樂觀的裝飾，剩下赤裸的事實，便是：「二次革命的前後，右傾的有黃克強的一派，失敗的就是中山先生的一派。」真正左傾的少年是決不肯諱言失敗的。

章先生說，「護法之役，右傾的有岑春煊章士釗的政治學系，左傾的有中山先生的一派。」這是不錯的。但章先生沒有提起那時便發現了「孫大炮」，「孫文只有一張嘴和兩條腿」，和「孫文的學說只是理想的而不切於實用的」等等口號。中山先生只好亡命。章先生的話，最好是改作「失敗的有中山先生的一派。」

章先生說，「討賊之役，右傾的有陳炯明的一派，左傾的有中山先生的一派。」這是不錯的。但章先生沒有提起那時便發現了「孫文也是軍閥」，「陳炯明脫離孫文，不算反叛，却是一種革命」等等輿論。中山先生只好亡命。章先生的話，最好也改作「失敗的有中山先生的一派。」

章先生又說，「中山先生去世以後，右傾的有西山會議派的環龍路四十四號的中央黨部，左傾的有蔣介石汪精衛等主持的廣州中央黨部。」章先生所舉左傾人物是蔣介石汪精衛二人，實則此二人不過是中山先生精神所寄托，

雖然在「中山先生去世以後」，「左傾的有中山先生的一派」一語依然用得着。至於成功與失敗，那最好不要臆難樂觀或悲觀的見解，而以客觀的事實來證明。章先生看了今日的時局，難道還能否認「成功的是西山會議派，失敗的是中山先生派」的事實麼？中山先生而尚在，也就早已亡命了。

章先生在每一段敘述左右傾的派別以後，必有幾句話證明左傾的一定是勝利的，這在我覺得是根據薄弱，樂觀的成分太多。例如說，「結果，黨內的空氣，是傾向於中山先生一派的。」這空氣是不能用秤稱，不能用斗量，也不能用羅盤指出它的傾向的。只要看我上面所舉那些混帳口號，也大略可以抵銷左傾的空氣而有餘了。

革命是不能計算成敗的，不但革命，別的事業也都一樣。「最後的成功是必屬我們的」，這是領袖們鼓勵羣衆的話，同志們慰藉自己的話，但它的真實性的程度是極可疑的。因為這句話的誘惑，舊社會裏的墮落分子，雖然絲毫沒有革命的要求，但是因為除了生命已一無所有了，遂不惜把生命為孤注之一擲。在革命黨的祕密時期裏，此種人便有變成好細之可能；在革命黨的公開時期裏，變成官僚變成腐化分子的也便是此種人。「最後的成功必屬我們

的」，這句話的危險性，我看比這句話的真實性還大啊！迷藥一般的煽動性極強烈的論調，也許能促事業之速成，但我以為要防奸細與腐化分子，最好是擠而不用。自從宣傳二字失了原義，人皆以為宣傳乃誇張之謂，虛誕之謂。一般人聽了宣傳未必即信，最受感動的是要想從而獲利的人。真正看清革命的需要永遠左傾的青年，在我的意思，最好不要發出過分樂觀的論調，把遙遠的成功輕輕的應許別人，同時輕輕的欺騙自己。

說穿一句話，因為「勢所必然的黨的右傾」，纔用得着左傾青年的努力。革命的事業中，占最大部分的就是投降，不斷的向着革命的對象投降。在投降者自己，一定以為他們是勝利了，其實他們的勝利品只是極不重要的外表，他們的精神骨肉却是貼貼服服的跪在革命對象的前面的。

投降的是大部分，不投降的是小部分，章先生所指一次一次中山先生一派的左傾，這種左傾就是不投降的小部分的表示，中山先生只是這小部分當中的一個罷了。

事實始終是事實，不能憑人之樂觀悲觀而改變的。既然如此，我們何不老實說「勢所必然的黨的右傾」，使願意努力的人知所努力，也使希望腐化的人知所裹足呢？分

子的左傾與否，有分子自己可以作主的；黨的右傾與否，有黨的中樞的行動可以作證的；章先生，我們還是看事實罷。

理智主義者

某某

伏老：今天看到一首詩，是美國人作的，抄錄如下：

“Vista” by Alfred Kreyborg

The snow,

ah yes, ah yes indeed,

is white and beautiful, white and beautiful,

verily beautiful—

from my window.

The sea,

ah yes, ah yes indeed,

is green and alluring, green and alluring,

verily alluring—

from the shore.

Love?—

ah yes, ah yes, ah yes indeed,

verily yes, ah yes indeed.

這是一首意思很明白的詩，表示人間一切事物，只能遠觀，彼此之間，要保持着相當的距離，譬如美人，玉容雪膚，碧瞳明眸，夠多麼動人，然而一涉戀愛，你想會怎樣？結果自然是不消說，像雪景海景一樣，亦不過爾爾而已，不止此也，在雪中也許看到泥跡灰土，在海中或者遇着汚物濁水，倘若這樣，那就不免幻滅了。理智主義者早知道這些，所以沒有幻滅。感情主義者以為這其間有天堂樂園，於是結果弄到幻滅。前者所以不致有幻滅的悲哀，是因為能「不役於物」，以客觀的態度對待一切事物；後者所以不免幻滅的悲哀，是因為「為役於物」，執着於物，主觀的陷於物之中而不能自脫。前者是唯物論的，現代的，後者是唯心的，中世的。現代人所以與古人不同便在此。古人是只憑情感的衝動，現代人則一據理智的考察。所以古人是神祕的，浪漫的，現代人是科學的，合理的。因為是神祕的，浪漫的，所以能自醉於象牙之塔，然而到免底不了「世紀病」的侵襲，象牙之塔毀了，幻想破滅了，於是彷徨十字街頭，感受難堪的悲哀，但這是「世紀末」

這時期的人的病症，現代人不應有此，現代人不應彷徨途隅，自己頹廢。現代人者，應當充分的運用其理智，以應付事物，以走科學的，合理的路。所以這首小詩，自然是現代人的詩，而你老的「飛鳥哲學」，自然也是現代人的哲學了。

匆匆不一，亞們！

ANON 於 TOKYO

米佳又來說閒話了！

孟·統·

今日他心裏不好過，他自己也解說不出來。天氣多麼清朗，秋意也很醉人，為什麼我這可憐的米佳老是愁容滿面，展不開眉頭來呢？自己仔細一想，我以為米佳自己太不長進了，被人欺負了不肯告訴朋友知道，被人贊頌了也怪頭怪腦的不肯相信。乾脆說一句，現在的米佳有點腐化了吧？不！不！米佳今天的愁容，或者竟從他的內心發洩出來的？這幾天他老實不吃飯，但是麵包一塊一塊的送進口裏，有時還要加上一點奶油。然而，他還是借題發揮地拉着棹子或橈子發氣，有時硬是坐着打呆。米佳愈來愈玄

妙了，難道他是失戀吧？根本他沒有愛人。難道他是害病嗎？他一天可以跑上百來里的路。難道他是過於孤寂嗎？他有他的工作，時常還可以接到他的德國義母的長信。要不得的米佳，有了這麼好的環境，還在自尋煩惱，繃起眉毛長吁短嘆！真的有點誇張，究竟米佳的情感也有許多虛偽之處，我是覺到他的短處，老實說；他雖然掛着浪漫的牌子，但是牌子後面充滿着理性。所以他常常自己欺負自己，何苦來呢？我把米佳罵了一頓以後，文章罵出來了！

好友！（米佳說）你太不客氣地欺負我了，假使你再要這樣繼續下去，我將必逃回法國去，也許一輩子再不回到你這可憐的聖土來吃苦打呆和消磨一刻值一千金的時間呢。你覺得我打悶，其實我這感覺粗鈍的笨鬼，那裏會什麼打悶過日呢！愁吧？不敢當，我這個人那裏值得上說，愁字是專為佳人才子而造的。然而，我這笨鬼，再也找不出一個相當的代名詞去形容我此刻的內心，或者怪難過罷。為什麼會怪難過呢？那我更說不出來了，算了，我不說罷。說起來，不是罵自己便是罵他人，近來我彷彿要抱不罵主義了，和一位某小姐抱的尾巴主義一樣的態度。雖然不敢打草驚蛇，却也不肯搖頭過路。在此刻，我以為這個態度是很對的，明天如何，我可不管了。

小的時候罵人，母親會給你一個嘴光，但是罵自己，母親倒是好笑起來。現在我雖然沒有母親，但是義母還在生着，因此我也不敢罵人了，但是我是一位孝順不過的孝子，預備討義母的歡心，也要罵罵自己。我罵我這個人是不會變的，當時在外國同學的同學們，現在都變得落花流水一般，抱不變主義最激烈的同學們，現在他們偏偏變得最為出色，變要人的也有！變富翁的也有！變情奴或情王的是不消說了！腐化的更不消說了！我這不長進的笨鬼，一年來，碰着不知多少釘子，吃了不知多少冷飯，可是仍舊家徒四壁，一點沒有變。我真恨得不會變，假如我能變成一個情王，至少可以獲到一個可憐的小姐，假如是個情奴，當然牀上有個皇后坐着給我朝拜了。假如是個富翁，買個小老婆，趕快辦護照遊歷世界去，假如我是個要人，那末，應該幹點正當事情，中國女人們的兩個奶，無論如何要設法解放出來（最好拉出來），見見天日！假如我是腐化了，好吧，瓜皮小帽和八卦長衫是少不得的，麻雀牌尤其需要。我這一點無為的牢騷，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如果我现在變了，恐怕沒有功夫對着鏡子擦牙露齒來譏罵自己，我說這話以後，我的義母或者也就好笑起來了？

總理主義之俘虜

老堯

前讀革命評論第六期「讀者呼聲」內，有「鄧家彥也讀遺囑了」一文，大意說鄧家彥早先曾力稱總理的遺囑是「偽造」的，大家不應當遵讀；但後來鄧先生却也恭讀這「偽造」的遺囑了。這話的理由自是很充足的，但此事却尚不是甚麼大問題。因為鄧氏無論如何大約總還承認總理其人，想來許尚不至有反對總理主張的見解罷。但是，目下在這些恭讀總理遺囑的人中，那般在早先簡直將總理都罵得狗血噴頭，而現在為自私計，却又不得不假借擁護總理的旗幟以謀利祿的無恥份子，在「時局」中反得意活躍著的，還多得很呢。這一種無人格的卑鄙行為，就最顯著的說，即如數年前廣東商團由於要阻止孫總理的北伐大計，以致釀成了「廣東商團之變」；於是在上海方面有幾位所謂的甚麼「名流」們，便大作特作了許多攻擊總理的文章，在各處極鄭重的發表出來。我們綜其大意，都不外罵孫總理「因私人野心之衝動，欲達其非常之目的，遂不惜歷年在各處繼續作亂，糜爛地方，壓迫商民，已至無極；倘國人尚有人心，務請共同努力討此軍閥，殲此國賊，俾政治得以清明，人民得以安息……」云云。（此項妙文，民

國十一年間上海商界著名的刊物所載者最多，可以翻閱）。不過據我們這腦筋簡單的愚人想來，孫總理既有如此大的罪惡，而這些自稱「為國家謀幸福」（？）的海上「名宿」，又有「拯斯民於衽席之上」的大志；且此輩既稱為「社稷」而要反對痛罵孫總理，則自當一下子便反對痛罵到底，千萬總不該再鬧「不過只五分鐘之熱忱而已」，和妓女們夜戀數夫惟錢是從的大笑話才是。假使更「激昂」一點，也儘可於大眾恭讀總理遺囑的時候，厲指總理之遺像而繼續當面以大罵之，然後於各位的「初衷」庶幾相符，於各位的人格也可略略有所補救。但此輩倘因看「利祿」的情面，而不肯在今再罵總理，（假使有一日總理倒了霉，自然又可例外），或者即以他們這種「反覆無常」的行為為人格與道德，（因為人格道德兩個名詞，原是此輩無恥自賤者平素最愛以之自負並以之訓人的口頭禪也）；如是則我們這些素無人格道德的卑鄙份子，必將甘願不齒於此輩偽君子之口，而終身不要這種人格道德，結果乃致我等愈流於無「恥」，或成一種「衣冠禽獸」，又奈何奈何！

忠實黨員之出路

老堯

在近一年來的國民黨中做黨員，似乎已約略有一種公式。這種公式是：你若在口頭上時常說些惡代，腐化，投機，利用，別有用心，別有作用……諸如此類的話頭，那你便不失為聰明，時髦，更不失為「極忠實的國民革命的同志」（註）。你既然擁有「忠實同志」的榮銜，則你私人在黨的立場上，由「交易」的原則，便可享有相當的或獨占的優越權利之報酬，同時並亦補足其為「忠實黨員」的完滿資格。不過這種趨勢一成，旁人見了眼睛業已發紅，不取其利呢又覺得可惜，於是便也模仿加厲的努力罵道：某也惡化，某也腐化，某也投機，某也利用，某也別有用心，某也別有作用……甚麼甚麼，總而言之，無非為自己的「私利」奮鬥下去。在此種人內聰明一點的，他在暗裏也要好笑，——自然更很愉快。這原因是自己既已不妨同時立在惡化，腐化……之中，而同時又可毫無顧忌的痛罵他人的惡化，腐化……，（這些罪名無論何時都是藉「他人」而成立但始終絕不會與「第一身」發生關係），如是在自己的情欲上已非不極其暢快了。況且在此時假若旁人確有惡化（即算如共人之產是）或投機等的，或者也許被

你嚇得不敢再「共」再「投」，而將其「產」其「機」輕輕的與你留下，至此你便又可不可客氣的不勞而獲了，（現在有許多「名黨員」都藉此已由窮光蛋做了小資本家）。可是在表面上呢，却仍然可以裝出一種不惡化不投機的坦白態度來。這是一舉數得，有利無損的方法，也是做滑頭的「忠實黨員」之秘訣。至於還有些朝夕立在惡化，腐化……之中，而又冥無靈性，始終就不知道或者竟不承認其自己之惡化，腐化……的人們，（對此我本想聰明一點說我即是一例，但恐有人要罵我「不度身分」，「不揣身價」，所以只得仍然冥頑），國人也應當出以特別的諒解，因為此輩「自己」都是認做「忠實黨員」的，還會有錯麼？倘若有人簡直不識「時務」，必要斤斤以你所知的道理和人家抗辯，那我無妨直截了當的就給你明說了罷：即使此輩確實惡化，腐化，投機，利用；但這在大小「當道者」們是有特許權的，並且對其同類是不妨公開的，現在你既沒有「當道」，所以這些利益就不配問津了。

註：「忠實同志」本是很好的革命份子，不過現在這四個字的範圍已很廣泛；不然，便是舊派中另一支派所認為「私有物」的。但是這些「另一舊派」自稱為「忠實同志」的，其行動對於言論打的「折扣」却非常之

大，所以弄得我們對於「忠實同志」一個名稱，幾乎就不敢領教了。

蛋家考

許子一

關於蛋家之事實，招勉之先生言之詳矣（見「貢獻」二卷九期及四卷二期），可無庸多贅矣；然招先生究未明言蛋家之名之所由來；因不忖固陋，而作「蛋家考」，投諸「貢獻」，冀與招先生商榷焉。招先生其或許我也。

越人「習於水擘，便於用舟」（漢書，嚴助傳）。其以舟楫爲家者，世謂之「蛋家」。「蛋」卽「蠶」之異文。「蠶」者，說文新附字之一，「南方夷也」。

夫謂蛋家爲「夷」，未嘗不是；蓋蛋家原爲越人，而南越王亦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見史記，南越尉佗傳）也。乃以「蠶」字爲其名，則不甚當。

考蛋家亦稱「艇家」。「艇」者，亦爲說文新附字之一，「小舟也」。從「舟」，「廷」聲。徐鉉音「徒鼎切」，讀如 T'ing。今粵讀爲 Tang，蓋古音之遺也。是猶「庭」之粵音爲 T'ang。「青」之粵音爲 Ch'ang 也。至如廣東香山縣土音，「沙廷」，「地廷」之「廷」，皆讀爲 tang。是亦古

音之遺也。

詩，衛風，碩人，云：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以「倩」韻「盼」（P'an）。是知「倩」之古音必爲 Chan 也。今粵人謂「好」爲「蓋」（Chan），蓋卽此字之譌。然而「倩」從「青」聲；是從「青」聲（Chang）之「倩」，轉爲「蓋」（Chan）也。此因 Chang 失其竟文（final）g 耳。猶是，從「廷」聲（Tang）之「艇」，轉爲「蛋」（Tan）矣。故「蛋」實爲「艇」之轉音，而「蛋家」則爲「艇家」之譌。

「蛋」之入聲，則爲「帶」。「帶」者，「舟」之古音也。故詩，大雅，公劉，「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是「舟」乃「蛋」之轉音。然「蛋」乃「艇」之轉音（說見上）；是「舟」卽「艇」也。無怪說文無「艇」字矣。

總之，「艇家」，「蛋家」，皆爲「舟家」之譌；而「舟」乃「蛋」之轉，「蛋」乃「艇」之轉也。

十七，十，十四日。

於香港。

大前門

素負盛名之高等香烟



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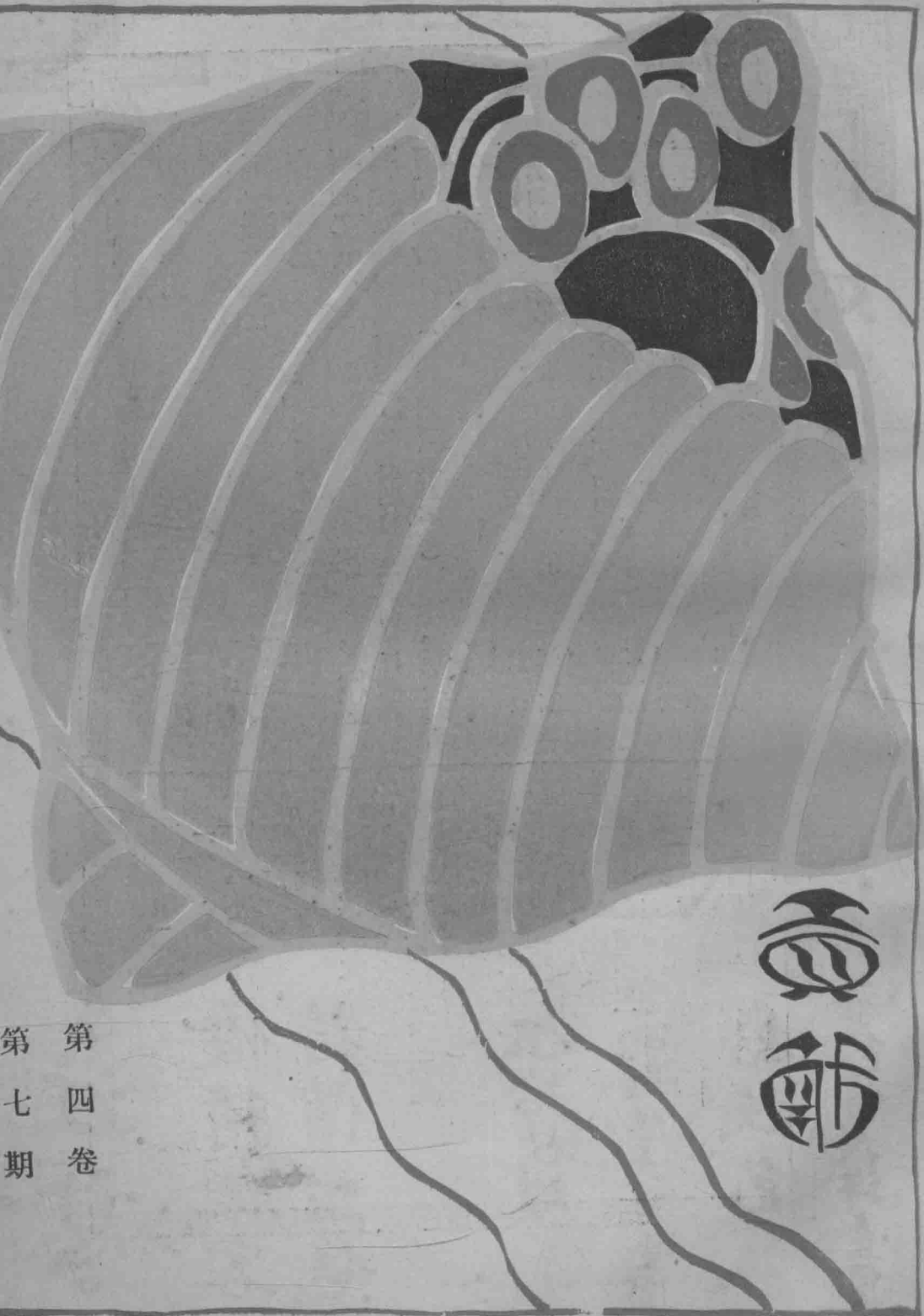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卷四第
七期

第 四 卷
第 七 期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七期(即34期)目錄

卷舒(封面)

實甫 附像四幅

燕子研究

春天的鳥 (日本國木田獨步作)

西湖之秋

關於痘瘡的迷信言行 葉德均 朱玉珂

西湖零拾 (關於綠樹紅花及其餘)

大題小做

裹脚與包脚

造謠與治盡

靜脈血誤解為打鬼箭

北京胡大人說話——江浙老太婆念佛

強者的榜樣

愁與病

一叢小孩

好心的次數

汝良

孫福熙

賈祖璋

涓涓

阮貽炳

江紹原

鍾敬文

豈明

江紹原

江紹原

文叔

李建新

春苔

春苔

——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全年大洋一元五角

每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大洋三元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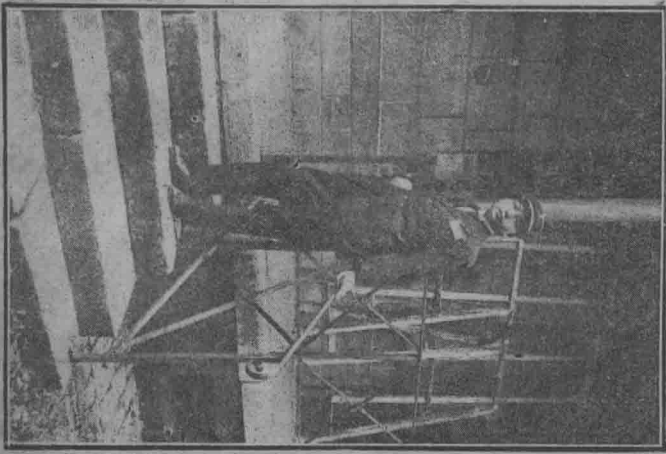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埠處

- 開書明店 泰東圖書局
- (代兼定) 亞東圖書局
- 新月書店 春野書店
- (代兼定) 協謀圖書公司
- 光華書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 南華書局 金屋書局
-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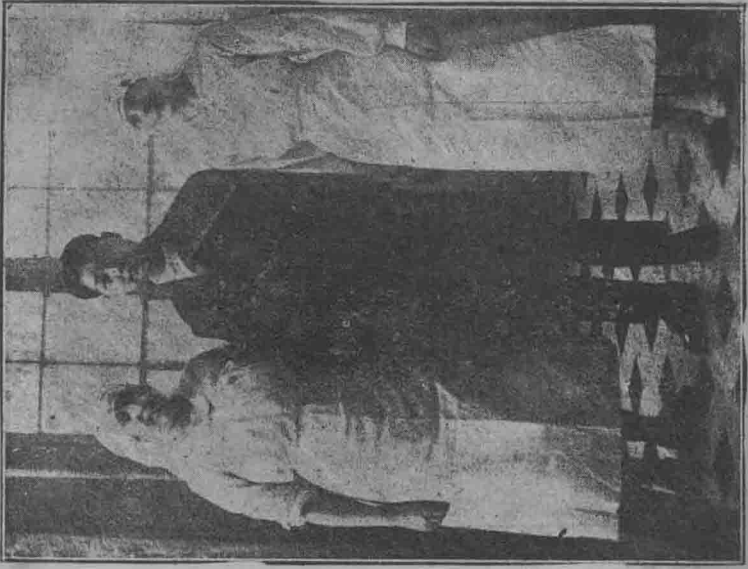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一年
在 Brive 的實甫



橢圓小鏡
薛實甫與孫福熙

一九二三年
從病院出來



一九二四年
在昂里所照



實甫

孫福熙

實甫，接你的死耗，我沒有哭，因為你的死早在你的朋友們意料中的了！

第一，你處處吃虧，毫不抵抗，你安得不吃虧而死！從你處處吃虧的性質而得病，從你處處吃虧的性質去養病而知你不論在法或回國之必死！我久久接不到你的消息，我恐懼的想，你非死必又重病了。當初我總疑心四川在戰亂，所以你我的信都不能通；後來戰事平定，又疑心你我的信或被檢查員失誤了；又後來接到四川寄來別人的信，於是我寄信由他轉交給你，然而終於沒有你的消息。果然，你死已半年多了，你的弟弟一直瞞我到現在，因為不勝我的追問，纔告訴了我。

你去了，你是不知道的了，然而我沒有方法不追想起過去的你我的一切！

我常常感到吃虧而悲哀，吃虧的時候，屢屢得你的安慰，我心中暗暗的想，實甫更比我吃虧，倒還勸我呢，我何嘗是吃虧者，最顯明的事實是我還沒有死。真的，你是

真的吃虧者，吃虧者就要死，這是在姚冉秀死時覺悟的，現在是第二次的證明了。

我與你的友誼的起點，說起來頗高超，因為是我看了你的吃虧而同情，實際上只爲看了你也是吃虧者而拉伴罷了。在赴法的輪船上，四等艙的悶熱的空氣實在使人難受，於是大家在甲板上機器旁邊各各勉強佔據一個地位，在帆布椅上休息，沒有椅的人就坐坐他人的空座，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但是你呢，你沒有來放椅子，也沒有坐他人的空位；每次我到艙中去，你必睡在悶熱空氣中的地層床上看書。只有在夕陽中，偶然可以在艙面上見到你，白紡綢的西服穿得很整齊，從來沒有不繫領結不著皮鞋的時候。與人談話時不必說了，平常總是很謙遜羞澀的立在人羣遠處，不多時候又到艙中看書去了。我不知因為什麼緣故，屢屢想來認識你，但就爲了這什麼緣故，不敢來認識。我稍稍走近你，看你看的是什麼書，有一次見的是紅樓夢。一直等到船行紅海上的一個夕陽中，我想不久就要

到岸，就要分別了，於是不管什麼的問你的姓了。你完全是四川口音，我以為你是姓謝，等你在船欄上用指頭寫給我，我看以後才知你姓薛。沒有談什麼話，交換了到法後的通信地址，大家走散了。以後再在船中相見時也是很少，每次不談什麼話，只是問好而已。

使我出驚的，我在里昂住定以後就收到了你的信；與人交換地址，總覺只是一個禮節而已，而你竟有來信，真使我意外的高興。

從你來信知道，你是找到搬鐵條的工作了，後來，你是換了做釣魚竿的工作了，後來，你到 Elyse 中學去讀法文了。後來知道你可於暑假到里昂來看我了。我在車站接到你，我們遠不如馬賽離船分別時的隔膜，然而我更明白你的吃虧而動心。我同你登里昂鐵塔，你一定要讓你付錢，我想，你這可以不吃虧的，你偏要吃虧；我陪你同到市政廳百貨店買東西，你說話時脫帽，店夥雖然是客氣的，卻問你是鄉下來的吧。我想，你的好意又吃虧了。

這時候正是里大同學要求取銷職員薪水的時候，我明知他們並不是與我個人為難，然而也因此不能對持的向他們聲辯，因為他們可以說，「並不是為你，何必出來反應呢？」但我也不能一聲不響的辭退，因為其餘職員可以

說，「職員不只你一個，你何必出來先辭呢？」在這苦悶中，幸虧實甫給我安慰，就在這夏天，我每天到他住屋的果園中為他畫肖像，這是到現在為止的我為人所作唯一的油畫肖像。實甫，你去了，肖像總得留給我們的吧！我雖在這時得你安慰，但我同時因你而緊縮我的心，我愈加知道我正與我有完全一樣的心境而難堪。你又要到巴黎做工去；延期幾次之後，終於要去了。要搭早車的先一天晚上，你到我這裏來，我真忍不住的哭了。你勸我：「如果你以為我不去好，我不去了，里昂找找工看。否則你到巴黎來，你海邊去後就到巴黎來。」似乎，你走後，滿是欺侮我的人，而且相信你必同樣的被人欺侮。可憐，實甫，被人愛過的人是受不起他人欺侮的了！

在這時期中我知道了你是和樂生活的家庭中被疼愛的長子，有祖母曾祖母的自幼灌澤，所以性情是如此柔美含羞了。從你這一點上發覺我之所以成功我的性情的緣故。

在大西洋邊避暑，看了羅諦的家鄉故居與坟墓，讀了他幾本淒柔的作品，覺得自己的枯燥。此後，就來巴黎。火車特別快，而且一站也不停，耳朵震得麻木了，可是出站來就見到你。陌生的巴黎，熟識的你，都是我渴望着的。這安慰我當比你之我見更大了。

我記得你那時住在 Billancourt，後來我們一同搬到 Issy-les-Moulineaux，是嗎？呵現在是無人可問了！

你陪伴我跑街，看戲，游塞納河，又陪我登巴黎大鐵塔，而且送給我現在還佩在身邊的雕着小鐵塔的鉛筆。你星期日陪我遊逛，其餘時間還在做工。你大早就去，到黑夜可以回來，我起來之後就在你的房中寫「大西洋之濱」，停寫時必定想到你是不知道自己房間在白天的情況的而笑起來。午間與晚間吃飯時，只怕你久等，趕早的到工廠門口去等你，每次看到時，始相信今天幸而沒有被機器軋壞而放心。在工人的飯店吃飯，吃一塊麵包也要算二十五生丁的錢，多吃一塊，多算二十五生丁，但這樣加起來也不過吃了每人兩法郎的樣子，大家再走散。每到禮拜五晚上，你必說：「不要緊，明日領工錢了；後天怎樣玩呢？」直到現在，我還儘管叫着就要到巴黎去，卻沒有想到，沒有你陪伴的重遊巴黎，將不知是何等酸辣滋味呢！

第二年，一九二四，你又來里昂過暑假了。我們與覺之共三人，回到 Chambéry，我們是決定用功的。然而，你不想用功的樣子，我與覺之都狠狠的責備你，我們哪裏知道你的苦楚，哪裏想到你是在長久做苦工之後，哪裏知道你就要在這裏吐狂血，就因為這病，而要死了呢！

還未去旅行，在里昂公園湖中划船時，你對我說：「一件事情我還沒有告訴你，我已入了國民黨了。本來要與你們商量的，不過被他們拉不過，我就入黨了。」我沒有表示，你也沒有說下去，以後我只說一句：「你的入黨也是沒有用的」。此後，收到人家要我們轉給你的一封信，上面有「秘密」的印子，或者你後來更入了共產黨了。

我離法國時，送你到南方去靜養。等我回國時，你的病漸好了。然而你決意回國，中國空氣要好些，你也有理由。到上海時我在船埠接你。你的溫柔如舊，卻增加了熱烈。你給我看橢圓的小鏡，上面有着我們在巴黎的合影，我也給你看我的，那時還毫無損壞，現在，玻璃有一裂痕了。我留你住上海，住西湖，但你堅決的要回四川，雖然路中有否阻礙，不得而知，寧願走不通時回轉來，黃浦灘碼頭上，中秋的朗月中，從此永別了！我再三說暫且不要工作，養好病時補起，更能多做健全的事業。然而我是相信，如此不肯延期，而且說在漢口有朋友等你，你一定是回來參預革命的。終於因此舊病復發而死！

關於留法的勤工儉學，曾經聽到狂熱的提倡，曾經聽到迫切的呼援，此外則只有在去年曾經聽到些凶狠的被責罵而已。我是因為有了里昂中法大學職員的名義，就如中

法大學學生的一概被認為與勤工學生反對的；不過我總覺大家對於勤工學生毫無公論，工作的勤苦，沒有人講過，求學的成功，沒有人承認，回國任事者之多，也沒有人提起，甚至至於連勤工學生人數的調查都沒有。

實甫，我還記得你對我說，你初做工時到法國北方拾長條鋼軌，從火車上拾下來，兩人抬一條，一不小心就跌在車下了，頭上跌了一個洞，流了許多血，昏暈醒來還是去做工，因為不做工不能知道第二天的如何過法了。多少工學的學生如你或與你不同的吃虧！

實甫，你是永遠吃虧的，然而吃虧的不只是你，吃過虧的方能前進做事業，我也多嘗了些吃虧的滋味了。人生的好滋味有兩種：一種是快樂的，一種是悲苦的。悲苦也是人生好滋味。正如死過朋友的人是挺立在深坑前，見過後面的凶殘狡猾，更覺向前大步之雖苦亦好滋味也。

實甫，讓我這樣的騙騙自己。我說這許多話，你都是不聽到的呵！然而你讓我這樣說說無妨的。

『新女性』第三卷第十一號（第三十五號）

社會主義與兩性問題

周憲文

非戀愛與非非戀愛戰論

非戀愛與其他

謙弟

再論性愛與友誼

毛一波

近代的兩性結合

謙弟

混戰聲中

洪鈞

談談非戀愛和我的戀愛觀

孤魂

同族結婚與異族結婚（續完）

張諒無

娼妓制度的初形（續完）

黃石

致M女士

任白濤

搖女

清水

相愛吧

錢君甸歌

陳嘯空曲

銀姑日記

季叔

金鞭

孫席珍

插畫 紡紗者 M. D. Coomans 作

燕子研究

賈祖璋

一、名稱與種類

自從春風吹醒芳草以後，鼻鼻的楊柳垂枝，他點點的銀色芽苞，抽放淺黃嫩綠的新葉；禿溜的桃李枯極，也含着嬌紅潔白的花蕊。當品瑩和暖的陽光，覆被着萬物的時候，在這紅桃綠柳的中間，我們更易於發見一種呢喃軟語，輕颺梭穿的鳥類，這就是燕子。這是一種再熟知也沒有的鳥類：你看『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頤之頤之』，『燕燕于飛，上下其音』（詩經，邶風），二千餘年以前的詩人，已經能夠這樣很細膩的描寫他的生活了。不論何種鳥類，比較的爲我們所熟知者，總以地域或時代的關係，發生許多異名，燕也是這樣：

𪇑：『燕燕𪇑』注：『齊人呼𪇑。』——爾雅

『燕一名鷦鷯，齊曰燕，梁曰𪇑。』——廣雅

乙：『齊魯謂之乙，取其名自呼。』——說文

『燕字篆文象形。乙者其名自呼也。元者其色也。鷹鷦食之則死，能制海東青鷦，故有鷦鳥之

稱。能與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雷斅云，「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汎，」是矣。京房云，「人見白燕，主生貴女，故燕名天女。」——本草綱目

鷦鷯：見𪇑。

意而：『鳥莫智於意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莊子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元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元鳥爲意而。』——娜嬛記

元鳥：見乙，見意而。

『仲春之月，元鳥至。：仲秋之月，元鳥歸。』——禮記，月令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詩經

鳥衣：『鳥衣澹碧空』——李嶠燕詩

鷦鳥：見乙。

「燕一名天女，一名鷺鳥。」——古今注

朱鳥：『廣雅又以朱鳥爲燕。』——爾雅義疏

游波：見乙。

天女：見乙，見鷺鳥。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

女。』——娜嬛記

神女：『燕一名神女。』——中華古今注

這裏只想考查燕的各種別名；引用文詞中，或爲神話，或涉迷信，均所不計。連原名燕，疊名燕燕，並現在稱的俗名燕子，如是一共有十五個名稱。但所謂燕者，我國所產，並不是止有一種；這在古人，也已知之，就再抄錄一些舊記載在這裏，以充篇幅罷：

社燕：『巢於梁間，春社來，秋社去，故謂之社燕。

棲於崖巖者爲土燕。』——廣雅

土燕：見社燕。

『石燕似蝙蝠，口方，食石乳汁。』——廣志云燕有三種，此則「土燕乳於巖穴者」是矣。』——本草

綱目

石燕：見土燕。

越燕：『燕有兩種，紫胸輕小者是越燕；有斑黑而聲

大者是胡燕。陶隱居曰：「越燕多在堂室中梁上作巢；胡燕多在檐下作巢。」——本草綱目

胡燕：見越燕。

漢燕：『世說麝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燕。』

——酉陽雜俎

紫燕：『紫燕來巢，主其家益富。此燕與烏燕同類而

異。凡名曰含胡兒，又名黃腰燕子。營巢却與烏

燕絕不相似。』——田家雜候

烏燕：見紫燕。

含胡兒：見紫燕。

黃腰燕子：見紫燕。

沙燕：明顧璘有諺沙燕賦，別無記載。

歸納上列十一種的名稱，可得四種燕子：

1 社燕即越燕或漢燕，亦名烏燕，就是我們最習見的普通燕。形體稍小，巢於梁間。

2 胡燕即紫燕，俗名含胡兒或黃腰燕子。巢長作壺形不似普通燕那樣的兜形。今名爲赤腰燕者是。

3 土燕即石燕，巢巖穴中。

4 沙燕自爲一種，今名穴沙燕。

普通的燕，是 *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 seop.* 古來關於燕的種種記載，大半是指這一種；形態和習性，且待下文再詳。

赤腰燕和普通的燕同屬。近緣有多種，最常見的一種是 *H. daurica nepalensis* Hodgs. 腰和下背作橙赤色，以是爲名。胸部有黑色細條紋，所以英名爲 *Striated Swallow*。背面黑色，尾羽不似普通燕那樣有白點。形體較大，巢作壺形，也是一個異點。此種鳥類，是我國長江下游極常見的夏鳥。飛行沒有普通燕那樣迅疾。常翱翔於空中，特別是將雨的天氣，在湖上或空中覓食的時候，最爲常見。

石燕 *Ptyonoprogne rupestris* (Seop.) 尾羽較短，邊尾羽有白點。上部灰褐，腹面赤褐，腿部裸出，是他的特點。分布區域很廣，從太平洋沿岸一直到印度，歐洲和非洲北部。大衛 (David) 氏說：『中國西部和蒙古的山上，各處都有。』在雲南的東部，大概他是居留的。魏爾特 (Wilder) 哈柏德 (Hubbard) 二氏說：『夏季很普通的見於各處山頂和深峽中。』巢和家燕相似，常在突出的巖石下面。

沙燕是較爲小形的一屬，普通所見者爲 *Piparia riparia himae* (Lomberg)。尾羽也短；上面灰褐色，腹面潔

白。魏爾特和哈柏德二氏說：直隸平原的泥沙灘上，極爲常見。其繁殖地，則在蒙古邊界；巢築在極低的隄岸下。明代顧璘有一篇誚沙燕賦，爲關於此鳥的惟一舊記載。序端數字，對於他的習性，記得很確實；茲將全文照錄於此：『河朔之野，川厓壁起；有鳥曰沙燕，穴居巖化，以陋見全，厥類日夥。人舟過驚，則飛噪憑怒；余與八厓子惡其驕也，並作賦誚焉：嗙彼沙燕，翾翾川涓；不巢而穴，託體何卑？族類冗瑣，毛羽襍穢，大不盈握，弱靡自持；象惡玉斂，棲惴華棧，祥乖元卵，貴失烏衣。塊塊墜戶，鼠壤資餓；朗日弗照，清風鮮吹。童稚攸害，蹂躪橫施；莫假繒繖，矧乎網置。嗚呼，是淫譟而雜處，惡濕而居下者耶？是獺以爲魚，鳶以爲鼠者耶？是泥啄而風舉者耶？是旅獷羊以爲厲藪者耶？羽不飾旌旄，肉不登鼎俎；狡伏而惡寒，躁動而附暑。譬之人倫，穿窬是伍，請付之鬻釜。』費案有一首土燕詩，也似在描寫這種沙燕：『利嘴穿虛壤，卑棲足自支。晚歸先認穴，春哺亦知時。避隼棲林莽，隨蟲掠水湄。蜚梁原不愛，於世更何疑。』

一、習性

此種習見的鳥類，形態方面，實亦無庸多事陳說；若

引用科學上的詳細記載於此，反令讀者索然寡味。李時珍云：『大如雀而身長，簪口，豐頰，布翅，歧尾。』這可算已將他的概形，完全寫出了；現在就進而記述他的生活情形。他築巢於我們屋內，是在鳥類中爲惟一的例，尤其對於我們，十分親近，爲可愛悅。有人曾以之和雀相比，云『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之。元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譚子化書）。誠然，這是一部分是真理的話。野生鳥類，與人若是親近，除燕子以外，再沒有別的了。巢作兜形，從池沿邊或水潭中銜泥圓成小球，再和羽毛雜草等堆合而成。這個銜泥築巢的現象，古人作爲極好的詩料：

『卷幕差池燕，常銜濁水泥，爲粘朱履迹，未等畫梁齊。舊點痕猶淺，新巢緝尚低，不緣頻上落，那得此飛棲。』——顧况：空梁落燕泥。

『前村春社畢，今日燕來飛。將補舊巢闕，不嫌貧屋歸。銜泥和草梗，倒翅過柴扉。豈比驚凡鳥，迎人欲拂衣。』『雙燕銜泥日，深堂拂玉琴。不教關閣戶，乃見主人心。掠水飛殊捷，迎風去已禁。短書猶可寄，聊爾

託微吟。』——梅堯成：燕。

『銜泥舊燕壘新巢，來往如辭曲折勞。蝸舍雖微足容爾，畫梁爭得幾多高？』——劉秉忠：留燕。

『海棠開後月黃昏，王謝樓台寂寂春。柳外東風花外雨，香泥高壘畫堂新。』——張弘範：新燕。

巢築成後，我們長江一帶以及北部，約在五月中產卵。在福建，大概四月就產卵，因爲五月的第二或第三星期，已見雛鳥飛翔。日本的燕，據仁部富之助氏在秋田縣調查所得的詳細情形，可作我們參考，他說：『產卵期爲五月和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的兩回。營巢的親鳥數，第二回約爲第一回的七成。每產三卵至七卵，平均五卵；第二回的平均數，約少半顆。每巢孵化的雛，二羽至七羽；孵化率和別種鳥類同樣，第二回較第一回爲劣。伏卵日數，第一回平均爲十四日七，第二回十四日，是因春季較夏季溫度稍低之故。』

不論何種鳥類，哺育雛鳥，是異常辛苦的。白居易有一首詩，雖然他作詩的本意，是在後半的寓意，而且說燕子的食物爲青蟲，不合事實。但描寫哺雛的情況，實在形容盡致，活現紙上，使我們不得不轉錄於此：『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

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嘴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來往，猶恐巢中饑。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啾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燕詩示劉叟）

燕子的脚，甚爲孱弱，除銜泥啄草外，不常下降地面；雙翼十分強健，所以時時迴翔空中。飛翔的速度很大，據說一小時可以行一百八十哩；但因種種的阻礙，或隨時的休息，平均總不過三十六七哩而已。

燕子的歌鳴，也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有輕快流利的調子，有清脆婉轉的音節。或隨飛隨鳴，如仙音飄墮；或幽棲低唱，若囁囁私語。傍晚的時候，見他們並棲電線上，動搖小首，流出微音，這是天然的樂音，也是天然的樂譜。我們細辨他的鳴聲，有時好像語言，差不多在對我們說：

『借你屋來住，

不吃你米，

不吃你糶，

只借你屋來住。』

（你作複數用，照海寧俗音，讀作「奶」。）

所以在詩詞中，也每以「語」字來形容他的歌鳴，例如：『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上去，穿花貼水益霑巾。』——杜甫：燕子來舟中作。

『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煙暝渡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閑几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鄭谷：燕。

『一別天涯十見春，重來白髮一番新。心知話盡春愁處，相對依依似故人』——李純甫：燕子。

『三月巢乾雛未成，茅堂來往日營營。說殘午夢千聲巧，剪破春愁兩尾輕。宮柳陰濃金鎖合，水芹香細綠波晴。畫欄十二無人倚，一半梨花一半鶯。』——朱訥：燕。

『江南燕，輕颺綉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頰頰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忽忽；偏占杏梁紅。』——王琪：望

江南。

燕子，不但鳴聲悅耳，不但依依可人；而且他對於我們，還有極大的實利關係。他到我們這裏來築巢育雛的時候，正是害蟲開始猖披跋扈的當兒。他雖然僅僅借住我們一些的房子，他却與我們許多酬報；他隨時隨刻，隨處隨地，捕取毀滅我們重要農作物的害蟲為食餌，使我們得有較多量的收穫；他的功勞，真是偉大。美國的學者，當一次蝗害發生的時候，捕取鳥類，施以解剖，僅八羽的燕，發見胃中有蟲三百二十六只；你想整天我們所見成千成萬的活潑飛翔的燕，他們所撲滅的害蟲數，將如何計算呢？再想，這無量數的害蟲，假如沒有他們來撲滅，又將發生何種現象呢？

二，為誰歸去為誰來

『一燕海上來，一燕高堂息，一朝相逢遇，依然舊相識。問余何來遲，山川幾紆直；答言海路長，風馳飛無力。昔別縫羅衣，春風初入帷；今來夏欲晚，桑蛭薄樹飛。』吳均：贈杜容成。

『雙燕今朝至，何時發海濱。窺人向檐語，如道故鄉村。』——徐璧：春燕。

『燕子營巢得所依，銜泥辛苦傍人飛。秋風一夜驚桐葉，不戀雕梁萬里歸。』——劉子翬：燕子。

照這幾首詩的意思，以及禮記月令所云『元鳥至』和『元鳥歸』，可見古人是已經承認燕為候鳥，有來又有去的了。但他們並不了解去至何方，所以到了後來，反多誤解：或以為他去到烏衣國那樣神幻的地方，如李晏贈燕詩云：『王謝堂前燕，秋風又送歸。向人如惜別，入戶更低飛。海闊迷煙島，樓高近落暉，不知從此去，幾日到烏衣。』這當然只可作他是文學的玄想，不能作真事實看。或以為他到冬季蟄伏而不渡海，如李時珍云：『其去也，伏氣蟄於窟穴之中；或謂其渡海者謬談也。』文昌雜錄更說：『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乃知燕亦蟄爾，驚蟄候中氣乃出，非渡海也。』大衛(David)氏說，從鄉人處聽來，大聲的石燕，冬季是失去知覺而伏處巖穴中。賴吐稅(La Touche)氏說，中國人誤認燕子的移徙現象，較中世紀的歐洲更甚；無知識的人以為鳥類自然是蟄伏的。這個見解，大概起原於蝙蝠的誤認。也是賴吐稅氏所說，蝙蝠和燕子的稱呼，我國北方，聲音是極相近似的。我們因了這個指示，找到郝懿行爾雅義疏，蝙蝠條下注云：『新序雜事五

云：「黃鸝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王德瑛說：「燕服翼是一物，今東齊人謂之燕蝙蝠是也。」「蝙蝠亦冠以燕名，可見是極易誤會的了。」

對於燕子來去的現象，現在可將科學上所得的材料，來轉述一遍，以明真相：原來燕子（專指普通的家燕）的分布區域極廣，據培克（Baker）氏說：「冬季遠至澳洲，並發現在亞洲東南的全境。」是以劉氏說他『萬里歸』，並不為過；只是他仍在人世之間，並非如李氏所設想，到一處仙境，烏衣國罷了。春季就又北行，二月上旬，到我們較為溫暖的廣東境內；三月初到達福建；中旬就可在長江一帶見其蹤跡；黃河流域，大概要遲至四月初，更北的地方，更在其後了。歸程發動於八月，終於十月；有些特殊的例外，可以遲留到十一月中。又和別種的候鳥同樣，除長江以北的極為寒冷的地方外，若廣東等較為和暖之處，有少數是終年迷留不歸的。不過他們仍是活潑生動，並不伏氣蟄居。

痴憨的詩人，又曾經疑問地說：『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歐陽儔）。這雖然只是一首極有趣味的詩歌，但我們假如

撥去欣賞的態度，我們可以發見一個燕子何以會移徙的問題。不過這個問題，頗為複雜，非三言兩語可以結束，讀者如有興趣，請參閱拙作鳥類概論一書，（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裏面有很詳細的解釋，此地不再縷陳了。

四，舊地重臨

現今科學上，為研究候鳥遷徙的途徑，或飛行的速力等，常設法捕取野鳥，於其足上，繫以標幟，釋之使去；到了別處，再行捕住，以便考查與計算。燕子的巢居，據最近日人仁部富之助氏的研究，確有回歸舊處的習性。我國證明此事，乃在二千餘年以前；據說吳王宮人，嘗翦去燕爪，以驗他能否重來。這樣遊戲的事情，倒暗合於科學的研究呢；假如被熱心保存國粹的人觀察到，定要擴大其詞，以一概全，說我國本是科學的發源地而自豪了。後來晉人傅咸，也作過一次實驗，他在燕賦的序文中說：『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翦爪是用以識認的一種方法。另有一法，以縷繫其足：『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截耳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窠，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

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南史：張景仁傳）。這個故事，在賢弈一書中，就演成一個神話：「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死，玉京孀居；有燕巢梁間，一爲鷺鳥擊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別，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這兩種誌認的方法，都爲女子所首先實驗；而且一爲宮人，一爲孀婦。大概燕子翩翩輕颺，呢喃蜜語，其行其止，都似情侶綢繆，因此淒涼幽怨的宮人孀婦，易於觸景生情，感動彌深。以下還有一個故事，可爲我現在的解釋的明證，雖然這個故事，似乎不是完全可信的。『長安富商任宗，爲賈湘中，數年不歸。其妻紹蘭，視堂燕長吁曰：我聞爾從東海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年，欲憑爾附詩任郎可乎？』燕卽飛下，紹蘭作詩一絕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將詩繫燕足，燕遂飛鳴而去。時宗在荊州，忽有燕繞身而飛，

止於肩，足有小封，乃妻所書也。宗感而泣下，次年歸。」（開元遺事）。在這樣的故事中，我們實在不暇辨事之真偽，只覺這小小的玄燕，乃爲悲愁的使者，滿載着生離死別的辛酸，做了離人孀婦希望的象徵，所謂『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古詩）。人生不如意，誠禽鳥之不若矣。

『金宣撫使田琢，字器之，從軍塞外；舍中有燕來巢，士人不識，屢欲捕之，琢曲爲全護。一日，飛至坐隅，巧語移時不去；琢悟明日秋社燕當歸，此殆爲留別語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奇危，誰謂烏衣亦北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爲蠟丸繫其足上。又數年，爲潞州觀察判官；一日，坐摩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一飛檐戶間，一上硯屏，諦視卽前燕也，其蠟丸尚在。』（中州集）。這雖然不是一個女子，但也是一個塞外旅客，滿含着離緒別衷，無怪他對於燕子，有這樣情感了。

五，雙燕與雙燕離

由上看來，雙燕極能動人感興；他那翩翩自如，翱翔

無羈的精神，實足爲人所羨。詩歌是情感的表達，所以雙燕遂爲最廣用的詩歌材料：

『雙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睡。意欲巢君幕，層盈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影移。悲歌辭舊愛，銜泥覓新知。』——鮑照：詠雙燕。

『雙燕有雄雌，照日羽差池。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枝。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蕭綱：雙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牕。何處營巢夏將半，茅檐煙裏語雙雙。』——杜牧：村舍燕。

『豪家五色泥香，銜得營巢太忙。喧覺佳人書夢，雙雙猶在雕梁。』——李中：燕。

同樣的詩歌，列舉起來，不難寫錄五百十頁；暫且丟開，再讀一首詞罷：『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想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清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玉人，日日畫欄獨倚。』（史達祖：雙雙燕，本意。）『愁損玉人，日日畫欄獨倚，』這就是詩人見燕而興感的原由了。然而『歡樂極兮哀情

多，』樂極則悲生；雙燕果然是我們所十分羨慕的，但又安能保證他們永遠平安，沒有變故而致分離呢？分離的雙燕，豈不和離人婦孺，同樣的悲苦了嗎？請預備一些同情之淚，來讀下面三曲的雙燕離之哀音：

『雙燕雙飛，雙情相思，容色已改，故情不衰。雙入幕，雙出帷，秋風去，春風歸，幕上危，雙燕離。銜羽一別涕泗垂，夜夜孤飛誰相知。左迴右顧還相慕，翻翻桂水不忍渡。懸目挂心思越路，縈鬱摧折意不泄，願作鏡鸞相對絕。』——沈君攸。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綉戶長相見。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雖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李白。

『雙燕營巢時，雙飛復雙語，輕盈柳陌風，振迅芹塘雨。巢成近綉緯，雙宿更雙飛。爲蒙主人愛，不信有睽違。四月溫風起，榴花發紅蕊，拾蟲還哺雛，出入無停嘴。五月教雛飛，繞巢舞烏衣；側避蛛絲過，斜縈柳線歸。六月雛翼老，分飛各相保。脈脈傍珠簾，依依集蘭橈。世事有轉旋，陵谷一朝遷，昆明廢劫火，甲第化歌烟，帶睡驚飛出，塵沙兩相失，生死不得知，嫵婉從茲

畢。回看舊主人，粉黛成灰塵。天高雲渺渺，海闊波鱗鱗，往昔朝還暮，惻惻向何處？毛凋半夜霜，淚滴三春露，露寒霜又濃，憔悴不成容。同心諒難隔，魂魄終相從。」——劉基。

『懸目挂心思越路，縈鬱摧折意不泄。』憔悴一生在，嬌雌憶故雄。』『往昔朝還暮，惻惻向何處？』這些，豈特是燕的惆悵而已。

在詠燕的詩歌中，我們更可以看出古人對於燕的態度，如云：『綉戶珠簾有路歧，別時嫌早到嫌遲。主家只解憐毛羽，斲盡雕梁不自知』（李東陽：燕）。『底處雙飛燕，銜泥上藥欄；莫教驚得去，留取隔簾看』（范成大：雙燕）。這都是一種欣賞的，玩藝的，感情的，文學的愛護憐惜的態度。從來對於燕子，不加些微的擾害，任其巢居家屋，一部分的緣故，大概就在此罷。另一部分的緣故，則爲迷信。舊記載說：『蛟龍嗜燕，人食燕肉』，『入水爲蛟龍所吞』（本草綱目）。因爲這樣，人是不會捕虐燕類了。現在的俗傳，則以捕之易染癩瘡爲說，用以禁止兒童對於他們的虐殺。眞其原因，大概還是因爲他身輕肉少，不足供食用；羽毛等物，亦一無實用，因此我們殘暴的行爲，不致及於他們。文化程度稍進，迷信的壁壘，即易崩頽；

我們要澈底了解燕爲益鳥，眞實地加以保護才是。要在我們的保護之下，方能見到他們翩翩飛翔的可愛姿態呢。

六，趙飛燕

漢成帝時，有一個童謠，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據說這童謠所說，後來竟一一應了事實：『成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鑲，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昔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以飛燕爲名，並且又有所謂童謠附帶着，這是很易於使我們極感興趣地要明瞭其究竟的。但現在我們並不願考證她的事跡，因爲在正史上，關於趙飛燕的記載甚少，留存到現在的傳說，已是文學化的箭垛式人物；所以我們還是一讀飛燕外傳，以認識小說中的趙飛燕罷：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萬金得通趙主，……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

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

『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一巷。……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特幸後宮，號趙皇后。……進合德，帝大悅，……謂為溫柔鄉，謂嫔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號為趙婕妤。……

『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婕妤益貴幸，號昭儀。……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兼通昭儀。……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埙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

「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人寧為他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囓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囓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嫔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

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釵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

『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韓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韓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

七，燕子箋

還有一部以燕子為名的文學作品，也是值得敘述於此的；這就是阮大鍼所撰五種傳奇中最著名的一種燕子箋。這書的內容，大略是這樣：有書生名霍都梁，到長安應試。因安祿山叛，試期展延，留寓妓女華行雲家，為行雲畫春容一幅，並將自己也畫入了。不料為裱畫作所誤，此畫轉入主試酈安道之女飛雲手。飛雲見畫中女子，貌與己若；下端紅衫書生，瀟灑俊秀；又有題詞，「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於是動了春愁。一天，『聽梁問春

燕不住的呢喃，『寫了一首的詞：

『……沒來繇巧相關，瑣窗春夢寒，起來無力倚欄干。丹青錯誤，看綠雲鬢，茜紅衫，鶯嬌蝶也愁。幾時相會在巫山，龐兒樣一般。……好古怪，怎梁上燕子兒，只是這樣望鏡臺前飛來飛去，與往時不同。……怎麼把小姐題的這箋兒啣去了？……燕子轉來轉來，還我小姐的箋。

『……飛飛燕子，雙尾貼秋鈿，啣去多情一片箋，香泥零落向誰邊？』

這時霍都梁正在曲江散步：

『……草曲花如人面，你看胭脂雨潤，翠荇風牽，幾時馬蹄踏杏花烟，蛾眉重畫芙蓉面。……這燕子飛得好，怎生只管在我頭直上，幌來幌去，似認熟的一般。飛飛燕子，隨風往還；那紅襟小尾，貼楊花舞旋，爲何迎空掉下猩紅瓣。

『……爲何掉下一撮紅毛衣來了？（拾看介）呀！不是毛衣，是一片紅葉大的箋兒，寫了許多蠅頭的細字在上頭，待我看來。……叫細看這詞，像是收了春容畫的，怎生語氣筆法，件件精細，分明是個女兒家模樣。』

後來因醫病的孟媽，得知了畫的着落；但都梁爲同窗友鮮

某所構害，不得不離了行雲，流浪他方去了。時安祿山攻陷長安；亂離中，飛雲與孟媽相遇，爲其父執天雄節度使賈南仲所收留。行雲遇飛雲父母，被收爲義女。時都梁改名無忌，獻奇策而平亂。爲南仲所賞識，遂以飛雲妻之。回師長安，和行雲亦復相聚：

『烏衣小巷多情况，粧次頻來往；啣將一紙箋，勾卻三生帳。從今後，凡有情人，一般的將白鸚哥與那紫燕兒，同供養。』

此書曾廣爲人所稱道；但這樣才子佳人的俗套，機巧離奇的遇合，更加一個非神話又非事實的燕子啣箋，實是只有我們已往的好奇的文人，才能欣賞他的優美罷。

八，燕子與楊柳

『將泥紅蓼岸，得草綠楊村。命侶添新意，安巢復舊痕。去應逢阿母，來莫害皇孫。記取丹山鳳，今爲百鳥尊。』——李商隱：越燕。

『鎮日雙棲向畫梁，有時飛去爲誰忙？得泥趁暖添芹壘，掠水因風貼柳塘。語重喚回芳草夢，舞輕時冒落花香。五陵年少傷春恨，書繫紅絲擬寄將。』——葛起耕：贈燕。

『清江朱樓相對開，去年燕子雙歸來。東風吹高社雨歇，一日倏忽飛千回。翻身初向煙中沒，掠地復穿花底出；花飛煙散江冥冥，城郭參差滿斜日。無情燕子去不還，短書寄汝秋風前；繡簾不捲春色斷，空梁泥墮琵琶絃。飛檣冉冉瀟湘浦，春盡天涯路修阻。一夜相思柳色深，獨上樓頭淚如雨。』——吳師道：燕子行。

『燕燕何處飛？相見江南路。鬢香細雨春，柳色芳煙暮。纔從箔外歸，復向舟前度。莫入未央宮，身輕有人妬。』——高啓：燕燕于飛。

『最愛堂前燕，高飛忽復低；趁風穿柳絮，冒雨掠花泥。簾影朝雙舞，梁塵晚並棲。綠窗離思切，腸斷各東西。』——袁裘：燕。

這樣詠燕的詩，大概多提到楊柳，誠以蹣跚輕颺的燕子，和依依裊裊疏朗柔嫩的柳枝，風韻完全類似。又如本文篇首所說，燕子初來，適值柳方含苞，江南春色，煥然一新；因之鼓人興趣者，新柳與飛燕的兩個觀念，亦互相關聯。燕子飛行空中，他的姿態，固已優美惹目；然而若有二三垂楊，爲之點綴；於是陣陣柳浪，臨風瀟灑，忽而翩翩輕燕，撩掠其間；或繞越樹梢，如流矢飄墮；或穿行枝間，如梭織往來，出沒無定，形影俱仙。若或傍臨清

流，面對明湖，倒影水中，翠綠瀾漫；間留無數蒼空，瞥視有疾馳黑影，忽隱忽現，與水面上的真燕，上下對舞；設或輕颺水際，微波頓起，水底綠影，斷續模糊，條條往來的黑影，隨之無可確指，只餘水上真燕，獨來獨往；此種情景，更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致；以前所引的幾首詩歌，你看也何能道着其萬一呢？

而且柳色總是一種靜景，活潑的飛燕，不但以其翩翩然的舞態爲可愛；還有他的呢喃軟語，間關輕囀，流放於密陰之中，豈不是給美麗的春色，奏着霓裳仙音，頻添無數的生氣嗎？

於是燕子與楊柳，不但爲詩歌中所習見的字眼，也是國畫中常用的材料：大概畫燕子必以垂柳爲背景，畫楊柳總以飛燕爲點綴，好像兩者有極相連帶的關係。這樣的畫，多至不可勝數，試舉兩首題畫的詩於此，以見一般：

『三月白門道，垂楊千樹花。君看雙燕子，飛去入誰家。門巷失故壘，時來拂枝斜。春風更相惜，莫與亂棲鴉。』——高棟：綠楊雙燕圖。

『綠柳夏依依，差池元鳥飛，蹴花隨別騎，銜絮點征衣。隋渚晴煙暝，章臺夕照微。衡門相託久，應傍主人歸。』——王裒圖：題綠柳紫燕圖。

最近豐子愷先生，以漫畫著名，而尤長於用疏淡的筆致，插寫那「翠拂行人首」「月上柳梢頭」「簾外雙燕歸」等等詩境。雖然也有人批評，以為他的畫，還是取材於時事。幾幀較佳；然而俞平伯先生，終於承認他是豐柳燕；在我們對於圖畫為門外漢的人看來，也確是這些以舊詩詞為題的畫，較為有趣，所以「豐柳燕」這個別號，子愷先生應當樂於自認。如是，關於本文，也就多了這一段佳妙的逸話。

九，神話

關於燕子的神話很多，除完全沒有意義的以外，我們將儘量引述在下面。第一比較為最古的，是一個吞卵而孕的神話：『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殷本紀）。『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禱。與其妹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墮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竹書紀年）。『秦之先，帝顓頊之苗孫裔曰女脩。女脩織，元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史記：秦本紀）。這些神話的起源，大概是這樣的：爾雅翼云：

『以春分來而秋分去，開生之候；其來主為孚乳蕃滋。荆楚之俗，燕始來啼，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令人有子。』視燕有如是生育的象徵與迷信，是很容易與起這個神話的。還有，這大概是母系時代留下的傳說，那時只知道有母而不知有父，當然很容易將吞燕卵那樣的事，附會上去。還有，或則當時驚駭於傑出的聖賢偉人，聰穎才能，難於索解，似非人世間所能有，於是求之人類以外，就形成這樣的神話。

第二：說燕能銜土築墳，有三則的記載，都是漢代的事。這當然是從銜泥築巢的習性上附會出來的：『燕子塚在縣南五里。漢吳王濞搆七國反，齊王不同謀；被殺。既葬，燕子銜泥塚上，因名。』（東昌府志）。『榮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鄧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漢書：臨江王榮傳）。『漢丁太后定陶共王妃，哀帝母也。帝即位後，迎居京師。以建平二年崩；帝為起陵共皇之園，送葬定陶，貴震山東。及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遣公卿子弟及諸生四蠶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其

陵，二句皆平。時有羣燕數千，衝士投於窠中，復令墳塚巍然。」（曹州志）。

第三說：上帝左右的仙童玉女，化爲燕子。只有一則故事，見太平廣記，似乎是受佛學影響的。『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衡茅，不下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朮，以娛其志。高歡爲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嘆。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爲樂，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道，寧昌其德，爲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耳！卿獨知道，卓然置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德。我來日白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俟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靠；卿之壽更四十

歲，以此相報。」言訖復化爲雙燕飛去，不知所往。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第四，啖車記云：「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津洋衛，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著於堂。家人竊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靚麗，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至於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往。」這和前引瑯嬛記的一則故事相同，大概由此演繹而來。說是玉真娘子云云，是道家術士的口吻。

第五劉斧摭遺云：「王謝金陵人，航海遇風，抵一州，其王以女妻之。女曰：「此烏衣國也。」後謝思歸，王命取雲車送之。至家，見梁上雙燕呢喃，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謝書一絕繫燕尾曰：「誤到華胥夢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淚灑春風幾百回。」燕寄詩去，來春復至，尾有小柬，乃女所寄詩曰：「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燕不飛。」這樣的故事中，有飄渺的

仙景，萍蹤的離合，戀憐的柔情，頗足令人低迴吟味。但這個故事，定是作者所捏造，故事中含有七絕詩，可以斷定即使是一個民間流行的傳說，也在唐代以後才發生。而所謂烏衣和王謝，實是用典而稍歧其意。考烏衣和王謝二個名詞的見於詠燕詩文，乃源於唐代：

『天女伺辰至，烏衣澹碧空。差池沐時雨，頡頏舞春風。相賀雕盈側，雙飛翠幕中。勿驚留爪去，猶冀識吳宮。』——李嶠：燕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烏衣巷

李詩，烏衣是燕的別名。劉詩烏衣為地名，王謝指晉代世家王導謝安等。王謝非為人名，在北宋時猶然。王直方雜記中，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就用劉禹錫詩意造成的：『楊德逢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塚；事畢，則至蔣山，過湖陰先生之居；清談終日，歲以為常。元豐間，連歲訪之不遇，題一絕於門云：「山北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會稱於王荊公，荊公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

一〇，白燕之瑞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澗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

『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掩，玉剪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領，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開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

這是兩首詠白燕的詩：第一首袁凱所作，第二首時大本所作，袁凱就因此詩而著名於時。據說：『時大本賦白燕詩，呈楊鐵崖，鐵崖極稱珠簾玉剪之句。袁景文在坐，曰：「詩雖佳，未盡體物之妙。」廉夫不以為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之鐵崖，擊節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為袁白燕，以此得名。』（楊儀：驪珠雜錄）。白燕係烏羽淡化 *Albigena* 所致，曾經科學家的記錄：最近也有出現過，即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下旬，日本福岡縣絲島郡波多江村，有燕育五雛，其中有一羽羽色純白。我國因其稀見，目為祥瑞之兆；在讖緯思想瀰漫的晉漢，特別能注意而留下多數記錄。最早一則，為吳志孫休傳注：『永安六年，白燕見於慈湖，』這是西歷二百六十二年。南北

朝的宋代，自文帝元嘉元年至明帝泰始二年（西歷四百一十二年至四百六十六年），四十年間符瑞志中著錄白燕的出現，有十五次。北朝的魏，亘數十年，亦有十餘則記載。至唐代，僅見於冊府元龜中，有兩處說起：『開元七年（西歷七百七十九年）十一月，岐州獲白燕進之。』『大歷九年（西歷七百七十四年）十一月癸亥，福州獲白燕二獻之。』後一則，是歷史上，最末一次的記載，自後不復聞見。袁凱等雖然吟之於詩，然而他們是並未見着實物。

前文曾說，白燕古人認為祥瑞之物；他們以為『妾媵有制，則白燕來。』（酉陽雜俎）。從這樣的思想，關於白燕就產生許多神話式的記載。例如西京雜記云：『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積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又如拾遺記云：『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命羅之，得一白燕，以爲神物。於是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若是云云，古人自十分相信，我們也不必再多講什麼了。

一一， 燕窩

王世懋閩部疏云：『燕窩菜莖不辨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燕飛渡海中，翻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陳懋仁泉南雜記：「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羣飛近泥沙泥有石處，啄蠶螺食。有詢海商，聞之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瘵。故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而予近聞之漳人，殊爲不然：燕窩國，大海中有高山，冬月羣燕來巢其上，燕矢之厚，沒人兩膝；春取小魚，累之窩中。燕窩，貧夷領我中國貧人，取之林中；窩毀子墜，顛覆闌干；燕之雌雄，羣然悲鳴，傷物特甚。嗚呼，誰謂燕窩蔬房哉！生命之苦，過火燻刀割矣！』又云：『燕窩菜蓋海燕所築，多爲海風吹泊山澳，人得之以貨。』書傳正誤云：『燕窩俗以爲海味之素食誤也。係銀魚之初生者，海燕銜以結窩，故曰燕窩。』看了這兩則關於燕窩的舊記載，我們可以曉得初時乃認燕窩爲植物質的東西，後來方視之爲螺肉或小魚所合成的燕

窠。其中泉南雜記的記載，實甚有價值；他的觀察，已經十分精細。現據德人刻尼喜(Konic)氏的研究。斷定燕窩爲金絲燕的唾液所結成，而陳氏的文字中，也已提到津液，不過他誤認以螺肋爲主耳。

現在對於金絲燕究屬何種鳥類，還須略加說明。雖然他是『首尾似燕』，但和普通的燕，類緣極遠；他是屬於梟鷲目(Coraciiformes)，雨燕亞目(Cypseli)的雨燕科(Cypselidae)；不若燕爲燕雀目(Passeriformes)燕科(Hirundinidae)的鳥類。其學名爲Collocalia eschleatzi。其形態是：脚很短，尾也不長，翼羽斂合時，翼尖超過尾端約寸許。嘴色暗褐，顏面有一塊褐色的斑紋；背部也是褐色，現金絲光澤。是一種熱地鳥類，產於婆羅州，蘇門答臘，紐幾尼亞，馬達加斯加等處。我國的閩廣沿海，雖然也有，但爲數甚少。

(留)
改定稿，一九二八，五，四於上海。

大江

十一月號出版了

(每册實價大洋兩角 郵費國內二分國外六分)

北歐文學的原理 片上仲講

發音變遷說

新近兩部別致的書

茶話數則

如是說

孫毓修童話的來源

楚辭中的神話與傳說

創到溧陽去

影子

阿阿薔薇你病了 佐藤春夫作

寄語

文壇近訊 出版界消息 編輯後記

零零碎碎

總發行所 上海東橫浜路 景雲里四號 大江書鋪

預定價目 國內六册一元二角 十二册二元四角 國外六册一元四角半 十二册二元九角

郵費在內

魯迅 劉大白

陳望道

沈端先

汪靜之

趙景深

鍾敬文

葉鼎洛

王任叔

謝六逸

張維祺

春天的鳥

國木田獨步著

涓涓譯

(一)

這是六七年前，我在某地當英語數學教員時的事。市中有有一座喬木蔥蘢的山，叫做城山，雖然不十分高，但因風景秀麗，我常閒步登山。

頂上留有城址遺跡。從藤蘿間望着高高的石垣，染着赤色，有一種不可言說的風味。從前天主閣的所在，現已成了平地，不知何時，生長起疎疎的姬小松與茸茸的夏草，令人不禁慨然興懷古之思。

我藉草爲茵，橫臥其上，視線經過數百年斧斤不入蔥鬱的深林之上，眺望近郊的田園以爲樂，這樣的事，曾不知有幾度了。

記得有一天日曜日的午後，時值暮秋，天空如水一般的澄清，但涼風却括得厲害，城山的林木呼呼地鳴着。我如例走上山巔，一面看看浸在西斜的日影中的遠村近郊，一面讀着帶來的書籍，忽聽得有人語聲，便走到石垣這邊往下一看。沒有別的人，就只三個小姑娘在拾枯枝。因爲風猛烈得很，枯枝非常多，儘背上措滿了，似乎還在四處

找尋。親熱地談着，快樂地歌着，一面拾着枯枝。她們的年齡都在十二三歲上下，大概是近村農家的小女孩。

我下望了一回，目光又移在書上，不覺把小姑娘忘了。忽聽得「他」女性的呼喊聲，匆遽往下一看，三個小姑娘驚惶地措着枯枝跑逃，似乎遇着什麼可怕的事，她們的後影從石垣的那邊隱去了。這有點奇怪，我注意近處，往下望着，見有東西，從薄暗的林中，撥着野草，路途不辨的地方走過來。初想不知是什麼東西，待至出了林木，露在石垣之下，一看是十一二歲的一個男小孩。穿着深綠的窄袖衣服，縛着白木綿的兵兒帶，這樣子，似農家子，也似城市人家的小孩。

手拿着粗大的短棒，不斷地向四週眺望，偶然的向石垣上抬頭看時，無意中，我們兩人打了一個照面。孩子熟視着我的顏面，便蠢然地笑了。這不是尋常的笑。蒼白的圓臉，炯炯的目光，我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的小孩。

『先生在做什麼事呀？』孩子招呼我說，我雖然有點驚異，但因當時我做教師的地方是一處極小的城市，在我，

除自己的學生之外，所知固不多，可是就地的人大概知道我是從大都會來的年青先生，現在這小孩的招呼我，其實也不是希奇的事。我一想到此，便也和聲回說，『在看書呢。不到這里來嗎？』孩子迅速地手攀着石垣，猴子似的爬上來了。這石垣差不多有三丈多高，我有點害怕，正想叫他不要上來，他早已爬到了中段，一手一手純熟地交換攀着葛藤，一忽兒便立在我的傍邊。蠢然地笑着。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六六。』『六六？叫做六君嗎？』我又問他時，他儘點着頭，露着同前一樣的蠢笑，儘微開着口，古古怪怪地對我凝視。

『今年幾歲了？』我問，他臉上露出詫愕的樣子，於是我再問了一聲。他纔裝着特異的口形，顫動着嘴唇，迅速地張開兩手，屈着指數，唸到一，二，三，便跳到十，十一，抬起頭來，認真地說，『十一歲。』這樣子比起五歲光景的小孩，纔記得數字的，簡直沒有一點差異。於是我也隨便說：『知道得很明白了。』『母親教我的。』『不上學校去嗎？』『不上學校去。』『爲什麼不去的呢？』

孩子歪着頭，看着對面，我以爲他在思考，待他回說。突然間，孩子嘩嘩地啞子一般的喊着跑去了。『六君！六君！』我驚惶地止住他。

『烏鴉！烏鴉！』他一面喊着，頭也不回，跑下天主臺，忽的不見了。

(二)

其時我住在旅館裏，非常不自由，深感困苦，於是四處託人找尋，終於借到了姓山口一家的樓上兩間屋子，一切衣食之事，遂得有所托。

這山口家，從前侍從皇門，城山之下一向建有高大的屋宇，度着幸福的生活，所以把這兩間屋子借給我，大加優遇，實在含有莫大的美意。

但事有出於意外者，我遷居山口家的第二天，清早起來，正想出外散步，忽見在城山遇見的那個孩子在庭中掃除。

『六君，早呀！』我招呼他說，但他對着我儘蠢然地笑，拿草帚掃除落葉，沒有話說。

時日過去，對此異狀的小孩的身上，也漸次了解，這畢竟因我注意地觀察與探問得來的吧。

孩子名叫六藏，山口主人的外甥，生來就是白痴。母親年約四十五六，早喪夫，回到母家，受了她哥哥的庇蔭，帶了兩個孩子住着。六藏的姊姊，名叫繁姑，這時十七歲，在我看來，她也是一個可憐的白痴的姑娘。

山口主人當初也想把白痴這回事隱瞞着，但因什麼話也隱瞞不過了，終於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屋子裏來，談論着教育，末了便把外甥與外甥女的白痴告訴了我，與我商談：到底爲什麼白痴的教育是不可能的呢？

照主人說，這可憐的姊弟的父親，是一個貪杯的大醉漢，爲此縮短了他的生命，蕩盡了他的家產。她們姊弟當初也進過小學校，但是兩人無論那一種功課學不來，無論那一個教師辛辛苦苦地教，也是無益，終於不能和別的學生同時教授，徒然做了狡黠的孩子的玩具，所以反覺得可憐，把她們退學了。

真的，仔細一探問，姊弟完全是白痴，那更加明白了。

主人雖然沒有說過，但是說到主人的妹子，就是姊弟的母親，普通看起來，也是很特異的人，兩個子女白痴的原因，許是父親的沈湎於酒，但也由於母親的遺傳，這是一眼就被我看破了。

我雖然知道有白痴教育這一種教育，但這須有特別的知識，所以於主人的商談，不敢冒昧承擔，只說這不是容易的事就罷了。

但是後來屢屢看到繁姑與六藏的樣子，輒覺不勝憐

憫。就是殘廢者之中，怕也沒有這般可哀傷的了。啞子，聾子，盲子等，不幸固然是不幸的了。不能言語，不能聽，不能見的人，思想終還能夠。想了終還能感覺。一成白痴，就是心靈的啞，聾，盲，差不多類乎禽獸了。總之，他還是個人，完全沒感覺，那也不是，不過與普通人比起來，不及什一吧。而且不完全的樣子，心的調子若能就正點，固然較好些，但因更改不正，樣子也就大大不同，喜笑悲啼，從普通人看來，調子已壞了，所以愈加可以哀憐。

六藏，因爲是男小孩，總還有點無邪氣的舉動，至於繁姑，我倍覺哀憐，假使能力所及，無論如何，多少總想增她一點知能的活動。

和山口主人談話之後，忽忽已經過二星期，一天晚上，已是十時光景，正想還是睡覺吧。

『先生，睡覺了嗎？』六藏的母親一邊說，一邊走入我的屋子來。她是低低的背，小小的頭，凸凸的顏，齒牙間常染着污穢，瘦形的舊式女子。微張着口，口角眉梢常露出一種使人喜悅，過意矜持的笑，這是她的老脾氣。

『正想慢慢的睡覺了。』正在我回說時，她就坐下火鉢之傍。

「先生！我稍微有點事想奉托……」她說着，好像說不出口的樣子。『什麼事呢？』『六藏的事。因為他是那樣的笨，我憂慮着他的將來，一想到这里，我便不能忘了自己的笨，留意六藏。』

『正是。但也不致於有這樣憂慮的事。』我終至說了這樣安慰的話，這也是人情吧。

(三)

這夜我漸漸聽了母親的話，比什麼都容易感受到的，就是親子之情，我曾經說過，她是非常特異，一見就可明白，但是憂慮着她兒子的白痴，這是與普通的母親一點沒有差異的。

只因母親也近於白痴，我益深其傷感，不覺幾為淚下。

因此，我決想幫助對於六藏的教育特意托我的那可憐的女子，這天晚上，考慮種種計畫，直至深夜。從第二天起，每次散步，便帶了六藏一同出去，應機多少給他一點知能作用上的幫助。

所最感困難的，是六藏的缺乏數的觀念。從一到十這數目，無論怎麼，他是不能唸。若幾次三番的教他，到十這數目原也能說得上口，但檢了路傍的石子，三個並起

來，問他多少，他便呆呆的想，不能答復了。若嚴厲點問他，他初則照例作特異的蠢笑，繼則便要哭出來了。

我也苦心孤詣，忍耐着擔當這事。有時數着八幡宮的石階走上去，一，二，三起七止，我對他說『七級』，轉身問他石階共有幾級時，結果他就大聲回說『十』。無論數松樹的列幹，無論教他數餛飩餅，數得成就給做獎品，結果還是一樣。一，二，三的言辭與表示這言辭的數的觀念，在這個孩子的腦子裏，簡直沒絲毫關係的。

白痴的缺乏數的觀念，我曾聽到過，但竟到這樣地步，這是意想所不及的。我有時想起來要哭，看着他的面孔，眼淚自然吊下來了的事也會有過。

但是六藏是非常頑疲的孩子，惡作劇起來，會大大驚人的。爬山是一等好手，城山上四處奔跑，如走平地一樣，無論有路無路的地方，老是飛一樣快。所以山口君一向也憂慮着六藏的行徑，聽說有一次，吃了中飯出去，直到日暮，忽然間從城山的崖巒飛下山口家的內園回來了。拾枯枝的姑娘，看了六藏的影子就逃，這定然因為屢屢受過他的驚嚇了，我由此也可推想得。

但是六藏又是一插就會哭的。母親爲了哥哥，時時痛責他，或者打他手心，這時他就抱頭縮身，號啕大哭。可

是一忽兒他又裝起笑形，好像把方纔被責打的事整個忘了，看到這些地方，對於這白痴，我真感到無限痛苦。

照理，六藏既是這副模樣，自然也不知什麼歌曲。但他倒也熟諳「拾樹枝」那樣俗謠，時時低聲地唱。

有一天，我一個人走上城山，原想帶六藏同去，但沒有看見他的影子。

冬到了，九州因為是暖國，天氣依然很和好，空氣澄清，不過登山還是冬日相宜。

踏着落葉，到了頂上，如何走到天主臺下去，在滿山寂寂無聲之中，却聽得有誰唱着歌，歌聲嘹亮。一看，天主臺石垣的一角，六藏馬一般騎着，兩足不停地抖動着，放眼遠處，唱着俗謠。

天空的色，太陽的光，古的城址，孩子完全是一幅畫，是一個天使。在這時候，映於我眼中的，六藏無論如何不是白痴。白痴與天使，是何等可哀的對照呵！而此時，覺得他雖然是白痴，但依然是自然之子吧。

六藏還有一種特別的性癖，他很愛鳥，只要一看見鳥，目光便起了異樣，叫喊起來了。但是無論看見什麼鳥，他總叫鳥鴉，教他，他也是記不住。看了百舌，他叫做鳥鴉，看了白頭翁，他也叫做鳥鴉。尤其可笑的，有時

他看了白鷺鷥，也叫做鳥鴉，俗諺說，「鷺鷥還當鳥老鴉」，在這孩子却是很普通的事。

六藏一見高高的樹巔上百舌鳥鳴着，他就張着大口，釘着眼睛看。後來百舌鳥飛去了，他茫然地目送着，這樣子真是奇特，在他以為空中自由飛翔的鳥，似乎非常不可思議的。

(四)

我也爲了這可憫的孩子費盡心力了，但可見的效果什麼也沒有。

轉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六藏的身上，起了不測的災難。這是三月盡頭的時候，一天，從朝就不見了六藏的影子，過了中午還回不來，終於到了日暮，仍然沒有回來，山口家裏的人都非常焦灼，尤其是做母親的，坐也不安，立也不安的了。

我想先還是到城山去找找看吧，所以帶了一名山口的僕人，準備好了提燈，心裏懷着疑懼與痛苦，一面踏上平常慣走的山徑，達到了城址。

心裏似乎懷着不吉之兆，到了天主臺下，「六君！六君」喊着。我與僕人不期然而然，大家都聳了耳。只因地方是城址，所尋的人又不是普通的小孩，令人感着莫名的

慘寂。

走到天主臺上，從石垣這邊望下去，便發見六藏的死骸正落在北方最高角的下面。

說起來雖似怪談，實在我一聽到六藏遲遲不歸的消息，似乎就感着六藏一定從高垣之上跌死的了。

雖然要被笑爲不着邊際的空想也未可知，但真實說，我是想六藏要學鳥一樣的飛翔空中從石垣上躍身下去的。

枝頭來了一隻鳥，映在六藏的眼裏，他看了鳥兒的自由自在地從這枝飛到那枝，一定自己也想飛上那枝頭去了。

死骸葬了的第三天，我獨自走上天主臺，一想起六藏，種種人生不可思議的念頭，便盤據心頭。「人和動物的差異」，「人類和自然的關係」，「生和死」等等的問題，在當時年輕的我的心中，不覺深深的起了悲哀。

英國有名詩人的詩裏有一首做孩子去了，敘述有一個孩子他每晚立在冷寂的湖邊，手指交叉着，模仿鳥兒的啼聲，湖對面山上的鳥兒起了回音，孩子常以此取樂，但終於死了，靜靜地葬在墓裏，他的魂靈便復回到自然的懷裏去了。

我愛好這詩，常讀這詩，但看了六藏的死，想起他的生涯，想起他的白痴時，六藏的結局比這詩似乎更含悲

意。

立在石垣的上面看，看天的鳥自在地飛翔着，其中有一個怕不是六藏嗎？啊，不是六藏，六藏和鳥兒相差究有幾多呢！

★

★

★

可憐的母親一面雖說她兒子的死反是兒子的幸福，一面却哀泣着。

有一天我想去看看六藏的新墓，一到了城山北面的墓地，却見母親先已到着，頻頻地在墓的四週繞着走，獨自不知說點什麼話。她對於我的接近，一點沒有知道，我看着她：

『無論如何，你總是模仿鳥兒，從石垣飛下去的？』
先生是這麼說的呵，六君想飛到空中，從天主臺上面飛下去的。無論白痴到如何地步，模仿鳥兒的人總是沒有的吧。』她說到這里，稍微想了一想，『啊，可是，你還是死了好，死了幸福……』

她看見了我了。

『噫，先生！六兒還是死了幸福呵！』她說着，眼淚撲撲的吊下來了。

『那也沒有這話，但這是不測的災難，要避也是不得

避的……」

『但是爲什麼要模仿鳥兒的呵？』

『這也不過是我的想像，一定要說六君是模仿鳥兒死的，有誰明白呢？』

『但是先生不說過這麼話嗎？』母親的眼釘視着我。

『因爲六藏非常愛好鳥兒，所以我想或者這樣也未可知。』

『是呀，六兒是非常愛好鳥兒的。一看見鳥，自己便這樣張開兩手，這樣』母親學着鳥兒的拍拍翅，『這樣的飛跑到那里的呵。所以他學鳥兒的叫聲真是一等呢。』我看了她失色的目光和說話的樣子，不覺雙眼閉住了。

從城山的林中，飛起了一匹烏鴉，拍拍翼，慢慢地叫了三兩聲，向海濱飛去時，白痴的母親就止住了話，茫然地把我忘了，目送着飛鴉。

這一匹飛鴉，不知六藏的母親看是什麼！

新平論半月刊 第廿三期出版

要目

關於胡漢民先生糾正蘇省黨部之建議
易純士的威風

『至必不得已時易幟』

目下青年唯一的生路——合作運動

南京特別市指委全體辭職事件

簡單地再答修平先生

偉人的履歷

請蔣介石同志踐言

修約與廢約『內容實同』？

關於郵局罷工

刊登了『江灣國立工大學的新氣象』以後

價目 零售 本埠每册四分
外埠每册五分

定閱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元郵費在內

學生 工人 兵士 另有優待辦法

甯心

力民

予

章乃器

常

張世豪

倚中

倚中

張世豪

清祥

西湖之秋

阮貽炳

——一封致懷念我的友朋們的公開信

在西湖，從溽暑鬱蒸的盛夏住起，到秋風簌簌的今天，已經快有三個月了。中間雖曾有短時間的離開到別處去忙或玩，而不能成爲與時節脫離過關係的表明。友朋的信終是有收到而無寄出，間或有必需答復的，亦只寫了一張「示悉事冗稽復爲悵」的老文章，寫在一張明信片來搪塞，否則入行的信紙中，老是寫不完的。說忙呢不知忙點什麼東西出來。說閒呢好像也沒有痛快的閒過。只是一天一天的過去。朋友們時常寫信來諷刺來吵嘴。有的說：『喂！朋友你倒在西子懷裏，難道把我們忘記得乾乾淨淨嗎？』有的說：『你們像神仙一般住在那兒，難道連一點西湖的消息都不肯告訴我們嗎？』有的說：『請求你告訴我，西子近來究竟怎麼樣了？害得我們怪記瞞睡不着覺。』有的說『你們整天整夜在西湖，不要給他迷壞了！』這種種雅而帶諛的話，無非爲我平日少寫信，而寫起來又

是便條式的那麼長而不痛快，害得他們着急，嘔氣，賭口。然而叫我有什麼辦法可以使他們滿足呢？說西湖是這麼動人，弄得他們七上八落土不了課。說西湖邊的遊客的寫意，更使他們心兒癢腳兒鬆要溜出來。說西湖是一池停滯的濁水，幾隻木板船在那水上浮沉，幾個幹買賣的人在那兒跑跑山路，這是我無論如何不願說的話，無論他事實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實在說，我也給這美景迷住了。不曉得怎樣說，纔是西湖給與我內心的印象。也不曉得我說出來的話，能恰恰是我感受到的不差一分一毫，這也是我自己所信託不過的一回事。總之：西湖給與我的是多方面的，而我所說的，只是一串另碎斷續的剝那間的印象。

說到西湖，無論誰都要動一動心展一展眉。好像住到西湖，彷彿同一個美人兒去同住的惹人注意。的確，她是一位溫柔多情的女郎。有美人兒眼波一般溫柔，有小姑娘一般靈活，有舞女一般輕逸。她所映入你的腦中的，是一個超形的女性型。峯稜是多麼柔而有勁，像波浪的起伏。樹木是多麼蔥翠挺秀。泉水是多麼清瀟。亭台樓閣錯綜佈置的多麼奇妙。在不同的場合下，有各樣的趣味；在不同的氣候，有各不相同的欣賞。晨曦與夕照，和風與細雨，密雪與微波，彩雲與碧空，明月與陰霾，梵音與鐘聲，鳥

鳴與魚躍，造成今日這麼一個各方頂禮朝拜，成年遊玩不斷的西湖。在春季，白隄之楊柳，學士港之桃花。在夏季，三潭印月之荷花。在秋季，滿覺壩之桂花，西溪之蘆花，公園之菊花，西山之楓葉。在冬季，孤山之綠萼，靈峯之紅梅。在景物方面：玉泉之魚，理安寺之楠木，雲棲之竹，龍井之茶，虎跑之泉，飛來峯之佛像，南屏之晚鐘，小瀛洲之月色，初陽台之日出。在史蹟與傳奇方面：關岳錢武肅王，林和靖，俞曲園，徐烈士，秋女俠，蘇小，馮小青，武松等等一類祠廟墳墓。忠臣烈士，才子佳人，藉風景而留芳百世，而風景亦藉史蹟而名顯千里。在西湖之所以能這樣受人傾倒，恐怕就是山，嶺，泉，池，岩，洞，磯，港，橋，堤，墩，塢，寺觀，庵院，祠廟，社殿，別墅，舂舍，亭台，樓台，園圃，村廬，所蒼翠的緣故罷！

春天呢，給你一團有生機的朝氣，在水波濺灑裏；在柳絲嫩尖裏；在醇醉迷人的和風裏；使你膩膩的怪難受。夏季呢，給你一個成熟與生長，雖則天氣也着實困人得很。然而在荷塘的別墅中；在茂密的樹蔭下；在白石嶙峋的岩洞中；益發覺得清涼。冬季呢，給你一個嚴重的提醒，冷冰的理智的冷風，使你抽一抽緊害怕。四季之中最

能給你一點清思，天氣也不熱也不涼，走着起來不會累一身汗，睡覺起來舒舒服服，最好是秋季。尤其好的是秋季之中秋。初秋呢，好像對不可抵抗的時間還想掙扎來放出最後的酷熱；蚊子也知道生命的不久，加緊牠吮刺；蟲聲又叫得啞啞低弱不耐煩聽；殘荷又無精打采的慵懶頹唐，不像先前的想粧點來逗人愛；樹葉呢，也露出焦枯的斑點，好像中年人生了幾根白髮；天氣熱一陣冷一陣互相交戰着害得怪難受。總之：初秋所感到的，是由熱到涼過渡時期的一種紛擾，喧嚷，及懶散模樣。晚秋呢，天氣已由先前的涼爽變到寒冷，樹葉首先被時間的催迫，離開了母樹在地上唏噓。湖水呢，也塗上一層森嚴的薄暈；在天空，奇雲彩霞也似乎怕寒冷去睡覺，躲進被雲裏不露面；蟋蟀也在那兒奏着輓歌，歎惜往昔的繁華不再；一陣風來，吹得你縮着打呢。所謂晚秋給與你的，只是淒涼，蕭瑟，而多悲傷的調子。三秋之中，最有味兒最值得深思的，還是中秋的涼爽高朗。在天空，皎潔的明月，銀一般玉一樣團圓；在人間，丹桂正在鼻鼻的散出素香來網纏；在海上，正潮頭高潮，銀白的浪花飛濺的時候；天氣只是清明得不熱不冷，只是涼而不爽，像藕片的生脆，像梨兒的爽口。隨便你去跑山到南北高峯；或者在斷橋上散步；

或者在平湖秋月閒坐；或者在虎跑泉旁品茗；或者在錦帶橋畔柳樹下垂釣；或者在湖心亭石砌上擠緊了身體來情話；或者在月夜湖心深處吹一曲洞簫；或者你在什麼別墅中小樓上，讀兩章經傳吟幾篇古詩。這種種，都是絕好的時候，而且能夠幫助你有清慮的機會。不像春天關在房裏容易騷動，在遊玩中忐忑不安。也不像夏日的鬱悶，只是揮扇。也不像冬日只是蜷縮，不能舒伸。秋所給與的是一個時間，去回憶過去的一切。秋所給與的是一個時間，去體味靜謐而帶神祕的意境。這好像一條小溪流動的有常度；月光明淨的安寧；也好像一個中年太太歷練的有定向。秋所給與的；只是一種力。在過去生活歷程中所浪費所壓抑經了秋的啓示立刻振作起來想有作爲的一種力。以人體來譬喻罷：春是嬌小玲瓏，夏是肥碩與臃腫，冬是瘦削衰老，而秋是充實堅強。以情態來象徵罷：春是「狂」，夏是「熟」，冬是「裂」，而秋是一種「力」。在西湖，水中的划子比較得稀散，景色又分外平和，遊人比較得稀少而有玩賞的真意。不像春夏的俗夫專會尋熱鬧。湖上的一切，都彷彿提起精神來上場一般抖擻。以人事來解釋罷：我們已經到了秋的時代了。像春的爛漫是喜歡的，然而在喜歡的當兒，我們就要滲進理智的成分進去。譬如

說，花是鮮豔可愛的，雖則頗想探來狂嗅，然而理智告訴你你是否應探的場合與時間而終於不敢採了。一個漂亮的姑娘終歡喜看的，雖則覺得可愛，然而終究只是可愛而已並非真愛的。一杯濃醇芳冽的美酒，雖則也想喝牠一個爛醉，然而終究喝了一半停歇了。並非不勇敢，也并非不澈底，只是一種新的轉機新的憬悟而已。在狂風暴雨怒濤洶湧中看他來勢，歸根是這麼一種究竟。在白雲蒼狗的變幻中，看牠一個線索，看牠盡量的擺佈，只是不肯隨聲附和，不肯隨波逐流，這怕是秋の意味滲進到生活方面去罷！

總之，秋所給與的是純醇，是幽默，是靜恬，是清新，是思慮，是爽朗。

說到西湖的秋光，在山稜的起伏上，在湖波的薄膜上，都有隱約的顯示。假使你還嫌不夠的話，滿覺壠漫山金黃的叢桂，菱露菴一片秋雪，在公園媽紫粉黃一堆菊花山，都使你感覺到秋的特殊的情調與氣分。朋友請恕我這枯滯之筆，未能如情如景來渲染，來抒寫，請你們勞一勞駕來自己欣賞罷！

在湖上，從斷橋堤上望一望對面湖濱的燈光，輝煌閃爍好像一座巴黎 Opera 來得華麗璀璨。紅色光倒映在

湖中成百千金龍在蠕動。好像一副皇后珠鑽的面龐，滿頭寶光放在水晶宮裏值得驚歎眩眼。

在夕陽返照的時候，亦極迷人的一幕。紅而帶橙的日已一步一步閃入葛嶺山後，回頭吐出一口霞光，映照在海棉似雪團樣的雲端，化成一隻孔雀。羽毛的細巧華美，比真的更要華美。黃中加金紅中滲血的雲塊鑲了一團黑籠照於湖山。鱗鱗的金波，格外動盪出神；這大自然的富有華貴與平和啊！我不能用什麼話來表示，只能俯首如晚禱中之婦人來虔默。這時候，從南山倦遊歸來的情侶，都假傍在船舷上一槩一划地載送他們，在翡翠鑲金的天空碧玉嵌瑪瑙的湖上回去。這種情景的動人啊！豈但你們遠在外地連看都不能看一眼聽得要垂頭歎氣。即我們亦暗暗蹣足，叫一聲「好傢伙」來出口悶氣。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把戲，叫我們如何受得了。朋友！你不要羨慕我們的快樂，在我們反怨自己的不識相，來住在這惹人煩惱的西湖，雖則我所住的，是被你們稱爲花之國，香之宮，幸福之樂園。

西湖給與我的是多方面的印象，然而我所報告的，只是這樣瑣屑另雜的一斷片。在西子固然要笑我的不會領略辜負她。在我委實說不出你們所認爲滿足的話，除了癡一

般的默察與靜觀外。

似乎梅子的酸味，還在頰下酸溜溜作癢，嫩藕的鮮味還粘在舌尖頭。一眨眼，已經到了暑消熱褪，月明潮漲，桂香蘆白的盛秋呢。唉！這不可思議的時間啊！只是迅速地過去。在此敬以一片祝頌的虔心，願寄託白雲，飄盪在天空，致我的懷念的微忱於一般東西南北關切我的友人們。

十，一，於西湖羅苑。

春潮新書

悵惘

三角

池中海濱

六角

雨後

三角

到大連去

四角半

戰後世界政治之關鍵

七角半

關於痘瘡的迷信言行

葉德均 朱玉珂 江紹原

(一)

天花 (淮安風俗雜掇之四)

葉德均

—— 呈江紹原先生 ——

假使醫生(當然是「古已有之」的漢醫)判定是天花了，那麼以下的事實就繼續發生了。

當天花滿身發出來，格外是手心脚心兩處皆有了，那就是開始的時候，叫做「一朝」。由那天起到第二天叫做「二朝」，第三天叫做「三朝」，……若上漿(漿水)早，第四天可以叫做「五朝」，第五天叫做「七朝」，……；如此的下降到十二朝，可以謝神無事了，這叫做「搶朝」算；若上漿遲，只好按天算了。這些皆由醫生每天看的時候定。

由一朝起，在病人的房裏供着痘神的牌位，用紅紙寫成粘一塊木板或粘在牆壁上，上面寫着「供奉五位痘神之

位」。在牌位的面前供香爐一個，燭台一對，筷子五雙，白酒五杯，烟袋一根，放些烟在裏面，白水二杯，一杯內放香菜，一杯內用胭脂染紅的棉花一團或只放一些胭脂。每天進香三次(早，中，晚)或兩次(早晚)，但還要到附近的菴廟裏的痘神面前(各菴廟差不多皆有痘神)也照樣的進。烟酒也是供痘神的，酒若耗去，那是痘神喝的，可以隨時添。放香菜的那杯水是留給痘神上漿用的，若出天花者身上漿水少時，可在床前擺一桶水及刷鍋把(註一)一個，因為水多痘神也可以多上一些漿了。放胭脂的那杯水，是因為月經在身上的女子裏去犯忌，若有這樣東西，裏去也不怕了。

出天花的若是個男子，那麼家裏的人叫他「花哥哥」，若是個女子，叫她「花姐姐」。無論花哥哥或花姐姐的屋裏，皆不許雜人裏去，他人或未出過天花的，也就不裏去了。由一朝到十二朝這幾天，家裏人有幾樣應該不用和不吃的。若有許多房的大家庭不能全是一樣的遵行，或有仇有意犯忌，叫他們不利，那只好自己本房裏單獨遵行。那些東西是：不用小粉漿衣裳，因為恐用小粉漿了之後，使出天花者身上漿減少，於他不利；不吃一切荳類及豆腐，因荳的「荳」字與「痘」字同音，吃荳的人豈不是把痘

吃下去了，也恐與病人不利；又魚只好吃白的，不可用油乾炸，恐病人身上的漿沒有，那不是同炸魚一樣的乾癯嗎。凡家裏人或鄰居有人出天花，自家的小孩無論已出未出過的，怕氣候傳染他們，必須用紅布一小條，上寫着「天花已過」或「天喜已過」，粘在小孩身上，表示我們小孩已經出過了，請痘神不必光顧。

出天花者由一朝到三朝的應喝的東西，也有一定：一朝喝筍湯，二朝喝口磨湯，三朝喝曹魚湯。這僅是湯，別的飲食却沒有一定。關於湯，醫生是會關照的，三朝以後腰子湯或肚肺湯或肉湯也沒有一定。

再說醫生罷，若是好花兒每天請他來一次，但三朝，是請他來兩次的；壞的就要一天二三次了。醫生的診金有的每次來把他，同平時一樣，也有病好之後再把，還有每次把之外，病好再把，叫做「謝先生」。三朝與十二朝抬醫生的轎夫，要給他們喜錢的。以上皆是有錢請醫生來家看的話，至於沒有錢的到醫生家裏去的就沒有一定了。

三朝這天，旁人若是遇見出天花的家裏人必要向他們或她們道喜，（只要說一聲「恭喜」），自己家裏早上必定要煮些糯米粥，分給別人吃，但未出過天花的人是不能吃的；特別是給豆腐店及老虎灶（茶爐）各一碗，向他們各

要一碗水擺在出天花的房裏一會兒，然後拿出，這也算是替病人上漿。同時親友們也送糯米粥及活曹魚各一罐子，在曹魚的罐子裏又放一些香菜，這叫做「添漿」，意思是替病人添漿的。人家送來的粥及魚也須遵守上節所說的忌諱。當送添漿的東西人來時，就把他送來的粥給一碗他吃，醫生及他的轎夫來時也各把一碗，但好一點的醫生是不吃的。還有一件事也應當注意，就是在三朝早上把家裏的水缸裏的陳水倒完，然後再上新水，如此則出天花的只得一人，以後別人不至於接着出了，因為疾病已經同陳水一齊去了。

十二朝謝痘神，過了這天就沒有事了。這天旁人遇見出天花家裏人也照三朝一樣的道喜。謝痘神用：金花五對插在五個痘神頭後面；五個紅布條披在五個痘神身上；三角形的紅旗一個，擺在神面前；香燭五份；麵做的花龍一個，供在神面前。去謝神的應該磕五個頭，又把家裏供着的紙寫的痘神牌帶去燒。謝神在早間舉行。另外菴廟裏的道人的喜錢也是不可少的。又用麵做青烏龍各一條；青龍投入井中，烏龍投入河中，其用意不得而知。家中的菩薩及祖宗前也大燒香燭，並供金龍一條，（這由茶食店後作上送，但要把喜錢的）預先在茶食店定做「滿籠」（註二）

若干份，凡三朝人家來添漿的各送一份。

註一：刷鍋把是洗刷鍋用的東西。

註二：「滿籠」即較大的饅首，內用糯米做餡子。買時

不像饅首以個算，而以斤算，普通每份二、三斤。

附言 此篇因江紹原先生的來信有「極想一讀」的話，

所以把牠抄出。

(一)

京兆順義縣楊各莊痘俗

朱玉珂

出天花時，自出花日起至第十二日止，為危險之期。

此十二天內，忌以下諸事：

釘釘子（釘一個釘子，出天花者盲一目，釘兩個則瞎一雙。）

見穿孝者及行經婦女（若被此輩沖了，天花即現黑色，泡則下凹。）

刷洗水缸（犯則使出花者不安。）

油鍋炒菜（鮮菜下鍋，一炒即縮；此防花泡下凹之意。）

生人看患者後回家（人客「既來不許回」，也恐天痘亦出而復回也。）

晚間以燈照痘（必須燃紅燭，或以紅紙捻沾香油點而照之。喜事之意，如此則天花出得好。）

患者房中宜放以下各物：

清水一碗，放窗台上，（每日換新水，以十二天為限。用意：花草須水澆方能鮮豔繁盛，天花亦花也，有水則出得整齊。）

門上掛紅布表示喜事之意；又凡人來，見掛紅即可止步免入。）

出天花時，若患者吵鬧不安，現危險之狀，家人即在患者房中祝云：『此兒若愈，必給娘娘（花娘娘也）去頂枷打扇，』謂之許願。若小兒天花發癢，時以手抓，則家人應唸曰：『花兒哥哥，花兒姐姐，照應着』，如是便可止癢。

出花後第十二天為謝『花娘娘』之日，應供之物如下：

紙馬一付（共三張：（一）花兒姊姊，（二）花兒哥哥，（三）花娘娘）；

饅頭五碗（每碗三五個均可。供饅頭意使小孩此後身體易長易大，如饅頭之發也）；

燒餅一盤（供後，將燒餅上面有芝麻的一層撕下，

爲「脫花殼」之意）；

炒熟黃豆一盤；

熟雞蛋兩個；

紅紙製石榴花兩朵；

紙手巾三塊（給花娘娘，花姊姊，花哥哥措手用的）。

以上二物，京北人用，京西等不用。

供後，將紙馬一付焚於十字路口，謂之「送娘娘」。紙馬出門時，速取所供的兩個雞蛋，剝去其殼，用之搓患者面部及身上。（取意天花殼脫後皮膚光滑，宛如剝出之雞蛋，）然後將兩蛋及其餘物擲於路上，任人取食，所供之炒黃豆，則灑於路上（如是則痘亦可盡）。所棄之物，患者家人不許取食或掣回家，若犯此，必使病者再發天花（謂之「後發花」）。所棄紙石榴花兩朵，他人爭取而藏之；將來其家出天花者有數顆天花爛了不能結殼時，取紙花燒灰，調香油搽之即愈云。送娘娘時所棄五碗饅頭，散於地上，若別家小兒於無意中拾得供碗中頂上一個饅頭食之，身體必強壯，可永不出天花。

患天花至十二天後，若有數顆花兒潰爛出水，則購布手巾三方搽患處。此項手巾，可俟夜靜時擲於十字路口，

謂之「送手巾」。

小兒春季出過天花後，應於（陰歷）四月二十八日或端午日（又一說應於四月初一「廟門開」之日至四月十五日任何一日）命此兒攜紙石榴花一朵，至花娘娘廟中，插於花娘娘頭上，謂之「還花」。小兒出花時因危險而許過願者，則此兒并須頭上帶一三角形之紙枷，手拿紙扇一把，至花娘娘像前，給娘娘扇數下，然後將枷和扇擲於焚化枷扇之池中而去。

(三)

徵求關於痘瘡的迷信言行啓

江紹原

關於出天花，引痘，種痘的迷信言行，和關於旁的事物的迷信言行一樣，一部份見於書本，還有一部份却始終不會。

我之從書本上蒐尋關於出花引痘種痘的迷信言行，始於民國十六年五月。那時我一個人在廣州中山大學的鐘樓上，爲了那事翻看圖書集成藝術典裏面的痘疹門及自己購買的若干種石印醫書，隨着隨將有用的材料抄出來備查。如是做了一兩個月之久，約積得字四萬的資料。其後直至現在在杭州涉獵羣書，凡特別找來及偶爾見到的於痘瘡有

關之文，我也隨時謄錄在紙上。現在統計，我所直接看過的書，在五十種以上，抄錄的長短文字，至少有六萬言。假使我情願，我已經很可以把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下，寫成一篇較正式的論文。然而我尚未——不是因為懶，更不是因為沒地方發表文章，而是因為我還想找書本以外的材料，多過書上所有，重要過書上所記載的關於痘瘡之俗說俗行。

近來有人好意的把『民俗學專家』的尊稱送給我，然而我不會收受。我所希望者，在若干研究題目上，時常有留心民俗者——專家也罷，非專家也罷——供給我一些社會情實而已。譬如關於出花種痘，各處頗流行着許多迷信言行，是我要知道而又無從知道的。若有人肯費功夫調查清楚，記錄下來賞給我看，我是最領情不過的。所以你看，我哪裏是民俗學專家，只是『希望民俗學專家及非專家指教我家』而已。

屆至今日止，我尚不會把請求同志指教痘俗之意正式宣布於任何刊物上，無人賜教，固其宜也。然而並非絕對沒有：去年寫家信時向朱玉珂君道及我的研究，不久她便將京兆順義縣鄉間的痘俗向女僕楊媽問明記下。離現在不久，有位葉德均先生和我通信，他說他們淮安關於出天花

的習俗，暑假中他已經調查到一些寫了一篇短記；我便寫回信求他把短記寄我一閱，這位素不相識的朋友果然照辦了。現在我不但把他們兩位的記載鄭重發表，而且寫了這個徵求啓附驥。

我從書上找到的材料，其性質可分為以下幾類。(1)痘瘡之史的來歷；(2)痘瘡的起因的說明；(3)治痘瘡的藥物方劑；(4)痘家及出痘者所守的禁忌；(5)出痘期內及其前後的法術宗教行爲；(6)稀痘(預防出痘)法；(7)引痘的土法(塞苗等)和關於它的起源的傳說；(8)西來法(種牛痘)之輸入，反對種牛痘的言論，及關於它的其他不合理言行；(9)漢族以外的人(特別注重與漢族有關係者)的痘觀痘俗。朱女士葉先生的文章和以上的目錄中所列的各點，都是我想徵求的消息。我特別要徵求書本上所沒有的俗說俗行，但若有入抄書或以書名見示，亦所歡迎。文字之外，苟能寄贈圖書器物，尤當永矢勿諼。

此刻我又特別想到一兩個點，順便寫在這裏，願讀者有以教之。

(1)上海廣學會出版的「泰西奇效醫術譚」(西人某與元和曹曾涵合譯的)頁九七有這樣一段文字：

英國醫家巨孽細登罕(Sydenham)亦謂此症(痘瘡)

出於天然，蓋人之血脈，屆時必欲改變也。（其下有雙行小註：今中國某省鄉人，亦有此說。）

「某省」究係何省？胎毒說在書本上最佔勢力，血變說則余尚未看見過，深盼各地同志直接從民間調查一下。

(2) 昨日讀王吉民先生所贈的「醫事啓源」(一八六二年日本今邨亮著)，因知彼士漢醫，初亦反對種牛痘。今邨亮云，「牛痘者，避痘之術，而非真痘也。……，痘瘡爲胎毒……一發然後人身始安……其痘有峻易者，係於胎毒有淺深，與時氣有酷薄，感觸有輕重，其均不免一感者皆天也。今引痘家乃欲以人力勝天運，苟冀目前之安，不顧日後之患，殆不知天定勝人之理也。……痘毒未動，強引之，輕者或可無患，至其重者，則數顆種子，安得熱泄無餘。譬如流水，壅之於此，必決於彼，潰冒衝突，變不可測，……痘厄雖免，劇疾隨起，以余所親，實繁有徒。」夜間讀辛克來 (Upton Sinclair) 之 *The Profits of Religion* 至頁五十五，又見下語：

有位麻遂牧師 (Rev. Edward Masey) 於一七二一年曾用『危險的有罪的引痘術』爲題目而說教，他說約伯(舊約中人物)所染的病大概是成片的痘瘡，以前魔鬼一定替他引過痘，又說疾病是上蒼降給罪

人的刑罰，世人們希圖防止疾病，只是『傷天害理的行爲。』

中國——特別是中國民間的今邨亮與麻遂，我們應該偵探出來。不要忘記西洋的麻遂雖是十八世紀的人，而我國的麻遂許至今還存在，而且在耀武揚威。願諸君幫助我捉妖。徵啓照例應將所徵求的東西的價值大吹大擂的說一番，但我相信我的讀者都是明白的人，所以無須乎那一套廢話。我的住址仍舊是浙江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燈下

山雨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七期

本期要目

『性美』之頌(譯文)

想起五坡嶺的母校

碎碗

飛沫

情書一束(譯文)

利斧(續)

雨絲

通信

價目 每册零售大洋八分 訂閱全年

大洋一元五角 半年捌角(郵費在內)

盧劍波

鍾敬文

紅石

穎公

呂漪紋

瘦石

任叔

鑑泉 任叔

西湖零拾

鍾敬文

關於綠樹紅花及其餘

福熙吾兄：

日前欽文兄告我，說你近來忙於做文章，暫時沒有功夫來看我，請他代為致意云云。吾兄何必如此客氣，我有空，儘可到白隄上或裏西湖找兄談談，豈定要你親自到我這裏來，方可聚晤麼？

兩星期前，曾到白文公祠去找金髮兄。兩人在孤山四週跑了一遭，天色已薄暮了，要去看你，終於沒有去成。——那時，或者你正同令兄等回上山陰道上玩玩呢。前星日，我因為上午做了幾點鐘的寫作工夫，下午疲累得不堪，便於三時後，跑到保俶塔附近去游玩。我只知道你是住在大佛寺，却不曉得大佛寺究竟在什麼地方。那天恰巧踱到裏西湖的旁邊，無意中為康有為的筆跡所吸引，駐足定睛一諦視，在兜率寺三個大字之後，有兩三行小注，在那裏才曉得這就是你所住的大佛寺。因不躊躇的走了進去。經過了一個廳堂和天井，便是正殿的門口，殿上正排列着一般和尚在做禮拜。我不好意思直衝上去，便靜站在殿外呆看。喃喃的念經聲，和噹噹的銅磬聲，一陣陣的送

進我的耳鼓，我的心不禁肅穆起來。我感覺到宗教情緒，是一種不能看做平常的事。科學使人明瞭，藝術使人痛快，而宗教則使人憧憬。佛教的學說法則，雖違反了生物的人性的自然，但自輸入中土以來，至今垂二千餘年，而到處蓮座之下，仍不少莊嚴純摯的僧徒席地膜拜，此種地方，實不能只以經濟的壓迫，及前朝專制君主愚民政策等話，輕為抹煞；人類的宗教情緒，人類的對於幻夢生活的憧憬，可謂此主要的因由。——心裏這樣起了一陣亂想，少時，仰頭看看天空，已有些暮容，而和尚的功課，又老是不完畢，我只好離開那裏，慢慢跑回來了。日內有閒暇的時間，當再去探你，我這回之於大佛寺，已可說是重來的劉郎了。

日前在欽文兄房中，讀了你那篇登在貢獻上太陽底下的綠樹紅花文章，頗覺「幽默」有意味。當我說，這究竟是有模特兒的呢？還是完全出於作者的心靈的幻構？欽文兄便道，這是福熙抒情的作品。在這篇文章裏，似乎可以見出你對於我們嶺南風景人情的羨慕，而對於你的故鄉的浙江和隣者的江蘇，反深致不滿之意。

「你以為西湖好極了？廣東真好拉！廣東好的是太陽，太陽底下到處是綠的樹葉紅的花。你以為此地

好極了，香港的利園，廣州的中山公園，到處都是幾個人抱不轉的大榕樹，還有滿生香蕉的香蕉樹與滿生龍眼的龍眼樹，譬如我們這樣談話時，可以伸手摘一點隨便吃吃的。廣州的香蕉多香呵！這裏的香蕉算得什麼東西？……」（貢獻四卷三期第三面）

「國偉！我以為你手上的秤實在該丟掉，因為這條秤，江浙人滿身沒有一絲感情了。偉大專業不能用秤做的，你該發揚你的感情。你應該拋棄嫖窰子以第一次的愛情給終身的丈夫的愛情觀念。……」（同前第四面）

「江浙地方實在太冷了，連字典裏也沒有所謂『熱烈的感情』的感情了。你所說的感情是朋友間的 Amities。我所說的是生在你自己身上的 Sentiments」（同前第五面）

這總不至於都是一種反話吧。聽說你今年暑假中，曾到我們那裏去逛了一回，這篇東西，想就是此行觀察的心得。可惜我生長在那裏，日日接觸着的太陽光，大榕樹，甜香蕉，……絲毫不覺什麼可貴。一落到你的眼裏心頭，竟會變成這樣驚奇的事物，而且它將靠你文章之力，傳播四海，俾衆周知，這真有些教我羞愧呢！

但有件事，我似乎不能不來分辨一下。在那篇文章的中間有一段說：

「我要你到廣東去，是為你設想，並不是去做我的什麼！你看，你們江浙人的面色，好像沒有見光的綠荳芽，你們需要太陽曬曬了。」

這樣說來，人們立刻要推想到住在那炎熱的太陽光下的南國的兒女們，是怎樣的「桃花如面」了！恐北邊一般好色之徒，即不立刻整裝南行，亦將見日夕向天末垂涎三尺，爲了那夢想中臉紅媚人的佳麗。假若這是事實的話，也就不必論了，可是，在我眼中，這竟是一個一大謊呢！現在且不要說到各色的人，爲求說話的便利和動聽，只就女孩兒家來論。江浙的女郎，據我所見，臉色誠多數是蒼白和慘黃的，但是我們那裏的姊妹們，何曾有幾個是桃腮桃臉的呢？我常常正爲了這個驚怪喪氣呵！如果你要說廣東人的皮膚，因爲給夏天猛烈的太陽光所蒸炙之故，有些是變成了棕黑色的，這倒也可以，若是談到泛紅漲豔的話，我似乎不能爲我們親愛的同鄉姊妹們妄爭此不實之譽呢！

但是，我們那裏的姊妹們，確也有些是值得贊美的，她們走起路來，姿態的輕快，應付事物時，心靈的活潑，

這都好像值得向北方許多女子誇耀的。不知你能贊同我的這句話否？

你在開明的藝術專號上，做了一篇藝術的態度，此文也於前天看到。你以「操持」與「反抗」二者為藝術的態度，而謂在日下的中國，有急急提倡這種態度之必要。所見甚是。但今日我們許多藝術家，不但不能夠把這種態度化用於生活，且創作時，亦未見能有此果敢純潔的精神。說到苦情，也許不無可原諒之處，但我總希望大家能於困難的環境之下，努力保持此種精神，在藝術上，在生活上，我們求達到一致的完成，我雖無似，也當與兄等共勉之！

信筆寫了些零碎的話，且當與你面談一陣。貢獻出版以來，記得只於去年殘冬時，薄盡過一次義務。後來因我教書及編輯事忙，並且在廣東方面，它已被禁入口，所以沒有什麼「貢獻」了。你如以這封信還可以補過，就請轉給令兄去填空白也好。

Apollo.已籌備就緒了嗎？念念。

順祝著祺！

弟，鍾敬文上。

一九二八，一〇，二二，蒲場巷。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九號 目錄

日浴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雨（小說）

莎士比亞時代之英國與倫敦

塑像（第二幕）

五件頭佈景

哲學的真價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飢饉薦臻的夏楚）

宇宙的回音

頌

我不願

美國末行考試制以前之吏治（二）

讀論左傳與國語異點以後

西京通訊（我們也可可試試嗎？）

牛鬼蛇神

可殺的張鳳與臭蟲王雲五

優生學與婚姻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

文人之行

亞里士多克推西

海外出版界

王國華 胡適文 沈從文 梁實秋譯 余上沅 彭基相 李維建 甲辰 陳隆基 羅聚賢 衛聚賢 西華 王國華 徐敦甫 潘光旦 陳光旦 實秋 葉公超 梁遇春

大題小做

裹脚與包脚

豈明

陳光堯先生在「談毀身主義」(貢獻四之二)上徵引我的舊文，說到中國男子裹脚，同時又表示疑義，就是「喃喃錄」的原作者或係指男子之以方塊的包脚布「包脚」而言，並非真是裹脚。這所說當然是很對的，在我的舊文裏也就明明說出「原來這些男子都有一種什麼布裹在脚上，使之狹小以爲美，」並不相信他們真像林之洋一樣把脚纏得如水紅菱。明謝在杭的「文海披沙」卷五論纏足的一條上有這幾句話：

「墨莊漫錄謂始於官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行纏之語李鄴明金壓綉鞋之語爲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

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其實男子亦但不弓彎耳，包之與裹既無甚區別，裹之與纏亦相去幾何？即不用長縲而用方塊的布，其結果同使乾脚坤化，指壘底平，狀如蠶蛹，赤足行地板上，以踵椎地，不能成步，此種男子蓋習見不鮮。謂之毀身，與女子纏足同列，誰曰不宜？至於或包或纏，或纏或方，或但狹尖，或至弓彎，不過方法之異，程度之差耳，並非別種類也。中國人蓋喜欣賞人工的小脚美，(不佞愧未能。)故男女各裹其脚，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上云婦女裹足盛於元，蓋以別於胡俗，恐未必然。

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北平。

造謠與治藍

江紹原

——小品四〇四——

方乘先生：在貢獻四卷三期看見你給我的信，高興極了。貴處（湖南新化）之外的審業，是否也拜審神并相信謠言造的愈多出貨便愈好，弟實在不知，姑寫在這裏，敬求各地同志通信指教我們好了。

但是我曾見明萬歷錢塘縣志上說起當時染業治藍時的造謠。恐先生尚未看過此書，故將前者抄出的那段志文披露於下。

邑刈藍以染者，每治藍，先流妖言惑衆，衆惑而藍始成。通邑所傳異事，聞之動色者，徒爲此曹生色耳。故采異必以目，及任論篤者之目，耳食皆畫餅矣。每竊謂此曹真藍面鬼青面夜叉也。

現在杭州染坊中人是否還有這種舉動，我探聽不着。

今夏我請國立藝術院院長及六七位教授們在西湖杏花村吃飯，席間我會向他們譚起那條志文，想引他們把他們每人所曉得的類似此的事件說點出來，但結果只得到孫福熙先生一個人的回響：他說紹興也有染坊店裏的人造謠言之

說，所以人們若聽到了太離奇的話，便問說者是否染坊裏的人。

上節句句是真話。所引志文，出「外紀」紀異門，題爲「染藍」；和藝術家們譚話之事也並不假，福熙兄當可保證。弟素不燒罐，又非治藍者，願先生勿見疑也。

治藍或他種染料者，當然希望良好的結果——造成能夠改變所染之物的顏色的染料。謠言也是一種染料，但它所要染的當然不是布葛絲綢而是人的心。治染料時而造了使人相信的假話，便可以 *insure* 和 *Increase* 染料的變色力，猶如小兒種痘時而另埋一顆黃豆於地，則豆與痘可以同運（豆長則痘發，豆萎則痘亦退；見董含「葦鄉餐筆」，俞曲園引）。這純是法術行爲，與染神——假使有染神——初無何等關係。

但是造罐子燒審爲什麼也被認爲與造謠有感應關係呢？這也許因爲「謠」審「同音，也許有更 *vital* 理由待發見。痘字的出現晚於豆字，審字也許晚於謠字呢。有一點都似乎是確定的：業審者的造謠，本也是一種法術行爲，即使到了現在，他們自己和旁人都改云那是事奉審神之一法。

貴處年年發現怪傳單，是件重要的事實。但必謂全是

製造罐子者分送的，或不無疑問。造謠專家的本領何以低到這種田地，只知道在定時傳佈定型的謠言，使人易於窺破？難道這般專家也和中國的旁種專家一樣：其實不高明？這一點，敬煩先生再調查一下，不要冤枉業審者纔好。造謠者滔滔天下皆是，莫放掉任何真的罪人呀。

但先生所示，於我是一種極好的參攷外，尤足供那些疑心胡大人傳單出自張大元帥和張天師的人們的參攷。至於我的目的在求真相而不在袒護二張，想來先生是肯相信的。

我在「髮鬚爪」小書中說過，世界觀人生觀固然應該研究，然其餘的觀，如鬚髮觀，爪甲觀，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也不應不研究。今先生真引我研究罐兒觀矣，若不高興，更待何時！回信總算是很高興的寫完了，此刻再很高興的祝先生健康，並祝普天下「打破罐子問到底」的人們健康。

江紹原 十七，十，十四，於杭州

頃聞玉珂云，俗傳燒審者常將一對童男女推入審中，讓他們活活燒死，如此「祭審」，出品必佳。參看「髮鬚爪」而十八至十九所引吳越春秋。又「打破沙鍋問到底」是一句俗話。

十五日

「靜脈血誤解為打鬼箭」

江紹原

江西李建新先生：——小品四〇五，介紹一本好書——

前承惠書譚「鬼箭」（小品一八五），感感。那時你我似乎都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中了所謂鬼箭後，一挑便會出紫血，而且出了紫血之後便覺得疏服點。現在却好了：有一位研究科學的人出來替我們解釋清楚了。他先點明人身的動脈血因為養氣充足作鮮紅色，而靜脈血則因有廢物混在其中，顏色只是暗紅的，其下續云：——

或有苦力的人，所住的地方，空氣不清潔，於是養氣也缺少了；血液因多了炭氣，脈管就要受他的影響。於是血管膨脹，血流遲緩；而靜脈血為血流的終點，更為污濁了！所以靜脈血由暗紅變為紫色，這個時候，兩只脚也酸痛了！行路也不便了！這無非是血液中缺少養氣，鬱血積聚太多的緣故！

不明白生理的人，以為被鬼打着一箭，因生這病，所以叫他是打鬼箭。於是患病的人，就請有專家挑鬼箭的人來，在他大腿灣裏，拍了幾拍，再把大引針戳了幾次，當

紫色血流出來的時候，挑鬼箭的人，定要注意氣洋洋的示衆說道：『確是打鬼箭……』患病的人，因挑了以後，兩腿頓覺輕鬆，當然相信無疑的了！誰知鬱血膨脹在血管裏面，固屬難過，等到有鬱血出來，自然是舒服而適意的了！哪裏是鬼箭所打呢？荒謬不堪的話，請大家勿要相信呀！

上引劉丕基的『人間誤解的生物』面一百至一百一。這本小書用生物學糾正我國人對於植物動物和人體的六十二種誤解，具有很大的教育價值。我希望全國識字的人都能讀它，更希望著者在將來能增入新材料。書凡一四一面，定價二角五分，十七年六月初版，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紹原 十七，十，十六深夜，於杭州

北京胡大人說話江浙老太婆念佛

江紹原

——小品四〇七——

已經到了洛陽的招君勉之，很難把胡大人傳單的事件完全忘記。何以見得？有他從本年七月一日（即陰歷戊辰年五月十四日）申報的抄出來的一段新聞爲證。

△老嫗四百餘人念佛

△浦東天竺庵內十分熱鬧

△八十餘歲之老佛頭領導

本埠近因發現一種怪傳單，謂北京胡大人死去三日還陽，說今年人要死去大半。並有本月十一二三日內不能煮飯等種種荒謬言詞。致一般無知婦女，信以爲真，街談巷議，頗有談虎色變之勢。浦東塘橋鎮東首天竺庵內忽於十一晚，突來大幫念佛老嫗，約四百餘人，濟濟一堂，就地而坐。並事前雇人於大堂上，高懸汽油燈，故照耀如同白晝。中有混名「老佛頭」之某老嫗（年已八十餘歲）領導念經，通宵達旦不息。前昨兩晚，仍澈夜舉行。有好事者詢其究竟，據云可免去本年瘟疫之災。聞者莫不捧腹。

不敢說浦東衆位老太婆那幾晚的念佛，完全是胡大人傳單引來的。但若說……正要往下寫，夫人看見抗議道：爲什麼不敢？女裁縫說的：那個傳單在杭州出現了之後，的確有女人家們特爲約齊了到某處去宿山念佛，那晚到的老太婆有好幾十，女裁縫自己因爲前一夕已經宿山，太疲倦了，沒能夠去。

浦東杭州兩處的老太婆，程度未必有高下。然則我又不敢說「老佛頭」等四百多老太婆那幾晚的念佛決不是區區一紙胡大人傳單所能引起的了。

洛陽的老太婆又何如？敬煩招先生替我們打聽一下。

十七年十月廿八日，於杭州

強者的榜樣

文叔

我記得從前某雜誌中有這麼一般記載：——

有兩種螞蟻：一種叫兒非食肯斯蟻，是強者；一種叫夫斯加蟻，是弱者。兒蟻常常襲擊夫蟻的巢穴，把夫蟻的幼蟲擄來，飼養成蟻，然後命令它們出去找尋食物，供養自己。弱者的夫蟻，固然終身做了奴隸；但強者的兒蟻，因為過慣了寄生生活，也失去了它們自己獨立的生活能力，除了從奴隸口中獲得食物以外，沒有第二條生路。要是它們的奴隸有一天大家覺悟了，叛逆了，那麼平日神氣活現做主人的它們，只有活活的餓死！

這幾天墨生了病，搬進醫院——在旗下；我從上海趕到杭州，在院中看護她。今天，她病勢減輕點，容我有放寬了心把身體和精神解放到病室以外的機會，走到院中陽臺上散散步。忽然，我看見了！我看見一種強者的榜樣了！

在馬路的對面，自南而北，有五長列的矮屋。灰黑的瓦面，雖然滿受着陽光的映照，還不能消融那沈鬱的毫無生氣的色調；屋側墜壁，也是斑駁，破碎，齷齪，表出這屋內主人盛運的沒落，末路的悲慘。噫！我驀然記起，這不是十六年前我初到杭州讀書路過旗下營時本城同學所指給我看的韃子住的屋子嗎？

恰巧有個院役，走過身邊，我便問他：「這屋子裏現在還是住的旗下人嗎？」

『是的，可是不全是。旗下人現在都窮的沒路走了。從前他們吃了糧沒事做，終日養養鳥，釣釣魚，尋尋漢人的事，多少寫意，威風！現在，哼！他們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我深深感到一種教訓了。在滿清的二百六十八年之中，他們不是強者嗎？不是不勞而食全靠弱者供給口糧的特權階級嗎？可是一等到弱者——他們的奴隸一旦覺悟，叛逆的時候，他們因為寄生慣了，失去了自己獨立的生活能力，他們的命運，便不得不變成了和他們往日養着的籠中鳥一般，變成了和他們往日的釣起來的失水的魚一般。這是強者的下場！這是強者的榜樣！喂，朋友們，看了這個榜樣，我們還敢做強者嗎？

二百六十八年的時間，也不算不長了。但是做了二百六十八年的強者，還是終究免不了沒落的一天！回想當初他們的祖先，長驅入關，征服了弱者，占定了特權階級地位的時候，多麼高興着替自己的子孫打算個萬全之計，有誰曾料到正因為打算得太萬全了，以致到二百六十八年以後自己的子孫終於陷入這樣悲慘的結局呢？喂，朋友們，我們放遠眼光，預想幾千年以後，這世界應該是怎樣的吧！再短一點，預想幾十年以後，這世界應該是怎樣的吧！別只顧目前，使自己的子孫在將來做韃子！

趁此刻墨在安眠的時候，寫下這般感想。

一九二八，一〇，一八，二三。

愁與病

李建新

你若是記得我們通行的這一句「多愁善病」的老話，你的心裏便有一個想念，雖是我還未有說出我的意思，那便是覺得「愁」與「病」似乎是一對雙生的姊妹。的確！這不是普遍的事實，而且是普遍的不易的真理。

這個理由也很簡單，若是你要問到為什麼如此：一個人是有肉體與心靈兩方面的；心靈裏既有「愁」在常常侵

襲，肉體自然是天天受着它的影響，因為終久受不了它的不止的侵襲，自然只有病了；反之，若是身體病了，心靈方面自然發生懨懨不樂的心情，懨懨不樂的心情愈延長，愁的花苗愈繁茂，於是「病」與「愁」便有意無意地打成了一個整片。

固然天地間也有不知「愁」與「病」為何物的，那是少數的例外。他們的感情的流泉乾涸得如同久晴後的山溪的碧水，他們的得意如同終日吃了睡睡了吃的欄內的母豬，我們固不能比他，我們也不願比他。我們既不能如太上的忘情，我們又不能似蠢蠢者的不及情，我們自然只有受着感情的驅使，而與「愁」神及「病魔」為緣了。

「愁」與「病」既是社會普遍的現象，它的分配也大概有一定的比例：大約感情最豐富者，「愁」「病」亦最多，文人與女子似乎又是比較富於感情，所以女子與文人的「愁」「病」也因之而多。這不要看別的，只要你一看文人的感情結晶的作品，看那纏綿悱惻對景傷懷的情況，你便不難承認我的話的真實；至於女子，尤其是如此。滿蘊着溫柔，微帶着憂愁，固然是冰心女士的「詩的女神」，但又有誰不承認她不是一切女子的「詩的女神」？

我們不要怕「病」，我們不要怕「愁」，因為人生的真味

只有在這裏才能充分地嘗試。

十，二，病中，於瓊思樓。

一叢小孩

春 苦

一叢小孩簇聚在街旁，中間是滿地的玩具，一個老人守候着。小孩拏了這泥做的藕，立刻還他，要換地上的石榴，另一小孩，拏了橘子，再換佛手。老人說：「再換一次，不准換了。」旁邊立着的成人說：「放着真好看，拏起來就不好看了。」

好心的次數

春 苦

我見到兩個可憐的老乞婦，就每人給了一個銅子。等到我走街回來，他們還在着，再向我求討，我心中想：我給過的了。他們也似乎因為我已給過，所以也立即垂手了。

『一般』九月號（第六卷第一號）

第四期之前夜

由一個日本底經濟學者眼中所見到的

中日經濟關係和日本底武斷政策

酒——少喝一點的好

關於託爾斯泰

民間文藝的分類

英文學史上應有的一章——英國人

野獸派的畫家

古今物質觀底變遷

少男少女須知（續）

由上海到巴黎（續）

一般的話

天 行

劉叔琴

章克標

芝 蕨

黃詔年

雨 蒼

子 愷

穀 人

魏肇基

黎烈文

豈 凡

Mathisse 作

Othmann 作

繪 畫

青年水夫
夏 日

當代 第四編 目錄

插圖 七幅

第二次世界戰爭之迫切與其意義

英國之東方外交

美國金融資本之世界征服

福特的煤礦經營

英美日三國在中國之角逐

現代國家與中國革命

國民革命之前途與打倒軍閥

中國之共產主義

德國今日之教育

杜洛斯基這叛徒

女性主義的檢討

藝術新論

誰是罪人？爲甚麼？

俾羅康司科

荒畑寒村

W. N. Ewer

丸岡重堯

Evans Clark

M. Poradin

長谷川如是閑

長野朗

Pearl S. Buck

Stephen P. Cabot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山川菊榮

青野季吉

Lewis R. Law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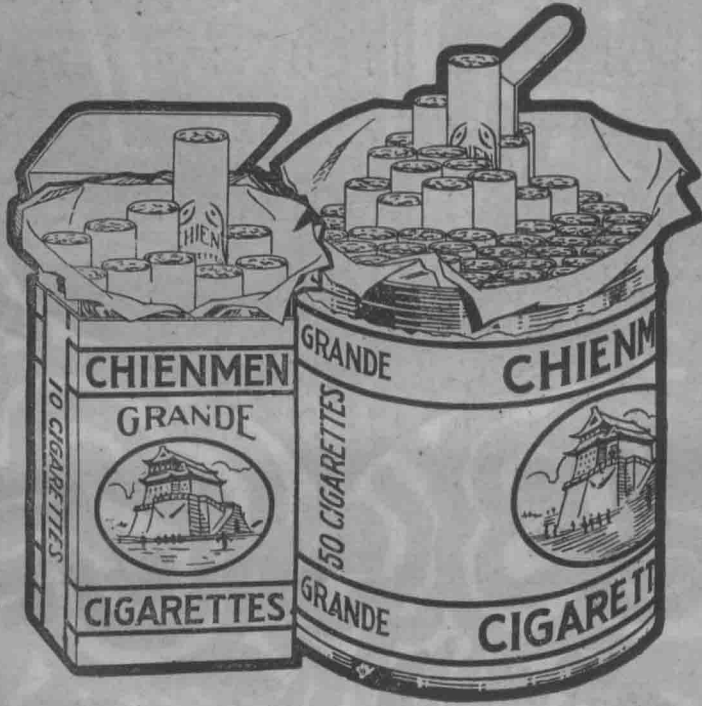
Boris Piltiack

教育部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原定名爲大學院美術展覽會，茲因大學院改爲教育部，本會名稱亦隨之而改爲教育部美術展覽會。開幕日期本定十八年一月一日，緣會址問題，決定遷移上海西門新普育堂國貨展覽會會場，故不得不延至二月十五日開幕，期間仍爲一個月，徵集時期亦延至一月十五日止。自一月一日起，即在新普育堂設辦事處。特此通告。

大前門

素負盛名之高等香烟



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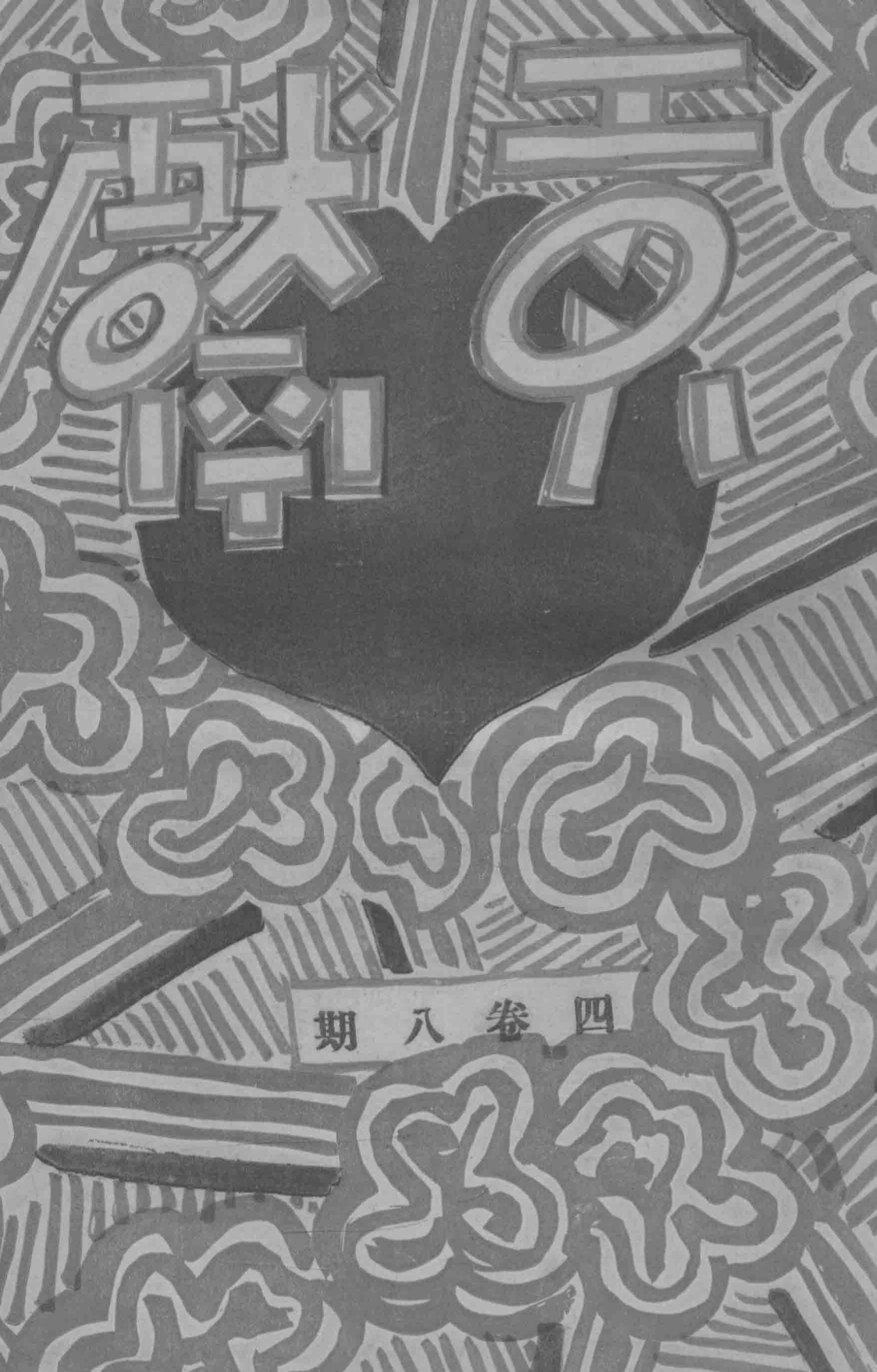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期 八 卷 四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八期(即35期)目錄

封面

托爾斯泰及其夫人

最後的槍聲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十四)

眠歌

秋夜

大題小做

把政府與人民當作賭品嗎

大大題小小做

被金錢壓着的小題大做

附錄

旅法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宣言

——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李作人

補拙

曾仲鳴

江紹原

陳醉雲

王佐才

醉雲

寶柏

春苔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二十

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六册大洋二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册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一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埠處

開書明店

泰東圖書局

亞東圖書局

春野書局

協謀圖書公司

長友圖書印刷公司

金屋書局

愛文書局

光華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托爾斯泰及其夫人

托爾斯泰及其夫人

補拙

這裏想趁着我們這位偉大的哲人而兼文豪的百年誕辰的機會，敘述一下他們夫婦生活所引起的糾紛。

愛與憎原屬孖生：異性愛的極致是結婚，結婚却無形中常是憎的根源。這從表面看來，好似說過了火，不然定是厭世者的瘋言，或是無愛者的嫉妬，至少也是失戀者的憤慨。可是我們如若能平心觀察，靜氣研究，結果不能不承認這個結論。

只是我們這裏所要介紹的是托爾斯泰和他的夫人的過去歷史，而不是某個問題的一般的討論，恕難在本篇和讀者作進一步的商榷了。

不過於入正題之前，須得預向讀者剖白：作者并無絲毫反對結婚和主張獨身的見解，僅僅發發他不要自己負責也不要他人舉手的傻感慨罷了。

托爾斯泰在十九歲的時候就已經在他的浪漫的青春的心底種下了一種對於女人的成見。他說：「婦人社會是最令人厭煩的，在可能的範圍內，總以敬而遠之爲是。假如

不是女人的話，還有什麼人可以使我養成懈怠等一切的惡習呢？假如不是女人的話，還有什麼人把我們的本性，勇敢，果斷，良知，公正等美德喪失呢？」可是到了三十四歲的時候，反鬧起愛情的玩意兒來了，和一位十八歲的少女結婚而讚美他們的「無邊的幸福」的生活了。

甜蜜的生活，固然過了很不少的時間，可是漸漸地發現破綻了。他由自己的夫人再引起了她對於女人的一般的憎惡。他在他的日記中會這樣寫着：「女人真是魔鬼的工具，民間故事都是這樣說。普通她們都是很令人討厭的蠢物，可是魔鬼要利用他們的時候，總把他自己的智慧借給了她們。我們不時發見她們做了許多智慧的，敏銳的，堅耐的奇跡，可是這只不過用以完成他們的作惡罷了。一談到人類的福利，他們所懂得的只是一點皮毛，絲毫沒有理性，也沒有堅毅。（母愛在外）。」他又說：「有的人除了待牛馬一樣地待他外，就不能一塊兒活下去：不要把他的出入放在眼中，不要令他難過，不要使他受你的影響，只有和他各守本分照規定的過着活。和他說：——不要把珠子

丟了……所有這些，本是可怕的事；可是不這麼樣，那就更糟了」。

及至到了他的晚年，竟因夫婦生活的痛苦，迫得常常發生「逃走」的企圖和對自己的夫人叫出「你到了的地方，空氣也給毒化了」的怨聲。終竟臨到生命的末日，以一個八十二歲古稀的年齡，抱病拋棄家庭死在阿士達波佛 (Astapovo) 的小火車站的站長家中，瞑目前也不和四十八年的老伴交一字的言語。這是多麼令人難以捉摸的事啊！

難道真的是造化小兒打發下來的捉弄男女的魔鬼，和顛倒人間的和平的撒旦在中間挑撥是非麼？

下面敘述的他們夫婦的關係，都是取材於托氏內妹和其長女的記錄中的。

(註)托氏內妹名 Tatiana Andréevna Kouzminskaja (一八四六年)，與其夫人甚相對，兩人間通訊特多。其長女名 T. Soukhotine Tolstaja，托氏頗寵愛之。前者有回憶錄述托氏戀愛經過，原著為俄文，由 Alexandra Andréeff 和 Ludmila Savitzky 譯為法文，與後者所著之法文「我父親之死及其出走的遠因」同時刊入本年七月的「歐羅巴」雜誌托爾斯泰

生辰百年紀念專號內，共長幾及百頁。

「戰爭與和平」的作者之夫人名字叫做梭菲亞 (Sophia Andréevna) 常被丈夫稱為 Sophia，而姊妹們都叫她作 Sonia，是俄皇宮醫 Phers 的第二個女兒。

那年梭菲亞和她的大姊 Iise 小妹 Tatiana 跟她的母親帶了還在襁褓中的弟弟去 Toula 訪她的姑母，並且順便到了我們的「安娜小史」(Anna Karénine) 的著者的封疆耶斯拉耶波里阿那 (Jasnaia Poljana) 去訪了由外國回來的她母親幼年的閨友 Maria Nicolajevna (托氏的姊姊)。晚飯後，梭菲亞靠在前廊的欄杆側坐着，Lev Nicolajevitch (托氏名) 望欄杆邊走去，這樣地問了一句：

——你孤另另地坐在這裏做什麼呢？

——我讚賞這風景。這有一種驚人的美麗。

——你的母親多麼地認真對於我們的老屋表示惋惜啊，我從新覺得不應該把他賣了。我們下去罷，我很想什麼都安置得妥妥當當地；可惜我們不知道你們今天的降臨，什麼招待的東西也沒曾預備。

我們這位耶斯拉耶波里阿那的伯爵，對於這些光臨的貴客的食物和寢具，都親自操心，因為還差一張小床，我

們的伯爵就將一把大的軟椅拖出來。

——那裏啊，就給我睡罷，梭菲亞說。

——我即刻就為你預備好了！他答覆了後，親自用他那雙不在行的手把臥褥展開，枕頭放上，小心翼翼，使得僕人們無所措手足。

餐後他們一同帶了茶具去散步 (Pique-Nique)，這位三十四歲的詩人歡喜得如同一個穿新衣，過新年的三歲小孩一樣，在夕陽的殘照中緩步踏過剛刈的如茵的草場，又攀上小丘的巔端，要求大家臨風合唱，真是有飄飄欲仙之概了。

三天後，這 Bhera 家的母女幾人離開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到 Liza 去探看外祖父。第二天我們的詩人被一種無名的誘力所攝引，也到 Liza 來了。在那裏這一對相差十六歲的未來夫婦，特別的互相親近，顯然不是一般人的交際間所有的關係：她一看見他，臉上就泛起兩片桃紅的薄雲，據她的妹妹的觀察，可以在她的眼內讀出這樣一句話來：「我很想愛他，但我又怕。」因為她的姐姐 Liza 自己相信會被托爾斯泰妻去做夫人，而另外有一位 Polivanov 也很眷戀着她 (梭菲亞自己)。

這一晚上有一個家人組織的跳舞會，托爾斯泰加入家

長們的談話內，講的都是收割和麥價的話，當 Tatiana 求他舞一個 Valse 時，他說他老了。晚餐後梭菲亞和他好似很有心事的一同走了出來，靠近桌沿，她問：

——你明天就走麼？爲什麼這樣快呢？多可惜啊！

——我的姐姐一個人留在我家裏，她快要回到外國去。

——你也一樣嗎？

——不，從前曾有這種想頭，可是如今再沒有這種可能了。

梭菲亞也不再問那「不可能」的理由。她無疑地猜着了。她只說：

——我們回到客廳去罷，人家會來找我們呢。

——不，等一等，這裏多麼好！他說了後用粉筆在桌上畫着什麼繼續頓聲說：

——梭菲亞安德列夫拉，你能夠看了我寫的每一字的第一個字母就說我所要寫的字來麼？

——可以的，梭菲亞望着他的眼睛這樣斷然的答了。她用她的靈感猜出來的字是下面的一行：

「你的青春和你的幸福的需求，很熱烈地喚起了我的老邁和難能而致我於快樂。」

——還有，你的家人以為我和你姐姐 Lise 很有接近的意思，那是大錯特錯。你和 Yriana 都在該留心我不承認這個。他加上這幾句話說明他的心事。

第二天托爾斯泰離開了 Ivizi 并約定 Biers 一家人於回家程上再到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去打留幾時。本晚當 Yriana 接到他的愛人 Paquot 的來信跑到睡房去看時，Lise 正凭窗垂淚。Yriana 知道她的悲楚的由來，也不便問她哭泣的原因，只是設法安慰她。Lise 很沈痛的說：

——Yriana，梭菲亞想從我這邊把 Lev Nicolaievitch 奪了去呢，你不看見嗎？Yriana 簡直不好如何答覆，直說了令她傷心，只有引她的注意到別的上面向她讀 Paquot 在信中寫着的精美的情詩。她讀了真的笑了。

又是三天過後，大家重新到了托爾斯泰的家中了。

這次托爾斯泰親手預備一切，什麼也不欠缺。

第二天 Maria Nicolaievna 和 Biers 母女一起去莫斯科，她由那裏再轉向外國去。臨到道別的時候，Lev Nicolaievna 也帶了一個從僕提了旅行箱篋走來，說是和她們一道兒去莫斯科。

大家聽了都覺奇怪，可是非常歡喜。他的解釋這次旅行的目的非常簡單：

——現在要我一個人孤單單地留下做什麼呵？

他的姊姊離國的第二天，就跑到 Pokrovskoe 的 Biers 家來了。他請求主母的允許，讓他帶了她的女兒們到 Petrovsk 去參觀展覽會去。結果母親不讓女兒們單獨和男人出外，他只好和 Biers 的兒子 Sacha 以及 Yriana 的愛人 Paquot 去了。回來時他向 Yriana 取笑 Paquot 說：

——這個 Paquot！當沙皇走過我們面前的時候，他合掌放在胸前，用一種很感動的聲音不絕的說：「啊可敬的！啊可愛的！上帝呀，你賜他長命！」

大家笑得合不攏嘴，那被人諧謔的，不惟不惱，倒反為之開顏。

托爾斯泰住在莫斯科，每星期二三次地跑到 Pokrovskoe 去看她們。到此梭菲亞不再避忌，把她寫的一篇小說（註）給他看。他看了後在他的日記中（一八六二，八月，二十六日）記下了這樣一段。

「步行到 Biers 家。安靜。親熱……怎麼一種渾樸而真實的力量呵。她猶夷不決，很是煩悶。我通通看了，並不迷亂，也并不因羨慕和妒嫉而發生疑惑，可是『身體怪異地很少可引誘的地方』和『決斷力的無常性』這類的字

句，真真使我深深地感動。我自己安慰自己：在這些事情內面，并不是指我而說。」

(註)梭菲亞寫的那篇小說的主人公是侯倫 (Helen)

(Lara) 站在兩個愛人之間猶豫不決；這兩個愛人，

一位是大學生，名字叫做 Smirnov，暗指她的愛人

Pollivanov，一位是年紀較老的，名字叫做 Doubiletzky，智慧卓絕，却是身體難以引人，那就是托爾

斯泰的代表了。

九月十七是梭菲亞和他的母親的生日，Berta 家移到城裏來住了。生辰那日賀客盈門，晚上專招待至親密友。

托爾斯泰先夕就已到來。這時他似乎有許多的心事，時而坐在鋼琴旁，然而彈未終曲隨又停止；時而要梭菲亞一

起到鋼琴上用四手奏樂，然而隨又說就這樣坐着，不必彈了。梭菲亞彈了一個叫做 Le Beccoio 的 Valse 調，要 Titiana

和之而歌，托爾斯泰覺得要 Titiana 唱，太沒意義，很不高

興。說也奇怪，梭菲亞一奏完，托爾斯泰却自己又把這調彈起來，彈到末尾幾行，表示出一種求恕和申訴的熱情，

Titiana 跟着唱得陶醉了。托爾斯泰彈完後很感動地說：

——你唱的多麼動人啊，今天！

後來打聽托爾斯泰曾對人說，「假如那晚她唱得好

時，他那封信必定本天交給梭菲亞，不好時，還是把信留下。」

原來我們的詩人有種怪脾氣，每逢「怎樣辦好」和「結果如何」的問題當前時，他的決斷都因外圍的情形而定。

那晚當 Titiana 唱了歌後去預備茶點時，梭菲亞拿了

一封信跑到自己房內去看了。一刻後，Iris 也尾之而來。

——梭菲亞！給我開門！即刻開了！我要看你！

門開開了。

——伯爵寫給你什麼？快說。

梭菲亞手裏拿着信，還沒有讀完。并不答話。

——即刻說我聽，伯爵給你寫的什麼？Iris 隨又很

傲然地說。

——他向我提出求婚的意見。她很溫柔地答了。

——拒絕！即刻拒絕！Iris 嗚咽地大叫起來。

梭菲亞一聲不響。好得由 Titiana 把她們的母親找來

解了這個圍。這時我們的求婚者很不耐煩地在樓上等着梭菲亞的回復。

這裏就是該信的原文：

「梭菲亞，這已變成再不能忍耐的了。三個星期以來，我每日向自己反覆地說着：今天，我要通通說了。而

我靈魂上却常常帶了同一的憂慮，歉仄，恐懼以至快樂。每晚，如同此刻一樣，我回顧後面，我覺得悲楚，并且心上說：爲什麼我不說呢？什麼事我應該說，而且應該怎樣說呢？我帶了我這封信，預備交給你，可是偏偏我又失掉了那可能與勇氣，終竟沒有給我說明所有的一切。

「你的家庭的誤解，在我看來，是以爲我是你姊妹 Lisa 的愛人。這是不確的。你的小說無時不在我的內心作祟，因爲這篇文章使我相信，對於這幻想于幸福的 Douda Hinko，是不滿意的，我也相信你的對於愛情的含有詩意的追求：我更相信我在現在與將來不會對於你所眷愛的人表示妒嫉。我總以爲享受你的豔容，也就如享受孩童的一樣。在 Ivini，我會寫過：『你的出現，過于熱烈地把我的年事和我的無能覺了醒來，同時正是你使我把牠覺醒的。』可是往後，我却自己騙着自己。彼時我還可有割斷這根情絲，回到我的寂寥的勞作的寺院內去，而從事于熱烈的工作之勇氣。現在呢，我簡直絲毫沒有辦法，我感到自己給你的家庭伴住了，再也不能分開，我和我的關係，這樣的單純又這樣的寶貴，是一種友誼的和忠誠之人的關係，已經互相默契。我既不能離此他去，又不能留在這裏。」

「你呵，你真是一個正直的人，手在上，不要忙迫，以天的名字，不要忙迫，告知我：我應該怎樣辦呢？我將要笑死了，若如在一月以前有人對我說，以幸福自苦是可作的，有如我今天所作的一樣。告訴我，以一種正直的人的態度告訴我：你願意作我的妻麼？如你能從你那全靈魂很剛毅地贊成時，那你就說一個『是』罷。或者如若你心中有一點點兒疑惑的陰影，那就很爽直地說一個『不能』。以天的名字，問你的內心深處能。我很怕聽『不能』這個字，可是我預先知道，而且我會從自身找到一種擔受的力量。可是如若真的永遠我不會如我愛你一樣地而成爲一個被愛的丈夫時，那將要可怕了……」

梭非亞讀完這封信後，在到她母親房內去之時，順道經過 Lev Nicolaitch 之前說：

——自然的，答應你。

片時之後，大家慶賀他們。Lisa 沒有出席，他的父因病在床，當然沒有參加。事情不是所想像的那麼順遂，她的母親把這件事告訴她的父親後，她的父親很不滿意；他表示不給他們同意。他不惟是爲 Lisa 的痛苦表同情，而且第二個女兒結婚在第一個女兒之前，使他爲難。因爲傳統的習慣，這種事體是給當大姊的一個羞恥：後來她

的母親要 Lise 和他解釋，求他不要爲自己的緣故而阻止妹妹的婚姻。Lise 真是很賢慧，盡了她的高貴的責任，把父親說轉了心。

梭非亞于是和托爾斯泰結了褢。

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二日，這位新婦人在日記內寫着：「我的顛倒于愛情之中，是我所從未想像到的。我狂了，假如再這樣繼續下去，我真要用手槍自殺了。」二十三日再說：無邊的幸福：這簡直不可定要等到死的那天才可同時完結。翌年六月十八，他想起快要九個月的結婚生活，把他那「力的」「真的」「高尚境地」忘記了，很是痛悔，于是在日記中叫起來：

「到那裏去了啊，我的『自我』？：我是個這樣渺小而無意義的生物。自從我和一個我所愛的女人結婚以後，我變得更加惡劣了：：」

男的既是常常記掛他的工作，而且對於人世社會的矛盾，引起無限的懷疑和悲楚。家庭的愛的溫柔的生活，在他慢慢覺得幻滅與厭倦了，他開始不滿意在這種安逸而庸俗的環境內瞎混了。

女的呢，生在舊式的仕宦之家，受的全是賢妻良母的

教育，和丈夫的多憂慮愛遐思的見解，顯然非因愛情的熾熱，難以并容。加之結婚後她漸漸發覺了他以往對於另外的婦人之愛情，非常哀傷。她在日記中寫有：

「所有他的以往，對於我是多麼可怕啊，這是我永遠難以自慰的。：：他不懂得我是如何的以全生命貢獻了給他：：他希望我也和他一樣地生活着：：他的客人使我很討厭。我以為他應該在我——我，家庭的代表——和他的彼此來往的人間，有所決擇。這本是自私自義者，可是我那管得到這麼多。我爲他而活，以他而活。我也要求他給我一個相同的答覆：：我看了他開始所寫的東西。到處是愛情，女人，我真不耐煩，真痛苦。我將要通通通通燒掉，免得他的過去再來引起我的心事。我不會對於他的痛苦有所矜憐，因爲妒嫉之念令我變爲一個可怕的自私自義者了。如若我可以把他殺了，却又能可以再創造出一個新的，全同的，我將很歡喜地去實行。」

對手方怎麼樣能照她的意思，專門當人家的父親和丈夫，實行那種狹隘的人生觀呢？于是思想既有差異，精神自難契合，家庭間的風雨因之不時而起。結婚後的二十年，這種情形更顯然更無可挽救了。

他們是九月的一個晚上移回到耶斯拉耶波里阿那的。

離開她兒時的都市生活，而走入偏僻的農村，和一班鄉民爲伍，又沒有遊樂之地，在她是一個不合脾胃的大變故，而覺到非常之不安的。我們看她下面的一段話，知道她并不是有意和丈夫爲難，只是不知地不能自己克服：

「我不止地覺得他的一切超越：年紀的超越，教育的，知識的，生活經驗的超越，不講他的天才。我盡力之所能精神地和他接近，如若不是吻合的話，至少也得接近到相當的程度以了解他。可是我感着我的不可能。」

她和他在這鄉間，彼此差不多日夜不離。就是他白晝工作的時候，她總是手中拿着女紅，不常望望他，絕對保有他的安靜。晚上她把他所寫的稿紙整理好，雖是怎樣的疲倦，她總不把這種工作怠慢，因爲她認爲這是她主要的功課。她不惟如此，而且對於丈夫也實在有相當的了解，并且她的丈夫有時採取他的意思，對於自己的作品加以修改。她爲「戰爭與和平」一書寫信告訴她的姊妹說：

「雷項，—— Léon 托爾斯泰名，譯者註，—— 整個冬天，浸在一種情緒中間，常常寫到落淚。在我看來，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還將有不少的不能完全放進去。所有我已經看過的部分，都使我感動以至落淚。」

他當獨自一人的時候，就想到本身的個性去：「我思

想，但是我的這些思想，通是他的，我觀察事物，但是照他的觀察點出發。真夠痛苦了：我不能變做他，然而失了我的個性。」而且「雖然即算不在那裏，我總爲他忙着生活，我入到他的書房，到處整理就緒，我讀他所寫的東西，可以使我深入他的內心以了解他。」她曾經這樣寫給她丈夫說：「當你不在這裏時，我就同失了靈魂一樣。惟有你一個人，全身滿飾着詩趣和魔力，令我不能自持：：」他呢，有時也高興得這樣叫：「每當我想跳舞，唱歌，歡樂之時，人家偏送我上床去睡。」

終竟他的高興是暫時的，她才永久保有她的對於人生快樂的追求的態度。她於是發了「我太狂烈的希望把生活的實際丟在腦後。這是不應該的。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此權。」她到此才移了她的感情于音樂，他還能原諒她：「她是年青，有許多事她不能懂得我，有許多事因爲我使她氣悶。她之現在爲我犧牲，會有一天我不能逃去她的處罰。」

子女一天一天長成了，教育和社交也就變成問題。家庭預備長子 *Serge*。入大學讀書，長女到交際場中來往。這不是鄉村所能辦到的，應該去京城的莫斯科。這回到城市去生活，是愛原始生活的詩人所不耐煩的，給他許多蹣

踏。到了一八八〇年他對於宗教的信心也變了，他更感到人生的幻滅，他時有用「活結和彈鉛」結果自己的想頭。他對於家庭的奢侈生活，發生甚大的反感，他對於兒童因他有大的產業覺得全無意義。他研究各國家各民族的宗教，他接近樸質單純的人們，而愛重他們。至此他發現了生命的本身并不是沒有意義，并不是卑劣，不過他自己的生活在沒有意義而卑劣的罷了。于是他願意把包圍他的幸福捐棄，求得良心的安慰，因為在他看來，所謂幸福，只是重的十字架而已。

這位傳統觀念甚濃的年青婦人，對於丈夫的突然把慣習捐棄，很不滿意，她尤其為得子女的將來的人生幸福擔心。她想不出為什麼從前可以那樣生活于安舒裏，如今却又不能。這個使她苦悶，使她懷疑。

「昨天在途中和你同回來時，我心上說：我怎的不能在他的心上讀閱，來知道他如何想的啊？他很少把他的思想告訴，這使我多麼痛苦……」

但是他總以為她們不能了解，從不和她們講這一類的事。因為他講出來的結果，是多一番爭論。這樣一來，他的思想每深入一次或變化一次，他的家人都覺得突如其來，無從捉摸。

到了莫斯科住下後，夫婦的意見更多衝突，他很少留在家裏，差不多每天都和新交渡河到郊外一個名叫莫哀樂的山上去，那就是從前拿破崙俯瞰全城的地方。那時他訪問監獄，參觀審判，以及攷查招新兵時的情況。這是他正到處尋找人類的痛苦，和加于人類的殘暴：他因為這些慘楚的悲劇，對於自己的財產倒起了一種反恨。他自己想，「把我的所有都分給大眾罷，這不是作善事，實是減少個人的罪過而已。」他把銀錢很大的送給他求助的人，使得他的夫人起火。她有時詰問他這樣無端施予的原因，他的答語是引的聖經上「把錢給你求助的人」。

在一八八二年的冬天，莫斯科的市政廳舉行貧民窟調查，托爾斯泰當了志願的調查員。一些下層階級的可憐情況，使他更深刻地明了社會的不完全和人世的悲楚。他這次細心研究的答案，大約是這樣：

如若世界上有貧困的可憐人活着，是因為另外一部分人有著過剩的財產。

如若世界上有無知無識的人活着，是因為另外一部分人太多了無用的知識。

如若世界上有的人在終日胼手胝足的苦工之下受重壓，是因為另外一部分人閑着不作事。

等到再問到誰是這些另外一部分人時，他很遲疑的
回答：是我，我，和我的家人。

他在外面看見的無衣無食無住的可憐人，但是回到家裏，都是盛饌滿席，兩個僕人帶了白手套來伺候，家人穿的錦上添花，房內都是厚氈鋪地，他自己觸目驚心，慚愧無地。

他因為這種思想所引起的反感，在她是不能深知的，她以為事情會慢慢改變的，讓牠就這樣過去好了。那曉得丈夫已經在靈魂上用了非常之努力，澈底看透了人生，不是隨便可以改變，可以過去的呢。

為得減少和妻的齟齬，他常常離開莫斯科回到故鄉住在 Olsoufiiev 的或者他的老友 Sebastopol 的家裏，有時更遠地跑到 Baclaria 那裏去。可是沒有一塊地方可以給他休息。他到處感到自己的主張的孤立，他覺得人家在周遭輕視他。尤其因為夫人不同意，無可安慰。漸漸脾氣越變越孤獨起來。他早上七點鐘就起來了，天還沒亮。他汲好全家所需用的水。他鋸木為小塊疊成一堆。他不再吃白麵包了，也不再外面走走了。夫婦各自為自己的意見，不能相容。一八八四年七月十七十八兩天兩人口角後，他竟肩了背囊離開家庭。這是第一次的出走。梭菲亞受此打擊，

很是懊傷。她快要分娩了，她的一個兒子名 Ilia 的把她扶回臥室。第二天就生了一個女孩，那就是 Alexandra。

先晚托爾斯泰走的不遠，他是曉得女人快要生孩子了。第二天他為憐憫之念所動，仍然回來。可是他一到家，雙方又鬪起氣來。她為兒女的幸福，他却求他良心不受責譴。她以為每天為他抄寫文稿，整理家事，婦道已盡，其餘須得讓她調排。他則說非把安逸的奢侈的生活改變了，只有逃出這個環境。她聽了這個決斷，這樣地答覆他，「我不能沒有你而生存，如若你離開我們，我惟有自殺。」至若變換生活方式，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不惟已經成了習慣，而且她懂不透這個道理。在這年的冬天，事情更加嚴重，有一晚差不多又要決裂。好得他要集中他的注意力在思想，慢慢爭論少了。稍後他決定去離莫斯科十五里的友人 Olsoufiiev 家裏，稍事休息。同行的有他的長女。不久仍然回來，着手寫他一本著作叫做「生命」的，她為他抄寫，她在致她姊妹的信中說：我一個人，孤獨地整天寫着。我抄雷頊一篇「生與死」〔註〕的文章。他把牠在大學的心理學會社宣讀。好文章。這全是哲學的東西。這在我看來很是深入，我非常表示同感。所以這時夫婦關係又因這篇文章恢復了。

〔註〕「生」原名「生與死」。但是作者在發揮透他的意思時，覺得死這樣東西是不存在的，所以只留下「生」當題目。

他們這種靈的接近，雙方都滿意之至。她不惟爲他抄稿，還把他這篇文章譯爲法文。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七年這幾年的中間，有時因事彼此分開了，就魚雁往還，絡繹不絕，溫情款款，和藹可掬，的是一段豔史。

這時托爾斯泰還由兒女中找到了一種安慰。女的中有個十四歲的 Macha，簡直完全跟着他的意識。她和她的最小的弟弟 Vanitchka 的兩隻眼睛的深藍色，和父親的一模一樣。當 Macha 在耶斯拉耶波里阿那時，她看護病人，教育小孩，飼養貧窮。在莫斯科，她進醫院學習看護。梭菲亞擔心她的女兒因看多了貧寒的可憐生活，感傷而壞了身體，托爾斯泰却歡喜他的女兒能體仰自己的意識。兒子中間大都很知道努力接近父親的思想，而 Leon 更是第一個能忠于他父親的思想的。一八九七年托爾斯泰不再願意把他自己寫的東西賣給人家了，他以爲如此的一種思想的和感情的生意，是最可恥的一件事，他以爲把自己的身體賣了還下賤。其初他的夫人是不贊成的，後來她總算不求甚解地同意了。因爲她看出了自家的丈夫的

靈魂中有時有一種特別的東西，是不能再讓步的。他維護這種特別的東西，較維護他的生命還重要，對他太固執了，徒然傷了感情。也就是這年托爾斯泰想把他的財產和自己的關係分開，好和全家人到鄉村去過農家的生活。他的夫人當然反對。未了無法解決的解決辦法是當做他死了一樣，把承繼權分給兒女。十股均攤，九股給九個兒女，餘下的一股給他的夫人。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分給了梭菲亞和最幼的一個兒子 Vania (Vanitchka)。

就在那年的夏季，全家都同意了到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去過農家生活。女的和農婦一起去收集和排晒男的和農夫自早上四點鐘就起首刈割的麥藁和芻草。正午大家停工，坐在大樹的蔭影下，小孩子把午餐由家裏提起送來了，伯爵家裏預備的食物和農家的差不上下。男人快快地把麵包吃了，又去工作，就是女的也不能有時候留下休息一休息。她們的末尾一口食物還沒有下咽，他們就叫起來：「來啊！女人們！」天上如若忽然浮了一片黑雲，她們就忙着把晒着的麥子收拾。這樣的情景，就在 Voronka 河沿岸展了開來，真是一幅秋收的農忙圖！多麼富有詩意的生活啊！

在那時的托爾斯泰真的心滿意足，因爲不惟自己能實

現自己的意識，和天真的農人一道生活，一道工作，還有自己的兒女甚至有時自己的夫人也一致這樣去做。

冬天來了，他動筆再寫文章。他的門生一天一天地多，內邊有許多且變成他和他的家庭的朋友了：譬如 Brinkoff, Gorbounov 和 Tchertkoff 等是。次之還有一位很被他們看重的女人，叫做 Marie Alexandrovna。

Tchertkoff 幫助他們同時同地的大師處理重要的文件，并且刊行分散給農人閱讀的最廉價的小冊。這種小冊遍佈全俄，印的都是幾篇托爾斯泰作品中最通俗最爲人所共知的東西，第一次出版的就是「黑暗之勢力」。那時梭菲亞也很誠懇招待這班幫理丈夫工作的朋友。

隨後她的最小一個兒子死了，她因悲痛愛兒，把性情變了過來，她感到她的孤獨，她於是皈依宗教，日夜去禮拜堂祈禱。他雖然也同樣悲痛他所希望「繼續他已起首的工作」的幼兒的夭亡，但是總不如她連理性都失掉了。他常帶她去監獄走動，使她買了許多書分贈囚徒，她的悲哀不能因此稍減。她寫信給她的姊妹說：「自然，太陽，花卉，河內的沐浴，家事的忙碌，甚而至于小孩，沒有一樣爲我而生存。所有的都死了。在所有之上，只有坟墓之憂思。」她的丈夫對她的安慰，無微不至，她自己說過：「自

從 Varitchka 死後，我的精神狀態總是紊亂。雷項特別溫柔，已經因爲他對我的同情，使我深深感動而受到他的影響。在這種意義上說來，他成了我的靈魂的保護者了。他懂得我已失掉精神的平衡，他于是用他的溫柔 and 仁慈來感動我。」

他麼，本着他那剛強的個性，對於真理追求之熱烈，自然不會氣餒。可是自從他的女人失了勇氣，變成不幸，使他再也得不到她一點助力。這樣一來，他的內心的進程，她茫然無知。他自從他的精神的覺醒以後，就深居鄉村的山林內，與大自然爲友，所有的弟子友人每日都在他的周遭，農人走來求他的指示，四方跑來一班信仰他的人。滿屋都是來客，辦公房因爲外邊的通信，常有三四架打字機，的的答答地響。事實上他已漸漸地和家庭生疏，而且還有人主張應該把家庭離開，使生活得依個人的意志而自由。因爲許多讀過托爾斯泰作品而模擬他所主張的生活的人，來到看了他本人的家庭滿是僕役，用的都是銀器，僕役都帶上白的手套，使他們很是懷疑。于是這班信徒回去後寫信來和他談起這個問題，表示他們對於他的信仰之動搖。他的回信的自責更較一切外來的責備尤爲嚴苛，他自問自說，「我有理性如此默爾嗎？我不是最好離

開此地，逃走了嗎？」答話也跟着來了：「我之所以不離開此地，逃去到處毒壞的生活，第一是因為我將要接受的個人的幸福，我想我必需照樣維持下去。」他在答他的友人的信中說：「你的信使我深深地感動。你所勸告我做的，正是我的美夢，可是我至今未能實現。這裏的原因多得很，却并不是對於我自己的一種什麼憐憫的感情，把我阻住了。主要的原因是這樣的：那就是不因為自己做的而在他人身上發生結果，因為變化他人不是我們的權力所應及，也不是我們的行動的目的。所以只有是一種獨立性質的事情，纔可以任我們的意思去做。次之你勸我脫離社會地位和我的財產，把牠分給承繼人，這是我二十五年前已辦到的。然而我和我的女人生活于奢華之中，外圍都是可憐的人們，使我非常感到慚愧痛苦。總有一天我會依你所指示的做去。」

他曾經有這樣一封信（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寫給他女人：「已經許久了，親愛的梭菲亞，我呻吟于我的信仰和我的生活的矛盾之間。我不能令你變換生活的方式，也不能變換我給你養成的習慣。我至此再沒方法離開你，因為我想，因為我的遠去，我這微小的及于我的兒童們的影響將無從實現，而且使你苦惱。然而我又不能就是這樣

地如同近十六年來一樣生活下去，時而和你鬪氣弄得發怒，時而我在我的習慣和周遭的包圍之下受宰割。今天我要做我許久以來就打算做的事了：離開此地……第一，因為如此一年一年地過下去，使我很煩惱，而且我漸次感到了需要孤獨；第二因為兒女均已成人，不再要我管束，你們大家的生存全有鮮活的意義，因此我的離開于你們不發生重大的關係。

「可是另外更有主要的原因在：印度人每上了六十歲，就獨自向森林走去，次之所有的年邁的和信教的人們，沒有一個不願意把生命的最末一段貢獻給上帝而不是用之于遊樂，如今我的六十之年已經到來，我的靈魂很需要安靜，寂寞。

「如若我公開地離開你們，必定發生許多的周折，或者因為我的弱點，我的計劃倒被打消。這是應當如此的。設使我的行動真的令你傷心，我只有求你衷心的原恕。我請你讓我走，不要找我，不要在我的觀察點上使我痛苦，也不要責罵我。

「我之離開你，不是證明我對於你有什麼不滿意。我知道你不能和我一樣地觀察和思想；這就是你不能變換你的生活為你所不承認的作一次犧牲的原因。似此，我并不

責備你；而且正是相反，我從我們的三十五個長年的愛情和恩義的生活上，尤其是這三十五年的前半段，那是你毅勇地把母性的職務擔負的時候，保有許多的回憶和感謝。你已經把你所能給我和世界的，已經給了我：許多的母親愛，不少的犧牲。這是應該認識你的。可是在最近十五年中，我們的道路在眼前分開了。我不能相信這是我的過錯，因為我知道，那是我變了，這種變換，無論對我也好，對另外其他的人也好，沒有第二個方法可以解決的。我也絲毫不能誤解你，說你沒有照我的路走，我是感謝你，常以你給我的愛情記掛你。

「再見啊，我的親愛的梭菲。」

你的誠懇的雷項托爾斯泰。」

這封信上所說的離開家庭雖然未能成爲事實，而且再經過十三年的比較和平安靜的生活，可是他的要離開家庭的原意，已經道破無遺。這封信在先爲他的女兒 Magda 和她的丈夫 Nicolas Obolensky 所收藏，這次藉百年生誕的機會，才由他的長女發表出來。

這位大師的老境一天一天地逼近，情況也逐漸不如以往。到一九〇八年的日記中我們可讀到悲楚的靈的叫聲：

「情況難堪，痛苦。近幾天，發熱沒有停過。我難受

極了。不消說，快要死了。真的，在我過的那種奢華的生活的討厭的情形之下，固是無法忍受，可是看到老死之將至，其無法忍受也，有過之無不及。

「常是同樣的自痛的事。在耶斯拉耶波里阿那的生活是完全毒化了。我每到一處，都給我以慚愧和痛苦。」

這裏他痛苦的近因，是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的俄國農業的紊亂，農人一方貧不聊生，一方又要受政府的壓迫，悲慘活劇，使我們這位爲人類幸福的憂思者，因自己的奢華生活，而更感到「慚愧和痛苦」。加之夫人之不能了解他如故，幾個可愛的兒女都成人了，個人營個人的獨立生活，他孤悻無歡，不安更甚，從此出世之念亦切。

那是一九〇九年的夏天，托爾斯泰將因「和平大會」之請到 Stockholm 出席演說。他的夫人極力反對，且因鬧成重病。他的友人 Douchar 醫生爲她診治，給她藥吃，她却疑心這位醫生受了丈夫的暗示，或者自己有意給她帶甜味的毒藥，害死她。她說醫生是專爲毒死她解她丈夫的纏繞。這次托爾斯泰只好把意思打消，安慰她調養她。

她從此以後完全不幫助丈夫的工作，而丈夫只好另找替人。于是她對於他的工作，茫無所知，于是她和他的瞭解越是遙遠，于是她疑惑他的心更甚，她到處暗探，于是

他的工作更要躲避她，于是她氣極了，于是她早年的壞脾氣一古腦兒復活起來，于是夫婦兩人成了水火了。

當一九一〇年的夏天，他由長女的丈夫家裏（在 Korchety）轉到他的友人 Tchertkoff 的家時（在 Metohersky），在日記上寫着：「我願意和梭菲在愛情上尋求幸福……愛情可致人于快樂：在天上的快樂，在地面的快樂，在人間的快樂。可是我們四處摸索，總把愛情除外。」

這是多麼沈痛的話！

同年七月他把他的遺囑重新謄正。他原擬把所有的著作品所有權都給他的幼女 Alexandra，她是晚年幫他工作甚力之人。後來才又把長女也列入著作權的承繼人之內。并且請 Tchertkoff 擔任出版和管理之職。

不料就因為這事夫婦間的隔膜更甚。原事先梭菲亞對此毫無所知，但是從旁人的談話中，她揣測有過這麼一回事。她于是多方收集證據。托爾斯泰沒法，只好把原稿和日記都秘密保存。她全力搜查他的秘密收藏處的鑰匙，她常在門縫間竊聽他的談話，就是他外出時也尾隨了去。

他有一本專記個人事物的日記，通常是藏在內衣下面或是長靴筒中，免得為她所得。

他的朋友 Pochka Birtuckoff 為那秘密的遺囑，也曾說

托爾斯泰不應該，要寫遺囑就得公開，并且使所有有關的人都參預；否則簡直不必多此一舉。他聽了很是自悔不應暗中寫什麼遺囑，不應聽了 Tchertkoff 的話。後來他的夫人探聽了這秘密遺囑是 Tchertkoff 主持，即以死相要挾，定得和 Tchertkoff 絕交。他只好讓步。

托爾斯泰自從不見 Tchertkoff 以後，非常悲楚，非常不便。因長女的請求于八月間會到 Korchety 去休養。九月回來就病倒了。就在這時他的秘密日記也給她拿了去，他以為遺失了。

到了十月三號他病勢突然沈重，她以為他是沒有救治了。她明了他病的原因，是她禁止他和他的朋友來往，她那時時而跪在床前，吻他的拘攣的腳，時而跑到鄰房，躺在地板上痛哭，口內不止叫着：「上帝，上帝！原宥我。是的，這是我罪過。」

病中 Alexandra 回來，才把兩方說妥，將 Tchertkoff 叫了來。她等他來之時，十分懇切，望望鐘，又望望窗外，很不耐煩的候他到了。可是他雖然來了，她的丈夫的病勢并不見得有轉機，因為她只是一時的動感，不能真真了解。

及至二十七八兩天，再不能逃出這個離家的命運。托

爾斯泰把這件大事記在他的日記中，現在引在後面：

「我一點半鐘睡的，到三點鐘就醒來了。好似昨晚一樣，我聽見開門的脚步的響聲。昨晚我沒有望我的門，今晚我一瞥眼，看見從門縫中漏出一線光亮在我的書房閃動。這是梭非在尋找什麼，大約她已讀閱了……」

「從新傳來一陣足音，門就輕輕地開了，她走了過去。」

「我不知爲什麼緣故，這事使我非常之討厭而氣怒。我想睡覺。可是我不能。我在床上展轉反側，約有一小時之久。我燃了一枝燭，起來坐在床上。」

「門開了，是她進來問我的「康健」，而且說明她見我房內的這個燭光使她驚訝。」

「我的討厭和怒火更加多了。我氣窒了，我按數脈搏是九十七下。我不能再睡了，突然我很堅毅地決定離開這個家庭。」

「我寫了一封信給她；我起首檢拾必需的行旅。我先叫起 Douchan，隨又喚醒 Alexandra，要他們幫我裝成一包。我很恐懼她將在隔壁的房內聽到我的動身——一幕神經的紊亂，——于是不能啓行。」

「六點鐘的光景，差不什麼多收拾整齊了。我到厩房

叫人預備車輛……

「或者，我自誤了，給我一點理性，可是我覺得我放走的不是 Leon Nicolaevitch（他自己——譯者），却是一點點小小的活在我身上的東西……」

末尾抄上他的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日記中寫的一句話：

「我有的時候感到導線內傳過神聖的願望，這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刻。」

他的兒女們在他出走之後，大家都回到耶斯拉耶來。每人都給他一封信，他的答信節略在下面：

「我謝謝你們，我的朋友們，我的真實的朋友們：我不感到所有壓在我雙肩上的責任，而且我不能害懼，——可是我沒有力量另外想辦法……」

「我也寫了信給她——母親。她會把那信給你們看。我給她寫了我可能寫的言語，我把言語的分量都斟酌得很好。」

「我們就要動身了。什麼地方去，我們還沒有知道。總之無論如何，有信是可以由 Tcherbovsk 轉到。」

「再見啊，謝謝啊，我的孩兒們，而且原諒我不免當了痛楚的原因。……通說完了，我快點要走，恐怕母親

要跟了來。現在和她相會是可怖極了。啊，再見。」

他的兒女內邊，除了 Alexandra 外，沒有人知道他的所在。大家託她通知大家，說使有一天他病了。大兒子 Serge 回到莫斯科去了，留下的幾個和母親同在。他們母親在二十八早得到丈夫出走的信後，就奔到池塘去投入尋死，給人撈了上來，好生監視，她看見不能自由行動，宣言絕食。

幾天以後，V. T. Boulgakov 到耶斯拉耶來，轉述托爾斯泰已經病了，Tcherkoff 也動身趕去了。病的方他肯說出來，他說這是 Tcherkoff 禁止了的。全家人都陷入絕望的狀態。

第二天早上有一個不識的人給他們一個電報，說：「Leon Nicolaievitch 在 Astapova 的站長處，體溫四十度。」于是他的兒女們偕了他的夫人到 Toulia 乘了一個專車趕去。

到了 Astapova 爲得不使他們的母親去見病者，決定大家都不去，單由 Serge 去見。病者怎的知道他的長女來了，于是 Tamirchka 跑去會見。他不問起他的夫人，并且夢囈中不時叫着：「逃走，逃走……追來了，追來了……」他囑咐將窗簾捲了，以爲有一個女人的臉孔在那裏發現向

他注視。他拍一個電報到耶斯拉耶給他的兒子們：「我請你們阻止母親不要來，在我這種虛弱的情況下，不能再有勇氣和她見面。」曾有一次他的長女就着機會問他願不願意見她母親，他連話也不答。

病勢一天沈重一天，只聞到微弱的呼聲：「這要完結了，而且：Nichavo（算不了什麼）。」

十一月七日他的長女握着他的手掌，氣息快要斷絕的樣子。他突然坐起來：

「我勸告你們紀念一件事情：世界上除雷項托爾斯泰以外，有許多許多的人，可是你們通通爲雷項一個人忙着。」

末尾一句很是微弱，一說完頭就倒下了。

他死的先晚（六日），曾叫了 Serge 走近身邊對他說：「Serge，我愛真理（Verite）：很愛：我愛真理。」

這兩段話，就是我們這偉大的天才的哲學，和臨終時對子人類的贈言。

他的夫人跑到病榻之前時，他已經神智不明了。她向他說了許多的蜜語甜言，請他原諒，和他告別，只有微弱的氣息當了回聲。

這一對四十八年的夫婦，臨終時的狀況是這麼淒淡！

她在丈夫死後的第九年十一月在耶斯拉耶病故。

托氏逝世十八週年，于巴黎。

最後的槍聲

法國拉馬爾丁 (Tamarine) 著
會仲鳴譯

夏間，避暑於南方。時獵禁正開，每聞空中槍聲卜卜，衆鳥從林際驚散。有睡在巢裏，即被擊而死傷的。有飛在半空，受流彈而下落的。紛紛亂叫，聲極悲涼。好像哀訴失羣的苦痛，憤恨人類的殘忍。我在園畔，靜立聽罷，心甚抑鬱，歎息不已。適讀拉馬爾丁此文，立意純厚，遣辭悽愴，使人起惻隱之心。故特逐譯，以告視叟獵爲樂事，以屠戮爲嬉戲的人們。

一日，我出獵於野……在森林的旁邊，有一愉快的天真的鹿兒，欣然跳躍於藥草之中，草上宿露未乾，作光閃閃。我從荆棘裏，屢屢望見這隻鹿兒，豎起兩耳，以角觸土地，以鼻嗅光影，背向初陽以取暖，細嚼嫩草以充饑，似甚歡樂，而能居此幽閒的荒野，處此安全的靜境。

……我的獵狗奔走不停，尋覓野獸。我的長槍在我的手下，槍口正對準鹿兒。我也感覺心裏忽生一種懊悔，一

種猶豫，使此槍彈一發，即刻可把這無害於我的生物的生命快樂，完全斷送了。但是，因平日習慣所有的機械的本能，卒於戰勝我的不願殘殺的天性，我的槍彈，猝然發出，而鹿兒的肩際受創，也猝然跌倒，它還想忍痛，從滿染着它的鮮血的草間跳起。

槍彈的煙塵既散，我即走近鹿兒，我作此罪惡，面色淡白，而肢體戰慄。這隻可憐而可愛的走獸，還未斷氣。它的首靠地而臥，兩眼堆着淚珠沈沈的視我，此時此景，我將終生不忘，在它的沈視中，可以見出驚駭，痛苦，失望的情緒……

它的沈視，似恨我，怨我，而對我道：「你是何人啊？我向來沒有侵犯過你，或者我還可以愛你呢！你爲什麼殺我啊？你爲什麼使我不克享受天地間的樂事，生活的幸福？使我不克享受此陽光，此空氣？我的母親，我的弟兄，我的伴侶，我的兒子，正在叢林裏候我，而我不能歸去，他們將如何悲痛？他們只能見着我的短毛，散佈於青苔之旁，我的紅血，點滴於荆棘之上，將如何苦楚啊！」

鹿兒的沈視似如此告我，我已明白了，我深自責斥，如像聞鹿兒能發言哀訴一般。鹿兒的目光忿怒，鹿兒的四肢發抖，似又對我說：『殺死了我罷！』我此刻真想盡力醫好它，然而我哀憐它的奇痛，如是發乎慈悲的念頭，我重新持槍，而他向而再發一彈，使它免除臨終的悲苦！既而我極悽慘，急將我的長槍遠擲，而我的淚痕亦零零落落，我的獵狗也變為溫和，不嗅鹿兒的片血，不動鹿兒的

遺骸，愀然依我而伏。我們都沈寂無聲息，如大家遇着重喪一樣。
我因此不復從事殘忍的收獵，不復做效獵人的暴虐，那些獵人絕無需要，絕無權利，絕無良心，而必欲消滅生命的生命！噫，此種生命既已消滅，就不能再活呢！
自從此日以後，我不再屠殺了……

新女性 三卷十二號要目

新戀愛問題專號

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	劍波
關於三代的戀愛的分析觀察.....	姚方仁
讀了三代的戀愛等三文.....	文宙
戀愛的現在與將來.....	朱梅
讀三代的戀愛後之感想.....	章克標
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	洪鈞
戀愛至上感的抹殺.....	靜遠

用相對性原理解答解戀愛問題.....	安之
我們將有自己的三代戀愛.....	伏園
三代的戀愛的二人談話.....	孫福熙
個性本位的戀愛.....	陳嘯雲
生存的疲倦.....	沈醉了
性和戀愛.....	招勉之
孩影.....	姚方仁

定價每期一角五分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十四）

江紹原

——小品三三三三至三三七，又二九八補遺——

近蒙余雲岫先生惠贈新出版的「余氏醫述」一部；北平丙寅醫學社贈陳志潛「中國全醫建設問題」一全份；周啓明先生贈丙寅醫學社二週年紀念特刊一冊；周柏堂先生贈許半龍「鳥瞰的中醫」二冊，又上海中醫刊物（其中有新出版的「健康」）若干期；徐調孚先生贈「醫界春秋」第廿七期一冊，又滬報 *Ching's* 數件；孫伏園先生贈上海小報「福報」一期（內有問病欄）——特此誌謝。

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寄稿



（三三三） 不「孝」於西來醫學的顧實先生

顧實先生是前東南大學的一位教授，著有「漢書藝文志講疏」和「莊子天下篇口口」等書。

我們普通總以為「國文先生」們是知中而未必知外，好古而未必也好今的。他們讀的必是宋明版的經史子集，景仰的必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外加程朱王陽明和曾文正公；若生了病呢，一定是請丁甘仁陸仲安之流把脈開方子，而且病中病後少不了做幾首五言七言詩。顧先生却不是這樣的一位老夫子：他對於旁的問題的態度，我不知

道，若譚到醫藥，則他的確抱有很對的見解——中西醫學根本不同之處，他所周知恐怕比那一般穿西裝，插自來水筆，學過化學生理學的普通中學大學生徒們，還要清楚十倍。

否則顧先生怎能寫得出以下一類的文章：——

英文赫胥黎之言曰「天道變化。不主故常。」蓋宇宙萬彙。罔一不變。而藥物非即其一哉。太古醫藥。從宗教出。而太古開化。造端東方諸國。漸被歐西諸邦。其時宗教有張四行之說者。印度希臘之古代。及中國伏羲之八卦是已。有張五行之說者。西南亞細亞之加勒底諸古國及黃帝

神農齋其說以來中國者是已。然宗教雖殊。而醫藥爲術。則草創略同。十八世紀。亞刺比亞人發見化學。而藥物學上。遂顯見一大進步。顧東方如波斯諸國。狃於尚武之虛榮。棄焉弗究。而歐西希臘諸邦。轉以流傳而攻究之。代移世遷。成有今日西藥之盛。此西藥以變古而進步之徵也。若我中國。黃農而還。閉關獨治。至今言醫藥者。猶未能一外夫陰陽五行以爲言。譬之今之中藥。尙在古歐西之希臘崇拜四行說之時代。而以較夫今之西藥。時代相去之懸殊。直三四千年之遙焉。此中藥以不變古而退步之徵也。是故中藥西藥於太古本同一宗教的藥物也。洎夫中世而後。而西藥以變古而勝中。中藥以不變古而遜西。亦越於今。而中藥猶尙宗教的藥物也。西藥則科學的藥物也。二者劃然。若有鴻溝之阻隔。而不可以合焉。我曹生今之世。習聞任天之神術。明知變亦變。不變亦變。與其變於人。毋寧變之於己。則盡取科學的西藥。以一變宗教的中藥。並之一變宗教的中藥。爲科學的中藥。非皆天職之所不容已者哉。（下述丁福保輯譯諸書之旨趣與價值，並指出中藥西藥1.取材2.處方3.調劑4.器療之

異，續云：）其他多端。悉數之。更僕難終。要皆諦而審之。幾蔑有一焉不中粗而西精。中略而西詳也。……更實言以明之。則宗教的中藥。唯心的說明多。故以臆說勝。科學的西藥。唯物的說明多。故以實事勝。嗟夫。使天下事可徒憑臆說而不問實事者。則雖乾坤之毀。其如我何。而無如實事之不可掩。則今之中藥。雖欲不變於西藥。烏可得哉。烏可得哉。（下略）

宣統二年天中節前二日。陽湖顧實敍於滬上寓次。（丁福保藥物學大成序，錄自「醫學指南」，保存原標點。）

同年若干日後，丁氏之「診斷學大成」告成，顧先生又序之，議論尤爲沈痛。他先敍明診斷之重要，續云：——古來醫家名流。診斷一事。代多說明。其甚重視之。不待言矣。然自西國醫學輸入東亞。而我神州古來醫家所自詡之診斷術。乃至不足道。……扁鵲飲上池之水云云。宗教的神話也。術士自神其術。欺人之愚。非實有其事也。今之中醫猶尙宗教也。今之西醫則科學也。以科學視宗教。程之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夫中好古。故猶陷宗教。西務

今。故已臻科學。是西醫之勝於中醫。換言之。即今勝於古也。雖然。……以我之醫師。觀察非我之病人。終隔一塵。而西醫之診斷術。所勝於中醫者。毋寧爲比較的。而決非絕對的。又不可知也。

(下據日人平出謙吉之「西東醫學變遷史稿」以溯西國古來診斷史上進步之大要；并指出成周官醫之診察病人，不外氣色脈候二術，後世仍之，著述雖繁，名目與內容均未有進於古；至是，遂將中西診斷術兩相比較曰：)由今西醫之診斷術。氣色與脈候。祇數小條件之事。而中醫不然。謂能得診斷之全也。以爲人身者。陰陽五行之隸屬品也。取臟腑官骸。一一分隸之陰陽五行。氣色觀外。脈候診內。以全見人身中之陰陽五行……有無違常。而是否發病者也。若此者。無以擬之。擬之前述印度太古醫家。以十種風流通於人身之一萬七千管中。因流通之方向異常而發生疾病爲診斷法者。不幾同一荒誕無稽哉。印度太古。中國今日。懸隔五千數百餘載。遙遙相對。聞者將孰不曰無獨有偶。而謂中醫之診斷術。非尚在野蠻時代得乎。顧今日大多數之醫生。尚復深閉固拒。莫肯以學愈愚。攘臂而談陰

陽五行如故。野蠻野蠻之徽號。奚辭以自解於天下。而不知不覺也。是故中醫到於今沈滯宗教之一境。而尚在心理的造作一方。能傾注於物質的一方。不識自奚日始也。(下略)

時維宣統二年六月六日。實以右翠九二十年水疝。經英國醫士行摘舉術之後十二日。神志慘鬱。走筆成此。……陽湖顧實絃於滬上寓次。(亦錄自醫學指南，并保存原標點。)

稱中土的舊醫學爲「宗教的」醫學，不無問題，然顧先生於中西藥學診斷術相懸殊之點，可說是看得很明清。

『宇宙萬彙，罔一不變』云云，真是明言至理！你看宣統二年以來國內國外的變遷不是屢指難數嗎？固然也有不變的：例如洋大人又要來「查煙」和中醫之仍在「攘臂而譚陰陽五行」。然變了的也不在少數：其一，大清帝國變爲黨治中華民國——但這個變是題外的，故不必譚；其二，少數時髦的中醫想創造非陰陽五行的中國新醫學——這是題內的略，無奈我今日也不要譚它；此刻我要譚的，乃是第三個大變。提起此變，大大有趣：顧實先生自己的醫學觀變了——從揚西抑中變爲揚中抑西了!!!

欲陳此變，又須抄書；看官有趣，滕文公苦；嗚呼嗚

呼！

鳴——鳴——鳴！你聽，夜班快車到了，我倦欲眠，且待明日。

十七年十月十九夜

次夜續寫：趕緊抄，快車又要到了。

……醫之爲道也。極端之民生主義也。尤以我中醫爲極端之極端之民生主義。且當加以極端之民族主義。在我先總理所垂示三民主義之中。已備其二。所缺者中醫之民權。爲現今之官權所壓迫而不得伸耳。謂先言中醫極端之極端之民生主義。遠非西醫所能企及也。爲問今之西醫。能爲人保生兒子者乎。則殆乎未之有聞也。西國之風。本不以無子爲虞。而維以男女之際。不足償其肉慾爲虞。故其醫藥。亦止於生殖器大家爲人治男女生殖器之適合與否。至其子息之有無。非所問也。惟我中國儒家古禮。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漢書藝文志之方技略。包有醫經經方房中神僊四家。今存古醫書。自神農本草黃帝內經。下至千金方外臺秘要等亦無不兼備四家。包有今之哲嗣學術衛生學等。而遠過之。余外家世業醫。猶憶幼時。見外祖爲人治婦女不孕。或孕而不男者。一方面勸其修行積德。一方面

令其服藥。用藥不過黃耆黨參當歸芍藥熟艾等。調和血氣而已。往往喜慶毓麟。效如桴鼓之應。度中國之內。醫生之多。能操此術者。當不可勝數也。此我中國自古迄今民生之繁衍。世界無與倫比。誠不能不推爲中醫唯一之偉績也。請次言中醫極端之民族主義。世界人口總數十五億。而中國人口四億。乃幾佔其四分之一而有餘。先總理曾推獎爲中國飲食之適宜。和味之良美。所以我民族繁衍。爲理勢所必然。而此飲食等事。實無一不受醫學之支配。一部本草俱在。可以覆案。非空言所能欺人也。惜乎我中醫之道。僅行於中國。其次東鄰之日本。亦嘗拜受其賜。雖彼邦維新以來。舍漢醫而用西醫。然近年尪羸漸多。翻然覺悟。詆其政府爲至愚蠢。而民間有東洋醫道會之創設。此又不能不謂我中醫之精神。實隱含有東方民族主義也。然則我中醫之功在民生民族。無背於先總理之三民主義。豈不大彰明較著矣哉。近時除日本復興東洋醫道會之外。美國亦甚歡迎中醫中藥。喧騰於報紙。而我國浮薄之徒。厭故喜新。反多蔽罪於中醫。豈真國人無自知之明耶。余少富於好奇心。亦嘗粗學西

醫。而以身嘗試。幾不保其生命。乃知西醫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原以扶強抑弱。』更美言之曰。『沈弱留強。』強者幸而免。弱者必死矣。惟至衛生防疫。是其所長而已。是故西醫者。醫生而兼劊子手者也。不似我中醫之純粹爲醫生者也。我國古諺曰。『孝順郎中。忤逆司娘。』司娘者。女巫也。郎中者。醫生也。此我中醫爲國家社會之孝子順孫。民間口碑自有定義定論也。……惟至政府而多方壓迫中醫。使之遏滅不能存在。此則我中醫不得不更進一步而確執先總理之民權主義以與政府爭持。……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仲春武進惕生顧實拜序

十幾年前斥中國醫學爲『野蠻』，『臆說』，『至不足道』的顧先生，現在却以爲它是中國『民族繁衍』的功臣了；那時他認爲『科學』，『以實事勝』，『以變古而進步』的西洋醫學，現在却被貶爲西洋的殺人之術和使日本人『近來冠羸漸多』的原因了。他寫『漢書藝文志講疏』之時，以爲西洋的優生比中土的房中術要『文明』許多倍；到了今日，他却以爲中土的醫典『包有今之哲嗣學衛生學等而遠過之』了。民國十七年顧先生所罵的『浮薄之徒，厭故喜新，反

多蔽罪於中醫』，豈不就是宣統二年的顧先生自己。他稱許中醫是病家的孝子，但他自己未免太不『孝』於西來醫學。然此刻他還肯說西醫是『醫生而兼劊子手』和『衛生防疫』是泰西醫學之所長，足見得他並沒有完全拒絕西洋醫學的狠心，所怕者，到了民國二十七年，顧先生變的連這些也否認了。

思想改變的自由權，我們當然不敢而且也不能說顧先生不能享有，否則以他的辯才無礙，他或許又將證明我們是違背了『先總理』的某種教訓了吧。（我自己關於宗教和其他問題的思想便改變過，諸位讀者自然也各有各的思想改變史。）我們所要問的祇是他何故變得這樣厲害。

我和顧先生素昧生平，不能詳言其故。但是從上面節錄過的三篇序文看來，以下數點，似無疑問。

第一，顧先生必受過國內西醫的或種刺激。他所云『余少富於好奇心，亦嘗粗學西醫，而以身嘗試，幾不保其生命』，便是確證。又宣統二年時他曾請英醫行摘舉術，今年復痛言西醫不能『爲人保生兒子』——難道顧先生曾有或現有『伯道之憂』嗎？

第二，顧先生的思想似始終未澈底解放過，故十餘年前他自命爲『黃帝後裔』且承認易經是黃帝的哲學（語見樂

物學大成序，上未引），今日且仍信『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古禮。禮也，易也，醫也，多少原是「一理」的，故崇信其一者對於其餘很難永遠保持懷疑的態度。

第三，顧先生對於西洋醫藥衛生學的面目，恐怕也始終未曾充分認識吧。不然，他何至於醜詆西醫只是『生殖器大家』和輕信日本人的『疴贏漸多』由於他們舍漢醫而用西醫？

第四，此刻正是反動時代。許多人都在提倡國這個國那個，并開足了馬力去曲解三民主義之時，顧先生自然不免因傳染而致病或增病。反動的，革命的，和其他的思想，都有強度的傳染性，而個人的把持力究竟有限得很。以上是我的診斷，而且容許不很差。但我並不想開個方子治愈顧先生的「恐新病」(Neophobia) 而只希望讀者們從他的變更態度學得一課三句頭的功課。

1. 努力於你自己的思想的解放。
2. 預防反動時期的思想把你傳染。
3. 澈底認清近代醫藥衛生學的面目。

當然，這也是我自己的功課，願與讀者諸君共勉之！

附練習題數則：

1. 你相信中醫有『種子』術嗎？

2. 即使能『種子』然不善於『衛生防疫』的中國醫學，能否保障少爺們的平安和中國民生的繁衍？

3. 何以『中國民生之繁衍世界無與倫比』，而學術藝術產業等等却落後？

4. 中國民生的繁衍，是否已達最高潮，查出並比較中國與其他文明國的生殖率死亡率。

5. 中醫處今日醫藥衛生學昌明之時代，應如何纔能做真正的『孝順郎中』？

6. 假使『孫逸仙博士』還在人世，你想他是主張輸入近代醫藥衛生學術呢，還是主張保存中醫和中醫加入學校系統？

十七年十月廿一午寫完

上海一讀者寄來一張時事新報的青光刊（十七年十一月五日），上載有顧實先生的近作『贈崑雲使者蔡北崑先生』。急讀之，方知顧先生於『相人術』也頗相信。中國的『醫卜星相』，究竟是四位把弟兄，只要你引進了任一，其餘的自然會聯翩而至。

又十一月六日，余在上海晤見魯迅先生。當我和他譚起戴季陶顧實等之時，他吐露了幾句很妙的議論：現在的人並不是今天確信這個，明天又改信那個，而是

今天本不信這個，明天也不信那個，不管他們口頭怎樣說；所以他（魯迅先生自己）『是不去研究他們的』。

這 *Sincerity* 的詞責，也許很對，但我對於一部分人將仍假定其 *Sincerity* 而攻擊其無恆，至於真正的永久的投機分子，發見後我是也要聲討的。

十一月廿六日記。

（三三四）「是否為大糞所愈雖不可必但其病

愈適以此時耳」

李振翩

——論驗方答貢獻三卷九期小品三〇三——

紹原兄：

西瓜灰治膨脹及香連丸與西瓜合治糖尿病一類的經驗良方，實在是太多了，萬難一一作答，既承兄命，正可藉此做一個總答覆於下。

1. 服藥是治療方法中的一小部分，世界上全靠服藥而後能愈的病，是很少的。

2. 許多病能自愈。

3. 普通人或皮包式的醫生所認識的某病，也許絕不是那病。

4. 假造事實（有心或無心）。

西瓜治膨脹及糖尿病，據我看來，其答案也不出上述範圍之外。

治腎臟炎，「西醫但以手術放水，及服通利小便之劑」麼？果如此，這個西醫，也許是個瘋子，不然，腎臟炎所最忌的就是服通利小便之劑，這一點「人之初」的內科知識，難道也不曉得。

膨脹不是一種病，是一種病狀，如心病，腎臟炎，肝硬化等都可有這種病狀。曾女士所見的，是不是腎臟炎，便是一個問題。既服西瓜灰又忌葷腥鹽，那麼病的痊愈是西瓜灰的功呢？還是忌葷腥鹽的功呢？某君誤服毒藥，到醫院吃解毒藥後，又回家吃大糞，（大糞解毒，也是經驗良方，）病遂愈；想聶先生見了，也會要說，「是否為大糞所愈，雖不可必，但其病愈，適以此時耳。」

糖尿病已有很好的治法，前幾年又發明治他的特效藥 *Insulin*，舉世都知道。德國各內科家，尚未盡死，似乎不致對於一個二加三等於五的算學題目，算了二年，還算不出來。我雖不敢說反西醫之糖尿病治法這段事實，是完全假造的，但其中的馬脚露得太多，令人生疑。某次法院開庭，被告有一道康熙年間的契書，內中替嘉慶皇帝避諱，法官說它是假造的，他說法官是暗無天日。

「糖尿病亦腎臟炎也，」這的確是一個大發明，同那發明孔明先生是孔夫子的兒子，秦叔寶是秦始皇的孫子，是一樣的偉大，敬祝發明者的成功。

紹原兄，容許我再扯些閑話嗎？

一個從歐洲新歸的朋友告訴我，五卅後，英國軍隊於開來中國之先，在倫敦遊街，前面抬着一個大籠，籠內放着一個豬，籠上插着一面大旗，旗上寫着一個大字——支那。如果真有這種事實，也許是康有為乃至丁仲英等的宣傳方法，尚有未善的原故。不然，多把我們的固有文化宣傳到國外去，使他們了解，那些野蠻民族，何敢把這個文明古國，當作豬看呢？

日本人多麼蠢呵！學了幾百年中醫，忽然盡棄所學，把那些千古經驗良方，丟到海內，絕不反顧地轉學西醫。到現在，日本所出版的各種醫學（西醫）雜誌，大有汗牛充棟之勢。日本人蠢到如此地步，所以他們派十幾萬大兵到山東來，遇着三千中國兵，便嚇得老鼠見了貓一樣，退避萬舍。

我想到這裏，不得不希望像兄這一類的人，出來作先鋒，打鐵桶了。兄現在這種努力，影響極大，不是西醫們所能做到的，因為西醫出來同中醫對壘，總免不了有擁

護飯碗之嫌，惟有第三者出來說話，才足以使人心服。

紹原謹按：（一）我國的「驗方」真多，不信者只須看看本草綱目與本草綱目拾遺兩部大書所引的古今藥方書，和那部流行極廣的驗方新編，以及目前中醫刊物上面登載不絕的那些經驗方子。這些現存的驗方的數目已經可驚，然及古者尚能舉出許多古逸方給我們看。（今日從一家相熟的書鋪借到清人鄭文焯的「大鶴山房全書」，見其中「醫故」下篇所輯的「古逸經方」和卷首所補輯者共有八十餘種之多。「醫故」有俞曲園，日本小雨蒙，陳壽昌三序。陳氏死後，周松雲購其書版彙刊為「全書」，庚申葉德輝叙。）此外則民間或草頭郎中們口頭相傳而為儒醫所不及知的方子，必也不在少數。這些古方徧方單方的蒐輯，董理，審察，逆料新醫學發達之後是不會沒人擔任的，在其前則李先生所云很可以供我們一般的人參攷，因為他的話給我們一種觀點，使我們不至於籠統的隨便的相信一切所謂「經驗良方」。人生一切方面都有無數的迷信謬見在蒙蔽我們，妨礙我們，損傷我們，故凡喚醒我們，使我們成為更有批評的眼光的人者，都是我們應當歡迎的。

(2) 擁護新醫學和增進國民對於他的信心之一件大工作，依我看來，大部分須由新醫們自己和其他受過自然科學生物科學的訓練的人們去做，至少也應由他們負切實指導之責。聶雲台先生因為替中醫瞎捧場而鬧了笑話，經李先生指出後，似乎已無疑問。但是像我這樣雖相信科學與科學化然於中西醫學及生物科學都是門外漢的人，替新醫學做先鋒時，一個不小心，也免不了鬧笑話。新醫及其他較有資格的人們請騰出一點時光與精力來表白自己並攻擊新醫學的敵人吧。我們第三者允許作公平的仲裁人便是了。

十七，十，十四。

(三三五) 替泰西人擔憂的一位醫學復古家

兼考據家

下見北海鄭文焯(叔問)所著「醫故」(光緒辛卯，西一八九一，俞曲園序，又日本小爾蒙鈔；書在大鶴山房全書內)下卷「注藥」條：

比年泰西諸國丹藥盛行，率多苦澀之品。初錢塘吳尚先惟傳大西洋十寶散，其藥十品，皆華產，以之注創，輒驗。相傳彼國醫院治疾，有如「華陀傳」所

云剝破腹背，抽割積聚，斷截滌洗，既而縫合者；特慮無元化之神膏，則束手受敗而已。

鄭氏頗不滿於當時的俗醫及官醫，然又知醫不可廢。他用考據方法治古醫典，辨明它們不是(或不全是)黃帝扁鵲仲景叔和之書。但他又以爲「古之醫工，皆有高義」，而唐及其前的著作究竟「近古」，因此他主張醫學復古，次敘經方，斷自唐代，「自唐以後，雖有名篇，吾無取焉。」(看自序及上卷總論)。這主張固然已經過了時，但他的考據似乎向未。我覺得現在那般侈言歧黃醫學的中醫們，尤其有一讀此書的必要。

十七年十月十七夜

清代醫學界中也有梁啟超所謂「以復古爲革命」的現象，不知他所著「清代學術概論」言及之否。

(三三六) 古人果有窺見五臟之法乎？

先秦自然學概論一冊 陳文濤著 共一七二面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年初版 定價五角

此書第七章「先秦之光學」中有云：——

……古人似又有窺見五臟之法。列子仲尼篇：文摯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望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史記扁鵲列傳：長桑君

與扁鵲藥，使飲以上池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臟癥結。西京雜記：咸陽秦庫方鏡，廣四尺，高六尺九寸，人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上舉三事，語近無稽，然以近代郎根光線之發明證之，則窺見五臟亦非不可能之事。特未知當時文摯所用何術，扁鵲所飲何藥，秦鏡何物所治耳。（面七五）

上引列子，史記，西京雜記三條，都純粹是傳說而已。陳君用爲自然學史料，我們完全不能同意。前二皆可說是巫醫間的傳說，第三條（秦鏡條）則爲鏡的傳說，但巫與鏡是有密切關係的，故此三可總稱之爲古代巫的傳說，或云古巫自誇之辭。自誇之辭，當然無稽；治史者必從裏面去找「自然學」「光學」，實在和愚人之照樣相信它，是同樣的入了迷途。

陳書只節錄列子，其全文如下。

龍叔謂文摯（張湛注：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

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見，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乎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張注：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聖人心有七孔之說，是舊有的；文摯能洞見五臟癥結之說，也許是舊有的。所謂「列子」者，似未必真相信此二說，他只用爲「底子」，造出一個寓言，以喻龍叔與聖人尚相差一間而已。今陳君用爲古人能窺見五臟之證，列子有知，恐怕也要發笑，豈但我們今人覺得詫異已哉。

古人必無窺見五臟之法；郎根光線云云，適成其爲「六孔流通」者之語而已。

（三三七）中醫應出洋留學論

——中醫學校的學生們特別注意！——

十七年一月三日，我在上海南京路從一位常州口音的

報販買到康健，衛生，社會醫報各一份。這三種週報之中，前二是中醫的刊物，且均始刊於社會醫報之先。然則新醫胡定安余雲岫輩之編印社會醫報，殆亦有所激而發歟。

衛生報論壇欄，載有趙某「與中醫學校當局商榷改良中醫課程及加入學校系統事」一文。他的改革中醫學的主張，與天津葉古紅醫生之所見（見小品三二六）如出一轍，而文章的質量則遠不如之。我本不必為趙文再費筆墨，然我上次批評中西醫學匯通，不無未盡之意，趁這個機會補充幾句，也是好的。

趙某對於中醫學及中醫學校課程，認為有應革應興之事項各四，茲引其文：——

應行改革之事項

1. 將無法證明之五行六氣諸說。視為副學說。或編入古醫學。或醫史內。僅供稽考。
2. 將古書內經傷寒論等書之錯誤部分。斷然刪改。
3. 歷代大家註釋及著述。分別鑒定。嚴定去取。
4. 打破認醫學為文學之觀念。

應行興起之事項

1. 人身病理之解釋。應基於解剖生理學。
2. 藥性治療之解證。應基於物理化學。
3. 醫學所用文字。應用現代最普通者。及標點符號。
4. 盡量吸收西醫之優長。如救急法，及特效藥等。

這種主張說說很容易，但是若真拿來實行，便有極重的問題跟蹤而至。假定『無法證明』與科學不合』的五行六氣諸說都被擯了，醫書中之『錯誤部分』全刪去了，又假定『西醫之優長』均已盡量吸收了，試問所剩下的中醫學是什麼和有多少？趙君云：『中醫之實質，為歷驗不爽之效方』這句話我們可以條件的承認，因為我們以為世界上許多文野的民族中恐均各有若干效方。革新的中醫們於採用西法外，能夠認定了這些效方去為人治病防病，事誠大佳，但他們一旦若欲用為資料，組織成一種中國新醫學，則勢不能不於效方之上加以理論的說明，而此理論的說明，又如趙君所承認，非憑藉解剖生理物理解學不可。這裏所說的解剖等學，當然是近代西洋的或云世界的解剖生理化學，尤之乎中醫整理古籍，嚴定去取時是用近代西洋的或云世界的醫學為標準。假定以上的話都與趙君所見完全相

合，可見得他是的確承認此後做中醫的人們必須對於西洋近代的或云世界的各種學問——解剖生理物理化學，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醫學和醫術——有極深切極透澈的研究。他的革新中醫學的計劃，若真拏來實行，是以近代學術破壞始，并以近代學術建設終。他的材料是中國固有的，但他對於這材料的大甄別和大改造，是要用近代學術的工具與精神。趙君的見解也許沒有這樣的痛快，但他所認為應與應革的幾項若見諸實行，而且澈底的做去，便成了這麼一件事——這麼一件『國人（限於頭腦清楚的）皆曰可』的事。

既然中醫（1）吸收西學之長，（2）整理中國舊醫學以及（3）建設中國新醫學均須以研究西學為始基，那麼他們該怎樣研究西學呢？此有三條路：（1）研讀國文的西醫書（舊的如合信氏之西醫五種，較新的如丁福保之醫學叢書，尤新的如湯爾和所譯書）；（2）在國內進一個醫學校（中國人自辦的如廣東光華醫科大學，外國人辦的如北京協和醫校或南滿路醫科大學）；（3）到外國去遊學。這三條路之中。想來是一不如二，二不如三。然則我們豈不是應該斷言，中醫之確有覺悟與發揚光大中國醫學之心者，應早日出洋遊學嗎！

然而事實上如何：中醫中主張「匯通中西醫學」一創造

中國新醫學」的人，不是沒有，但他們也和旁的中醫一樣，忙着看病，著書，編報，辦學校，要求中醫加入學校系統，和攻擊西醫；其能信真所言，行其所言，毅然擺脫一切，出洋學醫者，予實未之前聞！我們也可以承認中國醫學急待整理，新中國醫學急待建設，和中西醫學急待溝通，然主張這些事的老先生和少先生們言而不行，不肯早點領護照到外國去求師，吾輩愛國與有『良心』者看了，真要活活急煞呢！

但是清醒的讀者們請放心：我決不至於這樣傻，巴望并勸告中醫們出洋學醫；我知道匯通中西醫學，整理中國醫學和建設中國新醫學的事業，不是他們所能擔負而且也不是他們真想擔負的；我心裏很明亮，曉得他們並沒有匯通中西醫學和建設中國新醫學的決心，猶之乎大人先生們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喚起民衆的決心。我以上的那番話，不過和他們開頑笑。請心肝脾肺腎先生們出洋，和請軍閥裁兵，官僚下野，買辦辭職，是一模一樣的戲言。

可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僅是和心肝先生們開頑笑而已；我希望至少有兩種人讀了我的戲言之後，能對於自己所處的地位與所負的責任，發生一點嚴肅的感想。（甲）現在和將來中醫學校的青年生徒們！你們的最進步的幾位

老師的理想，雖然大致不差，但他們並沒有實現那理想的資格與決心，所以你們應該趕緊另想辦法，不要為他們所瞞過，所耽擱，光陰是一去不復返的呢。(乙)全國的新醫們！輸入世界醫學和建設中國新醫學是只有你們纔能擔負的責任，努力吧，願意為你們做後盾的人，不在少數。

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寫完

讓我們每人帶些空白的護照在衣袋裏面，若遇中醫高譚匯通，即代填一份與之。

(二) 九八補遺) 論人體學和人體傳說

我們上次曾指明漢醫典中的諸臟各有所司說是野蠻思想的遺跡，并引了許多真正野蠻民族關於諸臟的傳說為證。茲又看到關於腎的一些野蠻傳說，抄出備用。

身體各部與生命安全最有關係者，澳洲維多利亞土人以為是腎臟的脂肪。他們相信如非被殺（此句疑脫字——江），人永不死。如人因病而死，必因敵人將身上的腎臟與脂肪竊去。人如多食這兩種物件，不特起死回生，身體且能加壯。故當他們殺一囚犯，他們必先取下其腎臟與脂肪。夜間謀殺者亦視此物為至寶，必得之然後快。故腎臟與他的脂肪在該處土人目下，純是一種物質，然因為人的生命所

托，又不受物理公例所限制，來無蹤，去無影，出入絕端自由，故亦為一種精神。下例證明此說。

R. Smith 嘗有土人獨行郊外（此句疑脫字——江），不久即奔回家，聲言腎臟為人盜去，其不即死者，只因拚力奔回耳。又他自己相信現已死了。術士 Maloim 立即施法補救，奔隱於黑處，維時樹聲漉漉，人皆信已穿過叢林向空中飛騰去了，少頃即回，未能得盜，自言非再細尋不可。乃復外出，約時三刻始歸。歸後不發一言，惟以拳猛擊土人之腹，時即言病已痊癒。家人大喜，病者徐徐取火吸煙，若無事然矣。北方 Eskimo 人亦有同樣事例。他們覺得人之腎臟即人之靈魂，一人生命安全與否皆視腎臟存在與否以為斷。若將此物失掉，即無能久延生命，有之惟求救術士或醫生，靜候彼等施法放回原處。

以上所引，出崔載陽著的『野人個體的原素與界限』一文（原登民俗第廿三廿四期合刊。）這一類的事例，西洋人類學家所知道的很多。在杭州不容易看到西書，故無法引給我的讀者看耳。

關於人身上的各種東西，人類已積存下不少的傳說，

謬見。至少中國固有的人體傳說，我們應負責輯存研究一下。單就臟腑而論，如漢醫典中的諸臟各有所司說（即小品二九八所論），道教的『泥丸百節皆有神』說（小品二九八亦論及），心竅說（看小品二五六），又如勇者膽大說，有心計者腸長說（看杭辛齋新譚屑初集卷一）「大小腸長短比較」條，以及其他無數的傳說，自然都是好材料。若論臟腑以外的人體部分，則有拙著『髮鬚爪』（已印）和『血與天癸』（待刊）二書及從前登在語絲週刊上面的那篇講『吐沫』的文章。人身上的東西，除去臟腑，血，月經，津液等外，還有很多：頭略，手略，耳鼻略，乳汁略，精略，大小兩便略，生殖器略——這些以及其他的器官或肢體，當然都可以作傳說研究的對象。髮鬚爪中曾云世界觀人生觀之外，還有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等等待人研究。願讀者認清，那並不是戲言。

人體傳說研究，當然不能和人體學研究相混。人體學所研究的是人體各方面的真相，而人體傳說所探討者為世人關於人體的想像，傳說，謬見，謬行等的確，我現在以為——

關於世間一切事物（生物，無生物，社會制度，道德觀念等均包括在內），都可以有而且應該有（1）真相

研究與（2）傳說研究兩大部研究。又：近來有人好意的稱我為『民俗學專家』，然我自問我的興趣尚非『民俗』一詞所能包盡。

十七年十月十一夜寫。

人體器官傳說之又一例：『Hippocrates』時，子宮被人認為一獸，據云它嗅着好的氣味則喜而趨之，又不耐腥臭的氣味，一觸鼻就要逃開，故十六世紀中葉 Anatus Tricartius 之治子宮突出法，即令患者嗅麝香與香草的香氣以引子宮上昇，并於陰戶旁燒羽毛，置 salutarium，云二者所發出的怪氣味可促該器官退歸原處——這個治法，他自以為妙不可言。（見 C. G. Cumston『醫學史導言』頁三七三，該書為 Ogden 主編的『文明史叢書』之1，一九二六年初版。）

十一月十六日

開明書店出版歌曲集

訂正放
大再版摘 花

實價五角

中國名歌選

實價一元

眠歌

陳醉雲

哦，這來自隔院的聲音，
這發自慈母口中的低吟，
雖然是薄寒的黃昏，
也彷彿大地回春！

唉，這春氣的泛溢，
這微波的粼粼，
粼粼地融化了我凍結的心，
使我幻想那童年的光陰。

孩子們哟！
你們真是幸福，
舉着小小的脚步，
正走在最幸福的薔薇之路！
那薔薇之路呵，
祇有快樂，沒有愁苦！

然而這路我是早已走過，早已遠阻，
如今是正走着崎嶇的險途！

在孩子們的世界裏，
原是從不知有險幟；
他們所見的，都是平坦美麗，
充滿着一片天機。

他們對於無論甚麼東西，
都懷着同樣的友誼；
就是對於火燄，毒蛇，
也從不嫌憎，疑忌。

但是入世漸深，
便漸漸在他們心中刻上了傷痕；
傷痕既增，
從此便失去了可愛的天真。

唉，這拭不去的傷痕，
這挽回的天真，
安得再借慈母的歌聲，
替我們消除種種不幸！

啊，你聽，你聽，
這泛溢於黃昏的歌聲！
我彷彿又躺在搖籃裏了，
仰見頭上的樹葉青青。

搖籃的繩索繫在樹上，
我在籃中靜靜安睡。
蝴蝶飛舞於我的身旁，
小鳥呵，就在枝上歌唱。

還有天上的雲，揚着白帆，
似在蔚藍的海中款款輕泛；
有的更似白衣仙子，
在青絨的幕下往來遊玩。
它們都是我的朋友，

各有純潔的情感和我交流。
萬物雖然紛芸，
從未知道怎樣叫做冤仇。

那時我的母親呢，
她正在井畔洗衣；
榴花飄落滿地，
好像落花也有意慰藉她的勞疲。

她的身體雖然勞疲，
她的心裏却是歡喜，
她不時推動着搖籃，
輕輕地把眠歌唱起。

五月的薰風挾着花香，
困人的時日漸長；
她的聲音也像花氣一樣，
緩緩地在初夏的靜寂裏播揚。
這時呵，我的身子十分安寧，
有如蒼穹那樣寧靜；

祇有小心兒的憧憬，
却似浮漾於天空的雲影。

睡思如蜂翅似的顫振，
縷縷地從耳畔繞遍全身；
於是我的小小的靈魂，
也就如雲影之依傍於星辰。

那時我正是一個無罪的孩子，
清白的手上沒有瑕玷，
純潔的心中沒有邪念，
就很自然地從夢裏進了樂園。

可是好夢照例不長，
幸福每被時間埋葬；
柔嫩的肢體，
會使你漸漸變成木強。

唉，如今我是久已遠離故鄉，
輕易走不到紅葉如畫的道上；
何況慈母已逝，流光難返，

搖籃與眠歌僅是一片空想。

歌聲是杳了，
甜夢是醒了，
祇賸得一腔懊惱，
被昏黑的暮色深深籠罩。

誰能夠把時日重遷，
回復那黃金的童年？
誰能夠把白骨重新，
回復那慈母的笑顏？

誰能夠拋下刀槍與棍鎚，
替有罪的孩子懺悔？
因為他們都是無心的錯誤，
祇需要一滴慈憐的眼淚！

誰能夠發出溫暖的音響，
替無母的孩子歌唱？
因為他們受着疾苦與嗔恨的重壓，
連自己也無法療治創傷！

秋夜

王佐才

隨手撩開礙路的山草，
 聽晚風吹去我身上的黃沙，
 蜿蜒曲折的走上欽天山，
 北極閣頂飛過點點的歸鴉。
 石堆上破鼎背着晚照，
 那是人類歷史的遺跡。
 無綫電架矗立山巔，
 我怎麼給老母流浪的消息。
 迎風步上半成的觀象台，
 山下的屋舍只見些輪廓，
 紫金城如一條灰色的長蛇，
 已經吞吃了不少的骨肉；
 北望昏黃中的長江，
 隱藏在輕薄的夜霧中，
 不見滔天的浪水，嶙峋的島嶼，
 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迷濛。

這時節慢慢的遠林如燒，
 一會兒月輪掛上樹梢，
 大地似披上了一身銀白的衣裳，
 我們聽一林秋蟲的低唱。
 蟋蟀聲如戰士殺敵；
 促織聲如織婦夜泣；
 樹鈴聲如浪者行吟；
 一聲聲鼓動我的心靈。
 就清白的月光中我見玄武湖，
 湖水蕩漾着人間的樂苦，
 那裏有五洲的縮型，
 也有如葉如雲的浮艇。
 天空忽的扯過一片白雲，
 我想起了我瘦削的身影，
 牠追隨着我的長途，
 曾不因我的詛咒而拋棄我。

走下險峻的石徑，
 兩旁草花隨風舞腰；
 鼓勇走上雞鳴山，
 聽破人迷夢的雞鳴。
 這裏是梁朝的舊蹟，
 雞鳴寺的牆上不是留着血淚？
 夜風飄過寺後的松林，
 更隱約聞梁帝椎胸啼泣。
 講談着坐下草地，
 我在蔚藍的紙上，
 寫了幾個閃爍的字，
 表達我鬱積的哀意。
 林中飛出深沉的木魚聲，
 頻頻的逐去我的悽哀。
 容我們低頭懺悔吧，
 我們都是看守羊圈的人。

九月卅日夜，到京後第三日。

玫瑰

(新詩集)

(陳醉雲著)

這部集子裏面，包含着「玫瑰」
 「海的舞曲」「月光」「眠歌」「落葉的輓
 詞」「秋」「解脫」「忘了我罷」八篇長
 詩。

印訂精美

實價五角

上海施高塔路四達里春潮書局出版
 上海四馬路樂羣春潮聯合書局及各
 書店均有經售

大題小做

把政府與人民當作賭品嗎？

醉雲

跑狗場是上海新興的一種賭博場，社會上公正的人士，都在痛恨而且反對；可是因為那些辦跑狗場的人們，假借着帝國主義者的護符，所以依然還在誘惑人家去「傾家蕩產」。現在，逸園跑狗場的老板葉琢堂氏，却更進一步而兼充浙江省政府的委員了。這果然是人民的公意嗎？據說現在正是勵行訓政的時期，正在教人民以四權的運用。我想：人民如果真的知道應用選舉權，大概不至於選舉這樣的人物罷？人民如果真的知道應用罷免權，像這樣的人物，大概是正在罷斥之列罷？

當從前孫傳芳做着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時候，上海的一

班所謂「買辦」，「名流」也者，都很賣力的替他歌功頌德，並且公開的歡迎歡宴，口口聲聲的「孫聯帥」，「孫馨帥」的叫個不住。現在，這班人竟應用做慣投機事業的手段，又投到革命的隊伍裏來了，有的是做了什麼委員，有的是做了什麼廳長，將要毫不顧忌的來侵蝕革命的事業了。

民國元年的時候，國民黨容許那些官僚政客加入，致革命的事業功敗於垂成，空費了許多義士的精力，空灑了許多先烈的碧血，這是總理所引為莫大憾事的，也是有識的人們要痛心疾首的。現在，好不容易，做到了「北伐完成」的工作，這時豈但是守成的時候，而且正是急待改進與革新的時候，不料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竟容許那些投機的政客加入，而且更容許那些投機的買辦也加入，怕又會演出民元的覆轍來罷，這是何等可怕的危機呵！所謂實

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建設廉潔政府，剷除貪官污吏者，並不是幾句空話，應該語語去實踐，處處用事實來證明！我願負有革新責任及建設重任的執政諸公，多在這些實際事項注意一點，警惕一點，不要再做總理的罪人，不要再以人民的生命與先烈的熱血作「孤注之一擲」！

從前有一句空話，叫做「親君子，遠小人。」爲甚麼要親「君子」呢？因爲君子能發諍言，可以匡救他的過失。爲甚麼要遠「小人」呢？因爲小人祇知阿諛，足以助長他的罪惡。況且私情與公務，完全是兩樁事情，決不能拿國家的官職，來作餽贈的禮物！以少數人的彈冠相慶，而造成時代的苦悶，這更是何等嚴重的錯誤呵！

社會上每每有一種奴性無恥的人物，專門強充各界領袖，冒爲各界代表，以「迎送」爲專業，沒有節義，不知是非，祇是像蠅蛆一般的向着勢利逐臭，並且把留毒與遺禍到處傳播。所以我敢說：奴才不死，國亂不止；此風不除，三民主義也難澈底實現，人民也沒有幸福之可言！

環顧國內，雖然有着許多報章雜誌，但祇是看着民怨沸騰，不能作人民的喉舌，代表真正的輿論。諛辭亂真，正義銷沉；祇聽見奴才們的歌功頌德，不容許諍人們的指陳得失，這豈是民主主義國家的好現象嗎！所以我實在忍

不住了，忍不住要向「貢獻」借一點地位，把這幾句話貢獻給國民政府的監察院，並且把這幾句話貢獻給當世的執政諸公！

十七，十一，二五。

大大題小小做

寶柏

十九

李離先生在中央日報藝術運動裏用了我們「大大題小小做」的材料建起其「藝術問答」底「爐灶」了。

他是不把這些「一點一滴」的記述當作「徒然標奇的俏皮話」而看作「真心」認爲成問題的問題」的。

在我們真心地感謝之下，「寶先生」還願再送上些「爐灶」底材料。

「搬運伏」

不事種植栽培而祇往外去「搬運」的，不是「園丁」。

不是親手採得的「繁盛的葉，豔麗的花，同肥美的果」總送不得心坎裏的情侶的。

在看夠了吃飽了麗花美果以後，反會憶念起「枯葉」來的。

長途跋涉，遠出販賣的人底繯擔裏，有時也會發現經人裝飾過的『故園』底『枯葉』與經人栽培過的『故園』底嫩葉而悔自己不該出重價買來的。

我們看見高聲嚷價的『販賣者』，自矜勤勞的『搬運伙』而沒有看見關在荒園裏的『園丁』。

『中國底靈魂』

『靈魂』是不能讓她飄盪，總得要有個着落，有個皈依，所以指揮刀，畫像，遺囑，書本等等，都是『靈魂』底掛鉤。所以離開『古舊的牌位』底壓束，即刻就得向『簇新(?)』的裸神前跪下，靈魂才算得救。

懂得飯依懂得跪地的人是最懂得靈魂而最有靈魂的人。

『中國已經沒有現在的中國——現在中國底靈魂，』這是廢話。

『清蓮閣』

我真分不出『下流』人底『茶館』與上流人底『咖啡館』有什麼分別。

——當然囉，這是下流人，流氓，店夥，野鷄，那是上流人，文人，藝術家，閨秀。

祇要是書本上的韻事，雖下流，亦高貴；祇要是藝術

家，雖偷竊，亦有趣。

祇要是……雖……亦……。

『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

反正，『茶館』總是『下流』的，『舊劇』總是『不合理』的，『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總是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而『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總還是『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這是毋庸再懷疑的。

如果說最下流的東西也許就是最高貴而值得注意的至寶，最不合理的地方也許就是最使人耐味而最接近真理的處所。最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也許就是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或至更不如。——這是不會使人相信的。

我要為茶館，舊劇辯護，並向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為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辯護，請求幫助原是多事，很顯明的話而反有使人迷糊了的回駁是一定的。

『到民間去』

如果我底仇敵要談革命，那末我就絕對不談而且反對，即使我也曾革命過。

如果人家都說『自然山林』底好處，那末我會找出『都會文明』底重要與妙處來對待。

如果我到過外國，『希臘化』了我『自己的環境』，我就

要普天下都『希臘化』。

如果『民族主義的藝術』的名詞還動聽，那末我倡道『希臘化』之餘也來提倡一下『民族主義底藝術』。不管自己在打嘴巴。

而且我還得嚷『到民間去』。雖是我着漆皮鞋的腳永遠在光滑的跳舞廳裏，我底頭永遠頂在天花板底下。像我這樣不在『民間』在天上的人，正應該這樣喊嚷，才表示出我志願底偉大思想底平民。

『宣傳宣傳』

藝術家底藝術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對外表現；如果一定要『宣傳宣傳』的話，作品底本身就是最好的宣傳品。藝術教育者固然還有『藝術運動』，表露作者底作品以外的宣傳與介紹，以增進藝術作品底『公共的效用與教育的效果』；然而也得充分地預備着藝術底內容。總之，談藝術，先得有藝術，無論作品與學理。空洞的宣傳除爲私人空吹牛以外不會有什麼好的效果的。

孫中山因爲有他新的認識與主義從事革命底志願與毅力，和『改造中國』底信心與理論才敢『以改造中國爲己任』而負起中國底『重大責任』來了。他要宣傳，因爲他有主義，他要改造中國，所以他終身革命。藝術家如果不事

藝術本身底製作與表白，藝術運動者不事藝術本身底探討與發揮，還有什麼宣傳與『負責』。總之，藝術家對於藝術本身負責就是他底『重大的責任』。

『體面』

『你要請客』就得預備『好酒』，如用『酸酒』請客，假使我就是被邀的客，我就是罵主人的一個。

如果你祇是邀幾個知友談談心曲，那末，即使連酸酒都沒有而祇一杯清水，我必也感到喜悅，假使我是被邀的一個。

如果你有數十年的陳酒，奇香聞了遠近，雖不經主人之邀請，亦必登門自求作客，以冀痛飲。

酒徒飲酒祇爲自己痛快，然善飲者亦願找知友對酌。而所飲之酒亦必自己寶藏之好酒，（雖或竟有酸臭而不能飲者）如果要設宴『請客』，則必失去飲酒之本意，不爲自己求痛快祇爲飲酒以外的作用。雖也有爲社會爲人情做美，但也個人爲私情作惡，且所飲之酒必須斤斤估計數量與好歹而求諸市肆從事販運。

『大領結』

我曾經碰到過這樣一位小姐，因爲我自己一句不客氣評論的話，誣陷得我無從辯白。我說：『你剪下了頭髮即

刻就著起高跟鞋來了，你胸前帶着大領結是有點像妓女的絨球花的。』她就大哭大跳說我『不該左一拳打亂了她舊有的千百年傳遞下來的青絲髮，右一腿踢落了她的新式的高跟鞋。』除如此拳頭的打倒工作而外，却明明地又扯掉她胸前的大領結。而且整個地打倒了她。

冤哉，我想，我很『老實』地忙於『拿麵包』的乾枯的手，斷不至於變成『專為扯掉大領結的白軟的手』而污辱正在提高地位的女性的；更不敢藉此博怪名聲而希冀得到意外的麵包。

『飽嘗與嫌棄』

我正不知道『好』『壞』等標準在什麼地方！

這是對的，時髦的一定是好，不時髦的一定是壞的。中國底八仙，三星，麻姑，八結，雲頭是不時髦的，壞的，西洋底裸神『耶穌』釘死像，『亞當』，『夏娃』，『愛神底箭』，希臘的古琴是時髦的（？）好的。

這也是對的，我會學過的中意的是好，不會認識的不中意的是壞的。大家都在嚷的是一定好的，沒有人過問的是一定壞的。不過壞的東西給別人愛好過的也是好的。

別人會追求探討新的認識，發現新的愛好而不論新舊西洋東洋不管好壞而祇求真理。我們祇跟在人家後面以人

家底愛好為愛好，以人家底認識為認識，以人家底好壞為好壞。

一般人固跟着時代在潮流底旋渦裏打轉而不自覺，如果藝術家而自願如此，則墮落已極。

『尾巴』

我從不『固執地，似乎非要人人都先學一學（或者做一做）什麼不可。』

我之『對於中國底藝術之態度問題』之『譚之又譚』也祇不過見到了人之對於西洋底事物與藝術跪倒了又跪倒所以談幾句淺薄的話。

一經答辯，解釋了又解釋，話又說多了，而且像煞有介事了。

我，『寶先生』既然會對於藝術底問題『譚之又譚』，當然也是畫畫的人而對於藝術有興味的人，或竟也是想藝術運動的一個。雖然因為沒有學問不能有什麼『明白告人』的貢獻，使人『不得不欽佩』的『精神』。然頗願把自己底態度頭腦弄弄清楚。我想還不至於『明於責人』吧，而或至於拆自己底臺吧！

在『中國底靈魂』一段文字裏李離先生有很響亮的一句
話：

『病的色，新的氣，矛盾的行爲。』這句話雖不甚了然，但於我頗有用處，我是病窮得畫不出畫，寫不出文章而且喘不出氣，確乎是有『病色』，但還不至於以『利刃自抹』而自己殲滅中國底病的靈魂，或向新的裸神前跪下以救拔中國底病的靈魂。還有那『新的氣』希冀『表現現在中國』（底下的我底自己底靈魂底）『東西』。

我是希望我有這樣矛盾的行為，如果這真是矛盾的

話。

寶

被金錢壓着的小題大做

春 苔

上海街上設起許多公廁了，門口寫着：「此是公共廁所，入內不取分文」。中國人之怕被錢壓死，不但被壓者自己知之，即專以金錢耍把戲的英國人也曉得了。不過這把戲未免太尊視了中國人，這未免太贊許中國人的忍耐性了。夫大小便實人類最神聖最不可忍之事，人有不顧節

義不顧人類者，卻未聞有爲了什麼而不顧大小便者。而「大英國人」卻承認中國人的忍耐力比對於節義對於人類還要堅強，即什麼民族都不能忍耐之事如大小便亦能忍耐。他們決定凡中國人走過公廁，倘若寫着每人每次付錢若干，則即使是大小便萬分緊急時，也決不肯伸腳走進去。倘若爲了怕人不知道這是公廁，那末只寫公廁兩字就夠了。這正與電車一樣，上面必定寫着：「穩快價廉，大眾可坐」，也是怕的中國人的忍耐好脾氣。

且慢，不取分文實在是該貴國人最高明的謊話，電車上說的大眾可坐，沒有錢的就得推下，聽飽一大陣廬三拆白黨的罵聲，但這還有「價廉」的廉字是有一半坦白性的，不能受責。至於這不取分文的公廁，倘若你真是十分緊急時進去，等到覺得有些輕鬆時，抬起頭來，忽然比剛才的緊急更緊急了，原來旁邊沒有草紙的呵！倘若你身邊的信不是要終身保存的情書，還可勉強「塞」責，否則只有攆雪白的手帕偷偷的用過丟掉。天下有不備茅紙而不取分文的公廁當亦不算難事吧？

然而事情還不致如此嚴重，同時也不十分輕巧。公廁裏有着一個當壯青年，懶洋洋的攆着茅紙，倘若你給他一個銅子，你就有一張草紙，不必用你雪白的手帕與可愛的

情書。這雖與「不取分文」幾個字衝突，但我並不要講金錢問題，也不要講文字問題。我看了這青年想着了一切人。我因為他所做的事是爲人賣大便用的草紙，事既卑鄙，勞力亦微，所以看他不起，這實在是我的淺薄。小孩的見解，以爲賣刀賣鍋者不及賣果者之能幹，因爲果子美麗而高潔，賣魚賣鳥者還要能幹，因爲是難以捕捉。但當見背老虎皮賣膏藥者，更肅然起敬了。其實萬事有什麼難易，各人各試其技而已，試而成功，便成了可貴的成功，原來還不是與失敗者一樣嘗試嗎？無非是大家有了這生命以後藉以消遣的把戲罷了。或者說，雖然萬事都爲消磨生命，使用人的與侍奉人的當有高下之分。我則竭力否認，爲人擎草紙與爲人修道路，爲人判是非有什麼高下可分呢？做官不等於擎草紙嗎？

不過，在這虛無的世界裏，我還不能完全洗去一些高下的觀念。我以爲，被外力所壓迫而服從，卻刻刻想望其目的而不去實行者，便是卑鄙怯弱。例如做着賣草紙的事，並不提起精神的做，卻刻刻想做官而不能實現者，正與爲了要用錢要有地位而勉強維持着官職者一樣的沒有意志，一樣的下等。

拉牽許多，是小題大做了。



附錄

旅法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

宣言

世界上有些於人類有害的事，人反誤認爲好事。又有些於人類有益的事，社會上倒不知注意。因無人注意，所以雖是好事，亦不能成爲問題。昨閱三民報，見載有中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優待華僑學生的條例。忽又想起胡適之先生，當初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演說錄中，內有一段，頗足令人注意。他說，「美國有一種改良社會的事業，名爲平民居留地，是一般男女大學畢業生提倡和創辦的。他們專把平民家的子女都聚攏到一處，任他們撫養和教育。據說久住在該居留地的貧民家子女，其知識和程度，遠勝於中學校的畢業生。」我們受了以上兩事的衝動，因之聯想到

旅法華僑已生了不少的子女，這些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將來如何解決。同人等因受良心的命令，願順應了一般結婚僑胞們的需要。所以特聯絡起來，組織了一個機關，以便催促華僑子女教育之進行。我們還因有以下的幾個意思，所以更覺得有組織這個機關的必要。(1)嘗聞民族雜婚，精神方面可得美善之結果。注新血液於社會，社會上可得新健全份子。這個道理，當然要向科學領域內去找。然證之一般華僑子女，大可以引起我們研究的興味。所有華僑和法女結婚者產生的子女，果真是各個聰明非常。若使這一般聰明新奇的子女，皆得受了相當的教育，將來他們對於祖國之供獻，定非淺鮮。我們到現在纔相信種性對流，真是人類社會的福音。這一件大好善事，雖以萬萬黃金亦是買不來的。(2)查華僑與法女結婚者，以『參戰華工』佔大多數，學界佔數次之。他們大約皆是自吃其力，生活上並不豐富。他們祇知道賣了苦力去換麵包。決沒有智力和財力去培養他們的聰明瑰瑋的子女。(學界當屬例外)人類社會因經濟的不平等，以致造成知識的不平等。又因知識不平等，所以窮的總是窮，富的總是富。在這太山壓頂的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正不知壓死多少有天才的子女。然細考各國之領袖人物，又大半皆屬勞動家子

弟出身。所以我們覺得這些華僑的子女，正好像荆棘叢中一棵芝蘭。現時若能在西方加意培養，將來移到東方去，定可大吐其華。(3)旅法結婚的華僑，大半皆以作工圖生存。以法國生活程度之高，工資之低，即維持二人的生活，已患不足。及產生了子女，自然愈感覺困難。至於他們子女的教育經費，更是無從籌出了。這些子女既無受教育的机会，將來長大成人，仍不過繼續他們的父母，過馬牛式的生活。或者還須不如他們父母的命運。倘中國再無力保護他們，他們必更要受法國人的輕視。加之無產無識，勢必陷於困窮愚笨的狀態。試問以一般可造之材，任其墮入悲慘之境。至於他們的聰明，亦祇好付之流水而去。人事顛倒如此，豈非人類中一件大可痛事。想稍有良心者，必不忍坐視不一顧也。(4)嘗聞日本當維新之時，其吸收歐洲文化，猶如飢者求食，渴者求飲。未流所激，竟欲變日本之人種，為歐洲人種。實因東西風土不同，根本思想亦各異。西方民族根性之優點，誠高出於東方民族以上。然日本維新派雖欲變種，却未達到目的。我國維新家並未注意及此，偶然的反在法國得了一部份結果。所謂結果，即是華僑所生的這些子女。他們因血緣組合的關係，生於水土適宜之地，長於新鮮空氣之中。所以

皆是天生的聰明，純潔的心地。天賦如此，自當有受高深教育的權利。迴憶國內的兒童則不然。多半是生於齷齪社會之上，長於黑暗環境之中。年齡稍長，即被灌入些三綱五倫種種荒謬知識。活潑潑的一個兒童，必把他造成一個虛偽不自然的東西。正如把兒童裝在罈子裏養着。長大了一定像個蘿蔔樣子。我們所以主張在法就地舉辦華僑子女教育的緣故，就是爲的一面防止這些子女亦變成蘿蔔樣的畸形怪物，一面爲保持這些子女心地的靈光。以待他們的智識和行爲，能以自覺自立了。那時就是遇有機會讓他們到了中國，必不至再以中國的習俗爲準繩，更不至被中國的腐舊禮法所拘囿。將來中國道德之進化，社會之革新，端賴此輩子女負責。(5)中國政局之紛擾，社會之暗昧，這是人所共知的。然社會上缺乏健全份子，政治上無人材之來源。實爲致亂之大原因。請看國內無論任何黨派，每舉辦一事，莫不感覺缺乏相當的人材。旅法華僑子女，既皆爲可造之材，倘能爲他們組織一完善教育機關，使他們皆得受了良好的教育。將來他們學成德就，必將大有作爲於祖國。國運前途，定多利賴這些子女。(6)中法兩國因血統混合和學術對流的關係，將來情誼上必日見親善。我們所謂的親善，並非是國對國互相利用的假意親善。乃是人

對人互愛互助的誠意親善。世界上能以打破國界的惟有學術和愛情。若能把這兩種精神，發揮而光大之。即可謀世界的總改造，求世界的總解決。人類和平，世界大同，就此已發其軼矣。

同人等相信以上幾個意義是高尙的。我們更自信對於此事之進行，是有決心的。深願國內外，凡是勇於爲善的人，良心未死的人，肯向新社會做人的人。都起來對於本會予以相當的援助和指導。

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臨時簡章

(一)定名。茲由二三同志，爲促進華僑子女教育之準備，特組織了一個機關，名爲「旅法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會址暫設里昂。(二)宗旨。本會以替一般僑胞之子女，製造受適當教育的機會。和爲人類社會養成新健全份子爲宗旨。(三)進行手續。本會因國內外人土，對於華僑子女教育問題多不注意，所以擬先事造輿論，努力鼓吹。俟運動成熟，本會的主張自不難如願實現。(四)重要工作。爲僑胞之子女作適當的教育運動。創辦出版物，以便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助進華工承家互助社之組織與發展。促醒僑胞。

務使皆能以自知自動的向政府要求辦理僑童教育。要求各界熱心人士，為僑童教育籌募基金。聯絡國內外一切教育事業上之機關。設法在僑童之居留地，就法國小學校內附設中文課。(五)會員。凡表同情於本會者，一概歡迎加入，勿須經人介紹。(六)職務。本會暫由同志中推定書記一人，担負全責。俟日後組織完備，再設董事部和幹事部。(七)義務。本會會員，暫時既無一定之職務，亦無一定之會費。惟由各個人就力之所及，以助本會之發展。或以著述演說為本會之鼓吹。或以經濟為本會之資助。惟會員自入會後經過一年，對於本會永未出力者，即失其會員資格。(八)經費。本會應用經費，應由本會會員集助或由會外熱心人士捐助。(九)會期。每月開常會一次，以討論進行方法。如有特別事發生，當由書記召集臨時會議。(十)章程。本會之正式章程，將來應由大會另行決定訂之。

一般月刊

十月號要目

建設時代的建設計劃	程祥榮
影像	陳之佛
少男少女須知(續)	魏肇基
弱者	采
悲累阿士和梅麗桑	飄蓬
歐行隨筆	薰宇
詩人	施少素
由上海到巴黎(續)	黎烈文
一般的話	豈凡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六五號

開明書店

教育部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原定名爲大學院美術展覽會，茲因
大學院改爲教育部，本會名稱亦隨之而
改爲教育部美術展覽會。開幕日期本定
十八年一月一日，緣會址問題，決定遷
移上海西門新普育堂國貨展覽會會場，
故不得不延至二月十五日開幕，期間仍
爲一個月，徵集時期亦延至一月十五日
止。自一月一日起，即在新普育堂設辦
事處。特此通告。

大前門

烟香等高之名盛負素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期九卷四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九期(即36期)目錄

封面 雷圭元

西湖北伐陣亡將士紀念塔 劉既漂

西湖博覽會大門夜景 劉既漂 李宗侃

初次和貧苦晤面 翁得失

著作家的亨利柏格森 狄博推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十五) 江紹原

最近日本的無產文壇 查士元

關於覺非君的佛典譯名 江紹原

有所懷念 某某

戀愛問題 生蒂

附錄

五卷以後的貢獻 記者

——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生——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定 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冊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六冊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半年二十元

全年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局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開明書店

(代兼定) 泰東圖書局

新月書店 亞東圖書局

(代兼定) 春野書店

光華書局 協謀圖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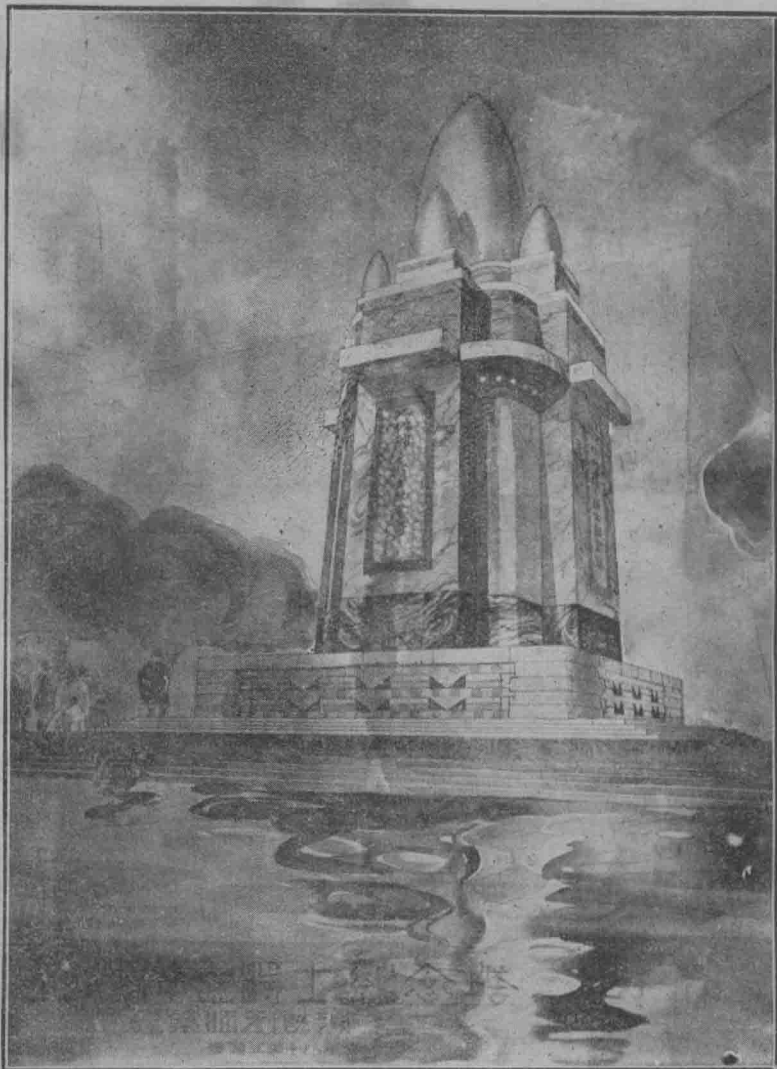
華南書局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本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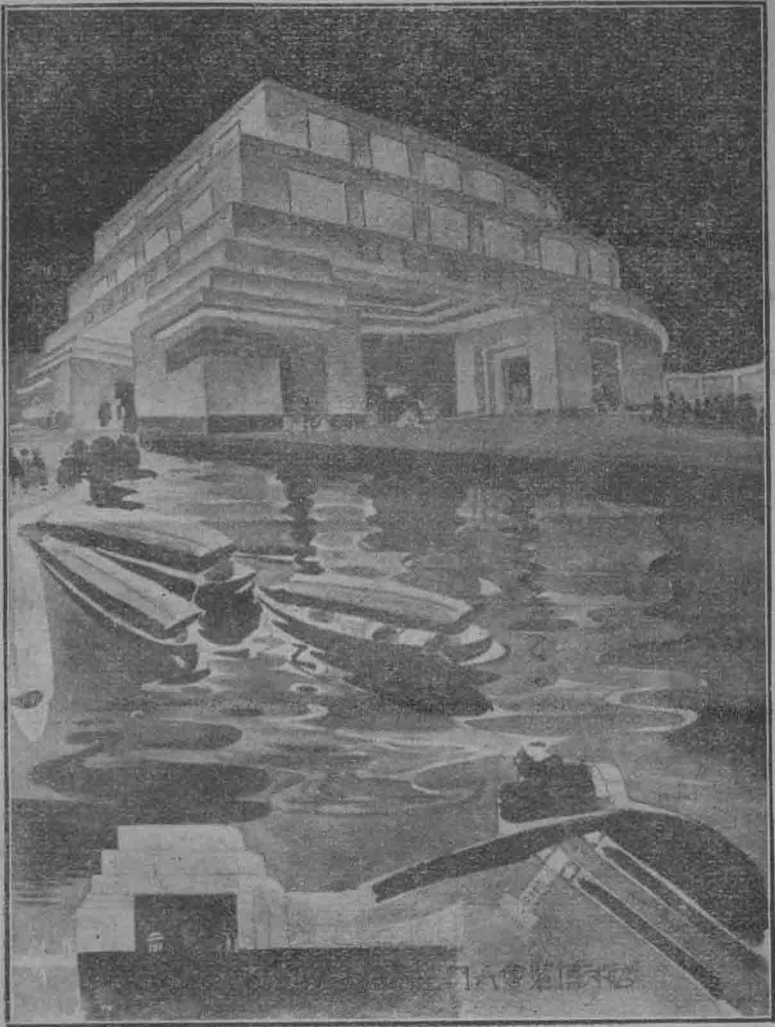
埠派

北伐陣亡將士紀念塔（西湖）



劉既漂作

西湖博覽會大門夜景



劉既漂李宗侃作

初次和貧苦晤面

翁得失

翁得失 (Sigrid Undset) 是一九二八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她雖然自一九〇八起，由她的第二篇長篇創作「幸福之年」(L'Age Heureux) 即已享有盛名，可是在我這樣淺見的人，還沒有在國內出版物上讀到她的作品。這也不能單怪中國人，就是法國，也只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號的「文學新聞」週報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上登過她的一篇「一個女孩兒」(Une enfant)，不久以前，才有人講了她的「幸福之年」由「Ker」出版。這是第二次在巴黎出現的翻譯了，也是登在「文學新聞」上，並且是一篇於她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獎金後特別介紹的。

翁得失是一位具有天才的古物學家的女兒，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生於奧斯羅 (Oslo, 原名 Christiania)，幼年就在本地受教育。到了成年即起首在各機關的辦事處當職員，很是清寒。自二十六歲上發表的「幸福之年」有了成功，才專心致力於文學的創作。

我們對於一九二八年的文學獎金頒給翁得失，也和一九二七年的頒給柏格蓀 (Henri Bergson) 一樣，一點也不發生驚奇。因為三年前就有人在那威的作家中提到了她的名，認為是可以當諾貝爾獎金的候補人的。在一九二五年萬德 (Victor Yrde) 曾說：「斯堪的那維亞的學院對於那威小說家翁得失不久總要給她一種榮耀的。」

下面一段論她的文章，也是從萬德的介紹中摘譯下來的：

「翁得失是第一位供獻她的全生命於婦女之研究的作家。已往既沒有過一個有才具的作家——到現在還是沒有，由婦女的觀察上寫出一些含有動人的美的，一種偉大的靈魂的真實的，一點心理的至纖細的之篇頁，但是這班作家却又是只以婦女為研究的目標。在翁得失的作品中，可不是這樣。她不是用過客或愛好者探奇的態度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她是以自己本人為研究的對象，深入地分析一種使女人內心煩憂的而不可見的痛苦之原因。」

「德國一位哲學家槐甯格 (Otto Weininger) 不相信女人也會寫盧梭的『懺悔錄』或史德林堡的『女僕的兒子』一樣的東西，『因為，她們如若寫這種東西之可能的時候，她們就不再是女人，却變成一個堂堂的男子了。』」

「然而，已經在這位憎惡女人的槐甯格逝世之前，就有一位那威的年青的女人，寫了一種作品，正是婦女的懺悔，不是一個婦女的，却是婦女的全體的，而且這些懺悔的真實成分更多，並沒有盧梭的無益的虛張和史德林堡的齒牙相擊的聲響。就在這件事上即可以顯出翁得失作品重大的價值了：對於我們，她是婦女的通譯，這種婦女是我們徒然探尋，而在文學中和在實際上所得的總是變動不居，她們的多感的生活在我們看來有時是這樣地難於捉摸，有時是這樣的空虛；所有這些為一個名為婦女的人所具有的特質，在翁得失的作品中，變成一件很簡單的，真實的，易於了解的，可以知感觸的事物。」

她的著作有馬地吳利 (Marthe Oulie) — 一九〇七，幸福之年 (L'Age heureux) — 一九〇八，雪尼 (Jenny) — 一九一一，可憐的物件們 (Pauvres Ihtes) — 一九一二，新春 (Le Printemps) — 一九一四，醉心鏡的光輝 (L'Éclat du Miroir enchante) — 一九一七，聖智的處女們 (Les Vierges Sages) — 一九一八，春日的雲 (Nuages Printaniers) — 一九二一，上面這些作品，可說是屬於第一類，還有第二類就是她的三部大著作，總名叫做克禮絲頂拉萬斯達特 (Christine Lavanstater) 的，細目為維加利若和維底士的行實 (La Légende de Viga-Ljot et Vigdis) — 一九〇九，亞爾圖王和圓桌騎士的行實 (La Légende du roi Arthur et des Chevaliers de la Table Ronde) — 一九一五，聖哈華德的行實 (La Légende de Saint-Havard) — 一九二〇。

譯者先翻這篇短小的重要作品，作一個介紹。隨後如不為外意的事情所阻或者能把那本「幸福之年」逐譯出來，以求教於國人。

譯者識。

我記不起人家趁着那一年的生日給了我一個洋囡囡「格爾答」。可是說那正是在第一學年之前而爲我母親初次教我認A B C和做針黹的時期之稍後，却是毫無有錯。這所謂針黹本是小女孩所不願意知道的；我在七歲時即已學會。

然而我回憶得出那天早晨。家人不是這個理由就是那個理由，禁止我一連幾天不能外出，因爲我在先晚發見了赤楊的嫩芽自己開了。

那時我們住在里德沙賢街上。只有街的一旁有房子，是一些帶有花園的小幢。街的另一旁，展開着一片高低不平的荒地。然而這是一片多麼優美的地段啊！上面的一部分，有的已經長成的男孩們蹴着足球——再遠一點，在大小的石子堆上建築了一些小屋，而且，在旁邊，我們濯足於穢氣薰蒸的污水的小池內。最低處，正接近司官的草場，有一叢蕁蕁樹的密林，林內生着若干怪難看的覆盆子樹。自聖約翰節起我們就冒着太陽從不有一日的間斷跑去尋那還是生綠的覆盆子。採了覆盆子後，我們在司令官的花園內眺望一眺望。怎的一個小孩也沒有，至若我們呢，從沒有進去過。可是園內有蘋果梨子以及櫻桃大黃等菓樹，有成壘的胡蘿菔，積山的大蘿菔。多麼廣敞而又滿

藏着菓實的園子啊——我們由那上面起頭談了許多最奇怪的故事。

有一次一匹馬被繫在草場的木樑上。還有幾回，母牛們也在那裏散着步。我們很穩重地不和這些奇異的畜生接近，大家一同唱着：

小牛母，小牛母，

當心獵人來捕！

不，不，沒有人來的，

媽媽很是留意！

我們內面幾個年紀稍長的說是曾經有一羣豬留在那裏許多天。然而我們一點也不相信并且再也不指望有一天會給我們親眼看見這種奇事。因爲我們同伴中就很有不少的人有生以來沒看過一隻活的豬——我們都是城居的小孩，最小的幾個，直到現在，還不知道鄉村是什麼。可是我們天天在草場上玩着，叫喚母牛，呼吸那些畜類散佈着的乳香的涼爽的氣息，幻想這渺茫的世界，就是由禮拜堂的大路之一邊開始的，遠遠的那裏，人家不許我們獨自去散步——那裏有糧倉，有堆室，有厩舍，有成羣的馬匹，有牛又有豬，是的，以至于羊！

那是五月的一個美麗而晴亮的早晨，人家給了我一輛

洋囡囡的車和洋囡囡「格爾答」。我穿的一件潔白的袍子，那是我還沒有時間弄髒的。我推了震動不停的小車走上了街道。這街道也和奧斯羅所有的街道一樣，只有一旁有房屋，樣子怪難看的。車子在小的大石面輪看，留下一道轍跡輾入泥裏；滯水的小池反射出青白的春日的天色，有彩雲在上面浮遊。所有的花園，赤楊的枝條被着新舒的葉片，這些葉片多麼幼嫩而且多麼纖小，牠們的顏色，差不多還帶有蠟的微黃。可是一到街市的極端，司令官的花園由那綠色的圍牆顯示出來。枝葉桠杈，彷彿一個森林。太陽把牠的棱光投在一切之上；街市的小水池的表面，草場的金紐花的梢頭，透過整千整萬的因樹液上升而露出微白的樹葉，閃起光輝。

這時，我撞見了兩位女友。她們告訴我，草場上放牧着一匹馬，而且這馬先晚生過一個小駒。我本是有意將我的小車和洋囡囡給她們看的，可是三個人都忘記了。我們同向草場前進。啊，她們說的真不錯，真的一點也不錯。這條街上的小孩子全到齊了，彼此談論些什麼奇跡。我們很驚奇地看着這匹小駒支了兩對瘦得可怕的大腿，拖了一條扭轉的短尾——牠的母親是黑的，所以顯得牠格外光亮。當牠把頭放在牠母親的懷內覓奶時，我們遍身暖和了，而

且幾乎很怕和大自然這樣地接近。

我們的女僕來叫我們去吃午點——就在這刻我隱見洋囡車空了，不見了「格爾答」。大家到處都找遍了。質問過所有的孩童們，走完了所有的人家。米里和馬耶是兩個年長而又能幹的女孩，她們願意去叫警察。可是沒有得到允許。于是她倆自己當起警察來了，女僕做了幫手。她們很嚴厲地質問一個平日品行不怎樣好的妮娜，急的她發出尖利的叫喊。她的母親撞上了，恐嚇着說要去見米里，馬耶以及我們三人的父母，說明我們所做的一切——終究，這些都毫無結果。「格爾答」是再也尋不到了。

我不免流了幾點眼淚，可是我沒把事情當成悲劇。我之得有這洋囡囡不過幾小時而已，而又還未把牠放在我的心中。加之，牠沒有真的頭髮，只是在瓷質的腦袋上塗了些。衣服是我的母親用粗的棉布縫的，——然而雜有花朵，鑲着圍邊，束以絲帶，白得可愛——當那小車在我身邊的時候，我把我的最美麗的長眠的洋囡安排在內面，唉，因牠缺少頭髮和手足，人人都取笑牠。

如若不是有下面一段我預備給你們講述的故事發生，我不消說把洋囡囡「格爾答」忘記了許久了。

幾個月以來，我們的女僕引我到了巴克比。我記不起

我們去那裏做什麼事的，也許是爲拜訪些朋友的罷。總之我們到了一個只有一層樓的木屋，那是緊緊地夾在一些差不多是新的却又快要頹傾的屋宇之間。木屋隨後被拆去了，我再也找不到。假如還存在的話，我相信定能很容易把牠尋了出來。牠油的棕色，可是微帶淺灰。還有因工作不週到，油乾後所發生的泡皮，當女僕到雜貨店去買點心的時候，我就刺破牠們來開心。樓下有兩個店鋪：一個是我所說的雜貨店，一個是一個小小的補鞋處。我們要從那裏經過，才得進來。

補鞋匠，坐在一只獨腳凳上，圍着一條大的藍工裙。他的臉色灰黃如同肉麵，表現一種壞的脾氣。女僕和他寒暄了幾句後，我們就走進了旁邊的一進房子。空氣是不怎麼好，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壞極了。這樣的房子，我覺得非常之新奇。放着兩張我從沒有看見過的床——紅油的。薦褥和枕墊之屬雜亂無章，堆積得這樣的高，我真不知這班人晚上如何爬到上面去睡。一張布單，代替了掩氈，蓋了床面。一段玫瑰色的透明紗布飾在玻璃的四圍，一對好似銀質的土瓶放在一張抽屜之上。

幾分鐘後，一個女人走了進來。她胸前抱着一個嬰孩。我記得清清楚楚地。她差不多一個牙齒都沒有，臉色

很黃，然而一雙手腕和一對乳峯却在一件工衣之下顯出一種瑩白的色澤，這上面還有一條條的青色的脈紋，好似皮下的黑線。

海崙，我的女僕，和她在談話，突然對她說：

——好的！蘇維格身體怎樣呢？

我記不起那補鞋匠的妻怎樣答覆，不過我記得海崙告訴我她說她有一個小女孩子，年紀和我相等。她又問我願不願意會見她同她談談。依從地，我起身走向蘇維格那裏去。

她是睡在廚房。這間空氣不宜于呼吸的室內，使我感到潮濕和不舒服。一個臉色青白的女孩子，頭髮是金黃色，睡在一張靠牆角放着的床上。她着的是一件玫瑰色的睡衣。

我問她的名字和年紀——我雖然已經知道，她叫做蘇維格，年紀和我相等——但是我說什麼好呢？反之，她也不問我的名字，這使我很驚異。

——你病的利害嗎？我說。

——是呀。我腰間發毒，我，她說，不免有點傲容。人家帶我去過兩次醫院行過兩次手術，你想想。

——不可能的事，我說。那不很痛嗎？

蘇維格不再答話。我也尋不什麼和她說。

我的腳在椅下交換了一下位置，我的草帽上的樹膠帶也給汗透濕了。重濁而污穢的空氣使我快要作嘔——鞋皮和鞋膠相合的氣味，工作房的門是開着的，所以再和女人預備的咖啡的氣味混雜起來，她是抱了嬰兒一邊喂奶，一邊來往在廚房內走着的。這令人把晚上睡的時候，窗戶總是關閉的，大家緊在一起的情形想起來。我還另外想起蘇維格去過兩次醫院，受過兩次手術，所以更覺得空氣不潔。我的喉頭緊縮了——我很憂愁，連自己也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

到底不能這樣長久啞默下去，於是我開口問她：

——天天這樣睡在床上你不悶嗎？

蘇維格不及答覆我的問題。然後她把什麼東西拿了出來，那本是掩在枕頭下面的。

——爸爸給了我這個，她說。這是一個小的採集植物標本的箱子，油的綠色，有一條背帶。媽媽給了我這個。

這是個洋囡囡。這洋囡囡的頭是瓷質的，上面塗了金黃色的頭髮，雖然已經很穢濁了，我一看見牠的白色而有花的和絲質的束帶的衣裳，就認識了是「格爾答」。

我紅了臉，眼淚已奪眶而出。我那時的感想是我是一

個不義的從犯，我不敢提起我的眼睛說一句言語。

那個女人正在這時走了進來，並且看見我漲紅了臉。她隨即將洋囡囡取了放在一邊。

——不要拿這樣東西給富家的女孩看，她說後，同時故作笑容。你有洋囡囡在你家裏，定然另外地好看，我想……

我把眼睛提起了一分鐘。她的視線在室內亂射，嘴唇很奇怪地縮在沒有牙齒的口的周圍。隨後她用一種另樣的聲音，親蜜而嚴肅的聲音說，這種聲音使我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怖和厭惡。

——不消說得，你另外有更好看的洋囡囡。可是蘇維格，窮人兒，覺得她的也好看，她那個，——我用了兩個古朗才在荷爾曼店內買到的，這是從直說……

那女人在繼續地敘述她怎樣購得洋囡囡。我覺得她的眼睛不時望着我的俯傾的腦袋。

我記得她隨後請我在房內喝咖啡。再也沒有理由拒絕她，對她說母親禁止我喝咖啡。我喝乾了一杯咖啡，吃了兩件粗的點心，那是海崙在雜貨店買的。那女人那麼地殷勤，我真不好意思不遵從。

我在回來的路上大哭起來。我總不肯說出原因。海崙

說我不要和蘇維格一樣終日不能離床，應該歡喜。她說，去看別的女孩兒怎樣活着，是很好不過的事。我哭的越利害起來。那時，她怕了，答應給糖食我，禁止我告訴媽媽說她帶我到過巴克比。

一邊走路，一邊想着我為蘇維格可做的事來安慰自己。我去看她使她開心；總之，我將細細致慮這許多事。等到想及當她的一個慈善者時，漸漸心上平靜下來，脾氣也逐次恢復了。

可是我一點也沒有做到我會經計劃過的！第一我自己就沒有接濟人家的財富。次之，母親也知道了實情，因為當她我作晚禱時，我從新在床上哭了。然而我始終沒有告訴任何人以洋囹圄的事。海崙受了一次痛罵，我再也不能去看蘇維格，她住在巴克比，患着傳染病。

就算沒有大人的強力的阻止，好似我也永難實現我的好計劃。

這是我第一次和窮苦晤面。幾年以後，那時，母親有一天對我說我們自己也變成很貧苦的了。到這刻，我記起了那使我麻木的憂傷的感情，想着了那灼熱的童年的雙頰。難道我們真的罰定了這樣地活在瘟疫的霧氣中，彎腰

曲背立在人們之前，用了畏懼的眼光望着他們，用了謙遜的和諂媚的聲音和他們談話嗎？……

我長成大女孩了，而且變為婦人了。我把生活的意義認識得更加清楚。貧苦也愈形在我眼前顯出牠的真像。

可是這可惡的貧苦，我會經用兒童的透視的本能看過的——卑屈感隨着貧苦——那一天當我看見巴克比的那補鞋匠的妻隱藏了洋囹圄「格爾答」之時，我發見了一個犯罪的靈魂。

Victor Vinde 譯為法文

補 拙 轉 譯 如 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巴黎

「美育」出版了

本報由李金髮先生獨力所創辦為吾國唯一討論藝術之刊物內容有圖畫雕刻建築舞蹈體態美等銅版百餘幅文字有美學名家作品介紹小說詩等十八九均出自李先生之手字粒全用敬宋體印刷精美欲知新藝術及李先生之思想者不可不讀第一二期已出版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作家的亨利柏格森

狄博推

瑞典的學術院把今年的文學獎金給了翁得失，同時又把去年的給了柏格森。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本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學家，而是當今一個大哲人；只因諾貝爾獎金共分四種，沒有哲學一門，所以把文學的頒給了他。

他在中國的學術界，因為張東蓀君的努力，是一個很耳熟的人物。中國人所認知的當代學問家，要算羅素，杜威，杜里舒等，然而這班人都到過中國，他却雖然沒有到過東方，而能同樣得着中國人的景仰。

他的幾部重要的著作，差不多可以說完全由張君譯出。在下對於哲學是門外漢，所以關於這偉大的思想家的哲學不敢妄談。僅僅想就着這個機會介紹一篇說明他在文學方面的地位的評論。

這篇文章是法國當今一位大批評家狄博推 (Albert Thibaudet) 因柏格森得獎後為「公平」週報 (Candidat) 所寫的。狄博推在批評界中，可說是二十世紀法國的聖特白夫 (Sainte Beuve) 和泰納 (Taine)，在今日的青年心目中很有權威。他的思想很是深入，文筆尤其老練：這是他享盛名的由來。

譯者識

柏格森君是今日的，或錯誤或合理（據我看是合理），

地球上一個最著名的哲學家。當他刊行了他的創造進化

論 (L' Evolution créatrice) 一書之時，美人威廉詹姆

士 (William James) 是第一個這樣稱贊他的，他寫信給柏

格森說：「前進啊，你如指揮，我如兵卒！」自一千九百零七年以來，這只軍的壁壘更加森嚴，所向摧潰。牠也不

知道何謂名錄的混亂，也不知道何謂補充的混亂。

人們以為諾貝爾獎金之頒給柏格森君，是為着他的哲學上的成就；如若這樣想，那就錯了。諾貝爾獎金不是送給哲學家的柏格森君，理由是因為沒有哲學的諾貝爾獎金，也沒有數學的諾貝爾獎金。有一個和平的獎金是奧斯

羅 (Oslo) 的 "Storting" (即是下議院) 頒發的。另有四個獎金，那是物理的，化學的，醫學的和文學的，是由瑞典學院 (L'Académie suédoise) 在斯托克荷姆 (Stockholm) 頒發的，這學院是依照法蘭西學院的辦法於一十八世紀建立的一個十七個院員的文學組織。諾貝爾的建立條款，正規定文學獎金只有頒給純粹的文學作品。

這樣講來，則柏格森之所以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原因，乃為文學上的造就了。他的情形在某種條件之下，好似第一次得瑞典學院諾貝爾獎金的孟森 (Mommson) 一樣，其得獎不在他博深的研究，而在他的幼年所寫的一篇未再在後來努力的範圍內繼續得有地位的作品，那一篇「羅馬共和國和的歷史」(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充滿了生命和色彩，刊出來而毫末加以任何註釋，如同我們的一本羅曼斯的傳記。

然則今日著作家的亨利柏格森以哲學為專業而能得文學的獎金，法國的一班文學界的代表和保護者并不起來說一句話，表示一種驚奇和不满，又有什麼原因在呢？

柏格森君的哲學的特創是在我們要討論的範圍以外。因為我既然也和瑞典學院一樣，把純粹的哲學放在一邊，

不加論列，所以這點當然不能算做原因，但是什麼是著作家的柏格森君的特創呢？我毫不說他沒有。我只有說（而且這全然不是同一回事）他的特創要較他所能有的為少。

一位著作家（如同一位畫家）必有他的特有的（或特創的）作風，一個有學問的人只要隨便讀一頁某人的著作，就能回答出「這是誰人作的？」那個問題來。有人可以把布爾雪 (Bourget) 從他的作品的第一頁就聽了出來。（真的一）都德 (Alphonse Daudet) 的「篇論文，佛累黎 (Paul Valéry) (法國當今大詩人，梁宗岱君近曾譯其詩集 "Charmes" 中之一首名「水仙」者為中文，聞行將由文學研究會出版——譯者) 的一闕或一句，都可以分別出來。當着一位耳朵很警敏的人念一頁泰納的東西，只要到第四句上，那人就會不為所欺而且說：「這是泰納的！」同樣波虛候 (Bosquet) 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的，夏多布里痕 (Chateaubriand) 的，巴爾扎克 (Balzac) 的，余歌 (Hugo——即譯俄或譯許俄——譯者) 的，都可以不看著者的姓名，單從聽人念讀的時候，就曉得是誰人的了。柏格森君的也有這種成功的證據表現出來麼？

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前（我可以預先告訴你們，那將是

負號) 請你們注意上面這些名字的選擇，是有計劃的。你們在內邊沒有看見有服爾泰 (Voltaire) 的名字。有許多作家，是可以和服爾泰有同等價值的，却是找不出一個比服爾泰更高超的人。而且，服爾泰不是可以和波虛候或聖西門 (Saint-simon) 一樣從念讀的時候辨別出來呢？我不說他的史詩和悲劇的詩的篇章，那是全和同世紀的所有作家一樣，暫把牠們放在一邊。我要說的是他的散文。他的散文是完美不過的了。但是可有容易認識出來的地方麼？服爾泰寫的文字比任何人都好。可是當我們讀一頁服爾泰的東西，與其說是用一種服爾泰特有的腔調，不如用讀任何人 (tout le monde) 的作品的腔調來讀之爲愈。然而這却是他的被人讚美處。

他的美譽，和他的新聞家的地位。我說過人家讀都德的論文的第一頁就可以分辨出來，都德是一個好的新聞家。可是班維爾 (Bainville) 也是一個好的新聞家。你也可以把班維爾的作品如同分辨都德的一樣分辨出來嗎？不能的！這就是說，否則有兩種着衣的方法：一種的界線是，請看巴爾比多雷維里 (Barbey d'Aurevilly)，可以從他的紅絲，他的綿絨，他的邊緣上分辨出來；另外一種的界線是重新認識布呂梅兒 (Brunmel)，他除了不是經過了玻

璃紙之後不再穿新衣服，使牠和所有的人的衣服更相像。

現在我們由新聞家回到哲學家，或者不如說由新聞家的作風回到哲學家的作風來罷。有的哲學家無所謂作風，如同曼納德壁蘭 (Maine de Biran) 和爾累奴維耳 (Renouvier) 一樣應忍受或使人忍受來讀他們的作品。有的哲學家有一種富于色彩的而容易分辨的作風，如柏拉圖 (Platon) 培根 (Bacon) 叔本華 (Schopenhauer) 泰納諸人是。有的哲學家有一種特別的作風，如孔德 (Auguste Comte) 是。這是巴爾比的一面。次之有的哲學家，用了任何人的作風，寫的和任何人的一樣，只要把思想時的難于形容的意想用最明瞭的句子敘述出來，如狄卡特 (Descartes) 馬爾白朗詩 (Malebranche) 龔地雅克 (Condillac) 柏格森等是。這是布呂梅兒的一面。

假如有人分得出狄卡特的句子，那一定是因爲牠的內容和應用陳語兩點，並不是文字本身的腔頭。馬爾白朗詩的，龔地雅克的，柏格森的，都是一樣，其特別點是非個性的。費盧朗 (Fénelon) 也和他們的性質相似，是可以歸爲一類的。

柏格森君在他的著作中討論到的問題是這樣的精粹這樣的深入，除了「笑」(The Rire)，精神之力 (L'Énergie Spirituelle) 和一本薄薄的哲學的直覺 (L'Intuition Philosophique) 之外，其餘都必需保留給有哲學家資格的人去讀。或者哲學家們，單獨他們，讀到此地，看見說柏格森君之得諾貝爾獎金是另有成就，不會詫異而發氣罷。你以為柏格森不是一個大新聞家，却是一個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著述家 (Publiciste) 不過這是以性質而言，並不是以地位而論。柏格森君的意想不是一種光明——一點都不是——因為現實不是光明，光明只有于上帝之後在時之順序中而來，而哲學就是上帝之一部分。講到柏格森君的作風，基約安君 (René Gillouin) 說的好：「就是光明的本身——」

瑞典學院之推崇柏格森君的價值，有如斐德力第二 (Frédéric II) 之推崇著作家的服爾泰的價值一樣。牠不在特別的哲學之上加以榮冠 (因為院章禁止)。而着重他在哲學上用了一種明晰而正確的言語。

加之，在柏格森君那時，即是現在還是一樣，有一個作風的物質方面的明晰和正確的養成所 (Conservatoire

de la clarté et de la précision)：那就是高等師範學校 (L'École Supérieure Normale) 在反對方面又有一個創意和色彩的試驗室 (Le Laboratoire de Couleur et d'Originalité) (這個在二十世紀或者已變了)。高等師範學校慶祝泰納的百年紀念，是很對的。然而泰納，雖是高等師範的唯一煊色者 (Coloriste)，可是不免有點鳴在雞埕。至于柏格森，可以和亞波 (Abert) 及巴拉多 (Paradol) (我又繼續拿着新聞家來作比較了) 超過着這點，而為一個高等師範學校特質的最大限度，即是說法蘭西精神的最大限度的表現者。瑞典學院為十八世紀朱斯達夫第三 (Gustave III) 受服爾泰的暗示建立的，應當向這個可敬仰的演講的和展覽的機關表示以同情和謝意。

一九二八，十一月，二二日補拙譯于巴黎

新月第十期要目

中國移民之趨勢

濃得化不開

米格兒 (小說)

歐洲近代哲學概觀

詩

韋菲君 (四幕劇)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潘光旦譯

美國未行考試制以前之吏治

書報春秋

零星

海外出版界

吳景超

徐志摩

胡適譯

彭基相

徐志摩

陳楚淮

以前之

羅隆基

陳淑等

實秋

葉公超等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 (十五)

江紹原

小品三三二八至三四四，又補遺四

日來收到以下的刊物：

(1) 新醫與社會彙刊第一集一冊，上海醫師公會編輯，總發行所在該埠愛文義路一九九五號，寄售處爲商務書館與世界書局，價一元五角。這本五百餘面的集子中，很有些於一般讀者有益的長篇文章，隨便舉幾個例：常識類中汪企張的「醫林正俗譚」，衛生類宋國賓的「育嬰常識」，病症類中余雲岫的「六氣論」和「夾陰傷寒辨」，雜錄類中龐京周的「臨症瑣言」。但它有一個缺點，而且是個很大的缺點，這缺點不是旁的，只是不曾請名流學者部長委員們題字或者做序耳。

(2) 丙寅醫學週刊二週年紀念特刊十冊，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八號丙寅醫學社編輯發行，價二角。這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却有幾篇人人要去看而無處去看的文章：朱季青的「現代醫學之由來」，方肇的

「日本醫學發達史譚」，李振翩的「野口英世——日本十大偉人之一」，以及其他。

(3) 李振翩先生自北平寄來的近人張蘊忠「中西醫學融化論」(自天津大公報剪下)。

(4) 招勉之先生自洛陽寄來的「新舊本九龍蟲藥書集」(鞏縣張南陔錄)一冊。

(5) 上海嚶嚶書屋贈衛生導報第一號一份(通信處：杭州平海路三十一號)。

(6) 江西贛州嶺北醫院張渭賢醫生贈中華衛生公會舊刊物數頁。

(三三二八)再譚瘧疾的起因

王以仁辯護中醫的瘧疾起因論的話，我已引在小品三三一裏面。近來我又看到一些文字，也是他和他的同調所不應不細心考慮一下的，故寫這條小品。

(1) 合信氏內科新說 (咸豐八年序) 「瘡證論」：凡瘡證之原，每因腐草敗禾毒氣，風吹傳染於人，所以秋收之期，此證最多，夜晚尤易感受。……〔治法〕汗止，用布巾拭乾，換易潔淨衣被安臥，內服鷄納五六釐，過二時後，更服二三釐，日二三次；或金鷄納末，每服一二錢，每次汗退後服之，可免反復；或用信石酒，同黃連水，蘇木水，日服三四次。更服微利藥不令便秘，居通風之屋，勿居濕地，勿夜行，因腐濕之氣夜更甚也。(錦章書局本頁十七)

(2) 合信氏西醫略論 (咸豐七年序) 「瘡證」條：病原或由內發，或由外感，內發是病後身虛所致，外感是日蒸煙瘴所致。凡腐草落葉，禾稿敗木，日蒸雨漚，腐濕之氣傷人，皆能致瘡。故場圃納稼之候，農民瘡證尤多，爲此故也。治法……用煖水服鷄哪二釐，日服兩次，三日共服十二釐，甚效。(鷄哪係金鷄哪之精漿，治瘡第一良藥。) 又方，法製信石酒，每服錢許，先瘡時服。

(3) 英國虎伯撰內科理法 (舒高第口譯，趙元益筆述，年月不詳) 後編卷三「瘡疾」內：

發明：由濕草地毒氣而生發熱病，有寒熱而整齊，病退之時，身體全愈。

根原：一向病之根原，身虛，飲酒過度，冷濕。中年男子，前時曾患此病，激發之根原，濕草地之毒，腐爛草木發出之毒氣，數種地土所有之濕氣，此似無腐爛植物之變化，若夜間遇此毒氣，更爲危險。

治法：在病退時，有數種藥品，經多人考驗而知其能治寒熱者，須用之。此藥中，鷄哪與砒霜，爲最有力者。

(4) 汪企張醫林正俗譚第十二條：瘡古謂瘴毒，或爲寒濕內蘊。歐西舊亦誤認爲毒氣，故以麻拉里亞名，麻拉里亞者，意大利語，譯爲惡氣。是東西知見，如出一轍。(見新醫與社會彙刊第一集三五九面。)

王君只知力爭中醫的「風暑」「暑濕」致瘡說較西醫之微菌病原說更爲探本之論，而不知西洋從前本將地土及腐爛草木所發出的濕氣，或「惡氣」，認爲此證的根原。西洋雖有那些舊說而不能阻止新說之發生又新說一出而舊說遂不得不退避者，無他，臆說終不能敵有憑之論故也。病菌說

出而西洋舊有之濕氣說惡氣說與此土相傳之風暑說瘧疾說皆無立足餘地矣。

王君又云『中醫扼定暑濕，也會將瘧疾治好』，言外似以爲此即瘧疾起於暑濕之確證。孰不知（1）西洋舊醫扼定濕氣或毒氣之說，投以金雞納，也能將瘧疾治好；（2）甚至於現在的中醫，一方面力主風暑致瘧之說，一方面投病者以金雞納，也會將瘧疾治好；而且（3）今日主張病菌說之西醫，當他們遇着此病而治以金雞納時，其奏效亦無不同。金雞納之爲治瘧良藥，是從經驗得來的，與濕氣說或暑濕說初無涉，故我們不能拏金雞納治瘧之功效來證明瘧疾是濕氣或暑濕爲祟。中醫苟有治瘧良藥，必也是從經驗得來的，與暑濕說本無涉，故此等藥之效力也不足以保證暑濕致瘧說。有效藥的發見，許在病因發見之前；然真病因發見以後，恐不特可根據之以發明新藥，抑且可得到舊藥所以能奏效的真正原因。中醫而苟有治瘧之良方，宜設法確定其奏效者果係何藥及其所以奏效之故何在。不此之圖，而妄想拒絕新的病原學，保存舊的暑濕說，則西洋人亦可藉口於金雞納以保存草木濕氣致瘧說矣，世之野蠻民族及不進歩民族亦可以其相傳的效藥良方爲口實以保存其宗教的或玄學的病因論矣。H. G. Crookshank 博士提醒我

們過：同一草麻子油，然無論你說它能“expel a demon”或“calm the vital spirits,”或“assuage the Archæus,”或“evacuate morbid humours,”或“eliminate toxins,”或“restore endocrine balance,”或“reduce blood-pressure”，而其能奏效則一（語見他替 Cunnison 氏「醫學史」作的緒言廿九）。中醫扼定暑濕之說，投以解暑濕之藥，便能將瘧疾治好嗎？野蠻人扼定病魔之說，投病者以驅魔之草麻子油，也未必不能治好病。然草麻子油不能證明宇宙間果有所謂病魔，同樣，中醫治瘧之驗方也不能證明瘧疾果爲暑濕所致。

中醫不肯承認病菌說者，六氣說蔽之也。然六氣說實無多大的價值，余雲岫之『六氣說』辨之甚悉。此文極重要，他日當另行介紹。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寫成

巴律斯坦的亞拉伯人，相信「火眼」(Ophthalmia, "sore eyes")是無花果樹所發出的毒氣所致。然『事實是這樣的：他們在葡萄園中露天底下過夜，其目爲日出前的冷風所侵，一於是不但釀成眼炎，而且「麻拉里亞症」也時常跟着流行起來，而這個時期往往適爲無花果成熟之候耳』（見 Folklore, 第三八卷二期一二一至一二三頁）。因火眼盛行於無花果成熟之時遂謂火

眼是無花果樹發出的毒氣所致，和以前的歐洲人因見『場圃納稼之候，農民瘡證尤多』遂結論瘡疾爲腐濕之氣所致者，顯然是陷於同一錯誤。 九日添寫。

(三三九)今日提倡「國術」者之自白

十月間得徐調孚先生一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你的反對中醫，第一萬分贊成。但弟尤有進者，覺得現在所謂「國術」，正極流行，這個東西，與「國醫」一樣，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什麼丹田，太極，：等，還不是和五行等是一隻襪統裏的嗎？很希望你根據了科學，加以駁斥。弟嘗與葉兄談及，彼亦頗願 足下注意及之，或不久也當直接致函 足下也。

十一月余在上海時，葉聖陶(紹鈞)先生果以此爲言。當時我就表示個人對於所謂「國術」未嘗留過意，恐一時尚不敢妄加駁斥，但既承他們兩位雅屬，我以後當注意之，因爲「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任何東西，都非我輩所能容忍也。

提倡國術的袞袞諸公中，有幾位是海內馳名的思想落伍者。然而其中還有一位褚民誼先生，而褚先生固儼然科

學者醫學者也。科學者而提倡國術，當然有一番理由。幸甚幸甚，褚先生已將這番理由慨然宣布了，我是從十一月十七日上海的新聞報上面看到的。該報云：——

褚民誼對提倡國術之意見

主張科學化團體化

中委褚民誼昨由京來滬。記者謁之於其私邸。叩以中華國術協會近況。褚氏云。該會現已組織就緒。吾等當各本所長。使本會前途盡量發展。惟愚意提倡國術。當以合於體育爲目標。而使之科學化團體化。近本此意撰就一文。題爲國術與體育。記者因向索原稿。與辭而出。茲錄其原文如下。

國術與體育。在從前完全是兩事。從前一般練習國術者。以用武爲他們唯一的目的。體育兩字是不講的。什麼生理與衛生。力學與心理學。這類與國術在在有關係的科學。他們更莫明其妙了。所以練習的結果。是於身體有害。雖能快意於一時。而他們體育上無形的創傷。非常之大。並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知道練習。不加以研究。及至有了一點工夫。就守起秘密來。不肯傳授與人。因爲守秘密的緣故。好的方法。往往失傳。不好的倒遺留下

家。所以中國拳術的派別。異常之多。彼此不相聯絡。甚至互相仇視。因此中國的國術。是無團集力的。是不進步的。試看歷史上彪炳的武士。何等衆多。現在能有幾人。這不是一個明證嗎。國術有軟工硬工之分。有種硬工。是普通人不宜學的。尤其是身體瘦弱者。勉強練習。於他的身體。非但不能裨益。並且要受創傷。更有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勢。奇奇怪怪的名稱。他的目的。在引人驚心動目。實在毫無價值。這種江湖鬻技的國術。可算國術中之最下乘。中國國術有以上種種弊病。我們不必諱言。應當設法去矯正他。但是外國體操。也未必盡善盡美。未嘗沒有流弊。外國有種體操。近於硬工。練得久了。把肌肉弄得很硬。力量雖大。但身體重笨而不靈活。所以外人近來也有主張整理和改良的。我們更不能以為發展體育。體操是無上的方法。僅能體操。能事就畢。要知道中國有種柔軟拳術。乃國術中之上乘。因為這種拳術。無論何人。甚至老弱病夫。皆能練習。這種拳術。能使身體平均發達。現在我們把他科學化了。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一下。怎樣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呢。就是要注重力學與心理學。講究生理與衛生。定出規律和方法。加以理論與說明。使學者先能了解所學的功用和目的。然後按步練習。使得身體平均發

達。以穩定自己的重心。能用力。能發勁。能養氣。那麼這種國術。就是科學化而合於體育的國術了。

我們很熱烈地提倡國術目的。究竟在那裏。我們既不是像亡清西太后。要用中國的拳術來抵制外國槍砲。也不是因為中國國術好到極點。光是學學。就算完事。更不是以為大家學了國術。中國馬上就可強盛。強國的法子。也沒有這樣子簡單。我們提倡國術的目的。是使一般擅長國術者。對國術的精華聚集起來。成爲一種有組織有系統有學理有方法的國術。以貢獻於世界人羣。使得於體育上佔一重要之地位。成爲一種最完美的體育。以代替體操。而爲體育之重心。至於研究的方法。先要從整理着手。將中國各種的武術。無論內外各家。南北各派。集中起來。然後分析各種派別的異同。求出他的來源。定爲系統。有了系統。然後採取各派之長。溶冶貫通之。用科學的原理。評定何者爲有益於身體。何者爲有害於生理。依深淺繁簡爲次序。以合於體育爲指導。使學者有門徑可入。有規律共守。成爲一種合於體育而純粹科學化的國術。這種國術。練習起來。當然有益於身體。有利於生理的。我們有了這種國術。不可像前人一樣守秘密。要叫他團體化。什麼叫團體化。就是要組織團體。把他普及到全國。使得全

國民衆。都能練習起來。以活動他的筋骨。強健他的體格。筋骨活動。體格強健。則精神活潑。無論勞心勞力。都常常愉快。而不致萎靡。到這時候。可以普及於全世界。就說中國的國術。是人類的福音。也未嘗不可。所以我們提倡國術。要叫他科學化團體化。目的就在這裏。倘使我們不先從整理着手。仍照老法子做去。還像從前那樣子守秘密。徒供少數人研究。那麼不獨不能發揚國術的精華。恐怕國術漸漸就要失傳了。

看了這篇議論，懷疑者應該可以釋然了。原來國術中也有於身體有益和於身體有害的兩種，然有益的未必能流傳久遠，而無益的倒許偷生於民間，故必須將種種國術家召集在一處，讓他們公開的表演起來，始能着手於矯正，分析，定系統，學術化等事。故提倡國術者，非籠統的提倡一切國術之謂也，整理國術使之成爲『有組織有系統有學理有方法』的健身術以救萎靡的中國人並救世界人羣之謂也。

我們或者用不着發急，『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勢』，丹田太極等『奇奇怪怪的名稱』，是逃不了目光如炬的科學家斧削的。一種最完美的純粹科學化的 Band new 國術在

孕育中或生產中了，旁觀者且莫大驚小怪，指手畫脚的亂批評。

(三四〇) 西洋中古藥物學中之「表徵說」

啓明先生：

見您的文章『新舊醫學圖爭與復古』，丙寅醫學社二週年紀念特刊說起西洋中古的『藥物之形色數的意義與表徵說 (Theory of Signature)』，我便很想一探其究竟。想來想去，杭州只有一部書可查：這便是大方伯圖書分館所藏的一部英文醫學辭典 (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Medicine, by George M. Gould, 6th. edition, 1915, Philadelphia)。走去一翻，幸不失望。此書第一三二七至二八面云：『表徵說：從植物或礦物之外表(數，形，紋)與其所或能醫治的病之相似點上着眼以發見其藥的功能之一種說數。循此則而求之，遂謂stromwell(學名 Trichosp. cernuum officinale) (植物學大辭典：『紫草，名見本草經，或作莛草，又有……地血，鴉衝草等名])，能治砂淋，Scrophularia (植物學辭典：元參)之 knotty tubes 能治之腺腫，Scabiosa (山蘿蔔)之鱗狀冠毛 (rappus, 『莖之變形，著生於子房之頂端』)，足徵其爲痲瘋症

之特效藥，Pulmonaria 葉上有斑點，蓋以顯示其爲克除肺癆之權威；岩石隙間所生之 Saxifrage (虎耳草)，必能消膀胱中之石質；Turmeric 與 Celandine 因色黃被推爲黃症之妙藥，而 Liverwort 則善治肝衰；Ruphrasy 上有眼形，當然能愈紅眼，Orchis 既然像翠丸，必有壯陽之功，Dockroot 色黃，故治黃疸者亦宜取用。許多植物，至今保有此說所賦予的本名，例如：

Backwort (背脊草)	Bladder-herb (膀胱草)
Blood-root (血根)	Breakstone
Brussewort (傷草)	Cancerwort (瘤草)
Chafeweed (磨傷草)	Colickweed (肚痛草)
Dropwort	Eyebright (明目草)
Felonwort (疔草)	Goutweed (痛風草)
Jaundice Tree (黃疸樹)	Milkwort (乳汁草)
Nailwort (爪甲草)	Navelwort (臍草)
Neckweed (頸草)	Open arse
Palsywort (癱瘓草)	Pestilence-wort (瘟病草)
Quinseywort (喉炎草)	Sharewort
Spleenwort (脾草)	Stichwort

Tetterberry (癬果) Throatwort (喉嚨草)
Toothwort (齒草) Uvularwort (小舌草)

(以上各植物，原書中皆綴有學名。)

表徵說似非中古西洋所獨有，而且「以同治同」的原則，其應用也不限於植物和礦物。在新刊的民俗學雜誌 (Folklore, vol. XXXIII, no. 2) 上，有人記載並解釋巴列斯坦的猶太人的兩個治病法：

治黃疸法。——用水洗琥珀的項圈 (猶太婦女皆以此爲飾)，以之飲病者。這又像是以同治同法 (homoeopathy) 以黃治黃。

治哮喘法。——懸一骨於頸間。從我個人的經驗看來，是限於狼骨。但我也看見過人因狼骨難得而用豹或甚至於用狗骨。余所藏的一根狼骨，精巧的鑲着銀，並有鏈條，以備人懸在胸前。肺症或喉症，亦用之。亞拉伯人俗云艱於呼吸或哮喘者的呼吸聲，宛如狼叫也。這又是以同治同 (like to like)。

(以上均見面一二三三)

上面所說的「以同治同」的原則，足夠包括醫學字典中所界說的「表徵說」。「以同治同」者，因某植物礦物或動物全部或部分之形，色，數，聲，或其他特點有似於某病或

人身某器官，於是用以治某病或某器官之病之謂也。這樣的去界說它，或不至於大謬吧。

以同治同說，此刻我又以為可分為兩大種：曰，自然的與象徵的。因某物的天然形態有似於某病或某器官故用以治某病或某器官之病時，為自然的以同治同說；若因某物的形色數之所象徵有似於某病或某器官故用之為藥時，則為象徵的以同治同說。肝色本青而肺色本白(?)，故我國之「色青入肝」「色白入肺」之藥理，為自然的以同治同說；腎色非黑，味亦不鹹，然我國強以黑與鹹配腎，故「色黑入腎」「味鹹入腎」之藥理，只能算是象徵的以同治同說。這兩種以同治同的藥學，不消說得，都是 *CHRISTOPHER* 非常幼稚非常可笑的——雖則偶爾也許有猜中的時候。

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寫完

(三四一)無名氏拊擊陰陽五行說之語

衛生學 排印本 不載著作人名及出版年月地點
共三十九面 得自杭州某舊書鋪

此書講述『列國戰時衛生事務』；但本文前的歷史緒論十二面，却大半是在駁斥陰陽五行說及其在醫學上的應用。著者或許不是個學醫的人，所以他的這一部分議論頗

為膚泛，遠不及余雲岫靈素商兌中關於此點之文。姑引幾段於下，期不辜負這位無名作者的一番苦心。

五千餘年之久，而尚以陰陽五行為病理本源，於近代科學的醫學，弗稍研究，甚至有欲排斥之者，豈不重可嘆息耶！(面七)

夫易者，中國哲學之根源也，其說雖深奧玄妙，而至適用之實際，論疾病之因，辨藥物之性，則不能無疑也。(面八)

中國陰陽之說，自古迄今，相沿不易，然予不為然。夫宇宙之大，有活物死物之異，有有形無形之別，故泰西哲學家立物心二元之說以區別之。中國則不然，無論物之死活與形之有無，悉以為陰陽二氣之所化成，似失於深究真理者。(面八)

五行無風，四大無木。然四大(地，水，火，風)皆係無機物，其無木亦宜，惟五行中無風而有木，有可怪者。夫草木為有機物，此而可有，則禽獸亦無可有(後三字似為「鳥可無」之譌)。五行之理有未盡，可以知已。於此可決其為草昧之世之所尚，而非文明之世之所宜講也。今物理之學大開，宇宙間事物，無不闡幽發微，探原究極，而尚株守舊說，

以爲無比寶典，恐不免愚陋之譏。(通十一)

九月廿四夜

(三四二) 宋育仁不許人推重西醫

九月十九二十兩日買到的舊書，其中有一種是殘本「星軹日記類編」(席裕琨輯)。從卷七五所錄宋育仁之「記辨西教異說」最後一節看來，明清兩朝的西洋傳教士都攻擊過我國的五行論。

明西洋人高一志「空際格致」，以氣水火風爲四大元行，駁五行兼用金木爲非，則襲佛書地水火風之說。而其推測天文，仍本五星，並未指爲地球。彼學最重天文，開宗明義，卽言神造天地，耶穌自神降生，而言天仍捨渾天遺說。高一志測天不外五星，論地分爲四行，不過中邦陳法，釋典唾餘，其學術由來，已可概見。西人好勝喜新，是其本性，且其教託天主，不合譚天隨人後。故自湯(若望)南(懷仁)以後，智者輩出，極力推求，務變舊說，以夸飾其教爲天教，獨能知天。於是竊地員宣夜(?)家言，言地軸自轉，繞日而行，諸行星皆爲地球，各有月循繞地球軌道，(原註：於五行外，用

遠鏡測出天王海王二星，然不能算其軌度，則亦欺人之譚)，斥渾天爲無徵。又於五行去木加風，詆經傳與佛書俱不得當。

明清兩朝西洋來華傳教者，其所言天文學雖不同(一爲Ptolemaic天文學，一爲Copernican天文學)，却都駁過五行論。但明之宣教師尙宗四行說，而清之宣教師則似乎連四行也不承認了。(參看小品三二一)。

其下的一段文字，又有兩個可注意之點：(一)宣教師駁過我國「心爲身主」之說；(二)宋育仁因惡其教遂不許人推重其所帶來的西洋醫學。

耶穌醫疾，是古之祝禱，至彼得保羅猶能行其術，再傳以後，其術遂失，而藉醫行教，是其授受淵源。故傳教士皆習醫科，劊死人以觀藏府，見心爲血所出入，執以駁經傳言心爲身主之非，以神其靈魂爲主之說。然耶穌述誠，首言盡心事神，其餘說教，言心亦不一而足。……艾如略(人名)得讀中國書，見朱子釋大學格物爲窮物理，遂以其國制器分質諸藝，附會格物，合之於教，推究於造天地，以證人無所能，神無不能(原註：耶穌語)，盜取格物一言，以攻中學之理有未窮，知有未至，可謂黠

賊。中國習而不察，推重西人天文者十九，稱西醫者十五，確信格物爲制器分質者十七八，不知其用心專在爭勝而欲以其教折我，奈何操戈而授人以柄乎？

今日我國境內的西洋醫學，已經不是完全在宣教師手中了，然今日的宋育仁不許人推重西洋醫學則如故。還有：今日推重西人天文者，恐已達十之十，而稱西醫者，似仍不踰十之五。此無他，不知近代醫學與天文學同爲科學故也。

(三四三) 嘉約翰「內科闡微」二序

J. G. BERTH「內科闡微」，余於杭州花市路一破書鋪中偶得之，時爲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卷首有「醫理撮要」數頁，下爲「論驗病形證據」，「論面貌」，乃至「論肚內各部位」等三十九小論，蓋一實用診斷學或云臨證要覽類之書也。

嘉約翰的自序及其漢文助手林湘東的序，茲均抄在下面。其中余認爲重要之點凡三：一辨明西醫並不是只精於外科而不精於內科；二林序有關於嘉約翰個人工作成績之語；三林序對於中西醫理的比較，所持見解，頗爲公平，

但這是我們現在的判斷，若從當時大多數士大夫的眼光看去，則林氏直「教奴」「洋奴」「媚外」者而已，何見解公平之足云。

林序：—

華人之爭羨西醫也，莫稱其不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蓋內科一道，未易輕言，苟非洞悉全體經絡，自腦體腦筋，及臟腑骨肉血脈逐一詳明，豈能善治。西醫所以精內科者，實從剖視而知，非徒推測而已也。夫天下事，心揣之虛，不如目擊之確，是以他人只知其略，西醫則並知其詳，他人只知其粗，西醫則尤知其精也。嘉醫生胞與爲懷，無間中外，自洋來粵，十有八年矣，歷醫各症，如砂淋，肉瘤，眼疾，崩口，蠱脹等類，固已稱其神技，衆口交推，抑知外科既神乎其神，內科尤精益求精乎。余與周旋日久，素知其念切痼瘵，因卽西國名醫獨標與義者，相與譯爲內科闡微一書，今已纂成，問叙於余。余愧非三折肱者，然居恆遍覽醫書，上自歧黃仲景，下至金鑑景岳諸編，方謂醫理深而醫法善。及觀嘉醫生所述諸法，無美不搜，無微不至，其稽覈之淵密則毫髮無遺，其調治之精妙則纖

悉畢具，直於從前名宿外，另闢法門，誠足爲醫學之津梁，作醫科之矩矱也。倘覽是書者，能潛心體認，奉爲典型，則於內科一道，確有把握，不矜測度，不涉模稜，將見按方布指，洞澈全體，衍西醫之心法，窺內科之精微，當不負嘉醫生仁濟之苦心矣。（下略）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西一八七三）孟冬上澣，莆田林湘東謹序。

嘉約翰自序：

醫之爲道，死生寄焉，豈易言哉！不能分別病症者，不足以言醫，不能窺悉底蘊者尤不足以言醫。惟平日先將無病之人所有頭腦臟腑骨肉血脈一切形狀，考覈清楚，並將全體如何功用，洞悉胸中，然後遇症乃能辨別，若朦朧揣測，何由調治獲痊乎。蓋人苟有病，則功用必變；至於久病，則形質亦變（參看小品二七八）。非平時有實學，將臨症無定見。此西醫之於內科所爲無理不窮，無法不備，而較諸外科，尤爲精細也。（下略）

同治癸酉孟冬，美國嘉約翰識於羊城之博濟醫館。

『無微不至』，『無理不窮』，『毫髮無遺』，『纖悉畢具』等語，我們以爲未免過火。它們一半是中國的修辭

學，一半是優勝者的沾沾自喜，真正科學家『知不足』的精神，我們從其中看不到。但二氏之旨，在澆滅那時中國人（廣東人）的自大狂，若因此而筆下欠小心，是可以原諒的。

（三四四）嘉約翰「花柳指迷」林序

光緒二年（西曆一八七六），美國嘉約翰將離中國，他最後給我們的一部書，名「花柳指迷」，專論硬疔，軟疔，白濁三種花柳病之作也。前面照例有一篇中國人的序，而且這次做序者仍是莆田林湘東。這在漢文醫籍中只怕是一部空前的著作，難怪林氏除了讚嘆之外，無話可說。他云：—

（上略）嘉醫士憫其（花柳病患者）痛苦，不忍棄遺，溯其致疾之由，推其流毒之自，采奇方於海外，消惡禍於人間，當南方小住之時，考西國獨精之法，殫精竭慮，勤繙譯以成書，壹志凝神，務安詳而立說……論症則極其周詳，窮原竟委，用法則極其精妙，達變通權……補岐黃所未備，獨著良規，搜虛扁所或遺，不辭互考……茲者功成告退，事畢言旋，猶復特著是篇，深留厚意……（下略）

是書初版，當係廣州博濟醫局所刊，余所見則爲一石印本，附於明人陳司成（九韶）「徽瘡祕錄」之後，十七年十一月，得自上海錦章書局。

（三一七補）再介紹余雲岫的醫學革命論文集

這部題名「余氏醫述」的論集，當它的廣告初次在社會醫報上登出之時，我曾向讀者報告過。現已全書印成，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之後，更明確的認識了其價值之重大，再爲文介紹它一下，在我是義不容辭的。

西洋醫學，已成爲世界醫學，而且它是在不斷的進展中，幾有一日千里之勢。處此學術競爭的時代，我們這文化落後的中國，早就該把它的舊醫學（和它的旁的文化原素）的價值，全盤的重新估定一下，然後定出改革發展的計劃，一一掣來實施。但這重新估定舊醫學價值之責任，應由誰擔負呢？外國醫學家和中國的醫學無甚實際的直接關係，且不通中國文學，故他們是不能擔任此事的。在本國人中，舊醫們不但對於世界學術絕對不會做過嚴密的「研究」，而且對於此土固有的醫學通常也不是真已升堂入室；至於一般的智識分子，則或者是雖受過新教育而仍迷信舊醫學，或者是單信仰新醫學而於「岐黃醫術」竟不感到

若何興趣；——所以這幾種人也沒有資格來重估舊醫學的價值，將中國導引入世界醫學的道路。剩下的還有所謂「西醫」，然西醫們在過去也很少有人能夠做這件事：近代醫學的精神，方法，成績等等，他們誠然有相當的智識，然而他們對於本國舊醫學的態度，恐怕和信了基督教的普通人對於中國宗教的態度相差不遠，鄙視而已，研究整理，重估價值之事，不是他們所能的。

雖然如此，舊醫學的基本的缺陷與謬誤，許多人是知道而且是常常形諸筆墨，或互相告語的。但他們的這種評判，大抵是零零碎碎，散見於各種著作或序啓中，輪廓雖具，語焉不詳，其能夠站在近代醫學的立場上，將舊醫學各方面的理論的薄弱與技術的粗疏，一一評定，勸爲專書，以喚醒國人之迷夢者，余實未之前聞。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不幸，因爲此種文字不出，則舊醫學不足迷戀之覺悟無從廣播於一般識字者之中，賴此愚昧爲屏障，反動的醫學復古論與似是而非的中西醫學匯通論乃得到處蠢動流行，上邀執政者之嘉許與贊助，下受普通人民之讚嘆歡呼，於是世界醫學之在中國，遂始終只是西洋醫學。

但是現在好了：我們至少有了了一部書是專從近代醫學的觀點來評衡中國舊醫學的了，而且是很充實很周到的一

部。這部書便是余雲岫先生的「醫述」。余先生是多年前在日本受過科學訓練而回國後一向行醫著書的一位新醫。他習醫之初，也和旁的許多人一樣，「以為中國的醫學，是有一定有研究的價值，一定有很好成績可以研究出來」，不料他「學了西醫之後，再把中國醫書翻開來讀，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來癡心妄想要發揮國粹的狂熱，竟變成一片冰心在玉壺了」（醫述卷二頁一）。少年時代要發揮國粹的幻想是被滅了，然中年受了各種刺激，仍不能不忙裏偷閑，用正眼去觀察舊的醫學（「自作『靈素商兌』而後，無日不讀我國醫籍」——醫述卷五頁一），並將觀察所得者，著為論說，以培擊據守殘喘，日以謬說惑衆，殺人為事的舊醫，并使後學者「知更有近情真切之道可以講求」。民國二三年已後到十四五年為止，他的這種文字工作不曾停過，現在集合起來，便成為這部六卷百六十餘頁的論集。

有兩點是我們應替著者表出的。第一，他是用客觀的批評的態度去治舊醫學的，所以不但舊醫學裏面的曲折奧妙，他要比一般中醫還看得清楚，而且這些曲折奧妙之恍惚無憑，他也十分瞭然。他在自序中說：「不是誇口，我若掛起中醫的牌子來，恐怕可以做成上海不可多得的有名中醫，說不來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醫。」無論誰若把此書

看一遍便可以知道他確不是誇口。

第二，這雖然只是一部論集而不是一個有組織有次序的專論，精神却是一貫的。尤其重要者，一個評衡舊醫學的專論中必不可缺的部分，我看這裏面差不多都有了。中醫的生理病理診斷治療藥物等學，處處脫不了陰陽五行的範圍，這陰陽五行之說，他在卷一的「靈素商兌」第二部中攻擊過了。中醫的病理治療藥物等學，又和六氣說結了不解緣，這六氣說之一無是處，他在卷四的「六氣論」中剖析給我們看了。中醫所依據的解剖生理，是粗淺觀察與無據理想的結成品，這結成品之為一種欺人的紙老虎，他在靈素商兌三四兩部中仔細指出了。中醫診病，大部分靠切脈，然脈在人身生理上所佔的位置如何，他們始終不會弄明白，余先生憫之，故在靈素商兌五，六，七，十各部，卷三的「答潘曠書」和卷四的「與中醫學會論脈書」裏面反覆開導我們了。中醫治病而不能識病原與病之進行，靈素商兌八九兩部詳晰言之了。時下的中醫有喜為模糊影響之言以欺人自欺者，余先生在卷五中也不惜用「激烈」的言辭，「尖銳」的筆鋒，或精深的攷據辨正之了。然古人對於疾病的認識未嘗沒有由粗漸精之處，又多數漢藥中也未始沒有確能奏效之物，這在沒有門戶之見的

余先生是也認爲重要的，故他在卷二中收入他研究舊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與國產附子的三篇文章爲例證。所以不但舊醫學種種方面的缺陷已被此書摘發，而且舊醫學當作歷史和藥物學材料看時所具的待整理的價值，余先生也指點出了。此書實在可以令我們看出舊醫學與近代醫學是怎樣一個比較——令我們覺悟我們唯一的出路不是閉關的醫學復古醫學自給，也不是半開門的溝通中西，而是醫學革命，質言之，整個的無條件的輸入近代的科學的醫學，聽憑這近代醫學去破壞，整理，建設。（除去上面特別指出的文章以外，「醫述」末幾卷中還有些旁的有益的文章，但這些比較是次要的，所以不多說了。）

這樣一部主張「醫學科學化」的書，委實有介紹給廣大社會的必要。科學的醫學在中國是無發展的希望的，除非我們的治國者，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都能夠澈底理解那是我們唯一的出路，而醫學復古與溝通中西醫學云云，皆爲自殺政策。但我們有很多的事實爲證，知道這種理解在現在極不易見：把「國醫」認爲正宗體系而將近代醫學至多看作一種參攷物的議論，洋洋盈耳，舊醫倡之，軍人政客黨人揚之，知識份子教育家和之，愚夫愚婦抵耳聽之，鼓掌歡迎之——一切都和十年，廿年，五十年前沒有多大的兩

樣。素人和他們辯論，未必有效，所以還是讓這位醫學專家余雲岫先生「引經據典」，「根據科學」，來開導他們吧。

全國青年尤其有一讀此書的必要——省得他們爲年長者所誤和他們將來再誤他人。每想到現在提倡國醫之輩很有些是受過學校教育，學過物理化學生理學的，我們便愈加覺得應預防今日學校中的生徒傳染舊醫毒與恐新病。新近我讀過各書局出版的高中醫學常識教科書，承認其中所講的解剖生理病理公共衛生等科的大意，都是很應當灌輸給學生們的。但是我想若是在旁的文明國家，則學生們讀了這種教科書或者就已經很夠，然在舊醫學的勢力尙足以阻礙科學的醫學的發展的中國，或種特別的「免疫性」此處所謂疫，指四周圍的舊醫毒的課程是必需的。我主張醫學常識的課本應再加添兩部分教材，一部分是專從近代醫學的觀點評衡舊醫學的，一部分是略述近代醫學的由來和它在中國奮鬥的經過的。逆料此事必遭舊醫及其同情者拚命反對，但是若能不理會他們而毅然做去，則新教育與新醫學方能成爲一件事，且等於國家正式承認新醫學爲唯一醫學的表示。教育界中熱心於擁護新醫學者，大可將上述主張試驗一下。有余氏醫述一書在，不愁講演或編講義時

沒有可據的絕好的資料。其有因故一時不便試驗者，至少應在課室中提及這部書，勸生徒們自己購置，做爲課外參攷書，或以旁種方法引導他們認清這部書的意義價值。

書中的材料，我們以後在小品中將要常常引用，但凡是能掣得出兩塊錢的人還是早日買一部自己去看爲佳。它的發行所在上海新開路鴻祥里二一三八號社會醫報館，商務中華書局聽說都寄售。

又社會醫報是個『提倡社會公共衛生，介紹世界醫學學識』的通俗週刊，余雲岫胡定安兩醫師編，每期售洋四分，訂閱半年一元，全年二元。這個刊物上面，時常有余先生的短篇文字。他還有一篇論『我國醫學革命的破壞與建設』的長文，是在該報上陸續發表。從我所看到的當中幾段而論，此文是總述他對於中國醫藥問題全問題的意見的。

十二月七日忽忽寫完

(三三四補)再論肝氣左行說之不可通

中醫張錫純(壽甫)著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分類的藥方書也，每方後且附有一段或幾段文字，以說明病原，藥性，修治等項，著者生平用其方而收的效驗，有時亦不憚

一而再，再而三的載明。病原及藥性的說明，屢屢參用西說，西藥及西醫的治法，書中亦時常連類論及或竟採用，因爲這些原故，著者名其書爲『醫學衷中參西錄』。唐容川的「中西醫判」，竊「匯通中西」之美名以辯護中國的解剖生理學者也，而此書的用心則在闡揚中國的病理學與治法往往出西洋之上。

余所見本(王吉民先生惠借)，共兩冊，係增訂第三『三期版』，以民國九年刊行於奉天。其初版之自序，則稱宣統二年春。卷四面四八有下列一方：

曲直湯 治肝虛腿疼左部脈微弱者

萸肉(去淨核壹兩) 知母(陸錢) 生明乳香(三錢)

生明沒藥(三錢) 當歸(三錢) 丹參(三錢)

服藥數劑後左脈仍不起者可加續斷三錢或更加生黃芪三錢以助氣分亦可覺涼者可減知母。

下爲兩個醫案，其第二案云：

安東友人劉仲友，年五十許，其左臂常覺發熱，且有痿軟之意。……愚診之，右脈和平如常，左脈微弱，較差於右脈一倍，詢其心中不覺涼熱，知其肝木之氣虛弱，不能條暢敷榮，其中所寄之相火，鬱於左臂之經絡而作熱也。遂治以曲直湯，加生黃芪八錢，佐萸

肉以壯旺肝氣，赤芍藥三錢，佐當歸丹參諸藥以流通經絡。服兩劑，左脈即見起，又服十劑全愈。

若問何以知道左脈微弱是肝虛之徵，則見張君給了我們八百餘字的說明。我們上次從「醫學雜纂」節引的『內經謂肝左脾右解』（見貢獻四卷四期），便是其文，故不必再抄。

姑且假定劉仲友的左脈旋起確是曲直湯及另二味藥所奏之功，然我們仍不能相信這便是肝氣行左之證。張君用的八味藥之中，他認為能『壯旺肝氣』者為萸肉與生黃芪。然此二藥（或其他六藥）果有該項功效否既屬不可知，則左脈旋起之是否為服藥後因肝旺而起的效果，亦殊不易言。換言之：除非張君能確知劉仲友的病愈完全是因為服了他的那個什麼湯，而且能確證萸肉黃芪（或其他幾味藥）能夠補什麼肝氣——除非他能辦到這兩點，我們終不得不疑心肝虛則左脈弱，肝旺則左脈起，故知肝氣行左云云，是不足信的話。

而且我們恐怕即使張君辦到了這兩點，肝氣行左之說仍未必能立於不敗之地，因為我們還要疑心「左脈不弱而右脈弱者服了那藥，其脈會不會立起呢？假使它能起右脈之衰，試問還怎能說肝氣行左呢？」「心脾肺腎之氣虛

弱者，其左脈是否也弱呢？假使也弱，試問還怎能說左脈弱是肝氣衰的徵候呢？」關於第二疑問，張君固然可以舉左手脈寸關尺三部和右手脈寸關尺三部各配人身一部之『脈訣』以對，然我們仍有權利追問這脈訣的根據在哪裏。脈訣既然純粹是以意爲之的臆說，則張君之不能滿足我們是可以預料者。綜言之：除非張君辦到了上節所說的兩點之外，復能指出左脈弱只是肝氣弱而不是心或脾或腎或肺弱之表徵，和肝弱者左脈弱而右脈必不弱，或左脈先弱而右脈繼之——除非張君能成立以上諸點，肝氣行於左之說便不能成立；但張君必不能，所以我們不得不將肝氣行左云云看做欺人之譚。

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二九五補）

杭州抱經堂第七期臨時書目（戊辰八月編印）載有這樣一部書：

中西星要五種 梁溪倪榮桂輯 八本

（細目）西法命盤 談天諸言 天文管窺

祿命要覽 選擇當知

這與廣陽雜記所說的『星悟』，必係同性質的書。但

我去索閱時，已被上海來青閣書店買走。

又上海愛古書店戊辰年第二期書目頁八有『金陵溫氏刊』的『西法星命叢說，附天步真原』兩本，價四元，六折。十一月初我去索閱，不幸也被旁人先買去了。

一般

十月

建設時代的建設計劃.....	程祥榮
影像.....	陳之佛
少男少女須知.....	魏肇基
弱者.....	采
悲累阿士和梅麗桑.....	飄 鐘
歐行隨筆.....	薰 宇
詩人.....	施少素
由上海到巴黎.....	黎烈文
一般的話.....	豈 凡

上海

十一月

十一月俄國經濟發展之前途.....	希 聖
生命與時代.....	陳登元
立體派未來派抽象派.....	子 愷
修斐爾德百年祭.....	子 愷
讀胡適之白話文學史.....	楊次道
從生殖生活解放到女子獨裁.....	竹 依
黃葉小談.....	鍾敬文
黑點.....	杜 衡

開明書店發行

(三一九補)

茲查得孔祥熙部長向國府提議保護的不是衍聖公而是山東孔林及各省孔廟，此提案且已於八月八日議決。林語堂先生爲此事發表了一封質問孔部長的公開信，見語絲四卷三十八期，後附原提案。

最近日本的無產文壇

查士驥譯

(一) 團體的分野

數年以來，日本無產藝術團體的分離和結合，有的真是很激烈的。可是最近，無產藝術團體的分野，有已各安其所而變爲固定之觀。現今日本主要的無產藝術團體，有底下數個。

(A) 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

(B) 勞農藝術家聯盟(勞聯)

(C) 全國藝術同盟(全藝)

(D) 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文聯)

第一個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是由舊前衛藝術家同盟和舊日本無產藝術聯盟相合同而成功，其後更加入了舊左翼藝術同盟，舊鬪爭藝術聯盟，在上述的四團體中，要算組織的最大了。其機關雜誌，在由舊「前衛」舊「無產藝術」合成的「戰棋」以外，有許多以大阪及其他爲發行地的地方雜誌。

著名的聯盟員有藤森成吉，佐佐木孝丸，藏原惟人，

林房雄，片岡鉄兵，村山知義，中野重治，江馬修，田口憲一，久板榮二郎，千田是也，小野宮吉，上野壯夫，三好十郎，壺井繁治，鹿地亘，佐野碩，本莊可宗，閔鑑子，四家文子等人。

勞農藝術家聯盟，則於去年十一月的分裂之際，以一向爲聯盟的中堅而活動着的佐佐木，林，藏原，村山，田口，山田(現A)等爲始，一舉失了大多數的舊前衛座員。可是殘留下來的有青野季吉，前田河廣一郎，金子洋文，小牧近江，今野賢三等的所謂「播種人」以來的無產文壇的老前輩，其他尚有葉山嘉樹，黑島傳治，小堀甚二，里村欣三，岡下一郎，平林子，伊藤榮三，鶴田知也諸人，新近更迎入細田民樹和細田源吉而重整陣營，繼承了富有歷史和傳統的「文藝戰線」月刊，繼續發行。

全國藝術同盟和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和前述的A和B一比，則其勢力的尚有徑庭之差，是事實。全國藝術同盟，有松本淳三，村松正俊，八田元夫，金子益太郎等

人，其機關雜誌「第一戰線」，目下在休刊狀態中。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爲江口渙以及大河原浩，加藤由藏島影盟等人所據，發行有機關誌「尖銳」。

從來無產藝術團體的分離和結合，大概是以藝術理論爲中心的，但現在各團體的對立的根據，則可說是以政治的立場來規定了。

卽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支持着舊勞働農民黨，勞農藝術家聯盟，是最近產生的無產大衆黨的後援，全國藝術同盟，也差不多等於日本勞農黨的黨外組織。祇有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是一個例外。這團體是沒有自己所意識的政治的立場的。不過在聯盟員之中，也有很不喜這樣的團體的曖昧的人，在發起改革運動。

此外尚有日本左翼文藝家總聯合。不管它的政治的立場如何，是廣含着反資本主義的文藝團體及文藝家的組織。

(二)當面的問題

關於無產文壇當面的問題可以無產主義的問題，團體與作家的關係，小資產作家的轉換問題，關於無產大衆文藝等等。其中在目下最成爲議論的焦點的，是關於無產大

衆文藝罷。我(原作者)最近曾在新報上發表底下的一篇關於此問題的文章。

「最近，在無產文藝運動中，非有開拓大衆文藝的領域不可的叫喊。藏原惟人，林房雄，以及我自己等，也加入了爲提倡者的一人。一向，一說到無產文學，便以爲祇有一而無二，關於大衆的和藝術的的區別，說它是從未被考慮到過，反而或許是適切一些。

總之，以前的無產文學，不很爲大衆所閱讀，而沒有可讀之物，也是事實。到大衆去到大衆去的標語，雖常如護符一般的被使用，但不管標語的怎樣，實在的成爲無產作品的讀者的，在工人和農民之間，是少數的富於智識的要素的人，此外便是進步的智識階級了。

用個譬喻來說，這便是欲給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以同一的藝術的，從來的無產文學的錯誤。人類的文化的水平線，從全體上說起來，是十分可接近的罷。遠遠的將來的暫且不說，至少在現在，無產作家的工作的非分化爲純藝術的創作和易被大多數的大衆親善的無產大衆文藝二者不可，這便是我們的主張。」

可是就在無產文學的陣營之中，對於這樣的提倡，也不是沒有抱反對的意見的人。若中野重治君，便是代表的

一人。他在「戰棋」的九月號上的論文中說道，

『是的，在大衆的生活中，當然有對於偵探作品的興味，也有對於珍奇作品的興味的。可是我們却不可把我們所有的二三滴的社會主義注射於祇說存在於大衆的生活之中，而決非其本質的這樣的偵探的興味和對於奇怪的興味之中。（中略）靠如此東西來和大衆相結合的藝術，一會兒會被忘記光的。特意欲注射的二三滴社會主義，也會完全忘記完結的。與此相反，我們須在一切都會和農村之中，以逼真的豐富和多樣來描寫租田人的，硝皮匠的，船塢人夫的，在廚房的一隅哭泣的小姑娘的，在郵政局的窗口前以思索過日的天神之中以飢和抑壓爲基調而擴大來的生活的赤露的姿狀，以及這些彼此交錯着的種種關係，然後去和大衆結合才行。』

可視爲無產大衆文藝的，以前也已稍有出現了。如從前由堺利彥，宮島資本所企劃的社會講談和最近連載於舊「前衛」上的落合三郎的『山嶽黨』等便是。今日的所以有無產文藝的提倡的勃然而起，是因知道了非和最近突起的有產的大衆文藝的進出作一決戰的必要緣故。在無產運動看來，這不外是一種現實的教訓的結果，就是指教了我們此種文藝是怎樣的重要的。（譯自「文章俱樂部」十一月

號）

關於覺非君的佛典譯名

伏園兄：

今日買到貢獻四卷六期，得見覺非譯述的『希臘雕刻與東方佛像』一文。裏面有許多佛教譯名，的確不是佛典中習見者，例如面四第四節裏的「塔打加塔」舊譯「如來」，「卑納利斯」舊譯「波羅捺」，面五第三節中之「阿窩羅去打窩羅」即「觀世音」。還有面四之「摩訶波利尼波難修多經」，必爲巴利文「大涅槃（或大泥洹）經」無疑——「修多」即「經」也。

說到佛學，我有一段傷心史可以奉告。當我在北京大學做特別生之時，已經歡喜研究那個玩藝兒。我曾搜羅了多種涅槃經——大小乘的都有——預備細研究其中所能攻見的佛陀的 *Teaching* 之程序。那時北大圖書館有個巴利文大涅槃經的英譯本，所以我先拏它和此土舊譯的幾部小乘涅槃經比較着研究，並且動手寫一篇長文或一本小書。頭幾

次的稿子我寄給建設雜誌，幸蒙他們陸續發表了。後來建設停刊，我自己也到了美國，發見還有一次稿子沒刊出，便寫信回國請他們寄還。不久得到「胡展堂」寫的一封信，中有一張面額美金百餘元（港紙二百元）的匯票，算是給我的酬費，至於稿子，則據說彷彿已經遺失了。

那時我便決定暫不續寫那篇文章，因為不但一時在國內失去了發表的地方，而且我也應該及早趁機會繼續學習梵文巴利文，這兩種古文學到了家再去研究漢文佛典，將來的成功豈不更大嗎？起初我的確這樣想，但不久心裏明白了，於是只得改變方針。

那次出國前，承穆藕初先生慨允供給兩年的學費。兩年以後如何，真是一點把握沒有。請求補公費，我知道是無望的，因為我並不是什麼闊人的子弟，女婿，或小舅子。而梵文却不是容易學的——從我這個笨人看來。想到這裏，我更終於把它（梵文）丟開，以旁的東西為主要的研究科目了。

年來已把以前所學的一點梵文，忘記得精光，甚至於漢文佛書也遠不如在北大做學生時那樣常看。至於涅槃經研究，更說不到了。但「塔打加塔」之為「如來」，「阿窩羅去打窩羅」之為「觀世音」還記得很牢，所以現在見了覺非

君的文章，還敢來饒舌。

國內通梵文的人，此刻在北京至少有兩位：一為許地山，燕京大學教授也；一為陳寅恪，清華大學教授也。他們能有充足的時間學成功，爭到了專家的資格，我是非常羨慕的。

年來國內情形，聽說已經大改變了。現在輪到那種人的子弟女婿小舅子出洋求學了呢？兄如知道，便中示及為禱。

『革命的敬禮！』

弟 江紹原。

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所懷念

某某

全部人類史，據說是憑着『競爭』的力量推進的；唯其如此，可以『殘殺』在一般自命肩負人類進化責任的先生們底心意，算不上一回事而且認為必要事的。本來，『壽終正寢或內寢』與『暴屍郊野或陳屍市曹』，橫豎『生流竭盡』，也殼不上若何辨別孰慘孰不慘的。但是，有人說，

『人類間的相互繫——也可說是人類的存在，是全憑着情感的』，所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類相互繫情感的關係，便如斯乎的牢嵌在人們的心間，而此人類的推進，便也如斯乎的『由猿類進化到人類的程途中停頓了，而不會再由人類進化到某類了』，一面幸而尚未把殘殺認做罪惡的事件而停止殘殺，所以不會再由人類返化到猿類。其實，殘殺者與被殘殺者，我想各個感覺都無甚所謂兇惡與痛苦；固然，故意蓄謀的殘殺者與明知將受殘殺者，在某種意識上，或許免不了有所謂惡念與痛覺，然而在施與或接受此殘殺的一剎那間，便消滅了。最難堪受的，還是接受此殘殺的互繫者，他，非待他到接受此殘殺的最後一剎那間或他的生流竭盡的最後一段程間，他的痛苦是不會消滅的，是無法消滅的。

你，在人類間確實是一個大不幸者，你會親摯地對我說過你的身世所經及一切，你自己常常說，你是人世界一個大不幸者；然而，我以為你的身世所經及一切，正是你的大幸，因為你那種身世那種所經及一切，使你能體味透這人世的真味，使你能觀澈這人世的實觀，這是一般人竭盡機知費窮才力所企及不到的。

你，是亞當夏娃的忠僕，據你對我所說的一切是如此

的；然而，亞當夏娃給了你些什麼，你的悲哀，你的智慧，全是他倆給與你的或奪去你的。

當去年的冬天，大約是聖誕節前幾天吧，我會晤着，你會約略地說過你的他（你將嫁以為妻的），但是你決不肯道其詳盡，似乎令我難堪受的。並且，你似乎深願『似乎令我難堪受的』轉給你那將嫁以為妻的他受的。可是，我之有妻（雖然那時還未結婚），是你所深知，我與妻之情愛之深摯，也是你所深知的。彼時，我似乎曾有沉痛至極懇摯至極的勸告與安慰，『願你我的友誼，與此生以俱存。』

今年的夏天——也許是春天的末日，還承你以 "Your best Love" 署名給信我，而且祝頌我與我妻的幸福常臨；你寫那幾行字的時候，傷心？愉快？惱恨？找不着詢問你的機會了，可是以我覆答你——同你對我祝頌語意一般——那時的我所感受的來測度你，也許女子或更多情些，嗚呼！好友！

自後，得不着你的消息了！我常常同妻說着，她也極誠摯的祝禱你，『愉快的度着甜蜜幸福的歲月。』

半個月前，一位湖南的相識者將你的死耗給我，你的死地，說是在西子湖傍的北高峯；你的死况，說是兩個男

子（而且是你的同學）伴着你遊北高峯，用手槍將你打死；你的死因，說是戀愛關係；但是，窮其究竟，他也祇能答覆『所聞如是』。

十日前，無意中和一位浙江朋友閒談，說到你的死，他答在一個月也許兩個月前，他已知道，他那時莫向我說——卽至今不是我提起也不肯向我說，據說在那時我正伴着我妻在歸程中，至今則恐徒費唇舌值不上我的一聽，他是一位諳練世故和所謂洞悉人情（？）者，所以如此。據他說，是你所嫁以爲妻的他，在某一時期同你是一雙志同道合者，現在你那位他爲因要達到某種企圖，深恐你翻起那在某一時期所相同的志與道間的問題，而令他的企圖失敗，於是，你便成了此志此道的犧牲者了。然而，窮其究竟，他也是『得之於友』。

五日前，我特地向你那學校所在地走去，希冀得到你屍骨藏瘞地的所在，不圖所相詢者出；三日前的夜間，是曾經約定那所相詢者，而因種種事故的關係，致失誤了時間，終於不曾應約。

然而，無論如何，你的死，是真確的！在你死的最後一剎那間，你心意中定有你那『Your even Love』在你神靈中震盪，我想一定有的！

現在，你的一切總算完了！我呢。追溯着你的死，迴憶着你的生，天哪！我願返化到猿羣；嗚呼！好友！

一九二九，一，八，長江之揚子江段飄流中。

戀愛問題！

生蒂

這一年來的成績，乾脆說一句是不成體統，現在姑且不問原因，因爲這個原因誰也知道它的真像，我敢請讀者讓我稍說兩句牢騷，你會和我同情的，至少不至於反對吧？朋友們，隣舍們，個個替我擔心，個個怕我孤寂，你也說介紹一個好姑娘，怎末樣好的家庭與教育，他也要介紹一位女士，學問才貌兼全的。然而，他們的誠懇，我應該盡心地感謝，不過我這老不長進的東西，其實那裏敢當這種神聖不可侵犯，強拉硬就的戀愛主義呢。在這許多介紹的聲浪當中，尤其是我的房東太太來得更加起勁，大概前後托人和我說過七八次，她以爲，總要我說一個是字，萬事都會成功了，但是姑娘的樣子，姑娘的性格，姑娘的年紀，都沒有道及一句，這種介紹，實在有點勉強了！而且

太太們的觀念，在絕對方面尋求真理，換而言之，她硬要某女士和某先生在結婚以後，或者生了子女以後發生戀愛，但是一經媒人的口約，先生的責任，馬上就負擔起來，不管三七二十八，先生是應該好好的供養一羣如鴉似鴨的少爺們小姐們的了！及後慢慢打聽，原來太太自己以及太太的女兒都是同樣的辦法，你看吧，她根本是個新人物，因為她的計劃實現以後，居然慷慨地送自己的兒子媳婦們留學去了！我是留學回來的，所以他覺得去的和回來的都屬一體，吃喜酒，行婚禮，奏葬樂，上床去，產小兒，大家都得應該本着這種深刻的道德，和正大光明的思想，在太太的眼光中，生蒂是義不容辭，應該滿口答應的了。我怕辜負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某小姐，所以也就決絕敬謝她。

以上所說，是關於婚姻愛的趣聞，現在我們不妨說說野婚愛的佳話。我以為，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當教員，因為中國的教育飯太難吃了，一方面沒有物質享受，一方面又無精神安慰，一天一天裝上道德的假面孔，不敢左眼兒瞧一下女同學，要是跑到社會上，誰也知道你是誰人，浪漫是不行了，家裏雇個稍微年輕的老媽子，隣人們，朋友們都會懷疑你，甚或認為不道德的行爲。由此而

觀，吃教育飯的先生們，唯有兩條生路可走，（一）介紹式的戀愛，不要提出條件，聽命運的安排，（二）把每月的薪金抽出多少，每禮拜偷偷的走入某旅社叫一個稱心的土娼過夜。然而帳房牌上也不敢寫上真姓名，這種舉動，實在大可憐而特可憐了。

這兩條路，要是在歐洲，算是最下的下策，在中國，適得其反。長此下去，實在有點心慌。但是，可敬的朋友們和隣舍們或不至於將有征服我的一天？

科學月刊 第一期出版

發刊弁語

Reprint

四度空間對於現在科學之影響

數中玄形學
生物學上之因果問題

容克飛機 (Kites)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

科學與藝術
科學叢譚 (三則)

定價每册三角，四册一元
上海施高塔路四達里一〇四號

春潮書局

方乘 湯環 陳真 夏康 鄧孤 江福 孫乃 李季 何送 季偉 民

附錄

五卷以後的貢獻

記者

記者個人是一個辦慣日報的，在辦日報的時候，他所夢想的是一個報館一天出三次報，早報晚報之外，日中再出一次午報。可惜他發動了好幾次，都因為事實上的困難，後來連一天一次報都不許出了。

記者個人又是一個辦慣日報副刊的；他以為日報副刊應該是學術的，文藝的，少年精神的，民衆趣味的。在辦日報副刊的時候，他所夢想的是一個獨立的副刊，就是說一個副刊化的日報。可惜也因為事實上的困難，日報尚且不成，副刊化的日報更不必說了。

在本刊發起的當初，照記者個人的意見，自然最好是一個副刊性質的日報，乃至一個副刊性質的一日三次報。但是發起人當中大半是對於藝術有興味的，如曾仲鳴先

生，如孫春苔先生，他們主張每期有彩色圖，每期更換彩色的封面。這在記者當然是極端贊成的，但與他的一日一次或一日三次的私願却不能相符了，在上海這樣的印刷程度與能力的支配之下。

於是乎記者讓步：讓到三日刊，不行；讓到五日刊，不行；讓到週刊，還不行；於是乎只有旬刊了！記者當時想，無論如何不行，也要以人的精力戰勝它，倘若旬刊還不行，那寧可不辦了。

以後就是這一年來的試辦。

現在，一年已經滿了，所得的是什麼呢？所得的是一種覺悟，覺悟到記者實在是一個大笨伯。

記者在開辦之初，根本上沒有想一想，上海之大，雜誌之多，有沒有一個每期六萬上下的字數，四色上下的封面，而能十天出一次不延期的。並不是因為人家沒有這能力，也不是因為人家沒有這志願，只是因為人家沒有像他那樣笨，會去幹這種事實上所不許可的笨勾當。

其次，是雜誌的經費。在開辦的當初，無論那一個雜誌都一樣的，不消說所靠的是血本。但到日久以後，雜誌的生活，當然要靠營業了。這在我們一班從未與營業觀面的人怎麼行呢？一大半自然是我們沒有營業的能力，一小半

亦因為中國的社會還沒有充足的能力養活一個或幾個雜誌。

雜誌經費的來源第一個是廣告。而中國大部分商人是不信廣告的。在商店門口，常看見有一種貼示，曰『不登廣告，真正廉價！』其意若說，『人家登廣告的廉價是假廉價呵！』這意思在觀衆是極端瞭解的。他們心上是這樣想：『至少，他們把廣告費省下來，便宜在顧主身上了！』這種思想是對的呢？我，就是十分希望廣告事業發達的人，也只能毫不客氣的說，大部分是對的！在廣告事業初初發達的時候，敢去嘗試的當然只有獲利較厚的商店。自以為牌子老，信用足，貨真價實的，比較總要落後些。他們不是不肯出廣告費，他們另有一個廣告的方式。張三是一個交遊極廣的，或者是幾門大宅子的戚串的，時常引進來給他們好些穿紅着綠的主顧，張三自己如果買東西，當然是七折八扣的便宜，節邊說不定還要送豐厚的節禮。李四是一個大宅子裏的賬房及辦貨先生，如果不巴結他，這門宅子的生意便要走脫的，於是也照張三一般優待他。這是舊商店的廣告方式。這種商店所等待着的顧主，大抵未必看報紙或雜誌的廣告，如果他們更換了新方式，日久以後，當然可以恢復過來，但在更換的當時，生意一

定要冷淡的令他們出驚的。或者是他們已有了經驗，或者是他們也像我一般的料想，自然誰也不敢去嘗試了。

大公司的客廳裏，照例坐着幾位求登廣告的人們，從早到午，坐着，從午到晚，仍坐着；目的是在求得一個登載廣告的允諾。誰料得到本刊記者兼總經理的我也就是這若干人們當中的一個。我常常抑制自己：『不要害羞！這是營業，不是求乞！』我又常常估定一下自己的地位：『記住罷！我不是封建制度下的士大夫，我是一個資本主義下的商人！我以寶貴的篇幅租賃給他，讓他登廣告，猶之我以寶貴的房屋租賃給他，讓他開店鋪是一樣的，我是房東，他是房客，有什麼害羞呢？』

許久以後，主人出來了；他問完尊姓大名，便同我寒暄，次談時事，次論文學。這時候我寒戰了，一是因為怕不住害羞而寒戰，二是因為耐不住肉麻而寒戰，三是因為我自命為商人的假定竟然失敗了而寒戰。寒戰未已，他入本題了，『來信兄弟已經拜讀，尊誌主張極為正大。敝經理向來尊重讀書人，兄弟尤其推崇出版物。例如紅玫瑰，新青年，編者都是一代鼎鼎有名人物，提倡道德，維持風教，不遺餘力，此種出版物我輩當然有維護的義務。我輩登載廣告，目的何曾真在廣告，亦無非補助文化而已。貴

誌廣告，將來是在所必登的，遲早一定來借重。」我知道了，這是不成，所惜的是他依舊當我是個封建制度下的士大夫，而他自己則是資本主義下的商人！

我纔不配做商人呢！

雜誌經費第二個來源是發行。而中國一般人不看雜誌的。這當然不是一句話可以說了。先要看辦雜誌的與看雜誌的是不是一路人。中國的社會，雖然已漸入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而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習慣却還根深蒂固。你說教育不普及嗎？中國的教育是極普及的，可惜只普及於士大夫的集團裏。現在時代是漸漸轉移了，許多事業都從資本主義社會裏來了，雜誌也便是這許多新事業中的一種。但是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即使只求清通，也非士大夫階級莫辦。適巧這時候種種新思想都輸入了，政治的目的，雖然做不到，最時髦的也必須吹一吹『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向來沒有人看得起的農工商業，因為士大夫最先從文字上吸收到新思想，便僥幸的上了士大夫之口了。士大夫的政治鬭爭，大家都說為的是他們；士大夫創辦雜誌，當然也說對象就是他們。然而他們，已經知道中國是有雜誌了嗎？未必知道。

所以在中國辦雜誌，是自己辦給自己看，正如劉筱

衡，蓉麗娟，安舒元等在丹桂第一臺演『開天闢地』，於是大舞臺的梅蘭芳，王鳳卿，譚富英等去看，下次梅蘭芳，王鳳卿等在大舞臺演『霸王別姬』了，丹桂第一臺的劉筱衡，安舒元等也去看，看來看去不出俗人的範圍，正如雜誌看來看去不出讀書人的範圍。

專門學問的雜誌茲不具論。單說像『貢獻』一類的什麼話都講的雜誌，試問他們曾代農工商講一句話不，或曾對農工商講一句話不？我自己敢發誓，我既不配代表一般人說話，也不配對着一般人說話，因為士大夫集團裏，就連用的文字也與農工商一般人不同的，士大夫集團裏的文字是幾千年教育的結果，而農工商一般人的教育是向來無人提及的。士大夫集團裏的文字只有士大夫集團裏的自己人懂得，雖然在自己以為這是方便得不可言喻的東西，一天到晚提倡普及教育，要想把這種東西分派給農工商一般人，但是你知道他們一定會接收的嗎？從前歐洲人的上流階級何嘗不以拉丁文分派給農工商一般人，現在全歐洲各國人到底接收了沒有呢？

『新青年』時代，胡適之先生們提倡白話文，總算把文字擴大了些範圍，十年來文字上的出產比十年前多幾倍了（照例沒有統計）。但是仔細研想，并參以十年來的觀

察，知道所謂白話也者亦無非是少年士大夫的話，不過不是老年士大夫與已死士大夫的話罷了，至於與農工商一般人的曾否發生關係，則完全與十年以前乃至百年以前的文言時代一樣。

只有商人，因為在城市裏最易與士大夫接近，所以在一般人當中向來是不同一些的。士大夫集團如果願與一般人發生關係，商人便是這當中的聯鎖。所以如果士大夫習團裏通行文言，商人當然跟着學些文言，一旦士大夫改行白話了，商人也無條件的改學白話。商人所用的文字，完全是跟着士大夫集團走的。至於農工，則始終與士大夫是兩個團體。

然而雜誌的勢力已經侵入商界了嗎？即使略有一點，也是極勉強的，因為討論的不是他們切身的問題，描寫的也不是他們自己的生活，只在無可奈何時作消閒的工具而已。

農工當然不必說了。如果他們心上的真話一旦變成了文字，却不是由士大夫集團中的分子替他們代筆，我恐怕士大夫集團中的分子竟會看不懂，看懂了竟會出驚，與農工看士大夫們所寫的古文一樣。

所以我們不知道對他們說什麼話好，也不知道他們有

什麼話要我們代說，結果我們依舊是梅蘭芳唱戲給劉筱衡看。試問這種戲館是會站得住的嗎？

如果不想說關於中國的話則已，如果想說，一想到這大多數與文字不發生關係的人，便會戰慄到連筆也拿不動。在這樣隔膜的情形之下，你還想他們來買你的雜誌，而將這賣來的錢當作一筆收入嗎？如果只靠士大夫集團裏面的生意，那麼銷行一千不過一千，一萬不過一萬，怎麼會跑上十萬百萬以至於站得住或竟有擴充的希望呢？

以上是說雜誌的經濟，但已有一部分說到雜誌的主張了。雜誌無論怎麼樣只發表自己的主張，第一要觀察的就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即使有極高深的學理，從極悠久的研究而來，但是不經過大多數人的審定有什麼價值呢？現在我們拿起筆來，好像拿着一支『冰淇淋棒』，的確是硬硬的冷冷的一支，而文章是決不會從這裏邊跑出來的。

北平民衆還有在那裏根據了『大清法律』，相信捉姦時殺雙殺單都不必抵命的人。可見他們竟已知道了士大夫集團裏會定過『大清法律』！我們如果有人要知道士大夫集團與民衆的距離到底是多少，那麼我可以毫不客氣的答道，用快郵寄遞也得三百年！因為法令的公布，真抵得過快遞郵件，而還要三百年纔到達，你可以想見如用平信便須多

少日子可以到達了。

胡適之先生在『中國問題裏的幾個根本問題』的序文裏說，『人家早已在海上飛了，我們還在地上爬！人家從巴黎到北京，只須六十三點鐘；我們從甘肅到北京，要走一百零四天！』

現在你可以知道中國之大了，空間的距離是這樣，時間的距離是那樣！而我們辦雜誌的人正是郵差，一天到晚背着信囊，向着永遠走不到的方向走去。……

廢話說得太多，快快總結起來。因為印刷的不可能，和經費的不可能，所以決計自五卷起試改爲月刊了。頁數加多些，半年爲一卷。（定閱諸君，照舊寄奉。）事實是極簡單的，本不必說得那麼多，還是在最近的將來給諸君看事實罷。

眞美善 第三卷 第三號 目錄

女詩人薛濤	……	姜華
魯男子：〔戀〕……〔十七〕秋祭	……	病夫
襯衫	……	徐蔚南
月光奏鳴曲	……	張若谷
嫁後的她	……	應春女士
死颯	……	虛白
離婚以後	……	懿新女士
寶寶	……	王家楫
孤塔	……	胡媽紅
賽維妍夫人	……	韓奎章
婦德	Calworthy 著	競文蓋疏女士合譯
蘋果樹	Mansfield 著	汪儻然譯
意外事	Agulant 著	若谷譯
樂園	France 著	顧仲彝譯
愛	Maupassant 著	杜芳女士譯
書報映象(二則)	……	……
文藝的郵船(一則)	……	……
健康問答	……	耀仲

教育部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原定名爲大學院美術展覽會，茲因大學院改爲教育部，本會名稱亦隨之而改爲教育部美術展覽會。開幕日期本定十八年一月一日，緣會址問題，決定遷移上海西門新普育堂國貨展覽會會場，故不得不延至二月十五日開幕，期間仍爲一個月，徵集時期亦延至一月十五日止。自一月一日起，即在新普育堂設辦事處。特此通告。

大前門

烟香等高之名盛負素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貢獻旬刊第四卷合訂壹册

每册實價大洋壹元